

十

五
戲
曲
資
料
彙
編

路工
傳惜華編



十五貫戲曲資料彙編

路 工 傳惜華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大街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79 字数34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数181/4 插页2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0600 册

定价(7) 1.00元

出版說明

昆蘇劇團改編『十五貫』的演出，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但人們很少知道這個劇本的本身演變過程。現在我們出版這部研究資料集，把它的原書『雙熊夢』據清初鈔本排印出來，以供研究者的研究。

『十五貫』從『雙熊夢』分出來的歷史已經很久，清初已經單獨流行，從『綴白裘』一書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痕迹。這一部分之所以會從『雙熊夢』里突出出來，除了社會原因而外，還靠故事寫作的成功。它的故事，原是根據宋人傳下來的話本『錯斬崔寧』加以敷演而成的。為了使人們更明確『十五貫』故事的演變，所以也把它一併收錄進來。另外，由於『十五貫』的影響，產生了各個地方的不同改編本，我們也選輯了一些，一併供大家參考。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657103/21

目 录

一	錯斬崔寧話本·····	三
二	十五貫傳奇·····	三三
三	秦腔新十五貫·····	三二
四	京劇十五貫·····	一四九
五	双熊夢鼓詞·····	二三五
六	十五貫彈詞·····	四〇一
七	十五貫金環記木魚書·····	四八九
八	双鼠奇冤宝卷·····	五四五

錯斬崔宁

依京本通俗小說逐录

錯斬崔寧『醒世恒言』題作：『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聰明伶俐自天生，懵懂〔一〕痴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几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為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三〕。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二〕，都為利來。蚩蚩蠢蠢〔四〕，皆納禍去。持身保家，万千反复。所以古人云：『顰笑為顰，笑有為笑〔五〕。顰笑之間，最宜謹慎。』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后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几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权做个得胜頭迴〔六〕。

我朝元丰年間〔七〕，有一個少年舉子〔八〕，姓魏名鵬舉，字冲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九〕。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選場開〔一〇〕，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應取〔一一〕。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一二〕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一三〕賢卿忧虑。』別后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職，到差〔一四〕。甚是華艷动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取家眷。

入京。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后却写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已討了一个小老婆，专候夫人到京，同享荣华。』家人收拾书程〔二〕，一逕到家，见了夫人，称說賀喜。因取家书呈上。夫人拆开看了，見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便对家人道：『官人直恁〔三〕負恩！甫能〔四〕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并没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戏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五〕忧虑！』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罢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那寄书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进士〔六〕寓所，下了家书，管待酒飯自回，不題。

却說魏生接书拆开来看了，并无一句閑言閑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师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个同年〔七〕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內，直至里面坐下，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看見了这封家书，写得好笑，故意朗誦起来。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戏謔了他，他便取笑写来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那人也是一个少年，喜談乐道，把这封家书一节，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将这桩事只当做風聞言事〔八〕的一个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这魏生年少不檢〔九〕，不宜居清要〔一〇〕之职，降处外任。魏生懊恨无及。

后来毕竟做官蹭蹬〔三〕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閑放过去了。这便是一句戏言，撒漫〔三〕了一个美官。今日再說一个官人，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三〕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为着甚的？有詩为証。

世路崎嶇实可哀，傍人笑口等閑开。

白云本是无心物，又被狂风引出来。

却說高宗〔三〕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貴，不减那汴京故国〔三〕。去那城中箭桥左側，有个官人，姓刘名貴，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先前讀書，后来看看不济〔三〕，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倆〔三〕，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两三間房子，与同渾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沒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当。至亲三口，并无閑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見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限不好，如此落莫〔三〕，再过几时，定时有个亨通的日子！』說便是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处？只是在家納悶，无可奈何！

却說一日閑坐家中，只見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蹇〔三〕愁閑

过日子，連那泰山〔三〕的寿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迭〔四〕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叙了寒溫。當日坐間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許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宿歇。直到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个常便〔五〕！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勢，再有誰似泰山这般怜念〔六〕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說。老汉却是看你們不过，今日贊助你些少本錢，胡乱〔七〕去开个柴米店，撰得〔八〕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九〕是好。』当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四〕錢来，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將〔四〕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賀。意下如何？』刘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四〕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时，里面有人应喏，出来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刘官人一一說知就里〔四〕。那人便道：『小弟閑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

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現成杯盤，吃了三杯兩盞。刘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同年生，并肩長，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灾悔。』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 漢書中彭越

却說刘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門，他那里便聽見，敲了半晌，方才知覺。答应一声『來了』，起身開了門。刘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那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來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開得門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与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么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決。只得再問道：『虽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刘官人道：『便是把你

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来，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为定。」說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里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須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貫錢，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媽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須先去与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对他說一声，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討个分曉，也須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說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摆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头。却說这里刘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掙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处出豁，夜間出来摸摸，「覓」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儿拽上不关，那賊路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圍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几貫。不想惊覺了。

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須不近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爭（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刘官人側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見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搶出門来，一徑赶到厨房里。恰好待声張邻舍，起来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急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門，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見得刘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四）。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命（五）。』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

次早邻舍起来，見刘官人家門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曉了（六）！』里面没人答应。捱将进去，只見門也不关。直到里面，見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声張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說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宿歇，說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个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来，便有了下落。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来，再作区处。』众人都道：『說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报了凶信。老員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汉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将来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

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門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見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踪迹。声張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說一声。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众人計議，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来，問个明白。老員外与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执命〔哭〕。『老員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題。』

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傍。却見一个后生，头带万字头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虽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却也明眉皓齿，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目，
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哭〕，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哭〕：『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絲帳，討得些』

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个〔六〕，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願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六〕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脚不点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气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見趕得蹊蹺〔七〕，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見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干得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邻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賣我，我自去对爹娘說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須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馱在家中，有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八〕，有杀人賊在此，煩为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淨。」那个后生見不是話頭，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線〔九〕，要勒指〔十〕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杀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对头官司！」當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后生，你去不

得。你日間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廝挽着一路轉来。

到得刘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怎的晦气！沒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众人都和鬧着。正在那里分豁不开，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儿一步一擱走回家来，見了女婿屍身，哭了一場，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六〕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說是无計奈何，將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貫身价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这十五貫錢，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儿，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与他驮来作本，养贖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时見財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計較，一处逃走。現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

「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謀殺棄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寧，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几貫絲錢在这里，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說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來，道是：「天网恢恢，疎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妇女，同往他乡，却連累我地方邻里打沒头官司！」

当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邻舍都是証見，一哄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从头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貴为妻。后因无子，娶了陈氏为妾，呼为二姐。一向三口在家过活，并无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无活計，养贍不起，把十五貫錢与女婿作本，开店养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时分，不知因甚緣故，将女婿并劈死了，二姐却与一个后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怜見老汉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妇，賊贓現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听得如此如此，便叫陈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棄夫，劫了錢，与人一同逃走？是何

理說？』二姐告道：『小妇人嫁与刘貴，虽是个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六〕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来，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妇人問他来历，丈夫說道，为因养贍不周，將小妇人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貫身价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小妇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邻舍家里，借宿一宵。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对丈夫說，既然卖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里来交割。才走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捉住小妇人回来，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你却說是典你的身价，眼見的沒巴臂〔七〕的說話了。况且妇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这桩事須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帮你謀財害命，你却从实說来。』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赶，赶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不肯回来。小的們勉強捉他轉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到时，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与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这錢不知从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时，說道：他出門时，将这錢一堆儿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謀杀？』府尹听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后生上来道：『帝輦之下〔八〕，怎容你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

十五貫錢，杀死他亲夫？今日同往何处？从实招来。」那后生道：「小人姓崔名宁，是乡村人氏，昨日往城中卖了絲，卖得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并不知他姓甚名誰，那里曉得他家杀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卖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况且「他妻莫爱，他馬莫騎，」你既与那妇人沒甚首尾，却如何与他同行同宿？你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拷打一頓。那边王老員外与女儿并一千邻佑人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时見財起意，杀死亲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貫錢，給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門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勾哩。府尹迭成文案，奏过朝廷，部复申詳，倒下圣旨，說：「崔宁不合〔害〕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处斬。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害〕示众。」当下讀了招状，大牢内取出二人来，当厅判一个「斬」字，一个「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众。两人渾身是口，也难分說。正是：

哑子謾尝黄蘗〔苦〕味，
难将苦口对人言。

看官听說：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謀財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細

可以推詳出来。誰想問官糊塗，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陰騭，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須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斷者不可复續，可胜叹哉！

閑話休題。却說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設个灵位，守孝过日。父亲王老員外劝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后。』父亲应允自去。光阴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将近一年，父亲見他守不过，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与刘官人做了周年，轉了身去罢。』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与老王背了，与邻舍家作別，暫去再来。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猪羊走屠宰之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走入林子里去，只听他林子背后，大喝一声：『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买路錢与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惊不小，只見跳出一个人来：

头帶乾紅四面巾，身穿一領旧战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双烏皮皂靴，手执一把朴刀。

舞刀前来。那老王該死，便道：『你这剪運的毛团！我須是認得你，做这老性命着与你

兌了罢。』一头撞去，被他閃过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扑地便倒。那人大怒道：『这牛子好生无礼！』連擲一两刀，血流在地，眼见得老王养不大了。那刘大娘子见他凶猛，料道脱身不得，心生一计，叫做『脱空计』。拍手叫道：『杀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睁眼怪眼，喝道：『这是你甚么人？』那大娘子虚心假气的答道：『奴家不幸丧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诱，嫁了这个老儿，只会吃饭。今日却得大王杀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几分颜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么？』大娘子寻思，无计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将老王尸首擡入洞中。領了刘大娘子到一所庄院前来，甚是委曲〔老〕。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块，抛向屋上去，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杀羊备酒，与刘大娘子成亲。两口儿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不上半年，連起了几主大財，家間也丰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劝他：『自古道：『瓦罐不离井上破，將軍难免陣中亡〔老〕。』你我两人，下半世也勾吃用了，只管做这沒天理的勾当，終須不是个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老〕。』不若改行从善，做个小小經紀，也得过养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劝轉，果然回心轉意，把这門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处房屋，开了一个杂货店。

遇閑暇的日子，也时常去寺院中，念佛赴齋。忽一日在家閑坐，对那大娘子道：『我虽是个剪逕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头，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吓騙人东西，将来过日子。后来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从善。閑来追思既往，正会枉杀了一个人，又冤陷了两个人，时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功），超度他們，一向不曾对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杀了两个人？』那大王道：『一个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他来撞我，我却杀了他。他須是个老人家，与我往日无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地时，我却那得与你厮守？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杀那一个，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来这个人，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且又帶累了两个人，无辜偿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边并无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东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門，推进去时，里面并无一人。摸到門里，只見一人醉倒在床，脚后却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几貫。正待要走，却惊醒了那人，起来說道：『这是我丈人家与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声張起来。是我一时見他不是話头，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这叫做人急計生，綽起斧来，喝一声道，不是我，便是你，两斧劈倒。却去房中将十五貫錢，尽数取了。后来打听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与那一个后生，——喚做崔宁，冤枉了他謀財害命，双双受了国家刑法。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这两桩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早晚还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听說，暗暗地

叫苦：『原来我的丈夫也吃这断杀了；又連累我家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受戮。思量起来，是不合当初做弄他两人偿命；料他两人阴司中，也須放我不过。』当下权且欢天喜地，并无他說。明日捉个空，便一逕到临安府前，叫起屈来。那时換了一个新任府尹，才得半月。正值升厅，左右捉将那叫屈的妇人进来。刘大娘子倒于阶下，放声大哭。哭罢，将那大王前后所为：『怎的杀了我丈夫刘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将二姐与那崔宁，朦朧偿命。后来又怎的杀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亲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八二），昭雪前冤。』說罢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即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来，用刑拷訊，与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即時問成死罪，奏过官里。待六十日限滿，倒下圣旨来：『勘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无辜，准律（八三）：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决不待时（八四）。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职为民。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有司（八五）訪其家，諒行恤（八六）。王氏既系强徒威逼成亲，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产，一半沒入官，一半給与王氏养贍終身。』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宁，大哭一場。將这一半家私，舍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荐亡魂，尽老百年而終。有詩为証：

善惡无分总喪軀，只因戏語釀殃危。

劝君出話須誠实，口舌从来是禍基。

〔二〕憊(ㄅㄟˋ)——无知的样子。

〔三〕叵(ㄉㄠˋ)測——叵是不可二字的合音。叵測就是不可猜測，难以猜測。

〔三〕熙熙攘攘——人多往来嘈杂的样子。

〔四〕蚩(ㄘㄨ)蚩(ㄘㄨ)——癡呆愚昧。

〔五〕顰(ㄆㄧㄣ)顰(ㄆㄧㄣ)

有为顰，笑有为笑——顰，就是愁眉苦臉。这两句是說，愁眉苦臉有它的目的，笑也有目的。也就是說，一哭一笑，都是有所为的。

〔六〕得胜头迴——說书人的术语。在正故事之前，先讲一小段故事做引子，叫做「得胜头迴」，取其吉利的意思。

〔七〕我朝元丰年間——「醒世恒言」作「却說故宋朝中」。

〔八〕举子——就是「举人」。

〔九〕譚家——本是

科举时代，具有「秀才」资格的人，经过省級考試，合格录取的就叫做「举人」或「举子」。

〔一〇〕春榜动，选場开——科举时代，进士考試，多在春天举行。这两句是說，春天将举行进士考試了。

〔一一〕应取——应考，这里指参加进士考試。

〔一二〕抛弃——不须，不要，不用。

〔一三〕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职，到差……——「醒世恒言」作「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

〔一四〕书程——书是书信，程是鋪程(或作「鋪陈」)行李，旅行时所攜用的臥具。

〔一五〕甬能——刚刚，才。

〔一六〕便知端的，休得……——「醒世恒言」作「便知分曉，不得……」。

〔一七〕魏进士——「醒世恒言」作「魏榜眼」。

〔一八〕同年——同在一榜考上举人或进士的人，彼此互称同年。这里是指后者。

〔一九〕风聞言事——风聞，傳聞。言事，向皇帝奏聞。风聞言事，就是把傳聞的事向皇帝报告。

〔二〇〕不檢——指行为为不檢点，太隨便，放蕩。

〔二一〕清要——指地位高尚，职务重要的官职。

〔二二〕指地位高尚，职务重要的官职。

〔二三〕斷送——葬送。

〔二四〕高宗——「醒世恒言」作「南宋」。

〔二五〕汴京故国——「汴京」，河南开封，北宋时的首都。这是讲的南宋时的故事，所以称「汴京故国」。

〔二六〕不济——不行了，没有办法了。

〔二七〕本等伎俩——本行的本領，指内行的事情。

〔二八〕落莫——落魄，倒楣。

〔二九〕日逐——每天。

〔三〇〕泰山——指岳丈。

〔三一〕打迭——打点，收拾。

〔三二〕常便——

招长久方便之計，想出一个长远办法的意思。

〔三〕 伶念——『隱世恒言』作『看顧』。

〔三七〕 胡亂——隨

便。〔二六〕 攪得——同賺得。

〔三〇〕 可知——当然。

〔四〇〕 貫——这里指錢貫。古時的錢，中間有

孔，用繩子把錢串起來，一千個錢叫做一貫。

〔四二〕 將——拿。

〔四四〕 經紀——指買賣、生意。

〔四三〕

就里——內中情況。

〔四四〕 生理——生意。

〔四五〕 若是說話的……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悔——这几句是

以說書人的身分對听众（讀者）講的；意思是說：假若我和刘官人是同時生長的人，知道他会遭遇凶事，我就拖住他，提醒他，他也就不会死得那样慘了。

〔四六〕 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五代史和汉书，是两部史书

名。李存孝，本名安敬思，五代时李克用的义子；后因讒害，車裂而死，事見五代史。彭越，汉高祖（刘邦）的功臣，

封为梁王，后被杀，誅三族，事見汉书。

〔四七〕 那移——同『挪移』，把甲項用費挪动花在乙項用途上，也作借

貸解；这里是借貸的意思。

〔四八〕 出帳——出路，出息，办法。

〔四九〕 掏摸——偷。

〔五〇〕 用銅、鉛、錫的合金所鑄成的錢，色青，叫做『青錢』。

〔五一〕 不近道理——『近』，『京本通俗小說』作『尽』，今指

『醒世恒言』改。

〔五二〕 不爭——如其，如果。

〔五三〕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过去，祭奠死人的祭文

里，末尾多用这两句話作結。这里借用来說刘官人死了的意思。

〔五四〕 索命——『隱世恒言』作『索性』。

〔五五〕 失曉——很晚还没起床，天亮了还不知道的意思。

〔五六〕 執命——償命。

〔五七〕 秋波——形容女

子的眼神，眼光象秋水一样的明亮。

〔五八〕 万福——旧时，妇女用双手在左衣襟前拂一拂，口中說『万福』，表

示行礼；这种动作，后来就称为『万福』。

〔五九〕 叉手不离方寸——叉手，拱手。方寸，心。叉手不离方寸，就

是双手拱在胸前行礼的意思。

〔六〇〕 則箇——加重語气，表示希望的話助詞，略近『着』或『者』。

〔六一〕

厮——有兩义：相，罵人的話，家伙。这里是前一义，下文『也吃这厮杀了』，是后一义。

〔六二〕 蹊蹺——奇

怪。〔六三〕 地方——地保。

〔六四〕 皂絲麻線——表示黑白、是非，比喻牽連、糾葛的意思。

〔六五〕 勒

掙——强迫、威胁、要挾。

〔六六〕 委——与『委实』同，的确。

〔六七〕 因依——原因，緣由。

〔六八〕 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古人把天比作广大的罗网，认为它无所不包，沒有东西能漏掉，所以常用这两句話，比喻作坏

事的人，逃不脫『天』的處罰。

〔六〕看承——看待。

〔七〕把柄——同『把柄』；凭據的意思。

〔七二〕

帝輦之下——皇帝的車子經過的地方；指首都地方。

〔七三〕沒甚首尾——沒有什麼牽扯、勾連。

〔七三〕不

合——不應該。

〔七四〕凌迟——即劓刑，古代的一種酷刑：先砍斷罪犯的肢體，然后再穿斷咽喉，使他多受痛苦，慢慢死掉。

〔七五〕黃蘗（*フナ*）——即黃柏，植物名。可作藥，味道極苦。

〔七六〕捶（*ムキ*）楚——

與『箠楚』同。用竹杖或木杖打人。

〔七七〕委曲——彎彎曲曲。

〔七八〕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

亡——古代諺語。瓦罐，盛水的器具，常常在井边上用，所以在井邊打破的可能性很大。將軍，常常打仗，死在陣上的可能性很大。这里是比喻：經常干搶劫的事，就很有可能死在這上面。

〔七九〕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汉朝梁孝王（刘武）在开封蓋了一所很大的花園，名為梁園，接待各方文士、賓客。梁園雖然很好，可不是

賓客們自己的家，難以久戀。因此後來有這兩句諺語。

〔八〇〕功德——指打醮、誦經。

〔八一〕高抬明

鏡——『明鏡』，比喻人能分辨是非，無所掩蔽，象一面明鏡一樣。古代，官吏斷案，斷得公正明白，沒有冤屈，被稱為『高抬明鏡』或『明鏡高懸』。

〔八二〕准律——按照刑律上的規定。

〔八三〕決不待時——封建時代，處

決死囚，多在秋后。『決不待時』，因為案情重大，立即處決的意思。

〔八四〕有司——指主管官。

〔八五〕

諒行優恤——按照情況，多多給撫卹金。

十五貫傳奇

據旧鈔本遙錄

本書末有『順治七年二月』六字題識，察其墨色，似為補寫，然屬乾隆前鈔本無疑。茲據以校印。凡遇疑誤處，均保留原文，另用【】號標出校定之字；其脫字處，則據許之衡訂本補之，用（）號標出，以示區別。其他如遇別本異同，附錄原出之后，以資參考。

十五貫傳奇上卷目錄

第十三出	第十一出	第九出	第七出	第五出	第三出	第一出
夢警	如詳	竊貫	陷辟	摧花	鼠竊	開場

第十二出	第十出	第八出	第六出	第四出	第二出
獄暝	悞拘	商助	餌毒	得環	泣別

十五貫傳奇上卷

清朱 確撰

第一出 開場

【沁園春】熊氏二難，以家貧廢學，受值為佣。豈金環偶得，村郎誤殺，无辜士女，屈陷樊籠。旅客晨歸，閨貞曉遁，邂逅高橋片語通。十五貫冤沉獄底，兄弟宵逢。况公入夢，双熊乞命，烏台子夜中。往淮陰踏勘，明探鼠穴；錫山廉訪，暗获穷凶。兩案重翻，四冤同白，桂杏齊攀帝眷隆。乔姊妹共联姻媿，并沐恩榮。來者，熊友兰。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開場』『沁園春』之前多『西江月』一闕，附录于后：

【西江月】万事酒杯第一，四时花兴无双。何須牽挂利名場？且听笙歌嘹唳。鹿苑风流已歇，苏台景物难常，更留故事演金闕，好听琵琶歌唱。

第二出 泣別

【遠池游】（生上）藎藎夢穩，雁序秋風寒。盼秦樓風簫誰引？品行堅修，飢寒固忍，叹螻屈何

时得伸？

【减字木兰花】衰宗未振，一生长抱終天恨。誰驚鶴原，側陋誰將錫有銀？書窗勤苦，五更風雨三更火；破甌生坐，滿腹文章不疗貧。小生熊友兰，字湘生，淮阴人也。詩書承蔭，孝友家傳。生作鮮民，陟配更悲于陟帖；时称連璧，吹填永叶乎吹簫。向与吾弟友蕙，守制讀書。无奈一身兼仆，四顧无亲。既乏囊底之資，复少經營之技，漸致炊烟屢絕，短褐不完。咳！如此奇穷，眼見得为沟中之瘠，安望恒心力学，显祖揚名？夜来欹枕无眠，想得一变通之策——吾弟兄每，双双餓死，殊为何益？不若小生暫尔出門，身执微业，多少覓些工价，为吾弟膏火之資；但得他专心致志，學問有成，便穷苦終身，却也快心无地。籌計已定，朝来覓得个去处，不免就与吾弟說知則个。兄弟快來！（小生上）

【生查子】几卷破书存，四壁如悬磬。

（見礼介）（生）兄弟，自从双亲早逝，家計日凋。我和你学业不专，头顱漸长。久已担飢受餓，迄今絕繼断炊，倘一旦沟壑身填，可不負堂堂七尺么？（小生）哥哥在上，古来學問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但謀道而不謀食。精誠所感，曾有一天神助供，螺女代炊。我兄弟每，一意讀書，岂为飢寒改节，不激不发？哥哥且免愁煩。（生）咳！兄弟，你說那里話來？我和你呵！

【沉醉东风】哭穷途釜魚甌坐，历苦节形消力尽，待勉力事經營。（小生）我輩书生，自語經營之事？（生）怕錐刀难趁，枉心口几回相問。（生）为此愚兄，想个变通之策。（小生）哥哥，有甚么变通之策？（生）我想双双餓死，甚是无益。不若一人出門，覓趁工价，留一人在家，专心习学。所得工价，即可留治糞殮，兼資膏火。設有富貴之日，尔我总是一般的了。无术化金，无策救貧，执轡求富，記古

人有云。

(小生)哥哥說得是。双双餓死无益，得一人出門也好。

【前腔】怯身軀行時不能，好文章疔飢未穩。(生)愚兄之計可是？(小生)哥哥那有不是，這生計賴權衡。虽不望勞逸相准，勉強似沟壑同殉。(生)吾弟既以愚兄之言為是，吾就此出門去也。(小生)哥哥，你却教誰去？(生)愚兄去。(小生)哥哥去？(生)是愚兄去。(小生)自有此理？哥哥！我和你同稱友昆，同茹苦辛，一旦獨為君子，我那爹娘！怎不在泉台下掩壘！

(生)兄弟，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哥哥的年紀稍長，筋骨頗堅，不似吾弟孑然一軀，難勝負荷。愚兄此去呵！

【江儿水】少覓蠅頭利，聊資蠶底春，我方剛血氣不憚多勞頓。(小生)虽則孑然一軀，但哥哥做事，兄弟也可做得，自然兄弟去。(生)還有一說，吾弟資性聰明，遠過愚兄百倍，異日功名之事，所望吾弟不小。你万里云程終有奇，我竿頭百尺難同進，便執御成名何吝？打点鼓棹中流，兄弟，你莫更臨歧縈恨。

(小生)哥哥，你乃熊門長子，宗社所关，有事服勞，原系子弟職分；自然哥哥在家讀書，兄弟出門才是。【前腔】自古效職當从幼，承恩先及尊，長兄為父名難紊。(生)愚兄主意已定，吾弟不必阻撓。

(小生)阿呀，哥哥！自从二亲亡后，多賴哥哥教育成人，即使哥哥有事，兄弟還該代勞。早難道今日呵！冒雨盪風兄有損，讀書閉戶吾无悶，嘆，側目伤心何忍？(生)吾已覓就去处，吾弟何必伤心。(小生)噯，倒要請問哥哥了，有何去处么？覓甚漁舟？可許桃源偕遁？

(生)咳，兄弟，你道我那有別的去處？可知我學問生疎，館谷從來無覓；資本消索，糧食又復未繼。負販恐担荷之難勝，佣工恐驅策之太苦。今早偶有舟泊河下，欲覓當梢一人。(小生)當梢，是把舵之人了？(生)是。月給工價半貫。我想當梢之事，与我甚是相宜；一喜沒人見聞，二喜不任勞役，三喜行舟之次，还可留意詩書。为此愚兄決意應承，受其雇值。(出賁介)吾弟叔且收下，少頃便索登程去了。

【玉交枝】卑微勿論，學當梢郭家使君。杜陵五貫青錢准，為伊家薄治饕餮。(小生)阿呀，哥哥，既愿當梢，兄弟亦无不可；若竟將伊雇值，治我饕餮，教做兄弟的，于心何忍？不如死在一處，到得干净！荆棘未能同日榮，棣華愿得同時隕。(生)吾弟如此執見，心欲同為餓殍，不如先自觸牆而死，我向冥途相从二亲，你陟高崗休怀予昆。

(生撞介小生扶介)哥哥請息怒。哥哥執意如此，料兄弟難以挽留。阿呀，我那哥哥！(跪介生亦跪介)我那兄弟！(抱哭介)

【前腔】寸腸寸刃，篤天倫何胜断魂！樓頭花萼當厄運，叹从今大被誰溫？(起介)(小生)哥哥此去，是必十分保重。露寒霜冻身自珍，山高水远心无恨。証相思还期梦頻，梦相随休得路分。

(生)愚兄此去，不煩吾弟叮嚀。吾弟在家，愚兄却有一言囑咐，你須要：

【川撥棹】勤學問，盼青云好致身。此处隔牆，貼近馮家內室，他有少妇在家，声息相聞不雅。愚兄去后，須把書室，迁進內一間去。絕嫌疑声息相聞，絕嫌疑声息相聞，讀書灯再莫乞鄰。(小生)承哥哥見教，明日就把書室迁進去便了。怕妨功，且閉門，待潛修，須却坐。

(生)【正】是如此。欲言已尽，愚兄就此登程去也。(小生)哥哥請上，兄弟有一拜。(生)愚兄也有一拜。

【尾声】痛拋珠泪交相搵，雁行中断惜离群，端只为两字飢寒故逼人。

(換衣介)(哭相思)

欲求生計且从权，膏火相資学业专。

东去伯劳西去燕，断腸人送断腸人。

(生下)(小生隨口讀書關門介下)

第三出 鼠窃

【临江仙】(淨上)身隱何妨近市廛？荷天庥少有田园；頑儿佳妇强姻联，差將晚景慰，安望福緣全。

老夫馮玉吾，祖貫淮安人氏。少年間出入經商，近因荆妻亡故，就在这胯下桥头，开下一座粮食小鋪。孩儿錦郎，天生陋相；养媳侯氏，乳名三姑，年紀都已长成，正好乘时合巹。但我冷眼看去，媳妇容顏嫵媚，兼且資性伶俐，見我孩儿丑陋，不无怨望之心；但說至圓房，每每长吁短叹。咳！姻緣前定，只索由他！今早偶尔作一交易，准下金环一双，宝鈔十五貫。不免付与吾儿，轉交媳妇收藏，順便說起姻期，訓

誨他每一番。錦郎孩兒那里？（丑上）來了。

【秋夜月】闕不全，十樣錦，多名件，一出胞胎難更變，惹人嘲笑由人賤。哈哈，我好快活！則相貌宮乖舛，且喜妻才爰發現。

爹爹唱喏。（淨）罷了。吾兒，你年紀方將弱冠，媳婦又已及笄，正待擇吉完婚，把家交付与你；只是你生成陋相，与媳婦大不相當，必須上緊成人，庶免他年反目。（丑）反目反目，亏你不羞。當日做人也用些功夫，做这样个有模样的出来。好罢，不知怎么一伙歪弄，弄出我这样一个戎样来。自家尙且看不过，那冤家自然不中意的。他年反目事小，目下做亲事大。半夜三更，要緊头上，剛要爬上去，他就推上一交。十样錦，跌出三般宝来：尿、屎、屁。（淨）胡說。男大当婚，女长須嫁，婚期再不可緩。你与我喚他出来，先行劝訓他一番。（丑）叫他出来，你先撞他一撞。（淨）唛！（丑）妹妹出来！（小旦上）

【懶画眉】眉峰淡扫鬢云偏，楚楚臻臻自可怜。（丑）噢！今日打扮越俏丽！（指淨介）臭老儿好造化。（小旦見丑嘆介）咳！不倫不类奈何天！公公万福。（淨）媳婦坐了。（小旦）公公在上，媳婦怎

好坐得？（淨）你自幼是我撫养成人，分明亲生女儿一样，坐下何妨？（丑推小旦向淨懷介）（淨）唛！（丑）你說不妨。（小旦）多年豢养恩非淺。（丑坐旦身邊介）（淨）畜生还不坐开些！（小旦）今日个

苦乐由人敢贅顏【言】！

（淨）咳！媳婦儿！看你：

【梧桐犯】愁添秋水妍，恨鎖春山远。咳，我曉得，多只为駿馬村夫？辜負你桃花面。（丑）我人物虽不中看，正項本事，原在行的。（淨）唛！可不道有才久已牽紅綫，今日个花下从头貼翠鈿。

(丑)这是要做亲的說話，快活快活！(淨)这是金环一双，这是宝鈔十五貫，你与我收藏好了。将来交付家計，这些多是你每应有之物。小康只許单傳术，媳妇儿，你打点中饋操持，莫更佳期腴腴。

(小旦)呀！公公何出此言？媳妇幼蒙恩顧，早托高門，虽然四德未全，自是三从頗諳，哥哥天生陋相，是奴宿业所招，豈有异心，致煩尊慮。(丑)也不怕你甚么别样念头。(小旦)

【浣紗溪】不敢噴，何尝怨？自「不」合紅顏「合」蹇。(丑)我的好妹子，說得有理。又道巧妻常伴拙夫眠；当初武大郎、王矮虎，比我还难看哩，偏有絕标致的老婆跟着他。不怕你扈三娘跨馬能鏖战。妹妹，只莫学武大嫂挑帘慣撒顛。(淨)胡說！(小生內讀書声介)(丑)啐，臭灰物！我們正說得熱鬧，他在那里呀呀呀打混，罵他一頓才好。(淨)住了。他家在那里讀書，与你甚么相干？(小旦)那生一堵之隔，每常听他彻夜讀書，将来必有发达之日，我每不可輕慢了。东风便，最喜讀書声隔「墙」聞，一字字玉振金宣。

(淨背介)呀，好奇怪！女孩儿家，說甚么最喜讀書声？有心之言，不可无疑。我儿走来！(丑應介)

【刘潑帽】子都不見狂且見，乞邻家春色情牽。你好去散灰扃戶关防遍。(丑)爹爹詳情不差，更有点緣故。阿呀阿呀！我人便不象样，烏龟是不肯做的呢！(淨)我有道理。(轉介)媳妇儿，你虽說讀書可喜，我却道声息相关不雅；况孤男小女，相隔一堵，何以杜彼觀觀之念？媳妇今夜，可就迁进內室；我与孩儿，反移出外房。嫌疑既絕，自然婢僕不生了。(小旦)謹依公公严命，媳妇即便迁进內室便了。

(淨)天色已暮，孩儿随我外廂去，李下瓜田，从此嫌疑远。

(下)(小旦進房，將珠鈔放桌上，点灯介)呀！这是那里說起？奴家一时失言，他每疑心頓起；着我

迁房进内，公公之意可知矣。咳！罢了罢了！

【东厢令】空疑虑，恁防閑，心正何妨秦鏡悬？天哪！冶容不幸吾独擅，早玉殒奴之愿。事已至此，說也枉然。黄昏已动，且把公公所付金环宝钏，放桌上，且假寐片时则个。綠窗深閉月空圓，不敢倚南軒。

（睡介）（内鼠声介、鼠上唧环钏下、内一鼓介）（小旦漸醒介）呀！一觉睡去，早已夜深了。不免将金环宝钏，藏过篋中。（寻介）呀！明明放在桌上，怎么一时不见了？好奇怪！噫！是了，多应公公放心不下，又来索取，因奴假寐了，环钏竟取去了。我且收拾安寝，看公公另日可問起不問。

【尾声】沉沉玉漏催銀箭，一灯彻夜伴孤眠，須知我梦作春游，終不出曲檻边。

（下）

第四出 得环

【西地錦】（小生）窗前芳草休菱，一点生机自含。

小生熊友蕙。自从哥哥别后，不觉又是几日。只是切近邻房，声聞欠雅，今早故将书室迁进，永杜嫌疑。咳！难得哥哥劳苦独任，我却飽暖，若不奋志讀書，策名当代，何以酬长兄之志？何以慰二亲之灵？夜来鼠声作耗，攪我宵眠，因此破早起身，埋头窗下。尽其在我，听其在天；纵然廢寢忘食，却也乐

趣有余了。(翻书介)

【金井水紅花】尽弃膏腴产，偏宗錦綉函。二酉恣幽探，豈饕貪？古今飽諳。这些諸子百家，那一卷不曾讀过？今天子首重八股，我还把架上时藝，抽来一看。为賺英雄入彀，花样錦机嵌，心学与圣賢參也罗。(作抽书、掉书介)呀！甚么东西掉下地去？(拾起開封見书介)却是金环一双。

嘿！这是那里来的呢？(四面看介)你看墙无蟻縫，戶有蠶封，便紅綫通神，那得床头俯瞰？嘿！我曉得了！多因我家貧苦学，感动鬼神，因此撮取金环，助供體粥。罢！既非不义之财，又非嗟来之食，明日持去間壁馮店，易取錢米用度便了。两身忠孝，感神至誠。天工微妙，人心乐湛。(内鼠叫介)呀，你看青天白日，群鼠又在那里作声了。惊我宵眠犹可，倘然嚙損书籍，如何是好？張湯鼠獄須推勘。(淨内喊介)賽狸猫的老鼠药！(小生)你听門首叫喊，分明貨声鼠药，我就买些，少将此耗虫辟除也，有何不可？(出介)卖鼠药的轉来！(淨)来了，来了。

【玉胞肚】沿街声喊，药方灵比狸奴口饒。相公要买药么？絕妙的老鼠药。(小生)果然中用么？(淨)怎么不中用？砒霜足足有二三錢在里头，不要說老鼠，就是人吃了，也不活的！(小生)如此，大錢五文，卖些与我。(淨)有有有。(包封与小生介)相公，这是百发百中的。定教伊碩鼠休歌，不怕他丁甲能占。相公，不是俺杀心一片滿叨担，那个名医不似俺？

(叫下)賽狸猫老鼠药！(小生)妙嘿！正想用計辟除，却喜得此鼠药。书籍可珍，忍心也說不得了。有放餅几枚在此，我就將药物，装入則个。

【前腔】穿牆足憾，護殘書金湯自慚，比为国社鼠須除，豈神丘蕞蕞空談？（進介）我就安放鼠穴之內，任其啖取，則看我衣冠顛蹶避周南。我清夢今宵一枕愁。

時已晌午，免不得收拾飲膳去。

力學減朝飧，殘編足自珍。

受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下）

第五出 摧花

【一剪梅】（旦）破曉催成貧女妝，燈借天光，鏡借波光。花枝无主任飄揚，骨沁寒香，夢斷天香。

【浣溪紗】九十春光一夢中，小桃收淚見東風，階除不敢印苔鞋。弓。有夢亦如風浪絮，無端常似鳥窺籠，一年好景又匆匆。奴家蘇氏，小字戔娟，原系錫山名家之女。父親早逝，隨母改造游門。繼父不仁，母親復嘔氣而死。現今家道艱難，飢寒不免，并無好言相慰，反加非打即罵。又得維亭【高橋】姑媽，常來劝解，區區薄命，不致斷送一朝。咳！好苦哩！孽障滿前，痛心无地，几時得個出头的日子，結我終身？真个好可怜人也！

【香罗带】飞花扑绣窗，心情暗伤，风风雨雨断人肠，那更飘流苦海永难撈也！长是惊秋梦，怯晓妆，鲛珠点点自咽将，不敢声扬也！歹杀是区区继父行。

怕他回来吵鬧，我且房中悶坐去也。（下）（付挑肉担上）

【香柳娘】我原非善良，我原非善良，奔波劳攘，十謀九拙真穷相。自家游二。这个肉担，是三代祖傳。只为一世，爱呷这口黄湯，人人叫我游葫芦。咳！我游葫芦好命苦，千辛万苦，挣了几两銀子，討个老婆，指望帮家做活，不道閻罗王就发請帖，留下一个拖油瓶女儿，生得十分标致，只是是头烈性，不服晚爹訓管。一向本錢欠缺，生意不會做得。昨日拿子一只梳盒，两个杌子，卖得一两八錢銀子。今朝行里剛剛捉得半边猪。丫头道是我卖了他的嫁妝，一夜哭哭啼啼，嘮嘮叨叨，直到天明。故此出門不利，陪了一朝辛苦，到折了錢半銀子。心上气他不过，回去罵他一頓出出气。来此已是自家門首，開門！（旦上）来了。（開門介）回来了。（付）回来了。你这張嘴硬似鉄，难道叫不得声爹爹？因你在家做怪，連我生意都不順溜。怪烏鴉作声，怪烏鴉作声，你虽則不是我亲生，須知道繼父是尊行，不怕你油瓶恁惡状！別样不要說起，且拿飯来吃！（旦）呀！又来了。柴米尙无，那有飯吃？（付）越发放屁！別人家女儿，績麻碾苧做針指，大块銀子，賺来帮貼，偏是你这丫头，一点出息也沒有！道奢遮未常，道奢遮未常，为甚盖圓底方？偏会粧模作样！

（旦）呀！这是那里說起？沒緣沒故，將人凌併。

【前腔】听信声啼語，听信声啼語，可胜肮脏？少甚么五更风雨紅顏葬。（付）丫头，再若硬嘴，卖你到水里【販】去！（旦）阿呀！一发說出这样話来！恁伤天害理，恁伤天害理，阿呀！我那爹娘！

我命不帶風光，泉台愿趨向。(付)哇！哇！哇！活跳一個滴滴亲亲的晚老子在此，哭起爹娘來！咒罵我可是敢糟頭血痒，敢糟頭血痒？你便号爹叫娘，我有拳头巴掌！

(打介、且避介、付扯且閃下、付跌介)阿呀阿呀，好跌好跌！這丫頭到將我用一大筋斗。看他不
出，順手牽羊到來得熟。四鄰八舍地方嚷！女兒杀老子，女兒杀老子！(夫上)

【前腔】為葭莩誼尊，為葭莩誼尊，偶來探望，(見付介)呀！你每又來吵鬧了。咳！兄弟，何苦如此？須要掌珠般飼得鸞雛長。(付)阿姐，你來得正好！我家這丫頭，開口晚爹長，晚爹短，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整日淘氣，要賣他水里去。(夫)哎！是甚么說話？罪過罪過！兄弟，我對你說：他當初隨娘嫁你，并不會沾你一些好处，今日長成，也該存他些体面。动不动非打即罵！你又沒亲生在那里，好歹招个女婿，养老送終，難道到不好？論非亲是亲，論非亲是亲，半子好商量，終身待頤養。(付)姐姐說得有理，方才原是吓他的。只是我本錢少，養他不活怎么處？(夫)不妨。另日來到我家，与你姐夫商議，待他措置几兩銀子，与你开张肉舖，合伙分利，大家多好度日了。(付)若得如此，好得緊！依姐姐說，今后再不鬧了。喜屠儿运昌，喜屠儿运昌。則看我刀砧放光，再不去街坊瞎闖。

姐姐，你到里面少坐片時，我去弄升米來做飯。不瞞你說，還是昨日的人。(下)(夫)咳！又是老身到此，不然這場吵鬧怎了？且喚我侄女出來，安慰他一番。侄女快來！(旦上)來了。

【前腔】正顰眉痛心，正顰眉痛心，原來是姑母到此。姑母万福。宝婺星降，阿呀，我好命苦哩！轆轤无辯深千丈。(夫)你每這番吵鬧，我亦尽知。我儿，他性子从来不好，你何苦与他一般見識？凡事有我在。方才老身說了他几句，自知不是，今居再不來難為你。(旦)這是姑母在此，他把甜言安慰。

明明說要把奴賣去水販呢！
 吓燒琴煮鶴，吓燒琴煮鶴，教我羞影怎潛藏？
 神魂自摧喪。（夫）這
 是哄你的，怎么就認了真？
 若果然有這樣事，竟到我家住下，看他行得行不得？
 （旦）如此多謝姑母。
 怕东风暗戕，怕东风暗戕，花間建幃，护持无恙。

姑母且到房中少坐，用过午膳去罢。（夫）我也还有几句话，与你細說。

明知非伴且相从，云想衣裳花想容。

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与东风。

（下）

第六出 餌毒

【瑣南枝】（小生）文心苦，膏火需，双环儼然神鬼輸。
 小生家貧力学，天賜双环。朝來薪水不給，不免至間壁馮店，易取錢米去。（出門介）眼見天助饕餮，力学应如許。
 今日將升斗，活此涸轍魚。莫教叹飢寒，一字不堪煮。

（下）

【前腔】（淨上）空疑慮，长叹吁，村儿艳妇自可虞。
 我馮玉香，为因媳婦少艾，急欲擇吉圓房。不想他屬意邵垣，极口把熊生称赞。吾恐饒男少女，声息相聞，故教媳婦移进內房，免致出乖露丑。不料我家

剛剛把房移進，熊家這小畜生，恰恰也把書室遷往里边去了。書聲朗朗，依然止隔一牆。必然兩下有情，故爾相隨不舍。好惱好惱！欲待與他理論，却又沒凭沒據。說不得，只是分付吾兒：从此加意防閑，免教續賦東鄰女。天色尚早，还把店業開將起來。經營久，貨殖余，須信在于寅，是一日計。

（小生上）快為知己用，貧不受人憐。馮老叔在店中么？（淨冷見作怒介）生意正經，那有不在店中之理？二官人，我問你，你的書室，為甚遷了進去？早晚書聲，越加響亮了。（小生）是奉哥哥之命，移进去的。（淨冷笑介）只怕未必奉哥哥之命。且問二官人，今日下顧，有何見教？（小生）偶求『有』金環一双，欲求作价，換些錢米回去。（淨背介）这个穷鬼，那里来的金环？（轉介）借来一看。（小生付）（淨見驚介）好奇怪！这环儿分明是我家之物。前交媳婦收藏，这畜生何从得来？一发可疑。我有道理。（轉介）这环儿手工精細，未知索价几何？請問二官人，祖上傳下的，还是何处得来的？（小生）只为家貧无措，在舍亲处挪借来的。（淨冷笑介）挪借来的？小店这里不便作价，二官人要用錢米时，且押两方回去可好？（小生）如此最感。（淨）这等二官人請回，即刻就着人送来。（小生）一发多謝。小生在家专候。人情金欲語，民以食为天。（下）（淨）好惱好惱！确是我家故物，这妮子輒敢私贈与人！将来做出丑事，怎么是好？我儿快来！（丑上）来了。

【前腔】周堂數，吉曜扶，拙夫巧妻足自娛。爹爹有何話說？（淨）不好了！我家媳婦，做出丑事来了！（丑）甚么事？敢是你耍灰？（淨）孩儿你是知道的：前日为欲別嫌疑，着媳婦移房進內；因奈这熊家小畜生，連夜也把書房移进去。（丑）丁【釘】紧了不放，自然两边約會的了。（淨）便是。今早这畜生，又将金环一双，到店換取錢米；一眼看去，分明是前宵交付之物。（丑）住了！是我家物件，就到我家出脫，

直头欺你是开眼乌龟了！（淨）胡說。这般丑事，可是当得起的？你如今問他索取，前日金环和那宝鈔十五貫，看他如何抵对？我这里就把金环为証，告到县中去，問他个窃盜罪名，却也不为冤枉。（丑）說得有理。打了小狗骨头，还要枷起来，我肉也要咬他一块！（淨）如此你就去問他。我在店中做过生理，少停告官便了。（淨下）（丑）阿呀，环哉环哉！原来生一朵鮮花，竟被別人采了去！看这个丫头不出，到是个老偷汉的。我把你这賤婢，虽則我陋质天生，这家丑难容汝。房門掩上在此。（内鼠声介）啐，青天白日，老鼠作怪，怪不得这丫头要打老鼠。（見餅介）嘆！房門口那里来这个大餅？动火得极。喂！是了，是了。必竟这个丫头，私下与野老公吃的，丢在这里的了。这个花娘，野老公到吃得，亲老公到吃不得？就是硬些。等学生吃在肚里。（吃介）饒涎咽，餓眼肝，我便剖而尝，只算好相与。

（小旦内介）門外何人走动？（丑）是你不成才的蓋老。有話說，快些走出来！（小旦上）

【前腔】天难問，命不如，今生已矣空自吁。（丑）你做得好事！（小旦）做甚么事来？（丑）偏是会偷汉的女人，极要嘴硬。且問你：你前日搬房进来，为甚么隔壁熊二，也搬了书房进来？（小旦）各人家事，我便那里曉得？（丑）推到推得干净。我且問你：前日交你金环一双，宝鈔十五貫，在那里？快拿来交付公公去！（小旦）前曾放在桌上，醒来遍覓不得，想是你每收拾过了，怎么問奴索取？（丑）放你的辣騷狗臭屁，脏証現在，明明貼了隔壁熊二，反說我与公公拿去了？騷花娘，狗淫妇！我馮大官人（頓足作手勢介）竟做了此物，气死我也！（小旦）这是那里說起？好沒来由！着甚噴血含沙，故作伤人語？天哪！奴比南金重，怎敢多露濡？不若早捐生，免致动愁緒。

（丑）有凭有据的事，还要嘴强？騷花娘，狗淫妇，騷花娘，狗淫妇！（作罵完、叫痛介）阿嚏！阿嚏！不

好了！吃了面餅，氣裏了食，肚里痛起來。阿唷！阿唷！疼死了！疼死了！

【打火虫】渾身似火燃，渾身似火燃，滿腹如刀鋸，奇痛不堪論，一陣陣急風驟雨也！阿唷，真正勿好哉！（大叫介）失声呼吁，嫩肝腸已迸裂无余！（滾地死介）（小旦驚介）哥哥哥哥，呀！這是那里說！霎時間禍生非，不由人驚魂无主謾歎歎。

不好了！公公快來！（淨上）何事声呼急？多因丑事彰。（小旦）公公，不好了！哥哥驟病而死了！

（淨）我孩兒死了？（見驚介）我那兒哩！

【前腔】鮮紅七窍流，鮮紅七窍流，慘亡一何遽！你这賤人，若个与同謀？快把致死根由明訴也！（小旦）公公也如此說，可不冤枉杀人！方才哥哥好好在此，問媳婦索取金環寶鈔。（淨）可有交付？

（小旦）呀！如此說，公公果然不會取去？天哪！這般怪事，實難分解。（淨）有甚難解？（出丑介）哪，這不是金環么？賍匪在此。你这賤人，暗通奸夫，私贈寶鈔，却又下此毒手，謀殺亲夫。我的兒，你死得好苦！惊心慘目，奸近杀古語非虛。（小旦跪介）公公，可憐……沒有这样事呢！（淨背介）且住，我

一時声張，一來怕这妮子短見，二來又恐奸夫脫逃。我且穩住他再處。（轉介）喂，据你說來，沒有这样事么？起來，且和你將屍骸抬过一边，我細細查出致死根由便了。（小旦）正是。公公，这是定要查明的！上有青天堪据，再休將沒头丑事把奴誣。

（下）（淨）我且把这妮子，关鎖在內。快叫齐地方，把奸夫一併交付他去，一面就到县叫冤便了。阿呀！我的兒哩！

枉死孤城此日开，家門不幸实堪哀。
分开八片頂阳骨，傾下一桶冰雪来。

(下)

第七出 陷辟

【破陣子】(末冠帶，副吏、丑門子、老雜皂隸喝上)(末)十年窗下揣摩成，早年甲榜榮登。河陽春色杖文領，佇看万里功名。

下官山阳县正堂过于执是也。十年辛苦，七品恩榮，立心不染苞苴，矢誓勿容情面。到任之日，便将板对一联，釘上堂柱。那对联两句：『爱民犹子。』执法如山。『不知被那个狗弟子，暗地里續上几字：『爱民犹子，牛羊父母，仓廩父母，供为子职而已矣。』执法如山，宝藏兴焉，貨財殖焉，是豈山之性也哉？』好惱，好惱！一时受人輕薄，决意要做清官，凡有詞訟，一概秉公審理。且喜三年任滿，注作上考，陞为常州理刑，交代在即。昨有告状人馮玉吾投詞，为奸杀事。謀弑亲夫，地方大变。随于今早票发官坛檢驗已過。此际午堂时分，正好細細研鞫。左右开门，抬听審牌出去。(众应介)分付把奸杀一案有名人犯，一齐帶进来。(众应介)(帶小生小旦淨上介)

【引】投水屈原是屈，杀人曾子何曾？

(末)听点！原告馮玉吾。(淨应介)被告熊友蕙。(小生应介)侯三姑。(小旦应介)地邻余在泉等。(众应介)在下边伺候。(众应介)原告跪过一边。噢那熊友蕙上来。(小生)小人有。(末)熊友蕙，看你斯文体态，必然明理知书。据这状词看来，你与侯氏，既已私通于前，复行窃盗于后，今又同謀下毒，立弑亲夫，这个罪名所犯不小！真脏已获，你到此还有分辯么？(小生)爷爷容禀。

【风入松】閉門矻矻自穷經。(末)你讀書人，偏于此犯法的事。(小生)老爷，小人閉戶讀書，从不解偷香行徑。(末)据你說，奸情事一些也沒的了？这金环是何处得来的？(小生)小人架上抽书，偶得此环，只道天賜寒儒，那知是他家故物么？爷爷，爷爷明鑒万里，若是侯氏私贈，小人怎么反到(他)店中露目起来？敢把真脏自抱窺同井，难一概捕风捉影。(末)胡說，难道这环儿会插翅飞来的么？据状詞上說：『侯氏迁房，你也迁房内进。』可不是两下通情，同謀惨杀么？(小生)爷爷，这是那里說起？小人正为邻房逼近，礼当远嫌，率哥哥之命，把书室暫迁往內，不料他家不約而同，可可也是这日迁房进內。至錦郎生死情由，小人分毫不知。若要誣陷同謀，真正是冤上加冤了！爷爷，当不起寸磔罪名，爷爷，須悬鏡，望超生！

(末)下去。侯氏上来。(小旦)有。(末)据說錦郎相貌奇丑，此女自不安心，冶容誨淫，信有之矣！侯氏，你把通奸始末，併致死原由，一一从头細細實說。若有半字支吾，人来，刑法伺候了！(小旦)爷爷，冤枉！小妮子呵！

【前腔】深閨似海未許一尘生，敢卖风情胡逞？(末)脏証已实，这奸情事再沒得辯了。只是人命关天，你却如何下手？自是与奸夫同謀的了。(小旦)爷爷，沒有这样事。小妇人与熊生虽隔一墙，从未謀

面。同謀事情，何不路途暗害，反謀死自己家里么？爷爷，无从謀約通名姓，怎造得关天人命？（末）本县早上檢驗屍骸，分明是你毒藥致死。錦郎进房时，安然无恙，頃刻間便中毒而亡，明为索取宝鈔，无有交还，一时語言斗毆，故将毒藥灌入。这可是么？（小旦）那有此事？可怜小妇人啊！手紆紆縛鸡未能，为其蹈法网，自輕生？

（末笑介）据你說，一些相干是沒有的了？本县蒞任三載，片言折獄，略有矜疑，无不虛心研審。今日这桩公案，可也再无疑惑的了。侯氏天生治容，錦郎身帶殘疾，心多悵望，邻有少年，再无有不做出来的道理。熊友蕙上来，你迁房进内是一証，脏露金环是一証，登时中毒是一証。不要說是本县，就是三岁孩子，可也瞞他不过，你每还要抵賴到那里去！（小生、小旦）青天爷爷冤枉！（末怒）哇，胡說！打！（打小生小旦介）

【急三枪】怨村郎，怜宋玉，钻穴隙，只这奸近杀，事【是】真情。

（小生、小旦）实是冤枉！（末）不招，拶起来！（小生、小旦）冤枉难招！（末）你欺本县三日京兆，希图徇情么？看夹棍来！（小生）呀，爷爷，受刑不起了！小人愿招了，小人与侯氏呵！

【风入松】风桃【挑】月窃两心傾，不合同謀戕命。（末）侯氏，你怎么說？（小旦）爷爷，小妇人受刑不起，情愿招认了毒死亲夫之罪；若說熊生通奸，不忍率害无辜。（末）到此地位，还要怜惜汉子么？（小旦）一盃鴆酒我亲持贈，怎屈陷閉門孙敬？（末）胡說，沒有通奸，併无弑夫之事了？熊生既已招成，你还要强辯怎么？該更取供画了。（小生、小旦）那头直上少甚蒼蒼証明，偏这复盆下，日光暝！

（末判介）熊友蕙因奸杀死人命，依律問斬。侯氏謀弑亲夫，依律問斬。宝鈔十五貫，立限追比給主。

該吏連夜疊成文卷，申詳上司便了。各犯帶去收監。原告地鄰召保。（小生）大哥，可憐哩！死罪招成了也罷了，方才說寶鈔十五貫，追比給主，这个那里来的还他？（差人）这个是你自作自受，那个怜惜你！（小生）阿呀，皇天哩！皇天哩！

【急三枪】血空濺，閻難叩，甘万剛，这便是償宿債，了今生。

（下）（皂）稟老爷，有撫院差官求見。（末）請來。（生）揚眉遇清露，翹首依白云。（見介）（末）貴差何來？（生）奉都爷之命，道太爷終任清廉，具本揚荐，已奉諭旨，升任常州理刑，今因衙門事繁，差人星催赴任。該府各役，現在門外迎接。（末）上台知遇之恩，不可少負。貴差官先行，本县即刻走馬赴任，一面着該房造冊交盤，另日发舟迎接家眷便了。（生）如此恭候。（末）分付接官人役，上堂相見。（众上見介）直求常州府理刑，吏、書、門、皂叩老爷头。（末）分付摆齐執事，就此起馬。

【风入松】居官惴惴似持盈，剛博得考成上等。驂驢又向毘陵驛，忘不了絃歌四境。颺西風悠悠旆旌，須努力，干功名。

（下）

第八出 商助

【挂真兒】（生）天際唳孤鴻，舟次邀清夢。我乐此不为疲，手足情綦重。

卑人远别家乡，当梢舟次，日奉主人差遣，往来江北江南。目下暂泊苏州，攬載客貨。开船在即，众客商都往賽願去了。舟中貨物，待往河南发卖，此去路經淮上，又好得与吾弟一会也。（付三旦水手上）船头无浪行千里，舵后生风过万程。熊大郎，众客商賽愿已毕，将次登舟了。开船在即，須把舵儿把定。（生）这个自然。（外、淨、末、丑扮客人上）（外）跨鶴揚州来問踪，問客踪。（淨）新安江上趁天风。（末）錫山一望皆云树。（丑）遙听姑苏报曉钟。（众）列位請了。我每往来商販貨物，僥倖在苏州相遇，就是旅邸骨肉了。（淨）老客长說得是。舟中貨物，多是苏州土产，我每載往河南发卖，少也有五分利息哩。（末）仰賴仰賴。此間船板主人，甚是忠厚，我每一路前去，可也放心。（丑）不要多說了，賽愿已毕，大吉利市，請大家稳坐中艙，解纜开船罢。（水手隨口喊）（外）列位可曉得四方風景，各各不同，你看姑苏山水，可不另有一种秀丽也。

【山坡里羊】（众客）金閭，万人家烟籠；楓江，众客艫星拱。船头一点粘海涌，香雾濛，望丹青樓閣重。溪名射瀆沿荒塚，墩号貞姬复古松。菁葱，处处湖山地脉通，嵒嶭，落落乾坤眼界空。

（外）列位，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我等虽居四民之末，每常放浪江湖，可怜他每半世辛勤，那得似我每快活？（淨）正是。为工的朝朝暮暮，为农的春耕夏耘，可怜半世辛勤，那得似我每快活！（外）不要說农工微业，就是为士的，到底不似我每洒落，偃蹇的多，发达的少。在下前日在淮安經過，有个书生，家住胯下桥头。（生呀介）邵家有个养媳，閨房貼近书室，做公公的恐涉嫌疑，喚媳妇移房进内，可可那生也把书室移进，只道两下有情，疑心頓起。（众）这个自然要疑惑的了。（外）一日，那生架上抽书，偶得

金环一双，持向邻家易取錢米。不想反是 본家之物，向日交付媳婦收藏，和宝鈔一併收去。(众)交付媳婦的东西，却怎么在那生之手？其中必有通情，这也沒有疑惑了。(外)人人說是冤枉。(生驚介)(众)后来哩？(外)那时做公公的，認出脏証，只道媳婦私贈与人，喚儿子向內索取。好好端端进去，一霎时中毒而亡；告到县中，竟把那生問下了同謀的罪名。列位，可怜！这不是为了讀書惹出来的奇禍么？

【皂罗袍】讀尽五車何用？为避李下，反釀禍书中。現今呵，泥犁深閉不通風，少不得云阳碎磔无归梦。(众)如此委实可怜人也！(外)还有可怜处理！問下斬罪犹可，还又立限追比，宝鈔十五貫給主。旧官升任去了，新官一发利害，一月三限，公堂怒容，千箠万楚，塔除潑紅。(众)老客长，你因何知此各細？(外)山阳县二衙，就是舍甥。那时进署相見，目睹其事。(众)如此是真正冤獄了！可曉得那生姓甚名誰？(外)还仿佛記得，待我想来，是熊甚么哩？是……是熊友惠。(生)阿呀，不好了！聞言不覺心惊悚。

(倒介)(丑)啲啲，一只船橫在河当中了，当舵的好不小心！(水手)怪事怪事，那当梢的熊大郎，听了客人这些言語，失声大叫，驀地昏倒，不知为甚緣故？(末)聞言惊仆，必定事情相关，分付众水手，暫把船儿泊住，我每同到后仓去看一看。(付三旦)喂！分付泊船。(下)(众進介)熊大郎，熊大郎醒来！(生漸醒介)阿呀！我好苦也！

【山坡羊】驟聞言魂飞魄送，痛得我心如刀統，怪天公辟【劈】空降殃，把良民平地遭冤訟！(外)是了。那生姓熊，你也姓熊，多是淮安人，莫非是一家么？(生)方才老客长說的，就是在下胞弟了，手足情，难禁血泪涌。(末)这是自然要惊駭的了。只是那县官也志利害，問成死罪罢了，还要追比室

鈔，這不是雪上加霜了？（生）我那兄弟哩！今朝抱屈，抱屈冤无控，枉了我投筆天涯學舵工。（外末）据足下說，也是一位讀書之人了？（生）事到其間，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只為家貧不給，恐双双餓死无益，卑人情願寬趁工价，為吾弟讀書之資，倘能饒倖，与先人爭光，不想今日里呵！成空！書也空來他的命也空，成空！拚向江心一命空。

（投水介）（众扯介）（丑）唉，晦气！我們今日開船，討利市語，好遇这个贈證。（外）住了。据大哥如此說，是讀書人，修苦行一般了。孝友无双，我每多失敬了。列位，他是！

【玉胞肚】人中麟凤，比梁鴻為人貧，只望繼書香力助饔飧，誰料捏招由身入樊籠。（末）列位，从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級浮屠。他令弟大辟虽已拟定，将来还可伸雪，只这宝鈔十五貫，立限追比，实難禁受。我何同舟合伙，却有數人在此，每人一貫的、兩貫的，随意捐助，湊足十五貫，前往交納，便可留他性命，此去再行告理，焉知沒有開招之日？列位可使得么？（外）这是好事，誰敢不从！（生）这个何以克当？（丑）且住，还要算計算計，我們將本求利，銅錢銀子，好不难撰！他家兄弟犯了事，我們众人到要破起財來。（淨）不差不差，有这一貫兩貫，买些脂油，吃他一年兩年。（末怒介）咳！如此說，難道天地間，再沒有个慈悲之念了？自古見义不为，是无勇也。在下叫做陶复朱，原是无錫人氏。十八岁出外为商，今年五十九岁，在江湖上，走过四十多年。那一处馬头上，不費几兩銀子？既众客商不愿协助，罢，熊大哥，我就独力捐助你去！（生）这个一发不消了。（末）岂有此理？大家靠天过日，那在这几貫錢上？待老夫囊中取來。（取錢介）熊大哥，点明十五貫在此，你可收下，前往县中交納。这当梢賤业，也不好再煩了。（合）从来为善耳鳴同，珍重君行愁雾中。

49

(生)客路相依，多蒙义助。設有昭雪之日，即系再生之恩！陶客长請上，受我朋友兰一拜。(末)不消如此。

【皂角望乡】(生)誰承望捐山鑄銅，已拼得深林醺凤。千万里萍交水逢，十五貫海深岳重。有日叩天關，鳴肺石，赦金鷄，遙天雁，洪恩高頌。(末)請起。淮安便道，本該相留在船，只是重載緩行，一路更有就擱，大哥还是自己急急赶回去罢。(生)这等，就此上岸去了。难插翅，忙移踵，一步神魂飞动。

(下)(末)好个孝友之士，难得难得。(外)老客长，这般仗义，也是难得的哩！(淨)义助是好事。只第一日开船，就有許多贈燈。我每江湖上行走，最有忌諱的。(丑)才是这位客人說，士、农、工、商，你一句我一句，說出这一桩事体来。出門不吉利，河南断断不該去了。依我学生：还把船儿移泊楓江，各人出个小分，从新賽过了愿，擇个上吉之日，另往南路，或是浙江，或是福建，前去脫卸可好？(外)这位客长說得有理，分付船家，不消过关去了。列位，我与你大家中仓穩坐，用过晚膳，移往楓江泊船便了。(众)說得有理，說得有理。

【尾声】(合)蒲帆一片开还控，依依漁火伴江楓，正好側耳寒山夜半鐘。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本作出「贈貫」，并改『山坡羊』作『解醒甘州』，文字不同，附录于后：

【解醒甘州】怪天公凭空侮弄，叹良民屈陷穷凶！(外)是了。那生姓熊，都是淮安人，莫非与他一家么？(生)老客长說的，就是在下胞弟了！相关手足同呼痛，禁不住泪痕濃。(外)这个自然要惊

駁的。只是那開官也忒利害了！問成死罪也罷了，還要追比寶鈔十五貫給主，這不是雪上加霜么？（生）阿呀！兄弟呀！已着你陳屍西市啼冤鬼，枉了我投筆天涯學舵工。（下同）

第九出 竊貫

【六么令】（付）青蚨几貫，只要心寬，那要家寬。我游葫蘆，必竟還有個好日子來。絕處逢生，多承我家阿姐，許我出本合伙。今日走去，竟將十五貫銅錢交付我；明日開張，不但有利，且有飽飯吃，不致餓死。行來將近自家門首，看看月上了，只得趑趄行两步趕回去，林梢隱隱捧銀盤，行踟躕，路漫漫，一肩重負歸來晚。

開門！（連叩不應）这个了頭，又要討罵，象是睡着了。（又叩門介）（淨持燈上）

【前腔】宵長夢短，剝啄伊誰？惊醒無端。（見介）我道那個扣門，原來是間壁游二官。游二官，這等夜深了，却往那里回來？（付）多謝我家姐姐，叫姐夫与我合伙計，開肉店。今日付本錢十五貫，足足六七十斤重，百步無輕担，故此歸來晚了。（淨）好，有了這十五貫錢作本，這店業又要兴旺起來了。明日老漢为首，眾鄰家出個小分，打點與二官作賀。（付）多謝多謝。夜深了，惊動不當，秦老伯請便罷。（淨）明日再會。來朝盃酒可交歡，且閉戶，睡如蟠，窗前明月多休管。

（下）（付）快開門！（旦上）殘夢迷蝴蝶，愁心托杜鵑。（開門介）爹爹，怎么這時候才回來？（付）我也

問你，為甚么這時候才出來？（開門進介）阿呀！勿好哉！一條背脊，直壓折來里哉。（旦）呀，那里來這許多錢鈔？（付）你道這些錢是那里來的？（旦）敢是挪借來的？（付）這樣年時，父子不相顧的，那個肯借來與我？（旦）這等，來得不明不白？（付）有甚么不明不白！老实對你說，早晨出門，撞見了張媽媽，說起大街上華學士的小姐出嫁，要討個賠嫁丫頭。我如今手头欠缺，叫做個脫貨求財的法兒。（旦）怎么脫貨求財？（付）巧言不如直道，將你賣了那華家。奶奶聽說你人物标致，手脚伶俐，亦无暗疾，就出十五貫錢，立刻做了文書。（哭）我个肉！今夜还是我的女兒，明日就是別人家丫頭，苦惱嘆！（旦）果有此事？（付）若是騙你，就過不得今夜。（旦）這是那里說起？好苦嘆！（付）快活快活，這騙騙信了。夜晚頭上，我且把錢堆在床閣落里，睡一睡，明早說出真情，一場好笑。（轉介）我个亲肉，做各革亏你扶持，才有這柱大錢。不好，恐防小人，把屠刀拿來伴手。（作壓介）（旦）呀，有这等事，我苏成娟，本是旧族，原非下乘，自肯被人鬻身，終為腰婢？咳！罢！罢！罢！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呀！且住。記得前日高橋姑媽到此，苦口相劝，說他若認真，竟到我家住下。如今事已至此，且悶坐一宵，等至天明，潛自出門，問取高橋路徑，竟往姑媽家去則个。正是：鴛樓怕听三更鼓，綉閣权支五夜灯。好苦嘆！

【二犯朝天子】两点差蛾尽日攢，一夜罡風急，心更疾，千金声价肯輕拚？只得竄嬌鸞。（內五更雞鳴介）呀，說話之間，將近黎明了。（看付介）看他正在睡乡，此时不走，更待何时？願不得徑路盤桓，趁曉月尙完。罢！說不得了，——用不着障面齐執，任曉風自酸。

（開門下）（丑上）賭錢輸窮汉，狗咬劣蠹人。区区委阿鼠，家住高橋。一生好賭，只是贏的日子少，輸

的日子多。昨日將綳袄脫下來，当了五百文，指望翻本；骰子沒眼睛，几擲么二三，輸得光打光。賭場已散，肚里又餓，身上又冷，一步懶一步，不覺已是自家門前。哧！隔壁游家，为甚么早早開門？里面冇火，討一个吃袋烟再处。——游二官，游二官！大小娘，大小娘！——勿見答应，走进去看。（進門介）游二官还困着哩。昨夜忘記关大門。（見錢介）噢，那床閣落里一堆大錢，好不动火！且喜老游睡熟，悄悄携他几貫，做做賭本，有何不可？（偷介）

【六么令】手忙脚乱，只算扶持，不足欺瞞。稍粗胆壯，好向賭場鉗。休惊覺，困猫团，偷来一貫复一貫。（連偷作抽繩惊付醒介）（付）甚么人？——不好了，捉賊捉賊！（急起取刀，丑奪刀介）不好了，不是你就是我！（殺付，付暗下介）游二官，不是我狠心，事到其間，身不由己了。一不做二不休，这些錢一发送与學生做賭本。呀，你看天色大亮，恐人知覺，到与他搜上門儿，悄悄回去罢。偷来一貫复一貫。（下）（淨上）

【前腔】賀金錢半，肉案新鋪，忝在邻垣。老夫秦古心，昨日許了游二官，与他收分作賀。今早再去对他說声，好傳与众邻家知道。——門儿虛掩在此，不免推將进去。（進介）二官，二官！——呀！床上不睡，到睡在地下？叫他是游葫芦，真正不差的。二官起来！（扶介）呀，不好了！遍身血污，被人杀死了！大姐，大姐！——連女儿也不見了。（出叫介）地方四邻快来！不好了！（夫、小生隣人同丑上介）山山有老虎，处处有强人。秦伯伯为甚么？（淨）游二叔被人杀死了！（夫、小生）不好了。这是地邻干系，秦伯伯、姜小哥，你两家是他貼邻，难道一些声息沒有听見？（丑）区区是昨夜賭場上过夜的。（淨）昨夜黄昏时分，老夫亲見游二，驮了十五貫回来。老夫問他那里来的？說高橋姐夫交付作本的。老夫正要

這知衆部，敝分作賀，起早与他商議，驚見杀死在地，不知是那個強盜，下得恁般毒手！（丑作噴介）（夫）他女兒哩？（淨）女兒不見了，連這十五貫也去了，好強盜！（丑又噴介）（小生）是了是了。這等看來，一定他女兒与人私通，覷得父亲有錢十五貫，暗地約下漢子，謀財害命，一同脫逃去了。（丑）不差，不差，就是这个緣故！（淨）如此說，四部干系，捉拿凶身要緊。列位都是同船合命的，我每一面報官，一面追襲。且喜天色尚早，逃去不遠，他每不往蘇州，定往常州。我每分作兩路，急急趕上，俛倖得獲，便好脫卸干系了。（夫、小生）秦伯伯說得是，大家分頭追趕去！（丑）是那里說起？別人杀了人，反要我們担干系，可惜这一會閑功夫。（作手勢介）不然，不知擲了几盆快活投「骰」子。（众）閑話少說，事不宜迟，快走！急須追捕早鳴官，搭屍尸，买屍棺。（丑）慢慢的，不要着忙，我还要擲个六火罐。

（众）呸！（丑又唱、譯下）

第十出 誤拘

【武武令】（生上）阿呀，好重嘍！顛微微遙山四圍，急煎煎心窩百沸。鴿原誼篤，恨不能續也！我熊友兰，为聞吾弟屈陷在獄，心如刀割。多蒙陶大公，助錢十五貫，前往交納。昨夜起身至无錫，今早黎明起身，归心甚緊，搭船不及，步行了一程。前面高橋不遠了，可奈重負在肩，再也走不上去。好歹捱到前面，再作區處。頭不得走荒郊，叹独行，肩重負。阿呀！我那兄弟嘍！这惡夢醒么？

(下)

【嘉庆子】(旦上)天浥行露非得已，則得护惜蓮花出污泥。行到这里，脚儿早疼痛难禁。此去高桥，又不知还有多少远近？阿呀，好苦！自恨鞋弓紆細。且問一声再走。(向内介)老奶奶，这里到高桥去，还有多少路？(内应)只有一二里了。(旦)如此好了。家近也，好依栖，我那姑娘，儿至也，叫将息。

(下)

【尹令】(生上)日高升霜痕早避，林深处木叶欲墜，路迂脚根偏滯。(旦(内))前面客官慢走！

(生)听細語嬌呼，呀！原来是一位小娘子，敢是朝为行云向巫峡归。

【品令】(旦上)低回寸趾，长任路人譏。客官慢走，借問一声，高桥从那一条路走？怕交叉小徑，轉眼白云迷。(生)姐姐，要到高桥去却为何？(旦)只为葭葦在念，直作桃源避。(生)就要探亲，也該着个奴婢相隨。(旦)貧家小女，問不及耕奴織婢。(生)既没人相隨，何消如此早行？(旦)曙色熹微，正恐游人量印泥。

(生)原来如此。姐姐要往高桥訪亲，卑人正是便道，不嫌瓜李，情愿引道。(旦)如此，客官先請。(生)先行(旦后，合)

【豆叶黄】姓名莫問，瓜李休疑。多只是冰玉操持，也則任春秋責备。(旦)客官先請罢，奴家行走不动，少坐再行。(生)卑人重負在肩，足力已乏，也要休息片时再走。(两下远坐介)(生)苔茵正軟，

（旦）柳阴可依。（合）誰承望消停半晌？誰承望消停半晌？最可虞愁緒无端，又值足力先疲。

（小生、丑扮公差、同淨上介）

【玉交枝】鰲魚摆尾，焰魔天終須趕及。（淨）二位，一路問來，多說有一男子，背負十余貫，和一女子

同走。想只在前面了。我們快些踪跡上去！（小生、丑）說得是。（合）天罗地网輕籠住，料冤魂緊緊

相隨。（小生）噲，老人家，前面樹阴下，坐着一個女子，草坡上又坐着一個男子，莫非就是那活【話】几

么？（淨某介）着，正是他！（丑）好个标致了头，怎么不做出事來！哥，你看：野花艳目偏出奇，村醪

可口多沉醉。（淨）好了好了，在这里了！大姐你做出这等事來，貽累我老人家！（旦）秦伯伯，探訪亲

戚，人家常事。就是瞞过繼父，也不到得貽累伯伯。（淨）好嘍！你拐了錢鈔，杀了父親，还說是人家常

事？（旦驚介）怎么說？（小生）吓！你杀了父親，到是怎么說？可曉得我每是县里公差，奉老爷硃票，前

來追捕凶身的！（丑）我每老爷，道是小娘做事，有杀手。发請帖來，請你去会一会。（生背介）我道这女

子，破曉独行，必有緣故。（小生、丑）大姐，你犯天条，拘拿敢迟？我奉公差，限期怎違？

（旦）如此說，我繼父果然被杀，要坐罪奴家身上，好駭杀人也！

【江儿水】偶学流鶯窈，何來暴客欺？列位，則看我全身可有三分力？（众）你說。是有好夫同謀

的？（生）不要管他，我自去罷。（众）哇，哇！你这厮待往那里去？（生）我是过路的。与这女子，素非相

識，有事在心，由我自去。（淨）放屁！謀財害命，非同小可，你凶身倒去了，我老人家与你頂了罪罷！（生）

好笑，沒來由！將人牽扯，難道路上走的人，多是凶身了？（小生）这样嘴硬，依計，看他身边帶有多少錢？

（丑數介）一貫兩貫，一总十五貫。（淨）阿弥陀佛，天网恢恢，一貫也不多，一貫也不少。（小生、丑）这

等，証証現在，還要口硬？（生）這又是那里說？海市方興，海市方興，蜃樓起，李公却替張公醉。

（衆）你兩下都是沒相干的，只消到官一辯，就放你每去了。（生）到是當堂一辯好，省得只管歪纏，誤我走路。天日何方質對？（衆）也不怕你不去。（合）俯首公庭，一任你瀾翻百喙。

【川撥棹】（夫上）瓜葛誼，望錫山掩翠微。呀！這是兄弟間壁秦伯伯！（淨）呀！這是游二官的令姐！

（夫）呀，這是我侄女！（旦）呀！姑媽救我一救！（夫）秦伯伯，你每為何在此？拿我侄女到那里去？（淨）你還不曉得，令侄與人私通，謀財害命，脫逃在此，我每追獲着的。（丑）那一位就是令侄女塔了！（生、旦）沒有這樣事！（夫）這等說，我兄弟被人殺了？侄女侄女，你小小年紀，也不該干這樣事！我正要到你家商量，開張店業，不想有此大變，阿呀！我那兄弟噯！（淨）不要哭，且問你這十五貫，可是你的原物？（夫）十五貫，老身昨日亲手交付我兄弟去的。（淨）那可又來。如今再沒得說了。（夫）噯，你这厮，奸了我侄女，又拐了我的財物，又殺了我兄弟，好狠心的強盜！你造奸謀地憤天悲，造奸謀地憤天悲，我記深仇，食肉寢皮！我肉也咬你一口下來！（交介）（生大痛叫）（衆）住了住了，如今是在官人犯了，不是私下打的。（淨）媽媽，你來得正好，當官執証，沒个苦主；况家中什物，也要你去收拾的。（夫）列位說得是。老身就去，向公堂証是非。侄女，我也顧不得你了，痛亲情一日灰。

（小生）噲，伙計，看這局面，东道是沒處設法的了。快帶起二犯，回縣去吧，面見老爷便了。（丑）走，走，走！（生旦）阿呀！好冤枉噯！

【尾聲】未經識面成冤對，偌大事可容兒戏？少不得牛渚高燃溫嶠犀。

（下）

清乾隆时舞台演出鈔本散出，有「高桥」一折，与本出不同，附录于后。

高 桥

（生背錢上）阿哟，好重吓！

【粉孩儿】忙忙的走荒郊，殘月里，为鴿原誼篤，心窩如沸。晨星落，落天欲低，响空林墮叶声悲。我熊友兰。为兄弟屈陷在獄，心如刀割。感蒙陶大公助錢十五貫，前往交納。昨晚趕至无錫，今早黎明起身，归心如箭，搭船不及，步行了一程。前面高桥不远，可奈負重在肩，再行不动，我且捱到前面，再作区处。盼长淮縮地无門，阿哟，行囊負，敢憚狼狽。

（下）

【紅芍药】（旦上）天欲曉，野色迷离，心儿急步失低高。姑媽吓！盼不到伊家訴詳細，怎当恁无端□□□。行到这里，脚儿早已疼痛难禁，此去高桥，不知有多少路？好苦吓！忙行□□□□□行迴，脚根偏滯。爹爹吓！也只为护蓮花墮污泥，既□□□□□□□□□□，日上霜痕褪，樹底，看一片曙色熹微。多行迤逗，早已盘山□过山崖。（旦内白）前面客官慢行！（生連）是誰家女嬌痴，在途路受人譏。

【耍孩兒】(旦上)仄港行露非得已，只怕交叉路，霎地里雾暗云迷。(白)客官，借問一声，

(生)要問什么？(旦)这里到高桥有多少路？(生)吓，要到高桥，却为何事？(旦)要探望亲戚。(生)如此恁早，也該着个奴婢相随。(旦)客官吓！(唱)只为葭葦，直欲作桃源避，那得个奴婢相依倚，祈指示，休迟滞。

(生)原来如此。姐姐要到高桥，卑人正是便道，若不嫌瓜李，情愿引导。(旦)多谢客官。(生)姐姐請。(同唱)

【会河阳】各自心酸，一样愁眉，姓名不問慢追隨。辛悲，回首青山，一片烟霏。(旦)客官，奴家足力已乏，略坐一坐，客官先請便了，还向那荒坡憩。(生)卑人負重行急，却也走不动，也坐坐再行。(内众白)走吓！(生)呀，慌慌，但見得人踪疾！(旦唱)喧喧，但听得人声沸！

(丑、小生、淨上)快点赶吓！

【縷縷金】行休緩，走如飞，凭他天际逸，紧相隨。(丑、淨、小生)哪哪，个沒就是里虱个囡儿！(淨)伙計，我里一齐动手！(唱)地网天罗設，冤魂为厉。(小生摘旦介)在这里了！(丑)拉里哉！(同唱)口教无路脫重圍，好拿去质对质对！

(旦)秦伯伯为什么？(淨)吓做得好事吓！帶累我老人家。(旦)秦伯伯，探望亲戚，人家常事，就嚇了繼父，也不連累伯伯吓！(淨)乱講！(丑)小娘呢，年紀輕輕，到干得好大事。(淨)那說吓，杀于爷，盗子里个銅錢，竟搭奸夫逃走，还說勿連累我来！(旦)吓，怎么說吓？(小生)你杀了父

亲，到是怎么說？可曉得我們奉太爷俸单来追捕兇身的！

【越恁好】□□□□□□□□，你是罪之魁！（旦）吓，这等說，我繼父被人杀了！阿呀，爹

爹呀！（丑）貓吃老虫假慈悲。太爷道是有□□了，有□□□□□□□□□□，現在

与你披銀械入泥犁。（生在曲內白）我說這女子，破曉出門，家中必有緣故！不要管他，我自趕

路。（淨）唉！奸夫要逃走哉！□□□□□□□□，入娘賊个，奸拐盜杀，到想溜哉！（小生）難道我們替

你抵罪勿成么？（生）好笑沒事由將人牽扯，難道路上行走的个个多是兇手不成！（丑）唔丟娘个狗

鬼，屁嘴硬骨头！（小生）伙計，看他有多少錢？（丑）勿差个，看看，一貫五貫，准准十五貫！（生）這

是我的錢吓！（淨）阿弥陀佛，一貫也勿多，一貫也勿少，天网恢恢，還要逃走来！（众）脏証現在，还

敢嘴硬！（合唱）同謀奸杀忒心欺，自干罪戾。

（生）阿呀，列位！卑人叫熊友兰，多蒙恩人助錢，与兄弟贖罪。忽遇此女，偶遇他不識路徑，求我

指引。今到高橋，正欲分路。他家中事体，我那里曉得？（小生）你兩下多是沒相干，到官一辯，

就放你們的。（生）好，到是当官去的好！省得歪纏，誤我的走路。（淨）当官一辯沒事哉！（众）

走，走！（生）阿呀，皇天哪！（唱）誰知道剛邂逅成冤对，又何日开罗网超冤罪。

【紅綉鞋】（老旦上唱）路儿覺得崎嶇崎嶇，脚儿走得离披离披。（見介）你是我的侄女吓！

（旦）姑娘！（老）吓秦伯伯！你我侄女，为什么事将他鎖去？（淨）勿要說起。你孤令侄女私通汉子，

亦拿唔孤兄盜子十五貫銅錢，搭汉子逃走，我里追上来捉牢拉里！（老）阿呀，你小小年紀，怎么干

出这样事来？（旦）媽媽，侄女并沒有此事的！（老）我正要与兄弟商議，开张店面，怎么做出这等丑

事来！（淨）住子，我正要問咗个十五貫銅錢，到底阿是咗个？（老）在那里？（丑）哪哪，阿是咗个？（老）吓，这十五貫錢，是我交付与兄弟的吓。（丑）阿真个？（老）这錢正是我家的！（淨）介沒勿必說哉。（丑）哪，个位就是咗丑女婿！（生）阿吓！你們多見了鬼了！（老）你这天杀的，好了我侄女，盜了我家錢鈔！（淨）奢个？咗丑兄弟不拉二个杀脫个哉！（老唱）盜与杀，太无知！（生）这事那里說起？（老唱）奸幼女遁天涯，食汝肉，寢汝皮！

（小生）住了，他是在官人犯，不是私行乱打的。（淨）老亲娘，咗来得正好，咗就是屍亲哉！当官去就是苦主。屋里个星家生，咗阿要去收拾个？（老）这个何消說得。（旦扯老旦介）姑媽救我一救！（老）呀啐，我也顧不得你了！（众）走吓！（丑扯生、小生扯旦介）（淨）快点走！走！（唱）

【尾声】死生禍福，非是儿戏，且向公堂証是非。（众唱）少不得牛渚高燃温嶠犀！

（众）走走！（老）你这天杀的还不走！（生）呀吓！（老）啐！（生）呀吓！（老）啐！（生）阿哟！（旦）阿呀，姑媽！（扯老旦衣、小生推旦背下）

第十一出 如詳

【生查子】（末上）名震山阳，位尊司理，又从堂上垂帘。

下官常州府理刑过于执是也。作县山阳，三年奏績，得蒙上台特荐，陞授今职。可奈属下方，人民慄

悍，訟獄繁興；每有上下文移，无不經理一过。昨有无锡县，解到斬關一起，是女儿謀殺父亲的；招由已妥，罪案已定，只是事关重大，免不得亲自審录一番，好打点轉申上台，达部处决。叫人來，開門。（众開門介）分付无锡县解役、熊友兰人等，一千人犯帶进来。（丑差人、小生刑书吏、押生、旦、夫上介）无锡县刑房吏典見老爷。（末）你是該吏經承么？（小生）是。（末）站过一边。（丑）原差叩头。（夫）阶下伺候。（丑下）（末）人犯听点：熊友兰、苏戍娟、游氏、秦古心。（各应介）（末）据申，口詞留，并无半字矜疑。該县既已審确，这就是一宗鉄案了。只是事关重大，須本厅录过，方好申宪达部。各犯跪过一边，待本厅再把文卷，前后細細檢閱一番。

【紅衲袄】我这里魘青天高挂，月一盞，慣向那精渾水把鯁共鯉从頭驗。則你这怯书生心粗，善舞香紈扇，多只為莽紅顏色，兩能窺翡翠帘。該吏过来。据这文卷，其中还有可疑？（小生）老爷，通奸事小，謀財杀命事大。真脏十五貫，是屍亲游氏一口咬定。既有脏証，这奸情一发是真了。同謀弑父，却也不消再辯了。（末）是。且住，据熊友兰原供：背負十五貫，系苏州客商所助。本月十九日，众商从潞暨关往河南，通有姓名在案，你本官就該移文查了。（小生）老爷，这个文卷上，原写得明白。据熊友兰如此招称，本官就移文潞暨关，查取号簿。本月十九日等，并无众商姓名过关，前往河南等情。（末）如此，明系巧辯了。既少矜疑，此事真确无疑了。帶二犯上来。（众应介）熊友兰、苏戍娟，則是自作孽，直恁淫惡兼，可知道天降罰用不着慈悲念。左右，与我揣下去，每人加實三十板，須知道春雨秋霜，各有施行也，我这里笔落如山，早已鉄案粘。

（众扯生、旦介）（生、旦）爷爷，极天冤枉！受刑已极，再也打不起了！（末）且住着。（生、旦）阿呀，

爷爷！(生)

【前腔】我与他效率逢井无滴水沾。(旦)我与他昧平生何常有半丝染？(生、旦)草草的听来一面聊云勘，生生价执固途人唤作鷄！(末)既是冤枉，前日县中为何招认了？(生、旦)爷爷！瘦身軀当不起法令严，爷爷，这招详上呵！都是些屈供来也只当浮词卷。(末)还要强辩？左右，揣下去打！(生、旦)阿呀，爷爷，打不起了！则我寸瓣寸醢指日堪期也，则这雪上加霜莫再添。

(末)既这等哀求，死在后面，姑免加责。叫原差。(丑)小人有。(末)把这两名重犯，依旧带去收监。

本厅连夜备下文书，申宪达部便了。该吏回县去罢。(众应、俱下介)(末)好一场怪事！本厅前日作县时节，曾审过重犯一起，也是十五贯，今日这宗文案，也是好情，也是十五贯。一个唤熊友蕙，一个唤熊友兰，据两人姓名，好似同胞弟兄。难道一父母所生，一般这样作恶？一般这样问罪不成？不要管他，本厅定了这两宗公案，经过朝审，一齐处决，那两地冤魂，少不得也在空中称谢本厅哩！分付掩门。

(众下)

第十二出 獄晤

(外上)法网高悬禍自招，当今明哲有皋陶。但存孔子三分礼，不犯蕭何六尺条。自家应天巡撫轅門一个中軍是也。今当朝审日期，例应檢覈重囚。屬下各府州县，紛紛把人犯解来。連日審过几处。今日

挂牌，輪流常州、淮安一府。午堂時分，解子每通在門前伺候了。你听鼓乐声动，想老谷開門也。（內吹打，喊開門介）（夫扮內中軍持手牌上）都老谷分付，帶常州府人犯進審！（外）常州府屬解子，帶齊各犯進審。（末扮解子押淨，丑扮大盜，生，旦齊上，長枷拷鍊上介）（外）都老谷分付，人犯挨牌點進。第一起大盜，斬犯郝大猷、山老虎；第二起奸杀事，斬犯熊友兰，副犯苏戌娟；第三起妖乱事，斬犯一消。（众隨牌下）（外）你看這些囚犯，披枷帶鎖，足手捆綁「癰瘡」。可怜此「解」進去又是一番敲打哩！阿弥陀佛，就是現在地獄了！

【剔銀灯】森罗殿巍峨高接，活閻罗威严无別。待欲求生生路賒，盼不到金鷄啣赦。（內打介）咳！可怜悲切，听号呼哽噎，比劍樹刀山更烈。

（末帶前各犯出介）走走，都爷吩咐：各犯分头監禁，苏戌娟发到女監收禁，熊友兰暫寄司獄司。（众下）（外）吩咐淮安府原解，將府屬重囚帶進候審。（內應介）（末復押丑、淨、小生、小旦上）換牌點進：第一起地方事，絞犯高丰；第二起大逆事，斬犯何魁、何有、何會；第三起奸杀事，斬犯熊友憲，副犯侯三姑。（众下）（外）你看這般囚犯，一发苦楚，从淮安解到这里，多是一絲儿气了！

【前腔】受鞭敲肌肤迸裂，荷枷鎖形容慘絕。业鏡台前魂已攝，則一縷气絲犹熱。咳！今日這是一班囚徒，將來通是无头鬼了！处决，冬前秋后，轉眼是鄆都路接。

（众囚犯又出介）（下）（內封門介）（夫扮解子押生上）熊友兰快走，都老谷吩咐暫寄司獄司。（生）大哥，棒疮疼痛，走不动了。（夫）自作自受，那个顧得你？快走快走！（生）哎！

【新水令】犯由牌标寫恁真切，甚风光又把平江路躡。（夫）且喜路不多远，这里已是禁門首。門

上的！(末上)甚么人？(夫)都老爷发下一名新犯熊友兰，是无錫县解来的朝審有名人犯，好生收管去。(末)那边房里去取收管，死囚，随我这里来。你叫熊友兰么？好生住在这里，不要啼哭，我去門上照管哩。(下)(生)皇天哩！好冤枉！都只为兴妖十五貫。我自家亦有不是，与十五貫何干？一不該舍舟步行，二不該与女儿家共話。有釀禍这两节，今日个公案如鉄，有一搭市西头是俺好归結。

呀，天色又是这般晚了。疲倦已极，就倒地睡他一觉罢。(睡介)(淨押小生上)走走，都爷吩咐，将你发到司獄司收禁。走！(小生)好苦哩！

【步步嬌】天鼓狂擣空悲咽，泪尽余清血。(淨)司門上有人么？(末上)天色这等晚，还有寄监人犯么？(淨)都爷发下，斬犯一名熊友兰，山阳县解来，收取明白。(末)进来。(淨)收管。(末)那边房里去取。你叫熊友兰？随我来，进来。(下)(小生)苦哩！我平日閉門讀書，是「足」不及戶外，那知道好端端的，直到这里来？你看阴风遍地掣。呀！这是黄昏时分了，听不得鬼語啁啾，鼠声雄桀。(摸介)原来壁下，睡了一人在此。咳！这便是甘心服死的了。象我熊友兰，那里睡得熟么？負痛已結舌，誰承望偷将一梦飞蝴蝶。阿哟，存立不定，我也靠一会儿。(生起介)咳！可怜！

【折桂令】叹黄昏直恁凄絕，一声声柝韵惊心，使我泪不交睫。咳，我一死到也罢！下梢头原沒甚周折，只是我那兄弟哩！直恁的輕填一命，俺又把一命帮貼。今日赴云阳无从永訣，前日个唱阳关便是长别；两下情热，不枉却难弟难兄，暢好是前后同轍。

說到其間，不覺咽喉气噎，不免再睡一睡。(小生)呀，好奇怪！那人声音，好象我哥哥！口中声声叫着兄弟。呀呀！說这样沒志气的話，我哥哥怎得到这个所在来？

【江儿水】他海上星槎泛，天边雁影子。料不似我熊友蕙，这般郎当电地团团歇。（生）呀，說甚么熊友蕙？噲，哥！那一个是熊友蕙？（小生）在下便是。你是甚么人？（生）你是熊友蕙，我……我就是你哥哥熊友兰了！（哭介）两地相思分吳越，不信一場惡夢同誣捏！門外有月光，大家細認認，隱隱窺殘月。（生）呀，果然是兄弟！（小生）哥哥，一死臨侵，又博得这回亲热。

（小生）哥哥，你……你怎么也是这等光景？快說「与」你兄弟知道。（生）兄弟！

【雁儿落】俺只为傍苏台学鼓柁，知道你滯園屏身縲絏。（小生）哥哥在苏州，就知道兄弟的冤枉事了么？（生）多謝他贈纏头当贖銀。（小生）众客商助錢交納，这却好了。（生）又誰知障青天遭污蔑。（小生）污蔑哥哥甚来？（生）呀，他道俺窃玉手偏搽。（小生）陷你也为奸情？（生）杀人的禍最烈！（小生）陷你謀杀！有何实据么？（生）則这十五貫是真脏証。（小生）哥哥怎不折辯？（生）枉有万千言空訴說！（小生）难道問官不察，問成死罪？（生）昭雪，誰則把水晶灯日头热？冤孽，打扮【办】着潑风刀秋后决。

（小生）呀！兄弟受此奇禍，只道亘古所无，不想哥哥，今又受此慘禍。兩下无辜，死无葬身之地，兀的不是痛杀我也！（生）兄弟快醒来，快醒来！（小生）呀！哥哥！

【僥僥令】閉門誣作惡，行路指为窃。同日无辜同授首。可恨那問官，全不把复盆冤一綫揭，全不把复盆冤一綫揭。

（生）兄弟，你怎么怨着問官？別人的枉事，須有个冤家仇对，装砌而成，偏是你我的冤枉，分明是天造地設的一般，自家走到死路上去！

【收江南】呀！这的是网罗自陷呵！那里是因仇对犯仇隙？眼见得没头公案任磨灭。（小生）上蒼，上蒼！今日朝審，怎不昭雪？（生）这疑案怎决？这疑案怎决？少甚么葫芦依样画来捷。

（小生）哥哥，你我一死也罢，只可怜去后呵！

【园林好】暴骸骨誰为掩穴？遇春秋誰为祭設？从此已【后】宗枝斬絕。阿呀！哥哥！問取全【孝】友是那【一】节？問取全【孝】友是那【一】节？

【沽美酒】（生）好宗枝已斬絕，好宗枝已斬絕，俺道身后事竟冤【完】結！（大笑介）长笑一声天地彻。（小生）哥哥，到此地位，还有何喜么？（生）喜只喜：同年同日生【升】天路，彼此相聚。

典刑之后，一灵不眠，兄弟須要向我緊緊隨着。枉死城幽魂共攝，森罗殿哀詞共計，望乡台层阶共躡。恁呵！一处去寻娘問答，再休教暫撇。呀，不枉了弟兄每两情慰貼。

（末上）噫！这两个死囚，一夜哭哭啼啼，攪得合司人，通不安穩。（小生）禁长哥，同胞兄弟，獄底相逢，泪出痛腸，所以惊动了。（末）怪道姓名相似，原来就是同胞兄弟。一个淮安解来，一个常州解来，可可的俱在司獄里会着，哭哭啼啼，这也怪不得你。只是朝審已过，哭也无益了！倘然惊动司主，到有許多不便。（生）禁长哥說得是，今后再不敢高声了。（末）这便才是。（下）（二生）咳！天哪！

【尾声】断腸一夜聞啼鴉，說不尽从头再說，早难道骨鯁男儿全无半点血。

（二生叫下）

許之衡訂本十五頁此出分为兩出，新水令前为「軍卒」，新水令起为「監會」。

第十三出 夢警

（淨上）祀典常存惟郡廟，挨輪值日是三房。香錢酒食常肥口，只怕迎官接府忙。自家苏州府城隍廟一個廟祝便是。一应公務，挨次輪值。今有新太守到任，例于本廟宿三。那太爷不是凡人，姓况名鍾，江西靖安人。本是吏員出身，特擢苏州府太守。圣上授他懸書，得假便宜行事，僚屬不法，竟自拿問。人相傳說，况老爷是包龙圖轉世，一般样日断阳間夜断阴，从来再无冤獄。咳，也是我每地方有幸，天降这样好官。早上稟仰該縣，喚齊札生、屠戶、吹手、金鼓旗旛，亭頭結綵。你看這各項人戶，俱已在廟門首伺候。呀，远远喝道之声，想太爷來也。小心迎接則个。（外吉服、蒼頭上，生吏、丑門子、小旦上，旦、小生、末皂快送上，付札生、傘夫）

【錦纏道】奉天符，駕熊軒，新辞帝都。識得使君无？觀兒童紛紛竹馬欢呼。（淨）本廟住持接老爷。（外）香案過來。（吹打介）（外拈香、付唱札介）携兩袖清風到苏，許一天明月隨吾。鹵莽望相扶，知幽贊天工惟汝。（付下）過來。（丑上）小人有。（外）快把牲口抬過來。（丑）喂！（外）神明在上，况鍾特膺帝簡，分任黃堂。今當三宿日期，敢與神約：从今日始，况鍾或受一錢，或徇一私，神祇奪予算，搬魄使阳誅，犹如此血；若尔神不取，或雨暘失时，或灾患不邇，或冤獄不報，况鍾当封你廟宇，絕

尔血食。阴阳非两途，多则愿君民毋负，俺好去乐郊深处听呱呱。

（净）天色已晚，伺候老爷上房安置。（外）庙官引导者。（走介）（外）分付焚起炉香，下官凝神独坐一回。各役门外伺候，黎明上任。凡有属下一官员，一概衙门相见便了。（众应下）呀，渐渐夜将起来了。你听：謳歌不絕，鸡犬相聞，不道姑苏风俗，直恁奢华也！

【普天乐】吠春鴉千家暮，唱吳歎長宵度。遂民生富庶何加？行吾道教養休寧。（內一更介）又是初更了，且少憩片时，打点黎明上任去。华胥近否？試今宵曲肱，一枕何如？

（睡介）（二野人上）舞一回介，作舞二鼠跪哭介，又除外冠翻轉，又与戴上下（外）呀！奇怪！蒙朧之际，彷彿見两个野人，各啣一鼠，案前长跪，似有哀泣之状，最后又把我官帽除下，翻轉一回。这是主何报应？端的好費人疑猜也。

【古輪台】眼模糊，何来梦境恁虚无？嗟！我省得了，野人哀訴，必有冤抑在下。除去官帽，是免冠了，冕字上着有一冠，岂不是个『冤』字？翻轉一回，是要在本府身上翻冤了。嗟，也罢！梦之有无，不足凭信，且俟上任之后，留心察訪便了。沉冤一任擗天鼓。呀！又早天色黎明了。金烏开曙，珍重黄堂，白日青天如故。（净上）且老爷，門外各役候久了。（外）傳进来見。（各役上介）老爷叩头。天色已明，迎接老爷上任去。（外）吩咐摆道。（净送下介）翠节朱幡，紫微紅葯，文章政事两相須。蕭蕭五馬，自今朝視事之初，少不得乱絲亟理，凋殘日起，土风复古。曉起出闌闌，凝眸望，万家春雨繪新圖。

【尾声】一錢太守殊清苦，行实政原非矯俗，則看俺鉄面冰心一个况父母。

十五貫傳奇下卷目錄

第十四出	賁汨
第十六出	乞命
第十八出	廉訪
第二十出	恩判
第二十二出	考試
第二十四出	刺綉
第二十六出	雙圓

第十五出	夜訊
第十七出	踏勘
第十九出	擒奸
第二十一出	請罪
第二十三出	謁師
第二十五出	拜香

十五貫傳奇下卷

第十四出 阱淚

（淨上）由來蠶尾與蜂針，最毒無如婦女心。況復今朝充禁子，可知黑眼愛黃金。自家吳縣女監中一個女禁子便是。前日都各朝審，屬下各府州縣，紛紛解到人犯，應決重囚，分投監禁，俟候處決。我這里接到剛犯二名，一叫蘇戌娟，是無錫縣人；一叫侯三姑，是山陽縣人。自从寄禁在此，日夜啼哭不止，怕他每一時短見，干系非小。眼見得又是黃昏時分，不免喚他兩個出來，同在一个房頭，或上匣床，或上鐵子，這樣歹女子，就與他個毒手，也不為罪過。蘇戌娟這里來！（旦上）

【引】奇冤遭，長安路遠閣難叩。

（淨）侯三姑，你也這里來！（小旦上）

【引】閣難叩，已甘弃市，不甘遺臭。

（二旦）婆婆可憐嘆！（淨）可憐，到有點可憐。不足惜你兩個，小小年紀，就會偷漢；一個殺晚客，一個殺親夫。既問成死罪，自作自受，那個帶累你的？你也啼啼哭哭，我也啼啼哭哭，攪得合監人人不得安生，這是怎麼說！（二旦）身受冤枉，无从申訴，典刑在即，故此日夜啼哭。（淨）還說冤枉？我曉得你兩人的心腸了，這是典刑在即，左右是死，要尋自盡可是么？來累及老娘，干系不小。（二旦）并無此

意。(淨)这也难信你。二人走来。(指匣床介)請上去,請上去!(二旦)阿呀!婆婆哩!这个再当不起了。(淨)当不起?当不起?且当今夜这一遭。(二旦叩头)阿呀!婆婆哩!我每小小年紀,遭此重辟,一刀一剮,这是夙孽所招,怎敢寻甚么自尽,有累婆婆。公門里好修行,望婆婆饒恕則个!(淨)当真不累我么?(二旦)決不敢累婆婆。(淨)我极是个心慈的人,一頓跪,一頓拜,手就軟了。我寬便寬了你,你却当真不要連累我。好好坐在这里,不要啼哭;如再啼哭,真要匣了,再也不饒的了。(二旦)知道了。(淨)既如此,你两个索性会在一个房里,講講說說。我去念完佛,再來看你。(下)(二旦)阿呀,好苦哩!

【鶯鶯序】紅顏任作獄底囚,比生死蜉蝣。还自恨一息犹存,又亲遭三木囊頭。(旦)姐姐,我不該这样說:奴家身負奇冤,屈陷在獄;姐姐這般年紀,为何就真正干出这事来,却到这里受苦么?則怪你墻頭路險。(小旦)正要問姐姐:奴家含冤受苦,正当。姐姐這般人物,为何真正干出这事?也到这个所在来受苦?則笑你桑間行丑。(合)同授首;混薰蕕有誰分割?

(旦)呀,姐姐,如此說:奴家負冤,姐姐也是負冤的了!(小旦)姐姐,如此說:奴家受枉,姐姐也是受枉的了!(二旦)

【集賢賓】奇冤亘古罕与伴,渾不信同气相求。我和你力怯天關叫不透,助悲声幸有朋謀。

(旦)姐姐,虽則受枉,料不似我受枉最深。絕无仅有,正六月霜飞时候。(小旦)姐姐虽然負冤,料不似我負冤更慘。还信否,看东海三年早久。(旦)請教姐姐,这罪犯因何而起?(小旦)还是姐姐先說与奴家知道。(旦)奴家呵!

【黃鶯兒】帶月走荒丘，痛爹行遇寇仇，桃僵李代把天条受。（小旦）原来如此。奴家呵！情詞未修，鳩鵲敢投？严刑之下亲供認。（旦）如此說受枉一般，陷罪无二。今日同難相逢，合該拜为姊妹，不識姐姐意下若何？（小旦）姐姐此言，深合奴意。姐姐請上，奴家有一拜。（合）倚危樓，当个英，豈相并，再不促【蹙】眉头。

（末、付削子手，淨提灯笼上）梦逸云山心似鹿，魂飞湯火命如鸡。（进介）（淨）噲，二位姐姐，有人在这里看你哩！（旦、小旦）这等夜深，却有何人看我？（淨）取个灯儿，你每細觀一觀就是了。（末付）你两个就是苏成娟、侯三姑么？（小旦、旦驚認、跌死介）（众喚醒介）（末、付）姐姐不要惊慌，重囚是陪綁慣的。（淨）陪綁过了，就放轉来的。（二旦）咳！事到其間，还說甚么放轉！眼見——

【貓兒墜】破鑼碎鼓，熱鬧市西头，两两沉冤一副休，天容慘慘鬼啾啾。阿呀！我那姐姐哩！（抱哭介）无枕！僥倖黃泉，挈侶遨游。

（众）事已至此，哭也枉然了。姐姐快随我每到府堂上去，見過况老爷，判了招旗，好歹是我每伏侍姐姐到法場上去。（二旦）阿呀！列位，生受你了。

【尾声】风酸月黑西归候，送行旌散芳郡守，值得你动地惊天，对付这两女流？

（下）（淨吊場）可惜这两个好女子，頃刻間就要零碎了。咳，年紀虽小，罪到問得大。象我老娘偷了一生一世的汉，并不會露出馬脚来，可見凡事都要投投师。今后但有弄野老儿的妇人，須来投我老娘的教，省得象这两个丫头，臨期追悔。正是：要知山下路，須問过来人。

（下）

第十五出 夜訊

【点絳脣】（外上）雁綉鴻材，朱旛皂蓋，君恩拜，俺恐負須眉，故把民社輕就戴。

乍駕熊車出翠微，蒼生百万好支持。時人莫謾輕刀笔，千古蕭、曹相並推。下官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也。作椽部曹，荐受主事。今蒙皇上特恩，擢为苏州太守，又亲授驛书，得假便宜行事。到任以来，且喜政平訟理，吏畏民怀。目下秋后冬前，适当行刑时候，上台轉奉部文，連夜決囚四名，委本府監斬四犯。劊子每往吊取，只得秉烛以待。正是：王法由来无面目，民风胡可不淳良。（众）裏老翁，斬剛血犯吊齐了。（外）分付帶进来。（淨、丑、夫、付扮劊子、解二生、二旦上介）犯人进。（外）呀！

【混江龙】則見那四囚犹在，多則是乾坤戾气不成材。这一个垂头喪气，那一个无語兜腮；这一个愁眉低鎖，那一个倦眼微开。男的可，溫柔乡失足；女的可！风流窟为灾。分付打开枷紐，就此洗剝者。（众应介）（外）尽教你赤条条不挂寸絲，只算去其牙爪；叫劊子手，与我綁下。（众应介）免不得密扎扎牢拴四体，赤緊的扎尔狼豺。（二生、二旦跪哭介）皇天，好冤枉！（外拍案介）哇！噤声，須不比杀之三，宥之三，着你极天叫枉；（二生、二旦）好苦！（外）抵多少五更風，五更雨，則那烏死啼哀。（二生）阿呀，各各嘆！傳說各各是包龙图再生，難道四名冤囚，竟不能超数了？（外拍案介）哇，多講！眼見得三推六問，早已九重開，怎教俺一言半語便把縲囚貸。叫劊子手，須把宝刀齐掣，叫一声惡煞都来。

(众)曉得。求老爷判定招旗，就此押赴法場便了。(外)取上来。(孫筆介)

【油葫芦】俺这里一笔千鈞索把高价抬，那許你莽无常片刻捱。(欲判介)觀着这出生入死犯由牌，熊友兰，熊友憲。呀！好奇怪！适才本府还不放在心上，霎時間想起：前日到任宿三，梦有两个野人，御鼠哀泣。野人者，熊也。这两宗公案，不无冤枉？噢，其間必有万分冤枉！既不是飞熊入梦周家寶，又不是維熊应兆宜男瑞，好教俺頓心窩猛着惊，蹙眉头暗自揣，遮莫是刑书鑄就冤情大，因此上感动鬼神来？

也罢！熊友兰一起，跪在一边。带熊友憲一起上来。(众应介)熊友憲，你且說这宗罪案，因何而起？

(小生)爷爷，小的閉戶讀書，禍与馮氏貼邻。他家失去金环一双，宝鈔十五貫。那金环、小的偶从书架上拾取，馮氏执此为証，便誣陷小的与侯氏通奸，同謀毒死亲夫等情。受刑不起，屈招在案的。爷爷！

(外)这也不为冤枉，馮家失去金环，可巧在你书架上。侯氏上来。(小旦)有。爷爷！(外)且問你：你家金环，緣何得入熊生之手？(小旦)那时公公把金环宝鈔，并付小妇人收藏。暫放桌上，偶然睡去，醒来就无处寻覓了。(外)熊友憲，你說书架上拾取，那架儿安放在何处么？(小生)安放书桌中。

(外)书桌又在何处？(小生)书桌与侯氏臥室，止隔一牆。(外)侯氏，你丈夫是怎样死的呢？(小旦)爷爷，丈夫为索取金环，进房辱罵，頓时腹痛身死。那致死情由，小女子那里曉得？(外)「你」丈夫死，有甚么时候了？(小旦)辰牌时候。(外)那日公公在家不在家？(小旦)在家。(外)这等說，实实有冤枉了。侯氏既有私贈，熊生何不先将宝鈔使用，反将有斷証的金环，仍向本家露目？至中毒身死，若說同謀，熊生既非同室，白昼何从杀人？若說独自下手，侯氏又系女流，焉能反致死男子？咳，原問官虽

然据理明断，本府看来：

【天下乐】都是些捕影追风少主裁，疑也么猜，酿禍胎；只俺这軒轅明鏡有高台。熊友惠，（个生应介）觀着你惜惻惻一腐儒，侯氏！（小旦）有。（外）諒着你怯生生一女孩，不信有胆門儿大似海。

且跪过一边。带熊友兰一起上来。（众带介）（外）熊友兰，你也把当日罪犯，一一說来。（生）爷爷，熊友惠就是小的亲弟。（外）怪道姓名相似，原来就是同胞弟兄。（生）家貧不給，情愿受值当梢。为聞吾弟受枉，早行在道，背負十五貫，原系商人所助；禍与苏氏同途。他家中被劫，貫陌相同，遂把小的坐下个同謀杀父的罪名了。（外）如此說，是个孝友之士了。苏氏，你是个女儿家，怎么破曉出門，又与熊生同走？（旦）那夜繼父回来，背負十五貫，明說是卖小女子的身价。小女子不甘为婢，欲求亲戚劝解，以此乘且独行，偶尔熊生途遇。那家中事体，小女子分毫不知道。爷爷。（外）这个自然，也有冤枉在里头了。熊生家住山阳，与无錫相隔千里，平昔既无交往，一时那有私情？况錢无厥臥，那里据了这十五貫，就定了这斬亂的罪名。咳！

【那吒令】縱书生卖呆，岂杀人手乖？便芳容惹灾，敢瞞天計排？况梁溪距淮，怎踰牆穴窺？那里有照天烛燃的明？那里有金鸡勅頒的快？人命关天，何况四命？似此奇冤，俺况鍾若不与超救呵！可也等待誰来？

叫刽子手：这四名重犯，多有冤抑在身，快与俺带去耳房伺候；本府連夜叩見都爷，与他乞命去也！（众）阿呀！老爷！奉旨決囚，这是停不得的；倘就誤时刻，老爷爵俸降級，小的多有未便。（外）咳！我

難道不知。本府呵！

【寄生草】也只為國寶當矜惜，國英忍棄埋，得情合把人情賣，今日鋼刀口內冤魂待，敢向枯魚肆上把生機貸。從來開府蘇郡兩黃堂，俺况鍾不吐包公懣「彈在」。

（衆）小的們知道。（帶各犯下介）（外）家丁每，甚么時候了？（夫、丑）二更三点了。（外）呀，又早半夜了。取我紫服過來，換了。分付把儀門掩上，挑起明燈，隨俺都各轅門走進去。（夫、丑）是。（外）

【煞尾】誰樓報子牌，玉宇鳴天籟。只片刻光陰守耐，索把血漉漉頭顱親自買。看馬過來。看晶熒燈影微篩，任蹀躞馬蹄亂踴，怎敢愛惜功名口倦開？列位看官每！總不須驚駭，也休教喝采，則說俺况青天夜深猶作大談諧。

第十六出 乞命

（淨扮更夫歌上）星斗无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尽說困便困，个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我每是都各轅門上兩名夜巡。今夜奉旨決囚，各處巷門柵欄，倍加緊急。我每輪值轅門，分毫怠玩不得。此際二更已過，將近三更时分，小心巡緝則个。（外策馬，夫、丑持燈籠隨上）

【縷縷金】橫斗柄，轉星河，加鞭乘，半夜敢蹉跎？人命关天重，忍使无辜碎剝。（鳴更介）呀！鳴金击柝有巡邏，想儀門控金鎖，想儀門控金鎖。

(淨付)半夜三更，甚么人到此？(夫、丑)是本府太爷，要謁見都爷的。(淨付)原来是太爷。此际夜半，都爷久已安寝。角門剛剛掩上，夜巡官还在那里伺候哩。(外)如此，竟着夜巡官通报便了。你每去罢。(淨付应下)家丁每，轎門外伺候去。(夫、丑应下)門上夜巡官在么？(小生内)甚么人？(外)本府知府况鍾在此。(小生上)呀！原来是太爷到此。太爷今夜決囚，辛苦哩。(外)本府正为決囚，特来面見都爷。相煩通报，要緊要緊！(小生)呀！太爷，这等夜深，合衙門安置久矣，小官怎么还敢通报？(外)有緊急公務，一定要面見的！(小生)噯，也罷，太爷是个青天，比別位不同。小官冒死通报，料也不妨。太爷少待，小官傳鼓进去便了。(下)(外)好。这官儿甚是小心，果然傳鼓进去了。(小生上)太爷請回罢。夜深惊动老爷，十分着恼，說了太爷，小官才得免打。又傳話出来，說太爷請回，明日早堂相見罢。(外)死生呼吸，說甚么早堂相見？还是相煩再稟一声。(小生)阿呀！性命要緊，这个小官再不敢了。(外)也罷。既不便通报，本府自行击鼓便了。(擊鼓介)(内)分付开了角門，仰該班夜役，明火站堂，老爷就出来了！(内应)(付、淨、二旦扮役，執火把灯笼，二生中軍、末蒼髯冠帶上)

【引】烏台凜凜石峨峨，半壁东南保障多。起問夜如何？又有高軒过我。

下官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官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应天等处。所喜僚屬清廉，地方宁謐。今当行刑时候，凜凜部文的決重囚四名，仰苏州府知府監斬回報，不知有何緊急事情，黃夜击鼓求見？知府品整非常，不好輕慢，只得出堂接見一回。夜役每，傳苏州府進見。(众傳介)(外進介)知府叩見老大人。(末)奉旨決囚，已經借重貴府，只合法場監守，黃夜投見為何么？(外)卑職奉委決囚，理合監

斬回報。只是這斬剮四犯，各負奇冤，不合弃市。因此乘夜稟見，欲求老大人，免其一死，以待平鞠。

（末）怎見得各負奇冤呢？（外）大人听稟：

【尾犯序】碧血恁滂沱，士女双双，无罪萌【蒙】禍。（末）三推六問，經過多少官員，本都院朝審已過，那有甚么冤枉么？（外）肺石无灵，气懨懨空呵！自古一人陷獄，六月飞霜，兩【匹】妇含冤，三年不雨。何況今日枉杀四命，岂不上干天和！不可直恁的輕戕人命，直恁的重干天怒；（末）如今依你待怎么？（外）須索要开三面，把法詮細檢，重与註淆訛。

（末）貴府說那里話？按律決囚，朝廷大典。今日部文既下，本都院那里還做得主么？况四犯呵！

【前腔】按律不为苛，春雨秋霜，天道无跋【跛】。今日事出朝廷，敢夺人向森罗？（外）老大人，那会典上原載有一款：『凡死囚臨刑叫冤者，許再与勘問陳奏。』只須老大人作主，四命便可全生了。（末）咳！你見左，則待要星空貫索，則待要权移帝座。貴府請回罢。倘違誤時刻，彼此多有未便，更等促，典刑明正，无复累蕭何。

（外）呀！老大人，这个差了！卑职虽以刀笔出身，未尝失于學問。還記得孟子有云：『民为貴，社稷次之，君为輕。』民間苟有冤抑，便当力为昭雪。难道事出朝廷，便坐視不救么？違誤時刻，卑职愿以一官殉之。

【前腔】君王恩顧多，痛赤子匍匐，可能安坐？血奏何妨，愿一官勾抹；（末）事关重大，本都院不便作主。貴府請回，將四犯斬訖報來。（外）老大人，何出此言？不要說老大人，就是卑职，蒙圣上亲賜聖书，得假便宜行事，僚屬不法，逕行拿問。难道這四个小民，就不能保全了？担荷，虽不敢老顏直犯，

也难把綸音輕抹。(叩首介)老大人还是看卑职面上，休执見，只算屋烏推愛，提出自天罗。

(末怒介)咳！待决重囚，何須如此保救？貴府既然奉有聖書，貴府竟自陈奏便了，何必又向本都院饒舌！

【前腔】便宜行事可，独抗天条，足見黃堂尊大。(外)老大人請自息怒，卑职无非为民請命。(末)这个断难从命！力怯回天也，則任刀尖血裏。(外)噯，也罷。老大人既不便陈奏，(出印介)卑职愿将此印为質，姑限半月，亲往淮、常二府，察明回报；若有不決，老大人竟將卑职題參，一应罪名，卑职独自承認便了。(末)咳，有这样一个莽知府，可也难得！非儒，着甚的蓬蓬岩电，着甚的騰騰如「心」火？本院呵！不覺的心惟【为】动，这姑息之政，宛轉奈君何！

也罷，貴府如此力懸，或者果有冤抑在內，也未可知。这印还請收去，准限半月，察明回报便了。(外)如此还要求諸老大人令箭兩枝，卑职亲實前往。(末)要他何用？(外)淮、常二府，均非卑职所屬。有了老大人令箭，自然有呼必应了。(末)这也說得有理。令箭二枝，貴府可便賣去，一任便宜行事；或有不決，題參未便。貴府請回。夜役們，好生关上角門。(外出介)好了！这四命如今得生了。家丁每何在？(夫丑上)小人在。(外)甚么时候了？(夫丑)五更了。(外)天色將明，速速回府，將冤囚放綁，暫寄錦中。一面点齐各役，星夜往淮、常二府，相机行事。馬來！

【尾声】官廳又向秋江过，待平明尅期休挫，莫負了入梦双熊，神明先告我。

(下)

第十七出 踏勘

〔付總甲上〕自家身充總甲，全凭作事奸猾。衙門中朋友，是弄家神道；書房里和公，是家堂菩薩。遇了熊家這場官司，真正有些兜搭；兇身亦是窮鬼，苦主有些唧滑；臭低銅不會賺得厘毫，茶湯水何曾嚐着。一滴見官府，只落得几遭点心，解上司走破了數双鞋襪。巴不得結案完事。那曉得太谷又起兜搭，更請了都老谷令箭，直到淮安訪察，要到他兩家踏勘，帶累我地方無法，不惟要擺設打掃，到要伺候他喚呼登答，幸喜不會賺个牢錢，不然到要吓杀。閑話少說。自家山阳一个總甲夏胡子是也。只为馮家這場人命，只道是冬前處決，完了一桩事体，不想蘇州府太谷監斬，道是他冤枉，竟要翻招。行牌到山阳县來，要到兩家踏勘。我看這况太谷，比別府太谷不同，有朝廷欽賜匾書，任他便宜行事。今早府縣各官，出郭迎接，到了馬頭上。這也是我地方上干系，快些到馮家去打点伺候。一路行來，此間已是馮玉吾！〔淨上〕气字当头坐，官符接踵臨。夏大叔，你來了。不想官府，到要來我家裏踏勘起來，你道世上有这样可笑的事！人命重案，不比屋宅田地，有甚么踏勘？況且蘇州府，又管我淮安不着，真个扯淡！〔付〕扯淡，极有滋味的。奉軍門令箭前來，着實利害，已到馬頭上，即刻就來了。快些打掃，快些打掃，莫要帶累我地方上！〔淨〕少停官府來，全仗幫衬幫衬。〔付〕那个自然。〔二生、夫、丑引外上〕

〔一江風〕閃双旌，点染花廳影，千里風霜應。玉壺冰，白日清風，掩映腰金冷。〔旦持帖上〕

裏老谷，本府太谷邀酒。〔外〕今早辭帖致謝。本府完了公事，就要〔回〕去。多多拜上，不消了。〔旦應

下(众)名震神鬼惊，名震神鬼惊，威行狼鼠清，弄黄堂代职为烏「扶烏台」柄。

金(外)地方叩老客头。(净)小人馮玉吾叩老客头。(外)你就是馮玉吾么？(净)是。(外)跪在一边。叫地方！(付)有。(外)那熊友憲家住那里？(付)就是隔壁。(外)其房現归何人管业？(付)为因給主十五貫，未曾追出，县中新任太爷，封鎖在此。(外)向來封鎖，沒有动么？(付)原封不动。(外)叫人來押去看來。(众)且老客，封皮損了。(外)唉，既有官封，擅自揭动，打！(付)爷爷，这是风雨打坏的，小人实实沒有动，求老客開四部就曉得了。(外)风雨損坏的么？就打。喚馮玉吾上來。(净)有。(外)你媳妇与熊友憲通奸，一向往來蹤迹，你可曾覺察一二么？(净)老客，小的是酒米營生，日逐在舖生理。兩下踪迹，从未曾瞞目。只是金环，便是老客大實証。况小人儿子現被毒死，不是奸夫同謀，却是那个？爷爷。(外)既是同謀，何處买药？如何下手？怎么那間官沒有个的实，就将兩人輕易搗成大辟？却也可笑。(净)老客，不是他兩人同謀，小的儿子何由中毒？前任老客，已曾檢驗过的。(外)不必多辯。且待本府内外一看，便知分曉。(净)是。(外)止着快手一名，(并)地方进来。(进介)(净)老客过了中堂。这是小的臥房，那边就是廚灶。(外)你媳妇的臥室在那里么？(净)这鎖門的就是。(外)为何鎖着？(净)小的因痛伤儿子，不忍開看，故此关鎖。(外)打開进去。(看介)

「太師引」后門扁四顧房櫺靜。把那窗儿开了。你看窗外牆垣，頗也高峻得緊！看牆儿高过戶庭，就是四面牆壁，十分堅固。縱然有窺邻行徑，料奈家无隙堪乘。据侯氏口供，金环宝鈔，放在床前桌上的。如今看來，就是這張小桌了。(四顧介)这样所在，怎么遺失起來？又不是車中雀連宵潛影，知恩烏啣將別贈。(沉吟介)既不是窃取，又不是私贈，難道真个飞了去不成？(搖头介)好難猜度也！

如昏鏡，茫然未明。叫地方。（付）有。（外）與我打開熊家大門，隨着本府進來。（付應開門介）（外走介）忽做了飛熊入夢竟无征。

（付）請老各進去。（外進介）一進門來，你看：蛛絲懸破壁，生土滿頹床，端的好淒涼人也！

【前腔】看伶仃四壁如懸磬，難道恁窮酸偏不志誠？（上下視介）與馮家雖則一牆之隔，却也迫絕難通；不要說是行奸下毒，就是欲謀一面，却也甚難。況那馮玉吾也說從來未曾露目，眼見得奸情沒有的。沒有奸情，那同謀一發沒的了。既不曾壁光潛映，怎裝誣掩耳偷鈴？（又看介）那壁旁书架，宛然就在，只是那金環从何而至？（作想不出焦燥介）噢，如此光景，終非下落。不要說他二人之罪難明，就是下官怎好回復上台？似這般捕風捉影，怕不做一場面餅。（向上細看介）呀，你看牆尽处，隱隱有个窟窿。人來！上去看那牆壁，可與隔壁相通的？（小生立上看介）老各，那窟窿是个老鼠窩，隱隱有些光亮，象與間壁相通的。（外驚介）是鼠穴么？（背介）呀，奇怪！前日夢見雙熊，各啣一鼠，這有緣故在里头了。猛思省，熊啣鼠鳴，早難道三刀兩犬恁欠聰明。

不要管，就把那牆壁撬開一看便了。（小生撬牆取鈔餅介）看老各：牆壁里边，取出面餅一枚，寶鈔一束。（外）寶鈔有了么？取上來。（看介）咳，這般冤獄，不是下官虛衷細鞠，那枉死城中，早已添上兩名新鬼了。馮玉吾過來。（淨）小的有。（外）鼠穴中有一件東西，你看是甚么？（淨）這就是寶鈔十五貫。原來熊友蕙藏在这个所在。（外）哇！這明是鼠虫啣去的，還要把人坑陷。叫左右，將馮玉吾先押上小船，候本府回蘇听審。（众押淨介）地方回去。左右，就此打道上船。（付下）

（众唱前「一江風」介）（小旦扮船頭接）船頭接老各。（众）起去。（外）左右，二號船內伺候去。（众

应下)(外)分付就此开船，昼夜兼行，赶回苏州去。(小旦应下)(外进)舍坐介。且住，山阳一案，虽已察明，那无錫一案，茫无证据。也罢！且待舟近无錫，一面分付船头，照旧吹打，放舟前行；本府一面扮作江湖上术士，悄地上崖私行察訪，見机而作便了。

【尾声】湖魚察見非不幸，得情更自动哀矜，則看我閃爍双睛加倍明。

奇冤泪眼已无余，犹有前途載鬼車；

混浊不分鯁共鯉，水清方見兩般魚。

(下)

六也曲譜所收『踏勘』，于『众唱前一江风』处，改用『刘潑帽』一闕，附录于后：

【刘潑帽】几回搖曳心旗竟，一時間打破疑城，梦中昭告神灵应，叹鼠穴空归，室鈔书生柄。

第十八出 廉訪

【步步入园林】(末上)浪逐蠅头江湖上，掙不破英雄网。老夫陶复朱，自从在楓江买貨下船，指望到河南脱卸，不想遇着熊友兰之事，老夫怜恤奇冤，助錢十五貫，教他回家。誰想同舟客伴，尽道出門吉日，遇此踴躍之事，改舟南往，老夫只得随众到了閩南。一路且喜貨物俱有利息，又买了些南貨，依

回到苏发卖。討完帳目，赶回家中，不覺又是仲冬了。叹劳生空自忙，喜得故国云山，归来无恙。今日乃是望日，特来城隍庙去进香。办炷心香瞻仰，愿客况履嘉祥，祈晚景获安康。

(下)(外扮衙士、臂悬招牌上寫「大目山人親教拆字神數渡天机」、小旦門子、扮道童、背包裹隨上)

【园林过江儿】海中針尋來渺茫，糊塗事沒些主張。下官淮安事竣，返棹南回。打发各役先回潛壑关伺候，自己換过徽服，假扮一个拆字先生，喚个小船，到这里无錫地方，停泊上崖，探訪游二致死根由。一路行走，只听得那些人紛紛傳說，本府即日按临本地，搜緝兇身。只是我想这宗公案，不比前边的事体，有些牆壁，可据踏勘得；如今无影无踪，怎生是了？前面是城隍庙，不免到彼閑坐片时，再作道理。(向小旦)过来。我在庙中閑坐，你可远远伺候，不必前来。(小旦应下)(外)自大案終无影响，那鏡影輝光，照不出山魃伎倆？

(下)(丑上)日間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不吃惊。我委阿鼠，一生好賭，半世貪財。只因一时动了貪心，杀了游葫芦，把他十五貫銅錢偷回。湊巧得極，正撞着倒运的强盜瘟，恰好也背了十五貫銅錢，同了丫頭走路，竟被地方追着，捉到当官，替我打，替我夾，替我坐監鋪，替我問斬罪，真正是十足替死鬼。這一擲倒盆，十分得意。咳，只道打发过了鉄，再无人来发觉了。不道前日監斬官，竟委着了苏州府太爷况青天，竟要正一擲起来，你道可是頑得的？万一獻了底，怎么处？因此这两日心慌胆碎，肉跳心惊，躲在家里，坐不安，睡不穩，竟象掉了魂的一般，心上狐疑不定。今日是月半，到城隍庙里求一条签，看吉凶如何？莫若远走高飞，免得啣气。一路行来，呀，来的是陶大公！(末上)慈悲胜念千声佛，遣惡徒

燒萬炷香。原來獐鼠哥。(丑)陶大公，久遠久遠。几時歸來的？(末)昨日打從姑蘇回來。鼠哥，近日賭錢得采么？(丑)不要說起，竟到了六部衙門了——尙書。(末)你每賭場上朋友，輸贏常事，為何慌張張？(丑)你不曉得，我那做鄰，有這場官司。(低聲介)恐防帶累鄉鄰，所以有點着急，特來求一條簽，看看吉凶如何？(末)你地方上有何事體？老夫一些也不曉得，就請你詳詳。(丑)說起話長。就我隔壁游二家的事。

【江儿犯】奸杀奇聞事，乡間到处揚。(末)甚么奸杀事？(丑)就是那游葫芦死入糊塗帳。(末)那游二被人杀死了？(丑)是。(末)为甚事？(丑)游二有个拖油瓶女儿。那日游二替他姐姐借了些錢回來做生意，为了这两个牢錢，到送了性命。(末)多少錢鈔就送了性命？(丑)十五貫青蚨將身喪，女孩儿認罪誰稱枉。(末)不信是他的女儿杀死的！(丑)當夜杀了人，明朝地方曉得，追上去，正在高桥地方。只見女儿呵！和着孤男相傍，儼做出私情勾当。(末)私約汉子同走，有何証見？(丑)囊中十五貫是真贗，招成奸杀罪双双。

(外一面暗上)欲求明鳥語，不憚听狐冰。看門首有人講話，隱隱听得十五貫三字，且走去听他。(上前拱手介)二位要起数？作成作成。(末)用不着。(丑)起数？住了，替我起一数。(末)既然如此，你且站一站，我每詳完了話，就总成你。(外)当得奉候。(末)你且說那汉子甚么样人？是何名姓？(丑)那人不是本地人，叫甚么熊友兰。(末)熊友兰？(背介)呀！前日那船上当梢那人叫做熊友兰！(外暗听)他是那里人氏？(丑)听得說是淮安人。(末)淮安人？这是几时的事體？(丑)个是旧年秋里个事體。(末)呀吓，这是那里說起！(丑)奇奇！为甚么跳得起来？(末)这熊友兰，乃是淮安跨下桥人。

这十五貫錢，是老夫助他回去救兄弟熊友蕙的，怎么是游二家的起来？（頓足）哎！世上有这等样屈事？（丑驚背介）不信有这样。（轉介）你且將助錢一事，說與我知道。（末）我旧年在苏州呵！

【五供養交枝】片帆北上，客伴閑談，話出端詳。（丑）也就說這件事了。（末）我每同舟朋友，偶然曉得淮安熊友蕙，被屈遭刑，不想舟尾有个当梢之人，就是这个熊友蕙了，他偶傾窗外耳，此际好惊惶。（丑）听得兄弟有事，着急了？（末）便是。听兄弟問成大辟，在獄追比十五貫寶鈔，痛哭几亡。彼时老夫心怀惻隱，一力贈錢十五貫，教他回去代納寶鈔，以免追比。临期遣归慰雁行，早难道救冤反把奇冤釀！（外暗點頭介）（丑）就是你的錢，也无証据。（末）怎么沒有証据？現有客伴船家看見的。也罢，老夫竟到苏州府况太爷处，与他辯明这宗冤獄去。（拜介）神明在上，弟子今日进香，为因急往苏州，辯人冤枉，不能从容贈礼，改日再来了愿罢。为辯人冤，不辭路忙。（丑）你要到那里去？（末）向黃堂申冤理枉！

（丑作急狀攔末介）呀呸！

【玉交海棠】伊休莽撞，怎出头撩鋒撥釐？（末）我为人抱【暴】白明冤，也不算甚么撩撥。（丑）你还不曉得，我每地方上，为出这件事来，見上司，解六院，拖上拖下，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况且况太爷有些兜搭，笑你負薪救火招无妄，岂不慮林木貽殃？（末怒）咳，此言差矣！当日指望救他的兄弟，不想反害了哥哥，我陶复朱的罪过也不小。若将他劣骨冤埋，枉却我俠腸雄壯！（欲下）（丑扯住介）住了，熊友蕙又不是你的亲故，甚么要緊，无事討事做。常言道「是非只为多开口，煩惱皆因強出头」。倘然况太爷到来你个身上要起凶身，怎么处？依我說，不要去！（末）咳，我怎肯良心喪？拚做救人从

非，同溺何妨！

（下）（丑）不好了！不好了！这件事竟要做出来了。（急乱走介）（外）有这等事？

【海棠姐姐】我自付量，（看丑介）看他情詞窘迫难堪状。为何那人欲去出首，他却如此着忙？其中情弊，却有蹊蹊！看他心虚胆怯，露出乖張。（向丑介）老兄！你方才说要起数，就請說來。（丑）我是来求签的。也罢，就起数罢。怎么样起法？（外指招牌介）請看：观枚拆字，声名播四方。（丑）怎么叫观枚拆字？（外）要問甚么心事，随手写一字数，就可判吉凶了。（丑）区区不識字的，写不出来。（外）随口說一个也罢。（丑）就是学生贱名罢。老鼠的「鼠」字。（外）尊名叫「鼠」字么？（丑）不敢。贱名叫娄阿鼠，賭錢場上有名的。（外背介）呀！且住，野人啣鼠，已应其一；他名喚阿鼠，莫非正是此人么？我私追想，葫芦已有前番样，哑謎須教此际詳。

（丑背介）他自言自語，想是拆不来？（外）你这个「鼠」字，是那里用的么？（丑）官司。（外作手寫介）一十四画。数遇成双，乃属阴爻。况鼠又属阴，阴中之阴，乃幽晦之象，若占官司，急切不能明白哩。（丑）明白是不會明白，看可有纏扰累及？（外）自己用，还是代占？（丑支吾介）代占。（外）依数看起来，只怕不是代占。这桩事体，是为禍之首。（丑）何以見得？（外）「鼠」为十二生肖之首，豈非你是造禍之端？（丑驚呆介）（外）况且竟象在里头窃取了东西，搆起这桩事的。（丑）有些古怪，偷东西你那里看得出来？（外）鼠性善于偷窃，所以如此断。（丑呆介）（外）还有一說：这个人家可是姓游么？（丑）你是那里曉得？（外）老鼠最喜偷油，故尔曉得。（丑背介）这不是拆字的先生，竟是仙人了！（外點頭介）已先不要管他，只看目下，可有是非口舌連累得着？（外）怎么連累不着？如今正是敗露

之时了。(丑)怎见得？(外)你是鼠字，目下正交子月，当令之时，自然要明白了。(丑)先生，意欲躲避外面度度，可避得过？(外)你只要实对我说，果然是代占，还是自家占？说得明白，我好指引你。(丑)实不相瞒，其实是自家用的。(外)这个好，避得脱的。(丑)避得脱！何以见得？(外)你若自占，本身不落空了。「空」字头着一个「鼠」字，岂不是个「窜」字？就是逃窜之「窜」。(又思介)咦，逃窜是逃窜得的，只是那老鼠多畏多疑，怕做了首鼠两端，不能出去。(丑)先生妙数，效验非常，其实我疑惑不定，所以起数。今承指点，竟依了先生，外面躲避躲避何如？(外)若能走避，万无一失的。只是今日就走好，若到明日，就走不脱了。(丑)今日天色渐晚，有些不便。(外)又来了。鼠乃昼伏夜动之物，连夜逃最妙的。(丑)有理。还要请教，走到那一方便好？(外)鼠属巽，巽属南；东南方去好！(丑)还是水路走？旱路走？(外)鼠属子，子属水，是水路去好。(丑)水路东南方去，只是一时，那有便船？(外)你若要去，老夫到有便船在此，正要今晚下船，到苏、杭一路去赶趁新年。若不弃嫌，同舟如何？(丑)如此极妙，若能逃脱，先生是小子大恩人了！请上，容小子一拜。

【姐姐搬棹】仗伊姑容漏网，那怕他泼天风浪。(外)管前途稳步康庄，管前途稳步康庄，向天涯高飞远翔。(丑)你的船在那里？(外)就在河下。(丑)如此说，待我去拿了行李来。些些薄意相送。(外)这也罢了。快去快来。(丑)我欲归家，胆又慌；待离家，意转忙。

(急下)(外)门子快来！(小旦上)老爷怎么说？(外)少停那人下船，只可称我师父，不可洩露风声。(丑背包裹上)

【尾声】逃灾陌路权依傍。(外)来了么？(丑)这是甚么人？(外)是小徒。(丑)好个标致小官。江湖

上人，专会受用此道。（外）就此下船去罢。匆匆行色送斜阳，（合）远望吴山路正长。

（下）

第十九出 擒奸

【水底鱼】（二生、夫、正扮各役上）力辨奇冤，微生赖保全。（合）口碑传诵，好个况青天！

我等苏州府堂上各役便是。随膺老爷，淮安踏勘，事毕回来，分付我等只在潯墅关前，摆道迎接。老爷自己驾一舟，往无锡县中，私行察访去了，此时天色渐晚，不知今夜还得抵关否？列位每，且到前面吃些便饭，再来伺候则个。（众）说得有理。（合前下）（外、丑、小旦、净扮船家上介）

【甘州歌】锡山渐远，正峰凝斜日，水拍长天。姑苏在望，扁舟一叶飘然。恁小哥，且喜一帆顺风，顷刻间到了潯墅关前了。趁天色未暮，我船上访个同道中朋友，即刻便到船中投宿。你每好歹泊船在这大槐树下，等候老夫便了。徒弟，你可一同住在这里，不要走开了，省得我寻覓未便。（小旦）晓得。

（外）舟子快打跳。（登崖介）（丑、小旦、净下）咳，金风未动蟬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你看这厮，早已被我哄到此间了。预先已分付各役们，关前伺候。不免连夜回府，悄悄把这厮拿下，明日早堂，一齐審明便了。出神鬼沒聊一展，混沌分明醒共睡。（众上）前面来的，好似老爷模样。呀，果然是老爷。各役叩头，迎接老爷。（外）起来。取冠带过来。（换衣介）噢，快手一名过来。（众随便应介）小的有。（外）

你可悄悄前去。前面槐樹底下，泊着一只小船，船內有要緊人犯，和門子一同住着，你可拿下，連夜帶到衙門，明日早堂候審。（衆應介）（外）看馬來。分付各役擺道，就此趕回衙門去。迎驄馬，整玉鞭，清風兩袖往來間。休輕覷，敢浪言？得情勿喜更哀怜。

（末上叫冤介）

【前腔】聞言意慘然，敢傍觀袖手，使兩命輕捐。前面就是况青天了！不免上前叫枉去。老爷，小人有呈詞在此。（外）具呈狀，本府自有衙門，甚么人敢拦馬頭叫喊么？（末）小人是辯明十五貫。（外）喚過來。你是甚么人？（末）小人是陶復朱，只為熊友兰一案，辯明枉事。同舟義助，十五貫是我親解腰纏。今日个池魚林木悲禍延，我終始知情合当代訴冤。（外）取上來。（看介）原來如此，抬頭認認本府。（末）呀！原來廟中所遇，就是老爷！小人有眼不識，該万死了！（外）起來，起來。這桩事情，本府多已知道了。難得你这般疎財仗义！也不消到衙門听審，本府斷明之后，少不得呈過都爷，給匾旌獎，本府還有花紅給賞，回去罢。（末）如此多謝老爷。（下）（外）咳！有此仗义之人，可也難得。趲行。明霞灿，落照悬，鱗鱗万瓦起炊烟。归鴉乱，宿鳥喧，微微月映粉牆边。

（下）

第二十出 恩判

（付扮皂隶上）头戴孔雀帽，腰系鴛鴦襪。渾名是自七，綽号叫超槽。自家苏州府堂上一个皂隶便是。

我家老爷为怜四犯奇冤，連夜稟了都爷，請了令箭，亲到淮、常二府，察明回报。真正况青天！察訪明白，凶手早已拿住，果然是包龙图轉世！今日審理此案，滿城百姓，欢呼在道，好不馨香也！道言未了。（末皂送外上）備大功名借大忧，一輪明月映高秋。十年不愧趙清獻，七載重迎張益州。下官奉軍門令箭，稅駕淮、常，幸以一点精誠，奇冤得白。那两处致死緣由，多已了然在心了。屈指算來，今日剛剛算來是第十五日了，限期已滿，回报難遲。各犯通已吊到，乘此早堂时分，不免从头判斷。叫左右開門。（众应介）（外）分付將奸杀兩案，原卷有名人犯，一齐解进来。（众应介）（丑扮差，押二生、二旦、淨、夫上，隨下）（外）听点：熊友惠、侯三姑、馮玉吾、熊友兰、苏成娟、游氏。（各应介）（外）一千人犯听者：本府乍任黃堂，偶叨監斬，地方既非屬下，案卷又未經承，即尔等授首市西，未必霜飞六月，乃本府伤心案側，終令日照复盆。軍門犯中夜之威，令箭勒半月之限，幸得精誠上感，冤抑同伸。强夺四命于刀尖，担当双魂于地府。本府为了你們这一案，好不大費心机也！（外每唱一句，众叩一首）是，答爷。（外）

【粉蝶儿】俺則为烏帽猩袍，坐黃堂可也风旋雪耀。沒来由重担輕挑，費着心，捏着汗，經營在道。好一似海針般將恁四命亲撈，險些般敵腥样將俺一官勾掉。

多跪过一边。喚熊友惠、侯三姑上來。（小生小旦）有。（外）熊友惠，你是个朴实书生。侯三姑，你是个端庄女子。窺牆无穴，避嫌反得招嫌；探架得环，救死逼为速死。你再把受冤始末，一一說与本府听者。（小生）答爷！

【泣顏回】我乐志自簞瓢，陋巷书声彻曉。（小旦）答爷！深閨似海，牆头半面难邀。（小生小

日）环遺禍招，賦東邻捏就风流稿。（令）弃鴻毛百喙空鳴，鰓魚鱗再生难造。

（外）是了。你丈夫致死緣由，那原問官无从觉察，有这金环为証，自然断作同謀了。侯氏，你可曉得丈夫怎么样死的？（小旦）这个，小女子那里知道！（外）臨死时，可會說甚么？（小旦）臨死时連呼腹痛。

（外）不消說是中毒了。只是可还有甚么言語？你去細細想来。（小旦）嘿，小女子想着了。記得臨死时，說吃了面餅，气食相裹，以致腹痛。（外點頭）不差，不差！馮玉香过来，你家一向有鼠虫作祟，可曾贈取鼠药辟除么？（淨）小的家里鼠虫是作祟慣的，只是从沒有贈取甚么鼠药。（小生）爷爷！小人到想着了。那日拾取金环，适因群鼠作耗，恐破損书籍，曾在門首贈取鼠药，装入炊餅，这是有的。

（外袖出餅介）那炊餅有多大？可与此相似么？（小生）爷爷，小的炊餅，就是这样大。（外）止有一枚么？（小生）有两三枚。（外）馮玉香，你如今可明白了么？你家东西，明系鼠虫啣失金环，遺在架上。宝鈔啣去穴中；那炊餅原非一枚，也可以啣到你家来了。你儿子一时无知，誤將取啣，登时身死，中毒无疑。那穴中若不留此一餅，何以知中毒之由？你儿子若不吐此一言，何以知致死之故？此皆冥冥之中有鬼神主之。不然的时节，何可知道！

【上小楼】当今执法有皋陶，則是恁寸磔更何逃？枉了俺問关千里，俯仰終宵。有心怜韓賈，无計挽蕭曹。分付打开刑具。（小生、小旦）爷爷！爷爷就是青天！若非爷爷說破，小的

明白。（淨）如此是我害了媳婦。媳婦儿！我害了你了！（外）这也难怪着你。不要說經了多少問官，

就是两个重犯，且自家推辭不出，何況你一个小民？那里覓水晶灯，那里覓水晶灯？黑鄼都却好当头照。随人画去，都是些葫芦旧稿。熊友蕙，那鼠虫怜你貧苦，啣贈金环，反以毒药餌之，岂不有

伤阴德？候三姑，你丈夫虽带残疾，实为夙孽所招，安得自惜治容，每生怨望？可见你这宗冤狱，就是现在的果报了。不是俺学浮屠，不是俺学浮屠，为愚夫说个循环报，端的是禍福自家招。

且跪过一边。熊友兰一起上来。（生、旦、夫应介）（外）熊友兰，可怜你清贞孝友，苏戍娟，可怜你孤苦伶仃。萍水偶逢，钱贯便作恶贯，桑濮无据，高桥诬作蓝桥。你也再把受冤始末，说与本府听者。

（生、旦）咎咎！

【泣顏回】崇朝負重踏秋郊。鵲鵲在念，心急途遙。（旦）戏言誤听，行行月落河桥。（生、旦）浮萍水遙，在淇、梁无复狐綏誚。（合）（弃鴻毛百喙空鳴，鰥魚鱗再生難造。）

（外）是了。你繼父被杀在家，凶身未获，有这十五貫为証，自然也断作同謀了。苏戍娟，你父亲是个杀的？（旦）这个、小女子实实不知道。（外）不知道？本府还你一个凶身便了。叫左右，带姜阿鼠进来！（末带丑上介）姜阿鼠当面。（外）姜阿鼠，你干得好事！（丑）小人不曾干甚么事。（外）你杀了游二，盗了十五貫！（丑）呀呀！屈天屈地，老爷莫非差了？（外）本府那里得差？狗材！抬起头来，认本府，可还记得城隍庙拆字先生么？（丑）哎呀，哎呀！老爷活菩薩了！（外）杀人一案，你如今可招了么？（丑）阿呀！老爷，小的这些实情，在城隍庙都是老爷騙我說尽了，还有甚么不招！（外）取供上来。（丑）小的呵！「西江月」久慣賭場拘摸，归来适值侵晨，邻家此际正开门，大胆一时闖进。十五貫乘机窃取，游胡芦割断連根。屈將冤獄陷紅裙。有此供招为証。（外）可又来，一人作惡，两命几填！若非你自己說明，那熊生十五貫，誰信是商人所助么？左右揣下，重責三十板！

【黃龍滾】莽生生阿鼠【堵】潛移，莽生生阿鼠【堵】潛移，惡狠狠頭顱輕找，慘悽悽李代桃僵，

慘悽悽李代桃僵，悶昏昏張移李帽，閃教俺學走江湖把賈術操。姜阿鼠，你这厮因賭致盜，因盜杀人，律有明条，一斬非枉。上了刑具，帶去收禁。（丑下）（外）分付打开刑具。（生、旦）爷爷就是生城障了！若非爷爷訪出，小女子的至死也难分割！（夫）如此說，是我害了侄女了！阿呀！我那侄女啊！（外）有脏有証，这个也难怪你。只是本府还有一說：繼父本尊行，苏成娟，何得开門潛遁？男女不通問，熊友兰岂容負重同行？你每一人冤案，可不是自家招取么？忘圣訓，犯天条，不是俺魑青天一綫微窺，不是俺魑青天一綫微窺，你那孽身軀完全在那討？

本府既已審明，一行人尽听发放者。（众应介）熊友兰、熊友蕙，你二人端方无愧，孝友可嘉。如今放你回去，好生奋志讀書，力图进取！

【扑灯蛾犯】翠森森塔除春草深，冷清清戶閉梨花情。香沉沉銀缸风雨宵，淡溶溶鸡窗月曉。你前日十五貫，預已吊来貯庫，今日合該給还。左右，庫上取十五貫，当堂給发者。（众取銀上介）十五貫在此。（外）二生可便領去，聊为膏火之資，急忙忙焚膏繼晷，一般般揣摩學就獻皇朝。望迢迢云霓路穩，淨涓涓填胸块垒一齐消。

去罢。（二生）多謝爷爷。从空伸出拿云手，提起天罗地网人。（下）（外）苏成娟，候三姑，你这两个女子，冶容共賦，薄命同悲。如今放你回去，好生擇配良人，恪守妇道。（二旦）阿呀，爷爷！小女子双亲早逝，无家可归。情愿削发空門，不愿重回故里。（外）噯，这也說得是。你每受苦已极，当以福报了。俺若判着亲戚領去，可不依旧作貧家之妇了。

【小樓犯】芳馥馥惹惹心，苦切切冰柏操，須着您凤閣同登，須着您凤閣同登，凤絃同奏，凤

誥同褒。也罢，皂隶听我分付：将此二女領去，可覓清靜尼庵寄住。速來回我。（下）（外）馮玉吾，游氏，你誣陷平人，論律原該反坐；本府姑从寬宥，也放你每去罢。只当个螻蟻无知，只当个螻蟻无知，蕭蕭无辨，雷霆无暴，忽喇喇一声长嘯。

去罢。（淨、夫）多謝老爷！惟有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載不生生。（下）（外）本府就将两案緣由，回復都台去也。看馬來。（外上馬介）

【尾声】一鞭飞骑还馳报，則这三五限期恰好，則待去放胆揚眉，从头說分曉。

（下）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審諭」一出，自「尾声」前对白起，不同，多「南扑灯蛾」一関，附录

于后：

去罢！（淨）多謝老爷！不因明鏡照，怎見复盆冤。（下）（丑）都去了，我也該去了！（外）拿过来！

（丑）阿呀，他們亦有花紅，亦有賞，難道独輸我一家不成？（外）胡說，你这厮因賭致盜，因盜杀人，律有明条，一斬非枉！左右釘上枷扭！（柳丑介）（外）

【南扑灯蛾】赫赫閻罗包老，密密关节不到。明明的秦鏡懸，章章的汉律昭，生生死死总存些公道。本府今日断了这两宗冤獄呵！可可是刀笔吏見高，累累的冤獄誰饒？累累的冤獄誰饒？那里有吹律鄰街，燃犀温嶠；看看那于公愼獄格宗統。

左右，帶這厮押入死囚牢里！本府就將兩案原由，回復上台去也。帶馬過來。（众应介）（外）

【尾声】一鞭飞馬还馳報，三五限期恰好，則待去放胆揚眉，从头訴分曉。

（下）（副帶丑介）好呀，你朝朝逃賭，今日逃不脫了！（丑）不敢欺。区区學生，滿身都是賭經呢！（副）甚賭經？說得來。（丑）看我頸上帶了一銅錢，手里拿了两銅錢，身子縛着一索子，腿上打得七紅八黑，肚里好象火燒宝塔。捉亦捉得凶，輸也輸得重，那是再无翻本的了！（副）杀头來了！還要說賭經來！快滾罷！（各譁下）

第二十一出 請罪

（淨上）只為錯中錯，多因訛上訛。我馮玉吾，為兒中毒身死，報定金環為証，將熊生侯氏，問成大辟。如今虽蒙况太爷申明釋放，只是這一場冤結，如何待解？夜來思想，今早是我澆了几位鄰居，一齐到熊宅去，負荆請罪，求他莫記前仇。或者他是讀書君子，不念前冤，兩下冰釋，亦未可知？呀，远远望見众鄰友來了。（付、丑、付末上）莫道坐賔小，坐賔恩怨多。冤冤相报复，报复怎消磨？（淨見介）早承見諭，小弟每齊來。同兄到熊宅，大家駢明，笑開了罷。（淨）小弟叨為比鄰多年，并無好事相挈，今日反勞貴步，多有得罪。（众）說那里話。鄰家有事，理宜解釋，何勞之有？（丑）我每不要耽擱，恐熊二相公有事出門，就到他府上去罷。（众）有理。熊相公在家么？（小生上）幸脫圍扉內，重归旧草堂。是那

个？呀，原来是众位高邻。今日光降，有何見教？（众）二相公，我等无事不敢造府；一者特来恭贺；二者为馮玉吾悞累二相公受枉，今日特浼小弟每，同来府上負荆請罪，求你莫記在心。（小生）有勞。

（淨）二相公請坐，客老漢謝罪。

【桂枝香】恨我一时执見，胡將賢良屈陷。始信杯影弓蛇，致結成藤笄深怨。（小生）蒙众位到此說明，罢了，只是我遭此无妄，若非况太爷冰盞，几乎做无头之鬼了！思之泪漣，思之泪漣，我死向冥途难辯，岂不千秋名污更哀怜？那侯氏呵！他是閨閣貞誠妇，反受刑牢獄底遭。

【前腔】（众）他虽屈陷，二相公你合遭刑宪，追思孔圣，也难逃麈裘流譴。今日呵，幸秦台鏡悬，幸秦台鏡悬，涇、渭明見，瑕瑜已辨。（生上）东閣招賢日，碧桃高折时。是列位高邻！今日降舍，有何公事？（众）好，难得大相公回来。小弟每特为馮玉吾悞陷一事，今日他浼我等众邻居到府，与二相公負荆請罪。二相公还有不快，乞求大相公善言相劝。来，我每齐来拜揖奉慰。（生）言重了。虽是馮老叔悞見，也是我愚兄弟命合遭刑，又蒙众位高邻見教，以后不必提起了。（众）好，果然是古廣君子，汪洋度量，今岁必然高中的！愿今年同折蟾宮桂，共登金榜联。

（小生）多蒙盛情，从今再也不要言了。（众）告別了。待等恭喜，再来奉賀。（二生）有慢众位了。（众下）正是：勇往直前当退步，曉人一着未为輸。

（下）

第二十二出 考試

【引】（外扮試官）森森柏府曉霜寒，柱下爭看獬豸冠。

下官監試官是也。今值天開文運，黃道吉日，且喜今歲大主試，名貫海內。只是五經房官，內有常州理刑过于執，原任山阳县，為枉斷姦杀兩案，被苏州府知府况某，具揭爵俸，蒙撫台周公保荐，亦得入帘。看來阿公无私？这也不在話下。巡緝官，今當三場，可分付掌号開門。舉子搜檢，魚貫而入，不許挨越。（生、小生上）

【宰地錦鑑】南宮冠日選青錢，爭看龙媒着祖鞭。

（淨、丑）傍花隨柳正高眠，又去陪場走這番。（下）伙計，今年規矩甚嚴，我們大家小心。（內掌号擊鼓介）

【六么令】呀，三更三点，明樓上掌号声喧，東西各号卷催完。听打点，便开关，大家細認休教乱，大家細認休教乱。

（內分付介）題場！（淨、丑上）

【前腔】文章原欠，老科場只走今番。（生、小生上）詞源滾滾起波瀾，文似錦，兴方酣，朱衣肯把頭來点，朱衣肯把頭來点。（下介，內分付掩門介）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元「請罪」考試兩出，添「誣女」一出，附录于后：

誣女

【奉時春】（老旦上）內助萃繁婦道專，佐夫婿黃堂職典。案效眉齊，鬢成絲染；老來白发犹康健。

老身蔣氏，配夫况黃堂。自从到任苏州以来，政平訟理，百姓安宁。日前曾判斷兩宗冤案，內有两个女子，一名苏戌娟，一名侯三姑，都生得姿容窈窕，性格温和。案結之后，无家可归，暫寄尼庵居住。老身見他兩人，十分可怜，曾囑咐老身，將他收留署中，認為义女，以待擇配良人；此事正合老身之意。也曾命丫环前去尼庵相請，不久就到。（向內介）侍女們，若有女子到来，赶即通報。（雜丫环上）堂前來弱女，忙步報夫人。夫人，苏、侯兩位女子請到了。（老）請來相見。（雜）夫人有請。（旦、貼上）（二旦）

【霜天曉角】蒙恩非淺，天日重瞻見。檢粧还多腼腆，华堂拜謁尊前。

奴家二人，叨蒙况恩，各昭雪沉冤，再生人世，又蒙安置尼庵居住，正欲前去內衙叩謝，适逢夫人相請，須即上前。（見介）夫人在上，小女子蒙恩各再生之德，如戴二天。夫人請上，待小女子拜見。（拜介）請起請起。果然好兩位姑娘！請坐。（二旦）夫人在上，小女子那有坐位。（老）說那里話。那有不坐之理？休得過謙。（二旦）告坐了。（老）二位姑娘，你当初冤抑，我已尽知。看你

玉貌花容，从前苦况，也亏你禁受了。

【祝英台】你一对玉娉婷，花模样，二八正芳年。为甚横祸飞来，囹圄羈栖，打鴨又还惊鴛；堪怜！你二人寄寓尼庵，十分不便，依兰若百样萧条，年少女空門难遣。老身意欲請你到內衙居住，一来有得照应，二来陪伴老身，但不知你心下何如？你住衙堂，暫作个寄巢双燕。

（二旦）夫人，想小女子呵！

【前腔】【換头】卑賤。只道这殘生，遭万剐，含恨赴重泉；誰料獄赦寶娥，鏡照秦台，雪得这番沉冤！小女子蒙恩答昭雪，自愿今生，遁迹空門，何敢再生奢望？夫人的衙堂呵！华筵，好安居鸞凤仙姿，怎合住无依雛燕，这恩德好教人难荷高天！

（老）休說这样的話。老身还有一言。（二旦）夫人有何慈訓？（老）想老身年过半百，膝下无人，也曾与老谷商量，欲将你二人认为螟蛉义女，将来好擇配良人，成其好合。你二人心下如何？（二旦）夫人，想小女子叨蒙大恩，救全生命，一恩未报，二恩又来，这个如何敢当？

【前腔】【換头】顏腴，奴是陋質寒鴉，怎入凤凰联？便是犬马来生，难报恩慈，敢效綉幃嬋娟！（老）这是老身和老谷的誠意，实是見你二人，无人倚靠，十分可怜，故而出此。相怜，恁飄零一对明珠，好留作掌中珍选，射雀屏有日双中文鴛。

（二旦）虽蒙夫人过爱，小女子高扳不起，怎敢从命？（老）不用过謙了。（雜）云板傳进，老谷进后堂来了。（二旦）恩答进来，小女子理应叩謝，但恐內堂未便，还請夫人示下。（老）你二人就是老身螟蛉，有何不便？老谷到此，一同拜为义父于母便是。（外上）退食自公常戒慎，齐家有道在清

（入介）呀，原来两位女子在此。（二旦）道蒙夫人呼唤，特进内衙叩谢。恩爷请上，待小女子叩见。（见介）（外）不消了。唉，夫人，这两位女子可爱可怜！下官也曾嘱咐夫人，收为螟蛉义女，以便将来擇配，可曾說知否？（老）老身再三伸說，他二人还是推辞。（外）不用推辞了。听老夫嘱咐！

【前腔】休便，要恁再四推辞，枉費我心田。老夫为你二人，就下血海干系，今认为义女，实出一片賊心，你二人还要应承才是。（二旦）如此說，既蒙过爱，不敢再辞，爹爹，母亲請上，待孩儿叩拜！（拜介）双双忙整綉裙，低蹴弓鞋，共拜北堂椿萱。（外、老）这才是我好女儿呵！欣然，喜嬌鸞对舞庭阶，恰称是名門閨彦。（合）愿今后爱春暉长侍庭前。

（外）你二人就在内衙居住，陪伴你母亲，习些針黹，不用再刼尼庵去了。（二旦）謹遵爹爹严命。（外）正是：为官清似玉壶冰，（老）为惜嬌娥两命傾。（二旦）今日堂前来认义，（合）他年青史永垂名！（同下）

第二十三出 謁师

【引】（末）暮夜四知常自凜，岂期堂下冤沉！

下官过于执，初任山阳县令，改授常州理刑，曾以一时执見，枉断姦杀兩案。自况公申明之后，随往軍

門投効，蒙撫院周大人，鑒我終任清廉，一力保奏，只得爵俸三月。目下適當鄉試，又蒙荐入內帘，批閱三場文字。昨已揭過曉，僥倖本房中式多人，內有兩名：一名熊友惠，一是熊友蘭，多系淮安人。難道却好就是二生，可落在本房不成？今日鹿鳴宴罷，必來署中稱謝。咳！果若是他，相見之際，教下官何以為情？哎，好不慚愧也！（二生冠素上，付長班隨上）

【引】寒灰重熱受恩深，苦心窺玉筍，得价奮鷄林。

兄弟，尔我生全刀俎，僥倖同登。今日鹿鳴宴罷，須索往房師署中稱謝去。（小生）哥哥，房師過公，又系常州理刑，就是尔我的原問官了。少停相會，还是如何？（生）便是。（付）來此已是。有人么？（淨）上！是那个？（付）新舉人熊相公拜。（淨）少待。（報介）（末）道有請。（見介）（二生）老師請上，門生有一拜。（末）下官也有一拜。（二生）技窮鼯鼠賴垂青，（末）大鳥驚人在一鳴。（二生）不言蟾宮堪進步，（末）云間二陸本奇【齊】名。看坐。（二生）老師在上，怎么敢坐？（末）那有不坐之理？（二生）告坐了。（各照，點頭會意介）（末）賢契，名奏賢書，誼隆雁序，既系同榜，又喜同門，可羨，可賀！（二生）門生輩雞肋庸材，樊籩弱質，蒙老師謬加知遇，与荐明經，此恩此德，誠為千古不朽矣。

【宜春令】回青眼，論素心，奏填鹿南宮捷音。只是一件，余生自愧，何期夢叶芙蓉讖。（末）二位賢契，還認得下官么？（生）門生怎么不認得？（小生）門生也還認得。只是說起時，這所在一发坐處也沒有了。（立介）賴衣賜，敢向刀俎鳴哀？桃李在，那許公門借蔭。（末）請坐了，請。（二生）今日里呵！只算胥靡无狀，又把賢書偷賃。

（末）呀！賢契，說到此處，教下官一发慚愧无地矣！下官呵！

【前腔】才学短，失譏深，为了賢契之事，鎖終朝負疚在心。就是况公审明之后，下官也几番投効过来。則待挂冠謝罪，可知是【道】宾兴大典，自是难胜任。下官到有一說：从来劳辱死生，各有定数。前日两处人犯，可落在我案下；今日两位孝廉，刚刚出在我房中。不知天意还是要捉弄下官？还是要順沛賢契？咳！难說个功罪相当，还是功微罪甚？自古大难不死，必有厚祿。賢契每，他日从政，須以下官为戒，再莫偏心执見，直使冤魂声暗。

（二生）老师說那里話来？当日之事，皆系夙孽所招。在老师既无私心，在門生豈有夙怨？此际又蒙甄拔：

【三学士】侧陋名揚肺腑，深惭东箭南金。（末）咳！下官还要动問：賢契出罪以来，联得有烟事否？（生）尚未。（末）既如此，到有一言相商：下官偶然想起，前日两宗公案，一样牽涉奸情。自古不是冤家不聚头，莫非这两个女子，与二位反有夙緣，天工故尔顛倒，饒倖无錫、山阳，多系下官治下，愚意欲为撮合，一发将功折罪，何如？（生）屡屡奇冤，当时无以自白，若更結为姻契，只道平昔果有私情了。这是門生不愿的。（末）賢契又怎么說？（小生）家兄之言最是。門生也是万分不愿的。（末）原来又是一見。下官怎好相强？也罢，院子取白銀三十两过来。（淨）銀子在此。（末）賢契將赴試都下，下官又返旆毘陵，求一快談，不可多得。偶有白金三十两，奉为路費。此去金榜联登，佳姻早締。盼上你登科大小双飞翼，也完我闕略弥縫一片忱。（二生）多謝老师厚贈。門生更有寸进，誓当图报。相見有时，謹此告辭。（末）多慢了。只少个离尊相对飲，看取蟾宮桂，接杏林。

（二生下）咳！好奇怪！下官本意，只为二女蒙冤，欲以現成官誥报之，不想他秉志不回，另有一段道

理。喂，也罷。下官還要差人到縣，問取兩家女子會過人否；再看二生到京果得登科？另做商量便了。

淑女由來君子速，愿為補過免為仇。

饒咱掬盡湘江水，難洗今朝一臉羞。

（下）

第二十四出 刺綉

【引】（外上）蕭条翠鶴公堂侍，蒼生事力能支。

下官况鍾是也。感得雙熊入夢，力辯奇冤。可厌二生爽捷南宮，今又聯登甲榜。適閱邸報，熊友蕙選授南昌府理刑，熊友兰選授靖安縣知縣。无巧不成話，可多是我的父母官。他二人赴任江西，必來枉道見我。我想蘇、侯二女，寄頓尼菴，身无所歸，意欲收作螟蛉，為彼兩下撮合姻緣，一洗當年冤苦，不知二女心下何如？不免與夫人說知詳細，試探口气，則个。夫人有請。（夫上）

【引】宦囊无復遺簪珥，萃齋備采誰承祀？

（外）夫人，你可知道：熊家二生，應試郡下，金榜聯登，一同授職江西。必來枉道相見。下官意欲把蘇、侯二女，收作螟蛉，遣侍巾櫛，俾他每夙孽全消，前緣巧合；但不知二女意下如何？夫人可至菴中，探其口气；侯二生到時，便可完成花烛。夫人意下如何？（夫）相公主見最是。妾身即到菴中，探其口气，有推阻，見机而行便了。（外）如此最妙。下官衙齋等着便了。情知蕭史知音客，（夫）倩得秦姬到凤台。

(下)(旦上)

【引】余生幸保高恩德，妾薄命已如斯。(小旦上)女紅灯火几家事，膝前又把寒暄視。

姐姐，我和你獄底游魂，滿排弃市。蒙兄老各一力超救，又寄發尼菴，供給逐日送來，夫人不時自來看顧，此恩此德，何以報之？(旦)姐姐，虽蒙老各夫人恩顧，薪水之費，逐日送來，只是老各矢志清廉，宣義如洗，俸資有限，饘殮不充，我和你體些女紅，覓趁分文，少助薪水，虽然无济于事，以免坐食之羞。

(小旦)姐姐說得有理。(綉介)

【古梁州】虫声絡緯，鳥鳴吐綬，微物經營犹尔。內則一卷，誰云女学无师？爰此綠窗日永，綺室风生，拮据无多事。咳，則那絲絲縷縷也，动愁思，想見春蚕未死时；(拭淚介)了殘課，怯紆指。

【前腔】(二院子送夫上)桃夭伊尔，女貞不字，笑問終身何俟？(二旦)原来夫人到来。二女叩头。(夫)噯！罢了。你們这里做些女紅了。好，女子取分，理当如此，必勤必儉，由知妇职无辞。(二旦)这个到不消說起。犯女們受老各夫人厚恩，情愿終身為婢，一任蓬飞蝶首，黛冷蛾眉，做个犬馬偕生死。(夫笑介)那有此事？二女，我实对你說：那熊家二生，都做了官了！(二旦)兄弟联登，这是福佑善人之報。似我姊妹每，得侍衛齋，也莫非上天所賜。(夫)为此我相公十分留意，又遣你每四人呵！双双冤对也，綰紅絲，正好誦法周南第一詩；鳴凤吹，待蕭史。

(二旦跪介)呀，夫人在上，二女每愿进府伏侍，婚姻事原不愿的，若說熊家二生，这一发不愿了！想当

日：

【前腔】矢堅貞，琬琰无疵，蹈奇冤，鵩奔同刺，豈將差就錯，好自为之。（夫）昔日蒙冤，今朝締偶，禍兮福所倚，天意未为无报也。当日塞翁失馬，禍福相凭，幻想当如是。（二旦）阿呀，夫人說那里話？嫌生瓜李也，混妍媸，恐清論橫生，正在茲，望垂鑒，免唇齒。

（夫背介）我原道二女志节可嘉，必有推阻。如今且哄他一哄。（轉介）二女，你道侍奉終身，這須是不了之事；况民間犯妇，官长原不合收留。也罢，你既不愿与二生联姻，老身有两个侄儿——也是新科甲榜——就与相公說知，将你每两个认为亲生女儿，与你每結成案，晋，毋負我老翁救拔之恩。

【前腔】入天台，阮非嗤，降瀉，納英皇，无二；看云璈，迭奏綉幄，分司。（二旦）夫人既如此說，二女再有推阻，便道不中抬舉了。只是一件：直恁大恩不报，慈侍輕拋，遶縱鸞鳳翅？（夫）孩儿，這又差了！正为葭莩一脉也，恐參差，做个玉鏡台前速理枝。（二旦）多謝夫人垂念，惟命教，任驅使。

（夫）如此就同我进府便了。院子，看两乘轎来，与二位小姐乘坐。（院应介）（二旦）謹依尊命。

（夫）为云为雨疑楚峰，（二旦）梅花梦冷許誰同？

（夫）有緣千里来相会，（二旦）无緣对面不相逢。

（下）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因故事內容有變動，致本出有出入，附录于后：

議 婚

【紫苏丸】（前）（外上）訟庭花落閑無事，只一鶴一琴隨侍。

下官前日感得双熊入夢，為辨奇冤，可喜二生奏捷秋闈，今又連登金榜。适才閱報，熊友兰選授南昌典刑，熊友蕙選授靖安知縣，不想二生却做了下官的父母官了。他二人赴任，必來見我。前者二女，也曾收為螟蛉，只是身无所歸，欲与他撮合姻緣，一洗當年冤苦，不知二女心意如何？不免先着夫人探試口音，有何不可。（老上）

【紫苏丸】（后）勤修妇職在蚕絲，宦囊无复遺簪珥。

（各見介）（外）夫人，你可知熊家二生，應試金榜聯捷，一同授取江西，他必來見我，欲將二女為配，使他們夙孽全消，姻緣巧合；但二女感我深恩，情愿終身侍奉，是須探其口氣，預作商量，待二生到時，便好完其花烛，夫人好生為我一行。（老）相公之言極是。待我到二女房中，探其口音，相機而行便了。（外）下官衙齋听候。情知蕭史知音客，（老）引得秦姬到凤台。（下）（旦、貼上）

【女冠子】余生幸得高恩賜，妾薄命已如斯。（貼）女工灯火儿家事，膝前又把寒暄侍。

（見介）（貼）姐姐，我和你獄底游魂，已掛弃市，荷蒙恩父一力超拔，又感收作螟蛉，此恩此德，何日得報？（旦）便是。爹爹矢志清廉，宦囊如洗，我与妹妹朝夕小心侍奉，略表孝心。（貼）姐姐說

得極是。你看旭日當空，正好把兩日未完手工，用心趕完則个。（合）

【梁州序】虫声促織，鳥鳴喚相，微物經營猶尔，內則一卷，誰云女學无師？愛此綠窗日曉，綺室風生，拮据无多事。那絲絲長縷也，動愁思，想見春蚕未死時，了殘課，怯紆指。

【前腔】（老旦上）桃夭伊尔，女貞不字，笑問終身何俟？（二旦）呀，母亲來了！母亲万福。

（老）罢了。你們在此做針黹么？（二旦）是。（老）好，正該如此。自古必勤必儉，由來妇道无辭。（二旦）謹領慈訓。孩儿受爹媽厚恩，情愿終身侍奉。一任蓬飛蠅首，黛冷蛾眉，做个犬馬偕生死。（老）何須如此？近日有桩喜事，說与二位女儿知道。（二旦）敢是爹爹高陞榮任么？

（老）非也。就是熊氏弟兄，同登科甲，一同授職了！（二旦）兄弟聯登，這是福佑善人之報。似我姐妹，得侍衙齋，豈非上天所賜！（老）为此我相公十分留意，又道你們四人呵！双双冤對也，綰紅絲，正好誦法周南第一詩；鳴凤吹，待蕭史。

（二旦跪介）母亲在上，儿輩膝下依依，姻事原非所急，若說熊家二生，这一发不愿了！

【前腔】【換頭】想當日呵！矢堅貞琬琰无疵，蹈奇冤鶉奔同刺，豈將差就錯，好自为之。

（老）昔日蒙冤，今朝締偶，禍兮福所倚，天意未为无报，也当塞翁失馬，禍福相凭，幻想当如是。（二旦）阿呀，母亲說那里話？嫌生瓜李也，混妍媸，恐清論橫生正在茲。望垂鑒，免唇齿。

（老背介）我原道二女志节可嘉，必有推阻，如今只得哄他一哄。（轉介）孩儿，你道侍奉終身，还

是不了之事。也罢，你既不願與生聯姻，老身恰有两个侄儿，也是新科甲榜，我就对你爹爹說知，寄書喚來，与你二人結成秦晉，也不負一番母女之情！

【前腔】入天台，劉阮非嗤，降鴻訥英皇無二，看云璈迭奏，帷幄分司。（二旦）母親既如此說，孩儿再有推阻，便道不中抬舉了，只是一件，直恁大恩未報，慈侍輕拋，遽縱鸞鳳翅。（老）孩儿休如此說，正為葭莩一脉也，恐參差，做个玉鏡台前連理枝。（二旦）多謝母親垂念，惟命教，任驅使。

（老）如此，我就与你爹說知便了。你們還习女工則个。（二旦）謹依慈命。（老）微雨微云疑楚峰，（二旦）梅花夢冷許相同。（老）有緣千里來相會，（二旦）無緣對面不相逢。（下）

第二十五出 拜香

【水紅花】（生、小生上）微名幸不外孫山。觀天顏，銅符新綰。三千里路望長安，過江干，蘇台在眼。（小生）叫梢水，这里是甚么所在了？（众）是楓江了。（生）快趨至皇華驛停泊者。（付应介）賢弟，這楓江就是愚兄當梢經過的所在了。（合）猶記中流鼓枻，兩地陷奇冤，今日輕舸一葉，又生還也羅。

（众）稟二位老客，这里是皇華亭了。（二生）分付泊船。（付应介）（生）賢弟，我和你聯登甲榜，赴任

江西，虽然感佩君恩，笑出况公生全之德！就此枉道，亲向衙門叩謝。就此上崖，与你步行前去。（小生）哥哥，况公恩德，非比泛常，今日叩謝公堂，也須極其誠敬。兄弟愚意，还是換了徽服，手執条香，与哥哥三步一拜，一路号哭前去。（生）兄弟說得是。长班，取青衣小帽过来。（換介）

【朝元令】衣裁草营，故作民家扮。（取香介）香燃絳檀，可許天心挽。分付打跳上崖。（上介）咫尺黃堂，匍匐曾慣，稽顙哀呼不憚。阿呀，况大人！我那有恩有德的况大人！（三步一拜介）（合）德海恩山，云阳市西夺命还，明鏡頌包彈，游鱗是膾殘。（合）痛腸難按，搵不住鮫珠无限！

（众）稟老爷，这是太爷衙門了。（二生）快将手謁投进。（众应下急上）且老爷，手謁已經投进。有常州理刑到此，太爷答拜去了。衙內說这时候就回来了。（小生）如此，和哥哥跪門等候便了。（跪介）（夫、付、小軍，內鳴鑼送外上）（外）呀，这就是熊家二生了！为何如此打扮，跪門在此？（二生見外，立起、連跳、復跪拜、大哭介）阿呀，我那老恩台！（外下轎扶起介）果然就是二位，請起！如今是况鍾的父母官了，如此打扮，怎好相見？快取冠帶換了！（生）老恩台說那里話？如此打扮，比當日囚首囚服，已胜过百倍了！（外）豈有此理。还是換過了！請到后堂相見。（二生）既蒙台旨，遵命了。（換衣介）（二生）老恩台請上，受晚生一拜。（外）兩位老父母請上，治生也有一拜。（交拜介）

【前腔】云路扶搖九万，荣施倍有顏。（外）老父母請坐。（二生）案下罪囚，那有抗坐之理？（外）老父母，还说甚么罪囚？这是英雄失陷，无非我假手扳援，不使朝廷元气删。（二生）晚生輩万分僥倖，一叨南昌司理，一叨靖安知县，老恩台桑梓之地，正好尽力图报了。（外）噯！賢契，尊意还是怎么样图

報？（二生）老恩台出仕，須有世兄在家。情面兒回看，頻啣白玉環。（外）呀！这就羞了！老父母為朝廷牧民，非為寒家養好。此去須力行善政，痛市豪強。倘我家人子弟，有不肖干犯者，老父母須盡法處之，这才是二位報恩深处。國法常伸無間，莫為私門姑養好。你若一日政声刊，可便平生學問殫。（二生）承恩台賜教，今晚生輩愧感交集。（外）且住。二位為民父母，內治尤在所急，只不知別后一載，可曾娶得夫人沒有？（二生）滯迹蓬茅，至今尚未。（外）如此下官還有一言，可也不便当面請教，明日相煩司理過公，竟造宝舟轉致。有蔬酒一盃，后堂少叙，休嫌簡褻，只算借此扳話便了。（二生）多謝老恩台。（合）痛腸難按，搵不住鮫珠無限。

（下）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本出『拜香』，自『朝元令』起不同，附录于后：

【朝元令】衣裁草菅，权作民家扮。香拈降壇，可許天心挽。（叩拜介）咫尺黃堂，匍匐曾慣，稽顙哀呼不憚。德海恩山，云阳市西夺命还。（院）君爷已是苏州府前了。（二生）快把手帖投进。（院应下）（二生）明鏡額包彈，游鱗是膽殘。痛腸重按，禁不住汨珠無限，汨珠無限！

（院上）君爷手本已經遞进，太爷出外拜客未回。（小生）如此，我与哥哥跪門等候便了。（生）說得是。院子把香条点了。（院介）（众役隨外上）（外）

【前腔】換頭】念切遙天雙雁，功名百尺竿，恩勅記才頒，都作豫章楨榦。（二生）老恩台！（外）呀，你兩個是何人？（二生）難生熊友蘭、熊友蕙，特來叩謝恩公！（外）阿哟，原來是熊氏弟兄！你新綰綬斑，為甚這般裝扮？請起，如今是下官的父母官了，原何如此！快取冠帶過來！（二生）老恩台呀！則這小帽衣冠，比郎當桎梏百倍寬！蒙恩活命，粉身難報，怎敢更衣？（外）豈有此理？快快換了！后堂相見。（二生）如此從命了。（換衣介）（合）不忝列鵷班，相期振羽翰。痛腸重按，禁不住汨珠無限，汨珠無限！

（進介）（二生）老恩台請台座，待難生叩參。（外）不敢。（各拜介）（外）雙鳳喜朝陽，英雄氣吐揚。（二生）重生如父母，何以報恩光！（外）請上坐。（二生）案下罪囚，怎敢抗坐？（外）說那里話。請坐。（二生）告坐了。（外）分付各酒。（役應下）（二生）難生輩萬分僥倖，一切南昌司理，一切靖安知縣。老恩台桑梓之地，正好尽力圖報。（外）此話差矣！二位為朝廷民牧，非為寒家養好，此去須力行善政，懲治豪強，倘寒家有不肖子弟，干犯刑章，必盡法處之，这才是二位報恩之外了！（二生）承老恩台教令，難生愧感交集了。（外）好說。二位別后一載，曾娶夫人否？（二生）滯迹蓬茅，至今尚未。（外）必要待詩禮門楣，方可為配。（二生）老恩台在上，難生輩呵！

【前腔】一任紅裙爭看，誰將錫有鰥？家世自單寒，井臼操須慣，奈葦蕩未必姻。（外）二位為民父母，內治尤在所急。下官有一言，不便面講，明日相煩同僚過公，竟造寶舟轉致，倘念區區薄面，萬勿推却！（二生）老恩台再生之德，銘刻五中，若有賜教，自當一一從命。（院上）且各酒席完備了。（外）請到后堂小飯。（二生）多謝老恩台。還要求老恩台將地方利弊，一一指教，只是

叨扰不当。(外)好說。莫要促雕鞍。(二生)琅玕報之双木难。(外)投轄酒非慳，論心話可攀。(合)痛腸重按，禁不住泪珠无限，泪珠无限！

(外)二位請。(二生)老恩台請。(外)哈哈！(同下)

許之衡訂本十五貫傳奇，『拜香』后增『說亲』一出，附录于后。

說 亲

【真珠馬】(末上)詞坛此日增声价，敢向銀河鵲橋駕。

事有湊巧，物有偶然。下官前者欲將苏侯二女，与熊氏二生，結联秦晋。如今况公已将二女認为螟蛉，在衙撫養，要作成二生姻眷，做个千載奇逢，正与我同心。无奈二生不允，与二女說知，二女又不允，各有推託。昨日况公託我作伐，只冒况公亲生，二女面前，假說夫人內侄，擇吉成亲。下官奉着况公之命，先去与二生言明。过来，把我名帖报上船去。(殺应介)理刑过老舍拜！(院上)有請。(二生上)

【鵲橋仙】金閨錦綉，画船簫鼓，风便吹来吳下。

(出迎介)老师！(末)二位賢契。(进介)(各拜介)(末)賢契白門一別，魂夢为劳。今喜甲榜同

科，足慰下官殷殷期望。（二生）仰蒙恩蔭，赴任洪都。昨因叩參况公，方知老师在此，未通門狀，又承光降，多多有罪。（末）下官今日，一來拜賀榮任，二來有言相商。（二生）不知有何台諭？門生洗耳恭听。（末）二位賢契，你道我有何言？只為二位呵！

【駐馬听】玉树兼葭，士女恒為愿室家，因此秦樓初構，我紅葉亲傳，你凤卜无差。（二生）婚姻之事，承老师留意，只除了含冤二女，門生无有不从。（末）这两个女子，已对人家。今喜况公膝前，有二位千金，一溪流水泛胡麻，阮刘好促天台駕。二位賢契，对系紅紗，成就龙章凤詒傳佳話。

（二生）感承老师賜教，只是况恩台呵！

【前腔】閨閣高華，怎敢海客輕干貫月槎？（末）况公情愿，賢契何必太謙。（二生）一來感况公恩德，二來承老师玉成，門生赴任之后，即遣人致聘，办着一緋將敬，百輛相迎，六礼非夸。（末）这个不消。况公會言：道义之交，不拘世套，暫將私宅，权作洞房。只須賢契俯允，便当卜选婚期，一应礼文，不須賢契費心。（二生）恩师厚意，何以克当！（末）退回金屋貯阿嬌，消停玉勒归仙駕。冠詒簪花，安排一对紅罗帕。

（二生）多謝老师費心！（末）如此，下官回复况公要緊，就此告辭。（二生）容当叩謝。（末）不消了！（各下）

第二十六出 雙圓

【引】（末上）詞壇此日增聲价，敢向銀河把鵲橋駕。

哈哈，事有足怪，物有偶然。前日下官，本意欲將苏氏成娟、侯氏三姑，與熊家二生曲成秦晉。那曉得此二女身无所歸，得况公收作螟蛉，現在膝下。下官偶以公事到苏，會間談及，特地見托下官，于中婉轉撮合。据况公說來，二女說个『熊』字，也十分不愿；他夫人假稱內侄，方始應承；可見二女意中，與熊生見識一般了。下官往見熊生，也竟說二女是况公親生，方得應允，擇吉完姻。今日就在本府衙門花廳，以待良時。不免再往二生舟中催促。前往則个。哈哈！下官喜酒今番吃得成了，功罪也准得过了。好快活，好快活。正是：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下）

【引】（外上）燁燁三星今夕輝，（夫上）佳姻撮合恁神奇。

（外）夫人，下官為二熊姻事，竭力圖成。擇定今日吉期，就在本府內衙花廳以待。但兩下貞心，各避嫌疑。虽則一边假說親生，一边捏稱內侄；仍恐臨期合巹，未免執見如前。夫人，少停或有推阻，我和你力劝解便了。（夫）老客之言有理。（內吹打介）（淨上）能聯兩姓好，慣締百年姻。賀相叩頭。（外）起來。（淨）裏老客，二位老客到門了。（外）好生迎請。（淨）伏以：鴛鴦被底細搜尋，記得當年冤苦深。姊妹从今稱妯娌，弟兄又喜作聯襟。（二生）

【引】天台誤入意耽迷，笑撥紅云臥二姬。

岳父母在上，小婿拜見。（外）不消，少停相見罷。（二生）如此告揖了。（淨）伏以：双双繆繆非其罪，

臥假成眞以子妻。風波多因老鼠起，从今不肯再饒你。（二旦）

【引】香奩初拂鏡，冷焰更燃灰。

（照常拜堂介）（外）夫過酒、桌用三張介）

【粉孩兒】殷勤的捧金卮，凭玉几；听云璈声奏，响彻天际。玲瓏花烛吐焰奇，护兰房香气霏微。蓋珠宮并挾飞仙，万花丛双控游騎。

（二生觀二旦介）好奇怪！

【福馬郎】紫陌芳容心尚記，不信閨中艳，无少异。（小生）真好奇怪！东墙半面，且惊且疑。

（小生）哥哥！（合）早难道假意弄虛脾，将之子，代于归？

（二旦觀二生介）呀！奴好疑惑也！

【紅芍药】心窩里印下龐兒，岂相逢阳虎仲尼？（小旦）真好疑惑，同穿依然旧冤对，換烏紗便双睛茫昧。（旦點頭）是了，須知冰操各自持，惟則愿嫌生瓜李！料爰书不似鸞书，岂禍水反成魚水？

（生）呀！如此說來，明明是苏家姐姐了！（小生）这明明是侯家姐姐了！不好了！我兄弟每为过老师所誤了！（二生）

【耍孩兒】鵲突姻緣欠精細，还道冰言詭。莽紅絲更有游移。（旦）如此就是熊家相公！（小旦）天哪！我姊妹每也为老夫人所誤了！含糊，旧书生捏指新科第。（合）呀，罢罢罢！拚做个秉烛达

且心无愧，又何必驚傷婦！

【會河陽】（夫）呀！火灿銀缸，香沾綉闌，相逢何事眼迷離？阿呀，几夏！你每意中之事，我也一一尽知。只为瓜李嫌疑，恐日后无以自白，你却不懂得，自从我家相公审明之后，这公案天下遍傳——你是個万丈无节的女子，誰人更有疑惑么？可怜昆壁无瑕，墙茨可譏！若不是我家相公呵！險一煞云阳弃。（二旦）罢罢罢，既索苦劝，只得从命罢。为伊設不了終身誓。（夫）如此才是。为伊忘不了三生契。

（生）呀，兄弟，这个却怎么处？（小生）便是。哥哥，这怎么处？（外）呀，二位賢婿！

【樓樓金】你持大义，澄清暉。聞言堪起敬，真不愧須眉！賢婿，我輩立身行己，只求无愧于心；但恤人言，俠概安在？二位冤情得白，清論已彰。二女既为下官螟蛉，也就是下官亲生一般了，难道这一声岳丈，还消受不起么？屋上烏兼爱，泰山依倚。（二生）岳父責备得是，小婿从命便了。（外笑介）如此才是。也不枉下官一片苦心。由知生米已成炊，葭莩总无弃。

（外扯二生、夫扯二旦）过来相見。（二生）夫人！（二旦）相公！（各又叫謝介）阿呀，我那夫人相公！

【越恁好】凝睛細認，凝睛細認，芳容非穴窺，痛余思痛，當日事不堪提。（二旦）請問相公，四命生全，双烟巧合，爹媽如此厚德，不識何以报之？（二生）这个何难？下官赴任前去，长生宝位金字題，熏沐頂礼。听黔黎一路歌謠起，愿云初百世公侯繼！

（外）咳，你們一总說那里話来！昭雪奇冤，下官虽有微力，但非城隍尊神梦中指示，那得一見留心？今

日出死入生，登科从政，莫非尊神所賜也。你每隨着下官，望空拜謝則个！（众）言之有理。

【紅綉鞋】神明几度凭依、凭依，阴阳一样提携、提携。十五貫，禍之基；双熊梦，示先机；天再旦，日重輝！

【尾声】笑有声，哭有泪；文章真率动人宜；可奈白雪阳春属和稀。

（下）

清乾隆时舞台演出鈔本散出，有「团圓」一折，与本出不同，附录于后：

团圓

（末院子上）受禍之中福偶然，惡姻緣却是好姻緣。世事皆从愁里老，百世榮枯总在天。自家况太谷府中院子便是。老谷感得双熊入梦，审豁熊氏二生。老谷又念侯苏二女，住在女貞观中，亦非长策，已接在衙斋。今着我唤下僕相伺候，今日与他二人完姻。道言未了，老谷出来也。（外上）

【引】燁燁三星今夕輝，（老上）佳期双繡忒神奇。

（淨上）掌礼人叩头。（外）吉时已至，就請新人。（淨）伏以：双双繡被非其罪，皆因老鼠起风波；

弄假成真以女取，一夜三遭打老鼠。（生、旦、小生、貼拜堂、喚定席、拂方巾、生見介）（生）

呀！（唱）

【惜奴嬌】瞥見驚疑，那人几当日在高橋貼累！（小生唱）倒圖桎梏，都因那人招非！（旦唱）蹊蹊！分明向日熊生是。（貼唱）好教人難回避。（合唱）最出奇，怎指鹿為馬，張冠帽李！

【錦衣香】（外老同唱）休恁痴，何須滯，真和假，從今釋；天下傳聞，盡知詳細。（外白）就是冤情一事，想為前緣有帶，天必使合，若非理之事，我也不做了！（唱）你們休得太驚疑，三生巧合，百年永締！你二女歸口之地，暫棲女貞觀中，亦非長策，我念你二人相依無倚，特將兩付現成冠誥為贈。（老、外）（合）再休言語。論此事須從我意，今日當該配，天從人意。你夫婦双双冤情莫提。

（二生）感蒙活命，重生再世，今遵嚴旨，難生只得遵命。（外）好，這是我的女婿！（笑）

【漿水令】（合）喜才郎双双并美，兩佳期百年姻契，交歡夫婦效齊眉，赤繩相系，各各連理。感大德銘啣泥，長生祿位供朝夕。花燭夜夜，合歡相對，明日里返旆京西。

【尾聲】笑有聲，哭有淚，文章真率動人宜，可奈白雪阳春屬和稀。

（同下）

秦腔新十五貫

依傅惜華藏旧鈔本逸錄



秦腔新十五貫

第一回

(小生熊友蘭上)(引)蛟龙滄海臥，何日露頭角！我兄弟二人，兄弟習文，已入黌門；愚下習武，略有才進。怎奈家業彫零，度用艰难，是我心想出外與人傭工，供給我胞弟讀書，他日功名成就，亦可光宗耀祖。便是這個主意。兄弟走來！(蕙生上)(引)芸窗三冬暖，黃榜一世榮。功名不成就，枉在塵世生。小生熊友蘭。哥哥呼喚，上前去見。哥哥有禮。(蘭白)兄弟少禮，坐了。(蕙白)哥哥喚弟到來，有何話說？(蘭白)哎！自從咱二老沒世，家業日見蕭條，為兄心想棄却舉業，出外與人傭工，專心供給兄弟上學成名，以慰二老在天之靈。(蕙生白)哥哥出外受苦，弟一人在家优享安樂，叫為弟心何忍呵！(蘭白)不必多言，為兄主意已定。(蕙白)只是有累哥哥。(蘭白)哎！兄弟呀！(唱)愿兄弟勤讀書功名有望，也不枉為兄我守苦一場。草堂上換衣巾我心惆悵，為兄弟我只得改換行藏。(蕙唱)我的父去世早我母不在，蒙哥哥他將我撫養成材。到今日連累兄傭工出外，但愿得功名成我答報兄的恩來。(下)

第二回

(老丑上)(引)不愁衣食貧，我儿不勝人。(白)小老馮益吾。是我家豪富大，驛馬成群，单是一件，所生一子，生来呆笨愚蠢，人事不懂。是我从小与他定下个媳婦，名叫蘇綺娟，童养在家，尙未完婚。这个女子，这两日呆呆默默，愁眉不展，莫不是嫌他丈夫丑陋嗎？我不免将他喚將前来，問个明白。他若不嫌我儿，还则罢了；他若嫌弃我儿，叫他另行改嫁，好与我儿别定別娶。金郎，拉狗，走来！(小丑上)(白)小子生来不周流，鼻子底下一条沟，說話先将气走了，清鼻涕在口里头。我乃金郎，拉狗的便是。爸爸有喚，上前去見。爸爸有礼。(老丑白)坐了。(小丑白)爸爸喚我，可說嘎加？(老丑白)觀見你妻这几日呆呆默默，愁眉不展，莫必嫌我儿貌丑不成嗎？(小丑白)哎，咳吧就是这个事！怪嘎！我要饅，他却不敢給我吃。(老丑白)原来为此。喚你妻見我。(小丑白)妹子快来！爸爸叫你呢！(小丑上白)每日呆呆默默，針指懶安排。光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苏綺娟。公父有喚，上前去見。公父万福。金郎礼了。(小丑白)咱的礼嘎呢！(小丑白)公父喚儿到来，有何教訓？(老丑白)这是媳婦。觀見你这两日，呆呆默默，愁眉不展，此情为何？(小丑白)噢，这个……(老丑白)想必你嫌我儿貌丑，不合你的心意，你說是也不是？(小丑白)噫心！(老丑白)这也不必作难的事么。你既不爱他，也不要紧，我打发你另行改嫁，我与我娃别定別娶。拿我娃这个人才，該把定不下媳婦咧？(小丑白)哎！公父說那里話来？儿将身許于金郎，豈有嫌弃之理！好馬不备双鞍，一女怎配二夫？慢說我那金郎，那就是一块頑石，你儿也要抱他

三头几戟。(老丑白)怎样?(小旦白)抱他三年五载,以表夫妻之情。(老丑白)哎!人面前上的話,誰不会說!只恐你口是心非,靠不住。(小旦白)儿情愿对天盟言。(老丑白)才見人心。儿呀,还不跪了!(小丑白)嘻嘻。跪了,跪了。(小旦唱)我公父一旁好言奉,金郎夫下跪地流平。可叹奴薄命真薄命,将光阴虛度这一生;人生穷通天造定,想扭天行事万不成!金郎夫,头秃、眼斜、鼻塌、嘴歪,性情愚蠢,面目丑陋,我只怨哎呀——哎命,岂能另去把人从!我这里提衣忙跪定,过往神灵在上听:我若是待夫有假意,(小丑白)娃子包胡思量,不赌咒咧罢。你把哥叫,該哥就起来咧!(小旦白)哎!(唱)死在床边肉化膿。(老丑白)是了,是了,为父将你屈了。从今向后,咱的一家三口,好好的过日子,家事交你照管。这是一十二把金舖钥匙,你且收下。来,来,来,与你金环一对,一十五貫鈔币。将你的綉閣移在后边居住。(小丑白)爸爸,把綉閣移在后边为哩些?(老丑白)离大街近,太得卿杂。謹慎門戶,我往金舖去了。(小丑白)嘻嘻,妹子从今后你就是咱的当家。(小丑白)你以后可要听我的话哩!(小丑白)你叫我做吓,我就做吓。嘻嘻,妹子,我肚里飢咧。(小丑白)你想吃吓?我給你做去。走。(小丑白)走,走,走。(下)

第三回

(船戶上白)卖了刮金板,置下水上漂。我乃船戶尤胡芦的便是。熊大相公松江拉船,掙下三兩銀子,叫

我与他兄弟捐回。說說話話，来到他家。熊相公！開門來！（蕙生白）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是那一个？（船戶白）你可是熊二相公？（蕙生白）正是。（船戶白）這是你兄以在松江与你捐回三兩銀子。叫你好好讀書，將你的書房，往后邊移得一移。（蕙生白）移書房爲何呢？（船戶白）因為离大街太近，恐怕閑人打擾你的讀書。（蕙生白）原來爲此。請到家中吃一盃茶。（船戶白）不喝，不喝；我剛才喝了。請了，請了。（蕙生白）哎！哥哥在外受苦，我在家中安享，叫人于心不忍！（小丑白）賣鼠藥來！（蕙生白）賣鼠藥走來！（丑白）无利則爲，其味難當！誰叫呢？（蕙生白）這鼠藥怎賣？（丑白）十二個錢一包。（蕙生白）鼠子咬爛我的書籍，我要些鼠藥。但不知鼠藥是怎樣的用法？（丑白）面与水，來一合，拍成餅餅烙成饅，這個窩窩里一个，那個窩里一个，十个吃了九个死，丟下一个還不得活。（蕙生白）真能鬧死嗎？（丑白）慢說是老鼠，就是人都能鬧死。（蕙生白）這是甚么話！（丑白）取笑了，取笑了。（蕙生白）這般時候，待我烙些面餅，準備使用鬧鼠子。（唱）你枉貪口腹遭下禍，无礼嘈扰怎能活！（下）

第四回

（小旦上）（唱）蘇綺娟在深閨自思自叹，思想起終身事珠泪不干。二爹娘去世早奴七岁未滿，上无兄下无弟奴身孤单。可怜我女孩家无依无伴，因此上童养在馮家門前。只說是不過是穿衣吃飯，誰料想配夫婿情性愚蠢，面貌丑亞賽過小鬼判官；人情事全不曉只顧吃穿，吃不够穿不足不知飽暖。每日里尽說的无味語言。奴真是紅顏薄命，薄命紅顏，我將誰嘆。

呀，哎怨，事到此我怎敢恨人怨天！想必是我前生作恶不善，前生孽今生受天道好还。夫虽丑我不敢別生意見，道古訓真烈女不配二男。事到此我不把別的來盼，盼早死也等奴將罪受完。悶懨懨坐小房長吁短嘆，這真是心愁悶度日如年！（白）哎！我那公父，將銅匙交我照管，又與我寶鈔、金環。哎！這真是父母為儿心用盡，我万縷千愁難背恩。天色尚高，我不免習學針刺便了。（起更鼓，做活介）（耳所起二更）（唱）譙樓上打罷了二更四點。習針刺，□□□□□□。自覺得心煩悶，無病懨懨，泪盈盈奴好似枝上的杜鵑。（打三更）（白）譙樓不覺已打三更，不免上床安眠了。（唱）耳所得打三更心緒紊亂，我这里上床去暫且安眠。（四更，老鼠拉東西）（又打五更）（旦唱）身困倦臥牙床將身難起，一場大夢我自知。这才是小窗春睡足，不覺窗外日遲遲。（白）昨晚失睡，將金環、銅匙未曾收拾，待我收檢起來。噢！這一十五貫寶鈔，那里去了？將金環也不見了！（尋介）這就奇怪了！奇怪了！倘若公父回來，拿何言應答呢？哎！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相機而作了。（唱）一時大意未收檢，失却寶鈔與金環。公父問我，只得巧言折辯，這件事到叫我左難右難。（下）

第五回

（舊生上）（唱）兄长出外我心難忍，雁行分飛為家貧。从此埋頭要發奮，也不枉哥哥受苦辛。

(自)我兄昨日与我捎回三两銀子，叫我將書房往后移得一移。这般时候，待我打扫打扫。噢！这是那里来的——一只金环？这就奇怪！这就奇怪！呵，是了，想是蒼天憐憫，助我卖物之用，也是有的。不免拿在大市上换些銀子，就此前去。正是：无义之财虽莫食，在家內檢来倒无嫌。来至已是馮家金鋪。馮爹可在？

(老丑白)为人不图利，誰肯迟睡早起来。原来是二相公，到此何事？(蕙生白)我有一只金环，前来倒换。(老丑白)呀，二相公你那里来这一件东西？(蕙生白)那是我檢来的。(老丑白)是你檢来的？小伙計不得一杯。(內白)三錢单三分。(馮白)三錢单三分。你要换几换？(蕙生白)你与我一十六换。(老丑白)成了活了，我与你一十五换。(蕙生白)好好，好好，你就与我一十五换。(老丑白)你要銀嗎，要錢呢？(蕙生白)你与我一半銀子一半錢。(老丑白)我就与你一半銀子一半錢，拿上走！(蕙生白)呵，你我买卖交易，何必上气呢？(老丑白)我心上有事。(蕙生白)哼，哼，正是：井泉分甘苦，人性有愚賢。真道的自有！(下)(老丑白)啊，这是我与媳妇的金环，怎么落在他手呢？(想介)苏綺娟，小賤人！你竟然做下这样无耻之事，待我回家問个明白了。(唱)賤人做事真无情，口是心非誑公公。我賞你这金环何等郑重，却怎么落在别人手中！(白)儿呀，快来！(小丑白)爸爸，做吓加？(老丑白)哎，吁！(小丑白)我爸爸可上咧气咧！(老丑白)喚你妻来！(小丑白)叫就叫么，可把你做的多大的戏味。做吓呢？妹子，爸爸叫你呢！(小丑白)耳听金郎呼唤，吓的我胆战心寒。公父倘若問金环，我还得巧言折辯。(小丑白)变吓呢？(小丑白)公父万福。(老丑白)昨日我与你那几样东西，取来我看！(小丑白)吓，这个……呵，公父，昨日你儿回到小房，將那宝币、金环、金鋪钥匙，一同放在桌案以上，不知怎样，就将宝币、金环失遣了。(老丑白)哼，哼，哼！我曉得你失遣了。儿呀！取棍来！将这无耻的賤人与

我打，打死了与我娃別定別娶。(小丑白)爸爸，到的为哩些？(老丑白)付耳来。(下)(小丑白)吃吃喝喝。娃呀，娃呀，娃呀！賤人还不与我跪了！(小旦白)你莫上气，我与你跪下。(小丑白)哎，賤人！(唱)罵声賤人太不賢，爱吃好的怕动彈；东家走来西家串，誰叫你灶火里燒鸡蛋？手执悶棍往下打。(趕下)(又上)開門来！開門来！(小旦白)我開門，你打呢！(小丑白)我不打了。(小旦白)你不打了，開個門。(小丑白)進來個人。給你掖手倒關門。我不打咧，我为甚不打咧？今日非把你解決咧不可，招打！噢，这里那里来的面餅？(小旦白)那不是我家之物，你不要乱吃！(小丑白)我包吃，攔下給二相公吃得？是給他丢下的？(小旦白)再莫胡說咧。(小丑白)湖鉄？打的好鐵！吃咧，可把噎坏了！这时候吃饱咧，才捷你娃的活加。咳，賤人！(唱)賤人做事大不該，不該把白饅給外人台，手执大棍往下打，(低下头介)我怎么？右一栽，左一栽，肚子疼痛，心内發燒，肝花要坏！(白)爸爸，爸爸！(唱)到阴間寻我媽去吃奶奶！(小旦白)哎呀！(唱)我見金郎把命斷，珠泪滾滾拭不干。(鄰人上白)这隔壁子馮家哭哩呢？(小旦唱)鄰舍們，快將我公父喚，你就說儿喪黃泉！(老丑上唱)方才鄰舍對我講，言說我儿一命亡，来到小房用目望，渾身发青面皮黃。(白)綺娟过来！我儿怎样得死？(小旦白)是他拷打与我，赶到小房，他的棍头高仰，戳破仰棚，跌下面餅一个，他拿在手内就吃。我言說，不是我家之物，不叫他吃，他执意不听，强行用下。一霎时，他就死了！(老丑白)呵，哼，我也看出来，这是你嫌我儿貌丑，你私通熊二相公，将我儿害死，你說是也不是？(小旦白)哎，这个？(老丑白)这个甚么？随我見官再說，走！(小旦白)天哪！天哪！岂不屈杀人也！(老丑白)走走走，走！(下)

第六回

(老生上)(引)劝世人，莫学坏，各将門前雪扫开。人笑我，我笑人，灯台不正是自己歪。(白)小老陶五公。我老汉贩珠宝为生。今日閑暇无事，去到县府門前遊玩遊玩。正是：要經世事見大广，每天坐在县門上。(内白)老爷升堂加！(老生白)老爷坐堂，我不免站在一旁，广見广見。(看介)(官上引)遵奉国家法律治天下，国泰民安弄薪金。上天难欺，欺負乡間人。(白)下官山阳县县长王志薰。今天放告日期。人来，告牌抬出！(差白)有人喊冤。(官白)喊冤人上堂！(老丑、小旦同上)与老爷叩头。(官白)喊冤人何名？(馮白)小老馮益吾。(官白)有何冤枉？(老丑)老爷，他是我的儿媳，名叫苏綺娟。他合熊友蕙有得私情，将我儿子金郎拉狗害死。老爷与民伸冤！(官白)你怎样知道是他害死？(老丑)吃了他的面餅，渾身发青，即时身死，岂不是他害死？(官白)熊友蕙家住那里？(老丑)就在民家隔壁居住。(官白)人来，速傳熊友蕙上堂回話。(差应下)(官白)馮益吾，这人命事大，你莫要誣賴好人。(老丑白)大老爷，現有他的鋼板硬証，民岂能賴他呢？(蕙生上台)上公堂可惊可怕，两下里摆的刑法。參見老父台。(官白)口称父台，在库在科？(蕙生白)身入賢門。(官白)熊友蕙，有人将你告下了。(蕙白)呵，何人告我？可有招对？(官白)有你的招对。馮益吾上前招对。熊友蕙，这就是你招对。(蕙白)馮爷，你告我为何呢？(老丑白)看你装咧个相！你私通我的儿媳，害死我的儿子，我不告你我告誰加？(蕙白)呵，有何凭証呢？(老丑)老爷，現有金环一只，乃是民与我儿媳之物，为何落在他手？

昨天拿在民的鋪子倒換，這不是个大大的對証！（蕙生白）呵，父台！若問金環，其中有个原故：只因我兄與我捐回三兩銀子，叫我将書館往後移得一移，以免臨街嘈雜；是我打掃書館，以在積土內邊，檢出這只金環，因而拿在大街倒換。學生既知這金環是他家之物，怎能拿在他鋪倒換，豈不是自投羅網？父台詳情。（老丑白）大老爷上想：我將我儿媳的小房往後移得一移，他將他的書房也往後移得一移，這必是他二人素有麻搭，這才跟紮、攔扎，害死了我的娃娃。倒叫我老汉該咱加？別的事兒我不怕，只是沒人叫爸爸。（官白）我且問你：移房之時，你兩家誰家在先？（老丑白）我家在先。（蕙白）我家在先。（官白）不必爭論，你二人將移房的時間，各自寫出，本县自有道理。（兩下各寫介）（官看白）鴻益吾三月十四日晚，與儿媳遷移書閣。熊友憲三月十五日早，移書館。嗚呼，好一大胆熊生！移房時間，相隔一晚，必是恋奸不舍，夙謀殺人無疑！（蕙生白）噢，这个！（老丑白）老爷！不但金環，又有一十五貫鈔票子，也格他咧。（官白）你且下去。（官白）熊友憲、蘇綺娟，你二人怎樣因奸殺人？還不从實招來！（蕙生白）我的老父台！（暫）讀書人我怎敢傷害人命！（蘇旦唱）裙釵女未見過這一书生！（蕙生唱）大老爷在上边高懸秦鏡，（蘇旦唱）并无有杀人事怎样应承？（官白）不动大刑，料你不肯实招！人来，將他二人与我拶的拶起来，夹的夹起来，务要他的实招！（蕙唱）哭一声蒼天各何不睜眼！（蘇旦唱）无故的遭下这清白之冤！（蕙生、小旦同唱）幼年人怎經過这样磨鍊，拚一死把罪名应在身旁！（同白）天，哎呀蒼天！我若不应杀人之事，这五刑实难受。哎也，不免暫且应在旁，或者还有見天之日！我，我，我愿招。（官白）我問你，通奸？（蕙生、蘇旦同白）哎！（官）誑，誑！（蕙生、蘇旦同白）是，是，是，是，是实。（官白）杀人？（蕙生、蘇旦同白）也，也，也是实。（官白）命他回供。（画介）（官

白)熊友惠，还有金环一只，一十五貫鈔币，未曾交出。本县限你三日将鈔币、金环交出，本县撥活你的死罪；倘若不交，定要严刑追比！喚牢头。(牢白)伺候老爷。(官白)釘鐐收監。(牢白)是。(官白)打点退堂。正是：坐官不与民作主，枉吃清茶泡柿子，国家俸与祿。(下)(老生白)呵，竟有这样糊涂的知县，将这案官司就是如此的問法，好不气杀人也！(唱)問官司他倒不詳情夺理，只知道用大刑法将民冤枉；照这不平事令人生气！(白)气，气，气，好不气！(唱)恨无有回天手空自着急！

第七回

(船戶上)(唱)眼看紅日往西墜，众位客官都上船。(白)众位都到了？都到了？(船戶白)怎么不見陶爷到来？(陶老生白)众位，你們倒早。(众白)陶爷为何来迟呢？(陶白)今日見了一桩奇事，因而来迟。(众白)甚么奇事？陶爷讲来，我們大家一听。(陶白)将坐往前移。(老王丑白)人家都回勤拉你不勤，你真是勤拉！片起閑傳來拉！仍是你片，卡不听，卡不听，卡坐在船头飄涼一会去加。(陶白)众位請听。(众白)請讲。(陶白)是我路过山阳县，今日无事，以上堂口听了一件官司。(众白)甚么官司呢？(陶白)山阳县有一馮益吾，所生一子，名叫金郎拉狗。那孩子生来人事不懂，丑陋不堪。与他小定之媳，名叫苏綺娟。那女子一到馮家，悶悶不乐，馮益吾問道：「你每日愁眉不展，莫非嫌你那丈夫丑陋，是与不是？」那女言道：「人生由命，自敢嫌弃丈夫？慢說我那金郎丈夫，即就是一块頑石，我

也要抱他三年五載，以表夫妻之情。」（众白）那女子是个好的！（曹白）那馮益吾听得此言，滿心欢喜，將家事交与儿媳照管，又与他儿媳金环一对，一十五貫鈔币一張，又命綺娟將綢緞往後移得一移，以免臨街嘈雜。吩咐已畢，奔上倒金鋪去了。再說馮益吾近郊，有一秀才，名叫熊友蕙，只因他兄从松江与他掙回三兩銀子，叫他將書房挪在後院，以免前院臨街，閑人嘈擾。是他打掃書房，从積土內邊檢出一只金环，他就拿在大街去換，不料偏偏拿在馮益吾金鋪倒換。馮益吾一見金环，認得是他儿媳之物，怎样得到熊友蕙之手，必是他儿媳与熊生有私，贈与熊生无疑。回得家去，將蘇綺娟喚出，叫他儿子用棍拷打。綺娟害怕，跑回小房。那孩子趕至小房，送棍就打，棍头仰高，戳破仰棚，掉下面餅一个，那孩子拿起就吃。蘇綺娟拦擋不住，他吃在腹內，当时身死。那馮益吾回家，疑心蘇綺娟私通熊友蕙，因奸謀害他儿子，出告公堂。那糊塗的县官，不能推情察理，一味严刑拷問。众位你听，那熊友蕙蘇綺娟，一个是懦弱书生，一个是閨閣秀女，紆紆細細，五刑難熬，受刑不过，屈打承招，收入囹圄，性命難逃了！（唱）实可怜他二人收禁监性命难保！（蘭生听言气倒）（众白）这是怎么样子了？小哥蘇醒！（船戶白）老王你跑到哇做嘍去咧？（老王气白）老陶上得船来，只一貫謎謎的說閑話里，我不奈煩拉，在船头上下涼拉。片閑傳！怎能一翻了歪格头，把卡的閃下暑气拉！你閃开，叫我打这狗！（船戶白）人都死拉，你还打呢！（老王白）娘呀！呀，呀！（船戶白）熊伙計蘇醒！（蘭生唱）听言罢来吓的我三魂上九霄，猛然間睜睛用目看。（白）哎呀，不好了！（唱）背过身儿哭嚎啕，走上前来忙跪倒，众位客商听根苗。（滾板）我叫，叫一声客商各們，商各們！我名熊友蕙。是我前日与兄弟友蕙掙回三兩銀子，以作攻者之費，叫他將書房移得一移，以免臨街閑人嘈雜，不料因此惹下大禍！（曹白）原来为此。哎呀相公，我

在山阳县堂口亲耳听见，限三日还要金环一只，一十五贯鈔币。倘若交出，还能搬他个活命；倘若无有，定要严刑追比。恐怕你兄弟的性命难保！（蘭生白）呵！还祈众位客商搭救！（陶白）众位兄台，这也是一件阴德事情，你我大家凑得一十五贯宝鈔，搭救他一条活命。不知众位意下如何？（众白）倒也通得。（老王）你们说话哩？放屁哩？一卵把东家的银子拿出给人，白给了！我也不搭这船啦，我要另雇船加！（众白）好好，我们都走！（陶白）哼，把这样人都做了生意了！好，好，我与你一十五贯宝鈔，速快搭救你兄弟一个活命！（蘭生白）如此，恩公受我一拜了！（唱）叫陶爷你转上待我拜见，承你的这好处恩重如山。此一去救兄弟活命回转，到来生变犬马结草啣环！（陶唱）人行善事虽然无人晓，存心自有天知道。（下）

第八回

（尤旦上）（白）可叹红毡出世多薄命，不幸母亲早去世；父女相依过光景，我上无兄来下无弟。（唱）家道贫寒受辛难，这也是前世命生成！贫穷富贵由天定，我谨守闺阁务针工。只是爹爹行不正，每日耍钱赌博为生，吃喝杂呼只顾他心高兴，每日回家醉酩酊。他尽结交是匪友，奴千言万语劝也劝不醒。思想起来不觉泪悲啼，做儿女又不敢十分烈性，再反强则落个不孝之名。越思越想越心伤，只得忍气且吞声。思想到我终身更心伤，好一似霹靂在虚空。常言

說婚姻由父命，遵守三从与四德，但只是爹爹存不正，誰人与他結亲友？事到此，只怨命，好比似鸚鵡入牢籠。（尤福祿三花臉上）（唱）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白）我乃尤福祿便是，每日要錢賭博謀生。這兩日輸的屑屑不行啦，我想下个特別办法，把我女娃子賣給下江院下，賣了一十五貫鈔币，这一下可能如意輪几天腰粗。說說話話，來到門首。女儿開門來！（尤旦上白）何人喚門？莫必爹爹回來了？（祿白）回來了！回來了！这些时不到，把我站的希希的啦。（尤旦白）爹爹，你那里來的这些錢鈔呢？（祿白）哎，为父这两天屑屑不行了，把我娃賣与院下了。（尤旦白）呵，爹爹！儿是你亲生之女，我母亲早亡，我父女相依度日，你、你、你怎忍将儿賣与院下娼門！（祿白）我娃把話听錯了，把你賣与医門了。为父口渴的要緊，与为父打盃茶來。（尤旦白）是。（背过）哎呀！現見我父口角閑話，想是將我賣了。这便如何是好？有了，我不免逃走姑家，躲藏往高桥洞去——我姑母那里去。便是这个主意了。（唱）爹爹賣儿心太狠，先去姑母家中將身藏；躲避危險最要緊，急忙奔上小房換衣衫。（下）（祿唱）有福祿來哈哈笑，我今有了錢鈔了。（看介）把錢，把錢拿上滿院跑，（轉場）把我高兴的跌一交。哈哈，錢哪！錢哪！我明天到賭場里，先出一个独十成，再擲一个滿上叫，隔一倒二兩邻家，这个灌鉛骰子弄人加。还剩下有壺美酒，待有我自斟自喝了。（喝介白）我有这些錢，要設办法。倘若有賊窃偷，可該怎了？有了，取一条繩繩子，把錢拴在我頸項上，他要拉錢，那我就醒了。說說話話，磕睡就來了。（下）（尤旦上唱）背父逃走心伤慘，只怨爹爹理不端。低下头儿出家門，姑母家中把身安。狠心的爹爹呀！爹爹呀！（下）（陸亞夫上）（唱）賭博旁，賭博旁，腰里系的烂麻繩，有心吊死了，恐怕可再贏。我乃陸亞夫的便是。這才現見尤大

哥拿一綑子錢回去啦，不免合他借上几串錢的梢，再去撈一下子。說說話話，來到門上。門还未关，展足自进。（祿夢白）我有了錢了，这一下不怕啦！（陸听介）（白）他才睡熟了。我想明借不如暗取；一不領情，二不还債。（祿白）我還有一兩多銀子，在坑洞里擱着呢。他誰也尋不着。（陸白）在坑洞里呢！（祿白）我額項上这一十五貫，他更尋不着。（陸白）額項呢！弄的巧，把这个給他一下偷上走。（取介）（祿白）哎呀，有了賊啦！（拉介）（陸白）你撒手！你撒手！（祿白）有賊了！有賊了！（陸手執小刀介）快悄悄的，快悄悄的！（失手）哎呀，不好！一时失手，怎給額項戳到吃食筒子上了！不好！有了，三十六計，走了是主意。（下）（差役上白）无事不下乡，下乡找主張。奉命下乡催錢粮，来至尤福祿的門首。尤福祿时常摆賭博，进去寻个梢打便了。（看介）我的媽呀！誰把人杀拉？乡里有地方！乡里有地方！（鄉地上白）当家，你喊叫着，蠟子把蠟咧！嗎是？（差白）誰把尤福祿杀了？（鄉地上白）呵？呵？呵？这人八分是你杀的！（差白）再包票了。你先看是甚么伤痕？（鄉地上白）額項吃系一个口子。（差白）哟，是刀刀咧下的。（鄉地上白）快叫他女子。尤三姑娘！怎不見咧？（差白）瞧着，瞧着，連这一点眼光都么有，怎样当官人呢？必是这女娃子私通下人了，把他爸爸害咧，跟上人跑啦！（鄉地上白）对着呢。这血还没干呢，人走未远。快赶！快赶！（鄉地上白）叫当家与我放快赶，如不然就有人命牽連！（差白）无妨的惹下这麻煩，只得想法拿凶犯免禍端。（下）

第九回

（蕭生上）（唱）口儿里不住把天呼喚，我兄弟他犯的可罪冤？正行走来用目看，高橋洞不远

在目前。(白)熊友兰。多蒙陶谷賜我一十五貫鈔币，去县衙搭救我兄弟出獄。我整行一夜，未曾休息，不免在这柳蔭之下，歇息歇息，再好行走。(尤旦唱)恨爹爹作事太懵懂，卖儿不念父女情。行走中途路徑，双足疼痛实难行。(白)行走此間，两岔大路，不知那一条路是往姑母家去的？(内白)赶，赶！赶，赶！(尤旦白)哎呀！后边想是我爹爹帶領客人前来追赶，这便如何是好？那边柳蔭之下，打坐一位相公，我不免藏在他的身后，躲避一时便了。(差役、鄉地同上)走，走，走！(指介)你看見沒有？柳蔭底下，歇个小伙子，身背后头不是尤三姑娘嗎？腿底前攔着一細子錢，那一定是凶手了！(差白)待我上前招嘴。小女子，你跑乏咧，在这里歇着呢。(蘭生白)正是。(地白)帶了！(蘭生白)噢，这是怎么样子了？(差白)怎么样？拉回衙門再講。(蘭生白)列位，你包拿我的錢鈔，我这錢是人命錢。(鄉地白)我知你是失下人命的錢！拉上走！(下)

第十回

(女禁子上)(白)我在監中當禁婆，每日行好不作惡。常言進入衙中好積德，不成仙來便成佛。(白)我乃山阳县女禁婆。前日收下两个干女儿，今日要解上走哩。干女儿走来！(苏旦上唱)哑吧吃黃連，含苦在心里。(尤旦唱)囚犯終日盼赦条。(同白)干娘万福。喚孩儿有何吩咐？(女婆白)我先給我娃恭喜，将你二人起解省城法院另訊，此去必能撥云見青天白日。(苏尤同白)如此待儿拜別獄神爷

答。(禁婆白)你們禱告，我給你們收拾行李去。(苏尤同唱)哎，獄神爷！哎，獄神爷！哎呀！(唱)双
 膝跪倒在獄神殿，將腹內含冤訴神前。(尤旦唱)我本是閨閣幼女多良善，却怎么遭下这屈
 冤！(苏旦唱)裙釵生来福命薄，丈夫丑陋实不堪。(尤旦唱)叹奴薄命真伤惨，早丧母亲无
 人管！(苏旦唱)公父賜錢十五貫，又有那金环是一双。(尤旦唱)爹爹无賴成习惯，每日太
 街去賭錢。(苏旦唱)命我將小房移后院，习学針刺也清閑。(尤旦唱)女孩儿无依又无伴，
 形单影只实可怜！(苏旦唱)那夜晚出事真奇怪，失去鈔币并金环。(尤旦唱)那一日爹爹回
 家轉，口角閑語把話言。(苏旦唱)公父回，不容奴言辯，务要宝鈔与金环。(尤旦唱)他將奴
 卖在烟花院，因此上私自逃外边。(苏旦唱)命他儿手执大棍，前庭后院，后院小房苦追赶，
 从仰棚落下面餅，他貪圖口腹喪黃泉。(尤旦唱)高橋姑家躲危險，糊里糊涂收禁監。(苏
 旦唱)奴公父回家問一遍，不分皂白送当官。(尤旦唱)似这样負屈含冤，含冤負屈实可伤，
 倒叫我滿身是口，遍体排牙也难言！(苏旦唱)似这样，(尤旦唱)糊涂官，(苏旦唱)不容人，
 (尤旦唱)去分辨。(苏尤同唱)屈打成招实可怜！(苏旦唱)監中的苦楚我受慣！(尤旦唱)我
 受哇，(二人同唱)我受，我受，受不——哎呀慣！(尤旦唱)每日里心似滾油煎，(苏旦唱)无
 人把奴来怜念！(尤旦唱)零丁孤苦实伤怜！(苏旦唱)今日起解將过院，(尤旦唱)或者撥云
 能見天。(苏尤同唱)獄神爷，保佑我姐妹脫危險，香蜡宝烛供神前。(差上台)來在監門連聲
 叫，(女禁上台)我在后边也收拾对了。(差白)收拾完咧，起身走加。(女禁白)完了，完了。王头！你

这一次路上，把我这俩干女儿好心照管，勿受飢渴之苦，回来我請你。千万在心！（差白）你拿吓物請哩？（女禁白）四两紅芋如冰糖。（差白）擱下你用吧。快走，快走！（苏尤旦同拜白）罢了，干娘！哎，苦呀！（下）

第十一回

（男禁子上）（白）我当牢头管囚犯，咱合犯人作对头。有錢的是朋友，沒錢的打不休来罵不停。就是我爸来坐監，干骨头还要烤髓油、做燐哩！我乃牢头馬二便是。那日監中收了一个犯人，心想弄他几个票子；我先把他叫来吓一下。（向內白）你老婆快上坑加，給我抓个白娃子。熊友蕙走来！（蕙生上唱）在監中日每常思念，盼兄两眼欲望穿，行步来在前監院，禁公喚我为何来？（白）禁公喚我何事？（禁白）喚你何事？你进監来，大模大样，难道不懂坐監規矩？我这衙門人沒背鍋灶，大堂上也沒种田。你給我們三五两銀子使用，誰还說你，嫌你；不要鉄公鸡一毛不拔！（蕙生白）禁公哥！你看我家貧苦，又遭不白之冤，实在无有銀錢。（禁白）說了个好人！你当真无有？这里不要立正。这要好地方，你来！（蕙生白）这是个甚么？（禁白）这叫个敲詐床，你睡上吧！叫你嚐試一下。（蕙生白）哎呀，好不气痛杀人也！（唱）誰樓上打罢三更三点，（禁白）拿来！（蕙生白）拿来？（禁白）你說給三两三錢銀子。（蕙生白）我說是更天。（禁白）任你怎說，非銀不放！有无有？取个棍子再审一下，就肯拿出。（蕙生白）哎呀！

（唱）我心中好似滾油煎，耳听誰樓打三更二鼓。（禁子打介）（蕙生唱）我无有銀錢好作难！这禁监好比森罗殿，上榨床如同上刀山。禁子凶恶如鬼判，非刑拷打要銀錢。观音菩薩救八难，怎不速救友蕙遭磨难？慈航渡我到彼岸，保佑兄长早团圆。恨不得把天一声叫喘，是何人解去我目前的困难！（蘭生上唱）忽听得前监人声喊，声声实可怜。站立簷前用目看，（看介）哎呀，不好，那是兄弟！那是兄弟！原是兄弟受摧殘，禁卒作事太大胆，私刑拷打理不端！（白）禁公，他是我的兄弟，你快快将他放开，我与你三錢銀子。（禁白）对，对，对，就放开。（蘭白）兄弟醒来！（禁白）銀子呢？（蘭白）以在包裹里，你去取来。（蕙生唱）耳内里忽听得人声呼喚，（白）你，你是哥哥？兄长？（蘭生白）兄弟！（蕙生白）你是兄长？（蘭生白）正是。（蕙生白）哎呀，我的哥哥呀！（唱）原是哥哥在面前。只說是弟兄們不能見面，誰料想相会在禁監。呵！只說你进监將弟探，你身帶枷是为——是为那般？（蘭生滾板唱）兄弟啊！兄弟啊！兄弟不必伤悲。你犯罪的情由，为兄一概尽知。多蒙陶五公惻隱，助我一十五貫鈔币，叫我奔上县衙，搭救兄弟出獄。行經高橋洞下，乘涼休息，詎料来一女子名叫尤三姑。那个冤孽！后有公差追赶于他，随将我二人拿到县堂。县官問事不清，說兄与这一女子通奸，謀財杀害尤福祿，結伴潛逃。是兄受刑无奈，屈打承臥，收入囹圄，大料我們兄弟性命难保！咳！好不伤心痛杀人也！（唱）叫，叫蒼天不睜眼！（蘭、蕙同唱）我的老天爷！哎呀！不睜眼的天呀！（蕙生唱）弟兄們双双受屈冤。（蘭生唱）我弟兄都为却十五貫，（蕙生唱）害人的毒物是銀錢。（蘭生唱）只哭得海枯石头烂，（二人同唱）我束手无

策是枉然。哎！（坐介、二差上）（唱）奉命提押犯人要过院，不觉来到监门前。老馬二头，头，头！快升門，差事下来了！（禁白）嚷事？嚷事？（二差白）提犯人过院加！（禁白）真舍力呢。做这两出戏，把你敲的陣大力气！进来，进来！要提誰呢？（二差役白）提熊友兰熊友憲二名，进省重审加。（禁白）这是熊家弟兄二人。（差役白）把刑具戴上。咱們走，上省訴訴怨齋。（下）

第十二回

（四青衣上站、引老生上）（白）俺，江苏按察司王守应。江苏明知府况有义。今乃按察秋审之期，前去安置。人来，开道。来至察院，你我两廂伺候。（下）

第十三回

（四青衣、三角堂、正生上）（引）在朝天子三宣，边外將軍一令。奉旨录囚，审察民命，生杀在吾掌握中。江苏八府巡按鄒应龙，奉旨苏州录囚。这是知府大人。（况白）大人。（鄒正生白）犯人可會到齐？（况白）均已到齐。（王白）大人先审那一案？（鄒白）先审山阳县謀害亲夫、因奸杀父那两条案。傳山阳县解役。（差白）叩見大人。（鄒白）帶犯人。（差白）是。大人当堂点牌。当堂領牌。牌出。

犯人熊友兰、熊友蕙，犯女苏綺娟，尤三姑走堂听审！（蘭白）来至都察院，（尤旦白）举目抬头观。（蕙白）两旁的劊子手，（苏旦白）吓的胆战心寒。（差白）快走！（蘭、蕙同白）我弟兄进了都察院，（尤、苏同白）好似入了鬼门关。（同白）叩见都天大人！（鄒點白）熊友兰！（蘭白）有。（鄒點白）熊友蕙！（蕙白）有。（鄒點白）苏綺娟！（苏旦白）有。（鄒點白）尤三姑！（尤旦白）有。（鄒白）这詳文上边，可是你們的笑招？（同白）青天大人！哎呀，大人！小民冤枉！（板响）（鄒白）法板炸裂，必有冤枉。熊友兰，你們有甚么冤枉，从实訴来，若有半个虚字，休想活命。（王白）你們有甚么冤枉？从实禀訴，老大人必能与你作主。（蘭白）大人容禀！（唱）熊友兰跪丹墀哀告禀，尊大人坐上边細听根由。（蕙生唱）自幼儿讀詩书遵守礼教，并不敢作非事犯了律法。（蘭唱）陶五公行側隱賜我鈔币，并非伤人命得財脫逃。（蕙生唱）积土內檢金环禍事来招，我若是不招認五刑难熬。（王白）苏綺娟，訴你口供上来。（苏旦白）大人容禀了！（唱）未曾开言珠泪下，（白）大人容禀！（唱）尊声大人听根苗：女子今年正二八，自幼童养在馮家。奴公公待我恩义大，将金环、宝鈔、钥匙檢交与我，小房大意，未曾收檢事有差，失却了宝鈔、金环这禍根芽。公父回，将奴破口罵，怒不息，咬銀牙，喝令他儿用棍打。奴心中害怕跑回小房下。他追至小房，棍头仰，戳破了仰棚，忽有面餅墜地下。奴的夫生来情性傻，他一見面餅用手抓，胡里胡涂便吞下。霎时一命丧黄泉，公父一見胆气炸，言說奴家謀害他，送至公堂辯真假。胡涂知县藐王法，上堂不容奴回話，屈打承招强画押。是那么暗无天日，任意枉法，負屈含冤，含冤沉海底，我真害，

哎呀怕。望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情周察！（王白）尤三姑，訴訴你的口供上來！（尤旦白）大人容稟了！（唱）老大人上邊將奴問，珠淚滾滾訴原因。我的父叫尤福祿，耍錢賭博不安貧。那一天晚拿回錢一捆，言說誰給話不明。裙釵上前把父問，他言說將我賣于娼門，听言罢來心伤痛，爹爹做事灭人倫！孩儿对你多孝順，父女相依度日多样好，卖儿作娼怎忍心！因此上背父逃走图躲避，到姑母家中去且藏身。整行一晚身乏困，中途路柳下且休歇，忽听得后边追赶来了許多人。那时节，心中忙乱不避嫌，只顧藏身最要紧，那相公身后且影身。来人不把皂白問，他拉拉扯扯送衙門。知县升堂將奴审，說我因奸杀父亲，証端見，受刑不过强招認。說到此間最伤心！似这样不惜民命、任意武断，实实令人真悲憤！望大人与民女快把冤伸！（鄭白）好惱也！（唱）听罢言来气炸胆，这样胡涂怎为官！不詳情理意武断，草菅人命罪通天！（陶五公上唱）中途有人对我言，他說友兰中途遭奇冤。我助他銅錢十五貫，却怎么因此受牽連？我为此到察院把冤辯，拚性命我要去伸冤！（戚）冤枉！冤枉！（小校白）有人当堂喊冤。（王白）今乃秋审大典，竟敢大堂喊冤，必是刁民。来呀，推下重笞八十！（鄭白）慢着，他能舍命前来，必有冤枉。犯人帶下，喊冤人上堂回話。（王白）帶喊冤人？（小校白）是。（陶白）在下与大人叩头。（鄭白）好一胆大刁民，何人打伤你父？毆杀你母？竟敢察院喊冤！（陶白）大人，这冤枉不是民的冤枉。（鄭白）何人的冤枉。（陶白）乃是熊友兰的冤枉。（鄭白）怎样是熊友兰的冤枉？（陶白）大人，小人名叫陶五公，販卖珠宝为生。那日閑游无事，偶至山阳县衙前閑游，时值县官升堂理

事，审問熊友蕙、馮益吾兩家官司，問得不明不白，將一个疊門秀才，屈打成招，胡里胡塗勒索十五貫寶鈔。是我回得船去，与同伴相說此事，不料友蕙兄友兰在船上傭工，聞听此言，栽倒在地，哀哀痛哭，令人心酸。是我助他一十五貫寶鈔，命他搭救他那兄弟。不料行至高橋洞下，又遇公差將他拿去，言說他因奸得財，杀人逃走，屈打成招，問成死罪。此錢是小人施舍，相公反受屈冤，为人反将人害，笑笑開心不安！大人依理天斷，我縱然一死心甘。（唱）这是我想救人反将人害，无端遭下这禍灾！大人忠正民感戴，快与小民伸冤来！（鄭白）我且問你，此事相隔數月有余，你先前为何不来？（陶白）小人前赴广东，貿易未归。昨日回来，聞听此事，即来喊冤。大人詳察。（鄭白）呵，这是……年兄！（王白）大人。（鄭白）我想这两案，一刻难辨虛实。况守素称廉明，就批在你的衙下，詳細审問。打点退堂。（兄白）陶五公下堂，三月后看牌听审。（陶白）謝大人。（兄白）大人！（王白）年兄。（兄白）此事必得私查暗访，才可得其真相。（王白）但凭年兄相机办理。搭轎伺候。（唱）吩咐人役来搭轎，（兄唱）明日里查訪走一遭。（下）

第十四回

（陸亞夫上唱）每日里只覺得心神不定，到賭場耍錢去只輸不贏。（白）自从把尤福祿失塌了以后，我心里总觉得迷迷忽忽的。进宝場，一納一个黑尻子，把我輸的屑屑没办法。这的城隍爷灵应，給城

隍爷許个愿，去求老家保佑我明明白白，要錢去再包亏累。就此前去了！（唱）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里打門心不惊。走！（下）

第十五回

（鬼上唱）只为民冤沉海底，我私訪數日无端倪。（白）正府况有义。是我来到山阳县，已經私訪數日，毫无一点头緒，真真令人煩悶。（內白）覓見那廟來了一人，鬼头鬼脑，必不是善良之輩，直往廟中而來。我不免將身隱在石碑背后，且听他訴說甚么。（陸唱）急急忙忙往前走，不覺來到廟門口。來到啦，待我神前許个愿，走进神前把头磕，尊一声城隍爷，城隍奶奶听我說！都只为來庄有个尤福祿，与我的交情很不錯。那一日我从他的門上过，想与他借几貫銅錢度生活。進門去，他睡着坑上不理我。仔細看，原来是他吃酒帶醉，胡里胡涂他給睡着。十五貫宝鈔頭頂的擱，我心想，倒不如偷上一走是上着。不料他，忽然惊醒抱住我，他拉、他拉、他拉，拉拉扯扯不丢开，我一时情急怕闖禍，把他毆死是我一点錯。从今向后要改过，我再不攔人、騙人、偷人、刁人、惡人、害人、把死狗地痞拳。城隍爷各保佑我，許下了豆腐白菜一大鍋，八斤半的猪脑壳。若是不买，改日再見。愿也許下了，心中也亮啦，回去睡覺吧。（看介）呀！你可看我做嘍呢？（况白）我看你印堂发青，恐难过多。（陸白）起些，起些，清晨把早的，不要信口說，冲喜神呢！（况白）不是破財，便失人命！我会禳解，能以逢吉化凶。（陸白）呀，这个先生有些神

气。先生，我有点事，你可能禳解吧？（况白）只要把事的原由说明，就能禳解。（陆白）我是那个事，可是吗？（况白）你只管实说。就是你我二人，有甚么要紧呢？我与你禳解，不但免祸，还能发财。（陆白）乍的话？还能发财？（况白）那是自然的。你要发了财了，可须要重重的谢我呢？（陆白）当然要谢哩。就是这个话，敢说吧？（况白）有甚不敢说？我图了你的谢礼，还能把实话对外人去说吗？（陆白）说得？（况白）说得。（陆白）此事还是前几月的事：那一天，我见尤福祿摸了一捆子钱回去啦。我心拟想问他借钱做梢使用。跑到他屋里，看见他给睡熟啦。我想，明借不如暗偷；刚一拉钱，就给醒来啦，抱住我不丢开。我一时情急，拿出个小刀子去搗他的嘴去，不料给按到吃食筒子上去了，他给嗚呼哀哉啦。虽然有人把案顶啦，我心里总是茫茫忽忽的；弄嘎，嘎不成。先生你给我禳解一下子，我重重的谢你！（况白）啊，原来如此。你请到我的下处，我与你禳解。（指差）人来，将他带回！（陆白）这请人就是这样请吧？（差白）这是新规矩。（陆白）哎！我上了当啦！（况白）将他送到县衙，速传人役，以到熊友兰家中听用。来，才给带网了。（唱）尤福祿一案已明了，再往熊家走一遭。（青衣白）来到熊友兰门道。（况白）将封批扯去，扭锁开门，待我进内一观了。（唱）前庭后院都看到，形迹无有半分毫；猛然睁睛用目瞧，墙角的浮土似新创。（青衣上白）参见老爷。（况白）唉！这隔壁是何人的宅舍？（青衣白）是馮益吾的宅舍。（况白）啊，啊，将这界墙拆去。（青衣白）是，是，是。（拆介）禀大人，墙内有几个死老鼠。（况白）再往下拆。（馮老丑上唱）屋内灰尘都扬满了，何人在此拆墙垣？正在门口用目看，是土匪强劫把墙翻！耳听道锣连声响，等老爷到来要喊冤。（县官上唱）嶽庙降香回衙转，忽听有人来喊冤。（白）甚么人喊冤？带上来。（老丑白）与老爷叩头。（县官白）你为甚么喊冤

呢？（老丑白）小民給老爷回話，熊友兰家中來了一伙土匪，把小人的房都拆了。（官白）呵，有这等事！待我去看。噢，把本县的封批都扯啦，好大胆，好大胆！与我抓上來！（役白）呵，老爷喚你呢！快走，快走！（兄白）甚么老爷！（官白）你好大胆的土匪，你竟敢私扯封批，私拆民舍，你这个东西，真可大胆！我問你姓嘍？叫吓？（兄白）我的名字，不便对你講說，有个名帖，你拿去觀看。（官白）我的爷，原是大尊到了！卑职失禮遠迎，多有得罪！（兄白）我为熊友兰兄弟兩案官司而來。（官白）這兩案官司，卑職問的明明白白，一点沒錯斷。（兄白）不必多言，隨我后邊去看。（青衣白）稟大人，牆內有金環一只。（兄白）馮益吾，你可認得此物？（老丑白）正是我家之物。（青衣白）還有鈔票一張，面餅几个。（兄白）馮益吾，這鈔票呢？（老丑白）也是我的。（兄白）你家鈔票金環俱在牆內，何以誣賴熊友蘭呢？（老丑白）雖然如此，我娃總是蘇綺娟害死的。（縣官白）對呀！（兄白）哼，哼，哼！你也不必強辯，我总要叫你心服口服。來，喚一只犬來！來，來，將這面餅喂犬。（青衣白）狗吃啦這個面餅，當時就給死啦。（兄白）這。王令，你可曾看見看見？這是熊友蘭用毒餅殺鼠，被鼠子將餅嚥到馮家仰棚之上。又將金環鈔票拉去。金郎食餅身死，友蘭含冤，俱是鼠子所為。你說是也不是也？（老丑低頭白）對。（縣官白）不錯。（兄白）既已明白，就命王令速將馮益吾、陸亞夫押解來省，本府稟復按院大人，了結此案。吩咐外廂打轎伺候。正是：為縣令任意武斷，叫良民負屈含冤。（縣官白）馮益吾，你是個大大雙料混蛋，害的我怕要丟官。走！（老丑白）觀凡事水落石頭見，娃死等于白白完。（下）

第十六回

（三堂角子。正生鄒白）正氣冲霄漢，文光射斗牛。（丑白）將此次奉命私訪事，稟明大人。鄒大人！（鄒白）知府少禮。（丑白）卑職奉命前去辦理山阳县熊友兰友蕙兩案，業已清明，大人請觀呵！（排子）（看介）（鄒白）貴府果稱精明！人犯可曾帶到？（丑白）俱在轅門伺候。（鄒白）傳山阳县县令！（差白）傳山阳县令上堂！（縣官丑上唱）耳听一声喊，吓的我胆战心又寒，战战兢兢进察院。（差白）大人傳你，小心着！小心着！（丑官唱）大堂口里忙問安。大人！（鄒白）你这次錯斷兩案官司，殊屬胡涂已極！（丑白）卑職糊塗！哼，哼。（鄒白）帶犯人！（丑官白）是，帶一千人犯上堂！（蘭生唱）忽听大人一声喚，（蕙生唱）今日撥云見青天。（蕙、尤旦同上唱）低头不語进察院，（陶五公唱）也不枉小民犯天顏。（同白）叩見大人。（鄒白）熊友兰，熊友蕙！你等含冤，現經况首府察情訊明，即于堂上开釋。馮益吾誣告熊友蕙，本當治罪，姑念老来无子，从寬免究。山阳县县令王志蘊办事胡涂，難膺民社，着予革職，永不叙用。陶五公給予「見义勇为」匾額，以昭激勸。苏綺娟、尤三姑穷无所归，就令馮益吾認苏綺娟为义女，許与熊友蕙为婚；尤三姑拜陶五公为义父，許与熊友兰婚配；侍奉你們一場到老，以为善者之报。今乃大比之年，本院賜与川資五十兩，就命熊友兰兄弟同去上京赴試。一同下去！（众白）謝过大人！（鄒白）王年兄，况年兄，請到宴上。（王、况同白）大人請！大人請！（同下）

京剧十五贯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过录車王府鈔本逐录

京剧十五貫

第一本

(生扮熊友蘭上)(引)蠶絲夢穩，雁序秋風寒。(白)一身長抱終天恨，書窗勤苦對青燈。五更風雨三更火，滿腹文章不疗貧。卑人熊友蘭，字湘生，淮陰人也。詩書承蔭，忠厚傳家。向與吾兄弟友蕙守制讀書，無奈一身兼仆，四顧无亲，既乏囊橐之資，復少經營之技。咳！如此奇穷，眼見身填沟壑，安能恒心力學，显亲揚名！是吾思得一變通之策，不免喚兄弟出來，與他商議。兄弟快來！(小生扮熊友蕙上白)兒卷破書存，四壁清風引。吓，哥哥！(熊友蘭)兄弟請坐。(熊友蕙白)哥哥請坐。(熊友蘭白)兄弟，自從双亲早逝，家業彫零，我与你学业不专久矣！就寒受餒，倘一旦双双餓死，可不負堂堂七尺之軀么？(熊友蕙白)哥哥，古來學問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但謀道而不謀食，哥哥且免愁煩。(熊友蘭白)兄弟吓！(唱慢板西皮)遭不幸二双亲早年喪命，撇下了兄弟們无倚无存。我合你讀詩書力圖上进，(唱慢板西皮)歷苦節守寒窗奮志青雲。怎奈是囊中空心口相問，必須要思一計勉力經營。(熊友蕙唱)虽然好文章疗飢未穩，清身軀待時來順天而行。讀書人當得要安常守分，怕的是涉程途枉

受苦辛。(熊友蘭白)兄弟，想你我弟兄，双双餓死無益，不若一人出門，一人在家奮志讀書。兄弟，你資性聰明，勝似愚兄百倍，異日功名之事，所望吾弟不少；兄弟在家讀書，愚兄出門才是。(熊友蕙白)哥哥乃熊門長子，宗祀所關，理应在家守志讀書；兄弟出外才是。(熊友蘭白)愚兄主意已定，不必推阻。我已覓就去处。(熊友蕙白)哥哥有何去处？(熊友蘭白)咳！兄弟，你道我那有別的去處！今早偶有舟泊河下，欲覓當梢一人。(熊友蕙白)當梢，是把舵了？(熊友蘭白)月給工資青蚨半貫。(出錢介)吾弟叔且收下，少刻便索登程去也。(唱)為兄的學當梢卑微勿論，願賢弟在家中苦讀詩文，但能够守青燈黃榜有分，光于前裕于后，顯姓揚名。(熊友蕙白)啊呀，哥哥既愿當梢，兄弟亦无不可，若竟將雇值供我饕餮，教我心下何忍！不如死在一處，到得干淨。(熊友蘭白)吾弟如此執見，不如先自觸牆而死。(欲撞，扶介)(熊友蕙白)哥哥請息怒！主意如此，料兄弟難以挽留了。哎呀，我那哥哥吓！(熊友蘭白)我那兄弟吓！(熊友蕙唱)听兄长一番言，心中難忍，頃刻間兩別離，珠泪紛紛。船头上作生涯，須要謹慎，露寒霜自己要保重十分。(熊友蘭白)賢弟吓！愚兄有一言囑咐于你！(唱)慢二六，勸賢弟休得要珠泪滾滾，听愚兄有一言細說分明：你在家勤學問功名有分，但能够身榮貴光耀門庭。此牆壁与馮家內室貼近，他家有年少婦声息相聞，兄去后将書室急刻遷進，也免得旁人論是非難凭。(熊友蕙白)承哥哥見教，明日就把書室遷進便了。(熊友蘭白)如此，愚兄就登程去也。(熊友蕙白)哥哥請上，受小弟一拜。(熊友蘭白)愚兄也有一拜。

(唱)欲求生計且从权，膏火相資学业专。东去伯劳西去燕，断腸回首各风烟。(同哭介)
 (下)(熊友蕙白)哥哥已去。天色漸晚，内房久未收拾，我且在此度过今宵，明日迁进便了，正是：痛把珠泪交相搥，只为飢寒故逼人。(下)

(淨扮馮玉吾上)(引)經營致富，善會計、胜似陶朱。(白)身隱何妨近市廛，仰荷天庥广田园。頑儿佳妇联姻眷，羞將晚景慰殘年。老汉馮玉吾，祖居淮安人氏。荆妻亡过。就在这胯下桥头开了一座粮食小店。孩儿錦郎，天生丑陋，养媳侯氏，乳名三姑。年紀都已长成，正好乘时合婚，但我冷眼看去，他見我儿貌陋，不无怨望之心。咳！姻緣前定，只索由他。今早偶然作一交易，准下金环一双，宝鈔十五貫，不免付与我儿，轉交媳婦收藏，順便說起姻期，訓誨他們一番。錦郎孩儿那里？(丑扮錦郎上白)来了！(數板)闕不全，十样錦，多名件。一出胞胎难更变，惹人嘲笑由人賤。哈哈！我好快活！虽則相貌宮乖舛，且喜妻財爰发现。(白)爹爹拜揖。(馮玉吾白)还是这等頑皮！儿呀，你年紀方將弱冠，媳婦又已及笄，正好擇吉完婚，只是你生成陋相，与媳婦大不相当，必須习上成人，庶免他年反目。(錦郎白)羞也不羞，亏你說得来！都是你当初无德，生出这歪骨头。如今自家尚且看不过，这冤家又那里人得眼？一时间作了亲，反目事小，倘然半夜三更被他推下床来，(推馮玉吾介)(錦郎白)跌得殘殘坏坏，十样錦又添上两样了。(馮玉吾白)胡說！男长女大，婚期再不可緩。

你与我喚他出来，先行訓誨一番便了。（錦郎白）有理有理。連那話兒也替我教熟了便好吓。妹妹出来！（貼扮侯三姑上）（引）愁添秋水妍，恨鎖春山远。（白）公公在上，媳妇万福。

（馮玉吾白）罢了，坐下。（侯三姑白）公公在此，媳妇怎好坐！（馮玉吾白）你自幼撫養長成，分明亲生女儿一般，坐下何妨。（侯三姑白）告坐了。（錦郎換侯三姑坐）（馮玉吾白）畜生！

还不坐开些！（侯三姑白）喚孩儿出来，有何訓教？（馮玉吾白）儿吓！（唱）我家中不富貴也

不貧賤，每日里父見你鎖愁眉尖。我的儿身不全要你照看，但愿你小夫妻福祿綿綿。（侯

三姑唱）为儿的不敢噴，何曾埋怨？（錦郎白）我妹妹这两天越发的好了，哈哈！（侯三姑唱）

这都是前生定注就姻緣。自幼儿蒙養恩德非淺，明四德曉三从怎敢多言。（馮玉吾白）吓，

这是金环一对，宝鈔十五貫，你可收藏好了，将来交付家計，都是你們应有之物。（侯三姑

白）公公何出此言！媳妇早托高門，幼蒙恩顧。哥哥天生陋相，是奴宿业所招，岂有异心，

致煩忧虑？（錦郎白）也不怕你有什么别的念头。我的好妹妹，你这两句話說得很是。常

言說的好：『巧妻常伴拙夫眠』；当初武大郎、王矮虎比我还难看，偏有絕标致佳人陪伴他！

（唱）不怕你扈三娘跨馬鏖戰，只莫学武大嫂挑帘撒賴。（馮玉吾白）哇！說什麼話！（熊友

蕙內讀書介）（錦郎白）咦，臭灰物！我这里正說得高兴，又在那里打攪。（馮玉吾白）又来了，

他自在那里讀書，与你什么相干？（錦郎白）那見好人家不住嘴，在屋里掙命嚼？（侯三姑

白）那生一牆之隔，每常听他彻夜讀書，将来必有发达之日，我們不可輕慢了。（唱）他那里

讀書聲徹夜不斷，隔牆聞一字字玉振金宣。（馮玉香白）吓，好奇怪！女儿家，說什麼最喜讀書之聲？有心之言，不无可疑，我自有道理。（唱）謹嚴扃戶關防逼，恐向鄰家情意牽。（錦郎白）爹爹說得不錯，必然有點緣故在那里了。阿呀，賤人！我人便不象樣，烏龜是不肯做的。（馮玉香白）胡說！我自有理會。吓，媳婦，你雖說讀書可喜，我却道聲息相聞不雅；況孤男少女，相隔一牆，何以杜彼觀覲之念？媳婦今夜可就遷進內室，我與孩兒反移出外房，嫌疑既絕，自然誹謗不生了。（侯三姑白）謹依公公之命。媳婦遂即遷進內室便了。（馮玉香白）天色已暮，孩兒隨我外廂去。（錦郎白）（同下）（侯三姑進介）（點燈介）（白）吓，這是那里說起！奴家一時失言，他們疑心頓起。着我遷房在內，公公之意可知矣。咳，罢了！（唱慢板）對銀燈不由人自思自嘆，想奴家多薄命心似油煎。想当初家貧寒衣食有限，把奴家配錦郎丑陋不堪。适才閒談論缺少檢點，招惹起他父子起下疑端。（白）事已至此，說也枉然。黃昏時候，且把公公所付金環、寶鈔放在桌上，权且少睡片時。（唱）這是奴前世里孽債未滿，享榮華受富貴今生却難。（睡介）（兩鼠聲介）（鼠上唧唧鈔下）（內一更介）（侯三姑漸醒介）（白）呀！一覺睡去，早已夜深了。不免將金環、寶鈔藏在匣中便了。（尋介）（白）呀！明明放在桌上，怎麼一霎時不見了？好奇怪吓！是了，多應是公公放心不下，又來索取，見奴假寐，竟自取去了。我且收拾安寢，看看公公另日問也不問。（唱）沉沉玉漏催曉箭，一灯徹夜伴孤眠。（下）

(熊友蕙上白)窗前芳草休菱，一点珠璣自含。小生，熊友蕙。自从哥哥别后，不覺又是几
 日。只因切近邻房，声聞欠雅，今早故将书室迁进，永杜嫌疑。咳！难得哥哥劳苦独任，我
 却飽暖安居，若不奋志攻书，何以酬兄长之志？夜来鼠声作耗，攪我宵眠，因此破早起身，
 一竟埋头窗下。尽其在我，听其在大，总然廢寝忘食，却也乐趣有余了。(唱)兄去时吩咐
 我功名要紧，圣贤书必须要仔細用心，讀諸子与百家細細講論，那三坟合五典博古通今。
 猛抽书忽听得响声一陣，(抽书落环介)(唱)見金环不由人心内疑惊。(白)吓！这书架上那
 里来的金环？好奇怪！(四面看介)(白)吓！(唱)看四圍牆壁間并无蟻縫，多应是苦攻书感
 动神明。(白)也罢，既非不义之財，明日持去間壁馮家店內，易取錢文用度便了。(內鼠叫
 介)呀！你看青天白日，群鼠又在那里作耗。惊我夜眠犹可，倘然咬損书籍，如何是好？
 (付扮賣鼠藥人內喊介)賽狸猫老鼠药！(熊友蕙白)听門首叫喊貨賣鼠药，我就去买些，将
 此耗虫辟除，有何不可。(出門介)卖鼠药的这里来！(付白)来了！(上白)沿街叫喊药方
 臭，赛过狸猫避鼠虫。(見熊友蕙介)相公要买药？絕妙的老鼠药！(熊友蕙白)果然中用
 么？(付白)怎么不中用！砒霜多有在里头了。不要說老鼠，就是人吃了，也七窍流血，活
 不成的。(熊友蕙白)如此，大錢五文，卖些与我。(付白)有哩，有哩。(包介)相公！这是百
 发百中的。拿去，我到那边卖去了。(喊下)(熊友蕙白)妙吓！正想用計辟除，却喜得此鼠

藥。書籍可珍，就忍心也說不得了。有炊餅几枚在此，我就將藥裝在里面。（唱）非是我心殘忍害他性命，怕的是損壞了詩書五經。但能够一枕酣通宵清夢，也免得晝寢睡力圖功名。（下）

第二本

（旦扮苏戌娟上唱慢板西皮）遭不幸老爹爹早已命喪，撇下了母女們身受淒涼。我的母守苦節无有贍養，改适在游門中也非善良。我看他終日里飲酒游蕩，因此上老娘亲气郁而亡。（白）奴家苏氏，小字戌娟，原是錫山名家之女。父亲早逝，随母改适游門；繼父不仁，母亲复嘔气而死。現今家計艰难，飢寒不免，并无好言相慰，反加非打即罵。幸得維亭姑媽常來劝解，但不知何时得个出头之日，結我終身。思想起来，好可怜人也！（唱搖板西皮）想起不由人心中惆悵，虽然是怀怨恨不敢声揚。奴此时好一比楊花逐浪，何日里撥云雾重見天光！（下）（付扮游葫蘆上。數板）我原非善良，我原非善良。奔波勞攘，十謀九拙真穷相。（白）自家游二。这个肉担，是我三代祖傳。只为一世爱喝这口黃湯，人人叫我游葫蘆。咳！我游葫蘆真好命苦！千辛万苦，掙了几两銀子，討了个老婆，只想帮家做活，不想閻罗王就

发請帖，把他請了去了。留下一個女兒，生得十分标致，只是性烈，不服晚爹訓教。一向本錢缺欠，生意不曾做得，昨日拿了一只梳盒，兩個杌子，賣了一兩八錢銀子，剛剛買了半邊豬。那丫頭道我賣了他的嫁粧，一夜哭哭啼啼，直到天明，故此出門不利，賠了一天辛苦，倒折了錢半銀子！心上氣他不過，回去罵他一頓，出出氣。來此已是自家門首，開門！（蘇戌娟上白）來了。（開門介）（白）回來了。（游葫蘆白）回來了！你這張嘴硬似鉄，難道叫不得爹爹？因你在家作怪，連我買賣都不順利了！（唱）你連我下眼看不當尊長，与你娘作夫妻也非平常。（蘇戌娟唱）進門來就与我紛紛亂嚷，全不怕那旁人說短道長。（游葫蘆白）別的不說，且拿飯來吃！（蘇戌娟白）吓，又來了！柴米皆无，那有飯吃！（游葫蘆白）放你娘的屁！別人家女兒，績麻紡綫，掙來銀錢幫貼，偏是你這丫頭，一点出息也沒有吓！（唱）別人家女孩兒勤勞織紡，誰象你惡劣性作樣裝腔。（蘇戌娟唱）咱家中柴合米并无一样，你何不手摸胸自己思量。（游葫蘆白）你這丫頭，再若硬嘴，賣你到水里去！（蘇戌娟白）哎呀，一發說出這樣話來了！（唱）說此話傷天理全不思量，奴命苦當不起那樣风光。（哭介）（白）哎呀！爹娘呀！（游葫蘆白）哇、哇！活跳跳一個晚老子在此，哭起爹娘來了！可是咒罵与我吓？（唱）思量起不由人心頭火上，我就便打死你料也无妨！（打蘇戌娟介）（蘇戌娟避介）（扯，蘇戌娟閃下，游葫蘆跌介）（白）啊呀！啊呀！好跌好跌！這丫頭倒將我一摔一个大觔斗。看他不出，順手牽羊，到來的熟。四邻隔房吓！女兒杀爹呢！（末扮秦古心上白）鷄犬

作怪，风俗大坏。（夹虞白）游二哥为何在此喧嚷？（游蒹蘆白）秦伯伯！那有这样事，女儿杀爹！你是近邻，正好做个証见。（秦古心白）啧啧，讲这样话！你女儿不是那样人，请息怒。老夫自去了。咳，好没正经，好没正经！（下）（游蒹蘆白）丫头！你与我走出来！（老旦扮游氏上唱）只因为姐弟情特来探望，（见游蒹蘆介）（白）吓？（唱）见兄弟面带怒所为那桩？（游蒹蘆白）姐姐来了，请坐。（游氏白）有坐吓。你们又来吵闹了？咳，兄弟，何苦如此！（游蒹蘆白）姐姐，你来得正好。我家这丫头，开口晚爹长，晚爹短，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整日淘气，要卖他水里去！（游氏白）哎，这是什么说话！罪过罪过！兄弟，我对你说：她当初随娘嫁你，并不曾沾你一些好处，今已长成，也该存她些体面。动不动非打即骂！你又没有亲生在那里，好歹招个女婿，养老送终，岂不是好？（唱）女儿年已及笄长，理应择配门户当；半子之劳俗言讲，免得終身受凄凉。（游蒹蘆白）姐姐说得有理。方才原是吓他的。只是我本錢缺少，养他不过，怎么办？（游氏白）不妨。另日去到我家，与你姐夫商議，叫他与你措置儿两銀子，与你开张肉鋪，合伙分利，大家都好度日。（游蒹蘆白）若得如此，好得紧！依姐姐說，今后再不打罵他了。姐姐，你到里面少坐片时，我去弄些米来做飯。（下）（游氏白）咳！又是老身到此，不然這場吵鬧怎了！且喚我侄女出来，安慰他一番。侄女快來！（苏戌娟上白）來了！（唱）繼父出言太无状，这样羞辱人怎当！（白）原来姑母到此。姑母万福。（游氏白）罢了。（苏戌娟白）啊呀，我好命苦吓！（游氏白）侄女不必悲泪，你們这

样吵鬧，我已尽知。他性情从来不好，你何苦与他一般見識？方才老身說了他几句，自知不是，从今以后再不來难为你了。（苏戌娟白）这是姑母在此，他把甜言安慰。明明說是要把奴賣到水里去呢！（唱）他对姑母好言講，心怀毒狠意不良。不如傾生把命喪，終在人間无下場。（游氏白）侄女，他是哄你的話，怎么就認了真了？若果然有这样事，竟到我家里住下，看他行得行不得！（苏戌娟白）如此多謝姑母。姑母且到房中少坐，用过午飯再去。（游氏白）我还有几句话与你細說。明知非伴且相从，（苏戌娟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游氏白）情到不堪回首处，（苏戌娟白）一齐吩咐与东风。（同下）

（熊友蕙上唱）文心日夜多勤苦，天賜双环助寒儒。（白）小生，熊友蕙。家貧力学，天賜金环。现在薪水不給，不免拿此环至間壁馮家店內，易取錢米便了。（唱）眼見饕餮天所助，須圖上进用功夫。（下）

（馮玉吾上唱）空自疑慮长叹气，村儿艳妇是可虞。（白）老汉馮玉吾。只因媳婦少艾，急欲擇吉圓房，不想他屬意邻垣，把熊生极口称贊。吾恐孤男少女，声息相聞，故教媳婦移进內室，不料我家剛剛移进，熊家这畜生也把书室移进里边去了。书声朗朗，只隔一墙，必然两下有情，故而相随不舍。好恼好恼！欲待与他理論，却又沒凭沒据，說不得。吩咐吾儿，从

此加意严防。看天色尚早，还是把店业开张起来。（熊友蕙上白）俛为知己用，贫不受人怜。偶老叔在店中么？（冯玉吾怒白）生意经营，那有不在店中之理！二相公，我且问你，你的书室为何迁了进去？早晚书声越响亮了。（熊友蕙白）是奉哥哥之命移进去的。（冯玉吾冷笑介）（白）只怕未必奉哥哥之命。且问二官人，今日下顾，有何见教？（熊友蕙白）偶有金环一双，欲求作价，换些钱文与米。（冯玉吾背白）这穷鬼那里来的金环？吓，借来一看。（熊友蕙付环介）（冯玉吾见环介）（白）吓？好奇怪！这环儿分明是我家之物，前交媳妇收藏，这畜生从何得来？一发可疑！吓，我自自道理。二官人，这环儿手工精细，未知索价几何？请问二官人，祖上遗下的，还是何处得来的？（熊友蕙白）只因家贫无措，在舍亲处挪借来的。（冯玉吾冷笑介）（白）挪借来的！小店这里不便作价，二官人要用钱米时，且押两贯回去，可好？（熊友蕙白）如此最感。（冯玉吾白）这等，二官人请回，即刻就着人送去。（熊友蕙白）一发多谢。小生在家专候。人情金欲语，民以食为天。（下）（冯玉吾白）可恼，可恼！确是我家故物，这小贱人辄敢私赠与人！将来做出丑事，如何是好？我儿快来！（锦郎上白）来了。（唱）吉星相扶周堂数，巧妻拙夫足自娛。（白）爹爹有何话说？敢是你耍灰？（冯玉吾白）胡说！孩儿你是知道的：前日为欲别嫌疑，着媳妇移房进内，耐奈熊家这小畜生，连夜也把书房移进去了。（锦郎白）丁紧了不放，自然两边约会了。（冯玉吾白）便是。今早这畜生，又将金环一双，到店中换取钱米，一眼看去，分明是前天交付之物。（锦郎白）

住了，既是我家物件，就到我家出兌，真是欺你是开眼烏龟了！（馮玉吾白）胡說！这般丑事可是当得起的？你如今問他索取前日金环合那宝鈔十五貫，看他如何答对；我这里就把金环为証，告到县中去，問他个窃盜罪名，却也不为冤枉。（錦郎白）說得有理。打了这狗骨头，还要枷起来。我肉也咬他一块！（馮玉吾白）如此說，你就去問他！我在店中做个生理，少停报官就是。（下）（錦郎白）啊呀，好不好！生生一朵鮮花，竟被別人采了去！看这賤人不起，到是偷汉子的一个老在行。可恨吓！（唱）賤人做事太无理，嫌我貌陋重邻居。越思越想越有气。（鼠声介）（丑白）呀！（唱）鼠声做耗事蹊蹊！（白）啐！青天白日，老鼠作怪，怪不得这丫头像打老鼠。（見餅介）咦，房門口那里来这个大餅？动火得很吓！是了，是了，必是这个丫头像私下与野汉子吃的，丢在这里了。他們吃得，难道我就吃不得？就是硬些。不免吃到肚里便了。（唱）饑涎唾咽餓眼肝，剖而嘗之滋味奇。（侯三姑內白）門外何人走动？（錦郎白）是你不成才的汉子。有話說，快些走出来！（侯三姑上唱）天命難違不由己，今生已矣空自吁。（錦郎白）你做得好事！（侯三姑白）做甚么事来？（錦郎白）偏是你会偷汉子的人极会嘴硬。我且問你，你前日搬进里面，为甚么隔壁里熊二也搬了书房进来？（侯三姑白）各人家事，我那里曉得？（錦郎白）推倒推得干淨。前日交你金环一双、宝鈔十五貫，在那里？快拿来交付爹爹去！（侯三姑白）前宵放在桌上，醒来遍尋不見，想是你們收拾过了，怎么問奴索取？（錦郎白）放你娘的騷辣狗臭屁！脏証現在，明明貼了隔壁熊二，

反說我与爹爹拏去，騷花娘！狗淫妇！我馮大官人竟做此物，气死我也！（侯三姑白）这是那里說起？（唱）血口噴人伤天理，不若捐生自殞軀。（錦郎白）有証有据的事，还要嘴强？騷花娘！狗淫妇！（罵完叫痛介）（白）啊唷！啊唷！不好了！吃了面餅，气裹了食，肚里痛起来。啊唷！啊唷！疼死了！疼死了！（唱換灯蛾）渾身似火燃，渾身似火燃，滿腹似刀鋸，奇痛不堪論，一陣陣急風驟雨也。（白）啊唷！真正不好了！（唱）失声呼吁，嫩肝腸已迸裂无余。（滾地死介）（侯三姑驚介）（白）哥哥，哥哥呀！这是那里說起？（接唱）霎時間禍非生，不由人惊魂无主，謾歎歎！（白）不好了！公公快来！（馮玉吾上白）何事呼声急？多因丑事彰。（侯三姑白）公公，不好了！哥哥驟病而死了！（馮玉吾白）我孩儿死了？（見驚介）（白）哎呀，我的儿吓！（唱前腔）鮮紅七窍流，鮮紅七窍流，慘亡一何遽？（白）你这賤人！（唱）若个与同謀？快把致死根由明訴也！（侯三姑白）公公也如此說，可不冤枉煞人！方才哥哥好好在此，問媳妇索取金环宝鈔。（馮玉吾白）可曾交付？（侯三姑白）呀！如此說，公公果然不曾取去。天哪！这般怪事，实难分解！（馮玉吾白）有甚难解？（出吓介）（白）哪，这不是金环么？脏証在此！你这賤人，暗通奸人，私贈金环宝鈔，却又下此毒手，謀死亲夫！我的儿，你死得好苦！（唱）惊心慘目奸近杀，古語非虛。（侯三姑跪介）（白）公公，可怜沒有这样事呢！（馮玉吾背白）且住。我一时声張，一来怕这賤人短見，二来又怕奸夫脫逃，我且穩住他再处。吓，媳妇，据你說来沒有这样事么？起来，且合你将尸骸抬过一边，待我細細

查出致死根由便了。(侯三姑白)正是，这事定要查明的！(唱)上有青天堪証据，休将丑事把奴誣。(下)(馮玉吾白)我且把这賤人关鎖在内，急去叫齐地方，把奸夫一併交付他去，一面就到县中声冤便了！正是：家門多不幸，无端禍事临。哎呀，儿吓！(下)

第三本

(末扮过于执上)(引)十年窗下揣摩成，早年甲榜荣登。(白)幼守青灯苦用心，僥倖一举便成名。初任山阳为县令，誓作清官报国恩。下官山阳县正堂过于执是也。十年辛苦，七品恩荣。到任之日，便将板联一对，钉在堂柱之上。那对联两句是：『爱民犹子，执法如山』。不知被那个狗弟子暗地里续上几字：『爱民犹子，牛羊父母，仓廩父母，供为子职而已矣！』执法如山，宝藏兴焉，货财殖焉，是实山之性也哉？『可恼，可恼！』一时受人輕薄，决意要做清官。且喜三年任满，升为常州理刑，即日就要交代。昨有告状人馮玉吾，为奸杀事，謀弑亲夫，随于今早发票，檢驗已过。此刻午堂时分，正好細細审問。左右开门，抬听审牌出！(众应)(过于执白)吩咐把奸杀一案有名人犯，一齐带进来！(众带熊友蕙、侯三姑、馮玉吾同上)(熊友蕙白)投水屈原是屈，(侯三姑白)杀人曾子何曾？(众白)犯人告进。犯人

当面。(过于执白)听点！原告獨玉香。(獨玉香应)(过于执白)被告熊友蕙。(熊友蕙应)

(过于执白)侯三姑。(侯三姑应)(过于执白)地邻余在泉等。(众白)在下边伺候。(过于执白)原告跪过一边，带熊友蕙上来！(熊友蕙白)小人叩头。(过于执白)熊友蕙，看你斯文体态，必然明理知书。据这呈詞看来，你与侯氏既已私通于前，复行窃盗于后，今又同謀下毒，立弑亲夫。真脏已获，你还有什么分辯？(熊友蕙白)各各听禀。(唱倒板)閉戶讀書白穷經。(过于执白)你讀書人，偏于此犯法之事！(熊友蕙白)各各吓！(唱慢板)非礼之事总不行。(过于执白)据你說，好情事一些也沒有了，这金环是何处得来的呢？(熊友蕙白)小人架上抽书，偶得此环，只道是天賜寒儒，誰知是他家故物。若是侯氏私贈，小人焉敢反到店中显露吓？(唱)金环既是侯氏贈，敢把真脏自露明？錦郎因何丧了命，小人一概不知情。望求太爷詳推問，須悬明鏡早超生。(过于执白)下去！带侯氏上来！(侯三姑白)有。(过于执白)侯氏！你把通奸始末，从头实訴。若有半字支吾，左右，刑法伺候了！(侯三姑白)各各！冤枉小女子呵！(唱倒板)謹遵严訓守閨門。(过于执白)脏証已实，这奸情再沒得說了。(侯三姑白)各各吓！(唱)敢在門前卖风情！(过于执白)你說沒有此事，这人命关天，你却如何下手？自是与奸夫同謀的了！(侯三姑白)各各！沒有这样事！小女子与熊生虽隔一墙，从未識面。既是同謀，何不路途暗害，反謀死自己家中么？(唱)从未識面通名姓，怎能同謀害夫君？深曉因德違閨訓，为甚蹈法自輕生！(过于执笑白)据你說，一些相干是

沒有的了。本县位任三載，片言折獄，今日這桩公案，可也再無疑惑的了。侯氏天生冶容，錦郎身帶殘疾，心多怨望，邻有少年，再无有不做出来的道理！熊友蕙上來！你迁房进内，是一証，脏露金环是一証，錦郎登时中毒是一証。不要說是本县，就是三岁孩童也瞞他不过，你們还要抵賴到那里去？（熊友蕙、侯三姑同白）青天爷爷！冤枉吓！（过于执白）胡說，打！（众打介）（熊友蕙、侯三姑同白）实是冤枉！（过于执白）不招？拶起来！（熊友蕙、侯三姑同白）冤枉难招！（过于执白）吓，你欺本县三日京兆，希图徇情么？看夹棍！（熊友蕙白）吓！爷爷！受刑不起，愿招了。小人与侯氏呵！（唱）不該同謀伤人命，风披月窃两心傾。（过于执白）侯氏，你怎么說？（侯三姑白）小女子受刑不起，情愿招了毒死亲夫之罪；若說与熊生通奸，不忍牽害无辜吓！（过于执白）到此地位，还是要怜惜汉子么？（侯三姑唱）一杯鴆酒我亲持贈，怎忍牽連与熊生！（过于执白）胡說！既沒有通奸，就沒有弑夫之事了。熊生既已招承，你还要强辯怎么？該吏，出供圖了。（熊友蕙画供介）（唱）头上蒼天少明証，复盆之下日光暝。（侯三姑唱）夙孽所招前生定，丧节亡身痛煞人！（过于执判白）熊友蕙因奸致死人命，依律問斬；侯氏謀弑亲夫，依律凌迟处死；宝鈔十五貫，立限追比，归还原主。該吏連夜迭成文卷，申詳上司便了。各犯帶去收監，原告地邻召保。（熊友蕙白）大哥，可怜吓！死罪招承，倒也罢了；方才說宝鈔十五貫，追比归还原主，这个那里来的还他！（差人白）这是你自做自受，那个怜惜你。（熊友蕙白）哎呀，皇天哪！（差人白）走罢。（下）（皂隶上白）稟

老客：有撫院差官求見。（过于執白）有請。（皂隸照白下）（付扮差官上白）揚眉過清露，翹首依白云。（过于執白）貴差何來？（付白）奉都各之命，道太各終任清廉，具本揚荐，已奉旨諭，升為常州理刑。今因衙門事繁，差人星催赴任。該府各役，現在門外迎接。（过于執白）上台知遇之恩，不可少負。貴差先行，本县即刻走馬赴任；一面差該房造冊交盤，另日登舟迎接家眷便了。（付白）如此恭候。（过于執白）吩咐接官人役進見。（吏照白）（众上見介）（白）直隶常州府理刑吏、役、門、皂叩老客頭。（过于執白）吩咐擺齊執事，就此起馬。（唱）居官端正似持盈，上台举荐升理刑。馳驅急向毘陵驛，必須努力干功名。（下）

（熊友蘭上唱）只為家貧身營運，心中常念手足情。江淮漂泊无所定，听天由命順時行。（白）卑人，熊友蘭。远別家乡，当梢舟次，往来江北江南。目下暫泊苏州，攬載客貨，即日開船，往河南發賣。此去路經淮上，又得與吾弟一会也。（水手上白）船头无浪行千里，舵后生风万里程。熊大郎！众客商賽愿已毕，將要登舟，即刻開船，須把舵儿把定。（熊友蘭白）这个自然。（外、淨、末、丑扮客入上）（外白）跨鶴揚州來問踪，（淨白）新安江上趁天風，（末白）錫山一望皆云樹，（丑白）遙听姑蘇報曉鐘。（外白）列位請了。（外白）我們往来商販貨物，僥倖在苏州相遇，就是旅邸骨肉了。（淨白）老客長說得是。舟中貨物，多是苏州土产，我們載往河南發賣，至少也有五分利息哩。（末白）仰賴仰賴。此間船板主人，甚是忠厚，我們一路

前去，方可放心。（丑白）不要多說了，賽愿已畢，大吉利市，請大家穩坐中倉，解纜開船罷！（水手隨口喊介）（外白）列位，可曉得四方風景，各自不同。你看姑蘇山水，另有一種秀丽也。（唱）金閨萬戶影重重，海涌船頭香霧蒙，溪名射瀆沿荒冢，墩号貞姬復古松，处处青葱湖山景，一望乾坤眼界空。（白）列位，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我等虽居四民之末，时常放蕩江湖，可怜他們半世辛勤，那得似我們快活！（淨白）正是，为工的朝佣暮作，为农的春耕夏耘，真不如我們快活。（外白）不要說农工微业，就是讀書的，到底不似我們洒落。在下前日在淮安經過，有个书生，家住滕下桥头。（熊友蘭听介）（外連白）邻家有个养媳，閨房貼近書室。做公公的恐涉嫌疑，喚媳婦移房進內，可可那书生也把書房移進，只道兩下有情，疑心頓起。（众白）这个自然要疑惑的了。（外白）一日，那书生架上抽書，偶得金环一双，持向邻家易取錢米，不想反是本家之物，向日交付媳婦和宝鈔一并收藏。（众白）交付媳婦之物，却怎么在那书生之手？其中必有通情，这也沒有疑惑了。（外白）人人說是冤枉！（熊友蘭驚介）（众白）后来呢？（外白）那时做公公的認出賍証，只道媳婦私贈与人，喚儿子向內索取。好端端進去，一霎時中毒而亡。告到县中，竟把那书生問了同謀罪名。列位，可怜！这不是为了讀書惹出来的奇禍么？（唱）讀書五車中何用，为避嫌疑反遭凶。云阳处决无归梦，監牢深閉不通风。（众白）如此委曲，实可怜人也！（外白）还有可怜处呢！問下斬罪犹可，还又立限追比宝鈔十五貫归还原主。旧官升任去了，新官一发厉害！（唱）一月三限催

比重千簍万楚塔濺紅。(众白)老客长，你因何知此备細？(外白)山阳县二衙，就是舍甥，那时进署相見，目睹此事。(众白)如此說，是真正冤獄了！可曉得那书生姓甚名誰？(外白)还彷彿記得，待我想來。是熊什么哩？是，是熊友蕙。(熊友蘭白)啊呀，不好了！(唱倒板)聞言不由心惊恐！(倒介)(丑白)啲啲，一只船橫在河当中，掌舵的好不小心！(水手白)怪事怪事！那当梢的熊大郎，听了客长这些言語，失声大叫，轟地昏倒，不知为甚緣故。(末白)聞言惊倒，必定事情相关。吩咐众水手，暫把船只泊住，我們同到后仓去看一看。(水手白)吓，吩咐泊船。(下)(众進介)(同白)熊大郎！熊大郎醒来！(熊友蘭漸醒介)(白)啊呀，我好苦也！(唱)好似鋼刀刺前胸，良民平白遭冤訟。(白)兄弟吓！劈空灾禍怨天公！(外白)是了。那生姓熊，你也姓熊，都是淮安人，莫非是一家么？(熊友蘭白)方才老客长說的，就是在下胞弟了。(末白)这也自然要惊駭的了。只是那县官也特利害，問成死罪罢了，还要追比宝鈔，这不是雪上加霜了！熊大哥，你且把始末說与我等一听。(熊友蘭白)列位吓！(唱慢板)未曾开言泪先淋，众位客长听分明；家住淮安山阳境，詩书世代礼义門。双亲早年丧了命，并无六眷与三亲。思欲讀書圖上进，衣食不給力經營。吾弟自幼守本分，从不为非越礼行，无故遭屈入陷穽，天降非灾奇禍臨。(外、末同白)据足下說，也是一位讀書之人了。(熊友蘭白)事到其間，不得不以实言相告；只为家貧，卑人情愿覓趁工价，为吾弟讀書之資。不想今日呵！(唱)讀書未成反喪命，罢！先向江心自投生。(投水介)(众拉介)

(丑白) 啐，晦气！我們今日开船，必应討利市，不料想遇着这个蹭蹬，真正晦气！(外白) 住了。据大哥如此說，是讀書人，孝友无双，我們多多失敬了。(唱) 看他孝友真可敬。无故遭屈甚惨情，罪案虽然今拟定，必能昭雪辨公明。(末白) 列位，从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級浮屠。他令弟大辟虽然已定，将来还可申雪，只这宝鈔十五貫，立限追比，实难禁受。我們同舟合伙，却有数人在此，每人一貫的，两貫的随意捐助，湊足十五貫，前往交納，便可留他性命。此去再行上告，焉知沒有开昭之日，不知列位意下如何？(外白) 这是好事，誰敢不从。

(熊友蘭白) 这个，何以克当？(丑白) 且住，还得算計算計。我們將本求利，銅錢銀子好不难賺！他兄弟犯了事，我們众人倒要破財起来？(淨白) 不差不差，有这一貫两貫，买些脂油，吃他一年两年。(末怒介)(白) 咳！如此說，天地間就沒有个慈悲之念了？自古見义不为，是无勇也。在下叫着陶复朱，原是无錫人氏。十八岁出外为商，今年五十九岁，在江湖之上，走过四十多年，那一处碼頭上不花几两银子！既众客商不愿协助，也罢，熊大哥，我就独力捐助你前去！(熊友蘭白) 这个，一发不消了。(末白) 自有此理！大家靠天过日，那在这几貫錢上，待我囊中取来。(取錢介) 熊大哥点明，十五貫在此，你可收了，前往县中交納便了。(唱) 此去必須多珍重，速想良謀昭雪明。(熊友蘭白) 如此陶公請上，受我一拜。(唱) (慢二六) 多蒙老丈发侧隱，仗义疏財助錢文，若能得救兄弟命，結草啣环报恩情！含悲忍泪登古徑，戴月披星趨路程。(下)(末白) 好个孝友之士，难得难得！(外白) 老客长，这般仗

义，也是难得的了。（淨白）助义是好事。只是第一日开船，就有許多踴躍，我們江湖行走，最是忌諱的。（丑白）方才是这位客人說士农工商，你一句，我一句，說出这样事来。出門不吉利，河南斷斷不可去了。依我学生，还把船儿移泊楓江，从新賽过了愿，擇个上吉之日，另往南路，或是浙江，或是福建，前去脫卸，可好？（外白）这位客长說得有理，吩咐船家不消过关去了。列位，我与你中仓穩坐，移往楓江泊船便了。（唱）江湖商販須从順，少有望碍莫前行，急回楓江船泊定，擇吉閩浙去營生。（同下）

第四本

（游葫蘆上唱）借来銅錢十五貫，暫濟燃眉解心寬。（白）我游葫蘆，畢竟还有好日子，絕处逢生，多承我家姐姐，許我出本合伙。今日去到他家，竟將十五貫銅錢交付与我，明日开张，有飽飯吃了，不致餓死。行来将近自家門首，堪堪月上，只得躡行，赶回家中便了。（唱）日已垂西天色晚，林梢隱隱捧銀盤，肩背重軼归来晚，两腿疼痛举步难。（白）開門！開門！這丫頭又要討罵，想是睡着了。（又扣門介）（秦古心持灯上唱）宵长梦短寢难安，何人无故扣門环？（見介）（白）我道那箇扣門，原来是間壁游二官。游二官这等夜深了，却从那里回来？

(游葫蘆白)只因我家姐姐，叫姐丈与我合伙計開肉店，今日付來本錢十五貫，足足六七十斤重，百步無輕担，故此歸來晚了。(秦古心白)好，有了這十五貫錢做本，這店業又要興旺起來了。明日老漢為首，邀請眾位多親，打點與二官人作賀。(游葫蘆白)多謝多謝！夜深了，驚動不便，秦老伯請便罷。(秦古心白)明日再會。(唱)窗前明月休多管，來朝杯酒可交歡。(下)(游葫蘆白)快開門！(蘇戌娟上白)殘夢迷蝴蝶，愁心托杜鵑。(開門介)爹爹，怎么這時候才回？(游葫蘆白)我且問你：為何这么這時候才出來？(進門介)哎呀不好，一條脊背都快壓折了！(蘇戌娟白)呀，那里來的這多銅錢？(游葫蘆白)你道這錢是那里來的？(蘇戌娟白)敢是那里借來的。(游葫蘆白)這樣年頭，父子不相顧的，那個肯借來與我！(蘇戌娟白)這等，來的不明不白？(游葫蘆白)有甚不明不白！實對你說了罷：早晨出門，遇見了張媽媽，說起大街上華學士的小姐出嫁，要討個賠嫁丫頭。我如今手头欠缺，想起來脫貨求財的法兒。(蘇戌娟白)怎么脫貨求財？(游葫蘆白)巧言不如直道，我將你賣了！那華家奶奶聽說你人物标致，手脚伶俐，就出十五貫錢，立刻寫了文書。(哭介)我的女兒！今夜晚還是我的女兒，明日就是別人家丫頭。可怜哪，可怜！(蘇戌娟白)果有此事？(游葫蘆白)若是哄你，就活不過今夜了。(蘇戌娟白)這是那里說起！好苦吓！(游葫蘆背白)快活快活！真哄信了。我且把錢堆在床頭，睡一覺，明早說出真情，一場好笑。(轉介)(白)我的兒！作爹的亏你扶持，才有這宗大財。不好，恐防小人，把屠刀來放在身旁。(睡介)(蘇戌

娟白)呀,有这等事!我苏戌娟本是旧族,原非下流,岂肯被人鬻身,终为奴婢!咳!罢,罢,罢!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吓!且住。記得前日高桥姑媽到此,苦口相劝,說:『他若認真,竟到我家住下。』如今事已至此,且悶坐一宵,等到天明,潛自出門,間取高桥路徑,竟往姑媽家去便了。正是:誰樓怕听三更鼓,綉閣权支五夜灯。好苦吓!(唱慢板)苏戌娟在房中
 长吁短叹,思想起奴命苦泪似涌泉,我繼父因家貧起意不善,將奴家做賠嫁賣在外边。奴本是名門女,豈甘下賤,必須要寻姑母細說根源。(白)呀!說話之間,天將近黎明了。(看游
 荷蘆介)看他正在睡乡,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不免走了罢。(唱)顧不得路盘桓道途遙遠,一
 任他曉风吹襖步向前。(開門介)(婁阿鼠上台)賭錢輸穷汉,餓狗咬貧人。区区婁阿鼠,家
 住无錫。一生好賭,只是贏的日子少,輸的日子多。昨日將棉袄脫下来,当了五百錢,指望
 翻梢,不想又輸得精光。賭場已散,肚里又餓,身上又冷,一步懶一步,不覺来到自己門首。
 哧,隔壁游家为甚么黑早開門?里面有火,討一个吃袋烟再說。游二官!游二官!怎么不
 見答应?待我进去看来。(進門介)游二官还睡着哩。想是昨日忘記关门。(見錢介)咳!那
 床头上一大堆錢,好不动火!且喜老游睡熟,悄悄携他儿貫,做些賭本,有何不可。(偷介)
 (唱)手忙脚乱恐人見,只算扶持不欺瞞,偷来一貫又一貫,稍粗胆壯往賭場钻。(連偷,做抽
 繩,驚游荷蘆介)(游荷蘆白)甚么人?不好了!捉賊!捉賊!(急取刀)(婁阿鼠白)不好了!
 不是你,就是我。(婁阿鼠夺刀介)(殺游荷蘆,游荷蘆暗下)(婁阿鼠白)游二官,不是我狠心,

事到其間，不得不依實了。一不做，二不休，這些錢一發送與學生做賭本罷！呀，你看天色大亮，恐人知覺，與他倒帶上門，悄悄回去罷。（下）（秦古心上唱）事業重興荷親眷，恭庆新張喜气添。（白）老夫秦古心。昨日許下游二官與他做賀，今早再去對他說，好知會眾鄰居知道。吓，門兒虛掩在此，不免推開進去。（進介）（白）游二官！游二官！呀，床上不睡，倒睡在地下！叫他是游葫蘆，真不差的。二官起來！（扶介）（白）哎呀！不好了！遍身血污，被人杀死了！大姐！大姐！連女兒也不見了。地方四邻快来！（雜扮四鄰居、婁阿鼠同上）山山有老虎，处处出強人。秦伯伯何事？（秦古心白）游二被杀死了！（四鄰居、婁阿鼠同白）不好了！这是地邻干系。秦伯伯，婁小哥，你两家是他緊邻，难道一些声息沒有听見？（婁阿鼠白）我是昨夜賭場上耍了一夜的。（秦古心白）昨晚黄昏时分，老夫來見游二背負十五貫回來。老夫問他那里來的，他說：『高橋姐夫交付做本的。』老夫正要通知众邻，與他做賀。早起共同商議，忽而見他杀死在地，不知道那个強盜下得這般毒手！（婁阿鼠噴介）（一鄰居白）他女兒呢？（秦古心白）女兒不見了，連這十五貫也偷去了！好強盜！（婁阿鼠又噴介）（二鄰居白）是了，是了！這等看來，一定是他女兒與人私通，看見他父親有錢十五貫，暗地約下汉子，謀財害命，一同脫逃去了。（婁阿鼠白）不差，不差！准是这个緣故！（秦古心白）如此說，四邻干系，捉拿凶身要緊。我們一面報官，一面追襲。且喜天色尚早，逃去不遠。他們不往苏州，定往常州，我們分做兩路，急急追趕，僥倖得獲，便好卸卻干系了。（四

鄰同白)秦伯伯說得是。大家分頭趕去！(妻阿鼠白)這是那里說起！別人杀了人，反要我們担干系，可惜这会閑工夫，不然，不知擲了儿盆快活骰子。(四鄰居同白)閑話少說，快快趕去便了！(秦古心唱)此事稀奇真罕見，人命关天非等閑，及早鳴官稟上县，捉拿凶身莫遲延。(同下)

(熊友蘭上白)哎呀，好重吓！(唱)掌舵江中为家計，偶听众客把話提，才知兄弟身陷獄，幸蒙陶公助財資，急去交納免追比，再想良謀辨冤屈。(白)我熊友蘭。为聞吾弟屈陷在獄中，心如刀刺。多蒙陶公助錢十五貫，前往交納。昨晚起身至无錫，今早黎明即便起行。归心甚急，搭船不及，只得步行。前面已是高桥。怎耐重負在身，再也走不动了，好歹捱到前面，已是高桥。(唱)禮路急行郊原地，肩背重負步难移。(下)

(苏戌婿上唱)清晨早行非得已，只为繼父緊凌逼。自恨鞋弓足紆細，早至姑家好依恃。(下)

(熊友蘭上唱)紅日东升寒霜避，山林深处叶垂低。(苏戌婿內白)前面客官慢走！(熊友蘭望介)(唱)耳旁听得嬌声語，呀，女子宵行事可疑。(苏戌婿上唱)低首徘徊移寸趾，长途一任路人譏。(白)吓，客官借問一声，高桥那条路走？(熊友蘭白)姐姐要到高桥去，所为何

事？（蘇戌娟白）客官听了：（唱）姑母之情常記憶，故向高橋探親誼。（熊友蘭白）就要探親，也該着个奴婢相隨。（蘇戌娟白）貧家幼女，那有奴婢相隨！（熊友蘭白）即使沒人跟隨，何必如此早行？（蘇戌娟白）听了：（唱）曙色初明紅日起，恐怕游人量印泥。（熊友蘭白）原來如此。姐姐要往高橋訪親，卑人正是便路，不嫌瓜李，情愿引道。（蘇戌娟白）如此客官先請。（熊友蘭白）請吓。（唱）姓名莫問疑須避，冰清玉洁謹操持，春秋笔下令人俱。（蘇戌娟白）客官先請罢。奴家行走不动，少坐再行。（熊友蘭白）卑人重負在身，足力已乏，也要歇息片时再走。（唱）柳蔭之下暫歇息。（蘇戌娟白）愁緒万端长吁气，路远途长力先疲。（雜扮二公差，秦古心上）（秦古心唱）事关重要非儿戏，急速追捕莫待迟。（白）二位，一路問來，都說有一男子背負十余貫合一女子同行，想只在前面了。我們快些趕上前去！（二公差同白）走哇！（秦古心唱）天羅地网輕籠住，料想冤魂緊相隨。（一公差白）噲，老人家，前面樹蔭下，坐着一個女子，草坡上又坐着一個男子，莫非就是他們么？（秦古心望介）（白）着，正是他！（二公差白）好个标致丫頭，怎么做出这事來吓！（秦古心白）好了，好了，在这里了！大姐，你做出这等事來，連累我老人家，心下何忍！（蘇戌娟白）秦伯伯，探訪親戚，人家常事，就是瞞過繼父，也不至于連累伯伯。（秦古心白）好吓！你拐了銅錢，杀了父親，還說是人家常事！（蘇戌娟白）怎么說？（一公差白）吓！你杀了父親，倒是怎么說？你可曉得，我們是县里公差，奉老谷硃票，前來追捕凶身的！（二公差白）我們老谷道是小娘子做的事有杀手，

特发請帖來請你去會一會！（熊友蘭背白）我說這女子破曉独行，必有緣故。（苏戌娟白）如此說，我繼父果然被人杀害，要坐罪奴家身上，好駭杀人也！（唱）聞言不由心恐懼，吓得奴家魂魄飛。（白）列位，（唱）我渾身并無縛雞力，焉敢杀人把天欺！（一公差白）原說你是有奸夫同謀的。（熊友蘭白）不要管他，我自去罷。（二公差白）哇！你这廝待往那里去？（熊友蘭白）我是過路的，與這女子素非相識，有事在身，由我自去。（秦古心白）放屁！謀財害命，非同小可，你凶身倒去了，我老人家替你頂了罪罷？（熊友蘭白）真个好笑，沒來由將人牽扯，難道路上走的都是凶身了？（一公差白）這樣嘴硬！伙計，看他身邊有多少錢？（二公差數介）（白）一貫、兩貫，共十五貫。（秦古心白）阿彌陀佛，天網恢恢，一貫也不多，一貫也不少。（一公差白）這等賍証，現在還要口硬！（熊友蘭白）這是那里說起！（唱）奇災未息禍又起，家門衰敗氣運低。滿肚屈情難分理，此事惟有天鑑知！（二公差同白）你二人都是沒相干的，只須到官一對，就放你們去了。（熊友蘭白）倒是當堂一辨，省得自管歪纏，誤我走路。（二公差同白）也不怕你不去。走吓！（游氏上唱）遠望錫山含翠微，散步前來看親戚。（白）呀！這是我兄弟問壁的秦伯伯。（秦古心白）呀！這是游二官的令姐。（游氏白）呀！這是我侄女。（苏戌娟白）呀，姑媽，救我一救！（游氏白）秦伯伯，你們為何在此拿我侄女到那里去？（秦古心白）你還不曉得，令侄女與人私通，謀財害命，脫逃在此，我們追獲着的。（二公差白）那一位就是令侄婿了！（熊友蘭、苏戌娟同白）沒有這樣事！（游氏白）如此說，我兄

弟被人杀了！咳，侄女，你小小年紀，也不該干这样事！我正要到你家商量店业，不想有此大变。啊呀，我那兄弟呀！（秦古心白）不要哭。我且問你：这十五貫，可是你的原物？（游氏白）十五貫，是老身昨日亲手交付我兄弟去的。（秦古心白）却又來！如今再沒的說了。（游氏白）吓，你这廝，奸了我侄女，又拐了我的財物，又杀了我兄弟，好狠心的强盜吓！（唱）越思越想越有气，奸拐害命盜財資，将你送到当官去，万剛凌迟把命抵！（白）我肉也咬你一口下来！（咬介）（二公差同白）住了，住了！如今是在官人犯了，不是私下打的。（秦古心白）媽媽，你来的正好，当官質証，沒个苦主，况且家中什物也要你去收拾的。（游氏白）秦伯伯說得是。老身就去。吓，侄女，我也顧不得你了！（一公差白）噲伙計，看这光景，东道是沒处討的了。快帶起二犯，回县面見老爷便了。（二公差白）走！走！（熊友蘭白）哎呀，苦吓！（唱）名姓未識生平昧，誣作奸盜名节亏。急到公堂去質对，秦鏡高悬辨是非！（同下）

第五本

（过于执上）（引）名震山阳。位尊司理，又从堂上垂帘。（白）下官常州府理刑过于执是也。作山阳县三年任满，蒙上台保荐，升授今职。昨有无錫解到斬剛一起，是女儿謀弑父亲的，

招由已妥，罪案已定，只是事关重大，必須亲自审問一番，好打点轉申上台，达部处决。左右，開門！（開門介）吩咐无錫县解役，將熊友兰等一千人犯帶进来！（丑扮差人押熊友蘭、苏戌娟等上，书吏同上）（书吏白）无錫县刑房、吏典，叩見老谷。（过于执白）你是該吏經承？（书吏白）是。（过于执白）站过一边。（丑白）原差叩头。（过于执白）阶下伺候。（丑下）（过于执白）人犯听点：熊友兰，苏戌娟。（各应介）（过于执白）原告下边伺候。（秦古心、游氏下）（过于执白）据申，口詞凿凿，并无半点矜疑，該县既已审确，这就是一宗鉄案了；只是事关重大，須本厅录过，方好申詳达部。各犯跪过一边，待本厅把文卷前后，細細檢閱一番。（唱西皮慢板）我把文卷細細看，必須追本又穷源。书生胆敢为不善，只为紅顏起禍端。（白）該吏过来。据这文卷，其中还有可疑之处？（吏白）老谷，通奸事小，謀財杀命事大。眞脏十五貫，是屍亲游氏一口咬定；既有脏証，这奸情一发是眞了！同謀弑父，却也不消再辯了。（过于执白）是吓。且住，据熊友兰原供，背負十五貫，系苏州客商所助。本月十九日众商从潞墅关往河南，通有姓名在案，你本官就該移文查明了。（书吏白）老谷，这个文卷上，原写的明白：据熊友兰如此供招，本官就移文潞墅关，查取号簿，本月十九等日，并无众商姓名过关前往河南情事。（过于执白）如此，明系巧辯了。帶二犯上来！（众应）（过于执白）熊友兰，苏戌娟！（唱搖板西皮）自己作孽惡貫滿，天降刑罰望誰怜！本厅執法无情面，笔落如山鉄案粘。（白）左右，与我拉下去打！（熊友蘭、苏戌娟同白）啊呀，各各！极天冤枉！受

刑已極，再也挨不起了！（过于執白）如此且住。你還有何分辯？（熊友蘭、蘇戌婿同白）答
 答吓！（熊友蘭唱搖板西皮）與他萍水初見面，只為从叔少避嫌。（蘇戌婿接唱）素昧平生无
 沾染，悞作奸杀拿在監。（过于執白）既是冤枉，前日在縣中為何招認了？（友蘭、戌婿同白）
 答答吓！（友蘭唱搖板西皮）我把五刑俱受遍，弱体难当法令严。（戌婿接唱）极天冤枉难分
 辯，答答吓！孽債前生今世还。（过于執白）既是这等哀求，死在目下，姑免責打，原差！
 （丑上白）小人在。（过于執白）把這兩名重犯，依旧帶去收監。該吏回縣去罷。（众应全下）
 （过于執白）好一件怪事！本厅前日在知縣任內，曾审过重犯一起，也是奸情，也是十五貫，
 今日这宗文案，也是奸情，也是十五貫。一个喚熊友蘭，一个喚熊友兰，据这两人姓名，好
 似同胞兄弟，难道一母所生，一般这样作恶，一般这样問罪不成？不要管他，本厅定了这两
 宗公案，經過朝审，一并处决，那兩处被害冤魂，少不得也在阴司称謝本厅哩。吩咐掩門！
 （司下）

（淨扮中軍上白）法網高懸禍自招，当令明哲有皋陶。但成孔子三分礼，不犯蕭何六尺条。自
 家应天巡撫懷門中軍官是也。今当朝审日期，例应檢驗重囚。屬下各府州县，都把人犯解
 到。連日审过几处，今日輪应常州淮安二府。午堂时分，解子們俱在門前伺候。你所鼓乐
 之声，想是老爷开門也。（內吹打，喊開門）（又扮內中軍持牌上白）都老答吩咐：帶常州府人

犯进审！（淨白）常州府屬解子，帶齊各犯进审！（雜扮解子、押众犯帶刑具上）（淨白）都老客吩咐：人犯挨牌点进！第一起，大盜，斬犯郝大，統犯山老虎；第二起，奸杀事，斬犯熊友兰，副犯苏成娟；第三起，妖乱事，斬犯性空。（众隨牌下）（淨白）你看这些囚犯，披枷帶鎖，此番进去，又是一番敲打，真正是現在地獄了！（唱慢板西皮）法堂好似森罗殿，犯人到此苦难言；皆因作恶为不善，明有王法暗有天。（內中軍帶各犯上介）（白）走！走！都老客吩咐：各犯分头监禁！苏成娟发到女监收禁，熊友兰暫寄司獄司。（众下）（淨白）吩咐淮安府原解，将府屬重囚帶进候审！（內应）（解子押众犯上）（淨白）挨牌点进。第一起，地方事，統犯高峰；第二起，大逆事，斬犯何奎、何有、何曾；第三起，奸杀事，斬犯熊友蕙，副犯侯三姑。（众下）（隨牌淨白）你看这起囚犯，一发苦楚，从淮安解到这里，多是一絲儿气息了。（唱搖板西皮）披枷帶鎖甚悽慘，肌肤迸裂受万千。若要免却监牢难，莫作非为尊圣贤。（內中軍押众犯又上、下、內封門介、同下）

（解子押生上）（解白）熊友兰快走！都老客吩咐，暫寄司獄司。（友蘭白）大哥，棒疮疼痛，走不动了。（解子白）自作自受，那个願得你！快走！快走！（友蘭白）哎呀，苦吓！（唱搖板二簧）秋审已过难回轉，处决弃市在冬前。（解子白）且喜路不多远，这里已是禁門了。門上的！（禁子上白）什么人？（解子白）都老客发下一名斬犯熊友兰，是无錫县解来的朝审有名

人犯，好生收管去。(下)(禁子白)那边房里去收管死囚，随我来！你叫熊友兰么？好生住在这里，不要啼哭。我去門上照管哩。(下)(友蘭白)皇天吓！好冤枉吓！(唱搖板二簧)只为兴妖十五貫。(白)哎！我自家亦有不是，与十五貫何干！一不該舍舟步行，二不該与女儿家共話吓！(唱)起禍皆因这两般。兄弟在监空里念，兄弟吓！若能見面也心甘。(白)呀！天色又見这般晚了，疲倦已极，就倒在地下睡他一觉罢。(睡介)(解子押熊友蕙上。解白)走！走！都老爷吩咐，将你发到司獄司收禁，走！(友蕙白)好苦吓！(唱搖板二簧)天鼓枉敲空悲咽，泪尽身枯血未干。(解子白)司門上有人么？(禁子上白)天气这等晚了，难道还有寄监人犯么？(解子白)都爷剛剛录过淮安府，发下斬犯一名熊友蕙，山阳县解来的，收取明白看管。(下)(禁子白)进来，那边房里去。你叫熊友蕙？随我来。这间房里去。先有一个犯人在里边了，都是朝审人犯，正好一同住着，我去禀过獄官，一发登上了号簿要紧。(下)(友蕙白)咳！苦吓！想我平日閉門讀書，足迹不及戶外，誰知好端端走到这个所在来了！(唱搖板二簧)阴风遍地心胆战，灯光全无透体寒。(白)吓，方才禁长說：先有一个囚犯在内，怎么声息不聞？(齊介)原来睡在壁下了。咳！这便是甘心伏罪的了。象我能友蕙負痛已极，那里还睡得着！阿哟！存立不定，我也靠墙坐歇便了。(坐介)(友蘭起介)(白)咳！可怜吓！(唱搖板二簧)万分痛楚空嗟叹，目不交睫怎能眠？我今一死无所怨，可叹兄弟命輕填！前日阳关分别散，此时含冤各一天。(白)想到此处，不觉咽喉气噎起来，还自睡倒。

（聯介）（友蕙起介）（白）呀，好奇怪！那人声音，分明象我哥哥一般，口中声声叫着兄弟哩！呀，說这样沒志气的話，我哥哥如何能到这个所在来吓！（唱搖板二簧）他好似海上樓天边孤雁，怎似我熊友蕙命苦这般！（友蘭驚起介）（白）啊！說什麼熊友蕙？噲哥，那一个是熊友蕙？（友蕙白）在下便是。你是什么人？（友蘭白）你、你、你是熊友蕙么？（友蕙白）正是。（友蘭白）我是你哥哥熊友兰了！（友蕙驚起介）（白）有这等事？門外微微月色，去到外面細認一認去。（出外認介）（同哭）哎呀，兄弟吓！（友蘭唱搖板二簧）两地相思吳越远，一場惡夢向誰言！（友蕙接唱）一死临期又回轉，不料相逢在獄監。（白）哥哥，你怎么也是这般光景？快快說与兄弟知道！（友蘭白）兄弟吓！（唱慢板二簧）俺只为在苏台掌舵江面，聞听你遭縲絏屈陷在監。（友蕙白）哥哥在苏州便得知兄弟冤枉之事么？（友蘭白）众客商在舟，偶有一客談及此事，愚兄一时惊倒；又有一客姓陶名复朱，十分仗义吓！（接唱）多蒙他贈腰纏一十五貫。（友蕙白）客商助錢交納，这却好了。（友蘭接唱）又誰知遭污蔑蔽障青天！（友蕙白）污蔑哥哥什么来？（友蘭白）我背負十五貫，行至高橋，忽有一女子，不識路徑，求我指引。不料此女私出家門，尋訪姑母，他繼父在家，不知被何人杀死，正失了十五貫。后有緝捕之人追来，登时拿住。（接唱）他道我獨玉手杀人最慘。（友蕙白）也陷奸杀，有何实据呢？（友蘭接唱）十五貫是真贓鎖拿到官。（友蕙白）哥哥，怎么不折辯？（友蘭接唱）縱有那万千言难以折辯。（友蕙白）难道問官不察虛實，竟問成死罪了？（友蘭唱）欲昭雪那里有

秦鏡高懸？准备着項浪刀秋后处斬，这奇冤与我弟同轍一般！（友蕙白）吓，兄弟受此慘禍，只道亘古无有，不想哥哥今日受禍更慘。兩下无辜，都死无葬身之地，好不痛杀我也！（倒介）（友蘭白）兄弟快醒来！（友蕙醒介）（白）哎呀，哥哥吓！（唱搖板二簧）閉門讀書身被陷，行路为窃又为奸；复盆之下日光暗，疑獄难决恨問官！（友蘭白）吓，兄弟，你怎么怨着問官？別人的冤枉，須有个冤家对头，装砌而成，偏是你我的冤枉之事，分明天造地設一般，自家走到死路上去了！（唱搖板二簧）亲把罗网自蹈陷，那有仇敌把咱攀？眼見沒头冤獄案，不能昭雪怎怨天！（友蕙白）哥哥，事已至此，你我一死到也罢了，只可怜呵！（唱搖板二簧）屍骸暴露誰埋掩？春秋祭祀少香烟，从此宗枝已絕斬，哥哥吓！孝友全节是那般！（友蘭白）兄弟吓！（唱）你道宗枝已斬斷，俺道身后孽債完，长嘯一声天地慘！（三笑介）（友蕙白）哥哥发笑为何？（友蘭白）賢弟吓！（唱）喜得同时赴九泉。（白）典刑之后，一灵不瞑，兄弟須要緊緊隨我的身旁！（友蕙白）是！緊緊隨着哥哥便了！（友蘭唱搖板二簧）魂灵共至森羅殿，閻王面前告訴冤。（同唱）弟兄們只哭得肝腸斷，兄弟吓！血泪流干誰是怜！（禁子上白）自不整衣帽，何須夜夜号。吓，你这两个囚徒，好沒規矩，一夜啼啼哭哭，鬧得合司的人通睡不着了。（友蕙白）禁长哥，同胞兄弟，獄底相逢，泪出痛腸，所以多多惊动了。（禁子白）吓，怪道姓名相似，原来就是同胞兄弟，一个淮安解来，一个常州解来，可可在司里相会，啼啼哭哭，这也怪你不得，只是朝审已过，哭也无益，倘然惊动獄官，到有許多不便。（友蘭白）禁

长哥說得是，今后再不敢高声了。（禁子白）这便才是。再不要高声啼哭了。（下）（友蕙友蘭同白）咳，天哪！（友蘭唱搖板二簧）伤心怕聞天边雁，（友蕙唱）骨硬男儿血性坚。（友蘭唱）断腸一时难訴遍，（友蕙唱）漏尽更殘未盡言。（同白）哎呀，兄弟吓！（同下）

（庙祝上白）祝典常存惟郡庙，挨輪流值是三房。香錢酒食常肥口，只怕迎官接府忙。自家苏州府城隍庙一个庙祝便是。一应公务，挨次輪值。今有新太守到任，例于本庙住宿。那太爷不是凡人，姓况名鍾，江西靖安人。本是吏員出身，特擢苏州府太守，圣上授他璽书，得假便宜行事，僚屬不法，竟自拿問。听人傳說，况老爷是包龙图轉世一般样，日断阳間夜断阴。也是我們地方有幸，天降这样清官。早上票仰該县，喚齐礼生、屠戶、吹手、金鼓旗旛，亭头結綵。你看这各項人役，俱已在庙門首伺候。呀，远远喝导之声，想太爷来也，小心迎接便了。（雜扮手下引外扮况鍾上）（唱慢板西皮）欽奉圣命出帝京，前导驅馳驛站迎。恩賜璽书君寵幸，为官須要秉忠心，但要黎民多循順，上愿君王报国恩。（庙祝白）本庙住持迎接老爷。（况鍾白）看香案过来。（吹打）（况鍾拈香，礼生唱礼介）（白）为官清正，凜若霜冰。一天明月，两袖清风。（下）（况鍾白）过来。（屠戶应）小人在。（况鍾白）快把牲口抬过来。（屠戶应，抬牲口介）（况鍾白）神明在上！况鍾特膺帝簡，分任黄堂，敢与神約：从今日始，况鍾或受一錢，或徇一私，神祇夺予算，褫予魄，使阳誅，犹如此血；若尔神不职，或雨暘失时，

或灾患不卹，或冤獄不報，况鍾当封你庙宇，絕尔血食祭祀。（唱搖板西皮）阴阳两途总难分，上保君国下澤民。但愿神灵多显应，四时祭享秉虔誠。（庙祝白）天色已晚，伺候老爷上房安置。（况鍾白）庙祝引导者。（元陽）吩咐焚起炉香，本府凝神默坐一回。各役門外伺候，黎明上任。凡有屬下官，一概衙門相見便了。（众应下）（况鍾白）吓，漸漸黃昏了，你听謳歌不絕，鸡犬相聞，不道姑苏风俗直恁奢华也。（唱慢板西皮）苏台自古真胜境，山水清攸景物新，长帆一望无穷尽，謳歌之声远近聞。为官必須修德政，詞訟全无庶獄清。（内初更介）（白）不觉又是初更了，我且少憩片时，打点黎明上任便了。（睡介）（二野人上舞一回介，作舞二鼠跳哭介，又除外冠翻轉，又与戴上）（下）（况鍾白）吓，奇怪！蒙眊之际，仿佛見两个野人，各啣一鼠，案前长跪，似有哀泣之状，后又把我官帽除下翻轉一回，这是主何警教？此事好費人猜疑也！（唱搖板西皮）适才蒙眊方睡穩，一桩岔事甚惊人；野人一双长跪定，各啣一鼠口哀鳴。此事不知主何应，吓，是了！必有冤獄当辨明。（白）吓，我省得了。野人哀訴，必有冤抑在下，除去官帽，是免冠了，「免」字上着有一冠，岂不是个「冤」字？翻轉一回，是要在本府身上翻冤了。吓，也罢，梦之有无，不足凭信，且俟上任之后，留心察訪便了。（庙祝上白）启老爷：門外各役候久了。（况鍾白）傳进来見。（庙祝白）人役进見。（各役上介）（白）小人們与老爷叩头。天色已明，迎接老爷上任去。（况鍾白）吩咐摆导。（唱搖板西皮）翠节朱幡前导引，文章国事两相亲。矯俗尽除行实政，只俺这鉄面冰心守清貧。（下）

第六本

（女禁子上白）由来蜚尾与蜂針，心似毒蝎爭几分；况复今朝充禁子，可知黑眼爱黄金。自家吳县女监中一个女禁子便是。前日都各秋审，各府州县紛紛解到人犯，应决重囚，分头监禁，等候处决。我这里接到剛犯二名：一名苏戌娟，是无錫县人；一名侯三姑，是山阳县人。自从寄禁在此，日夜啼哭不止，怕他們一时短見，干系非小。眼見得又是黄昏时分，不免喚他两个出来，同在一个房里，或上柙床，或上格子；这样歹女子，就与他些罪受，也不为罪过。苏戌娟这里来！（苏戌娟上）（引）奇冤負就，长安路远關难叩。（女禁子白）侯三姑你也这里来！（侯三姑上，接引）關难叩，已甘弃市，不甘遺臭。（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婆婆，可怜吓！（女禁子白）可怜，倒有点可怜。可惜你两个小小年紀，就会像汉子，一个杀晚爹，一个害亲夫。既問成死罪，自作自受，那个带累你的！你也哭哭啼啼，我也哭哭啼啼，搅得台监人人不得安生，这是怎么說！（苏戌娟、侯三姑同白）身遭冤枉，无从伸訴，故此日夜啼哭。（女禁子白）还說冤枉！我曉得你二人的心腸了，眼看身受典刑，左右是死，要寻个自尽可是什么？来累及老娘，干系不小。（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并非此意。（女禁子白）这也难信，你

二人进来！（指押床介）（白）請上去！請上去！（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哎呀，婆婆吓！这个再当不起了！（女禁子白）当得起当不起，且当今夜这一遭。（苏戌娟、侯三姑叩头介）（白）哎呀，婆婆吓！我們小小年紀，遭此重刑，千刀万剐，这是夙孽所招，怎敢寻甚么自尽，有累婆婆！常言道：『公門之內好修行』，望婆婆饒恕了罢！（女禁子白）当真不累我么？（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决不敢累及婆婆。（女禁子白）我极是个心慈的人，一頓跪，一頓拜，我手就軟了。我饒便饒了你，却当真不要連累我。好好坐在这里，不要啼哭，如再啼哭，真要押了，再也不饒的了！（苏戌娟、侯三姑同白）知道了。（女禁子白）既如此，你两个索性在一个房里，誚誚說說，我去念完佛，再来看你。（下）（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哎呀，好苦吓！（苏戌娟唱搖板）紅顏慘作獄底囚，此身生死比蜉蝣。（侯三姑唱搖板）自恨一息还存有，亲遭三木奔街头。（苏戌娟白）姐姐，你不該这样說。奴家身負奇冤，屈陷在獄，姐姐这般年紀，为何就真正干出这样事来，却到这里受苦？（侯三姑白）奴家正要問姐姐，奴家含冤受苦正当；姐姐这样人物，为何当真作出这事，也到这个所在来受苦吓？（苏戌娟白）呀，姐姐，如此說奴家負冤，姐姐也是負冤的了！（侯三姑白）姐姐，如此說奴家受枉，姐姐也是受枉的了！（苏戌娟唱搖板西皮）奇冤亘古真罕有，不信同气更相儔。（侯三姑唱搖板西皮）力怯天關叫不透，幸助悲声有朋謀。（苏戌娟白）請教姐姐，这罪犯因何而起？（侯三姑白）还是姐姐先說与奴家知道。（苏戌娟白）奴家吓！（唱慢板西皮）避禍帶月走荒丘，繼父家中遇寇仇；桃僵

李代天条受，六月飞霜天地愁。（侯三姑白）原来如此。奴家呵！（唱慢板西皮）金环宝钗为，
 禍首，鴆毒怎敢乱相投！试看东海干旱久，严刑逼勒尽虚浮。（苏戌娟白）如此說，受枉一
 般，陷罪无二。今日同难相逢，合該拜为姐妹，不識姐姐意下如何？（侯三姑白）姐姐此言，
 正合奴意。姐姐請上，受小妹一拜。（苏戌娟白）奴家也有一拜。（苏戌娟、侯三姑同唱搖板
 西皮）权当英皇相并首，从今再不皺眉头。（女禁子提灯、劍子手同上）（女禁子白）夢繞云山
 心似鹿，魂飞湯火命如鴛。噲，二位姐姐，有人在这里看你哩！（苏戌娟、侯三姑同白）这等
 夜深，却有何人看我？（女禁子白）借着灯光，你們細認一認就是了。（劍子手白）你两个就
 是苏戌娟、侯三姑么？（苏戌娟、侯三姑看驚介）（死介）（众喚醒介）（劍子手白）姐姐不要惊
 慌，重囚是陪綁过了就放轉来的。（苏戌娟、侯三姑同白）事到其間，还說甚么陪綁放轉吓！
 （苏戌娟唱搖板西皮）罪孽已滿同授首，两两沉冤一死休！（侯三姑唱搖板西皮）天愁地惨无
 人救，（同哭介）哎呀！我那姐姐吓！（同唱）僥倖黄泉挈侶遊。（众白）事已至此，哭也枉然
 了。姐姐快随我到府堂上去見過况老爷，判了招旗，好歹是我們伏侍姐姐到法場上去。（苏
 戌娟、侯三姑同白）阿呀，列位！生受你們了。（苏戌娟唱搖板西皮）风酸月黑西归候，草木
 无情亦点头。（侯三姑唱搖板西皮）行旌怎敢劳郡守，他生未卜此生休！（同哭下）（女禁白）
 咳！可惜这两个好女子，頃刻間就要凌迟了。咳！年紀小，罪到問得大。象我老身，偷了
 一輩子的汉，并不會露出馬脚来，可見凡事都要投投师，省得象这两个丫头，临期追悔。正

是：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下）

（众引况鍾上唱）【点絳脣】雁綉鴻才，朱簷皂蓋，君恩拜。恐負須眉，把民社輕耽待。（白）乍駕熊車出翠微，蒼生百万好支持。時人莫謾輕刀筆，千古蕭曹相業推。下官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也。作掾部曹，荐授主事。今蒙圣上特恩，擢为苏州太守，又亲授璽书，得假便宜行事。到任以来，且喜政平訟清，吏畏民怀。目下秋审时候，上台轉奉部文，处决囚犯四名，委本府監斬。劄子手前往調取，只得秉烛以待。正是：王法由来无面目，民风何可不純良！（众同白）稟老爷，斬劄四犯調齐了。（况鍾白）吩咐帶进来！（劄子解熊友蘭、熊友蕙、苏戍娟、侯三姑同上）（劄子白）犯人进。（况鍾白）呀！（唱慢板）坐公堂观看那四人气概，多半是戾气聚天生不材，一个个无言語愁鎖眉黛，形容悴神色变倦眼难开，只因为溫柔乡自貪欢爱，造下了弥天罪身受非灾。（白）吩咐打开枷扭，就此洗剝捆綁起来！（熊友蘭等四人同跪哭介）（白）哎呀！皇天，好冤枉吓！（况鍾拍案介）（白）哇！（唱搖板）此时問呼冤枉望誰救解，好一似五更风雨鳥死鳴哀。（熊友蘭、友蕙同白）哎呀！爷爷吓！人人傳說爷爷是包龙图轉世，难道四名冤囚，竟不能超救了？（况鍾白）哇！多誑！（唱搖板）眼見得审問明王法难貸，少時間赴法場就把刀开。（众白）乞老爷判定招旗，就此押赴法場便了。（况鍾白）取上来！（唱搖板）俺这里判一笔千鈞重載，岂容你莽无常片刻耽挨。观犯由还須要斟酌細

揣，見姓名不由人心下徘徊。(白)熊友蘭、熊友蕙……吓？好奇怪！适才本府还不放在心上，猛然想起前日到任，在廟中住宿，夢見兩個野人啣鼠哀泣。野人者，熊也。這兩宗公案，不無冤枉？咦，其間必有萬分冤枉！(唱搖板)想前日在廟中凝神默待，見野人跪案前啣鼠鳴哀，這其間必然是冤深如海，因此上感動了神鬼前來。(白)也罢，熊友蘭一起且跪在一邊，帶熊友蕙一起上來。(眾應介)(兄鍾白)熊友蕙，你且說這宗罪案，因何而起？(熊友蕙白)爸爸！小的閉戶讀書，與馮氏貼鄰。他家失去金環一雙，寶鈔十五貫。那金環，小的偶從書架上拾去，馮氏執此為証，便誣陷小的與侯氏通奸，同謀毒死親夫等情。受刑不起，屈招在案的吓！(兄鍾白)這也不為冤枉，馮家失去金環，可可在你書架上。侯氏上來！(侯三姑白)有。(兄鍾白)我且問你：你家金環，緣何得入熊生之手？(侯三姑白)那日公公把金環、寶鈔，一併付與小女子收藏，暫放桌上，偶然睡去，醒來就无处尋覓了。(兄鍾白)熊友蕙，你說書架上拾取，那架兒安放何處呢？(熊友蕙白)安放書室中。(兄鍾白)書室又在何處？(熊友蕙白)書室與侯氏臥房止隔一牆。(兄鍾白)侯氏，你丈夫是怎死的呢？(侯三姑白)爸爸，我丈夫為索取金環，進房辱罵，頓時腹痛身死。那致死的情由，小女子那里曉得！(兄鍾白)你丈夫死有甚么時候了？(侯三姑白)辰牌時候。(兄鍾白)那日翁翁在家不在家？(侯三姑白)在家。(兄鍾白)這等說，實實有冤枉了。侯氏既肯私贈熊生，何不先將寶鈔使用，反將金環仍向本家露目？至中毒身死，若說同謀熊生，既非同室，白昼怎能殺人？若說獨自下

手，侯氏又系女流，焉能反致死男子？咳！原問官虽然按理明晰，据本府看来，案情有些未妥。（唱搖板）問情由費心机細細詳解，多因是原問官腹內无才；一腐儒怎能够胆大似海？

看侯氏怯弱体处女嬰孩。俺奉命为郡守責无旁貸，人命事必須要勘問明白。（白）且跪在一

边。带熊友兰一起上来！（众应介）（元鍾白）熊友兰，你也把当日罪犯，一一說来！（熊友蘭

白）爷爷吓！熊友蕙就是小的胞弟。（元鍾白）怪道姓名相似，原来就是同胞弟兄。（熊友蕙

白）家貧不給，情愿受值当梢。因聞吾弟身受冤枉，早行在道，背負十五貫，原系商人所助，

因与苏氏同行，他家中被窃，貫数相同，遂把小的問下个同謀杀父的罪名了！（元鍾白）如此

說，是个孝友之士了。苏氏！你是个女儿家，怎么破曉出門，又与熊生同走？（苏成娟白）那

夜繼父回来，背負十五貫，明說是卖小女子的身价。小女子不甘为婢，欲求亲戚解劝，以此

乘早独行。偶与熊生相遇，家中之事，小女子分毫不知。（元鍾白）这个自然也有冤枉在里

面了。熊生家住山阳，与无錫相隔千里，平昔既无交往，一时那有私情？况錢无虧訟，那里

据了这十五貫，就定了这斬剛的罪名了！（唱慢板二六）細觀看这案件更是奇怪，必定有冤

枉事內中藏埋。熊友兰为救弟反遭縲絏，苏成娟因避禍反受非灾；那无錫至淮安远隔郡

界，問同謀作奸杀案情未諧。（白）劊子手！这四名重犯，都有冤抑在身，带去耳房伺候，本

府連夜叩見都爷，与他乞命去也。（众白）啊呀，老爷！奉旨决囚，这是停不得的！倘若就悞

时刻，老爷必担处分，小的們都有不便。（元鍾白）咳，我难道不知！本府呵！（唱搖板）只为

賢才當怜愛，怎忍閹英便弃埋！枯魚肆上把生机待，鋼刀口內救轉來。（众白）是！小的們知道。（帶各犯下）（况鍾白）家丁們，什麼時候了？（家院白）二更三点了。（况鍾白）又早半夜了。取我素服過來。（換衣介）吩咐把儀門掩上，挑起明燈，隨俺都各轅門走遭也。（唱搖板）玉宇无尘鳴天籟，雕樓滴漏報子牌，片刻光陰休遲待，俺怎敢愛惜功名口倦開！（下）

（二更夫上白）星斗无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盡說困便困个冬至月，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我們是都各轅門上兩名夜巡。今夜奉旨決囚，各處巷口柵欄，倍加謹慎；我們輪值轅門，不敢分毫怠玩。此時二更已過，將近三更時分，不免小心巡緝便了。（手下挑燈籠，况鍾騎馬上，唱快板）斗柄橫天轉星河，乘夜加鞭敢蹉跎！儀門重关控金鎖，（內鑼鳴更介）（况白）呀，（唱）鳴金击柝有巡邏。（二更夫白）半夜三更，什麼人到此？（家丁白）是本府太爷，要謁見都爷的。（二更夫白）原来是太爷。此际夜半，都爷久已安寢，角門剛剛掩上，夜巡官還在那里伺候哩。（况鍾白）如此，竟着夜巡官通稟便了，你們去罢。（二更夫应下）（况鍾白）家丁們！轅門外伺候去。（家丁应下）（况鍾白）門上夜巡官在么？（夜巡官白）什麼人？（况鍾白）本府知府况鍾在此。（夜巡上白）呀，原来是太爷到此。太爷今夜決囚辛苦哩。（况鍾白）本府正為決囚，特來面見都爷，相煩通報，要緊，要緊！（夜巡白）呀，太爷，这等夜深，合衙安置久矣，小官怎么还敢通報！（况鍾白）有緊急公務，一定要面見的！（夜

巡白吓，也罷，太各名望素重，比別位不同，小官冒死通報，料也不妨。太各少待，小官傳鼓進去便了。（下）（元鍾白）好，這官儿甚是小心，果然傳鼓進去了。（夜巡上白）太各請回罷。夜深惊动老各，十分着惱，說了太各，小官才得免打。又傳話出來，說太各請回，明日早堂相見罷。（元鍾白）生死呼吸，說什麼早堂相見，還是相煩再稟一声。（夜巡白）啊呀，性命要緊！這個，小官再不敢了。（元鍾白）也罷，既不便通報，本府自行击鼓便了。（鑼鼓介）

（內白）吩咐开了角門！仰該班夜役，明灯站堂！老各就出堂來了！（內應）（众扮役執灯籠，二中軍引周忱上）（引）烏台凜凜石嵯峨，半壁東南保障多。（白）下官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官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处。所喜僚屬清廉，地方寧靜。今当行刑時候，凜奉部文，处决重囚四名。仰苏州府知府監斬回報，不知有何緊急事情，蚤夜击鼓求見。知府品望非常，不好輕慢，只得出堂接見。（人役白）傳苏州府進見。（众傳）（元鍾進介）

（白）知府况鍾叩見老大人。（周忱白）奉旨決囚，已經借重貴府，只合法場監守，蚤夜投見，却為何事？（元鍾白）卑职奉委決囚，理應監斬回報，只是這斬剛四犯，各負奇冤，不应弃市，因此乘夜稟見，欲求老大人暫免一死，以待平鞠。（周忱白）怎見得各負奇冤呢？（元白）大人容稟：（唱慢板）士女无罪招屈枉，輕戕四命律不当，乞求大开三面网，釋回重囚細审詳。（周忱唱慢板）自古权操在君上，本院岂能作主張！按律而断不为枉，怎敢夺命向閻王！（元鍾唱搖板）朝廷执法无偏党，必須持平两无伤。食君之祿岂安享，若有差迟愿承当。（周

忱怒介（白）咳，待決重囚，何須如此保救？貴府既然奉有聖書，竟自陳奏便了，何必又向
 本院饒舌吓！（唱搖板）便宜行事可獨抗，聖書欽賜重黃堂。（元鍾白）啊！（唱）大人既不陳
 奏上，請寬期限親自詳。（白）吓，老大人既不便陳奏，（出印介）卑職愿將此印為質，姑限半
 月，親往淮常二府察看回報。若有不決，老大人將卑職題參，一應罪名，卑職獨自承認便
 了。（周忱白）咳！有这样的莽知府，也難得吓！（唱搖板）辨冤不畏潑天浪，感動姑息憫隱
 心。（白）也罷，貴府如此力懸，或者果有冤抑在內也未可知。這印請收回去，准限半月，察
 明回報便了。（元鍾白）如此，還要請求老大人令箭兩枝，卑職親資前往。（周忱白）要令箭
 何用？（元鍾白）淮常二府，均非卑職所屬，有了老大人令箭，自然有呼必應了。（周忱白）這
 也說得有理。令箭二枝，貴府可便資去，一任便宜行事；或有未決，題參未便。貴府請回。
 夜役們，好生关上角門，小心巡邏者！（下）（元鍾出門介）（白）啊呀，好了，這四命如今有了
 生路了！家丁們何在？（手下上白）小人在。（元鍾白）什麼時候了？（手下白）五更了。（元
 鍾白）天色將明，速速回府，將冤囚放綁，暫寄鋪中；一面点齐各役，星夜往淮常二府，相機
 行事。帶馬！（唱搖板）官差又向秋江往，克期夫馬奔淮常，清理庶獄民頌仰，何惧辛苦受
 風霜。（下）

第七本

(總甲上白)自家身充總甲，全凭作事奸滑，衙門中朋友是養家神道，書房里相公是家堂菩薩。遇了熊家這場官司，真正有些兜搭，凶身亦是窮鬼，苦主有些唧滑。巴不得結案完事，那曉況太爷又起波渣！更請都老爷令箭，直到淮安訪查，要到他兩家踏看，帶累我地方无法；幸喜不曾賺个牢錢，不然要吓杀。閑話少說，自家山阳县一个總甲，夏胡子是也。只为馮家這場人命，只道是冬前处决，完了这桩案件；不想苏州府况太爷監斬，道他有冤枉，竟要翻招。行牌到我山阳县来，要到兩家踏看。我看这况太爷，比別府太爷不同，有朝廷欽賜寶書，任他便宜行事。今早府、县各官，出郭迎接，到了馬头上。这也是我地方于系，快些到馮家去打点伺候。一路行来，此間已是。吓，馮玉吾！(馮玉吾上白)气李当头坐，官符接踵臨。吓，夏大叔你来了！不想官府到要來我家里踏看起來，你道世上有这样可笑的事？人命重案，不比屋宅田地，有什么踏看？况且苏州府又管我淮安不着，真个扯淡！(總甲白)扯淡？极有滋味的！奉軍門令箭前來，著實利害！已到馬头上，即刻就來了，快些打扫打扫，莫要帶累我地方上。(馮玉吾白)少停官府到來，同仗幫村幫村。(總甲白)那个自然。(手下引况鍾上)(唱慢板)朱旗前導閃紅旌，点染花驄千里風。清光掩映腰金冷，凜如霜雪玉

壺冰。(院子上白)稟老客：本府太爷邀酒。(元鍾白)今早辭帖致謝，本府完了公事，就要回去。多多拜上，不消了。(院子应下)(元鍾唱搖板)名裏神鬼尽皆驚，威行到处盜賊清。黃堂暫擾烏台柄，亲赴淮安踏勘明。(總甲白)地方叩見老客。(馮玉吾白)小人馮玉吾叩見太爷。(元鍾白)你就是馮玉吾么？(馮玉吾白)是。(元鍾白)跪在一边。叫地方！(總甲白)有。(元鍾白)那熊友蕙家住那里？(總甲白)就住在隔壁。(元鍾白)其房現归何人掌管？(總甲白)为因給主十五貫未曾追出，县中新任太爷封鎖在此。(元鍾白)向来封鎖沒有动么？(總甲白)原封未动。(元鍾白)人役們押去看來。(众白)且老客：封皮損坏了。(元鍾白)哇！既有官封，擅自揭动，打！(總甲白)咎咎，这是风雨打坏的么，小人实实沒有动，求老客問四邻就曉得了。(元鍾白)风雨損坏的么，饒打。帶馮玉吾上來。(馮玉吾白)有。(元鍾白)你媳妇与熊友蕙通奸，一向往来踪迹，你可曾觉察一二么？(馮玉吾白)老客，小的是酒米營生，每日在鋪中生理，兩下踪迹，从来未曾显露，只是金环，便是老大实证。况小人儿子，現被毒死，不是奸夫同謀，却是那个？(元鍾白)既是同謀，何处买药？如何下手？怎么那問官沒有个的实，就将兩人輕易問成大辟，却也可笑！(馮玉吾白)哈哈。吓，老客，若不是他兩人同謀，小的儿子何由中毒？前任老客，已曾檢驗过的。(元鍾白)不必多講，且待本府内外一看，便知分曉。(馮玉吾白)是。(元鍾白)只叫快手一名与地方進來。(馮玉吾引進介)(白)老客，过了中庭。这是小的臥房，那边就是厨灶。(元鍾白)你媳妇的臥室在那里？

（馮玉吾白）這鎖門的就是。（元鍾白）為何鎖着？（馮玉吾白）小的因痛傷兒子，不忍開看，故此關鎖。（元鍾白）打開進去。（進介）（看介）（白）把那窗兒開了。你看窗外牆垣，高峻得緊，就是四面牆壁，也十分堅固。（唱）門四顧房櫺靜，牆垣高大過戶庭，縱然怜香有行徑，料他無隙可堪乘。（白）據侯氏口供，金環寶鈔，放在床前棹上的。如今看來，就是這張小桌了。（四顧介）（白）這樣所在，怎么遺失起來了？（想介）（白）既不是竊取，又不是私贈，難道真个飛了去不成！好難猜度也！（唱）莫非車雀宵潛影，義鳥啣去贈恩公？茫然未明如昏鏡，到作了飛熊入夢竟無征。（白）地方，与我打開熊家大門，隨本府進來。（總甲、應開門介）（白）請老谷進去。（元鍾進介）（白）進得門來，你看蛛絲懸破壁，尘土滿頹床，端的好淒涼也！（上下看介）吓，此处与馮家虽只一牆之隔，却也迴絕難通，不要說行奸下毒，就是欲見一面，却也甚難；况那馮玉吾也說，从来未曾露目，眼見得好情是沒有的了；沒有好情，那同謀下毒，一发沒有了。（唱搖板）細看四壁如懸磬，難道穷酸不志誠；既不鉗穴螢光映，怎粧掩耳去偷鈴？（又看介）（白）那边，书架宛然犹在，只是金環从何而至？（作想不出焦燥介）嘆，如此光景，怎生結局？不要說他二人之罪難明，就是本府怎好回复上台去吓！（唱搖板）好似捕風去捉影，画餅恐難把飢充。（向上細看介）（白）呀！你看牆边隱隱有个窟窿。人來，上去看那牆壁，可与隔壁相通的？（快手上看介）（白）老谷，那窟窿是个老鼠窩，隱隱有些光亮，象与隔壁相通的。（元鍾驚介）（白）是鼠穴么？吓，奇怪！前日夢見双熊，各啣一鼠，这

事必有緣故在里面了！（唱）豁然之間忽自省，難道我臨事欠聰明？（白）不要管，就把那牆壁撬開一看便了。（快手撬牆取鈔、餅介）（白）且老谷：牆壁里边取出面餅一枚、寶鈔一束。（元鍾白）吓！寶鈔有了！取上來！（看介）咳，這般冤獄，不是下官虛心細鞠，那枉死城中，早已添上兩名新鬼了！馮玉吾上來！（馮玉吾白）小的有。（元鍾白）鼠穴中有件東西，你看是什麼？（馮玉吾白）這就是寶鈔十五貫，原來熊友蕙藏在这个所在了。（元鍾白）哇！這明明是鼠虫啣去的，还要把人坑陷？左右，將馮玉吾先押上小船，候本府回蘇听审。（众押馮玉吾下）（元鍾白）地方回去。（總甲應下）（元鍾白）左右，就此打道上船。（唱搖板）几回搖曳心惊恐，一時猛省破疑城。夢中兆告神靈應，拯救书生保閨英。（船夫上白）船头接老谷。（众白）起去。（元鍾白）左右，二號船內伺候去。（众應下）（元鍾白）吩咐就此開船，晝夜兼行，趕回蘇州去。（船夫應下）（元鍾進艙坐介）（白）且住，山阳一案，虽已察明；那无錫一案，茫无証据。吓，也罢，且待舟近无錫，吩咐船头照旧吹打，放舟前行；本府扮做江湖术士，悄地上岸，私行查訪，見机而作便了。（唱搖板）淵魚察見非不幸，得情更自动哀矜。冤獄昭然懸秦鏡，俺須是閃爍双睛加倍明。（下）

（陶復朱上）（唱慢板）英雄難逃名利网，嗟叹浮生空自忙。浪逐蠅头江湖上，归来故国幸安康。（白）老夫陶復朱。自从在楓江买貨下船，指望到河南脫卸，不想遇着熊友兰之事。是

我怜恤奇冤，助錢十五貫，教他回县交納。誰想同舟客伴，尽道出門吉日，遇此踴躍之事，改舟南往。老夫只得隨众到了閩南。且喜一路貨物俱有利息，又买些南貨，依旧到苏州发卖。討完賬目，赶回家中，不覺又是仲冬了。今日乃是望日，特来城隍庙进香便了。（唱搖板）虔誠进香瞻圣象，祈禱客邸履嘉祥。（下）（又鍾扮術士、門子扮道童、背包裹隨上、寫一觀枚拆字）（又鍾唱搖板西皮）海底寻針无影响，案情胡涂沒主張。（白）下官况鍾。自从淮安事竣，返棹南回。打发各役，先回潯墅关伺候；自己換过微服，假扮一个拆字先生，喚个小船，到这里无錫地方，停泊上岸，探訪游二致死根由。一路行来，只听得那些人紛紛傳說，本府即日按临本地，搜緝凶身。只是我想：这宗公案，不比前番的事体，有些牆壁可据踏勘得；如今无影无踪，怎生是了？哦，前面已是城隍庙，不免到彼閑坐片时，再做道理。过来，我在庙中閑座，你可远远伺候，不必前来。（門子应下）（又鍾唱搖板）大案难查費惆悵，怎得鏡影与犀光。（下）（婁阿鼠上白）日間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不吃惊。我婁阿鼠，一生好賭，半世貪財。只因一时动了貪心，杀了游葫芦，把他十五貫銅錢偷回；湊巧得很，正撞著倒運的强盜瘟，恰好也背了十五貫銅錢，同了一个丫頭走路，竟被地方追著，捉到当官，替我打，替我夾，替我坐監鋪，替我問斬罪，真正是十足替死鬼。只道打发过了，再无人来发觉了，不道前日監斬官，竟委着了苏州府太爷况青天。万一現了底，怎么处？因此这两日，心慌、胆碎、肉跳、心惊，躲在家里坐不安、睡不穩，竟象掉了魂的一般，心上狐疑不定。今日是月

半，到城隍庙里求一支签，看吉凶如何，莫若远走高飞，免得生祸。一路行来，已到庙門首了。呀，那边来的是陶大公！（陶復朱白）慈悲胜念千声佛，造恶徒燒万炷香。原来是姜阿鼠！（姜阿鼠白）陶大公，久违久违。几时回来的？（陶復朱白）昨日打从姑苏回来。鼠哥，近日賭錢得彩么？（姜阿鼠白）不要說起，竟到了六部衙門了——尙书。（陶復朱白）你們賭場上朋友，輸贏常事，为何慌慌張張？（姜阿鼠白）你不曉得，我那敝邻有這場官司，（低声介）恐防帶累乡邻，所以有点着急，特来求一支签，看看吉凶如何。（陶復朱白）你地方上何有事故？老夫一些也不曉得，就請你講来。（姜阿鼠白）說起話长，就是我隔壁游二家的事吓！（唱搖板）大公听我細言講，提起此事甚荒唐，游胡芦死入胡涂賬，奸杀奇聞到处揚。（陶復朱白）怎么，那游二被人杀死了？（姜阿鼠白）正是。（陶復朱白）呵，为什么事？（姜阿鼠白）游二有个拖油瓶女儿。那日游二与他姐姐借了些錢回来做生意，为了这两个半錢倒送了性命。（陶復朱白）多少錢就送性命？（姜阿鼠白）听了。（唱搖板）十五貫青蚨将身喪，女儿認罪尽承当。（陶復朱白）不信是他的女儿杀死的。（姜阿鼠白）当夜杀了人，天明地方曉得，追上前去，正在高桥地面，只見他女儿呀！（唱搖板）和著孤男相假傍，即刻拿获到当堂，問成奸杀不为枉，十五貫銅錢是真贓。（旁鍾一面暗上白）欲求明烏語，不憚听狐冰。看庙門首有人講話，隱隱听得十五貫三字，且去听他一听。（拱手介）（白）二位要起数？作成作成。（陶復朱白）用不著。（姜阿鼠白）起数？替我起一数。（陶復朱白）既如此，你且站一站，

我們講完了話再說。(元鍾白)當得奉候。(陶復朱白)你且說，那汉子甚么样人？是何名姓？(婁阿鼠白)那人不是本地方人，叫做什么熊友兰。(陶復朱白)熊友兰？呀，前日那船上当梢之人，叫做熊友兰。他是那里人氏？(婁阿鼠白)听說是淮安人。(陶復朱白)淮安人！这是儿时的事？(婁阿鼠白)这是旧年秋里的事。(陶復朱白)呀，这是那里說起！(婁阿鼠白)咦，为什么跳将起来？(陶白)这熊友兰，乃是淮安跨下桥人。这十五貫錢，是老夫助他回去救他兄弟熊友蕙的，怎么是游二家的起来？(頓足介)哎，世上有这等样屈事！(阿鼠驚介)(背白)不信有这样事。呀，你且將助錢一事，說与我知道。(陶復朱白)我旧年在苏州呵！(唱搖板)片帆順風北京上，客伴閑話講端詳。(阿鼠白)也就說這件事了。(陶復朱白)我們同舟朋友，偶然曉得淮安熊友蕙被屈遭刑。不想舟尾有个当梢之人，就是这个熊友兰了，他听得兄弟問成大辟在獄，追比十五貫寶鈔，痛哭几乎身亡。彼时老夫心怀惻隱，一力贈錢十五貫，教他回去代納寶鈔，以免追比。(唱搖板)心怀惻隱大義仗，贈錢遣归慰雁行；救冤反把奇冤釀，天理循还少昭彰！(婁阿鼠白)就是你的錢，也无証据。(陶復朱白)怎么沒有証据！現有客伴船家看見的。也罢，老夫竟到苏州况太爷那里，与他辨明这宗冤獄去！(拜介)神明在上，弟子今日進香，为因急往苏州辨人冤枉，不能从容瞻礼，改日再来了愿罢。(唱搖板)只为替人辨冤枉，心急不怕路途长，深施一礼抽身往，(阿鼠白)你要到那里去？(陶復朱連唱)苏州伸訴向黃堂！(婁阿鼠攜介)(唱搖板)劝你作事休莽撞，出头辨

冤恐不詳，負薪救火招无妄，必貽林木受災殃。（陶復朱怒白）咳，此言差矣！當日指望救他的兄弟，不想反害了哥哥，我陶復朱的罪過不小！（欲下）（婁阿鼠扯着介）（白）住了，住了！熊友兰又不是你的亲故，什么要紧！无事找事，常言道「是非只为多开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倘若况太爷到在你的身上，要起凶身，怎么处？依我說，不要去！（陶復朱白）哎呀，你不要多管，老夫自去了。（唱搖板）若將他屍骨冤埋葬，枉却我又烈好心腸。怎肯輕把良心喪，救人同溺又何妨！（下）（婁阿鼠白）不好了！這件事竟要作出来了！（急亂走介）（况鍾白）這又奇了！（唱搖板）看他情詞難堪狀，心虛胆怯露乖張。（白）老兄，你方才說要起數吓。（婁阿鼠白）我是求簽的。也罢，就起數罢，怎么起法？（况鍾指招牌介）（白）請看。（唱搖板）觀枚拆字細言講，遠近聲名播四方。（婁阿鼠白）怎樣叫觀枚拆字？（况鍾白）要問什么心事，隨手写一字來，就可判斷吉凶了。（婁阿鼠白）區區不識字的，写不出来。（况鍾白）啊，隨口說一字也罢。（婁阿鼠白）就是學生賤名罢。老鼠的「鼠」字。（况鍾白）尊名叫「鼠」字么？（婁阿鼠白）不敢，賤名叫婁阿鼠，賭場上有名的。（况鍾背介）（白）哎呀，且住，野人啣鼠，已應其一。他名喚阿鼠，莫非應在此人身上么？（唱搖板）回忆前情細思想，名喚阿鼠正相当；葫蘆已有前番樣，啞謎須教此際詳。（婁阿鼠背介）他自言自語，想是拆不來。（况鍾白）你这个「鼠」字是那里用的？（婁阿鼠白）官司。（况鍾作手寫介）（白）哦，官司。那「鼠」字一十四画，數遇成双，乃屬陰爻，况「鼠」又屬陰中之陰，乃幽晦之象，若

占官司，急切不能明白哩。（婁阿鼠白）明白是不會明白，看看可有纏繞累及无有？（元鍾白）請問是自己用，还是代占？（阿鼠作支吾介）（白）代占。（元鍾白）哦，代占。依数看起来，只怕不是代占。这件事是为禍之首。（婁阿鼠白）何以見得？（元鍾白）『鼠』为十二生肖之首，岂非你是造禍之端。（婁阿鼠驚呆介）（元鍾白）况且竟象在里头窃取了东西，搆起这桩事的。（婁阿鼠白）有些古怪！像东西你那里看得出来？（元鍾白）『鼠』性善于偷窃，所以如此断。（婁阿鼠呆介）（元鍾白）还有一說，这个人家可是姓游么？（婁阿鼠白）你是那里曉得？（元鍾白）老『鼠』最喜偷油，故尔曉得。（阿鼠背介）（白）这不是拆字的先生，竟是仙人了！（元鍾點头介）（阿鼠白）吓，先生，已先不要管他，只看目下可有是非口舌連累得著？（元鍾白）怎么連累不著？如今正是敗露之时了。（婁阿鼠白）怎見得？（元鍾白）你是『鼠』字，目下正交子月，当令之时，自然明白了。（阿鼠白）先生！意欲躲避外方，看看可避得过？（元鍾白）你只要实对我說，果然是代占？还自家占？說得明白，我好指引得明白。（阿鼠白）实不相瞞，其实是自己用的。（元鍾白）哦！是自占么？这个，好避得脱的。（阿鼠白）避得脱？何以見得？（元鍾白）你若自占，本身不落空了。『空』字头著一个『鼠』字，岂不是一个『窜』字？就是这逃窜之『窜』。（又想介）咦，逃窜是逃窜得的，只是那老鼠多畏多疑，怕作了首尾两端，不能出去。（阿鼠白）先生妙数，效驗非常！其实我疑惑不定，所以起数。今承指点，竟依了先生，外面躲躲避避如何？（元鍾白）若能走避，万无一失的。

只是今日就走方好；若到明日，就走不脫了。（阿鼠白）今日天色漸晚，有些不便。（况鍾白）又来了。「鼠」乃昼伏夜动之物，連夜逃走是最妙的。（阿鼠白）有理。还要請教，走到那一方去才好？（况鍾白）待我来論一論：「鼠」属巽，巽属东南，东南去好。（阿鼠白）还是水路走？旱路走？（况鍾白）待我再論一論：「鼠」属子，子属水，是水路去好。（阿鼠白）水路东南方去，只是一时那有便船？（况鍾白）你若要去，老夫倒有便船在此，正要今晚下船，到苏杭一路去赶趁新年，若不弃嫌，同舟如何？（阿鼠白）如此极妙！你的船在那里？（况鍾白）就在河下。（阿鼠白）如此說，待我去拿了行李来，还有些須薄意相送。（况鍾白）这也罢了。快去快来！（阿鼠白）曉得。先生，此去若能逃脫，你就是小子的大恩人了！請上受小子一拜。（唱搖板）仗你姑容身漏网，那怕潑天风浪狂。（况鍾唱搖板）管保前途无灾恙，急向天涯远飞翔。（阿鼠唱搖板）先生大德心感仰，指引迷津向吉方。（下）（况鍾白）門子快来！（門子上白）老爷有何吩咐？（况鍾白）少时那人下船，只可称我师父，不可洩漏风声。（門子应）（阿鼠背包裹上白）走吓！（况鍾白）来了么？（阿鼠白）这是什么人？（况鍾白）是小徒。（婁阿鼠白）好个标致小官。你們江湖上人，专会受用此道。（况鍾白）就此下船去。（阿鼠白）請。（唱搖板）只为逃灾陌路傍。（况鍾唱搖板）匆匆行色送斜阳。（婁阿鼠唱搖板）此去苏州托仰仗。（况鍾唱搖板）远望吳山路正长。（下）

第八本

(各人役上)(书吏唱)「水底魚」力辨奇冤，微生賴保全。口碑傳誦，好个况青天！(白)我等乃苏州府堂上各役便是。随着老客淮安踏勘，事毕回来，吩咐我等只在潞墅关前摆导迎接；老客自己駕小舟，往无錫县中私行察訪去了。此时天色渐晚，不知今夜还抵得关否。列位，且到前面吃些便飯，再来伺候便了。(众白)說得有理。(合头下)(况鍾內唱倒板)回望錫山路渐远。(門子、船家、婁阿鼠同上)(况鍾唱慢板西皮)正峰斜日水拍天，姑苏一望宛在眼，扁舟如叶浪飄然。(白)婁小哥，且喜一帆順风，頃刻間到潞墅关前了。趁天色未暮，我岸上訪問个同道中朋友，即刻便到船中投宿；你們好歹泊船在这大槐树下，等候老夫便了。徒弟，你可一同住在这里，不要走开了，省得我尋覓未便。(門子白)曉得。(况鍾白)舟子，快打跳。(登岸介)(婁阿鼠、門子、船夫同下)(况鍾白)咳，金风未动蟬先覺，暗送无常死不知。你看这厮，早已被我哄得此間了。預先已吩咐各役們关前伺候，不免連夜回府，悄悄把这厮拿下；明日早堂，一齐审問明白便了。(唱搖板)神出鬼沒奇才展，渾浊分明鯉共鯉。(众役上)(书吏白)前面来的好似老客模样。呀，果然是老客！(同白)各役叩头，迎接老客。(况鍾白)起来。取冠帶过来。(換衣介)(白)喚快手一名过来。(众应介)(快手白)小的有。(况鍾白)你

可悄悄前去江边。槐树底下泊着一只小船，船内有紧要人犯，和門子一同住着，你可将他拿下，連夜帶到衙門，明日早堂候审。（扶手下）（况鍾白）吩咐各役摆导，就此赶回府衙去者。带馬！（唱搖板）急策青驄整玉鞭，清风两袖一身廉。休要輕觀疑難案，得情勿喜更哀怜。（陶復朱上叫冤介）（唱搖板）熊生遭冤心悽慘，怎敢旁觀兩命捐！（白）前面就是况青天了。不免上前叫冤。冤枉吓！（况鍾白）何人喊冤？（手下白）有一老者喊冤。（况鍾白）帶过来。（陶復朱白）小人叩头。有呈詞在此。（况鍾白）具呈狀。本府自有衙門，敢拦馬头叫冤么？（陶復朱白）小人辨明十五貫的！（况鍾白）辨明十五貫。你是什么人？（陶復朱白）小人名喚陶復朱，只为熊友兰一案，特来辨明冤枉吓！（唱搖板）同舟义助十五貫，是我亲自解腰纏。池魚林木奇禍陷，我始終知情代訴冤。（况鍾白）取上来。（看介）（白）原来如此。你抬头認認本府。（陶復朱白）呀，原来庙中所遇，就是老爷，小人有眼不識，罪該万死！（况鍾白）起来。这件事情，本府多已知道了。难得你这般疎財仗义，也不必到衙門听审，本府断明之后，呈过都爷，給匾旌獎，本府还有花紅給賞。回去罢。（陶復朱白）如此，多謝老爷！（下）（况鍾白）咳，有此仗义之人，可也难得！左右，隨行。（唱快板）明霞灿烂落照悬，鱗鱗万瓦起炊烟，雀鳥归巢飞鳴乱，微微月映粉牆边。（下）

（付扮皂隶上白）头戴孔雀帽，腰系鴛鴦緋。渾名是白七，綽号叫超轍。自家苏州府堂上一

个皂隶便是。我家老客，为怜四犯奇冤，連夜稟了都爷，請了令箭，亲到淮常二府，查明回報。真正况青天，查訪明明白白，凶手早已拿住，果然是包龙图轉世。今日审理此案，滿城百姓欢呼載道，好不馨香也！話言未了，太爷升堂来也。（众役引况鍾上）（引）一載冤枉事，今日判斷明。（白）偌大功名偌大忧，一輪明月映高秋，十年不愧赵清猷，七載重迎張益州。下官奉軍門令箭，亲往淮常，幸以一点精誠，奇冤昭雪，那两处致死緣由，都已了然在心了。屈指算来，今日剛剛是第十五日了，限期已滿，回报难迟，各犯通已調到，乘此早堂时分，不免从头判斷。左右，開門！（众应介）（况鍾白）吩咐將奸杀两案原卷有名人犯，一齐解进来！（众应）（差役押熊友蘭、熊友蕙、苏戌娟、侯三姑、馮玉吾、游氏同上）（况鍾白）听点：熊友蕙，侯三姑，馮玉吾，熊友兰，苏戌娟，游氏。（各应介）（况鍾白）一千人犯听者：本府乍任黃堂，恩叨監斬，地方既非屬下，案卷又未經承，即尔等授首市西，未必飞霜六月，乃本府伤心案側，終令日照复盆。为了你們这两案，好不大費心机也！（唱慢板）（一句众一叩首）初任黃堂君恩浩，重担輕挑自任劳，費尽心机經營道，海底寻針把四命撈；仰仗神灵报施巧，天理循环善恶昭。（白）都跪过一边。喚熊友蕙、侯三姑上来！（熊友蕙、侯三姑同白）有。（况鍾白）熊友蕙，你是个朴实书生，侯三姑，你是个端庄女子。你再把受冤始末，說与本府听者！（熊友蕙、侯三姑）咎咎吓！（熊友蕙唱）乐志讀書声彻曉，深居陋巷自簞瓢，不学宋玉风流蕙，只为得环把禍招。（侯三姑唱搖板）深閨似海无人到，牆头半面也难邀，宝鈔金环无处

找，丈夫身死事蹊蹺。（元鍾白）是了。你丈夫致死緣由，那原問官无从覓查，有这金环为証，自然斷作同謀了。侯氏，你可曉得你丈夫怎样死的呢？（侯三姑白）这个，小女子那里知道！（元鍾白）臨死时可說什麼？（侯三姑白）臨死時連呼腹痛。（元鍾白）不消說，是中毒了。只是可还有什么言語？你去細細想來。（侯三姑白）吓，小女子想着了。記得臨死時，說：吃了面餅，氣食相裹，以致腹痛。（元鍾白）不差不差。馮玉吾過來，你家有鼠虫作祟，可曾買鼠藥辟除么？（馮玉吾白）小的家里鼠虫作祟慣的，只是從沒有買取什麼鼠藥。（熊友蕙白）答答，小人倒想着了。那日拾取金环，适因群鼠作耗，恐被破損書籍，曾在門首買取鼠藥，裝入炊餅，这是有的。（元鍾白）那炊餅有多大，可與这个相似么？（熊友蕙白）答答，小的炊餅，就是这样大。（元鍾白）止有一枚么？（熊友蕙白）有两三枚。（元鍾白）馮玉吾，你如今可明白了么？你家東西，分明系鼠虫啣失。金环遺在書架上，宝鈔啣去穴中，那炊餅原非一枚，也可以啣到你家來了。你兒子一时无知，誤將拾食，登時身死，中毒無疑。咳，那鼠穴中若不留此一餅，何以知中毒之由？你兒子若不吐此一言，何以知致死之故？（唱搖板）当今執法有律條，縱然万礙也难逃。怜才有心惜韓賈，爭奈无計挽蕭曹。

（白）吩咐打開刑具！（熊友蕙、侯三姑同白）答答吓！答答就是青天！若非答答說破，小女子的死也不明白。（馮玉吾白）如此，是我害了媳婦。媳婦儿吓！我害了你了！（元鍾白）这也难怪着你。不用說經了多少問官，就是两个重犯，尙且自家推辨不出，何況你一个小小民哪？

(唱搖板)失却金环和宝鈔，錦郎中毒性命拋，冤獄難尋明鏡照，問官无方任推敲。(自)熊友蘭，那鼠虫怜你貧苦，啣贈金环，反以毒葯餌之，豈不有伤阴德？候三姑，你丈夫虽帶殘疾，实为夙孽所招，安得自惜治容，每生怨望？可見你們这宗冤獄，就是現在的果报了。(唱搖板)俺非学把浮屠造，只为民情自任劳。善惡終有循环报，禍福无門自己招。(自)且跪过一边。熊友蘭一起上来！(熊友蘭、苏戌娟、游氏应介)(元鍾白)熊友蘭，可怜你清貞孝友，苏戌娟，可怜你孤苦伶仃。你也再把受冤始末，說与本府听者！(熊友蘭、苏戌娟同白)咎咎容稟。(熊友蘭唱搖板)崇朝負重踏荒郊，念弟心急恨路遙，萍水相逢淇梁道，援引从权起禍苗。(苏戌娟唱搖板)悞听繼父戏言告，去寻姑母奔高桥。家中之事全不曉，严刑之下勒承招。(元鍾白)是了。你繼父被杀在家，凶身未获，有这十五貫为証，自然也斷作同謀了。苏戌娟，你父亲是那个杀的？(苏戌娟白)这个，小女子实是不知道。(元鍾白)不知道？本府还你一个凶身便了。左右，帶娄阿鼠进来！(衙役帶娄阿鼠上介)(白)娄阿鼠当面。(元鍾白)娄阿鼠，你干的好事！(娄阿鼠白)小人不會干什么事。(元鍾白)你怎杀了游二，盜了十五貫？(娄阿鼠白)呀呀，屈天屈地！老爷，你莫非差了！(元鍾白)本府那里差？狗才，抬起头来，認認本府，可还记得城隍庙拆字先生么？(娄阿鼠白)哎呀，哎呀！老爷是活菩薩了！(元鍾白)杀人一案，你如今可招承了？(娄阿鼠白)哎呀，老爷！小的这些实情，在城隍庙，老爷都騙尽了，还有什么不招！(元鍾白)取供上来。(娄阿鼠白)小的呵！久慣賭場掏摸，

归来适值侵晨，邻居此际正开门，大胆一时闖进。十五貫乘机窃取，游葫芦砍断連根，屈将冤獄陷紅裙，有此供招为証。（元鍾白）可又来！一人作恶，两命几填，若非你自己說明，那熊生十五貫誰信是商人所助？左右，拉下去重責四十大板！（唱搖板）恶人做事真可恼，盜財害命要潜逃。双熊入梦神默报，亏俺江湖把术操。（白）婆阿鼠，你这厮因賭致盜，因盜杀人，律有明条，斬首非枉。上了刑具，带去收監。（裏阿鼠下）（元鍾白）吩咐打开刑具！（熊友蘭、苏戌娟同白）咎咎就是活城隍了！若非咎咎訪出，小女儿的致死也难分辨也！（游氏白）如此說，是我害了侄女了。啊呀，我那侄女吓！（元鍾白）有脏有証，这也难怪于你。只是还有一說，繼父本尊行，苏戌娟何得开门潜遁？男女不通問，熊友兰岂可負重同行？你二人冤案可不是自己招取么！（唱搖板）男女同行不避道，忘却圣訓犯天条。罪孽皆因自己找，两命几亡賊幸逃。（白）本府既已审明，一行人犯，尽听发放者。（众应）（元鍾白）熊友兰、熊友蕙，你二人端方无愧，孝友可嘉。如今放你回去，好生奋志讀書，力图进取功名。你前日十五貫，預已調来入庫，今日合該給还，左右，庫上取十五貫，当堂发給者。（众应取錢介）（上白）十五貫在此。（元鍾白）二生可便領去，聊为膏火之資，好图上进。（唱搖板）黄卷青灯勤圣教，揣摩学就献皇朝，云霄路稳龙门跃，胸中垒块一齐消。（熊友蘭、熊友蕙同白）多謝咎咎！（熊友蘭白）从空伸出拿云手，（熊友蕙白）提出天罗地网人。（下）（元鍾白）苏戌娟、侯三姑，你这两个女子，治容共賦，薄命同悲。如今放你回去，好生擇配良人，恪守妇道。（苏戌

娟、侯三姑同白）阿呀，答答！小女子双亲早逝，无家可归，情愿削发空門，不愿重回故里。（元鍾白）吓，这也說得是。你們受苦已極，當以福報之，俺若判着亲戚領去，可不依旧作貧家之女了！（唱搖板）受苦已極當福報，豈再寒門受煎熬！幽網貞靜冰柏操，許你身榮夙詒褒。（白）也罷，你們既不肯回去，本府不妨繼作螟蛉，他年國士成双，始得一雪夙怨。不知你意下如何？（苏戌娟、侯三姑同白）答答恩德如山，焉敢螟蛉之称！情愿身为官婢，伏侍奶奶便了。（元鍾白）說那里話来。家院，引着二位小姐，傳进私衙，說与夫人知道，好生繼作螟蛉便了。（院子白）是。二位小姐，隨我来。（引苏戌娟、侯三姑下）（元鍾白）馮玉吾，游氏，你誣陷平人，論律原該反坐。本府姑从寬宥，也放你們回去罢。（唱搖板）誣陷良民为奸盜，理应反坐按律条，权当螟蟻无知曉，大施仁德俱恕饒。（白）去罢！（馮玉吾、游氏同白）多謝太爷！（馮白）惟有感恩并积恨，（游氏白）千年万載不生生。（同下）（元鍾白）本府就将两案緣由，回复都台去也！帶馬！（唱搖板）一鞭飞騎还馳報，放胆揚眉見都曹。恰好三五日期到，疑獄全然冰釋消。（下）

第九本

（馮玉吾上白）只为錯中錯，多因訛上訛。老汉馮玉吾，只为我儿中毒身死，执定金环为証，

告到当官，將熊生、侯氏問成重罪；如今虽蒙况太爷审明釋放，只是這一場冤仇，如何得解？是我今早請了几位邻居，同我到熊宅去負荆請罪，求他莫記前仇，或者他是讀書君子，不念前冤，兩下冰釋，也未可知。話言未了，远远望見众邻居来也！（二鄰居同上白）莫道尘寰小，尘寰恩怨多；冤冤相报复，报复怎消磨！（見介）（馮玉吾白）众乡邻到了，請坐。（二鄰居白）有坐。早承見諭，小弟們齊来，同兄到熊宅賠禮，大家說明，丟开了罢。（馮玉吾白）小弟叨为比邻多年，无有好事相挈，今日反勞貴步，多多有愧。（一鄰居白）說那里話，邻家有事，理当解釋，何勞之有？（一鄰居白）我們不要耽擱，恐熊二相公有事出門，就此到他府上去罢。（馮玉吾白）說得有理，請。（行介）（众白）来此已是。熊二相公在家么？（熊友蕙上白）幸脫圍屏內，重归旧草堂。是那个？呀，原来众位高邻，請进。（鄰居白）請。（熊友蕙白）今日光降，有何見教？（鄰居白）二相公，我等无事不敢造府；一者特来恭賀，二者为馮玉吾悞累二相公受枉，今日特浼小弟們同来府上，負荆請罪，求你莫記在心。（熊友蕙白）有勞了。（馮玉吾白）二相公請坐，容老汉謝罪。（唱慢板）恨我一时执自見，屈將賢良陷在監。蛇影杯弓今方显，乞恕庸愚海量寬。（熊友蕙唱慢板）多蒙众位相解劝，思想前情珠泪漣。若非况公来明断，險些一命被刀殮；幼女无端遭刑宪，千秋名污更哀怜。（鄰居唱搖板）虽然屈陷今已辨，望乞寬容莫記冤。（熊友蕙上白）东閣招賢日，碧桃高折时。原来是列位高邻。今日降臨，有何公事？（鄰居白）好难得，大相公回来。小弟們特为馮玉吾悞陷一事，今日

他邀我等同到貴府，与二相公負荆請罪。二相公还有不快，乞求大相公善言解劝。来，我們齐来拜揖奉慰。（熊友蘭白）言重了。虽是馮老叔悞見，也是我弟兄命当遭刑，又蒙众高邻見教，以后再不要提起了。（鄰居白）好！果然古語君子，汪洋度量，今科必然是高中的了！（同唱搖板）蟾宮折桂陰德感，龍門高跃金榜联。（熊友蘭唱搖板）高邻盛情心銘感，此事从今不必言。（鄰居等同白）如此，告別了。待等恭喜，再来奉賀。（熊友蘭、熊友蕙同白）恕不远送了。（鄰居白）請。（同下）（熊友蘭白）正是：勇往直前当退步，（熊友蕙白）饒人一着未为輸。（同下）

（報錄上白）走吓！【水底魚】（同白）我們乃報录人役是也。今有熊氏弟兄，同举多魁，不免到他家中报喜，討些錢鈔便了。（合头，下）

（二院子、过于執上）（引）暮夜四知常自凜，豈期堂下冤沉。（白）下官过于執。初任山阳县令，改授常州理刑。曾以一时執見，枉斷奸杀两案。自况公审明之后，随往軍門投效，蒙撫院周大人鉴我終任清廉，一力保奏，仅得罰俸三月。目下适当多試，又蒙荐入内帘，批閱三場文字。昨已揭曉，僥倖本房中式多人。内有两名：一名熊友兰，一名熊友蕙，都系淮安人，难道却好就是一生，可可落在本房不成？今日鹿鳴宴罢，必来署中称謝。咳！果若是

他，相見之時，教下官何以为情？哎，好不慚愧也！（熊友蘭、熊友蕙、付隨上）（熊友蘭上）（引）寒灰重熱受恩深。（熊友蕙）（引）苦心窺玉筍，得价售琼林。（熊友蘭白）兄弟，你我僥倖同登，今日鹿鳴宴罷，須往師房署中稱謝去。（熊友蕙白）哥哥，房師過公，又是常州理刑，就是當初原問官了。少時相會，还是如何？（熊友蘭白）便是。（付白）來此已是，有人么？（院子白）是那个？（付白）新科舉人熊相公拜。（院子白）少待。稟老谷：新科舉人熊生拜。（过于執白）有請。（院子照白）（見介）（熊友蘭、熊友蕙同白）老師請上，門生有一拜。（过于執白）下官也有一拜。（熊友蘭、熊友蕙同白）扶勞鼯鼠賴垂青。（过于執白）大鳥驚人在一鳴。（熊友蘭、熊友蕙同白）不信蟾宮堪進步。（过于執白）云間二陸本齊名。看坐。（熊友蘭、熊友蕙同白）老師在上，門生怎敢坐！（过于執白）那有不坐之理！（熊友蘭、熊友蕙同白）告坐了。（各點頭會意介）（过于執白）賢契名奏賢書，誼降雁序，既系同榜，又喜同房，可羨可賀！（熊友蘭白）門生輩鳩肋庸材，樊籠弱質，蒙老師謬加知遇，与荐明經，此恩此德，誠為千古不朽矣！（唱搖板）幸蒙青眼荐明經，伯仲南宮奏捷音，自愧庸愚无才論，謬加評獎恩最深。（过于執白）二位賢契，还認得下官么？（熊友蘭白）門生怎么不認得。（熊友蕙白）門生也还记得，只是說起時，这所在一发坐处也沒有了。（立介）（唱慢板）錦衣之賜虽荣幸，想起前情慚愧心，那許公門來借蔭？（过于執白）請坐。（熊友蕙唱）賢書偷貨总叨恩。（过于執唱慢板）我因才疎失謹慎，悞陷賢良常累心，欲待謝罪登門請，宴興大典怎离身。（白）下官还有一說，从来

榮辱生死，各有定數；前日兩處人犯，可可落在我案下；今日兩位孝廉，又恰巧出在我房中。不知天意是要捉弄下官？还是要顛沛賢契？好難解也！（唱搖板）雖說功罪兩相等，还是功微罪甚深。前車可鑒當自警，莫執己見謹慎行。（熊友蘭白）老師說那里話來，當日之事，皆是夙孽所招，老師既无私心，門生豈有夙怨。（过于執白）吓，下官還要動問賢契，出罪以來，曾聯姻事否？（熊友蘭白）尚未。（过于執白）既如此，倒有一言相商。下官偶然想起，前日兩宗公案，一样牽涉奸情，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頭』，莫非這兩個女子与二位反有夙緣，天公故尔顛倒？僥倖无錫、山阳，都是下官治下，愚意欲為撮合，將功折罪，賢契意下如何？（熊友蘭白）屢屢奇冤，无以自白，若更結為姻契，只道平昔果有私情了，此事門生不愿从的。（过于執白）賢契又怎么說？（熊友蘭白）家兄之言最是，門生也是万分不愿的。（过于執白）原來又是一見。下官不好相強，也罷。院子，取白銀三十兩過來。（院子白）銀子在此。（过于執白）賢契將赴試都中，下官又返旆毘陵，求一快談，不可多得，偶有白金三十兩，奉為路費，愿此去金榜聯登，佳姻早締。（熊友蘭、熊友蕙同白）多謝恩師！就此告辭了。（过于執白）有慢賢契了。（唱搖板）些須微資來奉敬，愿你兄弟早成名；只少离樽相對飲，看取丹桂接杏林。（熊友蘭唱搖板）但得金榜同有分，稍有寸進當報恩。（下）（熊友蕙唱搖板）雄才大展文闡振，看我趨步上青云。（下）（过于執唱搖板）二生赴試真欣幸，如魚隨浪跃龍門。（下）

(元鍾上)(引)蕭条羣鶴公堂侍，蒼生事，力能支。(白)下官元鍾，感得双熊入夢，力辨奇冤，可喜熊氏弟兄奏捷，南宮今又聯登中榜。适閱邸報，熊友蕙選授南昌府理刑，熊友兰選授靖安縣知縣，可都是我的父母官。他二人赴任江西，必來枉道見我。想起那螟蛉之女，身无所歸，意欲為彼撮合姻緣，以洗當年冤苦，但不知二女意下如何，不免先命夫人試探口气，再作計較。夫人有請。(正旦扮元夫人上接引)宦囊无復遺簪珥，萃繁备采誰承祀！(白)吓，老各。(元鍾白)夫人請坐。(元夫人白)老各請坐。吓，老各喚出妾身，有何話講？(元鍾白)夫人，你可知道，熊家二生，應試都下，金榜聯登，一同授職江西，必來枉道見我。欲將螟蛉二女，遣侍巾櫛。是必探其口气，預做商量；熊家二生來時，便可完成花烛。夫人可速前去。(元夫人白)相公說得極是。待妾身到女兒房中，探其口气，倘有推阻，見机而行便了。(元鍾白)如此最好。情知蕭史知音客，(元夫人白)引得秦姬到凤台。(同下)

(苏戌娟、侯三姑同上)(苏戌娟引)余生幸保高恩誌，妾薄命，已如斯。(侯三姑引)女紅灯火几家事，膝前又把寒暄視。(見介)(同坐)(侯三姑白)姐姐，你我蒙太爷超救，又喜繼作螟蛉，此恩此德，何時得報？好歹与姐姐伏侍終身，俟其天年之后，一同殉节便了。(苏戌娟白)妹妹說得有理。趁此旭日当空，你我刺綉一回便了。(紡綉介)(苏戌娟唱慢板)虫声絡緯鳥鳴

枝，微物經營各有时，紡織刺綉遵条理，誰云女学教无师！（侯三姑唱慢板）异姓姊妹同心意，行动跬步莫暫离。日习女工勤針指，常思报恩志不移。（况夫人上唱搖板）二女全节报恩义，終身不字总非宜。（白）女儿那里？（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原来母亲到此，母亲万福。（况夫人白）罢了。咳，儿吓！又在这里做女工了。（苏戌娟、侯三姑同白）正是。（正旦白）好，女子职分，理当如是。（苏戌娟、侯三姑同白）这个倒不消說起，孩儿受爹娘厚恩，情愿終身侍奉。（况夫人笑介白）那有此事！老身实对你说：那熊家二生，金榜题名，都做官了！（苏戌娟、侯三姑同白）兄弟联登，这是福佑善人之报。想我姐妹，得侍衙斋，也莫非上天所赐吓。（况夫人白）因为此事，老各十分留意，道你四人哪！（唱慢板）双双冤对綰紅絲，夙緣注定难改移，弄玉吹簫引凤至，法誦周南第一詩。（苏戌娟白）母亲吓！（唱搖板）自从脫罪出監獄，誓入空門去修持。蒙恩收养为继女，侍奉終身志不屈。（侯三姑唱搖板）瓜田李下嫌当避，熊生之事再莫提，此生不愿偕連理，殉身报德不自惜。（况夫人背介）（白）我原道二女志节可嘉，必有推阻，不免哄他一哄。（轉介）（白）吓，儿吓！你道侍奉終身，这总是不了之事，况民間犯女，官长原不当收留。也罢，你既不愿与熊生联姻，老身恰有两个侄儿，也是新科甲榜，待我与老各說知，写书接到，好与你二人結成秦晋，不負一番母女之情，你二人千万不可推却！（苏戌娟、侯三姑同白）母亲既如此說，孩儿再有推阻，便是不中抬举了，一任尊命。（况夫人白）如此，我就与你爹爹說知，你們在此还自勤課女工便了。（唱搖板）二

女节孝真无比，貞靜賢淑世間稀。待等接得侄男至，完全六礼咏关雎。（下）（苏戌娟唱搖板）慈亲为女終身計，（侯三姑唱搖板）我和你劳而无怨尽孝思。（同下）

第十本

（手下船家引熊友蘭、熊友蕙同上）（熊友蘭唱搖板）觀光得志承天眷，微名幸不外孙山。衣錦还乡真欣羨，扁舟一叶过江干。（熊友蕙白）叫梢手，这里是什么所在了？（船夫白）是楓江了。（熊友蘭白）快趲至皇华駟停泊者！（水手应介）（熊友蘭白）賢弟，这楓江就是愚兄当梢经过的所在了。（唱搖板）曾記两地奇冤陷，今日輕舸又生还。（船夫白）稟二位老爷，这里是皇华亭了。（熊友蘭、熊友蕙同白）吩咐泊船。（水手应下）（熊友蘭白）賢弟，我和你联登金榜，赴任江西，虽然感佩君恩，实出况公生全之德，就此枉道，亲向衙門叩謝。一同上岸，与你步行前去。（熊友蕙白）哥哥，况公恩德，非比寻常，今日叩謝公堂，也須极其誠敬，依兄弟愚見，还是换了微服，手执条香，与哥哥三步一拜，一路号哭前去。（熊友蘭白）兄弟說得极是。家院，取青衣小帽过来。（换衣介）（熊友蘭唱慢板）布衣故作民家扮，（取香介）香燃紫降与白檀。奇冤仗公天心挽。（白）吩咐打跳上岸。（众应）（上岸介）（唱慢板）稽顙哀呼不憚

煩。(二熊同白)啊呀，况大人吓！(拜介)(唱慢板)德海恩山天高远，云阳市口夺命还。(熊友蕙唱慢板)愿恩公身体多康健，愿恩公夫妻福寿全。痛腸万般泪难按，鲛珠无限似涌泉。(院子白)禀老爷，这里是况太爷衙門了。(二熊同白)快将手本投进。(院应下)(即上白)肩老爷，只因有常州理刑到此拜謁，太爷答拜去了。衙門內人說，少时就回来的。(熊友蕙白)如此，和哥哥跪門等候便了。(熊友蕙白)正当如是。(跪介)(內鳴鑼，手下引况鍾、排子上)(白)呀！这是熊家二生了！为何如此打扮，在此跪門？(二熊起跪，哭白)啊呀！我那老恩台吓！(况鍾下馬，扶起介)(白)果然是二位。請起。如今是况鍾的父母官了，如此打扮，怎好相見，快取冠帶換來！(生白)老恩台，那里話來！如此打扮，比当日囚首囚服，已胜过百倍了。(况鍾白)岂有此理！还是换过了。請到后堂相見。(二熊同白)既蒙台諭，遵命了。(換衣介)(同白)老恩台請上，受晚生一拜。(况鍾白)两位老父母請上，治生也有一拜。(交拜介)(众下)(况鍾白)两位老父母請上坐。(二熊同白)案下罪囚，那有抗坐之理。(况鍾白)老父母授职身荣，还说什么罪囚吓！(唱搖板)这是英雄悞失陷，无非假我手扳援。兄弟同登阴德感，不使朝廷元气刪。(二熊同白)晚生輩万分僥倖，一叨南昌司理，一叨靖安知县。老恩台桑梓之地，正好尽力图报了。(况鍾白)呀，这就差了。老父母为朝廷牧民，非为寒家养弊，此去須力行善政，痛击豪强，倘我家子弟有不肖干犯者，老父母須尽法处之，这才是二位报恩深处。(二熊同白)承恩台賜教，今晚生輩，愧感交集。(况鍾白)且住，二位为民

父母，內治猶在所急，只不知別后一載有余，都曾娶得妻室沒有？（二熊同白）滯迹蓬茅，至今尚未。（元鍾白）既如此，下官還有一言，可也不便当面請教，明早相煩司理過公，敬造寶舟，轉致二位。（二熊同白）再造之德，銘感五中。老恩台果有見教，自當一一拱听。（元鍾白）二位老父母，下官備得蔬酒一尊，休嫌簡褻，只算下官衙齋寂寞，借此攀談便了。（二熊同白）多謝老恩台。晚生等也还要把地方事宜，一一請教，只是騷擾不當。（元鍾白）好說。二位老父母請。（二熊同白）老恩台請。（同下）

（过于執上）（引）詞壇此日增聲价，敢向銀河把鵲橋駕。（笑介）（白）事有足怪，事有偶然。前日下官本意欲將苏氏成娟、侯氏三姑与熊家二生曲成秦晉。那知此二女身无所归，得况公收作螟蛉，現在膝下。下官偶以公事到苏，会問談及，特地見托下官，于中宛轉撮合。据况公所說，二女聞說熊生，他也十分不愿；他夫人假称內侄，方得应承。可見二女意中与熊生見識一般了，因此下官往見熊生，也竟說二女是况公亲生，才得应允，擇吉完婚。今日就在本府衙門花烛合巹，以待良时，不免再往二生舟中，催促前往。哈哈，下官今番喜酒吃得成了，功罪也准得过了。正是：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唱搖板）昔年錯断奸杀案，心中慚愧总不安；今日为媒联姻眷，結就良緣解夙冤。（笑下）

(元鍾、元夫人同上)(元鍾)【引】燁燁三星今夕輝，(元夫人接引)佳姻撮合恁神奇。(元鍾白)夫人請坐。(元夫人白)老各請坐。(元鍾白)夫人，下官為二女姻事，竭力圖成，擇定今日吉期，就在本府內衙，花烛以待。但兩下真心，各避嫌疑，雖然一邊捏說親生，一邊假稱內侄，仍恐臨期合登，執見如前。少停若有推阻，我和你一力解勸便了。(元夫人白)老各言之有理，妾身遵命。(內吹打介)(付扮僮相上)(白)能聯兩姓好，慣締百年姻。僮相叩頭。(元鍾白)起來。(僮相白)稟老各，熊家二位老各到門了。(元鍾白)有請。(二熊同上)(熊友蘭引)天台誤入意猶迷，(熊友蘭接引)笑撥紅云認二姬。(同白)岳父、岳母在上，待小婿參拜。(元鍾白)不消，少停相見罷。(二熊同白)如此告揖了。(元鍾白)來！再行贊禮，接小姐出來拜堂。(僮相白)伏以：鴛鴦被底細搜尋，記得當年冤苦深。姊妹从此稱妯娌，弟兄又喜作連襟。(吹打)伏以：双双繅綢非其罪，認假成真以子妻。風波多因老鼠起，從今不肯再饒你。奉請新貴人，抬身、緩步、請行。請上花單，先拜天地，就拜本堂，拜行夫婦禮，恭揖，成，双揖，夫婦交杯換盞，得位上酒。掌禮人告退。(小吹)(旦貼同上拜堂介)(元鍾白)吩咐設筵。看酒！(吹打設宴)(元鍾、元夫人遞酒完、入坐)(同白)請。(排子完)(二熊、蘇成婿、侯三姑同白)吓，好奇怪！(熊友蘭唱慢板)紫陌芳容心尚記，高橋相遇緊相隨。不信閨艷无少异，此事必定有差迟。(熊友蘭白)真真奇怪！(唱慢板)猛然觀看心詫异，东墙半面也惊疑。难道恩公弄虛意，故將之子代于归？(蘇成婿、侯三姑、二熊介)(蘇成婿白)呀，好疑惑也！(唱

(搖板)嫌生瓜李當謹避，須知冰清各自持。禍事反自成魚水，避嫌更又增疑思。(侯三姑點
 頭介)(白)吓，是了！(唱搖板)音容宛然心記憶，豈期阳貨遇仲尼？同穿依稀旧冤对，錦衣
 烏紗目不識？(熊友蘭白)呀，如此說來，明明是蘇家姐姐了！(熊友蕙白)这明明是侯家姐
 姐了！(同白)不好了！我兄弟为过老师所悞了！(熊友蘭唱搖板)姻緣非愿真所忌，过公为
 媒系紅絲，成婚恐被旁人議，心中展轉动愁思。(熊友蕙唱搖板)难却恩公曲成意，宜室宜家
 总是虛。秉烛达旦心无愧，何必鶯儔与凤棲。(蘇戌娟白)如是就是熊家相公了！(侯三姑
 白)天哪！我姊妹們也为老夫人所悞了！(蘇戌娟白)吓！(唱搖板)旧书生捏指新科第，新
 郎是圈圍旧相識。(侯三姑唱搖板)滿腹曲衷难分理，面帶羞慚粉頸低。(苏夫人白)呀！(唱
 搖板)筵开玳瑁門楣喜，洞房花烛合卺杯。为何相对无言語，滿面忧容鎖愁眉？(白)哎呀，
 儿吓！你二人心中之事，我也尽知。只为瓜李嫌疑，恐日后无以自白，你却不曉得，自从我
 家相公审明之后，这公案天下傳聞，你二人俱是玉洁冰清的女子，更有何人疑惑吓！(唱搖
 板)你本崑山无瑕玉，市井傳聞尽皆知。若非老各决疑獄，早已双双丧沟渠。(蘇戌娟、侯三
 姑同白)吓，罢了，既蒙苦口相劝，只得从命便了。(蘇戌娟唱搖板)遵順只算报恩义，婚姻大
 事任主持。(侯三姑唱搖板)此时难設終身誓，早已就三生石上姓名題。(苏夫人白)这便才
 是。(熊友蘭、熊友蕙对看介)(熊友蘭白)吓，兄弟！这却怎么处？(熊友蕙白)吓，哥哥！若
 不允从此事，有負恩公救命成全之德；若要依允，恐被旁人譏誚，名节亏损，好不难死人

也！（兄鍾白）二位賢婿，不必犹疑，听老夫一言相劝！（唱慢板）劝贤契休得要心中疑虑，听老夫把往事细说端的：你本是读书人深明大义，无故的天降灾身受冤屈；俺宿在城隍庙蒙神指示，才能把这二案判断曲直。他姊妹我收作螟蛉义女，且喜得你兄弟金榜名题。结朱陈本是我二老主意，姻淑女配君子乐咏关雎，你若是怀疑不从婚事，辜负我力辨奇冤苦用心机！（二熊同白）老恩公言得极是，小婿从命就是。（兄鍾笑介）（白）这便才是。（熊友蕙白）吓，哥哥！老岳父生全四命，巧合双姻，如许厚德，不知何以报之？（熊友蘭白）这有何难，你我到任之后，敬设长生座，金字姓名题。（熊友蕙白）百世公侯继，子孙绵后裔。（兄鍾白）下官虽有微劳，若非城隍尊神梦中指示，冤枉难明；今日衣锦荣归，皆尊神所赐也。大家望空拜谢神灵便了。（众同白）遵命。（混尾声）（同下）（全完）

双熊梦鼓詞

据中国戏曲研究院藏乾隆北京刻本迻录

本書板爛字坏，且多脫訛，凡遇此等处，酌加補綴，使可貫串，加〔〕号框之，以資識別。

第一部

新編拾釵遭大禍、葯鼠誤毒人（卷之二）

詩曰：

日月光輝映滿天，

欲照復盆却是難。

禍陷金釵熊友蕙，

罪誤青蚨熊友蘭。

明公不得雙熊夢，

神才怎割二奇冤？

顛倒冰人十五貫，

惡姻緣作好姻緣。

本傳的八句荒言提過。內引出一部离、合、悲、歡，因禍〔得福的因〕果。說的是：熊友蕙拾釵遭大難，葯鼠誤毒人；熊友蘭禍口十五貫，屈認惡冤情；為民情太守私訪，拜城隍宿廟求神，况知府夜得雙熊夢，显才能斷二奇冤；脫灾禍弟兄赴考，占鰲頭文武聯芳；名曰十五貫雙熊夢的小傳。

詩曰：

天意深微人怎明？

惡事反將好事成；

金榜題名得二美，

琼林赴宴喜雙熊。

第一回 熊友兰家貧自叹 第二回 張小亭受託成交

話說大明嘉靖年間，蘇州府吳縣离城十里二賢村，有一宦家姓熊，祖上俱是世代多紳。到后来田产凋零，甚是貧苦。〔父亲生〕弟兄两个：兄名友兰，弟名友蕙。父母双亡，妻室未娶，哥儿俩奋志讀書，习学儒业，府学高中头等秀才。虽是斯文，怎奈坐吃山空，他二人难以度日。

这才是滿腹文章中何用？

不能擋冷把飢充，

熊友兰与友蕙俩，

年少才高却受穷。

那日弟兄房中坐，

友兰口内打嚙声；

友蕙陪笑开言問：

『哥哥叹气为何情？』

秀才有語兄呼弟，

『我的为难你不明；』

偕的父母双亡故，

留下同胞弟共兄。

奋志讀書图上进，

指望为官身受柴；

虽然得将秀才中，

田园典尽把书攻，

这如今衣衫破損无錢买，

一日三餐尽不能。

常言說「万死敢当，飢难忍」！这句俗談理却通。

似这等少米无柴实难过，室如悬磬似山空！

投亲告友求借貸，十个摇头九不应。

世态炎凉真可叹，你我貧苦令人輕！

愚兄嗟叹无別故，只为飢寒这两宗。」

友蕙听罢将头点，双眉紧皺叹两声。

熊友蕙听罢，不由的仰面长吁，口中叹气，說：「兄长，自古以来，未遇的文人不少，沉埋的武士頗多。」

熊友蕙只因未遂凌云志，不由口内气长出，

望着友兰尊：「兄长，世态炎凉太也俗！

锦上添花实个有，雪中送炭世間无。

古来多少英雄輩，运未通时困草庐！

苏秦不第貂裘破，商鞅怒扯万言书！

韓信乞食于漂母，受辱曾为胯下夫！

二公俱各才学广，双賢难免叹穷途！

后来运转身荣貴，拜将封王享大福！

亲戚邻友誰不敬？

留下芳名万古呼。

你我既有冲天志，

就便是「缺」衣冻死便何如！」

熊友兰聞听熊友蕙之言，說：「賢弟，你自知「缺」衣冻死，岂不就虛度了一生？」

熊友兰微微冷啞呼：「賢弟，大義「緣」何你不明？」

咱俩冻餓双双死，

誰与先人祭祖塋？

不孝有三无后大，

岂可輕生落朽名？

君子困穷虽是理，

飢寒二字怎支撐？

求人不如求自己，

何須告助于亲朋！

欲作生意无資本，

猛想起，白手求財事一宗！

前日街前买笔墨，

托付船行張小亭——

愚兄自幼知水性——

雇与民船当舵工，

掙些工錢买柴米，

帮助賢弟把书攻；

但愿早登龙虎榜，

与偕那父母添光把顏面增。」

友兰的言詞还未尽，

熊友蕙摆手搖頭說：「不可行。」

熊友蕙摆手搖頭，連說：「不可。縱然家貧难过，缺少衣食，就要養生求財，也沒个弟逸兄劳之理！」

熊友蕙才高竟有书馥气，

連連摆手把头搖，

「兄长既想生財道，

豈不知：「有事弟子服其勞？」

情愿佣工將哥助，

早向龍門奪錦標；

雖然我死他多外，

留一个難弟、難兄名譽高。」

友蘭聞听微微笑；

「賢弟說話太嘮叨！」

恭敬不如从命好，

有耻愚兄走这遭。

愿你讀書奮大志，

脫却藍衫換紫袍，

与咱那祖宗父母添榮耀，

男儿到此是英豪。

那時方遂吾的愿，

不枉困苦在今朝。」

友蘭正然來講話，

忽听得那外面击戶把門敲。

熊友蘭正然講話，忽听外面「吧、吧」有人敲門。開言就問：「是那個？」外面答应：「是我。」熊友蘭聞听是張小亭的聲音，迈步出房，將街門開放。春風滿面，帶笑開言，說：「張大兄，請舍下坐。」小亭說：「在下事忙，不敢扰坐。相公前者所托之事，倒也湊巧，李貴卿船上正少个舵公。在下不便說出相公「名」字，只得斗胆替相公更名，竟說是我嫡亲的表弟，姓藍，名友熊。他竟信以为实，点头应允了。只是勞金甚少，每年只有六兩紋銀。未知大相公可肯去否？」熊友蘭說：「蒙兄雅愛，不便爭竟。」小亭說：「既是相公肯去，先付兩

貫銅口錢，余者的勞金，按月支用。」說着說着，襪包內倒出錢來。熊友蘭伸手接將過來。張小亭說：「客載已滿，后日准開船。在下與相公臨期同去，莫誤要緊！」熊友蘭笑說：「大兄不用叮嚀，小弟知道。」張小亭拱手作別，揚長而去。熊友蘭掩上街門，回到房中，把兩「××」遞與友蕙，說：「賢弟將此錢買些柴米，暫為讀書之費。明日我到府學遞一張游学的文呈，回來收拾行李，后日一早起身。咱們先去辭一辭左右街鄰，托付郎、貝二家，早晚也好照着于你。」熊友蕙聞言，心中不悅。

熊友蕙双眉緊皺，心不悅，望着同胞把話云：

「哥哥何必托鄰舍？」

郎、貝二姓不成人！

左鄰財主叫郎「尔」秀，

大斗小秤喪良心，

私債折准奪田地，

只愛錢財不認人。

霸道橫行天不佑，

孽作的兒子慙哥是証人，

虛弱勞傷常害病，

方方典典愚又村。

老郎自成財主后，

行事奸滑可憊人！

右舍名字喚貝大，

狗友狐朋使假銀，

吃酒耍錢學走斗，

「作啞裝聾」是個歹人。

故此小弟時常嘆：

「此處缺少好街坊！」

咱去拜辭是好意，

恐他輕慢我斯文。

兄长要去托邻舍，

据我瞧有名无实枉費心。」

友蕙說罢一夕話，

友兰聞听帶笑云。

熊友兰聞听熊友蕙之言，含笑点头，半晌才开言講話。未知如何。

第三回 見玉操无心惜玉

第四回 叹才子有意憐才

話說熊友兰帶笑开言，口呼：「賢弟，我豈不知郎〔尔〕秀貪財无义，具大品行不端？皆因現住街坊，少不得以礼相待。古語云：『君子和不而流』。辞一辞有甚妨碍？」熊友蕙不好違拗，只得將錢收好，随兄长迈步出門。

禍福吉凶天注定，

一生都是命安排。

弟兄两个辞邻舍，

哪曉从今惹禍胎！

先到左邻郎家外，

友兰用手把門拍，

只听答应脚步响，

「嘩哪」！一声門半开。

兄弟二人睜眼看，

臥的是病□愁哥郎大獸。

只見他：軟翅青巾歪側戴，

托花罗衫敞着怀，

鼻子流到咀唇上，

眉眼乜斜臉煞白，

气喘吁吁声帶喘，

双腮无肉瘦如柴。

越里越且嘻嘻笑，

他說是：『你俩混鬧为何来？』

有什么餽餽遞給我，

整个子拿来不用掰。』

友兰对面忙拱手，

大相公悅色和容笑滿腮。

熊友兰拱手陪笑，□呼：『郎兄，請問令尊公可在家內？』憨哥說：『〔羊〕角葱辣呀，我不吃。』友兰說：『問你父亲在家沒有。』憨哥說：『問我爹么？沒在家，他往鋪子里去了。』友蕙說：『郎大兄，等你父亲回来了，〔替〕我告訴一声。』憨哥說：『罗嗦了什么？一升半斗？我竟都不懂。』扭頭回头往里高叫：『大姐，快出来！看他俩混我。』只听里面妇女的声音說：『大郎，你在外边和誰人講話？』

这才是、□語大声人說話，

嬌嬌滴滴軟又輕。

友兰、友蕙往里看，

〔房〕內半露美花容：

紅絨托錦青絲袄，

簪插金釵黃疊登，

青絹夾袄双挽袖，

罗裙〔半〕露綉鞋紅，

柳眉杏眼櫻桃口，

香腮粉面玉芙蓉，

全无半点尘俗气，

天姿国色动人情，

不亚如西施病心重出世，

烈女浣纱又转生。

弟兄目睹如花貌，

不覺心中喜不禁，

虽无窃玉偷香意，

都有怜花爱月情。

熊友兰与熊友蕙，

他两个望着佳人打一躬。

兄弟二人一齐作揖，口呼：『嫂嫂，愚弟兄有礼。』陈玉操秉手万福，顶礼相还。

陈玉操檢視万福还两拜，

慢閃秋波杏眼觀，

两个秀才天然俊，

堂堂一表正青年，

眉清口秀〔如〕硃口，

鼻如悬胆耳垂肩，

白面双腮多雅重，

衣巾〔破〕損令人怜，

見他〔秀〕美〔如〕宋玉，

强如擲果美潘安。

陈氏看罢暗暗叹：

〔不枉名〕称蕙〔与〕兰。

熊家兄弟人常讲，

文才相貌果双全，

〔可〕怜二士如冠玉，

緣何落魄受貧寒？

将人比己一样同，

才子佳人却一般，

自古文人〔多〕遭迍，

从来薄命是紅顏。

想当初奇才罗隱白衣死，

美女昭君和北番，

算来可笑月下老，

他把那富貴姻緣顛倒顛。

若肯佳人配才子，

怎使得留下西廂作話言？

玉操空有金玉貌，

风流俊俏体如仙，

可惜錯配痴呆汉，

嬌花一朵被駢吞。

看起来好比熊家兄与弟，

洞房金榜两无「緣」。

古今多少不平事，

叫奴如何不怨天！」

惜才叹已愁无限，

心中不悅两眉攢。

佳人时下不怠慢，

她这里正色和容把話言。

列公，陈玉操乃是宦門之女，自幼儿父母双亡。哥哥貧穷，借下郎家的債。連本上加利，利上作本，将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折算到他家作了团圓媳妇。縱則圓房半載，与憨哥并未成其恩爱。今見熊家弟兄才貌出众，故此她心中暗叹。满怀的怨气，难于出口。无奈何正色答言，口尊：「二位相公，到此有何見諭？」熊友兰見陈玉操言詞方正，不敢抬头妄看，連忙的秉手回言，說：「尊嫂，小弟明日游学，特来造府辞拜。等郎老伯回来，轉达愚意。」女子說：「奴家領命，相公請回。」話不可重叙，书要簡洁为妙。弟兄俩拜辞了街坊，回到家中，不覺的黄昏以后，秉上灯烛。

这才是兄弟对坐灯光下，

「世間广有难明事，

我与賢弟才学盛，

倒不如书吏捐納异途輩，

看将来你我竟被詩书誤，

几时得遂青云志，

天生我才必我用，

友蕙听毕腮带笑，

蛟龙非是池中物，

岂不聞，梁灝八旬魁金榜，

才高自有发达日，

丈夫豪性伸北斗，

惟有妇女堪叹伶，

「可叹」玉操那陈氏，

今生那有出头日？

友蕙无心說此話，

熊友兰忽然长叹两声，

只令英雄恨不平。

滿腹文章却受穷，

为官反倒胜文风。

才高命小未成名，

高跳龙门受显荣？

蒼穹何故困英雄？」

「哥哥何必叹途穷，

但得风云上九重。

甘罗十二受皇封，

只在来迟来早中。

男儿高志吐霓虹，

紅顏怎与命相爭！

錯配憨哥郎世丰，

这就是才子佳人大不同。」

熊友兰聞言有些不受用。

熊友兰心中不悅，滿面含嗔，說：「賢弟，你好言之差矣！愚兄叹惜你我的文才，為何忽然之間提起那陈氏？正是：『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莫非你邪念生心，有偷花之意？」

熊友兰微微冷哂，心不悅，「賢弟胡言，礼太差！」

手足談心說正話，忽起风流情性发，

思念玉操提陈氏，莫非有意要惜花？

愚兄只为蝇头利，后日一早就离家，

留你孤身无同伴，愁只愁意馬心猿难鎖拿。

怨女、曠夫隔一壁，豈不聞「賭近賊情淫近杀」？

虽然美色人人愛，須知天理与王法；

賢弟休要生邪念，窃玉偷香事不佳。」

友兰良言警劝弟，友蕙含羞把話答。

熊友蕙看見陈玉操青春美貌，錯配与憨哥，虽无窃玉之心，却有怜香之意，不知不觉就順咀說將出来；見哥哥正言厉色訓教与他，自知理愧，滿面含羞，挖背躬身，口尊：「兄长……」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新編拾釵遭大禍、葯鼠誤毒人（卷之二）

詩曰：

賣葯修琴歸去遲，

仙風吹落桂花時。

世間甲子須臾盡，

逢着仙人莫看棋。

第五回 熊友蕙恨鼠尋貓 第六回 麻小山擄口口口

話說熊友蕙自知理愧，陪笑開言，說：「兄長在上，听我細講情由。」

熊友蕙羞慚滿面，腮含笑，

口內連連叫：「長兄！」

一時偶把佳人叹，

說話无心似有情。

哥哥教訓言有理，

小弟心中深敬从。

自幼同兄攻書史，

孔、孟格言敢不听！

君子正目不邪視，

怎敢无知胡乱行？

但有一點不良意，

只教我雷打天誅不善終。」

熊友蕙明心口中把誓立。熊友兰展放愁眉換喜容。熊友兰見兄弟認錯，不由的回噴作喜，說：『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須要知過必改，方為君子。』

熊友兰撇去忧愁，帶笑，

「知過必改，稱君子，

非是愚兄言錯怪，

既讀詩、書、尊孔、孟，

坐懷不乱，柳下惠，

二賢留下清白案，

貪淫好色西門庆，

二人命尽刀头死，

叮嚀、囑咐皆如此，

友蕙聞听將头点，

誹話夜深同安息，

兄弟二人忙梳洗，

「賢弟！『連連叫兩聲，

何須發誓把心明？

只為相关手足情，

須做先賢正道行，

秉燭達旦，漢關公，

萬古千秋落下名，

橫行霸道，葛登云，

至今人說不好听，

遺臭、留香任你行。』

「哥哥之言理上通。」

不覺天亮五更明，

熊友兰逕往苏州去遞呈。

熊友兰拜見報官，將呈子遞准，回到家內，買柴買米，以為胞弟讀書之費。又過了一夜。至

次日天明，弟兄两个梳洗已毕。熊友兰头戴小帽，身穿布衣，改换妆束，打扮作民人模样。張小亭带笑走进屋来，说：『大相公，在下陪你上船。二相公不必远送，恐其与他看破行藏，有失斯文体面。』熊友兰闻言，心中不悦，说：『張大哥！家兄远行，焉有不送之理？』友兰说：『賢弟，你好馱气！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别。」你只用心攻书，早图上进。兄弟們不久相逢，何須远送！』

熊友兰口内虽說『不用送！』难舍分离眼却紅。

背起行囊往外走，回头带泪又叮嚀：

『賢弟在家須注意，

好把經书着意攻；

盼你成名爭口气，

强似牽連弟送兄。』

友兰答应說：『知道，

哥哥保重路途申！

忙来偷閑將书看，

但愿兄弟喜封登。

若遇常州客人便，

早寄平安信一封。』

說着說着流下泪，

跟定同胞往外行。

这才是：流泪眼覩流泪眼，

断腸弟送断腸兄；

手足留恋情难舍，

难坏了船行張小亭。

弟兄們口口难舍难离，張小亭来劝解，哥儿俩洒泪分别。熊友兰目送胞兄，眼睛着去了，孤

孤栖栖，关上街門。

熊友蕙孤身回轉書房內，

不由的落淚好心酸。

「弟兄自幼沒離慣，

一旦分別真慘然！」

哥哥臨行親囑咐！

「勤把經書着意看。」

他說是：「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四海傳。」

友蕙但能魁金榜，

不枉了胞兄苦這番。」

強打精神將書看，

只覺意懶又心煩。

空吃茶飯無滋味，

坐不寧來站不安。

晚來獨臥竹床上，

弟兄相會夢魂間；

醒來不見同胞面，

短嘆長吁淚不干。

雖然每日將書念，

时时刻刻盼兄還。

閉戶讀書多半月，

那一夜耗子房內打成攢，

滿屋裡亂跑「嘖嘖」叫，

登翻了碗盞碎杯盤，

行躡行跳來回闖，

把抓口啃扯書篇；

忽听的鴉叫東方亮，

老鼠溜窹洞里鉆。

秀才一夜何曾睡，

熊友蕙天明床上把身翻。

熊友蕙被那耗子作精，熬混了一夜。盼到天明，翻身爬起。瞧了瞧：傢伙、碗盞，东倒西歪；桌上的經書，紛紛而碎。

熊友蕙瞧見經書鼠扯碎，

不由心內好着急，

手捺殘篇開言罵：

「耗子万惡把人欺！」

偷吃粮米无足怪，

畜类皆因腹內飢；

原何將我書咬坏？

似此无知我怎依！

其情可恼真可恨，

一定要买个狸猫作硬敌；

吃书的惡鼠俱吃淨，

才把胸中惡氣息。」

秀才一怒杀气动，

哪知道药鼠伤人惹禍机？

熊友蕙杀心一动，有损阴功，招惹出奸杀冤枉，横禍临身。若不亏况太守夜梦双熊，几乎間冤沉獄底。

这才是、太上感應篇中話；

「循环暗里影隨身。」

阴功朗朗增福寿，

德行綿綿积子孙。

亏心必然折福祿，

远在儿孙近在身。」

諸公若是不凭信，

有几个善恶昭彰报应真！

想当初楚国淮南一賢士，

名叫叔敖本姓孙；

只因埋蛇生善念，

积的他一品当朝宰相尊：

还有个宋庠穷秀才，

命里應該短壽貧，

[illegible]

1000

还有那登坛拜将名韩信，

暗杀陈仓负旧恩，

臣受君禮折福壽，

未央宮中劍碎身。

这就是善恶到头終有报，

来早来迟差几分？

熊友蕙年輕心狠生杀念

惹起奸杀横祸临。

要买狸猫擒鼠耗，

袖起銅錢二百文，

房門街門俱上鎖，

搖搖擺擺到街心。

熊友蕙專心要買避鼠的狸貓，來到街前。走來走去，只見那些趕集之人，作買、作賣，你來我往，一相公東瞧西望，並沒有賣貓、賣狗。忽見街東一群人觀瞧熱鬧，熊友蕙打人叢內擠將進去，睜睛細看。居中有一个人賣葯：頭戴耗子皮小帽，身穿老鼠皮短袄，面前地下放着一個旧棉襪，手搖串鈴，嘩唧嘩唧，連声响亮。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杀心重折福惹禍

第八回 曉睡醒葯鼠拾釵

且說賣葯的手搖串鈴，口呼：『列位，在下卖的此葯，奇效无比，甚是灵驗。』

熊友蕙擠进人丛，瞧熱鬧，

只听吆喝、搖串鈴，

他說是：『祖居住在应天府，

京都城內有名声，

麻小山祖傳专卖耗子葯，

更比狸猫效又灵。

說起老鼠真可恨，

自古傳流至大明，

列位若是不凭信，

听我从头講个清，

斬將封神周灭紂，

陆压相帮姜太公，

祖师有个混元鼠，

咬鼠姐姐狐狸精，

隋末唐兴出怪事，

李密相帮王世充，

飞鼠盜粮甲子日，

西魏的仓廩盘了空，

无影山中无底洞，

有个妖魔母耗精，

花鞋踢倒孙行者，

猪八戒吓的战兢兢，

軟鞭打跑了沙和尚，

拿住求經的唐圣僧……」

正然說到熱鬧處，

叫声：『列位，众諸公！』

麻小山說到熱鬧之處，高叫：『列位，諸公！別走，听我講話。哪个要溜了，就不是正人君子。在下卖的是耗子药，并不是說书、唱戏、摆花档、唱曲儿——滿咀里混罵——和客們要錢。我这个药包管来回，不效了許換。象你家里有耗子的，該买；沒猫的，該买。一百錢八兩，二百錢半斤；打价儿不卖，短底也不依。等我把耗子的話說完，証你好买。』

麻小山指手画脚逗人笑，

叫声：『諸公，仔細听！』

鼠精拿住唐三藏，

急坏猴儿孙悟空，

一个跟头栽了去，

灵霄宝殿請天兵。

托塔天王施法力，

哪吒太子显神通，

伏妖鎖拿耗子怪，

无底洞內救唐僧。

行者、八戒、沙和尚，

保着师父去取經。

宋朝有个包丞相，

本是臨凡的文曲星，

日間善审冤屈事，

夜把阴司鬼断清。

只因錯断顏查散，

惹下五鼠鬧东京，

包公忙把神猫借，

請下降妖小大虫。

「嗷嗷」吼叫如猛虎，

耗子聞听胆战惊，

神兽咬杀老鼠怪，
 只因尖咀根没断，
 家家户户倒土洞，
 白日藏在深穴内，
 「嘖嘖喳喳」房中叫，
 把抓、口啃心疼的物，
 蹑急、跳快活猴样，
 嚼破官府乌纱帽，
 □□□□□□□□□□
 □□□□□□□□□□
 登时七孔流鲜血，
 □□□□□□□□□□
 明日在下回京去，
 老少军民哈哈笑，
 胜似狸猫杀耗子，
 欢喜坏了熊友蕙，

带骨连皮吞腹中。
 子子孙孙数不清，
 可恨毛团混世虫。
 巴到夜晚就成精，
 溜溜、猋猋那住停，
 衣衫咬碎小窟窿。
 行在西来又到东。
 咬烂了夫人的衫大红。
 捣对飞罗合配匀；
 □□□□□□□□□□
 □□□□□□□□□□
 止似狸猫一大群。
 打着灯笼没处寻。
 都说没见这新文。
 只恐方真药不真。
 买金人遇卖金人，

迈步向前將錢遞；

「妙藥高秤給半斤。」

小山接錢，帶笑；

相公連連尊又尊。

麻小山接過錢去，滿面堆笑說：「相公賜顧，我開張，今科必中頭名狀元。」滿口里去奉承。打開搭櫃，取出藥包，上戥子高秤八兩，用綿紙包好，兩手高擎，說：「相公拿回家去，包管成功。」熊友蕙接過藥包，吞入袖內，出了人叢，走到面鋪，秤了一斤重羅干面，拿回家內，和藥烙餅，裝在破瓦盆內，擱在耗子洞傍邊。

熊友蕙毒藥和面趕薄餅，

烙在鍋中兩面焦，

晾冷盛入破盆內，

放在一邊听又瞧。

手指着餅罵鼠耗，

「畜生无礼最难饒！」

文章不是吃食物，

何故撕抓口乱咬？

要杀毛团消此恨，

遇着奇方胜似猫。

必然毒死群鼠輩，

管教你灭子絕孙无处逃！

替我的詩书償了命，

才把胸中怒气消。」

更深夜靜脫衣睡，

害命杀生狠似刀。

新科狀元熊友蕙，

禍福无門自己招，

只因惡念杀心重，

陰德有損犯天条。

灶君灾神法力，

把一支起禍的金釵被鼠叨。

熊友蕙恨鼠耗，惡念杀生，把一個金榜魁名暗中折損，險些儿弄出杀身的大禍。

熊友蕙安心要杀群鼠耗，

床上留神側耳听，

只聞□□「啵」响，

房中耗子又成精，

溜溜緱緱各处跑，

抓碟啃碗黏油灯。

鼻尖咀快吃毒餅，

成群打伙鬧盆中。

鼠药全是巴豆面，

耗子吃了斷腸怀，

鼻子咀里流鮮血，

「唧唧、喳喳」喊叫声，

啵咄吧嗒躡帶跑，

群鼠忙回洞穴中。

耗子药死尸满地，

喜坏了熊家的二相公，

口中暗把畜生罵，

「可恨你胆大心粗扯五經，

从此房內得安靜，

可喜如猫妙药灵！」

心定神清合二目，

安然熟睡打呼声。

耳內只听「啵」响，

惊醒书生把眼睁。

窗上发白天大亮，

只見金光黃登登。

熊友蕙忽然惊醒，只見床边地下有一股黃登登的金釵。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拾釵遭大禍、葯鼠誤毒人（卷之三）

詩曰：

有有无无且耐煩，
將將就就隨時過，

勞勞碌碌几時閑？
恍恍惚惚又一年。

第九回 熊友蕙拾釵當錢

第十回 郎員外疑心起禍

話說熊友蕙見枕邊黃登登的金光發亮，拿將起來留神觀看，却是一股鳳頭金釵。

熊友蕙手擎金釵心暗想：

『此物何來到〔床〕邊？』

古時虽有人拾物，

不似今朝甚罕然。

想当初乐羊拾金归原主，

裴度香山把帶還。

二公留下芳名在，

万古千秋稱美談。

我今偶拾金釵鳳，

似這等无义之財不可貪。

須出招帖等失主，

待他来寻把此事完。」

想罢穿衣忙爬起，

复又吞思两三番；

「釵环非比金和带，

細思此事却为难！

失釵一定是个妇女，

男子相还理不通；

只恐反惹傍人論，

倒說此事有別緣。

淫邪清名难分辨，

若教我兄长聞知我怎担！」

熊友蕙为难无主意，

书生一錯皺眉尖：

「罢罢罢，不如掩昧拾釵的事，也省的弄巧成拙反受冤。」

忽然妄想哈哈笑：

「莫非天賜我貧寒？」

曾記得郭巨埋儿掘金穴，

楊宝救父烏啣环！

奇文怪事从来有，

何況玉搔凤头簪？

家中柴米堪堪尽，

这支釵且当青銅两吊錢，

买柴买米为日費，

閉戶讀書且自然。」

熊友蕙口明、心明主意錯，

他哪知惹起非灾橫禍纏？

梳洗已毕門上鎖，

大搖大摆到街上。

熊友蕙逕到街前公平小典，斯斯文文，走进当鋪門內。郎尔秀一見，連忙站将起来。列公，

若論郎尔秀为人，倚財仗勢，平素間最欺街邻，为何見了熊生如此尊敬？諸公有所不知，未遇的秀才，不可限量——中狀元、升巡按、考二甲、入詞林，俱未可定。郎尔秀虽是有錢，不过是捐納的監生，焉敢輕待飽學的文風！因此春風滿面，帶笑開言，說：『二相公請坐。』熊友蕙和容悅色，口尊：『老伯，晚生有一支金簪，要當兩貫錢鈔。』口中說話，袖中取出金釵。郎尔秀站在櫃里，伸手接來，瞧了瞧：宝色金光，压手沉重，凤头时样，上嵌珠石，留神細看，甚是眼熟，不由的心下生疑。

郎尔秀手擎金釵只发怔，

口中不語暗疑心：

『熊友兰与熊友蕙，

虽是生員家最貧，

并无母姊妻和妹，

如何却有凤头簪？

此釵好象我媳妇的物，

友蕙擎來定有因！』

上头一秤分两又对，

足重三錢零九分。

監生登时黃了臉，

不好明言心內云。

郎尔秀不好明言，心中納悶：『此釵明明是媳妇之物，式样相同，分两又对。媳妇的釵环，如何落在旁人的手內？細想其情，一定有別事！』

郎尔秀手擎着金釵不言語，

監生腹內暗疑猜；

『媳妇头上常帶戴，

原来送与这书獃！』

莫非玉操生邪念，

陈氏弄丑暗出乖？

一定他嫌儿子憨又傻，

看中年輕熊秀才，

曠女怨夫隔一壁，

作出风流歹事来，

他俩必然伤风化，

因此上贈与书生金凤釵。

冤家若有不才事，

說嘴、打嘴丑傳开，

亲戚邻友人人笑，

你叫我如何「揚」臉把头抬！

有心当面究其故，

只恐旁人反掉歪；

欲待涵容不說破，

怎奈我浊气无明撞满怀！

常言說：「拿賊拿脏奸要对，」

送官問罪理應該；

打草惊蛇成何用，

不如且作假痴獸。

两貫銅錢权当去，

且把书生支調开；

凤头真脏掣回去，

定將媳婦审明白。」

尔秀心中主意定，

郎員外假意虛情笑滿腮。

郎尔秀疑猜媳妇与秀才通奸，恼在心中，笑在脸上，說：「二相公略等一等，写票子发錢。」望着写賬的伙計，高声报导：「淡金釵一支，当錢两貫！姓熊。」管賬的提笔先登賬，后写票子，折将起来，按上印記。小伙計递票，照数发錢。熊友蕙接过当票，拿起两貫銅錢，拱

手出門，回家而去。郎尔秀將釵吞在袖內，說：『伙計，寫在賬上；熊姓金釵，是我拿去。他轉來贖，到家內去取。』管賬的答应：『是了。』拿起筆來，寫在賬上。郎尔秀跳出欄杆，迈步出門，要到家中究問金釵的原故。這話且不提。单只講陈玉操天亮起来，朝东解手。

陈玉操清早出恭去解手；

房中只有傻「憨哥」，

披衣爬起房里串，

东睨西看混摸索。

跳跳钻钻活猴样，

伸手拉开抽屜棹，

擎着罐盖当撚轉，

他把那口子滿地打陀罗。

象牙梳櫪床边撻，

桂花头油当酒喝，

自言自語胡廝鬧，

傻頑傻乐笑呵呵。

耳內忽听『嘖嘖』叫，

一抬頭瞧見山墙的耗子窩，

一个老鼠猫来大，

口中叨定个大餠餠。

憨哥一見嘻嘻笑，

拿起那杉木門門把耗子戳。

憨哥瞧見猫大的老鼠叨着碗大的餠餠，該死的冤家，又蠢又傻，提溜起門門，望着耗子乱戳乱打。老鼠『嘖嘖』乱叫，咄咄往洞里一钻；『吧嗒』，巴豆药餅就掉在地下。憨哥撻下門門，哈哈傻笑；毛腰伸手，將药餅拿起来。瞧了瞧，两面烙的焦黄，被耗子啃的狼牙锯齿。該死的憨哥，他也不知个脏淨，两只手拿着个餠餠，就咬了一嘴。

慙哥儿不管药餅脏和淨，

嘴咬餽餽肚內吞；

不多儿口都吃尽，

只覺的冷氣攻心涼滲滲。

嚙嚙嚙肚里响，

柔腸疼痛好难禁，

紧来一陣慢一陣，

不住的口干发恶心。

慙哥：『噯哟！罢了我！』

滿肚生疼腿轉筋，

手扶床沿蹲在地，

稀屎直躡拉滿地，

怪叫吆喝：『疼杀我！』

陈玉操小解回房走进門，

暗見滿地流黃水，

唬坏了倒运遭瘟的王美人。

陈玉操見慙哥大洩，不由的心下着忙，惊疑不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崔宁然庸医杀人

第十二回 郎世丰中毒廢命

陈玉操見慙哥大洩，稀屎竟象似渾河；只唬的粉面焦黃，香腮失色；顧不的臭气难聞，沒奈何向前扶住。

陈玉操手扶着慙哥只发怔，蛾眉双鎖細端詳，

只見他手扳床沿蹲在地，

呖牙咧嘴臉焦黃，

噓噓發喘直流汗，

哀聲慘切叫：「亲娘！」

佳人不知是何病，

燕語鶯啼問大郎：

「水洩撒稀肚子痛，

想必是夜晚風寒受了涼？」

慙哥回头呼：「大姐，

別肚抽腸疼怎當！

两眼發黑头发暈，

陣陣昏迷心內慌。」

說着：「噯，痛杀了我！

這一陣疼痛難挨，擦斷了腸！」

佳人一見真魂散，

忙把慙哥拉上床。

郎世丰抱肚子翻打滾，

一陣昏迷遍身涼。

床前唬坏陈玉操，

只見那貝氏婆婆走进房。

貝氏安人進門就問：「媳妇，你丈夫水洩拉稀，肚腹疼痛，不聽見則聲，好些了沒有？」陈玉操見問，帶泪回言，說：「奶奶，你兒子肚疼，大事昏迷不醒。」安人着忙，緊行几步，來到床前，睜眼觀看，見慙哥緊咬牙关，双合二目。伸手一摸，丁行无二，渾身竟自冰涼。大叫：「姣兒，坑杀你娘了！」

貝氏安人多愛子，

心中大慟吐悲聲：

「嬌兒得了冤枉病，

撒稀洩肚命回阴！」

你死一身只顧你，

丟下了妻兒父母靠何人！」

玉操聞听婆婆話，

到把个处女佳人曰碎了心，

口中只把「皇天」叫，

秋波杏眼泪紛紛。

安人痛哭亲生子，

「嬌兒！」叫的「好」震心；

「我与你父真命苦，

夫妇年殘已六十，

并无三男和四女，

郎家只有这条根；

虽是嬌兒慙又呆，

实指望傳个后代小孫孫。

不承望「严霜偏打孤根草，

大水单冲独木桥」，

这才是「黃梅不落青梅落，

少者先亡老者存」。

慙哥一死疼杀了我，

久以后誰架灵車摔破盆？」

安人痛哭亲生子，

叹坏了丫娘、使女与家人。

貝氏安人心疼愛子，越哭越痛，泪似涌泉。那些家人、仆妇、使女、丫环，叹惜小主身亡，不由的伤感，口吐悲声。惟有陈玉操守着慙哥的尸身，悲叹自己的薄命，不幸父母双亡，兄嫂貧穷难过，为准私債，折算到郎家。花容月貌的佳人，錯配与痴傻发呆的男子。虽然圓房，并未婚配。她与慙哥虽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理；陈玉操□□□□，还是处女。見慙哥身死，不得不哭，滿口内叫地呼天，却没有哭夫的一字。婆、媳、主、仆，一样的悲哀，各人慟

哭自己的心事。

这才是、婆媳主仆悲声痛，

「噯哟！」一声「罢了我！」

望着安人将头点，

貝氏止泪将佛念，

愁哥口内长吁气，

方才我到森罗殿，

坐冥天子亲吩咐，

他說：「郎家罪恶重，

劝你夫妻須改过，

再别去大斗小秤放私債，

再别去将无做有告謊状，

再别去秋风話内藏荆棘，

再别去嫌貧爱富忘亲故，

損人利己終何用？

善惡到头渾是梦，

愁哥气轉又还阳，

微睜两眼泪汪汪，

气喘吁吁叫「亲娘！」

玉操停悲坐在床。

叫声「媽媽！免慟伤，

魂灵去見五閻王。

叫我告訴各与娘，

断子絕孙理正当。

自然有个好儿男。

口甜心苦把人伤；

倚財仗势害賢良；

春风笑里把刀藏；

欺压邻舍与街坊！

害众成家不久长！」

禍福随有日散場。

知过不改任凭你，

各娘及早快商量。」

憨哥說罢阴阻話，

貝氏安人臉上黃。

安人听罢憨哥之言，这一惊不小，只唬的满面焦黃，說：『我的儿，你长了一十八岁，連人事不懂，今日如何說这些好話？』郎世丰把咀一咂，說：『娘吓！这都是閻王爷叫我告訴你俩。』安人說：『我的儿，既是閻王爷警教，誰敢不听！等你爷爷回来，我劝他改过××把大斗劈了，小秤丢了，文书借約燒个精光；打今起照看穷亲穷友，周济那邻里街坊，修桥补路，敬道斋僧；舍着花一半家財，保佑你长命百岁，傳一个子孙，不絕我郎門的后代。』憨哥儿聞言，口中叹气，說：『媽媽，「閑时不燒香，忙时抱佛腿」；大「限」难逃，中何而用！』

郎世丰痴傻猥呆天生獸，

回光返照却聰明，

眼中垂泪长吁气，

『媽媽！』連叫两三声；

『憨哥不是郎家的子，

我与他二九年前冤孽逢。

只因夺过千金产，

轉世为人郎世丰，

返还冤債十八載，

本利全完两算清。

閻君寬我一日限，

冤冤相报已說明。

有心要把天机洩，

怕的是「发往輪」回变畜生。」

語罢言絕合二目，

气喘昏迷不作声。

婆媳主仆齐发怔；

忽听的金钩乱动响帘櫳，

員外走进綉房內，

只見他双眉愁鎖帶忧容，

床前来看亲生子，

連把安人叫两声。

郎尔秀眼望着貝氏，口叫：『安人，我方才有事回家，正遇着安童稟报，他說：「憨哥洩肚，竟自昏迷不醒。」世界之間，那有这等的「怪」事？我因順便把医生崔宁然請来，叫他看看脉息，开方下药。你娘儿俩个且躲避躲避。』安人說：『員外，你言之差矣。儿子死在眼前，还怕什么医生！快請进来，看脉要紧。』郎員外轉身把崔宁然請进房內，坐在床边，伸手〔候〕脉，沉思半晌，唇齿开言，說：『員外，令郎虛弱太甚，脾、腎两亏，如何担得起这般大洩！此症需用人參湯把他的元气提起，然后慢慢的調治。』列公，生死分定，冤孽难逃，只因一剂參湯，險些儿誤杀了四个人命。下回分解。

新編拾釵遭大禍、葯鼠誤毒人（卷之四）

詩曰：

春夏秋冬四季分，

勸君何必苦勞心？

閑來屈指尋數算，

世下人多世上人。

第十三回 熊友蕙當釵招禍 第十四回 陳玉操夫死遭冤

話說郎尔秀聞听崔宁然之言，說：『請問先生，用多少人参可以見效？』医生見問，手撚胡須，口尊：『員外，令公郎元氣洩盡，虛驚弱透，非一两人参，不能把他的肚腹补住。先要保固元氣，然后調治虛疾，此乃医家大理，包管其效如神。』郎尔秀點頭說：『多多領教。』崔宁然拱手作別，郎員外亲送出門，复返回到房內，叫安人快取人参。安人疼儿子的心盛，把参湯煎熟，倒在茶杯之內，端至慈哥床前，眼含慟泪，高叫：『亲儿，喝几口参湯，救你的性命。』慈哥合該命尽，把咀張开，安人用銀匙子舀着，一口一口就灌在他腹內。登時葯力行

开，满肚里咕噜咕噜山响。列公，医书有云：『当而通神。药下反而杀人。』崔宁然不知憨哥是误吃了治耗子的毒饼。若论老鼠药，只有巴豆一味，并无别的毒物掺和。卖药的口内瞎说有多少稀奇的恶物，不过热闹好听，哄人来买。按本草药性赋而言：『巴豆乃大寒之物，人吃了洩肚，鼠吃了断肠。要解此毒，只用小米汤一碗。』崔医生误用参汤，与巴豆相反。憨哥虚弱之极，又搭着大洩气败，元阳耗尽，满肚内冰凉，怎当得参汤火性一攻？满腹里山响，胸膛内发灼。清气上冲，张着咀发喘，喂喂喂喂，咽喉中痰堵；浊气下攻，尿尿直流，一股脏气，其臭难闻。忽然大叫一声，鼻口内漾血，身亡气断，命染黄泉。

憨哥儿痰堵咽喉断了气，

魂飞魄散赴幽冥。

员外一見儿子死，

躁脚捶胸往外行；

安人：『噯呦，坑杀我！』

抱住尸灵大放声；

玉操陈氏哭的痛，

秋波杏眼泪直倾；

家人仆妇痛小主，

悲哀震地震天廷。

心毒意狠的郎员外，

暗剑伤人不见红，

先找地方閻必顺，

后寻乡长李清明，

左邻牌头婆阿鼠，

右舍妻兄貝子戎，

五人会齐站一处，

惊动了老少街坊来打听。

指手画脚的郎尔秀，

訴說奸杀大事情，

『通知列位咱同去，

別走了奸夫拿小熊。

大料吳县难完事，

我竟到本府苏州告恶凶，

常言說『有錢大三輩，

焉敢留难郎监生！』

地方、乡长齐說：『去！』

〔□□□□□□□□〕。

地方、乡长、邻舍、牌头，众口同音，尊声：『員外，既有金釵为証，奸媳杀子情真。我等跟隨員外，快拿犯人要緊。』五个人当先，众街坊在后，齐到熊家門外站住。郎尔秀一腔怒气，用手拍門。熊友蕙就問：『是誰？』郎尔秀答应：『是我。』书獃子听見是郎尔秀的声音，唧唧嚶嚶，自言自語：『隔壁哭声未断，郎翁忽尔打門？郎家死人，与我熊家无干，到此击戶，所为何事？』

熊友蕙口内唧嚶迈脚步，

插关拔动把門开，

睛見众人、郎尔秀，

『列位因何舍下来？』

員外聞言紅了眼，

无明气撞满胸怀，

双眉倒豎将牙銼，

伸手揪住小书獃，

巴掌高揚劈面打，

熊友蕙滿臉通红怒滿腮，

喊声大叫：『郎尔秀！

无礼监生真怪哉！』

全然不顧斯文体，

員外揚拳又要打；

向前解劝呼：『二位！

郎尔秀手指熊友蕙一声罵：

奸淫媳婦陈玉操，

欺心不足生惡意，

毒藥〔暗〕害憨哥的命，

自己拍心想一想，

我与你奸媳害子仇如海，

将你送到苏州府，

杀了惡犯將仇報，

熊友蕙聞言只打战，

监生原何打秀才？』

慌坏了地方、乡长与头牌，

不必行粗把理排。』

『畜生別作假癡呆！

現有真贓金凤釵。

掘坑暗地把人埋，

冤家苦死赴泉台。

为色杀人該不該！

咱俩的口口解不开。

夹打問罪把瓜摘。

强如超度死尸骸！』

把一个胆小的书生臉唬白。

熊友蕙听見郎尔秀罵他奸通陈氏，謀害憨哥，人命大案，罪重如山，只唬得渾身打战，白面焦黃。口尊：『老伯，列位高邻，暫息盛怒，容小生明冤。』郎尔秀怒气填胸，如雷喊叫：『誰有工夫听你巧辯！』高叫：『列位，用心看守狂生，等我回家，綁拿奸媳，送到本府，搥鼓喊冤。』众人回言：『員外各放心治事，料熊相公插翅难飞。』众人把熊友蕙圍住。郎尔秀迈

步回家，只听哀声震耳，痛哭悲嚎；强走几步，扑进房来，高叫：『安人别哭，听我讲话。』貝氏止住悲声，开言就问：『儿子死了，不哭，还有什么话讲？』郎尔秀暴躁如雷，连声喊叫：『安人，你好糊涂！哭一会子，难道儿子活不了不成？快替冤家报仇要紧。』貝氏说：『儿子肚痛病死，叫谁报仇偿命？』員外说：『安人，你还在睡梦中哩！听我言明。』

郎尔秀口中连把安人叫：

『这段冤仇你不明。

可恨媳妇心腸狠，

全沒有夫妻恩爱情，

憎嫌丈夫憨又傻，

爱上书生那小熊。

送他金釵为表記，

現有真脏作証明！

下毒暗把憨哥害，

偕与她杀子之仇别当〔輕〕。

拿住狂生熊友蕙，

快把媳妇綁麻繩，

送到本府将他审，

給我那苦命嬌儿偿性命。』

陈氏听见公公的語，

只唬的魄散魂去臉〔越〕青。

貝氏听见气破了胆，

安人动怒眼通紅，

双手揪住儿媳妇，

咬牙切齿罵連声：

『只說你是儒門女，

哪知道竟敢欺心胡乱行！

通奸〔謀〕害亲夫命，

一定要碎鬪零割穿大紅。

先打一頓出出氣，

后送當官定罪名。」

越說越惱，雙眉皺，

銀牙銼碎眼圓睜，

把抓、口咬渾身肉，

捫腮、撕嘴血流紅。

佳人疼痛實難受，

磕頭碰地吐哀聲，

口中連把『親娘』叫：

『媽媽息怒且寬容。

媳婦哪有不才事？

金釵失落是真情。

并無謀害親夫意，

何曾私会与熊生！

冤枉冤哉冤孽事，

你媳婦跳在黃河洗不清。

只求公婆抬貴手，

答媽媽怒量寬洪，

別當撥草尋蛇打，

只當開籠放鳥飛。

此事一時難分辨，

冤屈日久自然明。」

佳人哀告喉嚨啞，

安人只當耳旁風，

把抓手擰渾身肉，

更比先前打的凶。

貝氏越打越恨，怒氣填胸。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郎尔秀搥鼓喊冤
第十六回 吳大才陞堂准状

郎尔秀見貝氏打的不象，連忙劝解，說：『安人住手，別打死這賤人。留她的活口，和狂生對詞。』貝氏聞言，這才松手。郎尔秀親自上前動手，不容分說，把陳玉操捆將起來，推到街外門以外。長工將大車預備停當。陳玉操無奈，爬上車廂；眾人簇拥熊友蕙，也上車坐下；眾人把邊的把邊，押后的押后；長工口中喝号，手內搖鞭。牲口走动，乱濕車輪。

这才是、長工搖鞭口喝号，

驢馬走动濕車輪，

出了村庄扑大道，

犹如雷响滾灰尘。

众多乡民睨事，

三五成群随后跟。

車中叹坏熊友蕙，

泪眼愁眉口問心。

『只为拾釵遭大事，

冤屈虽有向誰云？

我本是知书达礼斯文士，

倒作了奸媳、杀夫的惡罪名。

諸人难辯冤孽事，

叫那些亲友乡邻笑破了唇。

人人叫罵熊友蕙，

他說我好色貪花是歹人。

送到当官苏州府，
只愁黃堂歪言問，
只愿刺史明如鏡，
若得詳明冤枉事，
书生着急胡許愿，
保佑弟子脫此禍，
回头目視陳玉操，
蛾眉双鎖朱顏喪，
秋波杏眼含珠泪，
书生越看刀挖胆，
暗暗只叫：『陳小姐，
錯配憨哥令人叹，
不幸又遭冤枉事，
似这等如花似玉清白女，
拾釵当錢主意錯，
无端連累陳小姐，

大半难保这头巾。
肉体着干柴，我怎禁？
断一个『清是清来渾是渾』。
我許下百日长斋不动葷。』
只念：『慈悲觀世音，
情愿落发入空門。』
只見她□□□□臉如金，
鵲松綠髻散烏云，
另一种风流可爱人。
不由的叹已怜人痛碎了心，
紅顏薄命果然真！
好一似鮮花一朵被駢吞。
可怜玉碎与珠沉！
倒作了卖俏杀夫的歹反叛人。
禍福无門是我尋，
熊友蕙就死黃泉有怨心。』

越思越想实难过，

急得他意乱心忙吊了魂。

熊友蕙虽是书生，胸怀忠义。到后为官，替朝廷治国出力，存心公道，正直无私，宁可克己，不肯损人。自己后悔：『绝不该当钱招祸。奸杀冤情，人命大事，这一经官，生死未定。自己招灾，死而无怨，牵连于人，其心不忍！』急的他意乱心忙，神魂不定。不住的仰面长吁，低头叹气。

熊友蕙短叹长吁声不住，

怜念佳人陈玉操。

『拾钗当钱愁哥死，

此祸皆因是我招；

平空带累清白女，

如何答救美多姣？』

越思越想无主意，

心内发急似火烧。

玉操陈氏悲又惨，

难受騾車乱晃摇。

颠的浑身骨松散，

香肌玉体痛难熬。

佳人暗叹长出气，

心似猫抓腹内□；

『自恨生来多命苦，

父母双亡家业消。

配与憨哥为媳妇，

我与他虽为夫妇却无交。

忽然失落金钗凤，

丈夫洩肚赴阴曹。

金钗落在熊郎手，

这就是天降灾殃人怎逃？

公婆疑心奴出丑，

他說我敗化伤风犯律条，

通奸謀害亲夫命，

无知胆大把身包。

只愁苦拷刑难受，

性命殘生保不牢！

婆婆打罵公公綁，

这一去送到当官定不饒。」

左思右想心害怕，

他的那眼似鷺鷥車上瞧，

偷看书生熊友蕙，

只見他短叹长吁泪暗抛。

佳人怜才心不忍，

腹内沉吟好焦燥：

「熊生本是斯文輩，

金釵当錢有蹊蹺，

遭逢冤枉奸杀事，

再別想高跳龙门夺锦标。

丢了金釵奴不找，

是我粗心惹禍苗；

无端連累熊友蕙，

怕只怕官法如炉狠似刀；

夹棍拶子无情木，

我与他負屈含冤一定招。

傾生廢命都是小，

只恐那罵名千載不能消？」

怜才叹己如痴醉，

小姐的心中恰似滾油澆。

耳内只听車輪响，

不多时頃刻之間过吊桥。

熊友蕙叹惜佳人，陈玉操怜念才子；彼此虽是关心，他二人并无淫邪之意。不觉的車过了，

吊橋，趕進城內，府衙前把驛車站住。天交午錯，不是坐堂之時。郎爾秀慣打官司，知道衙門中的規矩，望着地方、鄉鄰，拱手開言，說：『列位略等一等，我去搥鼓伸冤。』眾人回言說：『員外，請便。』郎爾秀跳下車來，走到府前。那些吏役、青衣，上前就問，說：『郎相公到此，有何貴干？』郎爾秀見問，就把那通奸索命的情由，告訴一遍。眾人說：『郎相公，你有所不知：此間大老爺已經高升，新大老爺還未上任，如今是二府理厅吳大老爺署印。郎相公既有這樣的冤情，只管上堂搥鼓。』郎員外別過眾人，進東角門，走甬路，躡邊磚，竟上月台。看堂的青衣問明了原故，郎爾秀拿起槌子，『咚、咚、咚』，連打三下。不多一時，只見青衣傳出，說：『大老爺升堂審事！』

这才是、『咚咚』三响升堂鼓，衙役吆喝閃大門。

車中立怔了熊友蕙，

唬坏了負屈含冤的玉美人；

虽然无有亏心事，

身受奇冤難辨明。

耳內只听青衣喊，

高叫：『鳴冤搥鼓的人！』

国学監生郎爾秀，

快去當堂見府尊。

員外答应往里走，

迈步低头進角門，

脚踏邊磚上甬路，

滴水簷下跪倒臣。

郎爾秀往上正行，月台前跪倒。署印的同知吳大才就問說：『郎監生，你什麼冤情，竟來搥

鼓？『郎尔秀屈膝半步，口尊：『公祖大人，监生所告，乃是府学秀才熊友蕙。他竟奸骗我的儿妇，杀痴子。监生受此奇冤，求公祖大人明断。』老各闻听，在座上沉吟，心中暗想。

这一来：熊友蕙遇屈被□，熊友□□□□，况大人新升上任，城隍庙降香遇神，俱在第二部。十分热闹。

第二部

新編誤遭殺父罪、屈認惡冤情（卷之一）

詩曰：

一道甘泉接御溝，

上皇行處不曾秋，

誰言水是无情物？

也到宮前咽不流。

前部書說的是：熊友蕙葯鼠傷人，愁哥兒吞毒廢命，郎員外誣告書生，陳玉操身遭奇禍。俱在上部書言講明白。

詩曰：

樹頭樹底覓殘紅，

一片西飛一片東。

自是桃花貪結子，

錯教人恨五更風。

四句提綱叙過，緊接着：吳大才當堂錯審，熊友蕙屈打成招，尤葫蘆露財惹禍，樊阿鼠偷錢殺人。双熊夢、十五貫第二部小傳。

第一回 郎員外屈冤妄告 第二回 吳大才當堂錯審

話說吳同知听畢郎爾秀的冤情，開言又問：「郎監生，既有奸杀人命，就該縣里去告，如何越訴毆鼓？甚是无理！」郎爾秀見問，跪爬半步，口尊：「公祖大人，熊友蕙乃是府學生員，本縣不便審問，故此我斗胆到台前越訴。」吳大才聞言，把頭点了兩點，說：「也罷，恕你情急越訴。左右，取狀上來。」郎爾秀又往上磕頭，說：「生員寫狀不及，台前口訴。」

郎監生肘膝上前爬半步，口尊：「黃堂老大人！」

府學秀才熊友蕙，他與我一壁之隔是緊鄰。

可恨他全無奮志讀書意，却有儉香竊玉心。

看上儿媳陳玉操，无知胆大坏人倫。

合該冤孽奸情散，鬼使神差他二人；

今日清早熊友蕙，手拿自嵌寶鑲珠釵一股，

竟到小鋪公平典，當去銅錢兩貫文。

監生認出是我媳婦的物，就回家內問原因。

偏遇兒子大洩肚，中毒流血命歸陰。

奸媳杀子的熊友蕙，

无法无天罪恶深！

监生身受奇冤事，

通知那地方牌头左右邻，

恶妇狂生俱带到，

搥鼓鸣冤见大人，

恳求公祖开恩准，

赃証分明审个真；

狂生恶媳偿儿的命，

我父子生死深知感大恩！』

员外说罢将头叩，

把一个署印同知气炸了闷阵陣。

列位，吳大才乃是陝西人，生性最暴；說葫荻就是葫荻，說瓢就瓢；斷事胡涂，从来不肯認錯。聞听郎尔秀之言語，不由的无明火起，喊叫如雷：『噯哟，好該死的狂生！奸人的妇女，还要杀人的男子。无法无天，这等可恶！左右，快把地方、多长、邻右、牌头傳进来問話。』

『哦！』青衣答应，急走如飞。不多一时，将众人傳到，跪在堂前。吳大才就問：『熊秀才奸杀人命，尔等想必知情？』众人見問，一齐磕头，口尊：『大老爷在上，熊秀才奸情人命，小人等并不知情。今日飯时以后，郎监生通知我等，他說熊秀才拿他媳妇的金釵当錢，儿子郎世丰洩肚身死。小人等同去驗看，愁哥暴病身亡，鼻、口內流血。小人等不敢隱昧，只得同郎监生將熊秀才陈玉操帶到。任凭大老爷天斷。』吳大才点头說：『是呀！人命大事，尔等焉敢擅专？』吩咐书吏：『火速行文：仰吳县知县驗明郎世丰死尸，明白回報。左右，帶被告熊友蕙当堂听审！』

这才是：青衣答应往外跑，

喊叫招呼：『熊秀才！』

太爷吩咐带被告，

当堂诉说问明白。』

书生无奈强答应，

羞惭满面下車来，

迈步忙把轅門进，

低头无语自疑猜。

『是我时衰遭大祸，

〔拾〕了郎家金凤钗，

当钱偏遇憨哥死，

这就是冤家相逢解不开。

老郎告到苏州府，

这件事理正情屈却也该。

问官一見吳太爷，

这捕厅素日为人性情歪，

他若执定一偏见，

如何脱过这场灾？

愁只愁：革去衣巾将词对，

祸到临头难分开，

怕只怕：夹棍板子非刑打，

一身干柴怎么挨？

受刑不过来招认，

立斩出决甚可哀！』

吊胆提心魂不在，

脚踹边砖上月台，

堂前站住偷睛看，

只見那审案黄堂怒满腮。

熊友蕙站在堂前，偷眼观看吳同知坐在公堂，怒容满面，沒奈何灣腰施礼，向上打躬。吳大才微微一笑，带怒开言，說：『熊秀才，既讀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为何知法犯法？該当

何罪！『熊友蕙見問，又是一躬，口尊：『公祖大人在上，容稟：生員閉戶讀書，并無絲毫過犯。郎監生妄告斯文，非其罪也。望公祖高懸秦鏡，明釋楚囚。』吳大才手拈胡須，微微冷哂，說：『熊友蕙！本府問你：陳氏金釵，何故落汝之手？』熊友蕙控背躬身，口尊：『公祖！生員今早在枕邊偶拾金釵，實不知何人之物。意欲學返帶還金之義，奈因情理不同，釵環非金帶可比，恐招邪論難明。故此將釵當錢，不意中遭此橫事。』吳大才听罢，心中不悅，說：『你此話非理。哪有睡在床上會拾物之理？明有奸杀之事，还敢在公堂上巧云！』

用手指定熊友蕙；

『狂生胆大太胡云！』

陳氏金釵在你手，

通奸一定是真〔情〕。

毒藥謀杀亲夫命，

滔天万惡胆包身！

事犯經官不招認，

皆因仗你是蠻門。

豈不知、王子犯法民同罪？

應該革去那衣巾。

本府暫且不究問，

只〔問〕杀夫的惡婦人；

問明口供將詞對，

定与那屈死愁哥大報恨。』

喝叫：『左右，帶陳氏！』

青衣答应到轅門，

索套繩拉陳玉操。

佳人害怕臉如金，

战战兢兢往里走，

当堂跪倒含冤的玉美人。

陈玉操战战兢兢月台前跪倒。吳大才一見，怒发冲冠，用手一指，喊叫如雷：「陈玉操，你小小的年紀，作此大恶奸情！从实招来，免得动刑拷問。」陈玉操聞言，只曉得魂不附体。

陈玉操战战兢兢将头叩，

「老爷！」連叫两声，

「民妇本是儒門女，

九烈三貞礼却明。

嫁到郎家为媳妇，

匹配憨哥一載零，

侍奉公婆将夫敬，

甚知四德与三从；

尝怀断玉刎头志，

那有偷香窃玉心？

只因失落金釵凤，

偏遇儿夫肚子疼，

大洩不止难救治，

鼻口流血吐鮮紅。

丈夫暴病身亡故，

公公疑惑动无明，

只道民妇出了丑，

金釵私贈与熊生，

通奸謀害亲夫命。

这件奇冤辨不清。

将奴綁送苏州府，

刺史堂前問口供。

幸遇青天明如鏡，

复盆之下有冤情！

望乞太爷詳其理，

这件冤枉可辨明；

郎家墙高人不少，

如何暗地两私通？

民妇和奸全然假，

謀杀夫主是屈〔情〕。

大老爷善断无头冤枉事，

渾者渾来清者清，

但得超怜陈玉操，

啣环結草报来生。」

喊冤訴枉将头叩，

署印黃堂哪里的肯听！

〔此处应有第三回、第四回回目，原本漏刻〕

吳同知微微冷哂，帶怒開言，說：「陳玉操，据你說郎家牆高門大人多，縱有私心，難成私事；通奸是假，謀杀一定不真；虽是强詞巧語，似乎倒也近理。本府若是別者的問官，竟被你花言哄信。本府問你：你的金釵，如何落在熊生之手？」

吳太爷性暴不肯究詳細，

这段奇冤斷不清。

用手指定陳玉操，

『惡妇！』連罵兩三声，

『奸情小事尤可恕，

杀夫大逆最難容！

金釵現在熊生手，

你就是口吐蓮花賴不清。」

喝叫：『左右快上来！』

衙役青衣发喊声，

向前裹住冤枉女，

如狼似虎动官刑。

〔拶〕子套上描花手，

呐喊一声杀紧了繩，

陳氏玉操難禁受，

十指連心透骨疼，

体战身摇头乱愧，

双手哆嗦发乱蓬，

鼻凹鬓角流香汗，

樱桃口内吐哀声。

这边喜坏了郎尔秀，

心中称愿恨才平；

『恶妇受刑认了罪，

狂生一定就招承；

杀子之仇冤报恨，

才把胸中恶气平。』

堂内立怔了熊友蕙，

惜玉怜香心暗疼；

『可叹美貌清白女，

无端为我受冤〔刑〕！』

着急目视陈玉操，

只见那『冤枉！冤枉！』不住声。

陈玉操口称：『冤枉！』喊叫连声。任性的同知，冲冲大怒，把惊堂木一拍，吩咐：『加刑！』动刑的青衣，齐声答应。

这才是、青衣喊堂齐动手，

左右忙将攒板敲。

玉操陈氏疼难受，

冤屈喊破小樱桃。

同知任性冲冲怒，

圆睁二目皱眉梢，

用手连拍惊堂木，

大叫：『花奴陈玉操！』

笑俏通奸尤可恕，

杀人害命最难容。

金釵私赠熊友蕙，

谋杀亲夫犯律条。

公堂之下从真訴，

奸杀二事从实招；

再要喊冤还想賴，

本分府「官法如炉」，鉄也消。」

佳人聞言惊破胆，

腹内思量好儿遭；

「金釵失了愁哥死，

禍从天降岂能逃？

香肌玉骨嬌嬈体，

无情法度好难熬！

不怨公公心太狠，

也不怨黃堂才不高；

只怨奴与熊友蕙，

合該命里犯凶梟！」

受刑不过屈招認，

且免官法板打敲，

仰面长吁流痛泪，

叫一声：「青天在上听实招。」

陈玉操受刑不过，无奈屈招，高叫：「大老爷在上，听民妇实說罢。」同知吩咐：「暫且免刑。」众青衣答应，将拶子松开。吳同知把惊堂木一拍，发喊就問：「陈玉操，快些实招，免得动刑拷打。」佳人无奈，仰面长吁。

陈玉操仰面长吁叹口气，

未曾开口泪汪汪，

「民妇为□愁哥死，

爱上风流熊秀才，

傳情缺少紅娘去，

隔墙撩过风头釵。

不料书生将釵当，

公公一怒問明白。

虽未行奸有此意，

奴把花言支調开。

天遇憨哥得了病，

丈夫一命死哀哉，

因此公公心发恨，

綁送苏州到府台。

受刑不过实招认，

任凭定罪命合該。」

陈氏說罢将头叩，

怒恼了二府同知吳大才。

吳同知把惊堂木一拍，大声断喝：「哇！好恶妇！你与熊生虽未苟合，却已私約。通奸之事，尔已招承，再将用何毒药謀死憨哥，从实招来，免得严刑拷問。」陈玉操跪爬半步，口尊：「青天大老爷！郎世丰暴病身亡，并非中毒而死，民妇岂可招认？求大老爷天恩饒命。」吳大才微微冷晒：「毒药杀人，非妇女可作，必是奸夫威逼主使。暫且免究，听本府发落。」陈玉操叩首，跪在旁边。吳同知吩咐书吏：「急速行文，着儒学教諭將熊友蕙府学除名，衣巾革退。」熊友蕙听的明白，只唬得魂不附体。吳同知手拍惊堂木，連續三响。

吳同知用手乱拍惊堂木，

带怒含嗔把話云，

高叫：「奴才熊友蕙，

行浊言清可恨人！

儒学秀才能多大？

革去衣巾就是民。

你本是衣冠之内真禽兽，

名教之中大罪人；

全无坐怀閉戶意，

却有偷花折柳的心。

爱上邻妇陈玉操，

敗化伤风坏五倫，

相贈金釵为表記，

妄想痴心会雨云；

好色貪淫尤可恕，

絕不該暗里藏毒杀害人。

事犯到官不招認，

还敢支吾推別人；

真赃实犯休想賴，

定把奴才拷断了筋！』

伸手抓簽往下摺，

上来了青衣紅帽的人。

吳同知伸手抓簽，『喇啦！』八支刑簽摔在地下。众青衣发威喊堂，往前乱跑。四个青衣把书生揪翻摺倒。

众青衣喊堂发威往上跑，

摺倒书生熊秀才，

中衣褪到膀子骨，

两头按住用繩綁。

皂隶举起毛竹板，

双手高揚臀上楞，

五板一呼将人換，

报数青衣数的清；

一板起来一板下，

只打的肉綻皮开血水流，

书生軟弱难禁受，

『青天！』『冤枉！』『喊連声。

看审的乡民人贊叹，

悄語低言弟喚兄；

『不出閨門的陈玉操，

怎肯敗化与伤风？

知书达理熊友蕙吓，

焉有奸杀歹事情？

万恶瞞天郎尔秀，

好打官司占上风。

儿子病死賴媳妇，

不怕到官出臭名。

凤头金釵为执証，

血口噴人死里叮。

署印同知无才智，

审事尤如胡涂鏡。

屈拶陈氏加攢板，

妇女难禁怎受刑！

革去衣巾熊友蕙，

苦打成招問口供。

冤枉冤灾冤屈事，

惟有青天見的明。」

众人叹惜斯文客，

怨恨那不义不仁郎监生，

七言八語心不忿，

目視堂前不轉睛。

两腿重責四十板，

門子吆喝住了刑，

青衣抽起熊友蕙，

只見那、堂口的方磚血染紅。

熊友蕙軟弱书生，如何擱的住四十大板？只打的皮开肉烂，两腿流紅，跪在堂前，疼痛难忍。吳同知把惊堂木一拍，大声高叫：「熊友蕙！隔牆贈釵，陈玉操亲口招承，你只將用何毒药害死憨哥，从实招来，免的皮肉受苦。」熊友蕙跪爬半步，口尊：「青天老爷！」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誤遭殺父罪、屈認惡冤情（卷之二）

詩曰：

尋得桃源好避秦，
花飛莫遣隨流水，

桃紅又見一年春。
怕有漁郎來問津。

第五回 熊友蕙屈認画招 第六回 众衙役讚叹书生

話說熊友蕙革退了秀才，把虎皮剝去，不敢称呼公祖，連忙口叫『青天！』向上叩頭，流淚滿面，高叫：『太爷在上，容小人实言。』

熊友蕙磕头碰地，腮流淚，
悲声慘切叫：『青天！』

自古文人多落魄，
从来薄命是紅顏。

『大老爷日月虽明难普照，
复盆之下有奇冤！』

偶拾金釵招橫禍，
起衅皆因两貫錢。

隔壁邻妇陈玉操，
 愁哥洩肚撒稀死，
 可恨监生郎尔秀，
 儿子病死送媳妇，
 疑心誣告熊友蕙，
 黄堂听了一边的話，
 雷霆大怒将刑劄，
 将无作有屈招認，
 府尊凭着冤妇的話，
 革退衣巾名除去，
 捕风捉影將吾問，
 清白家风熊友蕙，
 我坐怀不乱柳下惠，
 常笑紅拂奔李靖，
 如何暗受金釵贈？
 奸妇杀夫无此理，

何曾送我凤头簪？
 却与友蕙有何干？
 忽然平地起风波，
 图賴謀杀又通奸，
 刁詞口訴法台前，
 不肯深究就里情，
 陈氏严刑难熬受，
 以假为真实可怜！
 輕賤斯文理不該，
 四十大板打生員，
 好叫我有口难分腹內的情！
 自幼讀書学圣賢，
 閉戶无干是魯男。
 最惱文君凤配鸞，
 焉肯私会女嬋娟？
 岂有色胆大如天？

望乞大人垂青眼，

冤情須請細詳參；

府尊不与民为主，

枉作黃堂公祖官！

縲紲虽居非其罪，

这桩事屈打成招万万难。」

熊友蕙負屈含冤說話硬，

怪性同知气炸了〔肝〕。

吳大人把惊堂一拍，厉声断喝：『哇！好奴才！和奸事敗，謀杀情真；不肯实招，还敢刁詞抵賴？陈玉操私贈金釵，想是〔你〕暗傳毒藥，謀杀憨哥，希圖陈氏。杀其夫而謀其妇，惡莫大焉。若非本府深究，竟被奸徒漏网。不动大刑，豈肯招認！』

吳同知越說越惱双眉皺，

咬碎銀牙鏹玉釘，

用手指定高声罵：

『万惡奴才你是听！』

郎家牆高門又緊，

人多眼众事难成。

常言色胆如天大，

机关暗使把人坑，

將釵当錢穩軍計，

毒死憨哥郎世丰。

陈氏年輕难守寡，

一定是□□蛾眉另換紅，

煩人說合为媒証，

先奸后娶把亲成。

只說妙計人难曉，

那曉青天不肯容！

本府善断无头事，

可比黃河水澄清。

陈氏亲口先认罪，

奴才刁恶不招承，

若不断朋奸杀事，

本府的，枉受皇恩〔爵〕祿封。」

喝叫：『左右抬夹棍！』

只听那衙役青衣呐喊声。

众青衣齐声答应，把夹棍抬来，『噤啦』

一声，摆在堂前地下。

众青衣发威喊堂齐动手，

举起那人发背竖的大五刑。

近前拉去鞋和衣，

倒〔把书生〕两足〔擎〕，

夹棍套上膀子骨，

揪住头发面向空。

两边攢〔勁〕繩煞紧，

左右一齐用足登，

疼痛难禁熊友蕙，

一时死去又还魂。

鼻凹口内直流红，

心中恰似滚油烹，

哀声惨切如牛吼，

顶梁骨上把魂丢。

一扣一搥湊住扣，

书生一声也不哼，

昏迷不醒闭住口，

浑身发战体如冰。

青衣对面喷冷水，

熊友蕙气转还阳『噤呦』一声。

同知在上高声问：

『快些招来免受刑！』

书生仰面长叹气，

连把『皇天！』叫两声。

「想当初劾刑□下飞白鶴，招承筆底有青蠅。」

喚地呼天熊友蕙，

把一個「同知」氣「破」了胸。

吳大才自道明白善于斷事，見熊友蕙呼天喚地，冤枉連聲，气得胡須亂乍，二目圓睜。手拍惊堂，大声威吓：「哇！好奴才！謀奸杀命，罪而当刑；不肯招認，倒来毀謗本府！那白鶴因「义」士啣刑，青蠅为忠臣抱笔，难道你万恶狂徒，也有白鶴青蠅救你？叫左右，着实加刑。」众青衣答应，发威喊堂，举起大棍，往夹棍上就打。

众青衣夹棍上边着实打，

乒乓大响不絕声。

书生疼痛实难受，

渾身热汗似蒸籠，

心中好似鋼刀刺，

不亚如叉挑肝花火上焚。

暗暗只叫：「郎尔秀！」

我与你前世冤家今世里逢，

凭着金釵为对証，

「□□□□□□□□」。

問官偏偏甚糊涂，

有理无情动大刑。

渾身似口难分訴，

逼体排牙講不清。

有心屈認奸杀事，

冤枉滾刀断头頸，

立决斬了熊友蕙，

叫我那兄长回来扑个空，

欲待忍刑不招認，

怎奈难放透骨疼！

招了罢么！招了罢！

再要不招枉受刑。」

斯文口内长出气，

「太爷！」連連叫几声。

熊友蕙一弱书生，挨不住无情夹棍，只得屈招。連声叫喊：「大老爷不必加刑，听小人依实招认。」

熊友蕙受刑不过胡招认：

「太爷听我诉实情；

只因調戏邻人妇，

隔墙相赠凤头釵。

神女虽許阳台会，

襄王难以会「巫山」，

两下空惹相思债，

不得风流早完成。

因此要把愁哥害，

一包生药苦黄連，

夫死一定妻再嫁，

請人納采結良緣。

妄想皆因陈玉操，

痴心只为美紅顏，

指望无人知此計，

那曉报应有青天！

郎家告到苏州府，

严刑拷打法台前，

受刑不过亲招认，

件件俱实非謊言。」

书生說罢长叹气，

滔滔痛泪涌如泉。

同知高叫熊友蕙：

「你既实招刑放寬。」

吩咐左右「松夹棍！」只听那青衣答应喊连声。众青衣就放开了夹棍。刑房书吏将招稿拿将过来，铺〔在〕地下，放在熊友蕙面前。「熊友蕙」从头至尾，瞧了一遍，看他的口供一字不错，没奈何，伸手把笔拿将起来。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定死罪招送監牢 第八回 入囹圄悲慟思兄

熊友蕙瞧毕了招状，没奈何举笔——

熊友蕙手中举笔招状写，

长吁短叹泪如麻；

「可叹时乖命运蹇，

这场横祸似天塌。

果然应了哥哥话，

赌近贼情奸近杀。

虽有惜玉怜香意，

何曾问柳去寻花？

薄命佳人陈玉操，

准是我的恶冤家！

他失金釵落吾手，

当钱惹起祸根由。

问官偏逢甚糊涂，

奸杀冤情竟断差，

不問清渾撈陳氏，

把我严刑打又夾，

受刑不过屈招認，

顧不的邻友亲戚耻笑咱。」

手拿竹管长叹气，

熊友蕙无奈如何画了押。

刑房书吏将招状送上公堂，吳同知瞧了一遍，吩咐：「郎尔秀明早补状，众地邻无事回家。」高叫：「禁子，将二犯收监！」「哦。」青衣答应，往下吆喝：「禁子！大老爷吩咐，将人犯入监！」「哦。」

众禁子一齐答应往上跑，

手提扭鎖恶狠狠，

把人当堂上刑具，

长枷登項鎖渾身。

禁子挽起熊友蕙，

一溜一点进监門；

獄卒鎖拉陳玉操，

顧不的袜小鞋弓在后跟。

只听啞啞鉄声响，

典吏当先請印信，

二府退堂回宅去，

漫散了苏州那些看审人，

三个成群五个伙，

七言八語乱紛紛。

这个說：「案首秀才熊友蕙，

为人素日果斯文。」

那个說：「郎家媳妇陳玉操，

月貌花容果是真。」

这个說：「他两想要成夫妇，

表記私傳敘一根。」

那个說：『不該暗下黃蘗人，謀死亲夫，不該。』
 这个說：『受刑不过都招認，双双拉进虎牢門。』
 那个說：『奸夫該杀淫妇絞，一对风流俊鬼魂。』
 不言軍民胡談論，再正那倒运书生玉美人。

禁子挽〔套〕着熊友蕙，一步一顛在前；獄卒鎖拉着陈玉操，战战兢兢在后；前簇后拥进監門。

众禁子鎖套繩拉男女犯，看看走到虎頭門。
 书生睜眼抬头看，佳人举目暗伤心。
 鴉鵲不落凶險地，上边又用枳棘籐。
 只听嘩啦牢門响，騰騰怨气滾愁云。
 熊友蕙低头叹气往里走，陈玉操少魂沒魄随后〔跟〕。
 只覺腥風扑面臭，一股惡味把人噴。
 居中一座獄神庙，两溜群房囚犯人。
 一个个項帶長枷難轉動，手扭脚鐐鎖渾身。
 骨瘦如柴活象鬼，垢面蓬头不似人。
 衣衫破損漏出肉，袜綻鞋穿少后跟。

泪眼愁眉思父母，

短叹长吁想六亲，

伤心后悔从前事，

俱各〔称〕說，口内云。

这个說：「只因不听父母管，

纵性狂为打死人。」

那个說：「好吃懶做千万事，

剪綰挖包使假銀。」

这个說：「包娼窩賭充光棍，

斗牌擲骰会拍金。」

那个說：「侵夺田地良心昧，

强占房屋欺近邻。」

这个說：「惡貫已滿官司犯，

自作自受怨何人？」

那个說：「你們罪輕熬活命，

不过是徒与充軍。」

这个說：「不似我等罪惡重，

逢赦不赦命难存。」

那个說：「只为自家图快乐，

损人利己昧良心。」

这个說：「图財行惡伤人命，

脏証俱实凶器真。」

那个說：「貪图美色淫人妇，

謀害亲夫太狠心。」

这个說：「聚众为非放响馬，

金銀全凭滿头空。」

那个說：「书符念咒兴邪教，

妖言惑众哄愚民。」

这个說：「拐带妇女私偷卖，

被人首告走无門。」

那个說：「包攬官司雕假印，

扯蓬拉緯改公文。」

这个說：『造下十惡不赦罪，到案收監作犯人。』

那个說：『秋后处决脫不过，鬼头刀下不留人。』

这个說：『父母妻子俱难顧，横死不能入祖坟。』

那个說：『早知青天有报应，不該行凶作歹人！』

众囚各訴从前恶，滿面俱是泪流痕，

口中連把『皇天』叫，行有行无报不真！

想当初白鶴啣刑救义士，青蝇抱笔为忠臣；

今日輪到熊友蕙，为什么这样冤屈不明白？

恨天怨地长叹气，叹坏了含冤玉美人。

陈玉操見熊友蕙怨气攻心，仰天长叹，不由的同罪相怜，心中伤痛。

陈玉操同罪相怜熊友蕙，『斯文受难受冤枉！

才子佳人皆一理，可叹紅顏命却薄。

奴失金釵他拾去，我的冤枉沒处說。

人人都說天有眼，据我瞧，行有行无却为何？

淮阴志上山阳县，曾有奇聞异事多；

三伏下雪审冤案，六月飞霜救寶娥。

玉操今日遭了禍，

全無解救少神佑。

怎能辯明冤枉事，

跳出地網與天羅？

若是不能翻此案，

熊生立斬我「碎剮」，

奸杀二字冤難洗，

罵名千年去不「脫」。」

越愁越思心如醉，

跟隨禁子走如梭，

捐進重牢女監內，

嬌滴滴美貌佳人下虎窩。

陳玉操押在女監，熊友蕙身入牢獄。只等本府申文，督撫上本，旨意一下，立刻處決。熊友蕙因奸杀人，罪該斬首；陳玉操謀杀亲夫，律应凌迟。眼看佳人才子，死而無救。這話按下不表。單只講熊友蘭，自從离家，僱給民船掌舵，惟恐玷辱斯文，沒奈何更名改姓，以姓作名，將名作姓，將熊友蘭改為藍友熊，與那头公、水手共事，和而不流，不知不覺混了半個多月。這一日，順水行舟，正然掌舵，只覺得肉跳心惊，神魂不定。熊友蘭沉吟，暗暗說道……未知如何。

新編誤遭弑父罪、屈認惡冤情 (卷之三)

詩曰：

獨上江樓思悄然，

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來玩月人何在？

風景依稀勝去年。

第九回 聞凶信友兰哭弟

第十回 怜斯文众客攢錢

話說熊友兰骨肉連心，手足情重；熊友蕙家中遭大禍，他在外邊船上，不由的肉跳心战。

熊友兰閑坐后仓手扶舵，

不由肉跳心内战，

低头无話心中想：

「算来出門两个月，

兄弟离别难会面，

两地相隔信不通。

这几日心神恍惚不安宁，

家中未知有何情？

莫不是幼弟日用資財尽，

口中提念想胞兄？

莫不是少柴无米受飢餓，

苦腹难将书史攻？

莫不是：身上单寒无被衣，如何遮冷擋凉风？

莫不是：思兄盼信成了〔病〕，寒窗独臥苦容形？

友蕙若有灾和难，举目无亲誰見怜？

胡疑乱想心〔焦燥〕，只恐同胞有变更。

无精打采低头想，忽听那舡上头公招呼声。

熊友兰思家想弟，心内狐疑。忽听头公用声招呼：『舵公，带左边舵！』秀才用手把舵往左边一推。头公說：『老官們，打蓬！』众水手答应，一齐拉繩，口中喝号，『吱娄娄』滑車走，动声响，扯起了满蓬。

这才是、船家最喜风头紧，順水行舟扯满蓬。

头公水手船头坐，說說笑笑把舟行。

熊友兰在后仓内，想弟思家发楞怔。

只听官仓人說話，众客商清坐閑說講笑声，

这个說：『在下不怕众人笑，自幼吃酒好风情。』

那个說：『自小为官常在外，嫖賭場中却有名。』

这个說：『咱們是說正經話，乱語胡言礼不通。』

那个說：『君子正目不邪視，正人岂可听淫声！』

这个說：『因話提話在想起，苏州府出了奸杀罕事情；

二賢村在東門外，有一个士人豪強郎監生，

素日为人行万惡，那曉人容天不容！』

官倉內客商閑講新聞話，后倉中惊动了关心的熊相公。

熊友兰忽听众客閑談，提起二賢村三个字，这才是『事不关心，关心者乱』。『难道兄弟在家有什么不測之事？』側耳留神，听那众客商講話。只听有个年老的客人，开言就问，說：『老兄，是何新聞？倒要領教。』年幼的回言，口呼：『尊客，这桩奸杀新聞，特奇怪。』

年幼的客人有語呼：『列位！提起此事果蹊蹺。』

二賢村中郎尔秀，素日为人最惡刁；

大斗小秤何足論，他端一聚賭窩娼放水梢，

私債折准人田地，慣打官司是土豪；

霸道橫行欺良善，那曉人容天不饒！

伶俐乖巧都使尽，养了个憨哥儿子害虛〔癆〕。

便宜之中圖便宜，媳婦团圆陈玉操，

男村女俏非其對，因此惹起禍根苗。

勾引书生熊友蕙，他們隔壁两情招，

陈氏扔过金凤釵，

熊秀才回奉黃連一大包。

愁哥吞毒坑了命，

郎家豈肯善开交？

一状告到苏州府，

署印同知怒怎消？

拶子拷打陈氏女，

夹着熊生用棍敲。

身虽如铁终须软，

官法如炉疼怎熬？

风流才子风流妇，

他把那因奸杀〔命〕尽实招。」

客人的言語还未尽，

友兰心中割一刀；

『噯哟』一声往后跌，

『咕咚』跌倒在船仓。

众客仓中說『不好！』

水手們乱哄哄赶上梢。

众客商正然講話，只听见舵公跌倒，一齐喊叫：『不好了，快来救人！』水手們聞听，往后乱跑，只見舵公跌在仓内，閉目合睛，昏迷不醒。水手們不知其情，乱哄哄向前扶起。

众水手向前扶起失时客，

众口同音叫：『舵公！』

老少客商齐来看，

不解其中就里情。

熊友兰苏醒多〔一〕会，

气轉还阳『噯哟』声。

斯文两眼流下泪，

双手拳回只打胸，

口吐悲声叫：『友蕙！』

我的言詞你不听。

少年情性拿不定，

弄出无端丑事情！

自作自受該你死，

玷辱清白伤家名。」

口中恨罵熊友蕙，

「为色亡身真畜生！

平空惹下杀身禍，

披枷帶鎖在牢中。

一母同胞亲兄弟，

我不心疼誰見疼？

必須急往監中去，

买哄禁子把刑松，

虽然不得救活命，

尽了同胞共乳「情」。

怎奈无錢难作事，

能說会道不能行！」

熊友兰越哭越慟如痴醉，

悶坏了客商水手与头公。

熊友兰越哭越痛，如醉如痴。众客商头公水手不知其情，七嘴八舌，一齐就問：「舵公为何

伤心，这等下泪？」熊友兰□含着泪□，对众回言，說：「实不相瞒，熊友蕙乃是「我兄」弟。

他竟屈犯了官司。手足心关，叫小弟如何不痛！」

这才是、說着說着流下泪，

口尊：「列位听吾言。

小生本是費門客，

秀才名叫熊友兰，

改姓更名来拿舵，

皆因家道是貧「寒」。

舍弟就是熊友蕙，

罪犯奸杀「押」在監。

想他素日多忠厚，
 縱生惜玉怜香意，
 世間广有冤屈事，
 舍弟身陷牢獄內，
 小生心內疼難忍，
 不能搭救同胞弟，
 說着說着喉哽噎，
 眾人聞言心不忍，

此事其中定有冤，
 斷不肯輕把牆花路柳攀，
 須知李下与瓜田，
 帶鎖披枷真可憐，
 欲待要打点官司沒有錢，
 好叫我心內如焚刀割肝！』
 滔滔流泪涌如泉。

年老的客商把話「言」。

年老的客人，心中不忍，說：『列位，可叹书生如此命苦。熊相公有爱弟之情，令人可敬。他令弟受此奇冤，无錢打点，在下斗胆相助兩貫銅錢；好善諸公，各隨其便。』众客人怜念斯文，「欣然相助。这个說：『我幫一貫。』那个說：『我出五百。』总而言之，众客人头公水手們共湊了十五貫銅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熊友兰救弟回家

第十二回 尤金桂劝父招禍

熊友兰拭干眼泪，收拾行李包裹，拿了十五貫銅錢，望着众客人作謝。

熊友兰控背躬身来作謝，

此去但能兄救弟，

告别头公众水手，

背起行李与包裹，

两个水手来相送，

一时之間到了岸。

回去拜上众朋友，

执手告辞說：『慢去！』

惟恐官塘大路远，

走着走着心打算，

救出兄弟熊友蕙，

現有銅錢十五貫，

自言自語胡乱想，

飢寒渴飲登路快，

走了一日巴一日，

心急那怕下大雨，

『多蒙周济厚大情！』

結草相报与諸公。』

辞謝舡东李貴卿，

輕輕跳在小舟中。

划子搖动快如风，

熊友兰举步登岸叫：『二兄！』

他日相逢弟补情。』

举步翻身往正东，

只拣羊腸小路行。

『此去托誰把門路通？』

方显同胞手足情。

这件官司定买輕。』

无精打采往前行，

夜宿荒凉小店中。

行过一程又一程，

事急何愁刮大风！

痴心只望兄救弟，

他那知十五貫錢起禍根？

熊友兰痴心妄想，只望与兄弟打点官司，作梦也不知十五貫銅錢竟惹出杀身大禍。心急事紧，在路行程，这话暂且不讲。单只表苏州府閶門外，离城十五里，有一座太平庄。庄里有一家姓尤，名福祿，原是有根基的人家，自幼父母双亡，并无兄弟。嫡妻病故，单出一个女儿，天生得花容美貌，齐整端庄，乳名金桂，年方十八岁；自幼失母，多亏姨娘教养成人。尤福祿吃酒、耍錢，把家业花尽。只剩下一間草房，隔为两段：后半間女儿居住；前半間开一个湯鍋，宰猪卖肉，养家度日。他生的身体肥胖，大肚子累贅，众人起了一个混名，叫做『油葫芦』。只因擲骰子把本钱輸了个精光，沒好出气，坐在家中喝酒。

尤葫芦吃酒耍錢是醉鬼，

斗牌擲骰不會閑。

买猪本钱都輸尽，

沒好納气坐家中，

一心忧悶喝燒酒，

长吁、短叹不絕声。

望着女儿叫：『金桂！』

我是說来你是听！

操心卖力中何用？

为人难与命相爭！

对門回回巴明字，

杀牛的生意倒兴隆；

駝肉湯鍋張大寿，

他掙的后舍与前厅

絨羊的朵思白君龙，

每日吃喝大不同。

我也杀猪与卖肉，

佳人听罢将头点，

「女儿有話將父劝，

岂不聞感應篇上云，

虽然掙下金百万，

七十二行作买卖，

何須苦苦伤性命？

各各若把屠刀弃，

行善是有天保佑，

金桂苦把良言劝，

手指女儿叫：『金桂！

常言說：「脊背朝天都是人間业」，何論杀生与放生？

岂不知吃斋好佛梁武帝，

倒不如杀猪屠狗名樊噲，

你父本是直腸汉，

赌气摔手出門去，

为什么巴巴結結只受穷？」

半晌开言叹两声：

只恐天倫不肯听？

害命杀牲罪不輕？

倒只怕結果收緣少后成。

将本图利理情通，

相报冤冤定不休。

管保你立地成「人」福寿「加」。

父女安然何必愁？」

尤葫芦心好杀生不受用，

女儿說話欠聰明。

活活餓死在台城？

挂印封侯穿龙服。

似这等混語胡言总不听。」

正撞着酒友缸行張小亭。

尤葫芦不听女儿的良言，一心要杀猪宰命，赌气子出門，街上閑走。正遇着相厚的酒友，撞了个满怀。張小亭伸手把尤葫芦拉住，說：『哥，連日为何不做买卖？』尤葫芦把口一哂，說：『兄弟，实不相瞒，本錢輸了，把什么买猪？』張小亭說：『哥，你既沒了本錢，何不就去寻我？』尤葫芦罢（口）呼：『兄弟，貴行的生意，近日也只平常，哪有这注本錢挪借于我？』張小亭說：『哥，你不知道，事逢湊巧，說和印子局內，借了（三十）貫銅錢。他不放心，和我要个硬証保人。我想太平庄上，惟有咱俩最厚，因此小弟竟来找你。借出錢来，分一半你使。哥，你說这人事情巧也不巧？』尤葫芦聞言，滿心欢喜。

尤葫芦两手拉住酒朋友，

滿面堆欢把話云：

『劣兄今日时不旺，

賭博場中运气平，

本錢一夜多輸淨，

开了湯鍋沒本錢。

求亲告友將錢借，

人人（摆）手尽推托，

一肚忧悶家中坐，

急的我眼泪如雨。

閑行正遇好弟兄，

傳以（口）口真难得，

似你这雪中送炭从来少，

不象那錦上添花那小人。

印子分已十五貫，

吉日开张且就和。

賢弟情高言不尽，

咱俩先将美酒喝。」

說着說着手拉手，

他兩人迈步如飛走似云。

尤葫芦拉着張小亭竟進了酒鋪。一遞一鍾，喝的八分醉意。兩個酒鬼，搶着會錢。趑趑趑趑，走到印子鋪內，他兩人連理作保，借了三十貫銅錢。兩股分用，各自得錢十五貫。他二人用包袱將錢包好，背在肩頭，眼里悵蕩，出了印子錢局，執手分散各回家。

尤葫芦肩上背錢十五貫，

醉鬼心中多歡悅。

慌里慌張回家走，

一步一步到門前，

用手打戶呼小女，

夢中驚動女紅顏人。

聞听他父將門叫，

慌忙移動小金蓮，

用手輕開門兩扇，

慢閃秋波舉目觀。

父親帶酒八分醉，

背上包袱象有錢；

一溜歪斜扑房中，

女子忙將門緊閉。

尤屠酒醉心發闊，

包袱扔在板床中，

咕咚一聲錢落地，

倒把个倒運的佳人吃一驚；

「爹爹愁悶无資本，

原何忽有許多錢？」

金桂忧心開口問：

「我父何方得鈔還？」

醉鬼見問心不悅，

微微冷笑眼半圓，

帶怒含嗔叫：「大姐！

非是爹爹心特狠，

說我杀生无好处，

恨你媽媽死得早，

女工針指全不作，

忙里偷閑學写字，

因此把我心寒透，

身价錢是十五貫，

酒鬼醉唬亲生女，

尤葫芦惱女儿苦劝，不叫他杀牲宰猪，将无作有，醉后狂言。金桂信假为真，只唬得心疑胆战。

尤金桂聞听酒鬼將她賣，

不好明言心暗怨，

只見他口內干噎只想吐，

和衣躺在板床上，

屋內昏暗瞧不見，

事到臨期難哄瞞。

皆因你惡口傷吾口太尖！

將來報应有循环，

少調失教惹人嫌。

終朝每日念書文，

莫不是想中頭名女狀元？

賣與周府作丫頭，

明早分离再見難。」

把一個胆小佳人唬坏了〔胆〕。

粉面焦黃吃一驚，

目視天倫不轉睛。

緊皺双眉閉二睛，

酣然熟睡打呼聲。

女子連忙打上灯，

手托香腮心暗想：

「爹爹无义又无情！

貪財竟賣亲生女，

不顧奴家死共生。

作婢为奴无好处，

受打受罵被人輕。

凤凰怎与烏鴉伴？

倒不如早死早灭早脫生！」

尤金桂悲哀慘痛，把心一橫，一欠身就要去寻拙志。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新編誤遭杀父罪、屈認惡冤情（卷之四）

詩曰：

庭栽一二棲凤树，
困來玩賞琴棋画，

池养三四化龙魚，
书罢揮毫又作詩。

第十三回 寻自尽佳人思母 第十四回 惜性命躲避私逃

話說尤金桂把父亲的戏語認作为真，啼哭了半晌，一心要寻自尽，站将起来，竟奔窗前。

尤金桂埋怨天倫将他卖，

女子着急心内难，

櫻桃小口长叹气，

蛾眉紧皺帶愁顏。

舍命橫心寻自尽，

欠身站起迈金蓮，

窗櫺以前止住步，

忙將描花手腕攀，

腰中解下香罗帶，

作套隨即將扣拴。

扭頭回頭瞧他的父，

呼聲振耳睡安眠。

佳人暗自將頭点：

『爹爹行事太无端！』

虽然家貧难度日，

不該將女賣銅錢；

一旦割去身上肉，

難為你竟是下的狠心田！

金桂有心从父命，

一定去低頭受辱作丫環；

既然为奴身下賤，

再休想舒面抬頭在人前！』

越思越想真无趣，

不如一死到心甘。

忽然想起生身母，

止不住慟泪如梭似涌泉，

口中只把『外亲』叫；

『为什么半路途中撻下僭？』

两年三岁將奴閃，

从小儿少母缺娘苦的不堪，

眼前但有萱堂在，

怎肯叫父亲將女賣銅錢？

母在阴司將儿等，

我与你相逢見面鬼門关。』

哭罢多时不怠慢，

他把那粉頸一伸套里鉗。

尤金桂安心要寻自尽，哭了许多时，把粉頸往套里一鉗，眼看着命尽殘生，无常难保。列位，

『禍福』二字，都有个定数。尤金桂眼下有一場大難臨身，造定該有百日牢獄之灾，到后来作狀元之妻，受朝廷的官誥。他的難还未受滿，福还无享，今日如何得死？是以將項頸

伸入套內，忽然想起了一事，复又退将回来，自己叫自己：「尤金桂，我把你无智的賤婢！你今年方二九，乃是个未出閨門的幼女，这一日自尽悬梁，街坊家一定言評議論，知道，說「父亲心狠，将女儿卖与人家为奴，想必是尤金桂心中不愿，才寻了自尽」，倘不知就里的人，必然是非言說，論說「尤福祿的女儿今年十七八岁，幼而失母，跟着父亲度日，那老尤好喝好賭，时常在外，想必这个女子干下了什么不才之事，愧見天倫，故此才寻了自尽」。我纵然死去，只恐他难言清濁，岂不把名声坏了？我如今乘着父亲睡熟，等天交五更，何不暗暗的逃走？我想表妹陈玉操現在二賢村郎尔秀家作了儿妇，我竟找了她去，借住几日，权且躲避躲避。明日父亲睡醒，见我逃走，必然将十五貫錢交还原主，大料也就无事。过几日再回家来，难道說他又复「販」卖我不成？似乎断无此理。」佳人想罢，将罗带解下，系在腰中，回身归坐，单等天明逃走。呆呆默默的坐了许多时，忽听庄头鳴金，才交一更。

这才是，一更一点銅鑼响，

房中慟坏女姣娥，

手托香腮眉紧皺，

心內犹如乱刀扎，

「可叹奴家真命苦，

从小受尽苦与磨！

自幼无娘缺疼热，

纵有委屈对誰說？

父亲为人多性口，

好賭耍錢把酒喝，

只因那本錢輸尽将女卖，

不管奴家死与活。

明日一早脫逃走，
 正然悲啼交二鼓，
 二更二点月发白，
 夜靜涼風穿帘入，
 「奴家虽是閨門女，
 心中广存男儿志，
 今生遇見□的父，
 我若依从周宅去，
 大料終身无佳配，
 佳人想到伤心处，
 哭的多时身困倦，
 三更三点睡朦朧，
 房內忽然生鬼气，
 佳人只觉一陣陣，
 扎掙半晌才站起，
 正然着急心害怕，

皆因是万般出于无奈「何」。
 尤金桂如痴如醉困呵呵。
 冰輪乍涌照樓台，
 佳人无語苦伤怀。
 自知书文却有才，
 怎奈我冰冷「清」寒命运乖！
 意狠心毒卖女儿，
 就犹如明珠落土被尘埋。
 既作了使女丫环头怎抬？
 不由珠汨落紛紛，
 忽听銅鑼三下催。
 一場惡夢把人惊，
 「咕咚」响亮似山崩。
 身形栽落陷人坑，
 水深泥大步难行。
 忽見那室中閃出太阳光。

有一个风流秀士多美貌，
我与你生前該有姻緣分，

說罢拉到坑沿上，

慌慌張張才要走，

女子梦中唬一跳，

佳人唬了一身汗，

四更四点睡不着，

『方才此梦非吉兆，

女子想罢忙梳洗，

隨身衣服不用換，

收拾打点剛完备，

五更五点天气冷，

『天明这一脱身走，

抛头露面出无奈，

古語流傳真不錯，

若論表妹陈玉操，

滿面帶笑叫：『芳卿！

不久的难中相遇两奇逢。』

二人携手一同行。

只見那尤福祿困醒喊連声，

他这里醒了南柯把目睜。

听了听滴漏銅壺打四更。

金桂心內更添焦。

其中必定有『蹊蹺』！』

他将那烏綾圓罩把头包，

八幅罗裙紧束腰。

只見那画鼓咚咚五下敲。

佳人一陣好心疼。

愁只愁足小鞋弓步难行。

願不的邻里聞知耻笑談。

果然『薄命是紅顏』！

他生的人才相貌两十全，

匹配愁哥为夫妇，

可叹他終身有誤苦難言！

〔□□□□□□□□〕

未知这吉凶收成在那边！』

佳人暗叹东方亮，

不觉的丑未寅初到早晨。

尤金桂一夜不曾合眼。坐到天明，瞧了瞧他的父还是酣睡如雷，佳人点头暗叹，眼含着慟泪，往外行走，用手将板搭开了一块，迈步而出。心中担惊，惟恐教父亲知觉，赶来不便，也顾不的回手关门，竟是慌慌张张，往正东而去。未知如何，下同分解。

第十五回 婁阿鼠图財害命

第十六回 熊友兰路逢奇冤

尤金桂背父自逃，这话按下不表。花开两朵，各正一枝。且說二賢村住着一人，姓婁，名叫阿鼠，为人奸恶，专好嫖赌，任性胡为，不守本分。这一日，婁阿鼠在賭博〔場〕中〔撈〕梢，把銀錢輸淨，无精打采回来家下。往前正走，忽見了船家張小亭，扛着十五貫銅錢，迎面而來。婁阿鼠一見，把手一拉，說：『張大哥請了。你与那个知己的朋友暢飲，吃得这等滿面通紅？扛着許多的寶貝，不知是何處得來？』張小亭見問，說：『兄弟，实不相瞞，我与开湯鍋的老尤，伙借了三十貫銅錢，我与他平分开，每人一十五貫。故此在酒肆之中有偏。若

不是家中有事，本該奉候。」說罷，一拱手，揚長而去。婁阿鼠聞听張小亭之言，心下存評，腹內暗想，說：『尤葫芦与我相厚。他既得了十五貫銅錢，我何不找他去借兩貫撈補，豈不是好？』想罷，回家睡了一夜。剛至五鼓，就爬將起來；天剛發曉，就來到太平庄上尤葫芦的門首，閃目觀瞧，只見板搭開着一塊。列公：婁阿鼠与尤葫芦时常来往，相交甚好，見开着板搭，一壁里高叫，說：『尤大哥！在家沒有？』一壁里往里「行」走。剛進了鋪子，只見尤葫芦橫身睡在床上，十五貫銅錢用包袱裹定，放在床角之下。婁阿鼠看罷，忽就起了不良之心，說：『老尤睡熟，大料他女儿在后面也还未醒。我何不把十五貫銅錢偷去？省的又和他借貸。』想罷，一面要拿錢，忽見尤葫芦在床上翻身，睜开二目。婁阿鼠着忙，唬的懷疑不止。事逢湊巧，肉架子橫頭破做袋之內，放着一把明晃晃杀猪的鋼刀。婁阿鼠用手就撈將出來，照着尤葫芦的頸子，就是一刀。只听的『啵！』一聲响，鮮血直流，把人头砍下。

凶徒杀了尤福祿，

扔了鋼刀提起錢，

慌慌張張出肉鋪，

兩足如飛風一般。

往前走著沉吟想，

不由心中怪喜欢；

『這就是天（賜）財帛非同儿戏，神佛慈悲見可怜。

我今得錢十五貫，

这一去賭博場內把梢翻，

贏錢多多買燒紙，

我替那尤葫芦焚化表心田；

不枉我倆生前厚，

叫他在地府阴司感念咱。」

惡賊一路胡盤算，

他到那賭博場中把梢翻。

姜阿鼠盜財殺人，拿着十五貫銅錢，竟去要錢。這話按下不表。且說尤葫芦的左邻右舍，清晨早起，見湯鍋的板搭开着一塊。紅日高升，並不見動靜。众街坊一齐开言：「老尤昨日借了十五貫印子，就該起早上市，买猪屠宰，才是正理。为何此时还在里面睡着？想必是多貪了几杯，故此誤事。你我何不进去把他叫醒？」說罢，一齐往里（行）走。进了鋪子，往床（上）一看，只曉的魂不附体，乱往外跑。俱說：「尤葫芦不知被何人杀死！」隨即把地方、牌头叫来，言明此事。地方說：「列位不必害怕。这一件事分明是尤葫芦的女儿盜財杀父，跟奸夫逃走。」（待）我报官，只要把尤大姐拿着，自然明白此事。」說罢，竟到本县去报。話不可重叙，书要簡洁为妙。县官聞听是人命重情，隨即发票，差捕快各处追拿杀父的惡女。這話按下不表。且說的是熊友兰背着众客人攢湊的十五貫銅錢，迈步如梭，向前行走，眼看着离二賢村不远，只覺的两腿酸痛，身体乏倦。秀才举目觀瞧，只見那路旁有一座殘破涼亭。书生看罢，满心欢悅，迈步上前，把銅錢放下，坐在亭子上歇息。剛然坐下，只見打正西来了一个女子，走路慌忙，面帶驚色。

熊友兰閃目觀瞧那女子，

相公亭上看佳人。

只見他：烏綾罩緊青絲發，

紬衫布袄素罗裙，

不搽胭脂天生就，

就犹如月殿嫦娥降下凡，

两道蛾眉趁杏臉，

櫻桃小口配朱唇，

半小鞋弓难行走，

使的他香汗如珠臉似金。

眼看來到涼亭下，

只見他立住開言把話云。

只見那女子來到涼亭上立住，望着熊友兰深深的万福，說：『請問君子，此离二賢村不知还有多远？』秀才按背回言，說：『小娘子，此离二賢村不过二里之遙。不知有何貴事？』女子見問，不由的口中叹气：『实不相瞞，二賢村住的郎員外，他的儿妇是我的表妹。奴家特去看望。』熊友兰心下惊疑半晌，才开言答話，說：『小娘子，你有所未知，令表妹如今身受奇冤，被人陷害，此时不在郎尔秀家中；如今現在苏州府監內。』尤金桂聞听，唬的惊惶失色。才要細問情由，忽見四五个捕快飞奔而来，一齐乱打，說：『杀父的恶女与盜財的賊囚，俱各在此。』說罢，一齐动手，不容分說，把熊友兰与尤金桂一齐鎖將起来，拉着就走。未知他二人的吉凶如何，下回明白。

第三部

新編况太守私訪、娄阿鼠相面（卷之二）

詩曰：

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風；

几月寂寞傷酒後，

一番玉索禁烟中。

前部書說的是：郎爾秀為子告狀，吳大才錯斷冤情，娄阿鼠盜財殺人，尤金桂路遇書生。俱在上部書言講明白。

詩曰：

南北山头坟墓田，

清明祭掃各紛然；

人生有酒須當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四句提綱叙過，緊接着：熊友兰路逢奇禍，尤金桂屈認冤枉，南牢內兄弟訴苦，女監中姐妹悲啼——十五貫、双熊夢（第三部小傳）。

第一回 熊友兰路逢大禍

第二回 尤金桂誤受冤屈

話說熊友兰与尤金桂在涼亭之上正然講話，忽見几个公門的快手一拥齐来，把他俩团团圍住，高声的罵道：「說：『杀父的惡女，盜財的賊徒，俱各在此。快快拿去見官！』說罢，不容分白，把二人就鎖起来。」

公差捕快齐动手，

口内乱嚷說：『快走！』

通奸杀父十大惡，

金桂聞听只一怔，

望着捕快說：『列位！』

学生并无身犯法，

捕快聞听微微哂，

手指友兰开言罵：

犯法違条說无罪？

縱是秀才难容放，

他把那相公女子用繩拴，

急速跟吾去見官。

千刀万剐理当然。」

唬坏书生熊友兰，

休要动怒且容寬。

为什么无缘无故鎖拿人？」

一齐动怒眼睜圓，

『賊徒万惡胆包天！』

你把那私盜奸淫都占全。

你要想得〔空〕脫身只怕难。」

众捕役恶狠狠手指熊友兰，开言大骂，说：『你这个该死的囚徒，身犯杀人的重罪，还敢假冒黉门？你既是秀才，为何身穿青衣小帽，不着方巾道袍？此是何故？』『列公，你有所不知，听学生细道其详。』

熊友兰口内连连尊『列位！留神听我讲其情。

学生祖居在吴县，二贤村内有门庭。

熊友兰与熊友蕙，一母同胞二弟兄，

俱各攻书习文章，府学之中都有名。

只因为家下贫寒难度日，自是黉门身受穷，

也是万般出无奈，雇与舡家当舵公。

惟恐失了斯文体，只得改姓把名更，

故此难把方巾带，青衣小帽好佣工。

只为那舍弟不幸遭冤枉，现今有罪在监中，

我在『船』中闻凶信，手足连心岂不疼！

悲悲切切兄哭弟，众客闻知其中『情』，

打伙湊了十五贯，为我那兄弟送饭暗疏通。

『偶』然凉亭『逢』此女，他『怎』犯法我不知情，

無緣无故將我鎖，

若到公堂罪不輕。」

友蘭說罷一夕話，

眾捕快假意開言叫：『相公！』

眾捕快聞听书生之言，一齊假意陪笑，說：『原来是熊相公，我們不知，多有得罪。但只一件，我等奉官差遣，來拿的是：杀父的惡女，盜財的竊賊。相公現与尤大姐在一处，又有十五貫錢，〔數〕目相对，兩事俱投，少不的要屈尊相公的大駕，同去見官，在公堂上辨明洗清，就与我等无干。』

这才是、捕快說罷一夕話，

友蘭聞听不作声，

低头无語長嘆气，

口内暗暗叫：『蒼穹！』

我本是奉公守法讀書子，

謹尊孔圣与周公，

并无一点亏心处，

为什么人无緣〔故〕把奇禍逢？

兄弟現今同罗网，

我又偏偏入〔竹〕籠，

莫非命里該如此，

吉凶禍福是前生？

这一前去將官見，

只恐冤屈難辨明，

縱然廢命還犹可，

怕只怕臭名傳說不好听，

秀才若把賊來作，

有辱賢門畜类同！』

越想越思双眉皺，

不由滿面帶忧容，

无奈跟着捕快走，

脖項之中帶鉄繩。

公差扛起十五貫，

好到公堂作証〔凭〕。

一時間唬坏尤金桂，

他的那心中害怕战兢兢。

話說尤金桂見众捕快口口声声都罵他是杀父的惡女，佳人不解其意，低头〔反〕想，說：「莫非我一早出門，有什么大胆之人进房，将我父亲杀死；凶手盜財逃脫，故此遺禍于我？果有此事，活活的把奴就坑死！」

女子思想心害怕，

佳人唬的面如金，

口中暗叫：『儿的父！』

被你活活坑死人！

只因賭气将我卖，

不念嬌生下狠心，

只图銅錢十五貫，

叫我去作婢〔为〕奴服侍人，

是我不肯为下賤，

脫逃背父暗出門，

指望去投陈表妹，

半路之中灾禍臨。

公差說我杀了父，

其中一定有原因，

有人暗把天倫害，

因为偷錢起歹心？

街坊不曉其中意，

屈了奴家杀父亲，

這一見官当堂問，

叫我如何去分明？

倘若动刑来拷打，

若要招了杀父罪，

佳人想到为难处，

跟定公差往前走，

一路之中走的快，

众捕快把熊友兰与尤金桂带到县衙门。

我語，紛紛議論。

肉〔伴干柴〕怎样禁？

难免万刚零迟刀碎身！

止不住秋波杏眼泪紛紛，

心惊胆战面如金；

只見那县衙不远面前〔存〕。

就有那些作买作卖的軍民人等，在两旁观看，你言

这才是、百姓軍民齐来看，

紛紛議論乱开言：

这个說：『一鎖拴着男女俩，

都在青春还少年。』

那个說：『男子形容如宋玉，

不象寻常以下人。』

这个說：『女子风流生的俏，

輕盈体态貌超群！』

那个說：『不知犯下什么罪，

鎖拿前来見县尊？』

这个說：『定然干下不才事，

不是拐带是奸淫？』

那个說：『惊官动府人〔耻〕笑，

难見六眷与三亲。』

这个說：『伤风敗化出了丑，

有何顏面再为人！』

那个說：『大料他俩家不远，

定是苏州吳县民。』

按下众人来言讲，

把話橫梗另有因。

众軍民議論，按下不表。且說的是吳县的知县姓王，諱展臣，乃是「兩」榜出身。为官虽不算十分的清廉，行事倒也忠直。这一日剛然升堂办事，只見捕快回話：「后老谷在上，小的們把太平庄被杀、尤福祿的女儿，与偷錢的窃賊，俱各拿到。」王老谷聞听，心中动怒，在座上发威，說：「与本县带将进来！」

这才是县尊吩咐带人犯，

衙役三班发喊声，

鎖套人拉往里走，

友兰金桂战兢兢。

大堂惊动王知县，

座上閃目看分明，

只見那女子生的多俊俏，

花容月貌甚年輕，

杏眼之中泪直落，

就犹如断綫的珍珠一样同，

胆小害怕难举步，

渾身乱抖战兢兢，

全无半点凶惡处，

倒有賢良智慧容。

知县看罢将头点，

思量輾轉在心中。

王老谷在座上把尤金桂看了一眼，腹内沉吟，心中「反」想。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念斯文免刑不審 第四回 看情面解府申詳

話說王老爹一見尤金桂，心中暗說：『我看這個女子，至大不過十六七歲，生的花容月貌，體弱身嬌，她焉敢提刀殺父？其中定有別情。』老爹想罷，又朝下看，只見那個男子身穿青袍，頭戴小帽，來至大堂，不肯下跪，在一旁躬身站立。列公，熊友蘭乃是吳縣有名的飽學秀才。王知縣在此作官數載，與他会過幾次。今朝相見，雖然改換了衣帽，豈有不認的之理。王老爹看罷，心下驚疑，在座上開言便問，說：『熊大相公，你為何這等个打扮？頭項帶鎖，被我的捕快拿來，莫非是你偷盜尤福祿的錢鈔，與尤氏同謀，把他的父親殺死？』熊友蘭見問，搶步打躬，口尊：『老父母在上，學生既在黌門，心想上进，久后還要作官臨民，怎肯非為胡作？只因家下貧寒，難以度日，無奈雇與船家傭工。如若說出「秀才」二字，惟恐令人耻笑，觀之不雅，故此假稱鄉民，改換了衣帽。只因學生的胞弟熊友蕙，在家誤遭冤枉，被人陷害，學生在外聞知，心中悲慟。多蒙船上的眾客，怜念斯文，共同資助十五貫銅錢。學生拿來與兄弟送飯，走至中途，身體勞乏，坐在涼亭歇息，不料就遇見這個女子前來問路。我二人喚口講話是實，別的事學生并不知曉，望求父母大人詳情究理，明判奇冤。』

熊友蘭心內着急說話緊，

口中不住叫『青天！』

望乞大人懸秦鏡，

詳情明判這奇冤。

學生既然尊孔孟，

我怎肯身為賊盜去偷錢？

眾客湊與十五貫，

船上的人皆知非謊言。

只因此女來問路，

〔遇在〕荒郊曠野間，

捕快瞧見生疑惑，

他把學生用鎖拴。

說我偷錢傷人命，

無緣无故血口冤，

學生怎敢行萬惡？

實實與我不相干。

說着說着心中慘，

急的他斯文兩眼淚漣漣。」

知縣一見將頭点，

他這里眼望熊生把話言。

王老爹聞听，在座上點頭，說：「熊秀才，你且下去。」吩咐兩邊：「與我把那女子帶將上來。」衙役答应，將尤金桂推至公堂，望上跪下。王知縣把惊堂木一拍，開言斷喝。

尤金桂双膝跪在大堂下。

知縣王爺緊〔皺〕眉，

用手一拍惊堂木，

心中動怒大发威，

手指佳人罵一声：

「胆大包天胡乱為！」

因何杀死亲生父？

〔坏了〕綱常把風化亏，

料尔一人难杀父，

定有那別人相幫把你隨，

公堂有神難遮藏，

与你同謀却是誰？

休生妄想來緊昧，

須要實講莫虛回，

免的严刑來拷打，

何用六問與三推。」

佳人聞听黃了臉，

頂梁骨上把魂飛，

肘膝進禮將頭叩，

杏眼秋波把泪流。

尤金桂見王知縣發威動怒，只唬的粉面焦黃，渾身打戰，往上肘膝進禮，口尊：「恩天不必動怒，容民女細講實回，就死公堂，我的心中也无怨。」

尤金桂肘膝進禮將頭叩：

「老各听我講其詳。

民女叫作尤金桂，

家住五里太平庄。

不幸母親先辭世，

跟着我父過時光，

今年長到十七歲，

閨門緊守在（綉）房。

我父生來專好酒，

時常醉後逞剛強，

別的買賣不肯做，

只好殺豬與宰羊。

民女常常相勸父，

怕的是害命殺生天「報」殃，

不料我父反動怒，

他与奴翻臉絕情嚷一場，

橫心賭氣將我賣，

他把那十五貫銅錢往家扛。

民女不甘為下賤，

我的心中好慟傷，

一怒背父私逃走，

要到那表妹家中去躲〔藏〕。

五鼓出門离家下，

我的父〔呼呼〕貪睡在板床。

涼亭問路逢秀才，

我与他素不相識各一方，

剛然喚口來講話，

就碰着捕役鎖拿到公堂。

不知何人杀我父，

这段冤屈奴怎當！』

語罷言絕連叩首，

〔王老谷〕坐上无語暗思量。

王老谷聞听尤金桂之言，在座上沉吟，心中〔反〕想。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况太守私訪、委阿鼠相面（卷之二）

詩曰：

鳳凰台上鳳凰游，

鳳去台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第五回 吳大才錯斷冤枉

第六回 熊友兰屈遭异事

話說王老爷在座上低头，腹內忖評，說：『細听此女之言，并非是謊。怕為下賤，背父私逃，涼亭問路，与熊秀才遇逢，也是有之。尤福祿被人所杀，其中定有原故。不明之事，一时难以清白，偏偏又有这十五貫錢數目相同。欲要把熊生开放，此乃人命重情，不問明白，擅自（放）人犯，又恐上司噴怪，有心要严刑究問，又怕屈打成招，冤枉了良善。这件事左右为难，如何是好？』王太爷裁夺多会，說：『也罢，我如今何不一推为淨，将尤金桂与熊友兰二人的口供写清，詳文解送到府，任凭吳太爷判斷？（若）有差錯，与我也就无干。』王老爷將

主意拿定，往下開言便叫，說：『熊相公，本縣听你与尤金桂之言，都有人情（道）理。本縣怜念斯文一脉，不便严刑究問。我如今把你們解送到府吳太爷台下，任去分冤辨枉。』說罢，令书吏写清口供，作成文书，隨即当堂起解。捕快押送，竟扑苏州府而来。列公，話不重叙，书要簡洁为妙。吳县的捕快，將熊友兰、尤金桂解送到府，将来文投进。正遇署印的同知吳大才上堂办事，接了这角公文，拆开观看。見是人命重（案），又把熊生与尤氏的口供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由的心中大怒，无明火起，說：『这明明是熊秀才与尤金桂通奸，图财杀父，將十五貫錢偷出，一同逃走。不料天理难容，身遭擒获。似此恶女，（淫）士若不申明（定）罪，本厅枉自为官。』吳大才越想越恼，气滿胸膛，吩咐：『將人犯与我帶將进来！』衙役喊堂，將熊生、尤氏帶上公堂。吳同知（一）見，咬牙切齿，開言大罵，說：『熊友兰，我把你这个畜生！本厅方才看你的原詞口供，你还是府学的一名秀才。难为你身在黉門，作的好事！与尤金桂通奸，这还犹可；为何图財害命，把尤福祿杀死？指望帶着惡女脫逃，不料途中被拿，事犯公堂。在王知县的跟前，还要洗清巧辯，只說途中偶遇，并不知情，現有这十五貫錢，數目相同，就是贓証！再不实招，本府就要动刑究問？』熊友兰見吳大才一臉的怒氣，不由的心中害怕，連忙的跪倒，說：『老公祖在上，學生在縣內的口供，絲毫无錯。望求公祖詳情細想。』熊生的話還未曾說完，吳同知心中大怒，把惊堂木亂拍。

这才是熊生言詞还未尽，

怒惱同知吳大才，

双眉直豎圓睜眼，

連把惊堂木亂拍，

手指书生忙斷喝：

「在我眼前還調歪！」

你若不杀尤福祿，

这十五貫銅錢那里來？

現与金桂同逃走，

必然是恩重情深离不开。

賍証俱明還要賴？

就該掌嘴把牙摘！

本厅不比王知县，

一清如水甚明白，

大堂好似森罗殿，

正養幽冥秦鏡台；

你今若是不招認，

难免皮肉拌干柴！」

說着說着动了怒，

他这里伸手抓簽往下摔。

吳大才說着說着，心中动怒，說：「熊友兰，你倚仗你是府学的秀才，本厅不敢动刑审問，故此才胆大折辯？豈不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如今一定要除名深究，不怕你不招。」說罢，将两根簽往下一摔，說：「与我拉下去，先打二十！」

吳同知动怒摔簽往下撂，

衙役〔三〕班发喊声，

一个个攥拳捋袖往上跑，

放倒了負屈含冤的熊相公。

中衣腿到脖子骨，

大腿臀尖格上刑，

七指多寬的毛竹板，

一起一落响連声。

虽然不是純鋼劍，

起肉揭皮別當輕，

一連重責四十板，

只打的鮮血直流滿地紅。

熊友兰起先叫屈還講話，

到后来陣陣發昏聲不哼。

吳大才見熊友兰受刑不过，昏迷不醒，反倒動怒生嗔，說：『这个畜生，在本厅的面前裝死，指望免死寬恕，怎得能够？我如今若不把这件公案审明，如何称得起「清廉正直」！』吳同知正然動怒，只見熊友兰三口內哼哼，苏醒过来，慢慢的把二目睜开，眼望着公堂講話。

熊友兰死去活来睜开眼，

一腔怨气堵咽喉，

口吐悲声呼：『公祖！

大人听我講原因；

学生本是斯文体，

費門之内一文人，

一心还要「登」金榜，

指望□□□□□□。

既讀四书就知礼，

图錢害命把錢偷？

拐女尤氏往外走？

这件事大人詳理細行究。

我俩从来「未」会面，

并不認識怎同謀？

学生焉肯屈招認，

情愿傾生一命休。』

吳大才聞听，不由的微微冷晒，說：『你这个畜生，既会偷盜行拐，一定倚仗潑皮，会忍受官刑，这「二」十板子，大料你也不理会。本厅且把尤金桂审問审問，再与你这个畜生算賬。』

說罷，吩咐：『帶尤氏上來！』衙役答應，把女子推至大堂，往上跪下。吳同知手指佳人，一聲斷喝，說：『我把你这万惡的賤婢，快把那与熊生同謀，盜錢、杀父，拐帶私逃的事，从实招来。但有一字若差，管叫你皮开肉烂。』

吳大才動怒威吓裙釵女，說道是：『金桂賤婢仔細听。

你与熊生謀杀父，天理昭彰怎肯容？

已然事犯当官問，从实一往快快說。

休生妄想脫此罪，難免今日不受刑。』

金桂聞听流下泪，磕头〔碰〕地响連声，

口中只把『太爷』叫：『貴耳留神听下〔情〕。』

奴家本是閨門女，怎敢胡为越礼行！

背父脫逃原有罪，凉亭問路遇熊生，

若是說同謀杀父与拐帶，民女原本不知〔情〕。

忽遭橫禍我該死，連累无干理不通，

只求那老爷开恩把熊生放，就把我万剐千刀死也閉睛。』

列公，吳大才为人性扭，心内最偏，只想着熊友兰、尤金桂同謀杀父，盜財私遁，再也不肯詳情究理，深察細問；听見尤金桂詳理訴冤，反倒心中大怒。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男共女定罪搢監 第八回 兄与弟相逢訴苦

話說吳大才心中暗想，說：『你这个賊婢，更比熊友兰口巧舌辯。情愿自己認罪，指望把奸夫解清，这个怎得能够？我务要究清此事，与〔尤福祿報〕仇，方消其恨。』想罢，一声斷喝，說：『賤婢，大料你也不肯〔承〕招。』吩咐兩旁：『与我撈將起來！』

吳同知只口口昧心性扭，并不詳理細追情，

吩咐兩边：『与我打！』衙役三班發喊聲，

上前綁住含冤的女，高揚玉腕手懸空。

十指套上撈木棒，青衣攢勁〔收〕麻繩，

兩〔旁〕发声齊〔勁〕手，一齐上上九魂崩。

青衣挽繩做住把，佳人跌倒地流平，

昏迷半晌还过气，疼的他渾身熱汗似蒸籠。

嬌嬌的玉体篩糠戰，两只手顫顫哆嗦不定宁，

心内犹如刀戳肺，難禁難受泪直傾。

欲待不招冤屈事，怎禁連心十指疼，

閨門的幼女身軟弱，

佳人时下撐不住，

嬌音慘切悲又慟，

『不必動刑休要撈，

奴与熊生原有『染』，

一心要害天倫父，

是我提刀熊生綁，

盜了銅錢十五貫，

不料公差來拏住，

民女当堂俱招認，

民女說罢一夕話，

如何禁受这官刑！

只得滿口胡招承。

她把『老爷！青天！』尊又称，

你听我从头至尾訴实情，

我們倆商量定下計牢籠。

奴把爹爹灌了个醉『酩酊』，

鋼鋒一下血直噴。

实只望脫逃远遁保安宁，

这就是天理昭彰神看的明。

只求那老爷开恩把拶子松。』

吳大才滿面堆欢长笑容。

吳大才見尤金桂滿口招承，不由的微微冷哂，說：『尤氏，你老爷鉄面无私，不怕你不招！』吩咐书吏：『記写口供！』『將尤金桂的拶子松了！』說罢，往下开言便叫：『熊友兰，惡女方才当堂实訴，你可曾听见？这还有何推賴？我劝你快些实招，免的那皮肉吃苦！』

吳大才座上質証斯文客，

熊友兰怨气攻心叹兩声，

『这就是前生造下冤孽障，

对头今朝两遇逢！』

尤金桂害父私逃該他死，

无故連累我学生。

女子胡招口供定，

好叫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欲待再要来折辯，

吳同知一定今朝要动大刑，

两腿如何禁夾棍？

枉自捱疼用不中。

細想不如招了，好，

这就是天逢灾殃躲不能！

实指望回家打点兄救弟，

誰知道十五貫銅錢把我坑！』

书生想到伤心处，

斯文两眼泪直傾，

叹气嗟声尊『公祖！』

說道是：『我縱有冤屈难分辨清。』

熊友兰悲叹多时，說：『公祖大人，事到其間，学生有冤也难訴，就照着尤氏的口供，算我招認。』吳大才說：『既然如此，听本厅的判語：熊友兰图財害命，拐帶幼女，按律立斬；尤金桂敗坏閨門，謀杀父命，十惡之首，罪該凌迟。尤福祿的死屍，令地方抬埋。人命案清，与街邻无事。罪条已定，待等新太守上任，轉达部院，候旨刑人。』吳大才判罢，令人將熊生、尤氏搭送南牢。

这才是胡涂官府定鉄案，

只因他（腹）内无才把良善坑。

禁子当堂釘手肘，

叹坏金桂与书生，

青衣上前忙喚起，

逕扑南牢監禁中。

熊友兰一瘸一拐难举步，

只因两腿受官刑；

尤金桂遍体浑身瘫又软，

十指连心岂不疼！

青衣簇拥往前走，

两个人遭屈负恨泪盈盈。

熊生埋怨尤金桂，

说道是：『女子无知太不通！』

我与你素不相識从无会，

不过是途中問路在凉亭。

你杀你父該你死，

为何坑害我学生？

对着官府胡招认，

是誰拐你一同行？

虽說我命中造定該如此，

皆因你一口咬定在公庭。』

女子聞言羞又臊，

惨惨悲声叫：『相公！』

非是奴家連累你，

只因为受刑不过乱招承。

奴家焉敢杀亲父？

这件事惟有神佛看的明！

相公不必将奴怨，

尽都出于无奈中。』

正然讲话来的快，

只見那虎头門一座令人惊。

熊友兰与尤金桂讲话之間，就来到虎头門前。只見那鉄鎖橫栏，好不凶險。未知如何，且

听下回分解。

新編况太守私訪、姿阿鼠相面（卷之三）

詩曰：

独上江樓思悄然，

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來玩月人何在？

風景依稀勝去年。

第九回 兄兄弟同胞訴苦 第十回 姐遇妹告屈吐悲

說話熊友兰与尤金桂來至虎頭門前，就有該班的禁子，把兩個人帶將進去。列公，古今是一理；男女犯法，各有各監。尤金桂送入女牢之內，熊友兰推進了男子的囚房。書生閃目觀瞧，只唬的驚惶不止，面目更色。

熊友兰進了囚房睜睛看，

書生看罷把魂魄驚。

只見那怨氣騰騰黑又暗，

昏昏慘慘照囚的燈。

眾犯人項帶長〔枷〕纏鐵鎖，

个个口內叫連聲。

潮濕臭味鉅鼻孔，

乍要一聞腦袋疼；

正賽幽冥如地獄，

恰象鄧都枉死城。

書生看罢心中慘，

不由一陣好傷情，

「我本讀書斯文輩，

遵法知禮不胡行，

天降災殃身遭禍，

无故身居縲絏中！

吳大才道理不明胡審問，

屈打成招把我坑。

圖財害命拐幼女，

按律施行問典刑，

大料難脫柔身禍，

只恐熱血染鋼鋒。

就死也是含冤鬼，

誰人知我这屈情？

若想官司翻了案，

除非那鉄面包公復降生。」

友兰正然心悲慟，

惊动了有屈含冤的二相公。

熊友兰一进牢房，瞧見众犯人蓬头垢面，帶鎖披枷，一个个三分似人，七分似鬼，不由的心
中慘叹，眼中落泪。且說二相公熊友蕙坐在牢房之內，猛一抬頭，只見他的兄长头上帶鎖，
打外面走将进来。

这才是「X」然瞧見亲兄长，

心下着忙唬一躡。

惟恐瞧錯又細看，

心內犹如乱箭攢。

高声便把『哥哥』叫：

不知犯下什么罪，

友兰一見同胞弟，

二目之中泪直滚，

带慟含悲呼：『賢弟！

只为家贫兄离弟，

那日正然撑船走，

一齐都说新聞事：

有一书生熊友蕙，

〔同庄有〕个郎員外，

所生一子叫憨哥，

〔偏〕娶了个好媳妇，

只因为姻缘匹配不相对，

女子看上熊友蕙，

毒药害死亲夫主，

誰知友蕙活倒运，

『兄长为何也进监？

快把情由告訴聞。』

不由一陣好心酸，

就象那断綫的珍珠一样同，

留神听我讲根源，

我去雇工有半年。

忽听那众客紛紛把話言，

「出在那吳县苏州非謊言，

身在賢門家下寒。

富貴之家人有錢，

不只人丑似瘋顛。

风流俊俏美容顏，

陈玉操他把憨哥傻子嫌。

金釵私贈暗偷欢，

指望要改嫁熊生凤配鸞。

掣着金釵去当錢，

因此才把机关洩，
 金釵为証难折辯，
 熊生陈氏定死罪，
 是我聞听吃一惊，
 苏醒过来兄哭弟，
 說出真名与真姓，
 兄弟就是熊友蕙，
 奉公守法明道理，
 大料无有这件事，
 众客聞听齐贊叹，
 「資助」愚兄十五貫，
 实指望打点官司将你救，
 凉亭正遇一女子，
 剛然喚口来講話，
 如狼似虎凶又惡，
 賴吾偷錢杀人命，

郎員外一予收〔兌〕他告到官，
 男女招認大堂前，
 不久的正法示決命染泉。」
 一陣昏迷跌在缸。
 我在那众客跟前不相瞞，
 「身在黷門熊友兰。
 习学文业念詩书，
 越礼胡为起不端？
 舍弟一定受奇冤。」
 共同合合就捐錢，
 众客人善「积」阴德慈憫人。
 誰知道半路之中起禍端？
 問路相求在野外間，
 忽見那无数公差走上前，
 他把那女子与我用繩拴，
 不容分說去見官。

王知县怜念斯文不細审；

人命干系怎肯担？

申文詳送苏州府，

問的同知把臉翻，

見面先打二十板，

发威动怒不容寬；

他說是現有銅錢十五貫，

贓証俱明悔賴難。

愚兄无故遭屈陷，

怎肯招認乱胡言？

吳大才隨即就审尤金桂；

女子哭訴在大堂前，

他說道：「奴家本是裙釵女，

怎么敢提刀杀害父年殘？

奴与熊生从未会，

相逢原在路途中。

望乞老翁詳情，

秦鏡高高見可憐！」

同知聞听心內惱，

动刑苦拷女子身。

尤氏金桂难捱受，

女子屈招連累人；

認了那因財害命拐幼女，

犯法違条摺入監。

這就是前生造定該如此，

百年前的孽苦冤！」

友蘭說到這句話，

屈的他叹气噙声叫『老天』！

友蕙一見呼：『兄长』，

說道是：『哥哥留神听我言。』

熊友蕙見熊友蘭的怨气攻心，仰天悲叹，說：『兄长不必着急，听小弟告訴于你……』未

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况太守新陞到任 第十二回 吳大才交代堂翁

〔話說熊友蕙口呼：「兄长，」自从你出門去后，小弟閉戶讀書，恨不能懸梁刺股，連片刻之暇也是无有。我怎敢越理欺天，与陈玉操同謀，把慙哥儿用毒藥害死？」

这才是相公說到這句話，

眼中流泪呼：「兄长！」

若要說起这件事，

哥哥为我身受苦，

小弟在家习儒业，

那日清晨剛睡醒，

宝色光輝奇珍嵌，

小弟拾起直发怔，

「金釵乃是佳人的物，

紧皺双眉叹又嗜，

仁兄听我講明白，

平地风波天降灾，

撑船拿舵掙錢財，

閉戶讀書門不开，

只見那床前一股凤头釵，

明明放在地尘埃，

左思右想暗疑猜，

如何得到此間来？」

欲要交还无失主，

反到发愁悶在怀；

无奈当了錢两吊，

家中粬米又买柴；

不料惹下杀身禍，

前生造定命合該！

次日正把书来念，

忽听外面將門拍，

紧邻街坊郎尔秀，

帶領着无数家奴闖进来。

小弟开門一看，原来是郎員外帶領手下的家奴，將我圍住，說小弟与他的儿媳私通，用毒藥把熬哥害死，現有私贈的金釵为証。不容分說，越县到府，当堂訴告。吳大才并不深究細問，动刑苦拷，把我与陈玉操屈打成招，定了死罪，不久〔处决〕，就要开刀問〔斬〕。」

这才是友蕙說尽前后話，

友兰聞听心慟伤，

弟兄两个齐叹气，

珍珠乱吊泪汪汪。

口中都說：『奇又怪！

哥儿俩无故遭屈身受殃。

这段奇冤难分辨，

对誰訴苦講其詳？

被陷遭屈官錯斷，

前生造定命該当。

可叹寒儒遭縲紲，

再別想金榜題名姓字香！』

悲悲切切兄与弟，

連連叹气叫：『穹蒼！』

那边的众犯將头点，

都說他弟兄遭屈实可伤。

熊友兰与熊友蕙弟兄悲啼，这话按下不表。且說的是陈氏玉操，自从定罪招监，每日里悲哀惨切，哭声不断，只叫：『蒼天，活活的把奴家坑死！』

陈玉操口中只說：『屈杀我！』佳人眼内泪如梭，

自叹自己『生来苦！』

婚姻錯配与憨哥。

虽然說女俏郎村非是对，

既作夫妻无奈何！

誰知还有冤孽事，

忽然平地起风波。

憨哥泄肚拉稀死，

殘生命尽見阎罗；

不料公婆心腸狠，

众人的血口甚差說，

說我暗把憨哥害，

私通友蕙两同謀。

金釵一股为証証，

总有冤屈难辯說，

送到当官非刑拷，

定案招监罪怎『挪』？

謀害亲夫十大恶，

碎剮零迟把肉割，

死后臭名留万世，

含冤怎得辯清白？

連累无干熊友蕙，

也是书生命运拙，

身入南牢定死罪，

再別想龙门高跳早登科！』

玉操正然心悲慟，

只見那牢头領进个女姣娥，

陈玉操正然悲慟，忽見牢头从外面带进个犯法的妇女。仔细观瞧，认得是她的表姐金桂，

陈玉操抬头瞧见尤金桂，

心下着忙惊又惊，

慌忙上前呼：『表姐！』

你为何身犯王法进监中？

定有隐情与缘故，

快把那始末原由讲个明。」

金桂一见如酒醉，

他这里未从说话泪直倾，

口内连连呼：『贤妹！』

洗耳留神仔细听。

若要说起这件事，

冤哉冤枉是屈情！

只因悞犯杀父的罪，

故此才身入南牢监禁中。」

尤金桂并不隐瞒，就把始末原由，从前已往，告诉了陈玉操一遍。姐妹俩两事相同，彼此悲
哀落泪。

这才是姐妹两个含冤枉，

彼此伤怀心慟酸：

『清清白白闺门女，』

无缘无故臭名传！

杀父害夫情最恶，

久后人言骂不贤；

但能够遇见清官翻了案，

就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

你我遭屈还犹可，

连累两个书生心不安，

熊友兰与熊友蕙，

可叹他弟兄被陷坐南监！」

书中按下姐妹俩，

急回来把话横梗另有言。

熊友兰、熊友蕙、陈玉操、尤金桂四个人负屈含冤，身在南牢，定成死罪，这话按下不表。花开两朵，各整一枝。且说京都顺天府宛平县，有一位两榜进士，姓况名鍾，为人直烈清廉。祖上三代，俱各在朝为官。况进士蒙圣恩，特授苏州府知府。老爷领凭上任，随即起身。

况老爷圣恩特授为知府，

领凭随即就起身，

性烈心直怀忠正，

上任不肯带多人；

家口「留」在京都住，

不用六朋与三亲。

服侍的安童跟两个，

离京昼夜往前行，

一直竟扑苏州府，

飢餐渴飲奔途程。

老爷一路沉吟想，

思量輾轉在心中；

「我的那祖父为官食君祿，

都在朝中作上卿；

我今新升苏州府，

皇恩浩蕩豈非輕。

无可答报君王祿，

惟有那赤胆常怀与主尽忠；

头一件为国为民除奸弊，

鉄面无私似水清；

第二件詞訟公案留神判，

务要深究审問明。

虽然难比包丞相，

断事无差方显清。」

老谷那日往前走，

只見那接官亭上鬧哄哄。

况老谷未到苏州，就有那該属的官員，帶領人、夫、轎、馬，迎出界外，把老谷接進苏州，進入府衙之內。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况太守私訪、娄阿鼠相面（卷之四）

詩曰：

天街小雨潤如酥，
最是一年春好處，

草色遙觀近却無，
絕勝烟柳滿皇都。

第十三回 看囚冊究情詳理 第十四回 問原由細審冤情

話說該屬官員人等，把况太守接進府衙。吳大才隨即捧印交代。參拜已畢，眾官告退，况老谷也就退堂回后。令人吩咐刑房書吏，把犯人冊送進，夜晚觀看。老谷惟恐前任不明，錯斷民詞，冤枉良善。

况老谷新升太守作知府，
心怀忠義報朝廷，

執意要把清官作，
他還要剪惡安良把百姓疼。
夜晚觀看囚犯冊，
惟恐那前任斷事不分明，

独自坐在书房内，

灯下留神把二目睜，

苏州一府众人犯，

一案一宗写的清；

有一起好酒貪杯无从□，

三鍾入肚就行凶，

醉后妄为伤人命，

抵偿問罪理情通；

有一起奸淫万恶行霸道，

事犯当官法不容，

杖絞徒流分輕重，

縱然遇赦还把軍充；

有一起只为无錢作賊盜，

走壁飞檐夜晚中，

撞見捕快擒拿住，

解送当官罪不輕；

有一起气傲心〔粗〕生性暴，

到处不肯把人容，

話不投机翻了臉，

拿刀弄杖下无情，

一时失手伤人命，

因气犯法在监中。

况老爷一壁里观瞧一边里叹：『这些人性蠢心愚太不通！

虽說是酒色财气难却掉，

也要遵理莫胡行，

明有王法难饒恕，

暗有神鬼不相容。

你若是奉公守法身安乐，

父母妻儿不受惊，

胡作非为欺良善，

将来一定要遭刑；

善惡俱各果有報，

莫把循環看的輕。

明亮亮天堂你不走，

黑咚咚地獄愿相从？

都只为人命存心不肯忍，

犯法違条苦不同。

如今后悔不中用，

插翅難出牢獄中，

年殘父母難見面，

嬌妻幼子不相逢，

一家凍餓誰憐憫，

想要脫身万不能！』

老各叹罢往后看，

瞧見了奸盜杀人的事两宗。

况老各在灯下把那些重犯的囚册、招稿，一案一案的細細觀看。瞧至末尾，新結的两宗人命重情：一案是熊友蕙与陈玉操通奸，謀死熬哥，監生郎尔秀替子鳴冤，金釵为証，署印同知审明定罪；一案是熊友兰盜財、拐帶，尤金桂因奸杀父，十五貫銅錢數目相投，証証俱明，审結定罪。老各看罢，心下惊疑，說：『这两宗公案，干連着四条人命！細看熊友蕙的原訴、招稿，他乃是府学的秀才。既在黌門，必知道理，怎肯因奸同謀，毒死人命？还有一事可疑，那股金釵既是陈玉操私贈的表記，熊生一定就緊緊的收藏，怎肯还拿到郎家去当錢？豈不是形迹自露，惹火灼身？詳理察情，决无此事。这一案熊友兰也是黌門中秀才，如何竟去偷盜、奸拐？尤金桂是一个閨門的幼女，如何会提刀杀父？虽有十五貫相同，只恐內有〔隱〕情冤枉。本府既作清官，一定要明白此案。』

况太守翻来复去瞧招稿，

两宗人命不明白；

熊友蕙虽然私通陈氏女，

焉肯还去当金釵？

熊友兰秀才如何作贼盗？

定有冤屈在內埋！

四条人命非小可，

莫叫良善受冤枉。

一定問官无才智，

一定同知心性歪。

本府若不从公断，

枉自为官到此来；

明日待我当堂审，

判明奇冤展大才。

况太守見熊友兰、熊友蕙弟兄的招稿不明，惟恐冤屈了良善，說：『待我明日从头細审，便知情弊。』老谷想罢，就在书房安「歇」一夜。次日清晨，升堂議事，老谷就差衙役把吳同知請来公議，說：『請問寅翁，本府昨晚观看重犯的囚册，內有两件人命重情，甚是不明，如何就結案定罪？』說罢，將熊友兰、熊友蕙的招稿遞將过去。吳大才接来一看，控背躬身，开言講話。

吳大才接了一看身打躬，

口中不住叫：『太爷！』

两宗官司是我問，

理合情实証証明。

大胆「书生」熊友蕙，

枉讀詩书理不通，

奸淫玉操陈氏女，

他把那憨哥毒死下絕情。

神鬼支使將釵當，

洩露机关走透風；

郎爾秀為子的冤仇來告狀，

他說那中毒的憨哥遍体青。

晚生也曾差官驗，

死尸鼻口淌鮮紅，

因此難饒奸淫〔輩〕，

審問情由動大刑。

男女兩個俱招認，

桩桩件件是實情，

故此〔定〕罪才結案，

并不敢通私錯斷有冤情。」

說罷打躬身控背，

太守聞听不作聲。

况老各聞听吳大才之言，半晌無語。沉吟一会，才開言講話。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况太守當堂复审

第十六回

为冤屈宿庙求神

〔話說况太守開言〕說：「寅翁，這件事若依你这样判斷，竟絲毫無錯；据本府看来，大有差訛。你且請坐，待本府再審一番，且看如何。」說罢，吩咐：「把熊友蕙、陳玉操捉來听審。」青衣答应一声，手內拿虎頭牌，去至監中，不多一时，將二人帶至公堂。况老各閃目觀瞧，只見熊友蕙虽然帶鎖披枷，動作形容，大有斯文之体；陳玉操低頭下泪，并无顛狂之态。老

各看罷，把惊堂木一拍，往下便叫，說：『熊友蕙，本府新升到任，見你的招狀不明，今日又審。你把与陈氏私通、謀害憨哥的情由，細細的招來；若有隱情冤枉，只管在当堂分辯。』

况太爷心中怜念熊友蕙，

审問冤情不动噴。

书生見問流下泪，

『青天』連連尊又尊；

『大人若不究此事，

就死含冤我也无处伸！

別說毒死人命事，

就是私通也不真。

我与监生郎尔秀，

并无相交不上門，

他家里大院深宅人难入，

如何会见女佳人？

大人青天想一想，

不能相見怎奸淫？

陈玉操若贈金釵为表記，

我就該緊緊收藏家内存，

怎肯拿去將錢当，

反倒惹火自燒身？

老爷天裁这件事，

便知其中假共真。』

熊生說罢將头叩，

况太守往下开言把話云。

熊友蕙訴罢，口叫：『青天！』俯伏在地。况老爷說：『熊生，你的話虽然有理，但只这股金釵如何得到你的房內？令人可疑，难以分辨。你且下去，待本府深究細問，自然明白。』說罢，往下便叫，說：『陈玉操，老爷有話問你，你的丈夫到底是毒藥害死，还是有病身亡？』

女子見問，肘膝進禮，跪爬半步，說：『老客在上，容小婦人細稟。』

陳玉操肘膝進禮爬半步，佳人望上把頭磕，

口中只把『青天』叫：『老客留神听我說；

奴家匹配郎門子，成就夫婦半年多，

丈夫虽『丑』我尊敬，孝敬堂上老公婆；

奴家虽是民間女，『刁知』三从与四德。

失落金釵奴不曉，公婆問起我難說；

丈夫忽然得了病，拉稀泄肚似瘋魔，

關了一日正兩夜，鼻口流血見閻羅，

因此公婆疑上我，賴奴毒藥害愁哥。

送到当官重刑审，若要招怎得活？

故此連累熊友蕙，我二人并无別事甚清白。』

女子說到這句話，屈的他口叫冤枉泪如梭。

太守一見將頭点，他的那心中輾轉暗『琢磨』。

况老客聞听陳玉操之言，心中『反』想，心內顛『量』，說：『這女子的話，字字有理，句句清白，大料她并无私通、害夫之事。』老客想罢，又往下問，說：『陳氏，你丈夫得病，一日兩夜

才气絕身亡，这等看将起来，并非服毒而死。人若吃了砒霜火信，立刻就要傾生，那里还等的一日两夜？『愁哥忽得一病，你的公婆疼儿，为何不請医生調治？是何原故？』女子見問，說：『老各，我丈夫得病，隨即就請医生崔宁然来看，吃了他一服湯藥，才斷气身亡。』况老各聞听，說：『既有医生，此事容易分辨。』說罢，隨即發票，令捕役速去。一会儿，把崔宁然拿来，在当堂跪倒。况老各一見，开言便問，說：『崔宁然，本府有話問你。前者郎尔秀之子得的是何病症？你用的是什麼藥劑？』崔宁然說：『肩上海上老各：郎監生的儿子虛透軟弱，元氣都洩盡。小人不取用藥，叫他父親用人參湯把他的虛弱補住，然后好下藥調治。』况老各聞听，不由心中動怒，滿面生噴，把惊堂木一拍，开言斷喝，說：『你这廝滿口胡言！既作医生，豈不明虛实的道理？愁哥虛弱，元氣又洩盡，把人參湯吃在腹內，寒熱不勻，虛火往上一攻，自然口鼻出血。明明愁哥的性命，死在你这庸医之手，原何屈了陳氏、熊生？欲待要深究問罪，念你不知。暫且討保下去，待等本府把金釵的来历究出，你与郎尔秀相对，好完結此事。』說罢，吩咐：將熊生、陳氏暫且收監。把熊友兰、尤金桂提來听审。

况老各翻了一案又一案，吳大才坐在旁边心內惊：

『据我觀瞻新太守，大有學問比我通。』

庸医害了愁哥的命，誣賴陳氏与熊生。

謀害亲夫既然假，私通一定是屈情。

他今斷出冤枉事，

倒只怕我的同知作不成！

「才力不加」有条律，

「錯斷民詞」罪不輕！

早知他倆含冤枉，

決不該偏詞扭開動非刑！

不言同知心后悔。

再把青衣明一明；

監中提出男共女，

尤氏金桂與熊生，

一齐来到大堂上，

双膝跪倒地流平。

老客一見往下問，

座上有言叫「熊生」！

况老客一見，往下便叫，說：「熊友兰听真：本府新升到此，你的官司如若不明，只管實訴。」熊友兰聞听，喊冤叫屈，口尊：「太爷！」就「把」众客攢錢、回家救弟、路遇尤氏、誤遭冤枉的話，口似悬河，滔滔不斷，哭訴了一番。况老客在座上點頭，說：「你且下去。叫尤金桂上來听审。」

况太守坐上高叫：「尤金桂！女子留神着意听；

本府为官怀忠正，

鉄面无私不顧情。

老客垂慈翻旧案，

惟恐含冤事不明。

为何大胆杀亲父，

不念养育的恩情胡乱行？

若有冤屈只管訴，

只要那理正情真罪就輕。」

尤氏見問悲又慘，

他这里磕头碰地响連声，

口中只把『青天』叫，

說道是：『老谷貴耳請聞听！

民女无故遭冤枉，

大料那有死无生活不成；

幸蒙老谷重审問，

待民女細細訴講这冤情。』

尤金桂連連的叩首，口叫：『青天大老谷！若不翻案复审，可叹我就死在阴曹，也是含冤之鬼。』

这一来，况太守夜得双熊梦，智拿娄阿鼠；熊友兰兄弟联芳，二佳人双緣奇配，报仇、团圓，俱在第四部上完全。

第四部

新編夜得双熊夢、明剖二奇冤（卷之二）

詩曰：

梅子流酸澣齒牙，

芭蕉分綠上窗紗。

日长睡起无情思，

閑看兒童捉柳花。

前部书說的是：熊友兰路逢奇禍，尤金桂屈認冤情，南牢內兄弟訴苦，女監中姐妹悲啼，况太守当堂复审。俱在上部书中明白。

詩曰：

一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見家。

黃鶴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四句提綱叙过，紧接着况太守夜夢双熊，婆阿鼠自投罗网，熊友兰兄弟联芳，二佳人双緣奇配。十五貫、双熊夢第四部鼓詞。

第一回 城隍庙太守降香 第二回 楊繼盛示覺况鍾

話說尤金桂往上跪爬半步，口叫：『青天老爷，若不翻案复审，可叹民女就死在九泉之下，也是含冤之鬼。今日幸遇青天，把腹内的冤屈訴尽，哪怕眼下傾生，死也瞑目！』

这才是、遭屈的佳人眼流泪，含冤女子慟伤悲，

往上跪爬三两步，眼看着太守叩头把話回，

口中只把『青天』叫，在上听奴訴（明白）：

『民女不幸先丧母，养我的亲娘把命亏，

冷热飢寒无人管，从小自幼把父跟隨。

天倫扶养成人大，一十七岁在閨門，

养育的恩情不能报，我怎敢欺心胆大乱胡为？

民女訴明冤屈事，老爷須要詳細推。

只因那父亲为人心性暴，肆意好賭又貪杯，

奴家时常来解劝，天倫不肯把心回，

反倒說我「沒家教」！

幼女无知來勸誰？」

勁怒揮手出門去，

〔吃〕了个〔酩酊〕大醉才〔回归。〕

尤金桂說：「老爹，我的父親那一日醉后回家，后腰上扛着十五貫銅錢。扛進門來，就把我叫到跟前，說：『桂姐，為父的只因家內貧寒，無錢作本，我把你賣與東門內的周員外家下去做使女丫環。明日一早，人家就要領你過去。』說罷，將錢放在板床之上，躺倒身，竟呼呼睡熟。民女惧怕與人家為奴作婢，〔溜溜〕的啼哭了一夜。次日五鼓，沒奈何背父逃走，要到表妹家中去躲避幾日。路〔至〕涼亭，〔偶遇〕熊生問道，是實。我二人剛〔才〕喚口甜話，就被公差拿住。不由分說，解送到府，說我通奸殺父，盜財走逃，偏偏的熊友蘭身邊也帶着十五貫銅錢，兩事相合，就身遭冤枉。署印的府厅吳老爹不詳情究理，見面就生噴勁怒，严刑苦拷。只因我受不過，才招認了殺父親的重罪。」

这才是、佳人說到這句話，他的那慟淚如〔梭〕似滾瓜，

口中只把『青天』叫：『望老爹須要詳理將情察。

閨門幼女胆最小，怎么敢動手拿刀把父殺？

熊友蘭與我從來無會面，屈斷奸淫理太差。

难受官刑招重罪，這是我前生結下惡冤家。

民女遭屈死無怨，難免那后人傳說唾罵咱！

盜財、殺父、通奸走，

難道我不怕天理与王法？」

太守聞听將头点，

况老各座上开言把話答。

况老各聞听，在座上开言，說：「尤金桂，本府看你動作形容，也不象个行凶的惡女，通奸、殺父、盜財、逃走，明明是一件屈情冤枉。但只一件，你的父亲今被害死，不知凶犯是誰。待本府慢慢的訪查，若把凶徒拿住，你与熊友兰的官司，自然明白。」說罢，吩咐：「帶將下去，暫且收監，候本府再審。」

况太守吩咐两边：「帶下去！暫寄南牢監禁中。」

友兰、金桂將堂下，

两个人半忧半喜叹連声，

喜的是幸遇清官明如鏡，

翻案复审細究情，

倘若斷明冤枉事，

脫灾离禍免遭刑，

忧的是杀人凶犯拿不住，

太守如何把罪輕？

冤枉难明沉獄底，

只恐殘生活不成！

悲切切的尤金桂，

熊友兰愁眉双鎖带忧容。

按下这男女二人將監进，

再把那太守升堂明一明。

座上开言来講話，

望着那吳大才有語叫：「寅翁！

你我为官食君祿，

必須要一点丹心答圣明。」

鉄面无私，行忠正，

升堂审事休暴躁，

但能够清似水来明似鏡，

非是本府說此話，

吳大才自知錯斷熊生的事，

口中只把『堂翁』叫：

說罢告辞將堂下，

太守退堂也回后，

万不可貪賍受賄徇人情。

問一个水落石出再动刑。

子孙后代定兴隆。

惟恐寅翁心不明。」

帶愧含羞身打躬，

『多承指教我愚蒙！』

羞慚慚回轉自己本衙門。

况老各书房独坐想其情。

况老各退堂同房，独自一人坐在书房之内，細想熊友兰、熊友蕙的两件公案：『若要洗清陈玉操的冤枉，除非把金釵的来历，究明如何落在熊生之手；若要明尤金桂的屈情，須要把杀人的凶犯拿住，才能完結此案；这两件事无头无脑，叫本府如何判断？』老各为难多会，忽然想起了一事，說：『自古常言：『人起亏心，神目如电。』我想这杀人的凶犯，大料也住在苏州城内。这个贼起意兴心，图财害命，暗中岂无神鬼察照？本府明日何不到城隍庙降香、祈神，虔诚禱告？感动威灵，必有显应。』老各想罢，就在书房安歇了一夜。次日清晨，家人傳將出去，說：『老各今日不升堂办事，要到城隍庙降香。傳外班伺候。』众衙役聞听，連忙的把执事排开。况老各在大堂前上轎，出离府衙，走不多时，就来到城隍庙前。太守

在山門外下轎，就有本廟的住持迎接，在前引路，徑進了頭層大殿。

这才是清廉太守進大殿，留神閃目看分明，

只見那城隍的聖象居正位，象簡幘頭袍大紅，

兩邊列着眾鬼判，一个个紅須綠臉惡形容。

老各看罷不怠慢，雙膝跪倒地中心，

意〔秉〕虔誠面向上，叩頭進札告神靈：

「弟子祖居順天府，宛平縣內有門庭，

年方四十單九歲，兩榜出身名況鍾，

新上蘇州為太守，個性忠直烈又清。

只因兩件人命事，明明冤枉是屈情；

殺人凶犯无处找，金釵來歷不分明。

今日降香來宿廟，望求那城隍指引顯威靈！

〔擒〕拿凶犯清此案，免的那書生幼女枉遭刑。」

祝贊已畢忙站起，太爷退步把身平，

開言有語叫衙役，說道是：「尔等留心仔細听。」

况老各祝贊已畢，平身站起，說：「众衙役，尔等听真：本府今晚与城隍議事，不便回衙。尔

等俱各在殿外伺候，不許擅离左右。『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梦双熊明冤诉告 第四回 究情理私訪拿賊

众衙役答应一声，俱各退将出去。老谷就坐在神案一旁。庙内的焚修，随即献茶。茶罢，摆杯，当时就摆上素斋。老谷说：『本府心中不欲骚扰。』吩咐『端将下去！』焚修答应，也就退出大殿。况老谷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不多时，天色已晚，点上灯来。

况太守只为民情分冤枉，不肯回衙住庙中，

独自坐在大殿内，等候城隍来显灵。

『坐不多』时天色晚，只听那庙内中鸣打了二更，

太守只觉身体倦，伏桌而寝，眼蒙眈。

似睡不睡，惺然睡，忽然间一桩岔事把人惊：

只听外面人喝道，三击罗声震耳鸣。

那时太守唬一跳，梦里的黄堂把眼睁，

只见那对对红灯前路引，一位尊神进殿中。

頂代幃頭腰橫玉，
 進殿執手腮含笑，
 在下名叫楊繼盛，
 只因為嚴嵩專權欺文武，
 不知害了人多少，
 「个个」群臣將他怕，
 是我動了不平心的氣，
 痴心只望除奸賊，
 龙心大怒來拿問，
 一連夾了三夾棍，
 只因不招將賊罵，
 綁赴法場問立斬，
 玉帝念我全忠死，
 十三省的城隍是我為首，
 只因游巡從此過，
 清廉正直實可敬，

清奇相貌甚威風。
 叫一聲：「太守黃堂你是听！
 在世為人烈又忠。
 作弊欺君把主蒙，
 可叹那烈士忠臣把命來坑。
 提起那佞党奸賊罪不輕！
 本參权貴惹奸雄。
 誰知道逆耳忠言王不听，
 送到那有司衙門审口供；
 可叹那忠心反到受非刑！
 严關老假傳圣旨不容情，
 刀过无头頂冒紅。
 灵霄宝殿把吾封，
 香烟受享在一城。
 看見〔你〕求神宿庙为民情，
 吾神故此显威〔灵〕。」

要知熊生冤枉事，

眼下叫你見分明。

你本是兩榜出身爲太守，

智廣才高腹內明，

夢原幻景來指〔引〕，

醒來須要記心中。』

太守聞听忙离坐，

他在那夢里作揖身打躬。

况太守聞楊老谷之言，在夢中离座，連忙的身身控背，說：『原来是前輩老先生。下官不知，多有得罪。既是尊神降臨，慈悲指引，但能斷明了這兩件公案，下官感之不尽。』楊老谷點頭說：『这个不难，眼下就見分明。』

这才是、一阴一阳正講話，

忽然一陣起狂风。

风中走进二怪物，

走入城隍大殿中。

太守留神仔細觀，

原来是越〔嶺〕登山的一对熊，

俱各脖項帶鉄鎖，

毛去骨瘦少威风，

一癩一拐難舉步，

到象是着伤兩腿帶官刑。

双熊瞧見况太守，

一齐跪倒地流平，

慘慘切切鳴嗚叫，

磕頭砌地响連声，

拍拍胸膛指指地，

慟泪如梭眼內□。

太守看罢心納悶，

况老谷坐上开言叫：『畜生』。

况老谷在梦中見双熊跪叩，心內半惊半疑，座上开言，往下便問，說：『那个野畜，莫非你們有什么冤枉前來訴告？不知所告何人？快些訴說明白，本府好與你們伸冤雪恨。』双熊聞听，叩一个头，一齐站將起來，往兩邊一閃。不大多時，只見打牆根角下，穴洞之中，走出一個老鼠口啣着黃登登的金釵，前「蹶」后跳，跑到右邊這個黑熊的跟前，把口一撒，撂在地上，复又走入那穴洞而去。黑熊把金釵拾起，兩爪捧定，复又跪在太守跟前，悲声慘慘，眼中流泪。况太守在梦中恍惚，一時猜不來，只得吩咐說：『你與我暫且下去。』一言未完，只見打殿上天花板暗樓之內，又「蹶」下猫大的老鼠來，一縱身形，跳在供桌上，把一個盛油的葫蘆，几口咬了个稀爛。跳下供桌，指望要跑，不料被左邊的这个黑熊赶上拿住，用口咬定，指着那盛油的葫蘆，不住的叹气，也在况太守的面前跪下。太守觀瞧，在坐上不解其意。正然納悶，只見楊老谷开言講話。

楊老谷帶笑开言，叫：『太守！仔細留神你是听！』

今晚夜得双熊梦，明日个巧判奇冤大「有」名。

叨送金釵皆因鼠，形迹已露显实情。

老鼠咬碎的油葫蘆，切記音同字不同。

杀人的囚犯詳情找，包管你两件公案一时清。」

語罢言絕說：『慢在！』圣体一恍影无踪。

双熊随后也出殿，

吼叫連声震耳鳴，

梦中惊醒况太守，

这老谷『哎哟』一声两目睜。

况老谷『哎哟』了一声，打梦中惊醒。听了听，鼓打三更，桌上的殘灯还未灭。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夜得雙熊夢、明剖二奇冤（卷之二）

詩曰：

尋真誤入蓬萊島，

香風不動松花老。

采芝何處未歸來，

白云滿地無人扫。

第五回 况太守夢醒心明 第六回 貼告示虛驚兇犯

話說况太守夢中醒來，把二目睜開，只見案上殘燈还未灭，听了鼓打三更。老谷把神略定一定，心下沉吟，腹內暗想，說：「方才我明明夢見神圣示覺。我想两个帶鎖的熊，一定是在熊友兰、熊友蕙的身上。弟兄两个，无故遭此冤枉，故此显化前來，鳴冤訴苦。穴洞內的老鼠叨敘，這件事明明的显出，不用猜解。大料陈玉操的臥室与熊友蕙的书房相連，是一牆之隔，必然是老鼠作耗，把陈玉操的金釵叨去，从穴洞中拉到熊友蕙的房內，因此女子失物不覺，书生得釵无意。只为当錢招灾，偏遇慈悲喪命，事因湊巧，难怪郎尔秀生疑告狀，

替子鳴冤。這件事容易判斷，只要如此這般，管叫郎爾秀信服，熊友蕙脫難。」老谷想罷，復又奪評，說：「方才這一老鼠，从暗樓上跳將下來，把桌上盛油的葫芦咬碎。切音想去，莫非杀尤福祿的这个凶徒叫做「樓中鼠」不成？似也未可定。」老谷沉吟了半晌，忽然心生了一計，說：「有了。本府何不一先出告示，虛吓凶徒？然后暗去私訪。破着几天的工夫，一定要把那杀人的凶徒拿住。」老谷想罷，不覺丑末寅初，东方大亮。况太守拜謝了城隍，告辞了焚修，出庙上轎，回轉了府衙。隨即令書吏写了百十来張的告示，按村庄巷口，俱各張貼：「太平庄尤福祿失財、被杀事。本府新任，閱犯人冊，看得：尤金桂乃閨門幼女，焉敢提刀杀父？熊友兰远路而归，如何奸淫拐帶？按理詳究，必有冤枉。本府密訪杀人的凶犯，如有知情出首者，官給賞銀三十兩。特此曉諭。」老谷把告示发將出去，隨即就改換了衣衫，假扮作个相面的老道，暗暗的出离了府門，在外私行密訪。

这才是、为国矜民的况太守，老谷行事似包公，

只因夜得双熊梦，

一心要判断冤枉救书生。

假扮玄門裝老道，

私訪信步往前行，

口中吟喝：「麻衣相！」

二目一看变魚龙。

月令高低瞧气色，

預定荣枯报吉凶。

喜怒哀乐面上帶，

成敗兴衰看五行。

若有那为难心事来问我，

遇难成祥大吉通。」

一壁里喊叫一壁里走，

大街行过又串胡同，

走到天晚下在店，

歇息一夜又私行。

苏州城游了三四日，

并不见杀人的凶徒影共踪，

老谷心内生焦急，

不由长叹两三声：

「本府为官怀大义，

一点丹心烈又忠，

为民私访拿凶犯，

只因为城隍警觉梦双熊。

誰知并无「楼中鼠」！

誰知那显圣楊公話不清！

若无凶犯少对証，

这两件人命官司怎得清？」

老谷想罢双眉皱，

不由满面带忧容，

无精打采往前走，

到处留神看观听。

书中按下况太守，

再把那作恶凶徒明一明。

况老谷在外私訪，这话按下不表。花开两朵，各正一枝。且說的是光棍娄阿鼠，自从那日把尤福祿杀死，盗了十五貫的銅錢，拿到賭錢場內去賭。誰知他的月令竟順，一連贏了几場。手中有了几两銀子，換了一身新帽新衣。这一日与几个耍錢的朋友，喝了个酩酊大醉。天晚回家，往太平庄正走，忽然見前面隱隱渺渺，有一个人把去路擋住，高声的喊叫，說：

『姜阿鼠，还我的銅錢來。』

这才是、只見前面人擋路，

口中大呼：『姜阿鼠！』

害命圖財杀了我，

眼下不久有报应，

恶贼聞听唬一跳，

只見那前面站立尤福祿，

凶徒看罢黄了臉，

眼似鑾鈴身无主，

咕咚栽倒尘埃地，

死的冤鬼赶上去，

一起一落只听响，

冤鬼正把恶贼打，

阴风淅淅冷如冰，

我和你对头冤家今日逢！

滔天万恶理难容，

况太守拿你凶徒該命坑。』

他这里乍着胆子看分明，

他的那脖項流血淌鮮紅。

不由的心下着忙唬一跳，

腰酸腿軟步难行，

头南脚北手西东。

尤福祿手掐凶徒用拳头楞，

姜阿鼠昏迷不醒气哼哼。

来了那暗察私訪鉄面公。

且說况老谷这一日私訪，信步走到太平庄，不料天色将晚，点灯的时候。正要找寻旅店，刚进了庄口，只听前面地下有个人哀声不止，口内哼哼。老谷着忙，心中暗想，說：『此处曠野，这个人口吐悲声，定有原故。待本府上前看看，便知分曉。』老谷想罢，迈步如梭，就赶

上前去。且說尤福祿的魂魄被况太守的阳气一冲，唬的他化一陣清风，当时形迹全无。况老客閃目觀瞧，只見一輪明月当空，照如白日。又見姜阿鼠躺在地下，竟自昏迷不醒。列公，这方才要是別人，惟恐招惹是非，就不敢管閑事。况老客在外私訪，原为視察民情，見姜阿鼠躺在地下，不知何故，慌忙上前，把惡賊扶起。扶着他坐了许多时，才苏醒过来，凶徒「哎喲」了一声，把眼睛睜开，就瞧見了况太守。他的心下夺訝，腹内暗想，說：「方才遇見尤福祿的冤鬼迷倒，想来亏这个老道把我救醒，也算他一点阴德，我須要去謝謝他。」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遇冤魂兇徒跌倒

第八回

瞧告示惡賊心慌

惡賊想罢，滿臉的陪笑，說：「道客，在下只因多貪了几杯酒，走到此处，忽然跌倒。多蒙你慈悲善念，把我救醒。未知道客貴姓高名，在哪里出家？倘若日后相逢，我好答謝。」老客見問，陪笑答言，口呼：「君子。」

这才是太守聞听凶徒問，

老客隨口就答言，

眼望凶徒呼：「君子，

留心听我說分明，

我的那祖居順天宛平縣，

道号三風本姓田。

身入玄門為弟子，

出家養性在碧霞山。

云游天下无拘管，

逍遙散乐似神仙。

自幼熟习麻衣相，

善觀气色看愚賢；

安神淨宅我也会，

送祟除邪善解冤；

能治蹊躓古怪病，

我有九轉还魂至宝丹。

有人來請我就去，

并不貪利要銀錢。

方才路遇將你救，

咱倆前生却有緣。

未知君子何方住？

把你的姓名說來告訴咱。」

凶徒見問，說：「道爷，我的名姓，除外來的人不知道，这苏州城內，哪个不曉？」

这才是合該凶徒的惡（貫滿），鬼使神差他道姓名，

口中只把「道爷」叫；

「洗耳留神仔細听；

我在这苏州城內住的久，

提起某家誰不驚？

耍錢場內充光棍，

（狂）嫖怪賭逞英雄；

人的閑事我要管，

无端訛詐肯行凶；

姓姜名字叫阿鼠，

我本是吳县苏州的一个混星。」

太爷聞听是娄阿鼠，

倒把个太守黃堂吃一惊。

眼望凶徒心內想：

『不料今日机会逢！』

前我要見「樓中鼠」，

咬碎葫蘆賴黑熊，

城隍亲「口」还嘱咐，

他說是「切記音同字不同」。

「油葫蘆」定是尤福祿，

「樓中鼠」卽是娄阿鼠。

此人生的多凶惡，

莫非他害命貪財就把屠「命傾」？」

老爷想多一时候，

太守心中巧計生，

眼望凶徒腮含笑，

「連忙」的控背把身躬。

况太守心生一計，故意的滿面陪笑，說：『原来是娄大爷。我貧道不知，多有失敬。我倒有几句混言奉稟，欲要說來，惟恐大爷动怒。』娄阿鼠聞听，帶笑開言，說：『道爷，多承你的美意，将我救醒，有話只管見教，我決不吃惱。』况老爷說：『既然如此，貧道就要直言无隱，把其情說破。』

况太守滿面陪笑呼『大爷！』

听我細細講其言：

只因为「咱倆」有緣途中遇，

教你趨吉去避凶。

貧道的相法驚神鬼，

看的透肺腑心中內五行，

我「看你」面上凶色帶杀，

必然暗里將人坑。

提刀害命因財物，

故此你印堂之上有紅青，

叔骨發黑災星至，

不久犯事到官厅。

若不趁早來解救，

難免那鋼刀之下喪殘生。

貧道从不打謊話，

我的話出釘板釘。」

太守的言詞還未盡，

姜阿鼠吓的面上顏色更。

列公，常言說的好：『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打門心不驚。』姜阿鼠被祝太守几句詐語，把心中的鬼病猜着，不由的心內發毛，當時間把面色更變。惡賊肚中有錯，哪里還隱藏的住實話？一伸手把祝老各拉住，說：『道各！你的相法倒准，不知我還有救？无救？』

祝太守詐言猜透凶徒事，

姜阿鼠心中着忙驚又驚；

双手拉住老各的手，

口內連連尊（救星）；

『你的相法果然准，

犹如眼見一般同。

原本我有亏心事，

害（命）圖財是无意中。

道各既然來看破，

『千万』快救我殘生；

但能脫災离此禍，

我若是負义忘恩天不容！』

語罢言（絕）不怠慢，

連忙作揖身打躬。

太守一見心暗喜，

說道是凶徒中了計牢籠。

况太守見娄阿鼠自己口內吐出，不由心中暗喜說：『本府无意之中，竟把杀人的凶犯訪着，合該尤金桂、熊友兰出冤。』老爷想罢，假意暗笑，說：『君子，你休要吃惊。你要解救，不难，只〔要〕把貧道註至你的家中，把君子暗害的是誰，將死鬼的名姓，用黃紙寫明白，待貧〔道〕先与你對天解救，免的冤魂纏繞；然后再与你虔誠頂禮，求占一課，看一看哪一方可以出灾，你就往哪一方去避難。大料躲过百日〔之〕外，包管平安。』娄阿鼠聞听，不由的滿心欢喜，說道：『你既然如此，舍下离此不远，就請同行。』列公，話不可重叙，书要簡洁为妙。娄阿鼠把况太守請到家中，慌忙寻了一張〔黃〕紙，放下筆硯，說：『道爷，仔細听真。我念着，你好写。』

这才是倒运的凶徒合該死，

拿着白虎当青龙，

口尊：『道爷提笔写，

待我說來你是听；

死鬼名叫尤福祿，

屠猪卖肉作經營，

我倆相交十分厚，

犹如同胞亲弟兄。

只因借錢將他找，

尤福祿未醒睡蒙眊，

床下放著十五貫，

貪財絕义我行凶；

一刀杀死尤福祿，

圖財害命是真情。』

老爷聞听将头点，

行行字字写分明，

至尾从头瞧一遍，

复又开言問一声。

况太守照着娄阿鼠之言，俱各写在黄紙之上。太守擎笔，复又开言，說：『請問君子，不知你杀人的凶器，今在何处？也写在上面，貧道好替你解此冤孽。』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新編夜得双熊梦、明剖二奇冤（卷之三）

詩曰：

双双飞燕入书案，

点点楊花落硯池。

閑坐小窗讀周易，

不知春去几多时。

第九回 誑口供太守用智 第十回 听說实吐出真情

詔說姜阿鼠不因不由，口吐实情。惡賊說一句，况太守写一句，把图財杀命暗害尤福祿的情由俱各写完。况太守将笔架住，满面陪笑，說：「君子，不知你杀人的凶器，今在何处？告訴貧道，也写在上面，好与你求神免罪。」姜阿鼠聞听，說：「道爷，你有所不知。我去尤福祿家，借錢是实，并非誠心去害他。只因見尤屠戶在床上睡熟，旁边放着十五貫銅錢，忽然起了不良之心，就是使他杀猪的刀，把尤福祿杀死。若問凶器在于何处，現今还在他家板床之下。」太守聞听，将头点了两点，說：「原来如此。还有一事告訴君子，你明日要去逃

灾避难，須出東門甲乙木的方向——乃是出生旺向。包管走脫，平安无事。」

况老谷假意陪笑呼：「君子，着意留神你是听；

害命图財良心喪，天理昭彰神不容。

幸亏今日遇貧道，我与你解冤祈禱免灾星。

明日逃难休太早，等着那太阳高照日当空，

出了東門一直走，不須害怕莫吃惊。

躲过百日再回轉，包管你无灾无禍乐安然。」

恶賊答应說：「知道，多承那道谷指教我愚蒙！

但能平安俱无事，一定知恩要补情。」

老谷回答說：「不敢，出家人慈悲方便理情通。」

語罢言絕忙执手，說道是：「失陪君子我登程。」

况老谷說：「君子，貧道乘此夜靜，就到前面救苦救难的观音庙內，去与你求神免罪。不敢久停，就此失陪。你明日須等丑末寅初，東方大亮，出東門一直逃难去罢。」老谷說畢，將黃紙上写的口供放在袖內，一拱手，往外就走。婁阿鼠把老谷送將出去，說：「道谷，多承指教。异日相逢，必当重謝。」太守回答，連說：「不敢。」出庄而去。婁阿鼠回家，关门睡覺，把这話按下不表。且說况太守誑写了口供，告辞了恶賊，出了太平庄，两脚奔馳，整走

了一夜，天交五鼓，才来到府衙。随即改换了冠袍带履，吩咐：「打点升堂！」天还未明，衙役三班俱在大堂下伺候。况老各座上开言便叫，说：「捕快听真：你们内中可有认得太平庄上住的姜阿鼠的没有？」太守的言犹未尽，只见两个捕快走上大堂跪倒，说：「小的刘青王用磕头，我两个人都在太平庄上，与姜阿鼠相认甚熟。」老各说：「既然如此，你二人就即刻快出东门，在吊桥之下等候。如遇姜阿鼠出城逃走，锁拿恶贼来见本府。」刘青王用二人答应一声，随即出城，在东门外去等候凶徒。这话按下不表。且说姜阿鼠打发况太守去后，虽然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再也睡不着。

姜阿鼠独自一人床上睡，

翻来复去难合眼，

嗟声叹气心愁闷，

口中不語暗評論。

思量后悔自恨自，

「絕不該害命圖財行的凶，

一刀杀死尤福祿，

十五貫銅錢是我得。

吾只說世上哪有循環理，

誰知道老天報應不差迟？

方才撞見尤屠戶，

險些竟被鬼來捉，

幸亏那老道搭救來指引，

叫我躲難去逃灾。

但能平安身无事，

从今日把素吃齋學念佛！」

惡賊正然胡盤算，

忽听那噹噹五下响銅鑼。

姜阿鼠一夜不曾合眼。天交五鼓，他的心〔中〕有事，慌忙爬起，将旧衣〔服〕与铺盖迭起，装在一个褥套里边，收拾打点已毕，那天就东方大亮。恶贼扛起褥套，锁了街门，出太平庄，逡巡东門而来。

姜阿鼠离了太平庄一座，

两脚如飞赴正东，

这个贼一壁里走着一壁里想，

思量輾轉在心中；

『这日我图财杀了尤福祿，

心中害怕要逃生。

我今日离了苏州城一座，

就犹如断綫的风箏一样同，

飘飘荡荡无定准，

未知何处保安宁？

若論死鬼尤福祿，

生前与我是宾朋，

彼此相交情最厚，

二十多年的好弟兄。

只为銅錢十五貫，

我把他一刀两段丧殘生，

想来是我良心坏，

不义不仁大不公！』

恶贼正然思已过，

只見那城門不远咫尺中。

姜阿鼠来至东門，只見城牆上貼着一張告示，有多少人圍着觀瞧。恶贼也就迈步上前，閃目觀看，只見上写着：尤福祿被杀之事，新太守訪拿凶犯的告示。姜阿鼠心中怀着鬼胎，一見這張告示，只唬的变貌变色，站立不住，慌慌忙忙，出了东門，往前奔走如飞。这話按下

不表。且說的是刘青王用奉况太守的差遣，往东门外吊桥之前，等候鎖拿凶徒。从一个黑夜等到日出三竿，并不見娄阿鼠的形迹。两个捕快心內着急，悄語低声，开言講話。

这才是两个捕快心急燥，

王用悄語問刘青：

『新升太守多攬事，』

大有學問心通达。

他把那熊生的官司翻了案，

当堂复审細究情。

前者降香曾宿庙，

昨日暗訪又私行，

差我們拿娄阿鼠，

莫非他图財害命暗行凶？

他与死鬼尤屠戶，

大料不肯下絕情。』

刘青有語把哥叫：

『你的言詞理欠通！』

是与不是咱不管，

見面拿他上鎖繩，

解到府衙見太守，

消票完差免受惊。』

刘青王用正講話，

只見那万惡的凶徒出了城。

刘青王用两个人正然講話，猛一抬头，只見娄阿鼠肩膀上扛着擗套，慌慌張張，打城里头走将出来。两个捕快一見，不由的滿心欢喜，一齐迈步，走上前去，故意的执手陪笑，說：『大哥出城甚早，不知今日何往？』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二捕快鎖拿兇徒

第十四回 况太守当堂审問

且說姜阿鼠聞听，閃目觀瞧，一見刘青王用，不由的把顏色都唬轉。无奈何，勉強答言，說：「小弟要到远方走走，故此我身帶行李。」刘青說：「但只有一件事：新太守差我二人在此相等，特來拿你去府衙門問話。」說罢，將鎖倒出，嘩唧一聲，就套在姜阿鼠的頸上。

这才是两个捕快齐动手，

他与那万惡凶徒上了鎖。

此时吓坏姜阿鼠，

他的那心中乱跳眼如鈴，

口內暗說：『不好了！』

莫非我害命圖財走漏風？

此番拿到府衙去，

况太守一定深究要動刑，

肉伴干柴難禁受，

我若實招就了不成！

圖財害命問立斬，

難免刀下喪殘生。

只因我無故殺死尤福祿，

才有今日惡滿盈。」

凶徒無奈跟捕快，

鎖套繩拉復进城。

两个捕快鎖拿凶徒，復翻进城，不多一时，来到府衙以前。王用叫刘青把姜阿鼠帶定，他去

進衙門回話，說：『肩老各在上：小人与刘青奉了差遣，在东門外把姜阿鼠拿獲，現在衙門外伺候。』况太守聞听，心中动怒，在堂上发喊，吩咐：『与本府带进来！』

况太守吩咐：『与我带囚犯！』衙役三班发喊声，

鎖套繩拉姜阿鼠，帶進頭門往里行。

惡賊來至大堂下，雙膝跪倒地流平。

凶徒口內將冤喊，磕頭碰地响連声，

二目之中双流泪，他把那『老各！青天！』尊又称：

『小人并无身犯法，为何拿我到公庭？』

望求老各来开放，垂恩怜悯我超生！』

太守聞听微微笑，連把那『万恶的奴才』罵几声。

况太守聞听姜阿鼠之言，不由的微微冷哂，說：『我把你这个刁恶的奴才！你若无罪，本府焉能把你来？不必装聾推哑，快把那图财害命，杀尤福祿的情由，对众招来；倘有那一字差錯，难免你皮肉吃苦！』

这才是太守黃堂心內惱，座上动怒大发威，

不由切齿心发恨，滿面生噴緊皺眉。

用手連拍惊堂木，指定凶徒罵几声！

「清平世界乾坤朗，

圖〔財〕杀了尤福祿，

本府已竟知就里，

不必挨迟休怠慢，

如若不招想悔賴，

凶徒聞听連叩首，

婆阿鼠聞听老谷之言，往上跪爬了两步，滿眼流泪，帶慟含悲，說：「老谷，別說叫小人招認這些事，連一些因由，我也不能知道。」

婆阿鼠往上一〔爬〕三两步，

口中只把青天叫：

小的为人守本分，

祖居在此三兩代，

不欠官糧与私債，

两个公人將我鎖，

老谷究問杀人的事，

我又不認的尤福祿，

你如何欺人胆大乱胡行？

豈不知天理昭彰神目电？

你的那事犯情由往哪里推？

你犯那从前已往实招来，

只恐你皮肉眼下要吃亏！」

婆阿鼠口叫「冤枉」泪双流。

磕头叩首泪漣漣，

「在上留神听我言，

經營买卖掙衣穿。

住在苏州城里边，

又无作惡行凶起不端；

拿到衙門竟見官。

这件事冤枉□灾屈死人，

我怎敢杀人害命为文錢？

小人不知这件事，

語罢言絕头碰地，

座上笑坏况太守，

叫我屈招难上难。」

口喊「冤屈」叫「可怜」！

說道是：「凶徒你竟把眼睛穿！」

况太守聞听姜阿鼠之言，不由的在座上微微冷笑，說：「我把你这瞎眼的奴才！你抬起头来，看看老爷是誰？然后再講。」惡賊聞听，「这才」抬头，仔細往上觀瞧。看够多时，忽然想起了昨晚的那个玄門老道。

这才是惡賊想起昨日的事，不由的心下着忙心胆惊。

□□半晌无言語，

犹如炮爆似雷震：

「昨日相面的那老道，

竟与这知府黄堂一样的同。

莫非他假扮私訪将我誑，

哄的我說出图財害命的情？

故此差人將吾等，

鎖拿立刻到公庭？

果然是他来私訪，

倒只怕我命难逃刀下「傾」！」

凶徒正然心害怕，

只見那太守座上怒冲冲，

高声大叫：「姜阿鼠！

你这賊口□心刁惡又凶。

本府昨晚遇見你，

你把那害命图財都开明，

是你念着老爷抄，

黄紙上現有賊人亲口供；

今日竟是不招認，

喊叫冤屈要洗清？」

太守說着動了怒，

吩咐那衙役三班快用刑。

况老爹說罷，吩咐：「左右！與我把這個惡賊拉將下去，先打四十，然後再問。」眾青衣發喊，把婁阿鼠拉下公堂，重責了四十大板，只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淋。婁阿鼠料想難以分辯，只得叩首招承。况老爹見凶徒認罪，即令人把吳大才請來，講話開言，說：「寅翁，本府為熊友兰一案，宿廟求神，私行暗訪，把杀尤福祿的凶犯拿來。已經招認，現有口供在此。

若依寅翁那樣判斷，豈不叫死者含冤，生者負屈，白白的送了熊友兰與尤金桂的兩條性命？似此為官，豈不叫黎民含怨！」吳大才聞听况老爹之言，又羞又臊，滿面通紅，連連的打躬，說：「晚生知罪！」太守說：「寅翁，你且請坐，待本府先把熊生與金桂開放，然後再講。」說罷，吩咐：「把熊友兰、尤金桂提來听审！」衙役答應，去不多時，把那一男一女提出監牢來，當堂跪下。况老爹座上開言，往下便叫，說：「尤金桂！」「民女伺候。」「杀死你父的凶犯，本府業已拿到，果然与你无干。」吩咐：「婁阿鼠，對眾招將上來！」惡賊不敢違命，只得把那偷錢害命杀死尤屠戶，遇見况老爹私訪，誣写口供……的話，从头至尾，當堂訴說了一遍。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夜得雙熊夢、剖判二奇冤（卷之四）

詩曰：

賣藥修琴歸去遲，

仙風吹下桂花時。

世間閑子須使盡，

逢着仙人莫看棋。

第十三回 展奇才明判奇冤 第十四回 脫大難兄弟趕考

話說姜阿鼠當堂實訴，口內招承。吳大才坐在傍邊，與那些衙役三班，听的明白，一个个只吓的噤（嘴）搖頭，都說：『況老爹神明公案，可賽包公！』且說尤金桂與熊友蘭見凶犯實招，冤屈已明，就犹如死去重生，打那忱中化喜。

这才是熊友蘭與尤金桂，遇難成祥死復生。

一男一女將頭叩，老爹青天尊又稱；

為民私訪拿凶犯，求神宿廟□□□，

判斷奇冤分善惡，

方显那渾的渾來清的清。

若不亏老翁翻案重复审，

我二人刀下傾生还落臭名。

太守的天恩如山重，

愿老翁代代为官往上升！」

太守聞听将头点，

往下开言叫一声。

况太守見尤金桂与熊友兰磕头拜謝，座上开言，說：「姜阿鼠盜財、杀人，所招是实，与尤氏、熊生无干。」吩咐：「当堂开锁！」姜阿鼠定了死罪，問成立斬，待等詳报按院，就要正法处决。令人把凶犯收監。老翁又在座上吩咐，往下叫說：「熊秀才，你少待片时，本府把你兄弟与陈玉操的这一公案也判斷明白，你兄弟俩好一同〔回〕去。」說罢，吩咐左右去把監生郎尔秀、医生崔宁然傳来問話，又把熊友蕙、陈玉操提出監来。不多一时，人犯俱齐，都在大堂上跪到。况老翁往下开言便叫，說：「郎監生！」「生員伺候。」「本府新升到此，鉄而无私，冰心似水。只因閱覽囚册，內見陈玉操謀害亲夫、熊友蕙因奸杀人的这一件公案，甚实可疑。头一件，你与熊生各門另戶，又不交往，別說奸、盜、邪、淫，就是男女，各分內外，焉能見面？細想其情，熊生与陈氏并无所染。你的儿子憨哥，只因身体軟弱，又搭着肚腹不調，把原气洩尽；你誤听医生崔宁然之言，叫憨哥吃了一两人參，故此才有大變。难为你讀書識字，岂不明医家的道理？久洩之人，如何攔得起人參湯一盞？把元气一提，上实下虛，心中发燥，自然口鼻流血而死。你留神細想，本府的話，是也不是？」郎尔秀聞听，

在下面躬身控背，說：『公祖大人的天才神見，甚屬有理；但只一件，生員的儿子若不是陳玉操通奸謀害，慙哥為何大洩？陳氏头上戴的那股金釵，如何落在熊友蕙之手？望乞公祖大人上裁。』况老翁見問，在座上點頭，含笑答言，說：『郎監生，我且問你，你媳婦陳玉操的臥室，與熊友蕙的書房，不知相隔多远？』『稟上公祖：我兩家虽然是各門另戶，若論臥室書房，只有一牆之隔。』太守聞听，在座上點頭說：『原来如此。本府前番复审，也覺到这个情弊。細細想来，莫非是老鼠作耗，把陳玉操的金釵，从穴洞之內，拉到熊友蕙的書房內？秀才不知，他才拿到當舖去當錢，若是私贈的表記，他一定緊緊收藏，还怕有人看見，焉肯显出形迹，自招其禍？若依本府口內之言，如此判断，不但你不肯深服，連众人也不信。待我与你个凭据，自然明白。郎監生，本府問你：陳玉操被送到官，她的臥房不知此時可有人住，沒有人住？』『后上公祖：自从那陳玉操犯法到官，他的臥房我就背鎖，里面并无人居住。』老翁說：『若是这等，越发好講。陳玉操的臥房背鎖，熊友蕙的房內又无人，你如今速去到這兩間房內，瞧瞧有什么东西，拿回稟我。』郎爾秀答应一声，出衙門而去。列公，話不可重叙，書要簡潔為妙。郎爾秀回到家中，把熊友蕙的書房與陳玉操的臥室開開，俱各細細的瞧了一遍，房中所有的东西，俱各記在心內。复翻回到衙門中大堂上，打躬口尊：『公祖大人，監生奉命去看媳婦房內，竟有許多的詩書文章、旧頁殘篇，縱橫滿地。还有一条絲線，果然在界牆角下老鼠的洞穴之內，半截在外〔面〕显露，半截还在里〔面〕。』

熊友蕙的書房之內，更有可疑；有陳氏梳頭的篦梳一張；還有許多梳下的頭髮，里面還裹有一對赤金耳環，監生拿起細看，也是陳氏之物。『况老翁聞罷，拍案惊奇，說：『果然不出吾之所料。兩間房背鎖，里面無人。詩書絲織，乃是熊友蕙之物，被老鼠拉到陳氏房中；頭髮耳環，乃是陳氏之物，被耗子叨到熊友蕙的書房。老鼠既会把耳環叨去，難道它不会把金釵拉去？只因事逢湊巧，你才生疑告狀。偏遇着問官不明，才冤枉了陳氏、熊生。』郎爾秀聞听，心中大悟，連連的打躬，說：『公祖大人真乃神明公斷，監生感德深服！還有一事不明，請問大人：我的兒子憨哥，素日虽然軟弱，并无病症，为何清晨早起那样这等大泄？不知此是何故？』况老翁聞听，沉吟了一会，往下开言便叫，說：『陳玉操，我有話問你：你丈夫得病的那一日，不知他吃了什么东西？』陳氏見問，說：『老翁，那清晨早起，不知打那里來的一塊白面干餅，他拿在手內，吃將下去，就大泄不止。』况老翁聞听，还未及答言，只見熊友蕙往上跪爬半步，說：『老翁，此餅有个原故：小人因房內老鼠甚多，把我的詩書文章咬碎，学生动怒，买了一包藥老鼠的毒藥，和面烙餅，原為的藥老鼠求安；想必是老鼠將藥餅拉將過去，憨哥獸傻，不知好歹，一定拾將起來，吃在腹中，故此泄肚身亡。』况老翁聞听，說：『原来如此。這件事越发湊巧！你等不知，毒鼠之藥，并无別物，只用巴豆面一包，必然神效。藥書有言：『巴豆性大寒』，老鼠吃了斷腸必死，人吃了腹寒大泄。』故此憨哥才泄肚不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二书生联芳及第 第十六回 两佳人双缘奇配

况老爷说罢，郎尔秀与众人閒听，一个个心中大悟，叩首信服。

况太守说透其中并就里，郎尔秀连「忙」跪倒地流平，

望上叩头「尊」；「公祖！大人留神在上听；

生员身渾一时錯，錯告陈氏与熊生，

事說不实身有罪，望老爷怜念斯文把我容！」

太守一見說：「請起，不必着忙休怕惊。

「非」是你誣害玉操告友蕙，只因为心内生疑两事同。

熊生若不将釵当，怎么得遭屈落难在监中？

若非本府翻此「案」，几乎两命「丧」殘生！

須知为官非容易，如若是民情屈断损阴功。」

老爷说罢不怠慢，往下开言叫一声。

况老爷吩咐两边：「与陈氏、熊生开锁！据本府观瞧，熊友兰弟兄家贫穷，又遭了这番奇冤，

必无讀書之「資」；今又逢大比之年，本府想你二人必无进京之費，我贈你們白銀五十兩，上京〔赴〕考。若能得中回來，豈不是好？」

太守說罷了一夕話，

兄弟倆叩头在下边，

往上一齊尊：「公祖，

大人的恩德重如山！

明判奇冤活四命，

美名留与后人傳。

怜念斯文贈路〔費〕，

叫我們兄弟两个去求官，

恩如再造一般样，

我弟兄〔一步〕高〔登〕上〔青〕天。

但能得中回故里，

一定要□□□□□□□□。

太守座上說：「請起，

你弟兄仔細留神听我言。」

况老〔爷〕說：「你二人不必叩謝。此時場期甚迫，就可上京，赶考要紧。」說罢，令人取了五十兩銀子，付与熊友兰兄弟两个。二人千恩万謝，拜辞了太守，前去赶考。這話按下不表。且說况老爷打发熊友兰、熊友蕙去后，忙把医生崔宁然叫上大堂，說：「你医道不明，誤伤人命，論理該处死。本府念你是九流之內，开恩饒放。从此以后，凡事留神，須要仔細。再有差訛，本府聞知，就要正法无挪。」崔宁然聞听，叩首答应，說：「小人知道。」磕头謝恩，出了衙門而去。况老爷又往下叫，說：「郎尔秀，你的儿子已死，媳妇現在，你可領回家去。」〔郎〕尔秀聞听，說：「肩公祖大人在上：監生只因加倍放債，想必有損阴功，才

养下这个呆獸之儿，还誤食毒餅而亡。实回公祖：我这个媳妇，也非是明媒正娶。只因他的父亲該我的債，逋折了到家；虽然作了媳妇，实实还是一个团圓幼女。陈玉操的父母双亡，监生的儿子又死，我把他領回家也无益，倒不如求大人与他个好处安身。『况老爷聞听，說：『既是你有这片好心，本府也有个道理。現今尤堵戶被杀，尤金桂也无着〔落〕。我如今把这两个孤身的幼女，認作亲生，替他二人擇壻完姻，岂不是两全其美？』郎尔秀說：『公祖的天恩，监生拜謝。』說罢，告辞出衙，回家而去。况太守隨即把尤金桂、陈玉操送到京都，交与夫人看养。这話按下不表。且說姜阿鼠圖財害命的詳文送到部院，苏州的巡撫奏聞圣上。奉旨，在本处地方正法。况太守把凶徒押赴市曹，正法斬首。苏州城内的軍民，人人切齒，誰不叱罵。且說吳大才，自知己过，惧怕况老爷題參，心內着急，得了重病，解任辞官，回轉原籍而去。这話不在其言。单表熊友兰、熊友蕙弟兄倆得了五十兩銀子，买了靴〔帽〕藍衫，一路无耽擱，逕至京都。連进了三場，平安无事。到了龙虎日揭榜，報录紛紛的来到熊友兰住处，說：『竟中了头名状元，熊友蕙探花及第。』金殿傳臚，琼林宴罢，弟兄倆奉旨回家，往苏州来祭祖。未到二賢村，先去拜謝太守。

这才是书生难得时运至，

兄弟两个共联芳。

奉旨苏州来祭祖，

先来叩拜謝黃堂。

一見太守齐下跪，

想起前情好惨伤。

『不亏老客来搭救，

我二人早已傾生刀下亡。

今日得中回故里，

若要是辜負深恩有上蒼！

似此重德补报难，

啣环結草理应当。』

太守說：『不敢，二位听我言。』

况老客說：『賢契請起。些小微勞，何足重謝？本府有一事相議，不知二位可应允否？』熊友兰聞听，說：『晚生二人身受重恩，大人有話吩咐，焉敢違命？』太守聞听，滿心欢喜，說：『既然如此，本府就把就里言明：老夫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小女，俱在閨門，还未出聘，欲招二位为壻，不知尊意如何？』熊友兰兄弟聞听，难以推辞，只得应允。况老客随即差人把尤金桂、陈玉操与夫人俱各接来到任，住在府衙之内。拣选了良辰吉日，与四人完姻；尤金桂匹配熊友兰，陈玉操匹配与熊友蕙。且說友兰拜謝了岳父、岳母，喜宴吃毕，回归洞房之内，一見小姐，唬得他惊疑不止。

这才是熊生瞧見尤金桂，

心下着忙吃一惊：

『細看好象屠戶的女，

她如何竟与太守作亲生？

其中必然有原故，

此事糊涂我不明。』

友兰正然沉吟想，

只听那小姐低言叫：『相公！

奴家非是黃堂的女，

我与你前者受屈在牢獄中。

只因那太守审明冤枉事，

你弟兄上京赴考去求名，

太爷心中发善念，

他把那玉操与我送京中。

认为义女留家下，

我姐妹今日双招你弟兄。」

熊生闻听心大悦，

不由的堆欢满面笑盈盈；

「昔日原是假夫妇，

誰知今日把婚成？」

事非偶然皆前定，

果然那姻缘二字不非轻！」

按下友兰尤金桂，

〔轉〕回来再〔講〕熊家的二相公。

熊友兰与尤金桂完姻，按下不表。且說熊友兰身入洞房，一見玉操，心下吃惊，說：「大姐如何来到此处？」女子見問，并不隱瞞，就把郎尔秀不肯領回，况太守认为义女的話，从头至尾，告訴了一遍。熊生点头說：「原来如此。一来是太守周全，二来是命里我与你有姻缘之分。」說罢，合卺交杯，成就了百年之好。到了次日，兄弟姐妹，两个新人、两个新郎——二对夫妻——到了大厅之上，拜謝了太守黄堂。过了几个年头，那况老各辞世归西，熊友兰兄弟披麻带孝，尤金桂陈玉操姐妹俱各身穿素服，做了百日道場，少报厚恩。后人看到其間，作詩一首。

詩曰：

鼠叨金釵起禍端，

凶徒害命为偷錢。

只因相同十五貫，
太守黃堂多才智，
至今講論雙熊夢，

書生幼女受奇冤。
神明巧判眾悚然。
芳名千古令人傳。

十五貫彈詞

据嘉庆刊本逐录

十五贊一書，原系山陽奇跡，每閱坊本，舛謬固多。余戊寅春，游于吳門，偶得真傳，并熊家族譜，細查原板古本，竟不符矣。因子己卯夏，重為刪改，另換关音，再加修飾，庶為排闥蠲愁之一助云尔。

嘉庆己卯榴月駕湖逸史書于紅雨山庄之邀月樓 廢閑生識

馬
永備

廢
閑

綉象十五貫傳目錄

乾集	借貸	坎集	誤毒	艮集	竊屠	震集	降兆	巽集	判斷	離集	踏勘
失和	陷奸	誤捉	監会	見都	訪鼠						

坤
集

測
字

兌
集

考
試

釋
放

團
圓

共計十六卷

綉象十五貫卷之一

第一回 乾集

借貸

（小生引）嘆息青春運未通，華堂錦室改茅蓬，早知今日詩書誤，悔不从前學務農。思
先計，問蒼穹，因何埋沒弟和兄？若无吐氣揚眉日，枉費芸窗十載功！（白）小生
熊有蕙，南直淮安府山阳县人氏。哥哥熊有兰。祖父在日，曾為河南歸德府之職。父親邵
奎，乃本學生員。不幸椿萱并逝，相繼而亡，留下薄薄家資，手足二人，稍可苦度。不幸連
年顛沛，弟兄二人坐吃數年，不覺一貧如洗了。（唱）祖公在日是清官，賍不貪而賄不婪，
所以傳家無厚產，手足双双坐吃完。顛沛連綿消耗重，近來度日勝如年。家人使女
多分散，坍塌厅房也賣完。目今住在南門首，小屋棲身且暫權。（白）只是家業彫零，
薪水乏計，每日伴着几本殘書，無緣上進，因此虛度光陰二九。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
屋，書中有女顏如玉。』怎奈我弟兄兩人，饑殍常缺。（唱）想人貧那有亲和友，舉目无亲

少見怜；正是人情如紙薄，炎涼世态一般然。就是我黃卷青灯埋首讀，不能掙得一

生員。只落得讀書人受飢寒苦，怎能够手足双双得做官？（自）今日哥哥一早出門，向那

些同年故旧告貸去了。咳！枵腹之苦，一至如是！（唱）我是滿腹經綸希什么奇，文章难

救肚中飢。見人家讀書成就把官做，惟有我手足双双命运低。家徒四壁蕭条景，椿

萱早逝苦相离，讀尽詩书无出息，只落得手足时常共受飢。我岂不曉君子处穷須要

固，但不知我手足何时发达期？住表有蕙书斋想，且言那有兰借貸轉家居。（官生

引）只为連年顛沛多，可怜家产易消磨。家貧窮，时难度，借貸誰人来看顧？只

落得一声长叹，惟将心口挪。（自）小生熊有兰，年方二十一岁，难脫貧穷两字。每日与兄

弟有蕙，苦志攻书，怎奈时运不济，未曾饒倖，弄得日无呼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万分无

奈。今日一早出門，欲向亲友借貸，那知东走西奔，分文沒有。咳！正是『上山擒虎易，开

口告人难』。不免回去罢！（唱）有兰素手轉回归，心内难消百結愁。我想时来易得銀

千两，运退难除酒半杯。至亲誰肯来周济，族分无情一概推。靠亲不当从来说，

（自）况且这般光景！（唱）只恐我手足双双命要休。張姓回言身出外，李姓回言被賊偷。

徒然費尽千般語，仍然一双空手好心憂。莫怪炎涼人世态，只恨我貧穷命不由。心

灰意懶回家內，有蕙一見把身抽。（小生白）呀！哥哥回来了。（官生白）賢弟，愚兄回来

了。（小生白）哥哥請坐。（官生白）賢弟請坐。（唱）弟坐西边兄坐东，有蕙开言問长兄，

哥哥阿，今日你告借出門如愿否？可有誰人量乐从？看哥哥滿面忧容眉促攏，諒情不遂怨囊空。（官生白）咳！賢弟不要說起。（唱）愚兄四处去移挪，一样齐心不救穷。人情世态皆如此，因此一双素手轉家中。看来难繼书香后，为兄的意欲出外做经营；倘能得把銀錢趁，好与你发忿攻书將薪水充。（小生白）哥哥何出此言？（官生白）为何呢？（小生唱）年輕小弟叹无能，学淺才疎还未深。哥哥是才高学广誰能及？將來正好赶功名。况且腹内詩书如錦綉，更兼历练世間情。哥哥仍把书来讀，自然运至上青云。断然莫把书来弃，半途中止撤功名。小弟是年輕幼小无知識，就讀詩书学不精。不如待小弟出門寻活計，哥哥繼續讀显門庭。（官生唱）有兰听說称賢弟，你今說話欠聰明。（白）賢弟，你有所不知，愚兄年长，在外奔馳，尤可支持。倘此番出門，撞着得一个机会，也未可知；即或沒有机会，我前年学得舵师，本事在身，就可暫救貧穷也好。賢弟，你是瘦怯怯书生，况且年幼，怎么好出門？你怎經得风霜勞頓之苦；更且又无本事在身，倘有差池，反为不美。（唱）你在家中苦讀書，皇天不負你寒儒，有朝一日登黃甲，那时脫却藍衫換紫衣。待着愚兄出外寻机会，賢弟家中勤讀書。我今主意无更改，你也不必再推辞。弟聞兄話言虽好，但是沒有盤纏无处移。（表白）熊大老官想看看，盤纏哩总是要个。千思万想无計可施，还有介点点穷弗完个物事来采。各位悟道舍末事？（唱）別的事物已銷光，俱变銀錢救腹枵，苦度到今无一物，惟留一个玉蟠桃。（白）若講故点

点物事，舍了一直留到目下呢？有介一个讲究个，乃是熊老夫人幼年随身佩带之物，从前年年岁岁，总在熊老夫人身上的；如今熊老夫人死了，熊有兰解下来带在自家身上，那熊有兰因是母亲心爱之物，故而今还在。介来弟兄两家头个宗苦法末，舍了勿要卖脱子呢？一則来先人之物，抗到子目下哉，舍勿得卖去；二則来也勿值几两银子，卖得来吃子几日，依旧嚟得哉，介了一年一年抗到子目下哉。（唱）时光目下要交冬，只得单衣三两重，底桩卖来把着棉衣备，那知打算却成空。急切之际，只得变销且把盘缠做，免得那路费

安家两处穷。（小生白）呵，哥哥，但不知销得多少价贯？（官生白）不过二三两银子。（唱）你须拿块纸来包，多也销时少也销。（小生白）是，晓得！（唱）接在手中仔细看，连称可惜把头摇，取张白纸包包好，交与同胞往外跑。离却南关门一座，官街上面闹吵吵，

人来人去为生理，也不过趁得钱来买米烧。（官生白）你看这里有个玉器铺子，不知要也不要？随即走上阶沿，拱拱手道：店主请了。（副白）请了。那店家就把熊有兰一看，口内不言心中暗想：故个穷人一到，呷庄抵倒灶。便问：有何见教？（官生白）阿，店主人，我有一件小物，兑与宝店，不知要也不要？（副白）什么东西？拿来我看。（官生白）诺，请看！（唱）双手轻轻放柜枱，店家即便解开来；反复一观暗暗心中想：想他是个寒儒变价来。今朝把这东西卖，必定是拿到家中买米柴。（副白）仰我来杀杀穷鬼看，价钱贱末买子哩个。主见已定，便叫先生：要卖多少银子？（官生白）店主人吩咐就是。（副白）此物玉色平常，值不

得多少。別人呢一兩二錢銀子，先生是個正經人，必有正用，竟是一吊二百大錢。（官生白）吓！難道只值得一吊二百大錢？（副白）不過如此！（表白）熊大老官想想看：做子盤纏，嚙得兄弟個安家，故末那處？（官生唱）躊躇不決呆呆想，欲變難銷沒主裁。（白）阿，店主人，你休得批評玉色不佳，希圖賤買吓！（副白）哈哈，先生又來了，小店的買賣，公平得緊的。老实說，一吊二百錢買在這裡，賣起來，不過多了一二百文，加一趁錢，總是要的！先生如若要多，另行銷變。（官生白）阿，店家加了二百如何？（副白）嘻嘻，千做萬做，折本不做！另過一家，比傍比傍，就知小店公道不公道。（官生白）多少加些！（副白）加不出的了。（表白）熊相公只窮人，氣概還是大個，到後來做到極品高官，故点点小事務，勿來心浪。（官生白）阿，店主人，小生依你就是，一吊二百錢便了。（唱）店家收了玉蟠桃，取出青錢即便交。儒士拿錢行旧路，鋪中朋友歡心苗。（副白）哈哈，足值十兩銀子！一吊二百錢買在這裡，一倍趁他几倍，好不有興！（丑旦白）噲，男个小心点阿，咿勿要象子上年一样，买了賊贓了吃官司。（副白）咄胡說！他是讀書人，是個正經君子。虽只貧窮，乃是好人家子息，故有此物。（丑旦白）吓，介末勿番淘个？（副白）不妨事的。（唱）丟下閑文講正經，話文原說這熊生，取錢一徑匆匆走，回轉家中對弟說明：玉色平常非罕物，故而只銷一吊二百文。（小生白）阿，哥哥，只要有人受買就是了。（官生白）阿，賢弟，但是錢少不敷，如何處置？（小生白）哥哥，為弟的是不要得的，你自拿去。（官生白）賢弟，愚兄自有道

理。(小生白)請問哥哥，擇于何日動身？(官生白)今日天色還早，就是今日動身去罷！(小生白)阿，哥哥，小弟煮得有稀飯在此，請哥哥吃了一餐，動身去罷。(唱)有兰此刻好淒涼，同着有蕙潤飢腸；当初吃厭珍饈物，今日貧來菜也香。吃粥已完收拾好，有兰即便打行囊，破被一床千百衲，并无褥子好心傷。打一包兒錢放入，也无一件好衣裳，汪汪眼泪生悲切，便叫同胞年少郎。(官生白)阿，賢弟，愚兄取了六百文，一半留在这里，与賢弟做薪水之用。(小生白)是，曉得！哥哥阿，(唱)再不想今朝手足要分离，你往东时我在西。目下深秋天漸冷，只穿单薄几层衣。叫我怎得心安放？吊肚牽腸丟不下你！(官生白)阿，賢弟，愚兄此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就回来的呀！何必傷感！(小生白)虽則哥哥去了就回，为弟实是捨你不得的！(官生白)阿呀，賢弟吓！愚兄(唱)是何曾丟得下你同胞弟，也只为事到头來暫且离。賢弟如今休要苦，安心保重免傷軀。(小生白)哥哥阿，为弟有言叮囑。(官生白)賢弟有何說話，叮囑于我？(小生白)哥哥阿，(唱)你是出远路，不慣常，路途須要把心当！水有风波兴不測，逢山防备虎豺狼，若逢險路休单走，作伴同行就不妨。穷途虽則无財物，也要防防人不良。每日夜眠清早起，愿哥哥太平无事得安康！(官生白)阿，賢弟，愚兄也有要言，囑咐于你。(唱)我有要言囑咐須当記，你要勤讀詩书志要高。倘然缺少薪和水，只好暫時苦苦度昏朝。多則一年少半載，定当回里会同胞。貧穷不可來忘志，玷辱了聖門子弟被人嘲。(小生

白)是！哥哥吩咐，小弟定当牢牢記着。哥哥阿，(唱)你出門情况甚堪伤，盘費无多怎去远方？常言道在家不算貧如洗，出外无錢最惨伤。(官生白)賢弟，你也不必忧虑心焦，愚兄自有道理。(唱)說罢將身立起来，指尖各把泪来揩。弟兄苦得肝腸断，难捨难分难拆开。嘱咐不完多少話，延挨一刻再延挨。有兰硬着头皮走，有蕙相送泪珠洒。(官生白)賢弟，愚兄是去了嘯！(小生白)小弟奉送哥哥一程。(官生白)不消远送了！(小生白)哥哥，路上小心！有便即寄佳音，免得弟在家中記念。(官生白)曉得！(唱)你今不必多叮囑，潜心家內把书观。說罢手足忙分手，有兰含泪出南关。(小生白)哥哥，小弟不远送了。(官生白)賢弟不必送了，回去罢！(小生白)哥哥路上小心，千万頻寄家书，稍慰愚念。(官生白)曉得了！你在家早晚用功讀書，不可游戏。(小生白)曉得！(官生白)回去罢！(唱)正所謂：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腸人送断腸人。有兰勉强把城出，有蕙頻頻揩眼睛，看見哥哥身去远，轉灣而去并无形，一声长叹心如醉，慢步回家閉了門。有蕙是自从兄长分离去，好象同林鳥失群，淒涼万状凭誰訴？寂寞千般难解分，每日粥湯圖斂命，但愿早得功名得显亲。丢开有蕙家中語，且說貧儒路上行。出門不慣原难走，幸喜他熟看周行地理文。起早总由官路趨，逢山原怕虎伤人。遇水趁船波浪險，飢餐渴飲不留停。未卜生涯何处覓？下回慢慢表題明。有蕙独自家庭內，常思兄长泪如晶。(小生白)哥哥出門，今日已有三日了。(唱)但愿他一路平安

无阻隔，生涯早免寄家书。有蕙是度日如年难自给，寒窗苦读五车书。时常缺少
柴合米，不过枵腹愁怀叹索居。立志固穷君子学，只落得三更灯火五更鸡。首回情
由今唱毕，下回别叙女姣姬。

綉象十五貫卷之二

第二回 乾集

失 环

(小旦引)薄命叹紅顏，喪椿萱；好事多偏，閑愁閑悶誰怜？(詩曰)每羨多情士，相逢意必投，桃花迷翠澗，春色滿紅樓。(白)奴家侯氏玉娥，年方一十六歲。只因生來命薄，早背椿萱，无依无靠，故此适配馮門，領為養媳。想奴幼年苦楚，就可，所适丈夫，乃是個不成器的東西，害奴終身不了之事，如之奈何？咳！侯玉娥阿侯玉娥，為何你這般薄命也！(唱)奴想起，好心焦，幼年父母就离拋；只為无倚為養媳，身入馮門受苦惱。可叹夫君年十七，痴顛生性小兒曹，全不象大人氣概冠裳樣，喜與孩童共一淘。不知人事无分曉，看他面貌生來難画描；鼻歪唇缺高杈面，兩眼高低眉豎梢，出口欲言涎已流，語言急口甚嘮叨，半象痴獸半象怪，腰駝背曲脚兒蹺。非是奴故違婦道憎嫌貌，越礼蕭何犯法条。這是奴家命內該如此，青春錯配怎收梢？听譙樓，二鼓

敲，思前想后好心焦！玉娥想到伤心处，陣陣心酸如醋澆。又听得，三鼓敲，

玉娥独坐把灯挑。越思越想难成寐，不由的閨房添恨泪珠抛。忽听得隔邻朗朗书声

送，想那穷儒志气高。（白）这是东邻熊氏弟兄，夜讀之声，实是可敬。聞得他家一貧如

洗，难得他苦志攻书，这等用功。虽然他貧穷，日后終有发达。不象我的丈夫，半为愚頑，

半为殘廢也！（唱）听他日夜把书攻，有日名成終不穷；若使奴家愿把貧穷守，青灯伴

讀到五更終。有朝得遂凌云志，自然魚化得成龙；凤冠霞佩把夫人做，不枉人生乐

事逢。嫁随这样痴愚頑，虽然温飽不寬胸！玉娥想起終身事，不覺譙樓四鼓咚，

夜深人倦思量睡，連連呵欠眼朦朧。（白）譙樓漏鼓已打四更，咳！侯玉娥阿，你好痴也！

（唱）終身已定是前緣，五百年前宿世冤，何容每每頻嗟叹，紅繩系足强姻緣。罢罢

罢！今世姻緣成画餅，苦命紅顏是这般。不免睡了罢！把青絲重挽一个玲瓏髻，耳

上边除下两金环，放在梳粧台上将身坐，脫去衣衫将足帶纏。輕輕放下青紗帳，盖

罗衾安睡俏嬋娟。一梦高唐人不醒，岂知鼠耗禍来纏？（表白）那侯玉娥夜深安睡，除

下金环，未曾放在粧匣，就随手摆在桌上。岂知被这鼠耗作起禍来，把这金环一副啣了，走

入天花板内，穿过东墙，落在熊有蕙家，即將金环弃在书架上面。人不知，鬼不覺，遂成一

段奇冤，百年夫妇。（唱）五更鸡唱太阳光，見一輪紅日透紗窗。寸阴是惜难虛度，走起

书生苦志郎。梳洗完时来坐下，他今又要讀文章。（白）那熊有蕙讀了一回文章，心内

記念哥哥遠出異鄉，別尋生理，目下不知逗留何處？分別以來，又是一月有余，杳無音信回家，叫我不牽挂人也！（唱）有蕙早起想親兄，經月全無音信通，不知可有机緣就，也不知流落中途无定踪。屈指到今將二月，因何音信絕飛鴻？未知目下平安否？害我十二时辰牽挂胸。想當日，家富充，門前車馬疊重重。只為連年顛沛重，故而弄到這般窮。俱愿早登黃甲為官職，熊家門戶再興隆。遙想哥哥耽擱何方地？為什麼音不通來信不通？我在家中難度日，常常沒飯把飢充。愿哥哥一路逢凶化吉，要先人陰空保佑我親兄！從來貧士机難遇，徒將書史飽胸中，何故手足双双能命苦？如同乞丐一般同。自言自語還自叹，早又是寒窗花影日初紅。（白）咳，愁也無益！且把這讀不了、救不得窮的書兒亲近一回。（唱）昨夜曾經把列國瞧，击节悲歌意甚豪；今朝再把春秋看，筆法還推左傳高。心思想，學根苗，架上翻書把眼瞧。只見尘埃鼠迹經書垢，寒儒看了叹蕭條。（白）呀，你看這几本殘書，被這鼠虫遭塌得十分狼籍，待我來整理一番。（唱）書生架上整殘編，因被鼠虫汚秽古先賢，一本一帖來收拾，齐齐整整配周全。理全清好藏書架，只見金環一只在詩篇，書生看了稱奇異，取來細看想心田。（白）呀，這一只金環，那里來的？此乃閨中之物，為何在着我書架之上？好生奇怪！吓，我知道了！（唱）此環曾經伴粧台，多情貼体俏裙釵，想是鼠虫啣在書篇上，贈我窮儒小發財。金環阿金環，你虽然今朝濟我貧寒物，只怕不見之人要受災，冤張

賴李來查究，僮仆丫環打罵該，還要疑心私贈情人去，亂語胡言說出來。我今虽得金環不算喜，只怕那不見的人兒愁满怀。是故君子愛財取有道，豈可瞞昧暗中埋！待我查明失主言明白，方不負我貧儒志气佳。（白）我想鼠虫啣來之物，必是左近鄰家閨閣之物，待我留心探听，送還便了。（唱）將環藏放在書箱，理集殘篇與旧章，收拾完時重又讀，書声朗朗在芸窗。不言有蕙政書史，且說那玉娥早起要梳粧。洗完移步粧台近，面對菱花鏡一方。尖尖玉手把青絲理，牙梳通透夜來香。挽一箇時新云髻真苏式，插戴簪釵在鬢傍。秋波看到粧台上，不見金環心覺慌。（白）呀，昨晚奴家臨睡之時，明明除下金環，放在梳粧台上，緣何今日忽然就不見了？阿呀天吓！（唱）那金環是馮家聘礼最為奇，不見之時要動疑，倘被公公來查問，叫奴將何言語答爹爹！不道真情遺失去，猜疑奴有外交机。天吓，天吓！我玉娥苦命何如此，金環不見豈相宜？奴想來去無人誰竊去，環兒不見好希奇！心思，細猜疑，吓，是了，想必是鼠虫啣去这东西。周圍四處來尋覓，毫无踪迹見些須。我今只得暫且瞞過遺环事，慢慢消停再想机。丟下失环侯氏女，再把馮老把話文提。（末引）我做經營過一生，叹痴儿嬌妇相并。（詩曰）風雨巴陵道，相逢醉客觴，云消高岭秀，日落大河黃。（白）老汉馮越洪，乃本郡山阳县人氏。開張粮食杂货生理，娶妻金氏，已作古人。生下一个孩儿，乳名小宝，年已十七。怎奈他生得来丑陋异常，且兼腰駝腿躑，痴呆愚頑，故此老汉領得一个

养媳，乃侯应龙之女，名唤玉娥，颇有姿色，天性聪明，一切女红针黹，无有不晓；奈他每常見了孩儿，甚有不悦之状。咳，这也难怪！他心中不乐，要想嫁了这样丑陋残疾丈夫，岂不误却他终身大事？如今我也不要管他，只要将来存得一种，接續馮氏香火，就是老汉之幸了。（唱）越洪身坐店堂中，想后思前算计胸；玉娥媳妇虽伶俐，与孩儿大相迥别不同。待我早些擇日成花烛，配合成亲我放胸；免得媳妇时常心不乐，还须早早两牵红。越洪正在心中想，只見外面来人叫老翁。（丑白）馮阿爹，張德茂朵来請去搖会。（末白）曉得了。（丑白）大家才齐勒虱哉，单等阿爹。（末白）你先回去，我即刻就来。（丑白）介末我先去哉，阿爹勿要耽擱哉。（末白）曉得了。（唱）邀会人叮囑別年高，越洪心內甚懊惱，怎奈无人来管店，如何去把会来搖？噢，有了！孩儿愚頑难看店，待我且去喚多姣，权将店业来經管，我好安心去把会来搖。主意定，往內跑，堂門立定喝声高。（末白）玉娥那里？（小旦引）滿腔愁悶事，惟有自家知。（白）来了！爹爹有何話說？（末白）我今要去搖会，无人管店，因此喚你出来，与我站在店堂后面，暂时照看。我去搖会就回来的！（小旦白）曉得，爹爹放心前去，待我照看便了。（唱）越洪帶銀把会搖，登时离店上街跑。玉娥身立屏門后，当心照应把眼瞧。想起了昨宵遺失金环子，想后思前难撇抛。（小旦白）倘或公公查究起来，好叫奴如何回答？（唱）想官人殘廢甚清閑，半象痴獸半象顛，每日如同魂梦里，到也无忧无慮煎。奴在此，三載寬，毫无一

刻得心歡。不見金环无处覓，只怕我这殘生命必捐。玉娥想到伤心处，珠泪纷纷象綫穿，心中不吃酸梅子，如吃酸梅陣陣酸。罢罢罢！否泰吉凶皆数定，兴衰禍福終由天。倘或皇天不絕人之命，遇難成祥事必然。收不尽，泪珠漣，終身大事不完篇。想到其間心越苦，泪如雨点湿胸前。（淨白）卖毒老鼠药。（小旦唱）玉娥正在心悲泣，听聞叫卖想心田。只見一人手拿虎撐門前立，圍繞多人挤挤喧。（表白）各位你道他怎生打扮？（唱）他的面貌生来丑陋形，头尖鼻小眼銅鈴，两耳兜风眉板刷，胡須滿嘴倒橫生。身材短，小丑形，卖药为生頗有名。头上边戴一頂棕纓帽，藍布长袍不称身，外罩老羊皮馬褂，拖鞋茧袜异諸人。右手布招牌一块，上写着：药鼠无双法术精。众人圍攏团团挤，听先生說出許多情。此回失环今唱毕，下回誤毒接前因。

綉象十五貫卷之三

第三回 坎集

誤毒

(淨引)一張舌劍亂荒唐，引得名儿处处揚，专卖鼠药无人及，今朝路过到山阳。(詩)自經采药向瀛洲，不問人間乐与愁。到处优游无定止，朝朝漱石枕清流。(自)在下岳有奇，一生专卖这毒耗子药，走遍江湖，名揚独步。列位不知，你道在下这药，有何好处？不拘人家什物傢伙、衣飾器皿，被这耗子夜間成淘作队咬坏物件，就是值錢的物事，明日早起一看，也只說得一声：阿呀！岂不可惜。在下曾經过的連环山，遇一猫祖道长，傳授异方，除絕人間鼠耗。一則方便，二則傳名，三則游遍江湖。在下这药，与众不同，每丸止取工本一文，买将回去，或是夹在面食之内，或是藏在炒米之内，这耗子若是吃了，即刻就死，可称百发百中，四海馳名。你們大家来买，不要当面錯過。(表唱)卖药人，說得清，惊动了馮家店內人。多姣正想金环事，恨鼠虫啣去悶于心；忽听門前卖鼠药，玉娥

起齒叫連聲。(小旦白)喂，賣藥的，到這里來！(淨白)來了，不知要買多少？(小旦白)十文錢在此。(淨白)如此拿了十九去罷！(表唱)付藥收錢走下沿，賣藥的行去不須言。多姣將藥藏衣袖，却好越洪搖會轉回旋。(小旦白)爹爹回來了么！(末白)正是回來了。你仍是里邊去罷！(小旦白)曉得！(唱)老人家，进店堂，且說多姣回進房，將身坐定呆無語，想起衷腸淚兩行。奴的命苦天生就，就是那琴瑟調和也不抵椿。富貴榮華無我分，甘心削髮進庵堂。理經卷，拜慈航，每日清晨燒几炷香。光陰瞬息天將晚，又聞听書聲在隔牆。阿呀，妙吓！这样用功勤苦讀，何愁不得姓名香。那玉娥是直坐到無聊寂寂三更漏，方去上床安睡夢高唐。金鷄叫落明星月，東方漸漸透扶桑。惊起窮儒熊有蕙，芸窗仍舊讀文章。(小生白)咳，我熊有蕙常親書史，飽讀文章，怎奈那每日這薪水之需，終要來攪亂心思，如之奈何？(唱)奈何家產甚微乎，又值連年顛沛多，弄得來晚上全無耗鼠食，朝無粒米與鷄食；若不苦志將書讀，豈得成名身挂羅？因此上哥哥出外尋生理，不知為什麼兩月光陰音信無。(白)未知哥哥目下平安否？近來兩月，时常夢寐會見哥哥。(唱)如能接得平安信，才能放下我心窩。想念一会仍又讀，欲思及第望登科。(白)哥哥臨動身之時，留下之錢，昨日用完，今日薪水毫無打算，饒，古圣云：發憤忘食，樂以忘忧。(唱)我想乐极要生悲，發憤焉能枵腹謀，凭地海味山珍物，可謂此外復何求？(白)不要想这好日，还是依着圣人的言語，发起憤來，自能忘食。

(唱)開卷還須苦用功，莫要常是怨貧窮，高声朗讀經、史書，不覺三竿日又紅。花影
 動，鳥聲融，日午亭中照碧空。熊生奮志把功來用，怎禁得腹內難挨水半鍾。(白)
 小生讀了半日，不覺又涌起這无米的念來，怎么處？(唱)我今是个一穷酸，典賣无資叹已
 完。你看空空四壁蕭条景，惟有破书几本是家傳。此刻太阳已过午，尚无粒米口
 唇沾。(白)阿呀，熊有崽阿熊有崽，(唱)你出身原是好人家，富貴荣华真妙哉！笑指望一世
 无忧甜到老，那曉得手足双双命蹇乖。就是命运不佳人尽有，貧穷也是命当該。万
 不料穷到今朝如此样，双双手足活离开。腹內空虚头打暈，忽然想起一金环。(白)吓，
 有了。前日书架上，鼠啣来的一只金环在此，不免待我拿到間壁，与馮老伯处，押些米來，
 且度几天，再作道理。(唱)熊生即便去開箱，取了金环就出房，不多路到馮家店，取
 出金环要押米粮。越洪一見忙站起，微微含笑問端詳。(末白)二官人店內請坐。(小
 生白)不消了。小生有一物件在此，望祈老伯，押米一斗，青蚨一百。翼另日加利奉贖。(末
 白)二官人叨在比邻之間，本不該收此物件，既是二官人执意如此，老汉暫管了。(小生白)
 老伯不用过謙，有意交易，定当質信。(末白)二官人，这是銅錢一百，白米一斗，請收好了。
 (小生白)是，曉得！請了，請了。哈哈，如今是好了！(唱)熊生謝別轉回家，有柴有米
 好度韶華。飽餐好把功來用，熟透經綸穩手拿。丟下熊生家內話，再言馮老事如
 麻。(末白)方才熊二官人，押去錢米，那紙包內，不知什么东西？当面不好問他何物，此刻

空閑无事，不免待老汉看来。（唱）就将紙包一个打开来，見了金环道：怪哉！这金环好象是我馮家物，前年作聘女裙釵。仔細看，好疑猜，难道是玉娥媳妇贈多才？其中必有蹊蹺事，待我进去問裙釵。（表白）馮越洪来至里边，叫声：玉娥那里？（小旦白）来了。爹爹何事喚奴出来？（末白）喚你出来，非为別事。你那耳上金环，因間壁人家，要借去看样，拿来与我。（唱）玉娥聞听頓然呆，今日机关难处裁。这恨前番差主見，不該应，将金环安放在粧台。看来此事难瞞过，只得将情說出来。（小旦白）爹爹，那金环，媳妇前晚除在粧台，已被鼠虫啣去，尚未寻着。待奴細細再寻，寻着了，借与他們便了。（末白）胡說！耳上之物，那有遺失，快快与我寻来！不要支吾，做出犯法事来！（唱）越洪发怒外边行，此时急坏女釵裙。爹爹說話难明白，鼠啣金环情是真。說什么做出犯法違条事，叫人越想越难明。此是鼠虫来害我，被人搶白好羞人。奴必要把那耗鼠来毒死，才出心中怨恨生。那玉娥就将鼠药来拿出，做成燒餅放在桌中心。住表玉娥房內事，馮小宝游玩轉家庭。（小丑引）区区面貌实堪夸，难画！鼻漏唇缺嘴又歪，話把。腰駝肩聳脚又拐，相怕！心內痴呆怎奈他，笑話！笑話！（白）区区馮小宝便是。爹爹馮越洪，开張米鋪。阿媽金氏，亡过多年。因为区区面貌丑陋，更且殘疾身軀，所以勿曾学得行业。多謝爹爹，替我領子介一个家主婆，生得十分俊俏，还勿曾做亲。罗里曉得，我是只要吃点着点，街坊浪同个种小因朵頑戏白相，阿勿有兴有舍儻好，勿

勒朵女色面浪講究。閑話少說，肚皮里却是有点餓哉，且让我奔得回去，寻点舍东西，吃飽子勒再来白相。（唱）馮小宝腹內已空虛，欲要回家救腹飢。背駝脚折將門進，進房來見女姣娘。只見桌中擺着糖燒餅，他是不知毒鼠笑嘻嘻，將餅取，問姣娘，你今瞞我吃東西。那玉娥却不來防备，被他搶了轉身軀。（小丑白）娼根，是我男人家，倒勿曉得逆勒我吃，还要來夺手夺脚。（小旦白）阿呀，哥哥，吃不得的噯！这是妹子做來藥鼠的，里边有毒藥在內噯！（小丑白）花娘，佯做勒朵私房物事，那間見我要吃，就說是藥鼠个，我却勿要管里吃子再講。（小旦白）阿呀，哥哥吓，吃不得的噯！那餅內当真有毒藥。（小丑白）娼根，放屁！（唱）馮小宝本性自痴呆，手拿燒餅好开怀，吃一个，好快哉，可怜急坏女裙釵。連次說声吃不得，吃了之时必受灾。將手夺，走过来，小宝身軀就縮开。心慌只恐来爭夺，两个頓時腹內埋。急得玉娥无主意，犹如小鹿撞心怀。見他吃了一回藥性发，肚內疼来难以挨。阿唷唷！犹如腹內肝腸断，翻身跌倒地尘埃，滿地乱扒扒不起，滾来滾去象落湯虾。玉娥唬得惊呆了，两手扶他那里扶得起来。見他霎时七窍流鮮血，嗚呼一命喪泉台。玉娥此际魂先出，两行珠泪落香腮。汗流夹背身軀抖，只得含泪走到外面来。（小旦白）阿呀，爹爹，不好了噯！（末白）为什么事情，大惊小怪！（小旦白）阿呀，爹爹吓，哥哥死了噯！（末白）怎、怎、怎么講？（小旦白）哥哥一霎时死了！（末白）如、如今在、在着那、那里？（小旦白）現在奴家房里。（末白）

阿唷，我的儿吓！（唱）馮越洪聞听好心慌，急急行来进侯氏房。看見孩儿絕命在尘埃地，七窍流紅實慘傷。阿唷，儿吓！你好端端怎得遭非命？叫为父将来向誰靠傍！

（白）我曉得了！（唱）必是賤人喪心灭理將夫君害，難道不知國法有皇章？如禽兽，狠心腸，今朝何故害夫郎？快把直情來說出，不然頃刻送当堂。（小旦白）阿呀，爹爹吓，并无此事的嘯！（唱）奴只为鼠虫吵鬧夜通宵，失去金环心內焦，前日爹爹命我店中来照看，見一个卖鼠药的喜心苗，今日拿来將燒餅做，那知道哥哥一見便拿牢，不問情由来搶奪，反說奴藏抗私房独自叨。再三苦諫无中用，怎說奴謀夫命一条？（表白）列位，那馮越洪認定了侯玉娥私將金环贈与間壁熊有薰的。因見自家丈夫，殘廢丑陋，欲思地久天长之計，所以將丈夫謀死，一定情真。便假意說道：如此說来，不与你相干。你可好生看守屍骸，待我端正棺木，入殮便了。（小旦白）爹爹速去料理，我在此陪伴便了。（表唱）那馮越洪因道孩儿死得奇，認定了通奸不足起謀机。金环一只为凭据，告到当官究是非。說出通奸謀命事，森森國法豈容伊！淫妇凌迟三十六，奸夫身首頓分离。誤毒情由今唱毕，陷奸判斷下回提。

綉象十五貫卷之四

第四回 坎集

陷姦

(末引)最慘傷，兒命生亡。想暮年，將誰倚傍？(詩曰)瑤草奇葩歷亂生，云階一片月華明，只今已與塵凡隔，休說當年兒女情。(白)老汉馮越洪，因為孩兒被養媳侯玉娥，因姦毒死，故而報了地方。不多一回，地方楊元，看過了尸首，問過了馮越洪說話，回轉身來，對着玉娥說：「唔，故个姑娘呀，弗象吃粥飯个，舍了能介嚙主意！人才謀得杀个，下遭切記，勿可勿可！」(小旦白)阿呀，沒有此事的噯！(丑白)噲，馮阿爹！(末白)做什么？(丑白)阿肯听我个說話？(末白)只要中听，自然听你！(丑白)当子地方，乃一都之主，說出来个說話，要聒众人伏老，阿有舍勿中听个？(末白)你且說來看。(丑白)故位姑娘，是阿爹个新妇。令郎一死，到事相宜。何勿如叫熊有蕙來阿爹面前，磕介几个头，拿个熊有蕙得來討子干妮子，拿个位姑娘，配勒俚子。阿爹悟道阿差勿差？(唱)新妇原来是嫡亲，算來却

不是閑人。這句話，極公平，万事丟開莫認真。越洪聽說心头气，呀呀呀，放屁之言那个听，少停說与你本官曉，四十板子革除名。（丑白）勿番淘，屁股是打慣朵个。革子名字，原是掇脚湯。（唱）越洪含怒看楊元，半象癡来半象顛。当这地方难办事，如何可以趁銀錢。楊元当下忙忙去，奔到衙門稟本官。（白）山阳县知县徐念祖，乃山西平阳府人氏。地方稟報此事，即刻出簽，將熊有蕙侯玉娥二人，一并鎖押。傳齐两邻伺候，一面吩咐傳喚該班。杂应：吓。（唱）答应一声忙走出，照牆边立定响喉嚨，值日該班多已到，大堂左右候徐公。（白）徐老爷吃了中膳，整頓袍冠，三點三鼓，步出私衙，登時上轎。（唱）吆吆喝喝出衙門，刑房作伴后边跟：一徑前往馮家去，街坊人众說閑文。无益之言休細講，話文单說姓徐人。（白）到了馮越洪門首，觀看之人挨挨挤挤，越挤越多丁。（唱）皮鞭立扯抽开去，抽得开时挤滿人。越洪地保忙跪接，徐谷一一問分明。（白）那时徐谷，隨即帶領作伴，前往房中，驗明馮小宝死尸七孔流紅，乃服毒情真。地方楊元，拿个公位，排朵当中。（唱）徐谷公位坐中央，书役分开列两傍，越洪低首东边站，且說徐谷喚地方。（丑白）老爷，小人地保楊元磕头。（丑官白）那熊有蕙与侯玉娥怎样通姦，謀死馮小宝，你可知道的么？（丑白）老爷，俚朵通姦謀命辰光，小人来朵屋屋里，吃醉了困哉，介了勿得知个。（唱）直到今朝飯后头，馮越洪来报这情由。小人急急前来看，只見地上屍骸七窍流。（丑官白）你可查問，馮小宝是那个謀死的呢？（丑白）那舍勿

查問，据馮越洪說，因姦謀命，是侯玉娥謀个。（丑官白）下去，喚邻里。（雜白）老谷，小人馮越洪左邻趙錦叩头。小人右邻姚武叩头。（丑官白）你們是馮越洪家左右邻居，那馮小宝被侯玉娥謀害，你們可知道否？（雜白）俚臥房內事情，那里得知！（唱）小人趙錦做成衣，朝晨出去夜來居，屋裏衣裳多得勢，灯前做到二更余，夜作辛勞人困倦，上床一忽不知机。（丑官白）下去。（雜白）吓。（丑官白）阿，姚武，你可知道否？（雜白）阿，老谷阿老谷，（唱）这一句問得好希奇，我是肩挑步担的，奔上南来奔下北，奔过东来奔过西，奔来奔去多辛苦，养了娘亲又要养妻，未到黄昏先睡了，閉門不管是和是非，馮宅了情多不曉，老谷休得問邻居。（丑官白）胡說！人命重情，你們做了他的邻里，知情不知情，总要問个明白，難道到是本县問錯者么？（雜白）就是小人，呀勿曾說差舍。（丑官白）走！这等利口，还不下去。（雜白）呀，就下去。（正生白）喚侯玉娥。（小旦白）老谷在上，小妇人侯玉娥叩头。（丑官白）阿，侯玉娥，你因何药死夫君？看你年輕女子，到是这般胆大！你可細細供上来。（小旦白）阿，各各阿，沒有此事的哩！（曲調）小妇人，命堪伤，幼年时，曾喪爹娘，因无依，馮氏来留养。感爹爹，恩不忘，从无把着毒药害夫郎。只为金环失，鼠耗狂，药耗做燒餅何妨？岂知道，夫进房，搶去登时入口忙。霎時間，七孔流紅，一命身亡。算来冤枉！望各各，鑒察情长。（丑官白）退下去。（小旦白）是。（副白）作作陈忠，稟上老谷，小人驗得，馮小宝屍身，确系服毒身死，

七窍流血。請老爹來驗。(丑官白)知道了。該房逐細填清。(雜應)吓。(丑官白)喚熊有蕙。(雜白)后咎：熊有蕙当面。(小生白)爷爷在上，熊有蕙叩頭。(丑官白)阿，熊有蕙，你將与侯氏通姦，买药毒死馮小宝情由，从实讲来。(小生白)阿哟，爷爷吓！这是平空霹靂，叫小人招出什么来？(曲調)小人在穷途，讀詩书，达礼多。何曾見，侯玉娥，从無識面言相晤。穴无隙，牆难踰，本无交往。有甚欢娛，他家服毒。乞爷爷，另究凶徒。小人呵，实非犯法，求釋放，救我无辜。(丑官白)到也推得干淨，不用刑法，怎肯招認。过来！(雜應)有！(丑官白)可將熊有蕙侯玉娥二人，帶往衙門管押。馮小宝尸首，着馮越洪自行收殮。三日后，伺候本县审問。(末白)多謝老爹！(表唱)山阳县本是一糊涂，怎得把奇冤清碧波？他是認真当作謀夫办，熊有蕙枉屈受无辜。慢云熊生侯氏遭磨苦，再言熊有兰途路事如何。(官生引)暫撇詩书业，权为掌駕师，欲思餬口計，手足两分离。(白)小生熊有兰，自別兄弟，一路而来，东飄西蕩，来至浙江宁波地面，且把书本暫抛，权为海内舵师，已經承攬有日，待等众客一到，就要起行。(唱)我是离家为救穷，可怜手足各西东，今番幸得机緣就，趁得銀錢好济穷。念同胞，系心中，目下未知可勤攻？近来怎样朝昏度？一日三餐計必穷。思量起，悶填胸，难放愁怀运不通。少表有兰思念弟，再言山阳知县要审詳供。(白)光阴迅速，倏忽三天。原差先具稟呈，邻保尸亲人等，俱已喚齐候审。(唱)徐爷傳点就升堂，衙役分开列两

旁，一一唱名都已過，先喚楊元該地方，照前口供无更改，又喚邻居跪法堂，也照前供推不曉，又喚尸親馮老問端詳。（丑官白）阿，馮越洪，你把养媳侯玉娥，通姦熊有蕙，药死你儿子馮小宝一事，細細供上來。（末白）老各听稟。（唱）子民家业是經商，杂货營生兼聚粮，发妻亡过多年了，遺下孤儿灾惨伤。領养媳，甚輕狂，嫌儿貌丑变心腸，与間壁熊生两下通姦好，商量毒害我儿亡。（丑官白）住了。通姦无据，毒害无凭，如何你就認定熊有蕙來呢？（末白）老各阿，（唱）現有金环为凭据，熊生亲手递原贓。他只道我不曉閨中物，前日拿来押米粮。豈知金环就是我家中物，聘娶妖嬈挂耳旁。通姦贈物情真实，毒死我儿命惨亡。望求正法來定罪，阴間冤鬼也感皇章。（丑官白）退下去。（表唱）彈詞宜簡不宜繁，沒要紧之言免詞煩。男女犯人多帶到，閑人結队尽成班。挨挨挤挤來觀看，軍役旁边就动蛋。皮鞭立拉抽開去，跌倒起身原要觀。大众認真風化事，可怜男女双双苦不堪。蒲桃鉄鍊丁当响，跪在丹墀心胆寒。（丑官白）吩咐帶熊有蕙上來。（雜白）肩各：熊有蕙当面。（小生白）老各，小人熊有蕙叩頭。（丑官白）熊有蕙，你与侯玉娥如何通姦？怎样毒死馮小宝？須要明白供上來，免受刑法！（小生白）阿哟，各各吓！（唱）小人是會讀詩书十几秋，勤攻日夜苦埋头。这是屈地屈天冤屈事，平空海市造蜃樓。念小人知书达礼名門子，怎肯犯法違条做下流！各各清如秋水明如鏡，超豁无辜万代侯！（丑官白）胡說！馮越洪与你，向日无怨无仇，他自有凭

空害你之理！况有侯玉娥金环一只为凭，你休得抵赖，从实招来。若再支吾，看夹棍伺候！

（小生白）阿哟，爷爷吓！这是实实冤枉的嘴！（唱）小人虽与侯氏隔墙东，从无识面把姦通。謀命因姦无实据，若是犯法違条天不容。馮小宝致命情由事，还祈究問女姦紅。若說金环押米事，这是鼠啣书架暫通融。（丑官白）好胡說！巧巧鼠虫，啣这金环到你家来。我也知道，不动刑法，怎肯就招。吩咐夹起来！（雜应）呀！（小生白）阿哟，爷爷！冤枉的嘴！（雜白）呀下去，下去！（唱）拖拖扯扯下边来，撒倒寒儒在地埃。衙役犹如虎狼样，寬其袜子又寬鞋。股拐嵌入三根木，死去从新活轉来。（丑官白）問他招也不招！（小生白）冤枉难招！（丑官白）与我收！（雜应）吓！（唱）吆吆喝喝两边收，痛得心如澆滾油，死而复甦心伤感。冤枉連連叫不休：一面之詞听不得，小人索性不輕浮，志图上进成名日，欲想衣冠拜冕旒。伏望爷爷明監察，文人怎敢使姦謀？

（丑官白）一派胡言，誰来信你！吩咐收足来！（雜应）吓！（小生白）阿呀，天吓！（唱）吆喝之声收足来，可怜痛杀小英才！加上榔头三四十，还阳醒轉叫冤哉；实在不知难以訊，是否要問女裙釵？（丑官白）且帶在一旁。帶侯玉娥上来！（雜应）吓！肩爷：侯玉娥当面。（小旦白）老爷在上，女子侯玉娥叩头。（丑官白）吓！侯玉娥，你把通姦贈环，謀死丈夫情由，一一招上来。（小旦白）阿哟，爷爷吓！（唱）小女子并不害夫郎，岂与熊生有短长，金环实被鼠啣去，这个贈字焉能屈訟賊。伏望爷爷明鑑判，小女子是前經供吐在屍

場。通姦謀命真冤枉，不涉熊生年少郎。（丑官白）胡說！据你說金环被鼠啣去，謀夫又說鼠葯誤食，到也推得干淨。本县知道：你这刁女子，不拶不招，左右將他拶起来！（雜應）呀！（唱）玉娥此际好难挨，十指尖尖拶起来，連心疼痛真难过，恨无地縫一条开。真冤枉，实可哀！一男一女受非灾。徐公認定姦謀办，这是他二人命內數應該。（丑官白）問他招也不招！（小旦白）阿呀，各各吓！实情冤枉！叫小女子招出什么来？（丑官白）不招与我再收！（雜應）呀！（唱）綫索将来紧紧收，侯玉娥魂魄早归幽，打从地府森罗轉，屈死含冤又放回。严刑陷姦今唱毕，誤捉謀財在下一回。

綉象十五貫卷之五

第五回 艮集

窃屠

(丑官引) 数載奉朝廷，山阳作县尊，望高多被谤，身退始全名。花落能重发，人亡岂再生！(白) 下官淮安府，山阳县令徐念祖。今日早堂听审，熊有蕙与侯氏玉娥，通姦谋命一案，可恶男女二犯，夹的夹，拶的拶，俱不肯招认。左右问他招也不招！(丑官) 呀，侯玉娥，快些招上去！(小旦白) 阿唷唷，痛杀奴家也！熊生吓熊生，奴也顾你不得，只得要招认，屈害你了！阿哟，爷爷吓！女子受刑不起，只得招了。(丑官白) 招上来！(小旦唱) 女子是闻听书声怨恨多，嫌夫貌丑是浮徒，将环赠与熊家子，永订婚姻百岁和。通姦苟且无其事，毒药谋夫却是奴。(丑官白) 既已招明，松了拶子画供。熊有蕙问他招也不招？(丑官) 熊有蕙，老爷问你招也不招？(小生白) 呵，侯氏女子，名节要紧，怎么你一口招认，累起我来？(小旦白) 阿哟，熊生吓！你看这般严刑，教奴如何受得起！此冤乃前生註

定，今生諒不能报答，来世奴当补报。（小生白）唉，罢了吓罢了！（唱）我熊有蕙，想是与他前生有宿仇，未曾清楚报来由，因此今生霹靂平空打，被辱当官吃尽羞。（丑白）呀，熊有蕙，侯玉娥已经供招得明白，你諒情抵賴不去，还不快快招上去！（小生白）阿哟，罢哩！我我我也說不得了。爷爷吓，小人受刑不起，也只得招了。（丑官白）招上来！（小生唱）小人是自从窥探女如花，奈因无計近姣娃，赠我环儿为表记，买其毒药念头差，要他毒杀馮家子，日后夫妻好納茶。不道王法难逃来破败，愿甘认罪法皇家。（丑官白）好好个讀書人，干此不法勾当，臉面何在？吩咐松了夹棍画供。（丑应）吓！（唱）役順官言夹棍松，眼前复又暗蒙蒙。从新发晕昏沉去，險些儿死了山阳熊相公。（白）放夹棍个发晕，比子上夹棍个发晕，益发利害。燠紙阿，噴水阿，足有一个时辰，方能苏醒。（唱）呼天叫地全无用，心痛含悲画了供，八道硃签四十板，可怜皮破血流紅，签发监牌将鐐拷上，与玉娥一起下牢籠。（白）山阳县当堂吩咐，邻右、地保、尸亲人等，一概回去。随即将侯玉娥問成剛罪，又将熊有蕙定成立斬之罪。該房备文，即日具詳上宪。（唱）退进私衙不必云，馮越洪回轉自家庭，买棺成殮休提表，痛子伤心珠淚淋。男女二人遭大辟，冤沉海底訴无門。人人各把新聞說，尽說因姦謀命情。傳言四处謠言广，再言熊有兰聞听众人云。（表白）且說那熊有兰，与熊有蕙分手以来，在于宁波地方，海船上面，做了舵师。等齐了客人，装貨赴山东发卖。那日将到娄河口子，（唱）順风慢慢抵

婆河，他是執舵船梢還看书。只聽見客商說着新聞事，山阳县內葯亲夫。姦汉名叫

熊有蕙，女子名为侯玉娥。隔牆聞听书声起，金环破露受灾磨。如今問罪監牢內，

只怕有死无生命要屠。有兰听得清明白，阿哟，不好了！一交跌倒苦心窩。众客只道

风不顺，急到船梢問若何，有兰掙起把情由說，紛紛不住泪如梭。（官生白）不瞞众位

老客說，你們所說山阳县因姦謀命的新聞，那熊有蕙却是我的胞弟，隔壁养媳叫做侯玉娥，

一些也不錯。但我兄弟素性謹慎，決不做出这样潑天大事来，內中必有冤枉！可怜他受罪

囹圄，我若不去救他，豈是同胞手足之情？前面已到婆河口了，我欲要告別众位老客，不

識可容否？那船中一众客人，齐說救弟情切，这也怪你不得！我們大家資助你盤纏，另覓

舵师便了。（官生白）多謝众位老客！（唱）滿船众客共心慈，各自商量助分資，共湊青

蚨十五貫，相贈貧儒熊舵师。順风早抵婆河口，下颿傍岸不移时，有兰謝別挑錢

走，星夜而归还道迟。住表有兰来赶路，书中另叙一醉癡。（小淨引）醉眼模糊，走

街头，赶路途，明早还須去做屠，一宿乐呼呼。（白）我是尤二。在这无錫县东关，开

張肉鋪。一生好酒，半世貪杯，因此这些人取我渾号，叫儒；尤葫芦。家主婆早喪，单留得

一个囡魚，叫做舍珍。今年十八岁哉，生得有点姿色。因为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弗曾攀对

人家。我也酒兴匆匆，不及顧他終身大事。今朝投奔到子阿姊处，借点本錢。罗里曉得，

竟是介十五貫銅錢。又留我吃子夜飯，我是一吃竟吃醉哉。仰我捐子銅錢居去罢，嚙唷，

竟有点捱不起哉！（曲調）尤胡荈，上街来，肩背錢財，不堪样，形容醉，东倒西歪。扶牆摸壁心疑怪，两足来打辯，难看是醉态，酒性儿发也不自在。赶到門前，忙叫女裙釵。（白）原本我走到来里哉，因魚開門！（小旦白）来了。（引）母喪父存，怙兮何恃？聊倚賴，晚間等候醉人归。（白）爹爹回来了。（小淨白）正是居来哉。（小旦白）爹爹看仔細。（小淨白）索詐来！（唱）尤二將錢放下来，醉眼模糊头不抬。含珍是見錢便把严亲問：这种錢儿那里来？（小淨白）詎我来吓你一吓看。（唱）忙开口，叫姣容，为父將言剖細衷。只为揚州有个盐商客，他要买妾欲傳宗；为父今朝將你卖，将来做本作經營。待他擇吉过門后，还要找我花銀五大封。（小旦白）爹爹可是真的么？（小淨白）洛个哄你！做爷个买子信，阿敢你弗依！（唱）說完即向床中睡，十五貫拿来当枕头。一觉忽忽来睡去，尤含珍灯下泪双流；只为紅顏能薄命，萱亲早喪往地府游。我虽非乡宦人家女，終身大事要綢繆。奴是宁堪嫁一貧家妇，讀史觀书达礼周；倘能有日身荣貴，凤冠霞佩乐悠悠。不料爹爹无主意，將奴卖妾他方作下流。（表白）若耕有一等勒脫小娘魚，把弗得攀亲，攀子亲未打点过門，时刻在心，望长子头頸，就閑子一年半載弗来催亲，就要日夜咒罵媒人。总使有舍个私下相交，只算得虛文。正經女客，要算尤含珍。（唱）揩揩眼泪到外房来，心內尤如刀剖开；泪盈盈不敢号咷哭，哽咽含悲將泪揩。（白）心里想想：我只管哭是嚙行用个！（唱）左思右想毫无計，罢噫！

我只得且避爹爹暫走开。(白)趁此夜深人靜,不免且到姑娘家中,躲避几日,待等爹爹回心轉意,回來便了。(唱)含珍想定計牢籠,頓時黑夜走匆匆,長街不管高低路,遠听鷄鳴四鼓咚。丟下含珍來躲避,書中另唱一奸雄。(丑引)貝者原來不是人,堪堪要做貝戎人。(白)是我姍阿鼠。一生好賭,今夜頭來朵偷鷄,張三朵屋里碰游和,羅里曉得,到子三更天,自我九銅錢,看子二萬貫,竟和子下來。不俚朵看子出來,說闌和,照台面一罰,輸得精光,連明朝頭買飯吃个銅錢也无着落。只好居去困覺,且到明朝羅里去画策点賭本,必要大大能賭俚一場。(唱)阿鼠輸完沒有財,一头思想走長街。五更霜落寒冰冷,只見尤二的門儿一扇开。(白)噫个是尤二叔屋里,舍落开子門來朵?吓,想是尤二叔出行去哉。让我奔进去看,点个火居去困罢。噲,尤二叔,大姑娘。(唱)阿鼠將身往里溜,桌前点火要思归。只見傍边一把屠刀在,他却心中要想偷。(白)个一把屠刀,拿居去到可以賣得二百銅錢。唉,使勿得个!倘或有人曉得子,說我姍阿鼠人貧志短,做起个样事务來,动也动勿得,到弗如居去困罢!走了两步,复又想道:且住!弗要不別人闖进去偷子去,到明朝冤張賴李。让我來叫醒子俚,对俚說声:关子大門落困。說得弗差!(唱)阿鼠回身走进房,高声叫喚大姑娘。要知怎样把錢來盜,下卷書中細表揚。

綉象十五貫卷之六

第六回 良集

誤捉

(丑引)賭若不輸，天下營生第一。(白)是，我婆阿鼠，正要居去困覺，見尤二叔來大門開勒，叫我來叫醒子哩，交代介聲。噲，尤二叔、大姑娘。(唱)阿鼠是走進房來把二叔稱，到床前一看頓心橫；只見十五貫銅錢在頭底下，欲思偷竊去做輸贏。(白)我想羅里來个种大財香，趁他困着來，叫我來偷介一千，明朝去翻翻本，也是好个！喂尤二叔，尤二叔！(唱)連叫數聲不答应，他就胆大把手伸，用力一拉尤二醒，人錢共跌地埃坐。尤二是酒醉矇矓喊：有賊！(白)那婆阿鼠恐有邻人听见，进来拿捉，(唱)随手就取这屠刀劈面門，霎时一命归阴府，少了阳間酒醉人。(白)噲，尤二叔，那洛介弗經杀个，只得一刀，就是介死哉。叫我來拿个銅錢捆捆好。箱子走罢！省得天亮子，不来別人看子。(唱)婆阿鼠掙了銅錢就出門，悄悄回家閉了門。不多一刻天明亮，行中來叫杀猪人。

只見大門開在此，進來一看頓然驚。（白）這是尤二叔，被那一個杀死了。他的女儿又不見了，事有蹊蹺。（唱）惊动乡邻一总人，葵阿鼠在內暗虛驚，不見含珍何处去，莫非姦夫杀父脫逃身。（白）若說人命呢？处处地方才有个。单有这件命案，尸亲不見，凶手脫逃，来得奇怪。所以閑杂人等，分外多了，大家七張八嘴，潑翻滔天。（唱）頓時就有地方来，查明尤二死尸骸。尸亲女子何方去？这宗人命实奇哉！同了邻居忙到衙門報，无錫县檢驗不延挨；頓時打道前来看，就在街坊把公位排。（白）李老谷先到尤二家，看了大門出进，遂令仵作，將尤二屍骸，取放当街細驗。周身无故，只有头上一处刀伤，約長三寸二分，闊五分，深一寸三分，余外別无伤痕。李老谷自己亲眼細看无差，遂喚地保蔣松問道：这尤二做什么买卖的？怎样被人杀死？你做了地保，难道不知道的么？（小副白）肩上海爷。（唱）那尤二屠戶做生涯，祖籍安居黄石街，不知那个将他来杀死？太阴魁首两分开。（末白）胡說！你是个地保，怎么說不知道！（小副白）小人日間办公又忙，夜間巡夜地方又大，所以不知道的！直到今日早上聞知，即来查看，才同两邻，稟明老谷的。（末白）那尤二平日間，可与他人相爭打架么？（小副白）沒有的！（末白）下去，喚两邻。（小淨白）老谷，小人願勿要。（丑白）老谷，小人張顛脚叩头。（末白）何謂願勿要？何謂張顛脚？（小淨白）小人做裁縫个，做出去个生活不好，主顧朵才勿要小人做个哉，介了叫做願勿要。（丑白）小人走起路来，故只脚顛落顛个，介了叫做張顛脚。（末白）你們是尤二的邻

里么？（小淨白）小人是左邻。（丑）小人是右邻。（末白）那尤二，你們知道是那个杀的？（小淨、丑同白）老谷听禀。（唱）那尤二肉店久开张，住屋虽然隔一垛墙，多是各人自管門前事，不理他家短和长。不知那个将他杀，小人們不曉这端詳。（末白）他家昨夜可有什么响动么？（小淨、丑同白）嚇得舍个响动个。（末白）既然沒有响动，那尤二是那个杀的呢？（小淨、丑同白）老谷，故个尤二，还有一个因魚姑娘，叫做含珍。昨夜头想必同子情人逃走哉！只要老谷捉着含珍末，就曉得尤二那个杀个哉。（末白）他既有女儿，何不早禀。过来！（雜应）有！（末白）硃签一道，限你三日，速将尤含珍拿来，不得誤限！（雜应）是！（末白）一面着原差，督同仵作，将尤二屍首，下材成殮。（唱）李老谷打道轉衙門，街坊涌上許多人；你一句，我一声，两两三三說含珍。地方邻里將屍殮，話文提表女釵裙；伶仃脚小难行走，黑夜延挨慢慢行。到天明，行来將近高桥上，只見桥栏坐着一书生。（小旦白）呀，前面有座高桥，桥栏上坐着一人，不免待奴前去，借問他一声，不知城中路徑，往那一条路儿走的？（唱）含珍含泪上高桥，向书生施礼問根苗。熊有兰回礼抬身起，正顏厉色問多姣。（官生白）請問小娘子，一早出門，不知何往？（小旦白）奴家尤氏含珍，因姑娘有病甚凶，欲往城中探望。因路徑不熟，故而特来借問一声。（官生白）吓，小生也要进城，小娘子不識路徑，一起同行便了。（小旦白）多謝客官！（官生白）好說。（唱）熊生該有这飞灾，日后姻緣天早排。一男一女在桥梁坐，桥下边来了县公差。（差白）

奉公差遣，概不由己。伙計，你看橋上邊那個女子，好象尤含珍一般；那個男子，一定就是姦夫凶手。你我上前拿捉！（雜應）說得勿差！（唱）如狼似虎把橋來上，果然是尤氏女裙釵。不由分說來拿住，男女双双着急問公差。（官生白）這、這、這是什麼意思？我是過路的嚟！（差白）放你的狗屁！你殺了尤含珍的父亲，拐了他逃走，還說是過路的。那尤含珍聽說父亲被人杀死，大吃一惊，隨即動問道：我的父亲，却被誰人杀死？伏乞說个明白。（差白）你自己通姦此人，將父亲杀死！亏你假做不知，還要來問我們。（小旦白）阿呀，二位公差阿，奴家父亲被人杀死，却不与这位书生相干！他是与奴乍遇，不要冤枉了他！奴含珍自到县中，辯明此事便了。（差白）你与他通姦杀父，意合情投，所以同他逃走出来，你还要护他！（小旦白）阿喲，沒有此事的嚟！（差白）伙計不要管他，且帶去見官就是了。你帶了二人上了鏈，待我挑了這錢担。（官生白）阿呀，二位休得如此！小生實是過路的，与這小娘子向无認識。那通姦杀命，是一些也不知道的嚟！（差白）是真是假，你去見了老爷，自家去辯。走走走！（官生白）阿喲，這、這、這是那里說起吓！（表唱）公差帶了二人跑，含珍流泪苦悲号，一路閱文不必說，到县前才得头梆初次敲。官未升堂且自等，二公差是吃些小点与茶糕。皆因这件奇文事。閑杂之人成队淘。看听审，鬧吵吵，两两三三細滔滔。二梆已过三梆打，书办先将卷案交。皂快原差都已到，押着有兰与着女多姣。李老爷即便外堂坐，看审之人如潮。差人跪上將情稟。（白）今日小

的們，在城外高桥之上；（唱）把尤氏姦夫一起牢。（末白）那尤含珍、姦夫，俱拿到了么？（差白）俱拿到了！現在一齐帶着。（末白）好！明日領賞。（差白）謝老客賞！（末白）把尤含珍帶上來！（差白）后老客，尤含珍当面。（小旦白）爷爷在上，女子尤含珍叩頭。（末白）尤含珍，你怎样通姦，杀父脫逃，細細供上來，免受刑法。（小旦白）阿哟，爷爷！沒有此事的噯！（唱）念女子虽是年輕貧等家，从不为非作事差！昨晚二更老父回家轉，身背青蚨行步斜。（末白）住了，有多少青蚨？（小旦白）一十五貫。（末白）你父亲回来，与你可有話講？（小旦白）有的。（唱）他說为父有言与你剖細衷，說來你一定快心胸；只为揚州有个盐商客，他要买妾欲傳宗；为父今朝将你卖，等你过門之后，还要找我花銀五大封。（末白）你愿去不愿去？（小旦白）爷爷阿，女子是：（唱）心中愿做貧家妇，作妾之言奴不愿从。（末白）你既不愿从，何故杀了父亲，与姦夫逃走？（小旦白）阿哟，爷爷，这是冤枉的噯！（末白）帶姦夫上來！（差白）姦夫当面。（官生白）老客在上，小人熊有兰叩頭。（末白）你叫熊有兰么？（官生白）便是。（末白）你是那里人氏？（官生白）小人乃淮安府，山阳县人氏。（末白）你与尤含珍，怎样通姦，杀了尤二，与尤含珍逃走？明白供上來。（官生白）阿呀，老爷，小人乃过路之人，向与尤含珍，从不昧面。况与尤二，并不認得，又无仇怨，如何杀死？求老爷明鑒。（差白）稟老客：那熊有兰，帶有青蚨十五貫，乞老客过目。（末白）再与我細細查來！（差白）吓，后老客：真正十五貫。（末白）可点得明白？（差白）点得明白。（末白）阿，

熊有兰，你現今杀了尤二，盜了他青蚨一十五貫，又拐了他女儿，晝夜脫逃，今已被拿，你还要抵賴！我也知道，不用刑法，怎肯招認，吩咐夾起来！（官生白）阿哟，老爷，子民不杀尤二，如何用起刑来？（末白）本县若不用刑，你如何肯招認，扯下去！（雜应）吓！（曲调）官威如虎，役势如狼，那怕你英雄好汉，到着那法堂之上，使不出强梁。凭他們，寬下了鞋袜子，把身軀，扑倒在公堂，一双脚套三根本，好不疼痛难当！（末白）問他招也不招。（官生白）冤枉，难招！（末白）吩咐再收！（官生唱）阿哟，天吓！不知那个杀了尤二，其中定有不良，我却偏偏自投罗网，父母遗体不可毀伤，不招諒不休，我就招也何妨？誰把尤二杀害，难瞞日月三光，恶貫滿盈之日，自然天理昭彰！总使我有兰屈喪，也是命所該当，我若不該受屈，总有一日逃出天罗地网。主意已定，便說我受刑不起，情愿招認承当。（末白）招上来！（官生白）那尤二实是小人杀的！（末白）你与尤二，有何仇恨，将他杀死呢？（官生白）小人路过尤家門首，見尤含珍有些姿色，白日里不好去調情，因此等到黄昏时分，掩身而进，与尤含珍結其姻好，正要同了尤含珍逃走。不料尤二睡醒，喊叫起来，小人情急，将他杀了。（末白）那凶器是什么东西？（官生白）是刀。（末白）那里来的？（官生白）乃是尤二家的菜刀。（末白）那尤含珍可与你同謀？（官生白）只我一人。（末白）杀人害命。那尤含珍，岂可不来帮助么？（官生白）熊有兰想道：耻我一人認了，何苦害这女子，便說实是一人，尤含珍并无帮助的。（末白）吩咐

松了夾棒画供。(雜白)吓！(唱)受刑具，國法凶，松夾棍，画了供，吩咐帶上女姣容。含珍是，听得熊生招認了，唬得他，犹如小鹿撞心中。不知誰人把我爹爹杀，何故熊生一口供？战战兢兢跪倒丹墀下，为官唇口問姣容。(末白)阿，尤含珍，那熊有兰俱各招認，你不可藏头露尾，細細招上来，免受刑法。(小旦白)阿呀，爷爷，那熊有兰，乃受刑不起，胡乱供招的噯！(末白)好个利口的女子！那熊有兰已經供得明明白白，因姦盜財，杀命情真，你还要代他抵賴，与我撈起来！(雜应)吓！(小旦白)阿哟，爷爷！冤枉噯！(唱)官令森严拖下来，把含珍十指尖尖撈起来。可怜他，連心疼痛真难过，恨无地縫一条开。(末白)快快招上来！(小旦白)阿哟，爷爷吓，女子与那熊生，向来并不認識。乃今日在高桥路遇，如何要女子招認通姦二字噯？(末白)那通姦卽算未成，那盜財杀命是真，如何抵賴？(小旦白)爷爷吓，并不是熊生盜財杀命，其中定有不良，求爷爷另緝凶身，与女子父亲抵命！(末白)哈哈，到也賴得干净。要本县另緝凶身，好刁滑女子！与我再收！(雜白)吓！吓！(唱)不由分說苦難言，綫索将来紧紧拴。阿哟，爷爷吓，杀人一命非儿戏，國法森严岂可胡乱言？(末白)好个練刑女子，把他紧紧收足来！(雜白)吓！(小旦白)阿呀，天吓！(唱)含珍此刻痛難言，死去还阳只叫冤。此事看来要招屈認，但是害了熊生受此冤。只得与有兰一样来供認。可怜男女双双遭此不白冤，当堂便把供来画。就把二人下了監，看审之人都散出。李老爷，退进私衙不必言。

阿鼠滿怀心得意，放心托胆去賂錢。
此卷情由難細講，見都斷斷下卷言。

无錫縣，頃刻备文詳上宪，幸亏遇着况青天。

綉象十五貫卷之七

第七回 震集

降兆

(外上引) 节凜忠良，清廉性养。 叨圣恩， 职受黄堂。(诗曰) 峰前峰后寺新秋， 絕頂高窗見沃洲。 人在定中聞蟋蟀， 鶴曾棲处挂猕猴。(白) 下官况鍾，乃山西絳州人也。两榜出身，向为岳州司馬，今陞苏府黄堂。寵遇恩荣，爱民如子。官虽四品，审断如神。只落得两袖清风，不取民間草木。承蒙上宪刮目待之，念我为官清正。上任以来，未經宿庙行香，今日斋戒虔誠，往城隍庙去者，吩咐打轎伺候。(雜应) 吓！(唱) 况谷斋戒要行香，冠戴完时就出堂， 吆吆喝喝身登轎， 不多仪从走街方。 行来早到城隍庙， 道士聞知迎接忙。 况谷下轎身登殿， 衙役紛紛站两傍。 只見神道威严朝外坐， 高烧灯烛点辉煌。(末白) 請太爷拈香。(外唱) 这第一炷香， 保佑国泰与民安， 五谷丰登人尽欢；第二炷香， 賊盜潜踪无失案， 野多滞穗没人貪， 路不拾遗知政肃， 永无冤枉我心

欢；第三炷香，我况鍾惟吃民間一口水，从无私曲做清官；但是我阳官怎曉民冤枉，还求神圣阴空助下官。祝禱已完重拜叩，拜毕抽身四处觀。不多一刻天將晚，况爷是清茶一盞度更闌。靜室一間权宿夜，桌間打睡梦奇冤。慢云苏府蒙瞶睡，再說城隍此刻施机关。（正生引）职掌人間善惡，監察一郡冤情，所謂禍福无門，惟人自召，暗室亏心，神光普照。（自）善哉！善哉！本神乃江苏府主，威灵侯城隍是也。掌人間之休咎，察暗里之机关，凭你巧計奸刁，此地难逃鉄案。今有淮安府山阳县熊氏弟兄，虽为姻緣牽纏，二人并受奇冤，待我托梦苏太守况鍾，使他开豁二人便了。賞善罰惡二司何在？（生副同应）有！（正生自）你与我将苏府况鍾揭去睡魔，你二人变作猩猩一般，在况太守梦寐之中，作悲苦之状，似欲遭杀模样。使他审讯，开豁二人，救度四命，不可有違！（生副同应）領法旨！（正生唱）正是大地乾坤都一照，免叫人在暗中行，二神領旨出神庭，变其相貌象熊形，托梦清官况太守，装成悲苦要亡身。演完复旨休提表，再說黃堂梦寐惊。即忙站起身来看，把手連忙揩眼睛。（外自）呀，这又奇了！方才下官在梦寐之中，明明有两个猩猩，見了下官，悲苦万状，似乎将要临刑之状，要下官相救一般，一霎时就不見了。我想猩猩，乃人熊的野兽別名。但乃野兽有何冤枉？好叫人好难猜也。（作敲更声）咯、咯、咯、咯、嘒、嘒、嘒。（唱）听得譙樓三鼓槌，况爷思想悶心头。神圣阿，你今何不分明示！暗里机关誰識由？叫下官难解難猜想，欲要丟开不敢丟，踱来

摆去天将亮，門房伺候送寿眉。梳洗完时把神圣别，太爷喝道轉衙回。住談托夢

神明事，再說无錫山阳解獄来。（小副）手执无情棍，日夜管獄囚。（自）自家按察司監禁

卒便是。今当朝审之日，各处州县解来重犯，俱要收監，这得在此小心伺候。（唱）禁卒心中

想趁財，伺候監門不走开，在着監門收各犯，只見外边起解犯人来。（副淨）監門上那

位大叔在？（小副）什么人？（副淨）我乃押解犯人的。（小副）你是那里押解犯人来来的？（副

淨）我是淮安府山阳县，押解因姦謀命的男女二犯。（小副）可有灯油草荐錢么？（副淨）不

瞞大叔說，在下承当了此差，連飯多是供給他的，那有余錢付你。（小副）如此說来，沒有的

了。（副淨）分文沒有的。（小副）既然如此里面来。（唱）禁卒听了頓然呆，无奈把着監門

兩扇开（自）可怜熊有蕙与着侯玉娥二人是（唱）披枷帶鎖挨身进，解差交卸放心怀，回

轉山阳不必表，再云牢卒把言开。（小副自）伙計，你把这两个囚徒，領他監底去。（丑自）

呸，是哉。噲，囚犯跟我到故搭来。（小生自）是，曉得！（表自）列位，这些禁子們，多是射利

之徒；若是犯人身上，寻得財帛到手，是然格外奉承，收拾了好好房間，內中床帳完全，不入

犯人淘伴，刑具寬松去鍊，伙計叫呼答应，无非趨奉銀錢。那間熊有蕙与侯玉娥二犯，乃是

穷苦囚徒，分文拿不出来，因此把他二人，推入牢底，不要說当时，就是目下管牢个宗朋友，

也是介个。（唱）有意是跟了禁卒进牢房，只見滿地阴风臭气揚，又无桌凳居中摆，四

壁蕭蕭风透凉；与玉娥泥地将身坐，又无灯火絕无光，腹中飢餓难挨忍，只为罪犯囊

空苦莫当。男女二人相对泣，已不得早些即刻轉京詳。思量起，好心伤，金环一只起灾殃。我本讀書知礼义，到今陷做窃玉与偷香。如此冤情何日滿？恨不得早些一死見閻王。傍側玉娥惟暗泣，心中抱歉意徬徨。熊生是自怨自悲还自叹，只好听天由命吃刀亡。慢叙二人牢獄苦，再講監門叫得忙。（小丑白）噲，監門浪阿有人来采。（小副）此处不来非好汉，再来不值半文錢。又是什么人在此叫喚？（小丑白）我是常州府无锡县解来男女二犯，要朝审个，相煩大阿叔开一开。（小副）可有常例錢么？（小丑白）勿瞞大阿叔說，个两个是一貧如洗个穷犯人，我当子这个苦差，連打盘纏才是我个。（小副）咳，好晦气！怎么今日解来的犯人，多是穷苦的？真真倒你娘的竈。（小丑白）得罪大阿叔个，等我下遭解个把有銅錢个犯人来，大大能补着大阿叔末哉。（小副）下回要补我的嚙！（小丑白）有个，有个。（唱）禁卒連忙开了門，解差交代一双人；尤氏熊生来走进，監中黑暗一孤灯。可怜他二人遭此复盆冤，不知日后可能云雾分？一路含悲身进內，听得禁卒連声伙計称。（小副白）伙計那里？（丑白）来哉，来哉！阿哥僭事务？（小副白）你把这两个不破鈔的男女死囚，領到監底去，不可身松！（丑白）曉得哉！（唱）禁卒无情只爱財，沒有花銀牢底埋。領进二人牢獄底，可怜阴惨哭哀哀。无甓无枱无有舖，又无灯火甚伤哉。禁卒是人犯入牢將門紧鎖，男女双双席地埋。腹內飢来身又冷，傍边苦杀一裙釵；心思想，苦伤怀，把那熊生冤累不应该！不知爹爹到底誰人杀？可恨問官乱胡猜！宿庙显熊今唱毕，監会情由下卷开。

綉象十五貫卷之八

第八回 震集

監 會

（官生引）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白）咳，天呀！我熊有兰，为何这等運蹇時乖？我急急回家，欲救兄弟負屈囹圄，因此夜夜顛行，不料撞着冤牽，路遇尤氏含珍，同路進城，不知那個，將他父親杀死，移累与我，更可奇者，那尤二被人杀死，又盜了青蚨一十五貫去，却却小生帶有青蚨十五貫。可笑那無錫縣李沛，竟將那十五貫青蚨，作為殺人凭据，此乃我自入羅網，將來京詳一轉，就要處決了。（唱）可恨为官理斷差，將人屈害亂胡拿，不容分辯嚴刑訊，捉生替死苦悲嗟。（白）阿啲，李沛吓李沛！（唱）你只因自要把前程保，太將人命比魚虾，就是我死一身何足惜，却被旁人要說我差。臭名傳遍姑蘇地，今生不得轉回家。（白）咳，熊有兰吓熊有兰，你好命苦也！（唱）这边訴苦叫蒼天，惊動同牢一少年；他是飢餓一回昏暈去，只听得熊有兰三字叫連連。早難道哥哥也犯皇家

法，同成大罪禁同監。咳，非也！天下边那有这样奇冤事，难道双双手足被冤牽。

不信我熊門該絕后，致使弟兄兩命要喪黃泉。有蕙正在心疑惑，又听得那首叹声

連。(白)咳，熊有兰吓熊有兰，你何故命苦至此嘎！(唱)天阿，为人命苦世无双，途路

之中遭禍殃，我是回家要救同胞弟，并不耽停回故乡，至中途遇見冤家女，屈成人

命罗皇章。(白)阿哟，天阿！不知誰人杀了尤二？(唱)人不得知天自曉，后来报应定难

逃。我是抵庄死在光刀下，苦只苦弟在牢中还未曉；巴巴望我为兄轉，那曉得兄在

姑苏禁獄牢，永远不能归故土，今生难会我同胞。滿望門庭重显耀，誰人思想到

今朝？越思越想心越痛，泪珠滚滚哭号啕。那首犯人陪泪落，門外边，狠心禁

子怒咆哮。(丑白)噲，离家里个身。思量小头浪松爽，抵庄大头出脫，自家干个事情，阿关

我俚舍事？(官生白)原不干大哥們事的！(丑白)介了来里神王鬼叫，那光景，必要害我俚

淘气呢！(官生白)大哥阿，我是只因冤枉的，故而在此伤感。(丑白)故歇半夜三更，还来朵

神王鬼叫，再是介末；(唱)我就将一棍打肩膀，苦杀含冤年少郎。阿哟，大哥阿，公

門全仗修行好，管教儿孙后代昌。禁子去，話不講，只听見那首哥哥叫接长。(小

生白)哥哥在那里？(官生白)住、住、住了，你是那个？(小生白)哥哥，兄弟有蕙在此！(官生

白)阿呀，兄弟在那里？(唱)黑暗之中灯又无，弟兄相会在囹圄，聞声对面来相泣。哥

哥阿，莫不是梦寐相逢我的哥！(官生白)阿，賢弟，并非是梦，为兄的在此！(小生白)阿，

哥哥，再不道在此團圓相會，此乃天作之合，為弟的只道再不相見的了。（唱）弟兄相見汨双流，只怕鉄石聞知也慘愁。賢弟阿，悲歡离合皆前定，你把犯罪情由細細剖。（小生白）哥哥阿，說也慘然嗜！（唱）从別后，念依依，我是閉門家內苦攻书。那一日偶因檢点殘书史，見了一只金环心动疑。（官生白）那只金环，从何而来的呢？（小生唱）哥哥阿，想必是老鼠啣来书架。我就將环藏抗在书儿，后因无米馮家押。豈知道禍起蕭牆惹事非？（官生白）那鼠啣金环，也非异事，何故就生出事来？（小生白）哥哥阿，（唱）那知金环就是馮家物，玉娥侯氏女姣姬。越洪見了心疑惑，只道养媳留情贈我的。玉娥女，恨鼠遺，买其鼠药餅中迷。馮小宝一見来爭吃，霎时一命去归西。馮老当官来首告，說我通姦养媳毒痴儿。金环一只为凭据，知县严刑罪不知。到如今問成大辟来朝审，只怕京詳一轉要斬郊西。（官生白）阿，賢弟，你的冤枉，尤有金环为据，为兄的冤枉，真个不明不白。（小生白）吓，哥哥的冤枉，不知怎样起見？可就与小弟得知。（官生白）咳，賢弟阿，一言难尽。（唱）我出門一竟到宁波，各处謀生度口哺。随着海船上面来拿舵，那一日舟行收口是娄河。众客商无意来閑話，說起山阳毒死夫。熊有蕙通姦五个字，为兄听了暗疑磨。立辞众客把情由說，手足难抛沒奈何。十五貫，是青蚨，陶大公攢湊轉程途。星夜攢程无錫界，高橋上面遇姣娥。（小生白）阿，哥哥，遇見一个女子，也平淡得紧，怎么就有灾害起来？（官生白）賢弟阿，愚兄負了青蚨，一到

高桥，暂时歇息。不料那边来了一个女子，两眼泪痕，据说要往城中，探望姑母病症，问我进城路徑。愚兄一时不合，說道：我也要进城，何不同往？正在說話之間，来了两个公差，不問情由，将这女子与为兄的，一并拿至当官，三考六問，定成死罪。也因解省朝审，不意在此牢中与賢弟相会。（小生白）阿，哥哥，那女子姓甚名誰？怎得就成此飞天横禍。（官生白）賢弟阿，（唱）此女名为尤含珍，有父屠猪尤二名，貪杯不管家庭事，气杀妻房喪母亲。那一日尤二酒醉回家轉，肩負青蚨走进身，含珍問父：何来此？尤二是酒醉模糊說卖女身。說完即向床中睡，鼻息呼呼不应声。含珍女，泪紛紛，不肯将良作賤人。夤夜脫逃街上走，欲投姑母要进城行。高桥上面来相遇，誰知家中尤二杀亡身，又窃青蚨十五貫，劫財杀命是真情。一时无处把凶身捉，（白）却好为兄的，（唱）高桥途遇这含珍。又有青蚨十五貫，公差一見不容情。拿到当堂无許辯，竟問成死罪要遭刑。岂非湊遇奇冤事？撞入天罗地网門。賢弟阿，却不道我与你共做刀头鬼，只好双双地府去把冤伸。說罢抱头来大哭，鶴唳猿啼不忍聞。二女在旁流泪說：受此冤情是我累你們，今生不得来图报，只好来生报答你双双手足情。（官生白）噯，小娘子，你說那里話来。（唱）有所說死生乃是命中招，該杀头时总是要吃刀。目下凶身躲得好，只怕典刑之后終難饒。二女聞言心內苦，眼梢止不住泪珠拋。害得他手足双双如此样，十分感叹两同胞。諒今生不得將恩酬，愿来生共为大馬报。

住表弟兄监会事，东升旭日又来朝。
由今唱毕，見都判斬下回表。

都文已轉苏州地，四人男女命难逃。
监会情

綉象十五貫卷之九

第九回 巽集

判斬

(外上引)國法皇章，整飭強梁。愿吾民，莫犯刑傷！(詩曰)一輪遙上海門東，光照乾坤万里同。丹桂香飄秋正半，碧天斗轉夜方中。(白)下官况鍾，职受苏州知府。今日奉旨決囚，上宪委着下官标斬，吩咐傳点升堂。(唱)况各冠戴好威仪，傳点敲梆集吏书。大堂上点起通宵烛，灯毬火把照丹墀。皂快分班来站立，刽子手，高挑雉尾着紅衣。典史刑承抱案卷，紅黑帽皮鞭勇猛施。打鼓升堂官坐出，手拿笔管就标硃。发监牌，吊取四名男女犯。只听得鍊条鉄索好悲悽，两女两男俱要斬。书吏旁边送卷齐。(外白)吩咐將男女四犯帶上来！(雜白)犯人听点名！一起姦杀夫命事，斬犯熊有蕙。(小生)有！(雜白)剛妇侯玉娥。(小旦)有！(雜白)一起姦杀父命事，斬犯熊有三。(官生)有！(雜白)剛妇尤含珍。(貼旦)有！(唱)况各暗暗想心胸，这多是爱色貪花

把命終； 杀父杀夫将天性絕， 皇法難寬天不容！ 死有余辜不足惜， 應該斬首正民風。 緣何男犯名和姓， 好象同胞亲弟兄？（白）噯，只怕沒有此事的！（唱）難道弟兄俱犯姦情案？ 况且各县不相同， 况各执笔把斬条判， 麻繩捆綁不寬松。 斬条标判多明白， 高高插在背梁中。 姑苏哄动人无数， 七張八嘴鬧匆匆。（雜白）阿哥，我俚去看杀人去。唔阿曉得杀那里个案？听得說山阳县一起謀杀亲夫，无錫县一起通奸杀父。一个男犯熊有蕙，女子侯玉娥。一个男犯叫熊有兰，女犯尤含珍。咳，真正苦惱子！舍来介嚙淘成，干那个大事务！喏、喏、喏，犯人迎出来哉。（唱）犯人迎出上街来，鬧哄閑汉似涌潮来； 头頸伸长掂起脚， 輕浮閑汉共疑猜， 抽到皮鞭才退后。（雜白）阿呀，吓！一只鞋子，一只鞋子。（唱）一条出路路分开。（白）那男女四人；（唱）头顱未遇青鋒刃， 魂魄先归照膽台， 閉目垂头惟暗泣， 八名劊役双分开。（劊子、淨、副、丑、末同引）衣染猩猩血， 手拿閃閃刀， 一条捆綁索， 两道雉鸡毛。 綁犯人鷹拿燕雀， 插斬条鬼哭神号。 官差奉天行事， 非关劊子分毫！ 凭你大胆英雄汉， 一見咱家魂也消！（雜白）喏、喏、喏，犯人迎出来哉！阿唷，个两个姑娘，到生得标致朵。（唱）但見民壮官兵尽执刀， 摆齐对对甚雄驍。 劊子手， 雉尾飄， 挺胸迭肚相咆哮。 彩旗对对飞熊虎， 洒鑼击鼓鬧吵吵。 男女四人此刻非凡苦， 紧紧麻繩捆綁牢； 愁煩满面流珠泪， 冲冲怨气透青霄。 况各乘坐逍遙馬， 后拥前呼喝喝吆。 他奉了都堂令， 倚势高， 虎威赫赫焰滔滔。

威威武武前行去，前边早已到西郊。描金案桌中央摆，况鍾身坐虎皮交。傳令两

旁齐伺候，时辰未到慢开刀。（表白）大凡监斩囚犯，当初总要等到午时三刻，方才动手。

此刻男女四人，跪来朵地浪，心内思量，好不悽惨！（官生白）咳，我熊有兰，死得好不瞑目

也！（小生白）我熊有蕙，死得好无辜也！海底沉冤，阴司伸訴。（唱）怨气冲天在法场，口

声声叫上蒼。咳，天呀！天呀！皇天何故无天理？手足双双共受殃。害得

弟兄如此苦，此身少刻要隔阴阳。我今生不能鳴冤伸此事，少不得死归地府訴閻王。

必要阴曹对証将仇报，冥司决不肯荒唐。（白）阿呀，恨吓！（唱）可怜我瘦怯怯儒生遭此

禍，徒然往日讀文章。再不道手足二人遭此奇冤禍，少頃是六尺之軀要在刀下亡。

弟兄不住悲啼哭，看斬之人人打牆。人人俱說冤情事，个个觀之心内伤。阿呀，

哥哥吓！再不道骨抛野地誰收拾？身首分开是下場！賢弟，我是为人向日无差錯，

何故收成如此腔？含冤女子推尘埃，吓得來，魂魄幽幽赴冥王。男女四人來怨恨，

官厅上惊动这黃堂。想他們：今日典刑何怨处？不免喚他問短长。（外白）吩咐帶男犯

上來！（雜）吓，太爷吩咐，帶熊有兰熊有蕙上來。（官生、小生同白）太爷在上，小人捆綁在

身，不叩头了。（外白）阿，熊有兰、熊有蕙，你罪犯迷天，奸淫杀命。今日典刑受死，皇法昭

昭，怎敢在本府临刑之时，喊称冤枉！（官生白）阿呀，各各阿，難道小人弟兄，都干此不肖之

事？实出冤枉！今日典刑，可怜熊氏香烟断絕了，所以长叹。（外白）吓，你两个是弟兄么？

(官生白) 小人是同胞手足。(唱) 况各聞听想心中，触动了城隍托夢見人熊；莫非神灵来显应？必有冤情在內中，待我細問其中屈，皂白分明問取供；倘然果有奇冤枉，待下官超俗双双弟兄。(外白) 熊有兰，你把始末情由，細細講来。(官生白) 各各听稟；(唱) 小人家业叹蕭条，无以营生往外跑。留弟攻书把上进，小人是，海船擋舵过昏朝。聞知兄弟遭冤枉，急走归家慰寂寥。陶复朱贈我青蚨十五貫，小人自負至高桥。冤牵会着含珍女，問路无辜把禍招。含珍惧父把身来卖，不甘作妾走荒郊。那知道这晚尤二遭人杀，劫去青蚨来脱逃。无錫县差人把凶手捉，却好小人同路女多姣；又見有青蚨十五貫，真賊現获就拿牢。把小人捉生替死来問斬，杀人凶犯乐逍遥。故尔小人不伏称冤枉，望各各駁問禍根苗。(雜白) 稟太爷：午时三刻了！(外白) 知道了！阿，熊有兰，你既称冤枉，你就不該一口招認，不特污人名节，抑且自甘死罪。(官生白) 各各阿！(唱) 小人怎肯来招認，怎奈严刑难受熬！况且含珍业已糊涂認，叫小人怎脫禍天条？(外白) 你且跪在一旁。(官生白) 是。(外白) 阿，熊有兰，你的罪名，又称是冤枉的，你且說来。(小生白) 阿呀，各各阿！(唱) 禍端只为一金环，被鼠耗脚至廢书殘。那知却是馮家物，小人怎曉这机关？枵腹苦，叹飢寒，将金环押米救飢寒。馮越洪一見心疑惑，登时往內問嬋娟。玉娥是回答被鼠来啣去，越洪立逼要寻还。(外白) 住了。那金环被鼠咬啣，情或有之。那馮小宝药死，岂无情弊？(小生白) 各各阿，那毒死馮

小宝之事，小人一些也不知道的。要問侯玉娥，就知馮小宝怎样毒死的了。（外白）帶侯玉娥上來。（小旦白）爷爷，侯玉娥在此。（外白）阿，侯玉娥，你与何人通姦？謀死丈夫，害熊有蕙无辜抵命么！（小旦白）阿哟，青天爷爷听禀。（小旦步步攸）念犯女，失金环，鼠啣情真。被熊生拾取藏珍，将来押米薪。公公一見起疑心，不說明，暗里留神，將奴辱罵不斯文。适值街前卖药，將錢买，药餌裹餅。夫君見，搶来吞，霎時間，一命归阴。公公只道有私情，通熊生，將金环，質証罪名。知县用严刑，奴受刑不起，只得受屈招承。（外白）退下去。听他供吐之情，显見都是冤枉的了。把那四人性命，一旦遭刑，岂不可惜。但是圣旨已下，如何違得？罢、罢、罢，待本府往見都堂，就好超釋了。过来！（雜白）有！（外白）什么时候了？（雜白）后爷酉时未刻了。（外白）时辰已过，且慢开刀！（雜白）吓！（外白）况爷想定就开言，我去往見都堂事可全，吩咐一声来放綁！（白）那男女四人，（唱）如比鬼門关上得回旋。（外白）左右过来！（雜白）太爷有何吩咐？（外白）將男女四犯，小心押回內監收禁，不可疎忽。（雜白）是！（外白）譙樓上可曾起更？（雜白）才打初更。（外白）如此还不夜深，本府回衙，用过晚飯，即刻上院。你們不可远离，伺候本府見都。（雜白）吓！（外白）吩咐帶馬！（雜白）吓！（唱）况爷打道轉衙中，一餐晚飯略飢充。不多一刻身乘馬，譙樓二鼓响咚咚。判斷問供书唱毕，見都訪鼠在下回中。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

第十回 巽集

見都

(外上引)橫斗柄，轉星河，加鞭乘黑夜，敢蹉跎？人命关天，怎忍使无辜碎剮！
(詩曰)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余寒历冰雪，石門斜日到林陬。(白)
下官况鍾，今日奉旨決囚，宪委典刑：熊有兰、熊有蕙、侯玉娥、尤含珍，男女四犯，临刑俱称冤枉；因此下官，就在法場帶上，細細一問，內中還有委曲奇冤；此乃原問官胡涂，將无辜四犯屈斬，豈不罪過！因此仍將四犯收監，連夜見都，超釋四命。來此已抵都轅，那邊有兩名夜巡更夫來了，不免閃在一旁。(副淨白)喂，半夜三更，什么人在此行走？(末白)是本府太爷，要見大老爷的。(副淨白)原來是太爷，待小的开了柵欄。(唱)况爷是，要面見都堂陳就里，冰心夤夜見周光，进柵欄已打三更鼓，走过巡更站一旁。(副淨白)小的們叩頭。(外白)罷了，大老爷可曾安睡？(副淨白)此际三更，大老爷安宿已久。角門掩上，只有

夜巡官，还在这里伺候。（外白）既如此，就着夜巡官通报便了，左右轅門外伺候。（众应）是！（外白）吓，夜巡官何在？（小生引）朝朝开虎帳，夜夜护轅門。（白）是什么人？（外白）是本府在此。（小生白）原来是太爷到此，今日决囚辛苦了。（外白）本府正为决囚一事，特来面見都爷，相煩通报。（小生白）这等夜深，合衙門安睡久了，小官怎敢通报？（外白）我要紧公务，一定要面見的！（小生白）吓，太爷是个清官，比別位不同，小官冒死通报，料也不妨。太爷少坐，待小官傳鼓进去便了。（外白）好吓！这个官儿，甚是小心，果然傳鼓进去了。（唱）况爷坐定想心胸，我是絲毫情面不能容，四人性命非儿戏，天地仁慈一样同。况爷正在頻嗟想，只見夜巡官出外說情衷。（小生白）吓，太爷，夜深了，請回罢！方才小官傳鼓进去，惊动大老爷，十分着恼，說了太爷，才得免打，傳話出来說：太爷請回，明日早堂相見罢。（外白）嚶，生死攸关，說什麼早堂相見，再相煩傳稟一声。（小生白）小官性命要紧，再不敢通报了，不用見罢！（外白）吓，你不傳稟，难道本府罢了不成！哈哈，也罢！待本府亲自击鼓便了。（唱）頃刻鼓声三下击，夜巡官那敢再延挨，如飞入内回堂候，瞬息傳呼把私宅开。（白）吩咐开了角門，該班夜役，明火站堂。着苏州府伺候，大老爷即刻升堂了。（唱）苏府况爷来領命，忽聞吹打役齐排，中軍书吏登堂立，踱出封疆坐法台。（末上引）烏台凜凜石峨峨，半壁江南保障多。（白）下官周沆，字恂如，乃江西吉水人也。官拜都察院。奉旨又兼都御史，巡撫应天等处。所喜僚属清廉，地方宁靖。今当

行刑时候，奉部处决重囚四名，仰苏州知府监斩回报。黑夜传鼓，稟称知府要见，不知有何紧急事情。此官品望非常，只得出堂相见。（杂白）中军叩头。（末白）传巡捕官。（杂应）吓，大老爷有令，传巡捕官进。（小生白）大老爷在上，巡捕官叩头。（末白）传苏州知府进来。（众白）苏州府知府傅见。（外白）知府况鍾见。（末白）请起！今日奉旨决囚，已经借重贵府，只合法场监斩。夤夜投见，却是为何？（外白）大人在上，卑职奉委决囚，理当监斩回报；只这男女四名罪犯，各负奇冤，难以弃市；因此夤夜禀见，欲求老大人，免其一死；以待卑府，另覓凶身正法可也。（末白）怎见得各负奇冤？（外白）老大人听禀：（唱）卑府奉命不辞劳，西郊顷刻把犯人梟。就把四人来引出，一齐把着斩条标。四人男女称冤枉，因此绑赴西郊还未斩梟。（末白）三考六问，经过多少官问，本院朝审已过，那有什么冤枉！（外白）老大人，自古一夫陷狱，六月飞霜；匹妇含冤，三年不雨，何况今日枉杀四命，岂不上干天怒！（唱）明镜不因屡照暗，冰心正可鉴秋毫！（末白）如今依贵府便怎么？（外白）这据尤含珍与熊有兰，姦情杀父，盗取青蚨，逃避出来，如何反在高桥逗留，难道不虑公差缉捕之理？即那熊有蕙果与侯玉娥私姦，所赠金环，既知馮姓之物，何反向馮越洪押米？此二案，据卑府看来，还宜复讯真情，救全四命。（末白）贵府说那里话来，按律决囚，乃朝廷大典，今日部文既下，本院那里还做得主来！（唱）这是奉旨把囚来决，君命难违犯法条；叫本院怎样来担待？你今速速去开刀。（外白）老大人，会典上原载着一款，凡死囚临刑

叫冤者，許專與勘問陳奏，只須老大人作主，那四名便可生全矣！（末白）貴府說那里話來！（唱）本院公庭審究無疑竇，你这鉄面的官兒要獻嘲！（白）貴府請回！違誤時刻，彼此多有未便。（外白）老大人在上，卑府虽以刀筆出身，未嘗學問，還記得孟子有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間苟有冤抑，便當力為昭雪，難道事出朝廷，便坐視不救么？違誤時刻，當以一官徇之。（唱）况各侃侃周各想，可笑况鍾辭滔滔，部文已下何容緩，你那复审之情且請銷。（白）况那通姦謀命，事关重大，本院決不敢做主，貴府還是請回，速將四犯斬訖報來。（外白）老大人何出此言？不要說老大人，就是卑府这里，蒙圣上新賜璽書，得假便宜行事，僚屬不法，尚許拿究，難道這四个小民，就不能保全了？（唱）望老大人阿，休執見，望施恩，提出天羅免誅刑。（末白）吓，待決重囚，何必如此保救！貴府既然新奉璽書，竟自陳奏便了，何必又向本院饒舌么！（唱）你也可便宜行事来做主，足見黃堂一太尊。（外白）老大人請息怒，卑府无非為民請命耳。（末白）这个斷難領教！本院是（唱）力怯回天万不能！（白）若是貴府再若多言，（唱）糾參飛本出連宵。（外唱）數言惱了况各性，呵，大人，休將况某覷如毫。（白）也罷。老大人既不肯陳奏，愿將此印為當，姑限半月之間，亲往淮常二府，察明兩案回報；若有不決，老大人竟將卑府題參，一应罪名，卑府独自承當便了。（唱）取出黃綾一印包，双手連忙当案交。（末白）好个莽知府，到也难得！也罷，貴府既如此力懇，或者果有奇冤，也未可知，这印信还权收下，准限半月，审明回報便了；如有

差迟，参处未便。（外白）是多謝大人！卑职还有下情稟达。（末白）还有什么言？（外白）要求
 老大人令箭两枝，卑府亲饗前往。（末白）要他何用？（外白）淮常二府，非卑职所属，有老大
 人令箭，就有呼必应了。（末白）这也说得是，取令箭两枝过来。（小生应）是，令箭在此。（末
 白）貴府可便饗去，任你便宜行事。請回！（外白）是，卑府告退。（末白）請！（唱）三躬退出
 况鍾来，澄冤心切不辞劳。都堂退座重吹打，心头暗暗贊賢僚。（白）哈哈，好知府吓
 好知府！（唱）果然忠胆无私曲。（白）就是本院見了他，（唱）也覺生畏神动摇。真假全凭
 他去办，冤情未曉可分标。丢下周咨心内想，况各退出到行轅。（外白）好了！如今
 四名罪犯得生了。左右！（雜应）有！（外白）什么时候了？（雜白）五鼓了。（外白）天色將明，
 速速回府。將冤囚寄監。点齐各役，星夜先往淮安，次到常郡，相机行事便了。帶过馬來。
 （唱）手拿令箭好欢顏，不覺鷄鳴五鼓間。况各上馬回衙轉，立时吩咐备舟船。他
 令先往淮安去，踏勘馮家一段緣。一路順風无几日，淮安眼望在前边。把官船隱
 处來停泊，地方伺候府尊严。（丑引）总甲非为荣，权端管子民。遇着兜难事，还要
 献精醫。思良勿去做，那得飯來吞？拚这两条腿，乐得一方尊。（白）自家山阳城
 中，一个总甲便是。为子老馮个一案事务，办子两个月公事，剛剛清楚出門，那里曉得小熊
 个毬养，临斬个辰光，來朵况太爷跟前，訴子冤枉。苏州府况太爷，要到山阳亲自踏勘。社
 我通知声老馮，好料理个宗使用。（唱）总甲思量要趁財，奔波两脚走长街。此卷見都
 今唱毕，清官踏勘下卷来。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一

第十一回 离集

踏勘

(末引)一着不到处，满盘皆是空。(白)老汉馮越洪。只因媳妇侯玉娥，与間壁熊有蕙通姦，私贈金环，將孩儿毒死，业已定案，問成斬剛之罪。可恶那熊有蕙临斬之时，在苏府太爷跟前，喊称冤枉。聞得即日，况太爷亲自来淮踏勘。我想此事，現有金环为据，可笑况太爷，听了一面詞言，要將此案翻供，正是青龙与白虎同眠，吉凶事全然未保。(唱)越洪正在暗思量，忽来总甲开言道短长。(丑白)馮阿爹請哉！(末白)請了！总甲何来？(丑白)我有一介一句說話，特然来对僂說声。(末白)总甲有何說話？到要請教。(丑白)就是你令郎个件事务，小熊来朵苏州府，况太爷跟前，喊子冤枉；况太爷連夜見都堂，稟明此事，暫行緩决。况太爷即刻要来踏勘哉。(末白)此情我也知道。(丑白)僂阿曉得是僂叫做况青天，僂要端正介两句說話回僂，勿要临时說勿出哉。一切个使用，我搭僂料理沒是哉。(唱)兩人正在

話兜兜，只听得：咄咄喝道响如雷，人山人海来拥挤，要看清官問事由。（白）那馮越洪鋪門外面，觀看之人，挨挨挤挤，越挤越多了。（唱）皮鞭扯扯抽开去，抽得开时挤滿人。馮越洪出接街头跪，况各下馬进衙門。到着中間公案坐，即傳馮老訊分明：你不要藏头并露尾，一一行行說与我听。（末白）太爷听禀。（唱）小人平日开张陆陈行，誤因侯氏女紅粧，金环私贈熊家子，毒杀亲儿一命亡。通姦謀命无天理，已經供認在当堂。伏乞太爷严究治，万代公侯列庙廊。（末白）求太爷究問熊有蕙与侯玉娥，为小的儿子伸冤，立見皂白了。（外白）阿，馮越洪，你是認真。只道你养媳侯玉娥，与那熊有蕙通姦贈环，买药毒死你的儿子么？（末白）太老爷，这是万耳万目，千真万确的事，难道小人冤枉他的不成？（外白）哈哈，待本府寻其实据与你看，你就明白了。那侯氏臥房在着那里？（末白）在着里面。（外白）你可引导。（末白）是。（唱）况各出位步匆容，越洪随后痛心胸。一班衙役跟随进，越洪引領进房中。只見阴风惨惨灰尘积，况各开口問情衷。（外白）这可就是你养媳侯玉娥之臥房么？（末白）太老爷，正是小人养媳的臥房。（外白）熊有蕙家在那里？（末白）就在間壁。这墙毘連熊有蕙的书室了。（外白）吓，那隔壁，就是熊有蕙的书室么？（末白）便是。（唱）好一位黄堂府太尊，周圍一看便疑心，庭內墙高难出入，暗度牛郎不能此地行。抬头看到天花板，但見鼠洞其形已露痕，分明鼠虫出入来行走，（白）其形已露，吓，其形已露。（唱）啣去金环定必真。（白）左右过来。

(雜應)有。(外白)与我速將天花板起去一块，看上面可有些形迹么？(雜應)是。(唱)衙役奉命急忙忙，將天花板起去看端詳。移过花梯將眼望，但只見一綫光明透出牆。(外白)上面可有鼠穴？(雜白)后上太爷，牆东有光，实是鼠虫所打之洞。(外白)你們可細看，天花板內可有形迹么？(雜白)是。(唱)只見鼠虫皮骨两三堆，金环一只上边留，又見咬殘燒餅虫銼破。(白)衙役取下来，送与况爷觀看。(唱)太尊一見喜心头，从又出来公案坐，喚越洪跪下問情由。(外白)阿，馮越洪，你可知罪么？(末白)小人无罪。(外白)你說失去金环一对，現在天花板上，并有咬殘燒餅几个，鼠骨几堆，分明是鼠药之毒。你子誤食情真，怎么冤害別人起来！皇法难容，天理何在？(末白)是，小人知罪了。非太老各廉明，險些儿害了他兩人性命。还求太老各据情詳釋。(外白)哈哈，你既知罪，本府再提省了你罢。要想天下贈情之物，焉肯露情？况那金环，既是你养媳侯氏所贈，岂不可囑熊生。那熊生焉敢反拿来向你押米，难道不慮你認出来的么？(末白)是。小人年迈，昏瞶糊涂，只求太老各据詳超釋，就是恩典了。小人自今以后，再无翻悔了。(外白)今日本要責你几下板子，念你年迈，子死情慘，退下去。(末白)多謝太老各不責之恩。(外白)左右，可將金环鼠骨燒餅等物，帶往船中，就此起馬。(雜白)稟太爷，山阳县徐老各要見。(外白)你去致意，本府公事在身，改日相見。(雜應)吓。(丑白)总甲送太老各。(末白)小人馮越洪送太老各。(雜白)免！(唱)好一位清官况太尊，刀头超釋一双人。真情踏勘多明白，鼠咬金环

却是真。并无謀命通姦事，乃是痴儿貪食誤亡身。多云再世包文正，急杀山阳徐
 县尊；誤陷姦謀非小可，只怕难免要參处出衙門。丟下淮安百姓人私議，且說况各
 悄悄下船行。三天已抵常州界，要察訪尤家一案情。私行扮作觀模樣，一双衙役
 緊隨身。若見茶坊便把茶來飲，酒肆之中飲几樽。每日六街三市走，当心緝獲这
 凶身。那一日來到城隍廟，况各住步把眼來睜。燒香稀少人清靜，見一个年老之
 人急急行。踏勘情由今唱畢，訪鼠測字下回云。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二

第十二回 离集

訪鼠

（末上引）浪逐蠅頭覓利忙，江湖上掙不破英雄網。（詩曰）归来青壁下，又見滿簷霜；轉覺琴齋靜，隨云過石梁。（白）老汉陶復朱。自从在苏州买貨下船，指望到河南脫卸，不想遇着熊有兰兄弟之事，老夫怜惜其冤，助錢湊付十五貫，叫他回来救弟，誰料同舟客伴，尽道出門吉日，遇此踉蹌之事，竟改舟南往，老汉也只得隨众。到了閩南一路，且喜貨物頗有利息，又帶些南貨，依旧到苏州发卖，討完賬目，赶到家中，不覺又是仲冬了。咳，（唱）我是勞生空自碌忙忙，喜得年高身體強，太平得利归无恙，办炷清香感上蒼。（白）今日乃是望日，特到城隍廟中進香去。（唱）陶公虔誠去燒香，况各隨步暗思量。（外白）下官因為熊生弟兄之事，現已淮安事畢，返棹姑蘇，打发各役，先回潯墅關伺候。因此下官換過微服，假扮測字先生，坐下小船，来到这里高橋地方，停泊上岸，探緝尤二致死情由。一路行

来，只听得那些人，紛紛傳說，本府即日接臨此地，搜緝凶身。只是这宗公案，不比前边的事体，有些牆壁天花板，可以踏勘得来。如今无影无踪，怎么了？来此已是城隍庙，且进去閑玩片时，再作道理。过来！我在庙中閑坐，你可远远的伺候，不必近前。（县应）吓。（唱）况各信步进庙門来，緝不出凶身悶在怀，进殿庭先把神參过，暗暗将情訴出来，拜毕抽身觀四处，只見外边又有一人来。（丑引）日間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不吃惊，正是賭錢輸极汉，狗咬破衣人。（白）我委阿鼠，一生好賭，半世貪財。前番半夜三更，賭場里奔得居来，打从尤葫荈門首奔过，只見俚朵大門开勒朵，里边还有火光射得出来。先前我原嚇得个歹意，不过奔进去点个火，居去困皓，罗里曉得，天賜橫財，尤二叔困来朵床里，头底下見有十几貫青蚨，我就頓起不良，思量偷而窃之。我就来朵俚个头底下，抽得出来，罗里曉得个个死坏，竟醒得轉来。醉眼模糊，喊叫有賊。我恐有人听得，就拿个把杀猪刀，就是介一刀，尤二說道別过哉。我竟搨子个一包銅錢，撥伊介一溜，溜到屋里一看，竟是介十五千銅錢。哈哈，个叫閉門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一到下一日，只听见街坊浪个众人說道：尤二被人杀哉，因魚跟人逃走哉，停歇歇官府下来相驗，緝获凶身。罗里知道湊巧得极，正撞个做閑家庄强遭瘟，恰也背个十五貫銅錢，搭个丫头走路，竟撥来地方上追上，捉到当官，替我夹，替我坐監牢，替我問翻罪，真正十足个替死鬼，替我翻子本，咳，只道搜和子牌，再沒罗个曉得个哉，勿道前日子，監斬官是僭个苏州府太守况青天，竟乔一擲起

来，唔道阿是看牌个嘖嘖吐朵？故两日聞得，淮安个出事多，踏勘明白哉；那間轉来，竟要到地方上緝获凶身。我想个个臭賊，橫暴里捉介張，到捉得凶朵噫！別人道我稍粗胆大，擲杀勿輸，勿关我事个。罗里曉得，学生是贏得起輸勿起，一献献子底，就做子灭杀个百老。勿知为僭个两日，有点心惊肉跳，住拉屋里，立勿得，坐勿得，到勿做子逃客。疑惑疑注，做个盆口，信勿准朵，阿呀！今朝是半月哉，到勿如到城隍庙里去，求介一当簽看，意思要撥一逃俚試試，卸一副庄撥拉別人做，勿知阿使得？（唱）姜阿鼠心內好惊慌，只恐怕敗露机关沒抵当。急匆匆来至城隍庙，胆战心惊好賊腔。进殿中正欲把簽筒取，遇

着陶公一老蒼。（末白）阿，他好是姜鼠哥阿，为何弄得这般賊头賊脑的形象。不免待我来叫他一声，阿，姜鼠哥。（丑白）是罗个叫我？（末白）是老汉叫你。（丑白）原是陶伯伯。（末白）姜鼠哥，近来賭兴如何？（丑白）勿要說起，那間做子衙門里书办相公来里哉。（末白）这賭場中的輸贏是常事，为何慌慌張張？（丑白）唔勿曉得敝地有个出官司，恐防带累乡邻吃薄粥了，所以有点着急。介了求介当簽，看阿有僭事？（末白）你地方有甚事故？老汉不曉得，就請你講一講。（丑白）說来也話长。就是我里个蕩，尤二个事务哉呀。（唱）姦杀奇聞事一桩，乡关到处广傳揚。（末白）什么姦杀事？（丑唱）就是那尤二遭人杀，但是杀死胡涂事渺茫。（末白）那尤二被人杀了。（丑白）杀哉喂！（末白）为什么杀的？（丑白）故个尤二，有个拖油瓶因魚拉屋里个，一日尤二，替阿姐借子銅錢，居来做生意，囉道是为子个两个銅

錢，到送脫子性命。(末白)有許多錢鈔，就送起命來。(丑唱)青蚨十五將身喪。(末白)是那
 个杀的？(丑唱)女兒抵罪理該當。(末白)不信就是他女兒。(丑白)當夜杀子人，明朝地方
 得知，即刻追上去，正拉采高橋地方，只見他女兒呵！(唱)和着孤男相傍處，做出私情勾
 当腔。(末白)他私与汉子逃走，有何見証？(丑唱)他囊中有十五貫眞贓在，招成姦杀候京
 詳。(住談两个相会來談說，再言况答聞听暗思量。(外白)那首殿上有人講話，听得十
 五貫三字，且去听來。二位可要起数么，总成总成！(末白)用不着。(丑白)起数个。住采
 住采，替我起一数。(末白)既是如此，你且站着，我每講完了話，就总成你。(外白)當得奉
 陪。(末白)你且說那汉子什么样人，是何名姓？(丑白)故个人，勿是本地人，叫詹熊有兰。
 (末白)吓，叫、叫、叫熊有兰。他是那里人氏？(丑白)听得說是淮安人。(末白)淮安人氏。这
 是儿时的事情？(丑白)故个是旧年秋里个事务。(末白)喇喇，呸！这是那里說起？(丑白)
 詹了要唔直跳起来？(末白)这熊有兰，乃淮安跨下桥人。这十五貫錢，却是老汉助他，回
 去救他兄弟熊有蕙的。怎么說是尤二家的起来！噫，世間有这样冤枉之事！(丑白)勿信有
 介个事！唔說那是唔个銅錢起来。(末白)我旧年在苏州阿！(唱)片帆北上共同淘，客
 伴閑談說細詳。(丑白)那就說个出事务介。(末白)我們同舟之人，偶然曉得淮安熊有蕙，
 被屈遭灾。不想舟中有个当梢之人，就是熊有兰。(唱)隔仓听得惊慌状，險些一命見閻
 王。(丑白)听得子兄弟个出事务了。(末白)便是。为因兄弟問成大辟在獄，痛哭不已。老

夫彼時心懷惻隱，一力贈錢十貫。又船中众客助錢五貫，叫他回去相救兄弟。（唱）他就叩別同船來上岸，肩背青蚌行路忙。果然自件真冤枉，好一个苏府清官監察詳。待

我衙門來作証，必要超釋熊生少年郎。况各听得多明白，原来如此內中藏。暗暗

点头从又听，那老者說：救冤反害他性命亡。（丑白）就是你个銅錢，也嚟舍見証。（末

白）怎么沒有見証，現有客伴船家，不是一人看見的。也罷！老汉竟到苏州况太各处，与他

訴冤去。神圣在上，弟子今日特來進香，为因急事，要往苏州辯人冤獄，不能从容瞻礼，改

日再來了愿罷。（唱）为辯人冤連夜去，向黃堂伸訴理冤枉。（丑白）唔要到囉里去？（末

白）苏州去。（丑白）阿喲，陶伯伯，唔也勿要多管閑賬，苏州府勿是好惹个噯！（末白）我为

好助他銅錢救弟，不能救得，反是我害了他一条性命。不要扯住，我是要去的！（丑白）陶伯

伯勿要去个好。你勿曉得，我里地方上，为子个出事务，見上司解六案，拖上拖下，了勿得

噯。加添个个况太各个，入娘賊狗毬弄个。面上橫肉臉起子，两只眼睛反插子，勿是好惹

主客。唔那了拿个頭拉釘上去碰起来。（丑唱）笑你負薪救火招无妄，岂不慮林木要貽殃！

（丑白）勿要去个好！（唱）拉拉扯扯不成腔，况各腹內細思量：你看此人相貌多奸詐，

行为举止甚乖張，莫非此案凶身犯？故而这等好惊慌。待他說罢來盤問，必須套

問这行藏。姜阿鼠，急滿腔，扯住陶公衣袂裳。一边必要当官去，一边苦劝甚

惊慌。（末白）姜鼠哥，你好沒來由，与你何干，还不放手？（唱）將手一推衣就放，陶公是急

急将身出庙堂。(丑白)走来，走来！熊有兰亦勿是唔个娘亲姆眷，僭要紧无事生非。常言道：事非只为多开口，煩惱皆因强出头；倘然况太各个被养个，倒拉唔身浪，要起凶身来沒那处。还是依我个見識，勿要去个好！(末白)咳，(唱)我岂肯把着良心丧，救人同溺有何妨！(丑白)坏哉！坏哉！那間个出事务要穿一遭个哉。噲，陶伯伯走轉来！还有說話对唔說。咳，去远个哉。勿要管俚，仰我来求求簽看。(唱)复轉身来进庙堂，他今就要將訴衷腸。将身跪在尘埃地，手捧簽筒心内慌。况谷跔起忙走过，站在他背后便声揚。

(白)将这扇子，在那婆阿鼠肩上一拍。(唱)惊得婆鼠好心慌。簽筒撒地把眼来張，吓！出来，原来測字还未去。嚇得我，心惊肉跳意防惶。(外白)你方才說要起数，就請說来。(丑白)我是要求簽个。(外白)求簽不如測字的好。(唱)未知測字如何样，审問釋放下回講。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三

第十三回 坤集

測字

(外引)凭你心虛胆怯，豈不露出乖張。情詞窘迫難堪狀，慌忙益見倉皇。(自)下官想那人欲去出首，他却这等着忙，其中情弊，必有蹊蹺。便对娄阿鼠說：你若有疑難不決之事，我便細細与你決斷。(丑自)介末唔儋个数。(外自)你看我招牌上，写着觀模測字。(丑自)那亭叫做觀模測字。(外自)凭你要問什么心事，随手写个字来，就可判斷吉凶了。(丑自)学生勿識字个，罗里写得介。(外自)随口說一字也罢。(丑自)阿准个介。(外自)怎么不准！(丑自)介末过边板凳浪来，請坐子，慢介点，仰我来看看，阿有人进来？(外自)可有人么？(丑自)嚙得罗个。(外自)如此随口說一字来。(丑自)吓，就是学生个賤名鼠字朵。(外自)尊名叫鼠字么？(丑自)正是，賤名叫娄阿鼠。个星賭場里才聞名个。(外自)阿呀，且住，我想野人啣鼠，已应其梦。他的名字叫阿鼠，莫非正是此人么？(唱)我是追思尤二来伤

命，到要听他风声此际詳。也不枉我連夜見都来到此，我看此人一定不循良。（丑白）

咿自言自語，来朵說僂，阿象測勿来个。（外白）你这个鼠字，什么用的？（丑白）官司。（外

白）鼠字十四笔，数遇成双，乃属阴爻；况鼠又属阴中之阴，是个幽晦之象；若占官司，急切

不能明白。（丑白）明白是还勿曾明白来，看看阿有僂个纏扰累及？（外白）还是自己的，还

是代占的？（丑白）是，是，是代占的。（外白）依数看起来，只怕不是代占的噫！这件事情，

到是为禍之首。（丑白）故个何以见得？（外白）鼠为十二生肖之首，岂非是个造禍之端？（丑

白）阿呀，竟是个禍端之首。（外白）况且竟象在里头窃取什么东西，搆起这桩事来的。（丑

白）亦来哉，个个偷物事，唔罗哩看得出来？（外白）鼠性喜于偷窃，所以如此讲。（丑白）唔，

是介了。（外白）还有一說，这家失主人家，可是姓尤么？（丑白）故唔罗曉得？（外白）那老鼠

久慣偷油，故而曉得。（丑白）你勿是測字先生，直脚是活神仙哉。个星事务，勿要唔管。只看

目下，阿有僂个是非口舌，連累得着。（外白）怎么連累不着？如今正是敗露之时了。（丑白）

故那解說？（外白）你說是鼠字，目下正交子月，是当令之时，自然要明白了。（丑白）那問意

思，要避拉外头去，你看阿避得脱？（外白）你只要实对我說，果然是代占，还是自己占的，說

明白了，我好实断。（丑白）既然是介，只得实說哉，其实是自占个。（外白）这个还好，避得

脱的。（丑白）吓，避得脱个，何以见得？（外白）你若自占，本身不落空了。空字头着一鼠字，

岂不是个窜字？就是逃窜之窜。但逃窜是逃窜得的。只是老鼠心性，多畏多疑，怕做了首

尾兩偏，不得出去。(丑白)先生好數，效驗非常；其實我拉里疑疑惑惑，所以替你起數。那間竟依你个神算，撥一走里使使何如？(外白)但是一說，你必要把事情如何起見，實對我說了，我好斷方向脫逃。(丑)你今若不把實情談，只怕官事臨頭走不开。快把真情來細說，我依字直斷吉凶排。好指引你方向趨避災殃禍，方算我測字先生有處裁。(丑白)先生仰我告訴你末哉，勿要撥來別人聽見子去。(外白)四顧無人，只有你我，不妨从實說來。(丑白)阿，唔个先生吓；(曲調)姜阿鼠，叫先生，听我将情說个清：这为生来好賭，貪財頓起賊心。夜間尤二門來進，見錢財，十五貫，即思竊取手來伸。(外白)偷錢小事，何須这等着慌？(丑白)阿呀，先生吓，勿要說起。(前腔)偷錢事，还未行，尤葫芦，頓時醒，他便忙喊叫，恐惊左右邻。我就拿屠刀，把他性命傾，捐錢回家藏身隱。熊有兰无辜替死，到今朝复尋凶身。(白)那里曉得，撞着子个瘟官。况太爷个入娘賊，到判斷时节，个个熊有兰番起供來。目下况太爷个狗賊，要到这里來緝凶。所以問声先生看，阿逃得脱个意思。(外白)你既對我說明，我決斷你听，若能走遁，万无一失的。只是要走今日就走，明日就走不动了。(丑白)阿，故末那处？(外白)鼠字之首，是个日字，两半个日字，原是一日之意，若到明日，就算兩日了，那里还走得脱身來。(丑白)故沒那处呢？先生吓，走是走哉，只是天色夜拉里哉，有介点勿便朵。(外白)若說天色晚了，最好。鼠乃昼伏夜动之物，連夜走最妙的了。(丑白)慢点，慢点。还要請問先生，走沒走到那里

个方去好？（外白）吓、吓、吓，鼠属巽，巽属东南，东南方去才好。（丑白）还是水路去好，还是旱路去好？（外白）吓、吓，鼠属子，子属水，是水路去的好。（丑白）水路东南方去，只是一时头上，罗里个只陌生船便好。（外白）不妨，你若要去，老夫倒有个便船在此，正待今晚下船，到苏杭一路去，趁赶新年生意，若不弃嫌，同舟如何？（丑白）故个极妙个事务哉。（唱）阿鼠听言喜满怀，多谢先生带免灾。身边就把钱来取，酬送先生礼也该。况太守，笑盈腮，连称多谢抗胸怀。（丑白）些些薄意，起数趁船钱，才拉化哉。（外白）多谢了。（丑白）先生个船拉囉里？（外白）就在那边河下。（丑白）既然是介，家下就住拉朵前巷，仰我居去拿子一条被头，就下船个。（外白）我即刻开船，不及久待，速去速来。（丑白）哦，是哉。（唱）我欲归家胆又慌，恐人拿捉急忙忙。丢下阿鼠把铺程取，况爷独自进船仓。（白）门子过来。（贴白）老客怎么说？（外白）少停有个人上船，你可称我师父，不许走漏风声！（贴白）晓得。（唱）况爷吩咐方才了，只见娄阿鼠肩驮行李来。分明走入天罗网，还只道附搭舟船免祸灾。（外白）娄鼠兄来了么？（丑白）正是来哉。（唱）立时就把船来下，一进门房道怪哉。（丑白）唉，先生好受用吓。（外白）这是小徒，休得取笑。（丑白）日夜介驼，只怕驼勿起噓。（外白）哈哈，又来说趣话了。（丑白）实头生得标致，倒象群秀班里个小旦。（外白）不用取笑，吃了晚膳，就要开船了。（丑白）是哉，是哉。我娄阿鼠，那间是搬来我逃脱哉。（唱）船家解纜就开舟，橈搖一夜不停留。甕中捉鼯娄阿鼠，分明此去送幽

州。一路行文不必表，滔滔一竟轉蘇州。將到潞野关一座，只見官船上衙役開嗽。嗽。得知本府私行轉，立刻迎接到舡頭。姜阿鼠一見惊呆了，登時吓得汗流流。
 (自)小船行至，官船上众衙役接見况太爷，况太爷就命將姜阿鼠拿下。(唱)登時冠戴大船中，人夫扯繹走匆匆。不多半日已到胥門口，况爷上轎好威风。見都堂即便將言稟，兩案冤情已得踪。都堂大悅連稱贊，就命他申明開釋弟和兄。此卷情由今唱畢，釋放熊生下卷中。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四

第十四回 坤集

釋放

(外上引)奉命作黃堂，且喜訪實冤枉。帶犯人双熊釋放，才算萬民瞻望。(詩曰)只賦冰霜性，惟存愛育腸。魚頭原尙直，斷頸不能降。(白)下官苏州府况鍾。前日在淮安山阳县地方踏勘，馮越洪家的金环一只，已經在侯玉娥房中，天花板內搜出，并有面餅鼠骨一堆，俱是贓据，显見馮小宝誤食情真，此案已明，熊有慮就有生路也。回来又在无錫地方，无意中，在城隍庙中遇見一个人，賊形狗相，下官以測字假粧，細細將他盤問，果然那尤葫芦是他杀的，被下官哄至苏关，把他拿下收監。昨日稟見都堂，命下官申明此案，釋放熊氏弟兄。早膳已毕，就此升堂。(唱)苏府黃堂坐出来，直堂书役两分开。况爷当下来吩咐，当堂发出弔囚牌。两个原差監內去，弔出含冤手足来。受伤股拐难行走，只得将双双驮上来。女子二人随后走，香腮不住流珠泪。男女四人齐叩首，战战

兢兢見宪台。(众合白)太爷在上，小人熊有兰熊有蕙叩头。女子尤含珍侯玉娥叩头。(外白)阿，熊有兰、熊有蕙，你二人的冤枉，本府已经亲自往淮安无錫两处，訪得侯玉娥之金环，乃被鼠啣去，馮小宝誤食鼠药情真。尤含珍父亲，实被娄阿鼠盜錢伤命，今有陶复朱裏明，熊有兰之青蚨十五貫，乃是他周助救弟之錢，并不是尤姓之錢，本府訪实，已将娄阿鼠拿下抵命。今日喚你們出来开釋，你們男女四人，好生回去。(唱)四人听說好欢心，当堂开釋罪和名。亏知府，豁冤情，四人叩謝不忘恩。生生世世难图报，定当点烛把香焚。况太守，笑盈盈，后堂命取大衣襟。想必你們該有姻緣事，故而彼此冤牽犯事因。今日当堂官断成夫妇，不負我察訪奇冤一段情。四人感激深深謝，况爷是相贈花銀一百金。弟兄叩謝来領賞，感不尽为官千万恩。(白)况太守就命四人，当堂結为夫妇。又喚四乘轎子，雇一舟船，送他回去。四人叩謝，上轎下船，回去重整門庭。日夜攻书，巴图上进。(唱)丢下熊生回去話，原說黃堂府太尊，即時帶上娄阿鼠，不須审究就招成。况爷就把监牌发，收监詳宪候行刑。退堂即把文书备，周爷拜本达明君。不多一月光阴快，部文那日轉苏城；圣恩夸奖苏州府，清廉正直候加恩。两处問官俱削职，县尊頃刻出衙門。交呈印信同乡去，此話书中不必云。監牢吊出娄阿鼠，今日西郊要典刑。法場斬却人欢悅，登时一命喪殘生。丢下苏州一节事。且說熊生夫妇轉回程。(白)一到山阳，复归故土。夫妇四人，死里逃生。又蒙恩

官，当堂配为夫妇，恩爱异常。馮老悔之不及，因无后嗣，就将侯玉娥认为义女，将这家资房屋，尽付熊生，以作半子收成之靠。（唱）弟兄作伴把书攻，用得功夫学問通。兔走烏飞正月过，中和旭暖阳风。学宪按临来考試，手足双双入泮宫。馮越洪，快心胸，惟求魚化得成龙。妯娌犹如双姊妹，熊生是，手足书房勤用功。四月过，是天中，端阳佳节放榴紅。六月炎天三伏暑，荷花透放在池中。七月凤仙开遍地，牛郎織女两相逢；雀桥毕竟經年度，两相留恋意情濃。熊生是，追思前事如同梦，但愿功名成就得尊荣。馮越洪，陷我兄弟双双害，幸得恩官釋放松。空結冤家成画餅，只落得玉娥原与我两和同。七月过，八月中，弟兄秋試进場中。拜別越洪馮老丈，馮公备酒摆厅中。餞別熊生双手足，双双謝領又別姣容。依依不忍分离別，走进船家促相公。熊生无奈登舟坐，开船一路去匆匆。紙短情长难細表，秋試情由下卷中。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五

第十五回 兌集

考試

（官生引）赤繩緣分莫疑猜，
（小生引）魚水相逢从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官生白）小生熊有三，
今與兄弟有恙，
要往南京鄉試。
且喜日暖風和，
早抵金陵投寓。
但愿得我弟兄榜上留名，
此為幸也。
今日乃是初七了，
明日要一早進場，
不免睡罷。
（唱）端正秋闈進考場，
那一晚弟兄並不讀文章。
一早起身同赴考，
熊生做得好文章。
三場考畢回歸寓，
弟兄无事步街坊。
看不盡紅樓翠館絃歌沸，
柳陌花街蘭麝香。
少年子弟騎駿馬，
他是意態輕狂午夢長。
隔溪有位如花女，
好風吹過一團香。
莫非是昨宵侍帳迎韓壽，
今朝欲續鳳求凰，
一度春風情未及，
倚門端的為劉郎。
細觀情形真可異，
青絲仿佛懶梳粧，
人情似倦還非倦，
尚有余香在錦囊。
又恁阳台巫峽夢，
兩點秋波水一汪，
情傳好似勾魂態，
到不要錯認劉郎是阮郎。
（官生白）阿，賢弟

不必看他！再往前边，游玩片时回寓。（小生白）哥哥請。（唱）但見六街三市广开张，推
 捱挤挤一茶坊。东西洋貨南北杂，銀錢兌換通客商。三山酒館生涯好，櫟柜的站
 着一位俏姣娘。綢緞鋪，广接长，那边还有六陈行。五馬并行街道闊，轎中嬌
 娜俏姣娘。花香鳥語乾坤錦，謳歌遍发調春阳。騷人携酒金樽泛，画舫湖中体态
 娘。覩不尽金陵多少街坊景，双双手足喜非常。游玩半天回寓所，两人仍旧看文
 章。耽擱光阴无几日，那天九月是重阳。忽然一陣金鼓响，双双手足喜洋洋。熊
 有兰，解元及第头名中，攀得蟾宮丹桂香；念三名举子同胞中，拜客参师喜气揚。
 （白）那弟兄二人，一中解元，一中举子，喜出望外，开发报金，归楚房租，即便雇舟回家。（唱）
 在路行程不細說，早抵山阳大馬头。馮越洪好不心欢喜，报单高貼密筹筹。（白）手
 足双双，进了大門，見了馮老之礼，然后步出含珍玉娥二人，夫妻見礼已毕。（唱）难得双双
 得意归，做妻好不喜心头。馮老即忙摆酒席，如今是，只知欢乐不知愁。若得
 春闈僥倖中，状元及第占鰲头。（白）弟兄二人，拜客已毕，仍在书房用功。（唱）肯苦埋头
 看圣贤，双双欲想夺魁元。殘冬过，旧腊完，人增一岁換新年。開过元宵交二
 月，試官为国要求賢。到齐天下求名客，試册登名把履历填。（白）那熊氏弟兄，拜辞
 了馮越洪，別了妻子，早抵京師，寓在糙米胡同，文昌閣上。連忙把履历填好，端正进场考
 試。（唱）中和旭旭暖阳风，弟兄作伴把书攻。头二三場多考毕，笔尖鏖战学交鋒。

老虎日期悬挂榜，（白）榜上的名字甚多，不及細說，（唱）单单只講弟和兄。（白）熊有兰中了第八名，熊有蕙中了八十二名，两弟兄想想我个才情，榜浪排得下一个坐位勿脫空，到也罢了。三月初三殿試，江西彭建洪状元及第，榜眼周正棠，四川人；探花熊有兰，熊有蕙三十名进士。舍个游街参相拜客，吃琼林宴，通是旧套头，勿必細講。（唱）三日后，見朝廷，万岁欽他才学深。欽賜还乡来祭祖，限满来京受帝恩。熊有兰，謝君恩，随班退出午朝門。紅袍紗帽金花插，白馬金鞍坐貴人，前遮后拥多威武，浩气冲霄惊鬼神。百姓观瞻多喝彩，算来全是况答恩。亏他昼夜埋头勤苦讀，一朝平步上青云。弟兄滿腹无穷乐，不愧书香后代人。（白）弟兄便擇日还乡，辞朝別駕。又收了四名家將，即日荣归。（唱）罄竹难书多少言，略談几句做完篇。手足双双乘俊馬，威风絕不比当年。状元榜眼来相送，陪送三百众同年。再四苦辞辞不脫，直送到长亭分手馬揚鞭。跟随仆从多精壯，小心心同蕙、兰。离却奢华錦秀地，陆乘白馬水乘船。考試情由今唱毕，荣归祭祖大团圆。感激报恩多少事，彈詞还在下一回連。

綉象十五貫卷之十六

第十六回 兌集

團圓

(官生引)昔日貧窮今富華，(小生引)受人恩處不忘懷。(官生引)今朝衣錦榮歸日，(小生引)手足双双共返淮。(官生白)下官熊有兰。蒙聖恩得中探花及第，奉旨還鄉祭祖，一路风光，好不快哉人也。(唱)弟兄身坐在官倉，对对亲随列兩傍。風靜浪平舟楫穩，座船左右弔紗窗。斜倚身軀觀野景，心分兩地盼家乡。感激恩官况太守，时时刻刻挂牽腸。又蒙九重恩浩蕩，今科及第探花郎。(白)一路上官送官迎，闊熱非凡，风光无比。(唱)慢云路上榮歸事，絹落花缸逐段清。話文先說山阳事，府县官員多用心。興工起造熊家府，各匠当差日夜勤。馮家房屋來拆卸，大非昔比煥然新。伺候探花歸故里，懸灯結彩鬧盈盈。这一天，報稱探花兄弟到，文武官員出廊迎。馬头上面三声炮，几陣鑼声官座行。馮越洪，亲自上船來相會，手足双双出倉迎。略

談几句衷腸話。登時发炮起程行。一路风光无可比，到門又是炮三声。手足双双来下馬，到高厅望闕謝皇恩。还乡昼錦多荣耀，拜見馮公老年人。后堂請出双姣女，新收使女紧隨身。昔日含冤何等苦，到今日凤冠霞佩做夫人。夫妇双双行过礼，亲邻賀喜鬧盈盈。府县各官来道喜，熊谷辞謝轉衙門。数年顛沛无人睬，今日荣华官奉承。富貴尽从书里得，圣人书抵万千金。吃現成，穿現成，全然不用自当心。比着当年貧苦日，天差地远不相应。忙乱数天才得空，想着恩官救命人。即日坐船苏郡去，要拜謝况谷釋罪恩。(白)进了苏关，舟抵胥門上岸，匍匐青衣。(唱)手执香花来跪拜，况太尊連忙出外迎。深喜双双同及第，老夫得报喜欢心。(官生白)阿呀呀，愚兄弟受恩未报，何劳况公祖恩大人，出廊远迎？使愚兄弟反多抱歉。(外白)哈哈，天子門生，那有不接之理！(生同白)阿哟，言重、言重。(外白)两位賢才請！(生同白)不敢，还是恩大人請！(外白)哈哈，来嚕。(唱)况谷是，两手挽牢双手足，一同緩步到里边行。进内衙即便将身站，走过同胞拜太尊。(生同白)恩大人請台坐！待愚兄弟拜見。(外白)阿呀呀，只行常礼。何須如此！請起請起。(唱)难得双双掙气得紧，弟兄及第拜朝廷。虽然是自家用得功夫足，还是祖上阴功与子孙。吩咐厨房排酒筵，堂前款待一雙人。語去言来多有兴，傳杯弄盞万分情。酒罢辞归书館内，盘桓数日且回程。(白)那一日熊有兰弟兄，动問况谷有几位世兄，况谷道：老夫只有一子，名喚錦芳，

今年一十四岁，现在家内攻书。幸喜去年已入泮宫。（生同白）世兄少年英俊，日后乃国家之大用也。（外白）哈哈，只怕未必。（唱）就攔衙中十几天，熊生要告别回旋。况谷是，再四款留留不住，顷刻吩咐厨房摆酒筵，席间说不尽千般话，酒罢辞归就下船。

况谷送罢回身进，坐定身躯添笑颜。（白）哈哈，难得他手足二人，不忘旧德，十分感激下官，到也难得。（唱）丢下况谷衙署事，再把熊生路上言。（白）那日舟抵无锡地方，

熊有兰仍然青衣小帽上岸，动问傍人，陶复朱家住在那里？旁人指引分明，熊有兰叩门而进。（唱）陶公举目看书生，原来却就是淮安年少人。复朱大悦忙相接，同入中堂把礼

行。双双逊了尊卑位，侍者呼腰送好茗。一道香茗无细表，熊谷唇口问年尊。自

从别后心常挂，諒必平安身体宁，问候来迟该有罪，伏惟宽恕二三分。（末白）阿呀

呀，小老何德何能，敢蒙光降。（唱）此乃贵人临贱地，接迟我有罪千斤，不知身体平安

否？那晓因何贱地临？（官生白）阿，陶老伯，前蒙盛情，助我青蚨，又蒙在况太尊前，代我

仲明超释，今日特然到府叩谢，并奉还周助之钱。（唱）说罢之时取出来，一百两花银放在

枱。陶老此时焉肯受，（白）推让了半天，（唱）只得将银藏在怀。谈讲一回来告别，陶

公相送出门来。下船一竟开行去，路上闲文不细谈。（白）路上行了四天，那一天早至

淮安，水墙门上岸，家人跪接老客。（唱）熊谷手足进堂前，夫妇双双见礼完。就攔光阴

三四日，那日堂前摆酒筵。命家人去请冯公到，夫妇香醪敬老年。挑顶各班来演

戏，輕敲鑼鼓永團圓。奉劝为人休作惡，忠良到底沒頭甜。熊有兰生子名熊合，
 繼忠为諱美輕年。熊有蕙生儿名取宜，繼孝作諱貌端严。后来俱把书香接，一样
 年輕就近圣贤。到后来况谷公子遭冤枉，熊谷相救报前緣。此本名为十五貫，忠孝
 节义尽完全。明朝故事留人世，至今四海广流傳。日华堂上天天宴，錦綉房中夜
 夜欢。馮越洪半子来倚靠，有蕙养老乐天年。堂上华筵端正好，滿門骨肉庆团圓。

十五貫金環記木魚書

据广东丹桂堂刻本逐录

新本十五貫金環記全本目錄

上卷

熊家餞別	老鼠弄環	金環押米	拜廟求籤	熊生盜鼠	偷食鼠餅
縣審熊生	三姑監誓	贈錢回家	庶娟哭哭	緝賊查凶	庶娟私逃
耿谷審訊					

下卷

五憶三姑	溫氏游天	洪聖奏本	兄弟監會	二嬌監會	汪谷上任
汪源具稟	路遇陳情	亞鼠被捉	鳴冤解恨	兄弟齊榮	喜報雙嬌
百姓留靴	喜慶團圓				

新刻十五貫金環記全本卷上

熊家錢別

觀典籍，細詳參，木魚至好系金環，十五貫名都是佢，第一言詞不落三，終成吉兆為官宦，問其来历系出江南。此云有對熊家子，知仁識義曉机关，哥哥十八精无限，自小排名叫有兰，有桂弟郎年十七，独惜貧劣似范丹。爹媽虽亡佢亦无散旦，越加勤學不偷閑。兄弟怡怡人共贊，話佢：「好过夷、齐个一班」。抵得口酸和舌淡，有咁慳廉得咁慳，鵲形菜色多清減，捱尽淒涼苦共咸。哥話兩人難顧盼，佢欲片工受雇搵船撐，就对弟郎言一間，兩人接耳又交談：「我哋历年受尽飢寒冷，內顧之忱实惡担，我想出外賺添供米飯，免令餓死俾人彈。你在家庭休躲懶，窗前勤學望高攀。花柳不須頻顧盼，循規蹈矩莫縱橫。」胞弟答：「盾原因，哥哥此語亦通行，独系天涯海角江湖走，叫弟焉能放得落心！沐雨櫛風來受雇，披星戴月為家貧，唔去兩人終受困，几时何日得松身！有便我出外等哥在屋，「弟子服勞」自古云，况及你又聰明兼好學，或者他年僥倖占高登，衣錦身榮歸故里，光宗耀祖报答先人。」哥贊弟：「几聰明，弟講言來亦見精。你愿哥哥唔出境，我亦難离弟去远行程，彼

此同心兼合性，兄爱弟时弟亦爱兄。尝言「灼艾而分痛」，詩內曾聞咏「鵲鵲」，虽則弟愿出門来替我，不若你在家勸力讀書經。路途跋涉非容易，豈同千日在家庭？古云为大开头去，点样对人讲得响声！你为功名哥为利，各人一艺見通情。」就把鸡屎袱包来打整，衫褲补时被叉拼。「人哋餓行着饌多余剩，亏我起馬出行酒有一瓶！」再嘱弟郎：「行爱正，务其守法要兢兢。我亦未知何日回乡井，自古「行藏不計程」。有桂依从哥子命，咁話唔能拗得兄。」今日家貧茶当酒，将来餓別尽弟心誠。」茶斟起，劝初杯，「愿兄出路早日番回。举目相逢皆貴客，金銀賺到吃之哉，恶人远避他方去，一路平安去复回。」茶二盞，劝殷勤，「略表弟郎一点心。人为功名飄蕩去，我哋兄弟离开只为貧。手足之情难割捨，无奈弟北兄南两处分。愿你早些回故郡，莫个花街柳巷去游行。」茶三盞，极清幽，餓行今日各担愁。自小何曾离左右，齐全家下习春秋，为因貧乏同分手，誰怜兄弟咁寒流！茶飲毕，出街前，有兰嘱弟：苦加添！「往日得哥来指点，有事共斟几自然；今朝分手何时見，弟尔柴米全无怕断火烟。只为我們貧与賤，有誰睇顧有誰怜！想起番来真命蹇，未知何日得光鮮！」哥弟过聚龙前，睽違彼此見心焦，真系两家难割捨，归期未卜在何朝，自此苦多甜处少，关山阻隔路通通。有兰嘱弟：「将身轉，回归勤学望名标。」話完仍复难离别，两面交流泪四条。无奈有兰辞去了，有桂登时頸望酸。

莫言兄弟相分別，又到奇春百万郎系馮饒。

老鼠環

馮百万，富豪身，良田百頃共知聞，樓房瓦舍多幽雅，家庭积玉又堆金，侍婢家婢无計數，石崇还耻佢多銀。独系所生单一子，形容丑貌实堪憎：腰驼背曲虾公样，周身口面似蛇鳞，手攀脚短眉粗大，湿眼唇歪口又崩，好似屋背上头看瓦鬼，又似望海朝江两位神。計佢讀書將十載，字仔全无記得在心：「井」字称他为「飯桶」，「且」字佢話「灵牌」一样坤，「一」字又話「担干」来跌倒，重話「其」字如「梯」似六层。独系得个嬌妻多貌美：嫋娜娉婷似太真，玉貌花容誰可比？疑是仙姬降世尘，落雁沈魚真罕有，閉月羞花压古今，描綉琴棋居一等，歌賦詩詞略曉聞。年紀青春方二八，尙未完房共結亲；百万自知儿丑样，故此冠笄两事总唔曾。現作馮公寒妇仔，犹如做女过光阴。佢因先日隨爹任，来到中途遇賊人，敢得灵神来打救，細佢挨埋在海滨。湊巧百万忽然来睇見，帶佢回家內慢思尋，見儿貌丑无人嫁，只話將他俾仔做头亲。此嬌自入馮門內，亦知要配丑良人，鼠則目下未曾同結合，終

然他要令同衾。咁样丈夫唔愿要，点得心甜共結群？丫环見主多嘆叹，唔敢行埋劝佢身，只着出厅去报馮咎曉，百万知情自付尋：『想必姐恼孩儿生得丑，嫌儿相貌不相登，至此日长愁郁結，有厘欢喜暗伤神。』

算来难得金嬌喜，等我将宝誘佢或者遂心。想起前日珠环方一对，找換連中二百銀，等我将来交媳管，或者欢容肯結亲。』叫人傳入深閨內，交与三姑姐玉人：『叫佢必須收拾好，提点珠环爱小心。』

梅香接轉房中去，递过三姑并說佢聞，就話：『呢双金耳墜，俾嬌收起当奇珍。』三姑接轉长吁气，有眼来看放在桌心。『我想寶貝金銀身外物，才郎如意系我命根藤。此宝何曾欢得我，愁怀迭迭向誰伸？奴奴好似罗籠鳥，有翼难飞出外行，判定今生孤寡了！』

世唔共佢結成亲，宁向牡丹花下死，不把明珠落土尘！嗟命薄，叹金环：『家翁交我貯在綉房間，虽系清奇无眼鑒，枉屈拈采伴玉顏；屈笋、藏鵝、环共我，百年唔望得光生！』

抛寶貝，放粧台，任从露眼染尘埃：『別母离爹唔見耐，半途难免受殃灾，得遇馮咎带我回家內，只話安心守待得甘来。』

判定今生无匹配，世唔共佢仔埋堆！『想对宝，泪飄飄，明月梨花鎖寂寥：『宝鏡移开唔愿照，头路蓬松又懶挑。』』

負我青春年紀少，終悞殘生命一条。爹媽无踪音信杳，关山阻隔路遙遙，嗟怨儿番唔得了，激人煩惱共心焦，虽系珠环都紧要，独我无心向佢眼唔瞧。』

对住殘灯空气怨，勉强埋床眼泪飄。莫言帳底人悲切，且誦窗前老鼠反瞧噉。随处跳，

老鼠精，好似下操，成夜反到天明；睡着之时都唬醒，神楼子開好似操兵。亦曉三姑情与性，見佢罗幃悲切泪盈盈，想佢睇着夫君唔合眼，因郎貌丑不相安。故此欲眠眠不得，长嗟短叹咁伤情，翁俾珠环都不顾，当作泥尘咁賤輕。『古云「惜物人增寿」，戾物从来事恶成，不如捋过熊生館，救济寒儒一俊英。』口咬珠环邻館去，放落枱头似火明。勿談鼠救熊生急，且言有桂习书經。鸡窗奋志勤磨炼，昼夜攻书不歇停，独系一宗唔乐处，时时挂住个个胞兄，『天涯海角风霜苦，哥呀，未知何日得你回程！』

金环押米

想罢几番愁越起，『不若将书来讀免伤情』。今朝又試柴料絕，火烟唔动冷清清。行近案枱尋典籍，忽見金环桌上焰光明。『睇来不是尋常物，好似外国西洋宝咁精，論价不知多与少，为何天賜我門庭？』正系扶危兼救急，救我凄凉免泪傾。『湊着今朝无飯食，等我将佢押米轉家庭，暫得佢来供日給，免令抵餓受寒冰。』意欲携环他处押，想起隔离百万米亦虔誠，将环递与馮公手，『共尔押住黄粘米几升？』奇春接

宝观瞻看，霎时柜面现出光明：「此物系吾交媳貯，只話引佢开顏乐笑声，为何今落熊生处？其中想必有私情！莫怪熊生来窃去，重妨败坏媳賢貞，等我入去将言盘过媳，出来正与論公平。」即時回轉高堂內，就叫梅香系肖英：「你今入媳香房內，叫佢将环措出厅，交俾公公拿去整，鋪头酸洗过虔誠。」肖英領命归房去，行近妆台細肩声：「姐呀，如今公取金环宝，快些拿出莫留停。湊着三姑未把环收起，見婢言来唬一惊，只着向前来搵过，遍寻各处杳无形：『今日渾身有口难分訴，連累丫环就不輕。』」身着身当应份抵，等我出堂稟白此段因情。『移玉步，出堂中，双眉頻鎖帶愁容，冤家自取因郎恼，今日含羞帶丑見家翁。』昨蒙公賜珠环宝，小媳承恩报未穷。偶因賤体沾微病，头晕身热大伤风；珠环就放妝枱面，今寻不見似我朦朧。或时老鼠来捉去，未曉失落西时定在东。『百万聞言心火动，登时罵媳：『似条虫！咁好珠环唔放密，竟然失漏不知踪？此宝况兼人当物，叫你好好收藏竟不从！定系鼠捉归别处，問你房間牆壁有乜穿窿？』三姑答道：『周圍密，并无罅隙及通窿，独是隔離人話熊生館，莫怪偷环系此公？』」百万此时心想起：『一定有桂来偷救佢困穷。不信媳将金定送，佢咁貞节賢良不似个宗。必定熊生来窃取，兼之苟合敗嬌容。』」想罢暂时移步出，睇見有桂之时攔住胸：『問你金环何处得？尔系劫財劫色一强徒。此环我媳收藏好，必有旁人把竊通，显見尔系姦淫兼窃宝，与尔开官呈白見个雌雄。』」

有桂此时心火动，欲把奇春立乱桩，就話：『心清理正，怕也成官訟？莫怪倚賴多財你姓馮！』古道：『捉賊凭赃，要証』，原来你一窍总唔通。只知卖米情唔懂，不如三岁小孩童。只話通乡举尔为街正，唔會成事烂欺松。既然有乜私相約，金环俾我可以乘龙，使也拈来押米惊知你，惹禍临身有唔告公？从来人貌多相似，古云：『物亦有相同』，失环把媳来相辱，唔会齐家枉你做翁！』馮答不恤将环抢，立时夺轉恃佢豪雄，有桂此时如有用，俾佢搶回得个空，走轉书房嗟怨恨，越加煩惱两三重：『不如搬館离他去，免得将来重有事风，共姐相隔屋头兼屋尾，唔聞声气面唔逢，前日与嬌房貼近，今日相离綉閣中。』勿唱熊生迁舍館，又到三姑嗟叹越发愁容。

拜庙求簽

『昨俾家翁羞辱我，几次寻思自尽亡，叵奈丫环严守住，我亦暫留殘命过韶光。奴似籠鸡虽得飽，不如野鶴任飞揚。冤家这段何时脱？可惜明珠在暗藏！』茶飯不思眠不着，慇懃憔悴自悲伤。懷怀心乱神馳外，一觉丫环行近到身旁，称說：『老谷

差使我，叫我归房說事章。佢話：「今朝乃系良時日，請嬌搬過此間房；搬入牡丹亭个便，离了熊生佢雪窗，免姐出乖和弄丑，你便执齐鞋屐及衣裳。」金嬌听罢添惆悵，激人火起越心伤：「搬房虽系无干碍，似乎話我敗綱常，禍處奴奴来玷辱，估我不知廉耻女紅粧。想我心清理正何妨事？若然差錯愧神堂，无奈家翁多过慮，几次言三話四張。」話完搬入聞香閣，又与熊生隔奉牆，真正有緣千里能相会，好似神仙摆局一般看；婚緣拆了馮陀仔，注定熊生結凤凰。慢道搬房挨貼近，且說有兰在外暗思乡：「共弟分离經日久，悬悬怀念在心腸。我做艸公虽有食，亏弟家中欠口粮，如今积有工錢三两吊，无人托寄亦系枉言章。兄弟同胞如手足，岂有唔思忆雁行！昔者怕弟年輕无定性，寻花問柳学偷香。越思越想心唔乐，等我上岸求簽問吓不妨；問弟家中安乐否，誠心拜問亦何妨。人傳奴馬多灵感，扶持保佑亦非常。」想罢登时来上岸，殷勤直入庙中央，睇見四圍神圣象，灯籠扁額列成行，几多信士人人往，又有耆老紳衿及客商。「待吾行近深深拜，伏維在上格洋洋。」执起簽筒忙便搖，自身求紙睇試点坤腔。跌出第三原下卦，打条大特我心腸；此紙第三簽語丑，白虎相逢不可当。簽語：花遇狂风鹿被牛，看来彼此不相投，兼之蝴蝶交加恋，患难临身日夜忧。（唱南音）簽解罢，便心忧，眼弦細細泪交流：「設若弟郎遭陷害，无人提理散修修。轉思我弟非狠惡，未信旁人挾恨仇，又有撩唇兼挂齿，

蹈矩循規不在忱。做也下簽神賜我，打条大特我心头？簽內難明凶定吉，叫我忆弟一
 心腸点罢收。許落花紅和十宝，兼之許落四斤油，望保弟兄无禍患，出入平安过岁
 秋；保弟名成兼利就，錦衣回轉把恩酬。『拜罢灵神忙举步，丟却愁怀又下舟。莫
 道有兰回艇去，再誦有桂芸窗苦志求。日夜攻书勤勉力，如切如磋又轉头，习練才
 情高八斗，胸藏錦綉賦全兜，并无計及寻花柳，只曉攻书不計籌。人无挂慮如仙
 子，怎奈有桂时时切隱忧。』想起我兄湖海走，餐风宿水浪中浮，早晚奔馳辛苦毅，
 江湖寄迹与行舟。忽然听見笙歌鬧，簫声响亮繞南樓，更有八音齐并奏，原来人啦
 賞中秋。『富豪乐飲黃花酒，亏我穷人听見越发添愁！』

熊生盜鼠

『虛負小生年二九，未曾一日得风流；今日学人来玩景，勿負方年十八秋。』就出
 門前行过街边去，遇着亲朋一队往东游，見吾衣着身檻褸，即時掩口笑偷偷。『可
 憐个班人淺見，相同窗下习过春秋。蛟龙有日风云际，我亦照依前样报还仇。』頻
 趨步，过南街，又見几多娘女两边排，亦有傾城嬌体态，有个駝娘面又歪。多少梅

香真古怪，伏着肩头两并挨，面大身橫如似解，腰长骨硬似条柴，风不吹来裙带摆，
 声声唔使要行埋。看佢分明如八敗，不如移步轉书斋。忙举步，惯寻思，将将行
 近蔡家祠，果然柳巷花街处，娉婷袅娜似仙姬，倚門輕露朱唇口，凤眼桃腮衬柳眉，
 瓦烧人見多欢喜，就系如来佛見亦心思。轉入水樓陈宅巷，睇見一班精怪貌清奇，
 衣衫几級如罗伞，行来好似舞生獅，一泡眼屎全唔理，两筒鼻涕吊到口唇皮，話
 佢：『自家伶俐死，花名叫做賽楊妃』，金蓮五寸还称細，唇彈胭脂彈上眉。我亦无
 心来睇你，不免回窗去讀書。回立中途思抖脚，偶遇馮駝亦系轉归期，睇佢行来如
 噉米，好似布梭一只在絲机，鼻扁哨牙葵扇耳，枉穿綢緞好罗衣，前昔張生游普
 救，好似捧茶亞駝不差厘，相貌如同鉄拐李，好似牛头獄卒在阴司，怪得多嬌唔嫁
 佢，情愿单孤过日时！叹完一女家門地，又逢一女甚腰肢，何处姑娘来探佢，做
 乜紅妝錯入佢地东离？定然系佢家中媳，定系馮駝妻子个嬌姿。素仰娉婷唔得見，
 好彩今朝碰着佢。可惜明珠魚目混，枉教紅粉伴愚癡！看来只覺心神乱，令我两步
 挪开十步移。留連又怕馮駝至，执怪慮妨有是非；縱然好极人家物，何必因他轉步
 迟！秋波一送回归罢，伏在枱头想又思。勿道有桂回家虛暗想，又到金嬌忆及讀書
 儿。『偷想象，似狎狂，思忆游人极大方，美貌犹如前宋玉，搖搖摆摆好行藏，品
 格清奇嬌貴相，超凡体态賽潘安，独奴与佢无干涉，未曉誰家俊俏郎。前者到門来

押米，声音似极佢言章，莫非就系熊生佢？惜其清淡如水寒。虽系个个馮駝豪富有，鬼怪形容有眼看；淑女得逢君子配，纵然抵饿亦心凉。我今与佢无缘分，或者来世还云共佢结相。几件想来唔好处，中途贼害别爹娘，唔知今日爹媽思奴否？自从别后有书章，女在南时亲在北，几时得見訴心腸！『慢讲三姑来自叹，再言书館姓熊郎。自己勤功来学习，不寓誦讀在芸窗。忽見书文遭鼠咬，篇篇咬烂两三行；』『奈有好猫来治你，至今咬碎我文章。等我趁时斟酌下，明收暗害你身亡。』就买餅面来整当，挖穿里面入砒霜，毒药几般藏餅内，外面加之以蜜糖；『若系食亲唔使讲，要你伸伸如也眼光光。』放在架头兼柜上，『鼠呀，今宵你食就見閻王！』

偷食鼠餅

勿唱熊生来盜鼠，又說金星下广寒。明明走入熊家館，变成老鼠咁坤腔；『知道有桂今宵来下毒，药餅抛埋等我尝。得恩負却唔思答，反将仇报似唔当！前日金环捉过你，只話救佢貧乏免得凄凉；』岂得佢系忘恩汉，唔思返宝大恩光！你害我时都假事，等我将餅来拆过隔牆，放在三姑胭脂盒，待等馮佢执食『烏之将』；白捏金嬌謀

死亲夫主，自然禍及姓熊郎。」老鼠公，老鼠婆，老鼠仔时老鼠哥，大众圍埋斟酌妥，計害熊生奈也何！「佢得金环唔思报，「拘綰唔記熨虾簪」，佢該有难亦都唔能躲，等佢几年受滿正娶嬌娥，」話完將餅來拆过，大老鼠时細鼠又拖，放在三姑头面盆，一齐唧口又把屎来疍。咁好姻緣唔配錯，先先害死姓馮佢，正得三姑来嫁过，免至埋冤抱恨多，他日熊生脫难身高中，三姑得共結絲羅。莫講金星来輔助，又言矮仔佢爹梭。走入香房行又坐，显眼之錐对住老婆，睇見妻房真步火，胆振心蒲显出亚初，唬得三姑将气倒，就罵才郎：「着鬼魔！」双手推开分你我，走出房門刺亚科。蛇几个陣真心火，欲将妻子大拳鋤；复想翻思唔捨得，不若孽烂衣裳共被窩。鏡盒枕头都慣破，撕溶撕烂各綾罗，忽見酥餅盒头丢一个，佢儿拈起笑呵呵，「想必妻偷买食来瞞我，等我食佢睇試味如何。」吞归腸位方知錯，頓時典陣喪了南柯。不說佢人因餅来收命，又道百万之妻阮氏婆。就問：「三姑吾媳妇，做乜半日唔曾見到亚科？定系出街来睇戏，定然斗午去割鵝。未曉我几何处坐，望佢归来也得咁摩。」媳妇答言：「非外出，佢在房間顛廢好似南嚟，双手唔停处处摸，眼在牙床唱有字歌。」家姑就入房中睇，見儿睡地汗湿衣罗，鼻头有气周身冻，奚窍两头好似布梭：「一定媳妇刻心来整助，謀死亲夫忤佢背蛇。」奇春听，眼边紅，走近尸前送仔終：「莫非媳你謀儿命？盗死亲夫罪不容！」殮殮完时来告状，兼开有桂串行

凶：『前者金环偷送佢，至此明謀暗害我儿童。』纏扭到官来稟訴，就話：『乞各作主究刀风！』县各一見高声罵：『你哋因何私約兩相从？快快从头来实說，不必隱瞞照直供。細想你金唔正性，謀命姦淫暗串同。結发夫妻情意重，点好整药将来毒老公！私引他人成苟合，說明說白莫詐愚蒙。』三姑稟上：『奴唔曉，才郎中毒我不知宗。好北原来天注定，豈有嫌郎北样仄郎穷！未知此毒何人落，西边为禍轉移东。伏乞青天詳察过，恕我无辜把妾容。』老各又乃将言駁：『做乜尸骸死在尔房中？卽此別人来毒佢，尔为妻子亦曉来龙。』問到金嬌无說話，啞口无言答不通。又叫熊生来审問，几番盘問迭重重：『毒药如何来制弄？串埋盜死理唔公！快快招成慳抵痛，若系行刑至訖，算你呆虫！』

县审熊生

熊生訴，稟各台，从头逐一把言开：『明鏡高悬来察理，生員守分习文章。因为馮門相隔壁，我亦循規蹈矩恐怕招灾。妇人与我无相識，落药唔知系乜誰。独系忽見金环丢桌上，总唔明白，不曉天台。湊着馮公开米店，只話拈环去換米归来。馮公

一見說我偷他宝，即時本轉責我唔該。我不同爭將理論，米唔肯換，重把宝拿回。見嬌隔壁系佢馮家妇，即時搬館避之哉。豈知此座书房內，不勝老鼠跳上神台，所有文章遭咬碎，惡狗周圍尽鈔开。只話整餅毒他除了害，免令书籍被拒傾頽，鼠儿將餅搵过佢家內，馮佢執食死跌尘埃。『張谷罵：『太无良！分明窃玉共偷香，兼且串埋謀性命。重來說短又言长！姦淫誰肯招承認？夾棍拿来夹脚囊！』熊生割硬都唔認：『任咁夹死在公堂。无辜白捏姦謀事，委曲盡成点得安！』县爷見佢唔招認，几乎夹死姓熊郎，尽地扯埋繩儿手，肉嫩难为佢抵当，脚骨分明难敌木，只着妄認謀人苟合女娘。就話：『毒药情由都是我，唔关此女佢扛帮。』張谷見佢亲招了，着落：『收监，要謹妨！手鎖脚鉅唔松放，且待解审批回另主張。』再審三姑年少妇：『可恶刁蛮賤女行！快把謀死亲夫情事講，唔时拶手你难当。供明供白誰同党，何人先下手为强？』三姑难抵行刑拶，暫時招認落砒霜，县爷只估真真正，着令押入监牢又退堂。熊生一見金嬌到，擦开双眼細觀看，監中得会嬌容面，二家慚愧講及凄凉。禁子閉監由得佢，三姑即便肩言章：『不幸今朝同受罪，若爱明冤訴上蒼。无明不白遭冤枉，連累才人算我不良；奴遇奇冤应分抵，总系拖連君子受灾殃！』熊生听罢回嬌語：『伏惟姐你听端詳；小生受罪难推搪，总系难为嬌姐实唔安。况且我有亲朋来睇顧，何难瀝死在监房！姐系吉人天必相，亦唔使你咁悲伤，且等灵神来救

應，或者云開見太陽。總見當初環寶真奇怪，忽然落在我書窗。只話拈過府中來押米，暫時救吓我貧寒；馮公一見稱我金環寶，話來：『私偷來贈捏我成双。』佢把金環來搶奪，小生唔敢共爭強，米環兩件都唔得，令我有兀意思見街坊！更慮小館相挨尊府上，間隔无非一奉牆，又怕馮公日久私心起，猜疑我往探姐紅妝，故此小生搬館來回避。適值此間老鼠實猖狂，枱頭滾亂詩書籍，咬溶咬爛我文章，故把餅入砒霜來盜佢，誰想鼠搵餅過姐三房？你夫拈食登時死，正系嘴饞自己把身傷。今日監禁小生同共姐，含冤負屈尔我淒涼，青天若有哀怜惜，替我明冤脫禍殃。勸嬌切勿添惆悵，或者守得云開就見太陽。

三姑監誓

「聞兄語，更傷悲，珠泪紛紛滴落嚙，行埋开解熊家子，只怨奴奴惹是非。当日金環翁俾我，只話引我欢顏过日时，因我未将此物收藏好，丟在枱头詐不知，老鼠搵环来俾你，換米家翁就起疑，搯你金环来理气，話奴「偷贈約佳期」，叫來搬房来避你，誰想搬迁又近你牆基！大抵三生同有幸，搬去搬來又系隔離。翁捏你我将他儿

毒死，狀文又告上官司，審實画招監禁住，含冤抱恨点得心慈！枉我重兼連累你，此情題出泪湿衫袖。」生听罢，眼睜睜：『正系閉門遭禍古来云。兩人果系含冤甚，唔怨天时，怨烂命根！姐你才郎今弃世，另寻佳婿結朱，陈。我有一言来稟告，望姐汪涵莫怪，想是姻緣該有份，与嬌監內誓山盟。』三姑帶愧回生語：『淒涼之極，有也關心！不久凌迟兼共杀，尔重講乜风流快活林！我或得生长食素，仙曹佛境想高登；若系禁牢私发誓，举头应愧众灵神。重怕部复回来唔便問，落到黃泉正結亲；若系凤凰池上客，愁有姮娥共結亲。』熊生回答：『賢嬌姐，你說出来未必真。多嬌即系图仙境，問你西天途路那条行？就把仙人言过姐，將其三达上千金，記得槐阴傳上古，仙姬、董永共埋群；八仙內有何姑姐，不避純阳呂洞宾；仙家都有行理會，何況人間不拜盟？今日与嬌同海誓，預結良緣立定心，他年倘或离灾难，共为夫妇乐芳辰；若系遭逢刑戮死，黃泉亦搵姐成亲。』三姑答語：『唔应允。若唔得了，講乜山盟！脱难功名拿到手，愁乜嬌容配合君？』熊生携住三姑姐，低头下礼把言陈：『姐若不睇和不睬，愿随監內死归阴，个时变鬼来磨你，令你企唔安处坐唔能！』三姑見佢淒涼甚，立时轉意又回心：『叫我点能开得口？』左思寻过又思寻：『想奴命薄如張紙，未曉他年点样坤；不若順从君子命，免其苦切泪珠淋。』只着含羞輕启齿：『奴有一言告过君！君呀，唔算胡涂将我混，講明講白我正參神。』

熊生滿口應承允：『若有胡涂系畜生！』話完兩個齊參神：『伏望監中土地听言陈！』
 為因兩個同盟誓，百年配合共成亲；誰有負盟和背誓，五雷打佢火燒焚。好彩兩家
 齊脫難，同諧到老不相分；有日蒼天怜恤憫，金榜題名把姐你尋。夫榮妻貴同穿
 錦，不負監牢矢誓心。』誓罷起來同誦論：『正系乐景丟埋苦处行。縹緲之中亲事
 允，禍未完时福就增。前日共嬌牆壁近，賢嬌忆我定唔曾？』三姑帶愧回生听：
 『个时边有此閑心！』总系八月中秋門外凭，見過回歸贊你儿匀。欲結絲羅誰執斧？
 无媒傳柬与通庚。今日天从人所愿，監前得結好朱陈。从来只有花前誓，未曾見
 过发誓監津。』牢中事迹休題論，又講屠行尤二慢慢思尋。

贈錢回家

同省共州同县份，竹溪地面姓尤人，前妻李氏归阴府，續娶妻房本姓温。兼之有个
 随娘女，庶娟名字賽昭君，二九长成亲未允，含书識墨会彈琴，描鸞綉凤皆通曉，
 做来花朵极清新。繼父四时生歹意，思量卖女想兜銀，屢次帶人來睇女，想着卖錢
 花散遂平生；温氏几回拦阻紧，庶娟因此卖唔能。一旦温娘沾病故，賭錢尤二喜欢

天：『个个老番今又死，庶娟任我卖过他人。』待等佢娘旬七滿，正将其女卖开身。两个妻房俱死了，从今唔怕佢嚟岑。自此开怀无忌憚，一面用心来赌过发匀。忙叫女，听因由：『女呀，不必为娘咁虑忧。我已共儿寻定得好偶，待等尔娘旬滿就結鸞儷。』庶娟見說就話儿，唔受！回言責父『欠机謀！我娘身死唔曾久，就話姻緣事一抽，只妨笑大他人口！就話「娘尸唔冷講嫁风流！」三年服滿方除孝，个时任講咏雝鳩。』尤二見儿唔肯就，即時大罵：『賤丫頭！你母既亡权在我，任吾发卖別村州。若系你今来逆我，卖入农家要放脚看牛。』庶娟越发娥眉皺，『誰似奴奴烂命一兜！繼爹決意將奴卖，愿同娘路免担愁！』莫道庶娟思又想，再說船中人客講情由。同議論，說言章，『有宗奇事极非常。聞道南京省內微宮巷，姓熊有桂在孤窗，自小攻书勤勉力，館近馮家媳妇房，鼠狎环宝过去熊生处，弄成一事大过天堂。話媳妇死亚駝交有桂，县各审实把佢監裝。』唔想船尾有兰听見講，用心再等客商量，扳船又把书来看，讀句书时睇吓水乡。听真客講系佢同胞弟，三魂七魄尽飞揚，一时唬得身无主，失魂跌落水中央。惊动客商来去救，一齐扶起上船旁，俾人同換干衣服，俾人去煎热羌湯，灌佢几回方醒定，精神抖过面寒寒。大众客商来借問，『尔为何失跌在长江？』唬着趁时燒宝烛，睇尔浸得口唇咁黑，面青黃！』有兰抖过将言道：就話：『惊惶众位我唔当！多得列位来救命，此情此德不相忘。早时聞得言談

論，讲到有桂謀人事个張！此人系我同胞弟，聞听言語斷肝腸。見弟含冤心事喪，跌落波濤只为难，若系諸君唔到救，几乎我亦見閻王。」客商听罢多怜惜，「亦唔怪得你伤肝，自古兄弟如手足，咁話尔回家打听共商量。算起你工錢今七貫，总怕女唔杀佢枉你回乡，等我四个贈添錢四吊，你便湊埋帶轉打点衙堂。十五貫錢归去用，事完停妥又試來幫。」

庶娟哭灵

有三接轉称：『多謝！』就时拜别两分張，高低不顧途中去，戴月披星赶路忙，一时就欲回归到，为弟奔馳过岭崗。不說路边熊姓子，复言尤二系屠行；十五千錢亲妹贈，俾佢做本买猪割，帶醉預錢归到屋，千欢万喜在厅堂，叫句庶娟『嬌貴客！你系前世修来燒得好香。有个姓严官宰相，現在朝中近帝王，因他正室无添養，买你为偏做二房。十五貫錢身价接，文契曾經写了一張，迟得几天来娶你，你便执齐鞋履做新娘。』話完別女埋床睡，庶娟聞得苦悲伤，『我想此段冤家难得脫，除非愛脫別了凡阳。十五貫錢爹手接，米已煮成飯未裝。算去算番无別样，不如寻死免

受淒涼！但見丟拋父母灵前冷，并无兄弟事灯香，不若暫留奴奉祀，潛逃別處把我身藏；有个姑娘身嫁蔣，等我私逃佢處暫求安。」行近爹前窺探過，只見繼父仍然睡在床，鼻鼾呼呼連声响，十五千錢當做枕箱，轉身對住娘灵位，悲悲哭哭斷肝腸：『儿襁褓，拜慈幃，哭母灵牌實慘悽！千日有娘千日貴，一日无娘賤過泥。后爹賭蕩无家底，又来賣女想花鴉。我欲舍身来自縊，獨惜堂前香火有人提，至此暫留奴賤體，私逃避過正回归。』拜罢母灵添閉翳，人見娟娟明月照罗幃。入房換過粗衣服，札實方虽好跔西；裝束已完門外去，犹如走馬不停蹄。苏氏女，住言因；且談亞鼠姓刘人；『素与隔墙尤二熟，共賭同嫖两个合心。聞得尤家來賣女，必然現有細絲銀，等我央他来借用，那些救急重情真。想必唔推都允肯，况且同他即日好朋，唔肯或时聽啖燒哥飲，猪肉叫佢买二斤，鮮甜第一肥膏蟹，鯉魚煎正打拋鱗，都唔似得煲膾干熱食，又买胡椒、甜醬共油侵，等我飲成倒地葫蘆醉，獨怕大屎來局失礼人？』想罢几番忙举步，开怀解帶就行奔；步至尤家多寂靜，老少唔逢一个行。叫过几声唔見应，連忙直进入房心，听見尤二鼻鼾声震响，叫唔甦醒睡沉沉。見佢十五貫錢來做枕，就时思想奪归身：『今日我无生意做，况且輸劣輸独有几銀，誰有見鍾唔去打？等我偷佢几百买烟杠。』行近床前輕举手，將錢串解解唔能。手粗移動惊尤二，轉便即時郁吓身。亞鼠只忧佢醒覺，乘勢持刀收佢命魂，可怜尤二

逢刀死，无辜一旦就归阴。住唱偷錢刘亚鼠，又唱地保街坊及左右邻。

緝賊查凶

「昨聞尤二亏心起，只为賭錢卖女身，事已当中曾講允，应承今朝俾女过人。我到佢家来睇过，央佢相那重系真。誰想人到他家人有个，再进房中睇过一勾。做乜鮮血咁多流在地，莫非尤二宰头牲？行埋睇見尸骸在，原来尤二死复地埃尘。定系人謀佢性命，呢件事情古怪亨，必須替佢寻凶手，南北东西与訪寻。」莫道街坊来密緝，又到庶娟逃走未知驚，不曉家中人杀父，只知走脫是非林：「明朝逃到姑娘处，求佢周旋內侄身。」忽听譙樓初鼓撞：「等我扎实弓鞋又試行。一更尽，过街前，唔估奴奴有此禍端！只为繼父无道理，不念亲娘把我作金团。为賭飲嫖来卖女，何苦心腸要咁蠻！伏望母亲灵显现，你佑我奔投姑母得周旋。敲二鼓，路灣灣，崎嶇路徑走得难艰，未曾出过唔知定，几乎跌落大深坑！行前睇見冬瓜过，路途曲直又斜橫。自小深閨描綉慣，唔估如今过岭山，听見猿啼情更惨，唬得我心头乱跳有关栏。三鼓响，到深湖，吹耳分明系鷓鴣，你啼未曉因何故，我走因爹話卖奴。出世

离爹中丧母，好似云遮月色烏，几次欲寻娘塚墓，独惜无儿承奉你香炉！愁聞四鼓月橫斜，声声埋怨后归爹：母丧将儿来发卖，狠不回轉似乎蛇！它归女儿唔該舍，做乜天理良心有一些！人話信石砧霜为至毒，何曾毒过后归爹？可惜弓鞋二寸小，踐泥踏湿实堪嗟。过尽山林兼曠野，世唔估到咁样禽茹！行小路，又天阴，聞听鷄鳴有几勻。自小深閨唔出入，何曾受过此艰辛！黑暗路途难睇认，出于无奈向前行。誰樓乱打相催紧，滴滴何难就打五更。重妨繼父追来搵，捉回家去走唔能，将来就时交买主，有翼难飞恶脱身！轉灣八角无人問，速趨金蓮过勒林，一路鳴虫声咽哽，螢火横飞极似点灯。鞋尖脚小多劳碌，平阳过了又山坎，計起高田纵話近，未經来过似覺难奔。明日我投姑母处，保佑繼爷唔曉到佢門寻！

庶娟私逃

聞五鼓，漏將殘，飄飄眼淚濕衣衫。誰怜今日遭凌逼？年少含冤实見难！想我庶娟苏姓女，本是紅閨一玉顏；爹娘在世多怜惜，自有貪財卖女做丫环！終身若肯为奴婢，他日雀屏中目不相关。會聞烈女如金石，視死如归若等閑，虽然不及英才

女，也表微軀在世間！我似羊觸藩驚情切慘，默默无言仔細參；見得姑娘話后爹凌逼，叫奴走往佢家行；今晚就从姑母話，等我輕輕移步出林間，更闌夜靜人行少，未曉何時得到佢庄南？輕舉步，出柴扉，又聞鷄唱在东篱，脚步落階防犬吠，潛逃一路怕人知。出門緊扎弓鞋小，心急番來怕步迟，触断野藤因去急，掉松云鬢恨荼蘼。月色朦朧天欲曉，又見隔林宿鳥別棲枝，风吹竹影似有人行至，愁日起慌張无处避，只道繼父前來捉女兒。忙將泪眼偷瞧看，正系风过园林曳綠枝，教奴錯認杯蛇影，等我辨真明白正开眉。觀曠野，鳥声傳，慘切悲啼是杜鵑，声声催隨人归去，令奴看見越心酸。只見岩前烟气卷，露滴花魂蝶垂眠，草秀鋪山迷去路，气称云雾鎖前村。未曉高田何处是，含悲失跌步难前，不如此等有人行至，問真明白免至顛連。适值有兰移步到，经过山前遇庶娟，正色行前將語問：「姐呀，因何独自在此盘旋？早到荒郊因甚事？定系嬌行云雨学巫娟。抑或采樵因早迷荒徑？定是摘桑无伴蕩入荒园？抑或輕生偷往河边去？定系有約情郎过别村？莫不是奸心人害姐，打散鴛鴦拆凤鸞？」嬌姿帶愧將言道：「伏惟君子听奴言！妾本庶娟苏姓女，綵窗曾咏古人篇。应理香閨勤刺綉，唔該独自在山前。只因我父身亡早，至此随娘再續絃；未久娘亲归地府，丢奴冷落受熬煎。繼父近来心改变，貪圖卖我女为偏，昨晚醉归言过我，背負銅錢十五千，声說卖奴身价礼，今朝就要下舟船。」

立时无計来施展，只話奔投姑母避灾牽，至此荒郊迷失路，未知何处是高田。『有兰听罢他言語，見嬌愁态亦心酸，正系愁人听見愁人說，越加愁悶口难言。』『姐呀，我今正在高田过，有便共同賢妹你埋村。』說毕二家同走路，佳人才子两周旋，蹈矩循規唔敢乱，男亦坚时女亦坚。慢談节义堪人羨，又到街坊保正急登前。忙赶上，鬧鄒鄒，保邻一众說情由：『你哋两个同埋謀父命，天理何存律怎休！謀財陷命兼姦拐，把你万剛千刀未足酬。』有兰听見心慌殺，气纒条背好似鐮勾：『此話从何而起說？不明不白有来头。小弟有兰熊姓子，家住淮阳历数秋，一向攻书勤勉力，因为清貧出外游，丢书唔讀为艸子。陶公曾雇我行舟，聞得弟郎遭枉陷，銅錢客贈我回头，戴月披星回故里，經過山前見此女流，姐話要往高田唔識路，央我帶佢同行路个兜。你莫来指鹿言为馬，正系不查明白苦追求！』庶姐旁立忙哀訴：『街坊一众听我情由，奴系苏門閨閣女，豈有苟合污名不畏羞！况且相逢佢又他多客，焉能两个共得同謀？事因繼父將奴卖，只話投奔姑母免至担忧。』亞鼠就时將語道：『胆大如天系你女流！反把胡言遮掩止，重来辯駁不知羞。』豈有錢亦相符合人湊偶？分明脏証有来头。显系串同来杀父，銅錢背起只話鴉州。『适值尤二冤魂来到就，昏迷亞鼠在山上，此际保邻知曉透，將佢呢，拿住真凶手，定要送官治罪报复冤仇。』

耿爷审讯

拿苏氏，捉熊生，一齐押送在衙行。入到堂前忙跪下，街坊同跪說原因：「佢哋两人正系为姦拐，兼且謀財陷命丧幽魂，伏乞青天严法审，究明治罪佢們身。」耿爷先把苏嬌問，高敲棋子罵声頻：「可恶你个賤人无道理，串同謀父命归阴！自古繼爹卽是亲生父，鞠育功劳你曉未曾？子杀父时刑罪重，要你剝皮削骨点天灯。」庶娟叩首將言稟：「青天在上听奴陈！謀財杀父姦淫事，亦知条罪系严森。奴喚庶娟苏氏女，随娘出嫁姓尤人。繼爹賭蕩傾家产，四时少欠米柴薪，屢次欲將奴发卖，娘亲拦阻两三句。不幸后来娘又死，果然卖女远方行，十五貫錢損到屋，就說奴知系价銀。料知此事难推脫，更闌夜靜出門行，決意私逃姑母处，等佢收留内侄身。不期来到荒郊外，适值熊生在树林。佢話：『为弟遭冤回故里』，只着含羞央佢帶我同行。我出門时爹重寢，未曉家中謀父是何人？十五貫錢爹枕紧，偷錢不是此熊生。定然『白狗来偷窃，烏狗当灾』自古云，冤枉賤环应份抵，切勿十連个位姓熊君。」耿爷听罢心中想，低头默默自思寻：「見佢男女一双非恶相，况且苏氏

言来有本心。」責成邻保街坊等：「做乜見謀唔赴救番人？据你未曾亲眼見，点知謀命假和真？」保約、地方各頂緊：「有脏有証可为凭；十五貫錢今在此，正系賊脏同获咁咁針。」誣良为盜心唔忍，况且反坐之条律内云：「耿谷亦慮遭冤枉，但系保邻頂實見难分；意欲共他开解脫，又怕上台执怪抵唔能。」心中慢慢思量計：「將錢驗过正安心；若系十五貫錢同一樣，就知明白系謀人。」又把此錢將水浸，既系油錢，肥膩水浮生。」就时吩咐人开去：「当堂数过佢錢文！」左右当堂来数过，就話「十五千錢有錯分。」佢話水中唔見猪油膩，似乎有血亦是似无凭。只着依公回復稟，望谷細察此原因。」耿谷发怒声高罵：「你唔招認勢唔能！快快从头像直說，免得动刑你惡衿。」有兰矢口称：「冤枉！望谷再听我言因；小的少年爹媽喪，孤寒习讀捱清貧；兄弟凄凉难过日，我去雇工出外奔；弟在家中仍习业，一个雇工、一个习文。岂料弟亦家庭遭枉难，我聞此事轉回身，半途遇着苏娟姐，各把情由启語陈，佢話远离免俾爹来卖，欲往高田探望亲，蔣門苏氏系佢亲姑母，躲藏此处免父追寻，央我帶他同走路，未曉乜誰謀佢命归阴；八串銅錢人客贈，俾我回归提理弟郎身，其余七吊系我工錢积，共成十五貫錢文，点想事情相湊巧，佢亦失錢十五貫情真。正系移甲如今来乙，将无作有捏我雇工人，此事分明冤枉甚，有口难言苦在心。天降横灾应我受，弟在监中未曉聞。」耿谷听罢偷思想：「此情唔敢定得三

分。見他唔似強橫漢，為何蕩入是非林？面貌睇來良善極，世唔信佢起亏心。暫把兩人來押候，等我商量審過另施行。」吩咐：「暫將他鎖禁，寄住監牢候信音。你們仍復巡查緝，或者正賊真凶是別人。」說畢退堂衙內入，保、邻一众亦回身，就話：「現在人贓俱已獲，何无即审出詳文？故意推延唔办理，莫怪耿答共佢有亲？有証，有贓唔速审，反來叫我局中尋，想來此事真胡混，叫我何方何处訪根因！」住說保、邻埋怨甚；如今且言巡檢老氏夫人：「自系跟隨夫上任，指望榮華过日辰，誰知船到三江口，半途賊搶女兒身。剩我夫妻同子媳，家童几个及奴裙，今日淒涼唔見女，生死未明实挂心！日間思忆肝腸斷，企唔安处睡唔能。多年同行諸姊妹，隨答到任又归津，独系我女儿无信息，遇首逢时令我慘神！坐立唔安都为你，聊將五恨忆女千金。」

新刻十五貫金環記全本卷下

五忆三姑

「一忆嬌姿起馬時，同群姊妹扯牽衣，問佢：「此行何日歸鄉里？冷落妝台粉共脂。」」唔想我女回言多慘語，就話：「再會金兰有定期。」又話：「春坎蒲頭回轉日，大眾同堂正共笑嘻。」」如今數載無聲氣，嘆盡淒涼女點知？二忆女儿在綉樓，描龍綉鳳甚清幽，做出飛禽兼走兽，鴛鴦蝴蝶雀鹿封侯。錦帳擺開來賀壽，花言巧語祝千秋，愿我福如东海年年有，寿比南山鶴遶籌。拜罢行藏如摆柳，人羨为娘实同修。只話胡各上任威风救，誰知賊捉有回头？三忆嬌儿望再逢，亏娘悲切不知踪，廢寢忘食如懵懂，四时为女泪漂紅。只望子母百年长远共，点想半途离別各西东！好似花开无損动，忽然一陣遇狂风。海底傳书难見字，几时何日遇女嬌容？回忆嬌儿寸斷腸，唔停珠泪落汪汪，极爱时时同女講，「不愿孩儿別老娘。」前世唔修今世折，至今共女各分張，定系我前世害人兼放火，抑是抱人仔女落池塘！莫怪謀財兼陷命？唔附燒錯斷头香？至此中途娘別女，可怜踪迹渺茫茫！亏我倚門終日望，几載唔逢一信張，必定女儿身已喪，莫不是威逼監成配賊王？五忆嬌儿在眼

前，遞茶遞水又裝烟，清晨晚夜提携我，下气低声細語言。早朝問及娘餐膳，晚來扇枕候安眠；見我咳嗽傷風兼皺面，到處求神共問筊。設或今朝娘氣斷，唔慌嬌女曉得因原？虽有孩儿兼媳婦，何曾似女咁心专！慢講夫人思忆女，又到閻王查察善惡心田。

溫氏游天

閻王查過修行部：『溫娘有過在生前。敬夫愛子怜翁者，家堂早晚有香烟。再離嫁归尤宅去，慈心不改性依然。随帶女儿单一个，自小排名叫庶娟，他年配合熊家子，有兰共佢結良緣，果然溫娘修得好，本应为佛与为仙，佢亦已經游過閻王殿，审来审去尽知賢。』即叫金童和玉女，『帶住溫娘上九天！』溫氏听知欢喜甚，『得离地府与黃泉！』打迭匆匆来跨鶴，狂风吹御上云端，就时得步天台去，无枉慈心数十年。見過玉皇大帝灵神面，又拜如来佛个尊，琼宮玉宇都游过，复来轉出到桃源。游閻島，見清幽，可能解悶共消愁。圍棋对着題詩句，又見花籃彩扇共金鈎。仙女奉茶兼侍酒，大家陪坐問因由。天庭快乐唔知久，犹然綠水本无忧。飲完同共仙家別，八仙齐送出南樓。登閻苑，到蓬萊，又見成熟蟠桃口裂开，有人得食千千

岁，长春不老永栽培。转过凌云宫个便，又见王母登禪坐綉堆。直到瀛州归綠圃，
 只見交枝秀茂系春梅。此花乃是神仙种，万載千年不化灰。看見隔离男共女，新佛
 开声問佢：『乜誰？』王母答言：『温姐听，此系牛郎、織女館奇哉！董永、仙姬原系
 佢，七夕相逢見一回。』温娘見說方知曉，就辞王母即行开。游月府，广寒宮，般
 般仙境趣无穷。四便周圍俱摆供，层层細看极威风。鉄馬丁当音韵送，曲水回瀾十
 二重。灯籠字写：『姮娥府』，彩門高挂在其中。行过錦綸軒內去，又遇七宮仙女
 在花丛，机杼踏踩声响动，拋梭織綿几勤功。同群一見温娘到，下机迎接喜相逢：
 『三生有幸逢新佛！』就把香茶奉一盅。温娘接轉称：『多謝！』飲完开口問金童：
 『列位想必七宮仙女輩？』逍遙快活好心松！『仙姬听罢回言答：『我們七个极愚蒙，
 有失远迎休見怪，伏惟恕过莫記心胸。』温娘答語称：『言重！』騷扰仙娘愧未穷。
 游玩天池蒙佛賜，行完南北复西东。云霄殿閣游行过，天上人間大不同！』讲罢趋
 前游九洞，云影登时別了七宮。休把温娘多唱誦，又到洪圣修本达九重。

洪圣奏本

洪圣本，奏天堂，启奏人間枉事章：『因为姓熊有桂来收鼠，信石調剂入餅藏；老

鼠聞隨啗食，反將拉過隔離牆。馮佗一見只估妻偷食，食剩食余餅跌在此方，不割斯文拈起食，登時毒發就辭陽。馮公疑媳謀夫主，打合熊生用力幫；開官審斷亦見唔公當，濫刑逼認押監房。重有庶娟蘇氏女，亦系無辜被累受災殃，聞得繼各將佢賣，無人共酌自參詳，登時決意高田往，晝夜私逃帶住慌，山中忽遇熊生轉，只話懇求帶佢去見姑娘。佢個繼各醉抖將錢枕，偶逢亞鼠有天裝，一刀吉死狙錢走，冤情移俾姓熊郎。次早街邻來密訪，緝着有兰蘇氏估系真張，就時捉住送到公庭上，行刑審問兩三場，县各難曉真來歷，屈地慈善受災殃。望王查過修行部，睇佢凶徒定善良。』玉帝回言：『該佢難，不須查部細觀看。熊生兄弟應危險，他年正得姓名揚；』蘇、侯兩氏亦系該如此，注定有兰兄弟結鴛鴦。』温娘靜院亲聽見：『此个庶娟系我女娘。因何受難遭罗网？』就出金阶見玉皇。上帝起身忙借問：『佛娘何故咁惊慌？既有衷情言过我，通知我曉亦唔妨。』佛娘即便將言道：『听说庶娟受罪我心伤。此人是我亲生女，如何遭难咁凄凉！玉皇肯救多嬌女，一家同沐你恩光。』玉帝回言：『新佛听：自有皇天教你善良。該他有难唔會滿，强做人情理不当；令媛將將橫禍脫，他年脫难就平安。你今回去西天坐，自有皇天教你女娘。』佛娘見話唔回答，遵从旨意不多央，只着騰云和駕霧，回去西天佛殿堂。住言玉帝、温娘事，再誦牢囚个一双。熊生說道：『自得嬌同誓，唔經唔覺一年长，感得守牢

軍積善，尽行米飯佢相幫。思想我兄湖海上，披星戴月渺茫茫，点知弟受凄凉苦，路远唔能寄信章。云烟綠水青山隔，音书誰为寄苏杭？亏我在监来受困，未知何日脱此灾殃！虽然得姐监盟誓，許我他年結凤凰；今日花在眼前唔敢采，仍然眼飽肚飢荒。」提起含冤心事，唔想登时气坏在监房。

兄弟监会

三姑行近將言劝：『君家何在咁悲伤？自有皇天为主意，再唔亏負我咁賢良，不若且开怀抱罢，莫个四时紅泪落汪汪；黄河自有澄清日，守得云开見太阳。含冤或者将来好，减些愁悶莫伤肝，我想得失荣枯原定数，总由八字五行藏。』熊生听罢愁消散：『聪明嬌姐語乖張，句句言詞开解我，犹如蜜汁共沙糖。独系冤枉未知何日脱，几时得我咁平安？』不言有桂、三姑切；再誦有兰兼共庶娟娘，一齐解入牢中放，忽見囚人多众着惊慌。見有中年兼老倘，亦有披头散发少年郎：『有时似我二人同一样，好无夫妇又犯灾殃。都系青年純善輩，不似痴呆下等行，为何先在监中坐？非独我与賢嬌共一双！』睇佢女男真好相，不知何故亦入监房。」熊有

桂，曉詳端，聞嬌說汨偷連：『只話我們負屈來嗟怨，点想佢亦監牢帶縶牽，意欲行埋相借問，独系有个嬌姿近佢面前。事避嫌疑当守礼，硬直心腸不可放攣。不問唔忧伤与損，問亦唔慌长肉一团。』三姑細語才郎听：『問佢一吓話你心专？况且佢有嬌陪君有我，你共男斟我共女言。怕也因人来睇見，心地光明对得天。』語毕熊生称：『有理！』双双举步就行前。有桂用神来睇过，登时魄散一对烟：『此人似我亲兄弟，因何受罪共嬌連？』口不出言心内忖：『未信我兄犯出事端。况且佢在杭州来受雇，日夜帮人駕駛船。』行埋問过长和短：『足下因何被禍牽？』定系好心人害你，冒开名字詐你銀錢，至今陷入天罗网，点得大赦皇恩共旋寬？『有兰短叹长嗟气，知佢弟郎只着言：『不肖姓熊居紫巷，有兰名字习书篇。幼年爹媽归阴府，共同一弟正青年，家貧两个难相守，只着我去佣工賺的添。临行囑佢勤磨練，叫佢奋志攻书述圣贤。我到杭州来受雇，寄迹江湖苦万千，船尾听聞人講論，我魄散魂飞跌落水源。敢得客商来救我，佢話『一条人命事关天』，乘机問我长和短，我就逐一从头讲到完。依公直道言知佢，就时听见邓我心酸，听聞有桂是我亲胞弟，客商情愿贈銅錢。計我工錢方七貫，又蒙客贈八千添，即時交我回归轉，俾吾使用打理衙門。背起此錢归到半路，誰想遇着苏門女叫庶娟，称言繼父将他卖，故此私奔黄昏往高田，个处系佢姑母屋，央吾帶佢过溪边。我亦此时唔肯帶，佢重苦苦哀

求定要死纏，无奈任从跟我尾，并有淫詞誹別般。偶遇保、邻查訪見，即時捉我送入衙門。捏我串同此女謀爹命，杀父謀財拐姐过村。时运当衰多湊巧，誰知我亦十五千錢，唔系謀时都似系，有誰信我是含冤！現在有凭和有据，当堂哑口不能言，因此审成謀命案，我想部文回复就要归天！」有桂聞言將气倒，樓枷帶鎖跪兄前：「正系不肖弟郎連累你，犹如肝胆着刀鎗！只話弟冤望有兄回救，点想弟兄同罪望誰怜！一定祖宗葬落牢籠墓，至今发得咁好儿孙。蒲达撈生无限苦，犹如哑佬食黃連，弟难未除兄难至，即如云蓋月娟娟。自古兄弟同科多少有，手足同監实罕言，点得包公来审断，脱离灾难出生天。」有兰苦切回言弟：「分明一丑丑埋团！」一則弟兄时运塞，二来我咁命途邇，如今收入罗絲钻，亏我咁无人解救恕誤青年。」

二嬌監会

庶娟听，动悲伤：「佢亦二人拘禁在监牢。真情受罪唔为枉，做乜我咁无辜亦有此殃？正系池魚受害唔公当，只怕部复回来要赴法場！好似齐嬌負屈三年旱，鄒衍含冤六月霜，点得清官来审断，究出何人陷我父身亡。如今捏我将爹杀，問成死罪

点得心安。自古幼女含冤为独我，做也有个青年女子又制西廊？待我行前輕借問：

『姐你上姓高名住在貴鄉？想必你系深閨紅粉女，为因何事困在监房？』三姑答，

更添愁，說出真情苦又羞：『我家居住在淮安縣，名喚三姑系姓侯，因为随爹上任

遭强劫，灵神御我上沙洲，幸得馮宅收嬌为养媳，爹媽开亲結凤儔。忽遇家姑辞世

去，我亦自持家計度春秋。唔想隔离有位孤窗客，勤力攻书不計筹，公見我臥房挨

近住，叫我迁房入內樓。豈知生館佢亦移归后，杯影蛇形不自由。公把金环交过

我，恨我一时睡熟未曾收，醒来不見金环宝，令奴无处可寻求。唔想此环失落熊生

手，佢就将来押米我公收，拈出此环公認得，归家盘問我来由。恨我失环未稟公知

道，突然話失鬧啲啲。适值佢个孩儿遭毒死，捏我私合熊生把佢仔謀，送我到官严

审究，刑恶受，不容分訴剖，故此問成死罪发监收。轉声問及賢嬌姐，你亦为因何

事在此监囚？』苏氏說，泪交流：『奴奴苏姓住在杭州，自小喪爹随母嫁，繼父屠

行系姓尤。不幸娘亲归地府，四时爹打，我見含羞。一日黄昏归到屋，見有十五千

錢搭住膊头，声声說卖奴身价，明日开船往別州。料想其情难解救，只話奔逃姑母

望相留。此时晝夜私逃走，避难而行不顧羞，唔想路逢一位青年客，登时詰問我情

由。我見路生人不熟，只話跟随作伴免担忧，豈知灾禍重重至，繼父家中又俾賊

謀，未曉誰人將佢杀，人命关天事怎休。邻里报官严緝究，追凶手，見生同我走，

又有十五千錢搭在膊頭，話奴不肯淫奔女，私共情郎把父謀。捉我送官严审透，万般刑辱气难抽，拶夾重拷人两个，拶紅十指震似彈樓。凌迟碎剮奴甘受，独惜連累熊生命一兜，捏佞共奴同杀父，今日一齐解到此监收。」三姑听罢情加惨，話声唔出咽喉喉。『姐呀，你我冤情同一様，必然处决在今秋。不若在监同結拜，免得黃泉失散恶寻求。』庶娟听罢声言：『好！此言正合我心头。』即排八字誰居长，撮土为香礼拜周。『奴长經年今二九，妹亦芳年細我一秋，你为夫亡遭毒药，我为私逃捏把繼父身謀，可怜幼小紅顏女，一旦无辜作楚囚。人生自古誰无死？寿夭同归土一丘，独怜父屈含冤死，我死黃泉尙带羞。伏乞蒼天来庇佑，救脫我哋含冤二女流。若逢恩赦离灾后，或入空門削发修，或回家下成佳偶，二人来往过春秋。纵然罪孽應該受，秋后冬前判尽头。从今暫且欢心守，須等候，莫把眉头皺，待等清官来断我哋得离愁。』

汪爷上任

莫道二嬌监內事，且言汪府到苏州。历任爱民如赤子，并无委曲与苛求。汪太府，

极忠良，開風到任各心安，人傳再世包文正，不畏高官不畏強，提刑執法无偏頗，
 并有徇情指甲糠。一路而來經密訪，未曾到任就行香，躬身禮拜城隍廟，就話：「尔
 管阴时我管阳。但凡善者遭冤枉，伏望灵神救脱佢灾殃，报过我知来审断，免得无
 辜受罪見凄凉。」拜完暫歇城隍廟，明朝上任至天光，廟中歇至三更候，夢見老鼠
 唧声在兩旁。除我紗帽拜拜丟桌上，写成免字下头装。汪各醒覺觀瞻看，睇見紗帽
 下头免字藏，想起似乎冤字樣，莫怪鳴冤等我老汪？話完摆道归衙去，即時审事就
 陞堂：「宗刁达为强盜，行刑梟示理应当；一宗私鑄錢文事，亦应斬首磔沙場；
 重有各拟軍、流、徒、与杖，前官断定亦有私幫。查來件件俱公当，將仇报佢亦心涼。
 一朝吊审熊家子，兼其苏、侯犯妇一双。公堂严訊深和淺，三番四复問端詳：『做
 乜你哋四人俱犯法，作歹为非惹禍殃？一宗謀命貪妻子，一个謀財奸拐姓苏娘，前
 官审实无差錯，終然处决落阴方。』四人男女称：『冤枉！乞察真情免抵償。我們
 实在人被害，問成死罪点得心安？』汪源听罢低头想，无言默默似个呆郎。亦怕前官
 审得唔停当，皂白唔分了事章：『記得老鼠廟中曾托夢，对我悲啼泪兩行，紗帽除
 低丟桌上，想必叫我除冤脱禍殃。但系你們已認為凶党，如今定罪枉吵公堂。』有
 兰兄弟將言稟：「答呀，你秦鏡高悬照四方。查我兄弟无过犯，体試慈心定逞強？
 若然能脫我哋无辜罪，弟兄同感你恩光。」汪府尹再思尋：「待我明朝再審此根由。」

重囑押回監內禁：「等我稟明上宪另施行。」左右公差忙便答：「做也將完案件又番生？几度衙門俱审过，都系口供如一詎謀人，今日四犯齐全脏又获，再唔冤枉佢們身。太爷本意来开脱，只怕事煩勉强做唔能，又虑上台唔准稟，当堂面斥，話你偏心。」汪爷指手高聲罵：「你們不必乱言陈，古道「拼死番来无大害」，为官清正怕也皇亲！做个精忠和耿耿，断无坐視害良民。是非曲直唔能断，枉做官員受俸金。自有工程担带紧，唔通狂躁乱开唇！」話畢擺轎忙去，口共心头自斟酌。去到轎門停下轎，佢就通傳手本甚殷勤。

汪源具稟

喝道洪爷忙使出，击鼓陞堂御耳頻。巡撫衙門严肃甚，两旁官役不通針。洪爷坐落开言叫：「苏州汪府听言陈，有乜事情来咁紧？逐一从头說曉因。」汪爷即便将言稟：「卑职当堂稟大人！所有拟罪批回皆合适，照常办理有差分。独有一宗冤枉甚，只为前官审錯陷良民。熊家一对兄和弟，兼共苏侯二女身。拟实女問校时男問斬，伏乞宪台冤赦若何能？或得爷台寬恕佢，苏侯熊姓沐你全恩。」巡撫洪爷心不允，

高敲棋子罵声頻：「想你新陞到任貪財亂，受銀賣放佢們身。不准此情休抗命，速速回衙斬絞四个人！几度衙門俱軍實，做乜你偏偏抄挖佢旧根藤？」汪谷只見唔批准，怒氣冲冠自忖尋，行近琴台將語后，割硬開言說事因：「宪台唔把他开脫，卑职辞官隱故林！」就时脫下衣、冠、帶，印信交还愿做白身：「陞降尽从各作主，还印辞官就轉行。爵祿有无唔打緊，不愁腸处亦不欢欣。」洪谷默默偷思想：「多有为官硬直臣。况且佢到任唔曾經日久，未必存私受賄金，既系辞官唔愿做，想必今朝枉庶民。京都聞佢多清正，特賜苏州府尹俾过佢身。佢系一生硬直如包拯，唔妨受賄半毫銀。」即便叫回汪太府：「既系含冤一样樹，但能執法无偏頗，秉正扶公定夺人。今把令箭一支交过你，任你如何审断莫偏心。」汪谷作揖称：「从命！」上有皇天下有神！回衙我有偏私审，五洋大海命归阴。」收回印信穿番服，忙辞撫宪轉衙行；不暇回衙来办事，即到熊家訪事因。忙发脚，步偷偷，高低唔願速行游，不用人多跟尾后，恐怕惊动黎民各慮忧。今朝剪恶除奸寇，鳴冤察枉免民愁：「想我承恩为太守，岂容赤子枉冤收？熊生不得吾来救，何时得脱佢牢囚？」一棹来到該村口，直入薇宮巷个兜，就問边間之館熊生住，边座房間系女流。街坊帶到熊生館，汪谷看見火烟湫，四圍尽結蜘蛛网，茅生草塞在墙头。只見沙尘风捲面，全无物件宅中收，烂灶一堆清淡极，蕭条四壁見寒流，茶炉器皿都唔見，枱头放落

几本烂春秋。又見文章似錦綉，『此人他日占鰲頭！』觀看未完，驚着眼，忽聞鼠唧响唧唧，汪爷举目又試觀瞻看，就話『原来老鼠要风流。』叫人拆烂佢窩窩，等他无定可求修。拆牆見有毒藥餅，毒藥多搬在餚里头：『一定跌落，馮佗来执食，自己嘴饞把命收。』即叫奇春来面諭：『你仔中毒身亡不在愁。枉媳私合熊生謀仔命，捏良之罪点肯干休。乃念年老不加刑你受，罰你整还熊姓个座书楼。』奇春从命将头叩，汪爷即便下船舟。中毒身亡明白了，重有杀爹情事恶寻求？无奈亲身仍訪察，睇試十五貫錢点被窃偷，扮作游方来算命，『等我灣船起岸再訪情由。』

路遇陈情

忙起岸，上街行，慢慢从容訪信音。北方过尽南方去，东街西巷亦行匀；連訪几天无信息，点能替得佢冤伸？慢言太府私行訪，又談亞鼠姓刘人：『虽系十五貫錢我謀到手，立时輸尽不到如今。輸到无聊为保长，四时查察本乡民。因系尤二被伤身死事，交落地方、保长細查寻，現有熊生捉到今成罪，替我打夹几乎命丧阴。新到个府官来翻案，清如海瑞轉还魂，至誠忠直无偏頗，又似包公再复生。今日行县出

簽交地保，故此要我严查此項人。誰想謀命奪錢皆系我，無人知道半毫分。今朝只見唔安樂，眉头乱跳几多匀，古道「左眉跳，有看和酒，右眉跳，棒到来侵。」等我如今敕破你，凶星退位吉星临。」話完步出街头去，不覺姓王員外近佢身根。就話：「闊別多年，唔見久，不胜恭喜賺多銀！近来想必多財帛，提携晚輩二三分。」員外答言称：「不敢，无非奔逐过时辰。年老賺銀都有限，不能穀你买南板。」亞鼠答言：「休笑我，講来晚輩不成人！有錢去賂犹如俾，輸成一个馬明君。」員外当时來詰問：「做乜你一身骨肉震騰騰？定系有的无平奇怪事，不妨直說我知因。」劉鼠說：「后端詳：因我隔離尤二俾人伤。被偷十五千錢去，都重謀爹拐女娘。捉到有兰招認賊，兼同起出佢原贓，审成死罪監牢放，兄弟双双押出法場。湊着新到苏州为太府，說到其人系姓汪，傳言再世包文正，管得阴时理得阳。着县出簽交保长，晚輩应查此处地方。苏州大爷图翻案，我話「有兰原系賊徒强。」」『聞此語，好心伤，果然冤屈害慈祥！此个有兰忠直輩，唔似作歹为非惹事張；无辜把佢来冤枉，等我呈官出首替佢商量。』聞得青天汪太府，苏州新任共称揚，明日我就亲身来告状，定要开脫熊生佢禍殃。八貫銅錢經我贈，兼佢工錢七貫搭在身旁，叫佢帶回家內去，打点衙門問弟安；謀命偷錢人賴佢？几乎害佢枉中亡！』唔想汪爷太守亲听見，兩人說話記归肝：『好个刁奸刘亞鼠，員外慈悲系姓王。事情枉处今明白，

搵亲头緒我会审追赃。」亞鼠又来將語道：「員外何須做告郎！各家自扫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話替佢申冤来告状，正系灯蛾跳落水中藏，千証上头反究你，你莫撈埋閑事自家当！年老唔能跟首尾，亦非爱友共亲房。」員外答言：「休乱讲，正系救人有难好过燒香。家底全傾唔打紧，只要申冤来救姓熊郎。」說罢分离忙举步：叫人整好出首詞章。亞鼠挽留留不住，个时心内起惊狂：「尤二系吾亲手杀，我偷佢十五千錢亦使干，审出真情兼妥当，一条烂命要过刀亡！」汪爷見佢騰騰震，詐唔知道后言章：「請問賢兄何事干？挽留老大有乜商量？小弟略精排八字，吉凶能判定得危安。」話知八字俾我来推算，等我指条路尔好易行藏。」

亞鼠被捉

亞鼠見他言有理，此时暫放落愁腸，說知八字他推算，「即使唔灵亦有乜损伤。」就話：「今年三十七，四月初三出太阳。不必奉承褒共獎，大話言来有耳装。」汪爷太府微微笑，执笔批来就唬佢狂：「三十六岁旧年行小运，有些财发暫风光；此财你亦唔能聚，一年輸了剩空囊。目下似乎行丑运，有些口舌共灾殃。再把实情言过

我，我有灵符解救得禎祥，可能解脫离罗网，不在忧疑不在慌。』亞鼠見佢星士輩，并无忌憚志气昂昂。『話我旧年行小运，果然唔錯系非常；話我目前官府事，是非口舌不堪当。佢話可能医解官灾舌，待等从头对佢說端詳；別人唔敢將情講，想佢星士有乜相干！果系先生灵卦命，等我透情話过尔知詳；前日我謀尤二命，十五千錢系我窃贓。遇着一个有兰来替我，佢身十五千錢帶轉乡，湊着庶娟同佢走，登时捉住做奸强，死罪审成来替我，市曹不久过刀伤。适遇苏府审真將犯放，声說有兰系善良，恐怕牽連夸及我，故此时带住慌。』苏州汪府微微笑，假言：『有赦亦唔妨。劝你鸡州为至上，捉送官前罪恶当。』亞鼠聞言唔妥当，霎时似个蠢呆郎，毛管动时双脚軟，彈樓咁震好似篩糠。欲行水路又怕盘查訪，崎嶇山路又見惡行藏。汪谷又試將言哄：『算来水路好平安。我有小舟船一只，現今灣泊在河旁，不如搭我船過罢，明日开身走出外江，走过辽东、山、陝关边去，誰人知道你系賊徒强？你今先落船中去，等吓我来共你細商。』亞鼠以为他实說，先行下艇喜揚揚，买些肴饌船中制：猪肚煲腩噴鼻香，拆蟹剉鸡和釀鱔，要共先生飲一場。多得佢今来救我，办杯微酒答謝恩光。住題亞鼠船中事，又談汪府轉衙堂。摆齐执事回衙去，連声喝道过街坊，多少拦輿呈递状，王家員外亦来忙。連叫几声：『冤枉事！乞求恩典脫灾殃。』汪谷轎内亲听見，叫人收状慢添詳：『古今豪富千千万，难及王兄义气世

无双！你今一面回归去，本府自然会酌量。亏你路远艰辛来告状，費尔盘纏到此方，賞番盘費銀三十，迟天請你到我衙堂。」員外推辞唔領賞，叩謝各台轉故乡：「幸得青天爷作主，鳴冤拯救善忠良！」勿言員外称爷好，又到太府回衙办事章。再审有兰、有桂、侯、苏氏，四人逐一問端詳：「想来情事多亏你，亦系前生注定受灾殃。三姑你个亲夫主，嘴饞食鼠餅身亡。庶娟繼父誰人杀？未曉姓陈定姓張。」苏氏稟，把言开：「謀父唔知系乜誰，直是唔关熊生同奴事，枉佢監牢替我受灾。青天再訪行凶手，免令冤死落去望多台。」汪爷又說：「多亏你！等我审白何人起禍胎。」就使差人船内去：「捉拿刘鼠上衙来！」原差落到船中捉，相逢亚鼠闊佢唔該：「做乜擅自将人來陷害？国法唔知，系个蠢才！」「今日太府出簽來叫你，快行莫个制悲哀。」只着任从差押去，到衙下跪向住琴台，刘鼠个时心胆碎，两泪交流濕透腮。汪爷举目覩真佢，見佢彈樓咁震着惊呆，高敲棋子連声响，当堂就罵恶言开：「你把陷命偷錢从实訴，依公直說莫要裝呆！」

鳴冤解恨

刘亚鼠，稟爷知：「小人遵法律行移，断不亏人来利己，心腸正直有偏私，我又把

素持齋正七十，每逢朔望念阿弥。此事前官經审过，今朝翻案把人欺！伏乞爷爷詳道理，莫来賴我善男儿。」汪爷听罢呵呵笑：『果然你系善慈悲，把素持齋真系美，唔記得中秋十五夜时？十五千錢偷背起，又重杀死其人不顧尸。』刘鼠聞言多失色：『話出相符亦見奇！此事有誰曾睇見？有誰曉得我为非？持刀杀死何人曉？』——『太爷妄听此言詞！果有其情应抵罪，无辜迫認实堪悲。』汪爷見佢唔招認，大罵『刁奸！』共『潑皮！』『怨你抬头來認我，當日曾同你講命书。此时贊我多灵感，后来哄你講出真。真可恶，太唔当，謀命應該要抵償。八字前經同算过，从头逐一說言章，話你目前灾禍到，叫你快些急走去忙忙。如今若系唔招認，行刑拷打你难当。』亚鼠个时魂魄蕩，狗蝇咁震面寒寒：『當日唔知汪太府，說話唔留尽地機！』只着招承求釋放：『恕我从今改过善良。小的一时差錯念，望救殘生脫禍殃。』苏氏睇亲刘亚鼠，登时咒罵：『賊奸强！杀人性命无天理，謀財空得眼前光，亏了熊生与我多魔障，坐監終日受凄凉，險些陷害我咁含冤死，今朝收你正得平安。』『暫將刘鼠來監禁，听候部文回轉正商量，大抵斬头唔在講，報还仇佢本应当。贈銀俾你兄弟回多去，他日二孀來做尔咁妻房，等你兄弟同荣归娶佢，个时共姐結成双。』兄弟聞言多喜色，『太爷恩典实非常。独系未知何日报？九泉之下銘于肝。』即時叩头將身起，二人兄弟轉家堂，归到門前睇見蜘蛛网，蕭条四壁草生芳。神主滿堂

尘盖密，拋离宗祖受孤寒！从此門關生喜色，二人发奋讀書章，如切如磋勤苦学，閉戶潛修昼夜忙。今朝兄弟重逢面，神前炷着个炉香，細想汪爷好似亲爹父，許嬌他日共我結鸞凰。若是一朝榮貴显，先酬恩典理应当。勿訝弟兄思答謝，再誦苏、侯二姑娘。儉自想，几多番，自系归衙暗悶煩，长时記着熊家子，总唔捨得佢轉家山：『似乎昔日深交挽，誰想佢循規蹈矩正气言談！汪爷話要等佢榮归日，正婆明婚在此間，今朝脫罪分离散，令奴想起泪偷彈。虽有汪夫人做胆，算来亦有几大交关。』休唱二嬌同議論，又到熊生赴試漸放愁顏。

兄弟齊榮

齊举步，到江滨，落船解纜去如云，一路平安无阻隔，埋船上岸进館安身。次早弟兄同入試，題目規真就作文，写起七篇无用改，奇才錦綉气清新。試罢出闌来等候，听其揭曉若何能。吉日就开龙虎榜，中試高低次第分，第一解元熊有桂，有兰中第四名人。到处喧嚷来走报，又报汪爷太府身。汪爷聞得多欢喜，深深下拜謝灵神：『喜佢弟兄同榜中，不負当年受苦辛！』慢讲汪爷心快乐，又到苏、侯二氏喜欢騰；

「亏佢二人前受苦，誰知今日榜高登！若系当初不与同监坐，今日点得埋堆結凤群？」吉星来了凶星退，弟兄同中沐皇恩。奴命丑时今变好，世間难似我哋二双人，姊妹同监千古少，兼共弟兄同獄更清新！』勿談二女思前后，又言会試入場行。只講京城来赴考，花街、柳巷总无心，听到試期初九日，入場又作錦奇文。落笔写成唔在改，兄弟文章字字新。估极会元他处得，誰知又中姓熊人，金塔殿試傳臚開，第一名标有桂身。状元正系熊家子，榜眼山西是姓陈，探花亦是熊門子，有三名字果然真。君王敕賜游街市，引动閨幃贊美頻。游罢金街回謁圣，低头俯伏見当今。龙凤名茶王賜飲，又来敕賜酒三巡，状元榜眼多欢悅，探花同共喜欢欣。君王爱佢多才学，又点三人入翰林，誦經作賦多欽仰，滿朝敬重好先生。三人叩謝皇恩典，即便辞朝步轉行。住語熊、陈三及第，又到姓侯巡檢想于心，四时悲切啼珠泪，含愁只为女佳人。帶隨上任遭强捉，生死存亡有信音，茶飯不思眠不着，并无踪迹惡查尋？一日上堂来办事，伺候翰林大宪身，相傳手本行官札，跪下熊生欲启陈，不覺眼边微泪出。状元一見問原因：『为何見我流珠泪？應該執罰不饒人！念你年老寬恕过，快把情由訴到真。』巡檢稟，訴因了：『小官原为上京华，一点想舟行逢阻隔，来到中途烘淺沙。偶遇强人来搶女，兼携衣物及銀牙。我为巡檢人单寡，难敌强徒大手法。附近又无营与汛，举头空見水共云雷。未知小女今何在？卑职流

泪为着他。伏乞大人寬恕罢，并求为我細稽查。」状元見佢多悲切，顏容瘦損似梅花，就話：「自然替你追尋女，你便安心暫且轉回衙。等我明日帶妻来到此，叫佢契你老人家，从此不須愁悶挂，莫个为忆千金減飯茶。或时父女重逢面。滿堂吉庆笑喧嘩。」勿說翰林安慰候巡檢，又到汪各太府乐繁华。

喜报双嬌

聞討論，姓熊人，弟兄一甲沐皇恩：「想佢身榮心确实，題名金榜共知聞。二嬌在我衙中住，周旋將有一年春，交妻敬重功劳見，方信皇天佑吉人。」一朝直入中堂去，相見夫人共女身，坐落欢天和喜地，即時开口把言陳：「两嬌今日才郎中，翰林侍讀未回身。想我任期將近滿，帶姐番京共佢結群。」二嬌听得多欢喜，假作含羞愧十分，忙別汪各回綉閣，不願堂前二老人。两嬌回轉樓中去，各人怀念各夫君。住唱紅粧欢喜事，又言番韃子橫行。思拈位，再三三，陝西已占共河南，几次番书来霸国，有人胆敢敌西番，并无会写番书字，众臣束手見羞慚。旨召总无能于将，几乎被夺了江山。兄弟聞知同上殿，金阶叩見帝龙顏：「小臣自系承恩寵，报

答无能枉素餐。等我試寫番書回復佢，或者韃子惊惶亦退还。夷狄从来无乜胆，見寫我哋英雄佢就退番。」君王見說多稱贊：「卿說即言世有彈。若然退得番兵散，封你公侯拜相在朝間。」熊生即便將書寫，写完傳去吓胡蛮。番鬼見佢写成攻陣語，胆震心蒲不愿进关：「不若收兵回本境，免令士卒受伤殘。」轉盼有人來走報，說道：「夷狄收兵复轉番。自此太平无忌憚，滿朝安乐共歡談。」帝王聞言欢喜贊：「賢卿果实好詳參！番書能唬夷人退，从今唔怕韃胡蛮。」敕封爵祿公侯位，子孙世代立朝班。」弟兄叩謝仍然奏：「望皇准假暫回还！当日弟兄同受难，連累苏、侯两氏共同監，四人只佔冤含陷，幸遇汪各救濟免艰难。二孀許我成鸞凤，汪各收養日供餐。小臣欲轉迎亲事，兼回耐答太守汪涵。」君王見奏忙批准，賜佢兄弟轉家山。奉旨还乡迎娶妇，敕賜回归封誥两孀顏，一品夫人同享福；汪各官职又陞三。兄弟辞王兼各职，落船高挂錦飞帆，順水順风如箭急，日夜行舟上落灘。黃旂高扯开罗伞，八音乐奏在天棚。埋船泊在河边处，报入汪各府署聞。状元兄弟亲臨拜，拥从人夫有个閑，一程來到汪衙內，兄弟欢喜两三番。拂椅汪各欢坐落：「我們叩拜謝你恩罩！多得救活四人俱免罪，唔使含冤負屈落阴間，料想今生难尽答，来生变鳥亦啣环。」汪各答語称：「言重！本府如今不敢攀，当年兄弟含冤苦，今朝身近帝王坛。」語罢堂前摆酒宴，鼓乐声傳飲到夜間。莫言府內傳杯盞，梅香归报姐。

容顏，說道：『翰林兄弟俱蒙点，有人走报在先間。不久回来迎娶你，姐呀，从今唔在你咁愁煩。』

百姓留靴

二嬌听罢多欢喜，『得郎显达桂枝攀！先苦后甜长慣事，自此愁根尽付水波潭。』莫言淑女偷欢喜，不覺弟兄回到府堂間。拜謝諸神兼祖考，又拜汪各夫妇两尊顏。就日成亲同配合，团圓快乐咏关关；四个洞房交执盞，不波瀾处亦波瀾。熊生細說三姑听：『有段奇逢实手啱，京城得会你父候巡檢，也曾对面細言談。但話有女在船遭賊捉，就时搶夺走上沙滩。但估分离唔見你，拜謁我时佢泪暗彈。』三姑回答：『真和假？才郎大話欠詳參。父为巡檢官卑小，点能翰院会得君顏？既系实情，天有眼！或者分离得合番。』兄弟新婚連夜講，一双淑女两奇男，不覺鸡鳴身早起，同齐移步出厅間。下拜恩人完酒席，弟兄辞別轉回还。拜別苏州汪太府，从今如父子同班，披麻执杖为儿輩，独系如今分別果然难。金嬌难捨夫人去，同共兰英泪湿衫：『託养府中蒙教訓，今日教人分別各东南！』留恋依依难割捨，欲行又止几多

番。夫人安樂賢良女，二嬌不在惱愁煩：「此回跟隨郎轉去，自有相逢水共山。日前有慢嬌休怪，老身冲撞望包涵。」二嬌見說回言答：「我們造扰得你供餐。感恩何日相酬答，点能报得二亲颜！」餞酒已完催趨去，犹如一别出阳关。汪爷夫妇送出門關外，忍泪分离只着轉还。弟兄嬌姆齐回轉，官船到岸就埋灣，熊家老少来接，「鞠躬如也」不敢行橫。亦有岸边来跪接，亦有船头把礼参。状元兄弟同还嘴，「我想至亲都系水般閑！当日弟兄同遇难，有个亲房敢到监？今日爭先来接駕，大抵从前行走見为难。」話完步入家中去，香火神前拜几番，打醮酬恩宗共祖，整路修桥建社坛，所有貧亲都賑济，大捨金銀总不慳。状元兄弟唔忧虑，同嬌快乐講清談。終日堂前歌舞乐，傳杯道五又猜三。乡紳睇探情深厚，送往迎来去复还；状元屢次都回拜，有事同斟共酌参。下屬官員来拜見，仍然不以小为閑。果然忠直兼寬恕，有个黎民話佢奸。忽然旨召回京去，只着帶齐汪府二亲顏。卜吉开船忙解纜，此时宝座在河灣。衿着百姓难分捨，做酒留靴把截拦，个个心思来扯住，总系无能落手攀。汪爷見此留靴敬，就話：「尔們回避不須煩！安分营生勤与儉，不义之財切莫貪。若打官司来斗气，恐怕费时失事見为难。」莫說汪爷吩咐落，又到宝座开头放炮三。船到江心蒲泛泛，順风一起扯高帆，历路平安如箭急，过尽长江又轉灣。船到皇都天色晚，举头不觉日将殘，夫人二女回衙去，父子归朝把礼参。

君王一見歡無限，就開金口講清談。『當日卿回歸納娶，寡人欠賀似乎慳，愿你从今多喜庆，生儿个个立朝坛。』又贊汪爷：『恩果大！四个含冤救得佢出監。况且京城聞你多忠义，封为吏部尚书銜。状元兄弟封侯职，同扶社稷掌江山。』住說君王封爵事，又到汪爷父子叩謝龙顏。

喜庆團圓

齐謝圣，叩当今，拜辞万岁轉回行。三人回轉衙門去，夫人二女极欢欣。状元不起新居住，长在汪衙过日辰，貪圖定省晨昏便，早晚提携二老身。汪爷夫妇多欢喜，睇見两儿二女孝賢人；老少衙中同快乐，平安过日冇操心。莫談汪府风流事，又言孔目姓侯人，聞得状元回故里，假期告滿轉京津；『应承共我回归訪，唔知訪得着唔曾？等我今朝拜謁詢其事，就知明白假和真。』話完即便穿衣服，竟到汪衙府內行。手本就时傳遞上，低头拜見翰林君。有桂知他侯岳丈，就时欢喜話过妻聞：『妻呀！你父如今来拜我，再将愁悶尽除根。』三姑听見才郎語，犹如死里得还魂，双双举步堂中去，叫童請佢入厅心。侯爷孔目归堂上，忽然見女到来臨，翻起前时难忍泪，叫句：『嬌儿我女身！』金嬌見父凄凉甚，就話：『唔估今朝遇老人！』女

儿幸得汪爷救，夫妻同沐伧情恩。犹如死里重生过，好似凡夫得上九霄云。』侯爷
 回答多娇女：『亏你无辜受苦辛！喜得今朝重再会，愁根从此付波沉。又喜东床
 高及第，与我娇儿共结亲。』讲话未完佳宴到，大家埋席飲杯巡。席上翰林将語
 道：『稟上岳爷听事因，我欲差人迎岳母，未知尊意若何能？』侯爷听罢称言：『好！
 果然增有岳娘心。』就呼衙役：『排花轿，你们去接太夫人！』一众家丁齐領命，忙
 抬花轿就抽身。不期来到侯衙上，放低花轿启言陈，就話：『家主老爷着我到，特
 迎太太去看千金。』巡檢夫人欢喜甚，从命登时上轿行，一程来到汪衙府，相逢女
 面泪沾襟。『女呀！今生只估难相会，誰想今朝見女玉人！』三姑流泪言知母：『
 只估女儿难会我娘亲！不是汪爷来救我，女儿十个見幽魂。收养在佢府中为育女，
 犹如过肚当亲生。』梁氏聞言称：『少有！世間难得咁賢人！深感救儿殘草命，犬
 馬何时报答恩！』汪府夫人称：『不敢！必定重逢在此辰。非关老拙功劳事，亦
 系尔侯門有幸福加增。』讲话未完佳宴到，子母同欢飲酒巡，飲到初更筵席散，各
 回衙去歇安身。天明早起穿衣服，上朝謁圣又回行。或去或来无忌憚，滿門从此得
 安心。不覺韶光如箭急，乘龙一載又将临。金嬌有喜怀胎孕，二女五男陸續生，
 女长閨中来学綉，儿大在朝近帝臣。苏氏亦系三男和二女，仔大后来伴帝君。編成
 一本金环記，金环記就系叫佢『十五貫』亦隨人。

双鼠奇冤宝卷

据清光緒苏州鈔本逐录

双鼠奇冤宝卷 上卷

古代傳留到如今，

善惡分明各有因；

善人落難总有報，

惡人活路變無生。

且說淮安府山阳县，有一熊家村，庄上有一家姓熊，兄弟二人，兄名有兰，弟名有惠，本是書家之子。自幼父母雙亡，家中貧苦，難以度日。有兰道：『賢弟，你我二人，苦志讀書，日給不周，如何是好？不如待我到親友家去，借米借錢，不拘多少，权且度日。』有惠道：『哥哥，既如此，速去速回便好！』

有兰出門借錢米，

先見朋友后見親；

諸親家內多走到，

眾友面前說真情。

清晨走到天色晚，

并無銀米錢半文；

只得原旧空回轉，

兄弟談論實傷心。

有兰道：『兄弟吓！真真人情勢利刻薄，窮人全無骨肉至親。吾想南关外头，有外公惠义仁，娘舅惠达，家中衣食不愁，待我去說明其情，借些銀錢回來，权且度日。』兄弟二人，一夜不眠，待等天明起身。弟兄分別一回，十分苦楚人也。

不說有惠家中苦，

再說有兰在路途，

一逕早到南关地，

拜見外公与外婆。

合家亲人多見禮，

將身坐停說清楚：

『衣服藍襖又破碎，

每日茶飯无來吞。』

外公听得外甥穷苦之情，书窗勤讀，难以度日。外公道：『外甥，你二人苦苦讀書，毫无活路；虽然說：书中自有千鍾粟，一餐无时便着慌，你总要寻些活路，才好与你兄弟在家安然讀書。』有兰道：『吾本欲要寻一門路，总无計較。』外公道：『前日有一客商，托我要寻一个人，随行伴用，待我荐你去。』

权且度日过几天，

或賺多少銀共錢，

好作兄弟攻书本。』

有兰听说喜欢心。

外公此时来吩咐，

拿出青錢三千文，

一半与弟安家費，

一半自己衣服添。

有兰吃了酒飯，拿了銅錢，拜別外公、外婆、娘舅，快乐回家也。

有惠在家讀文章，

望見哥哥轉家乡。

有兰說出情由事，

『外公周济我財餉。』

取出銅錢三千数，

一半与弟安家粮，

一半自己添衣服；

吩咐已罷出門堵；

『兄弟在家休挂念！』

安然自在讀文章。

我今出門三四月，

賺些錢財轉回家。」

不說有三出門而去，再說有惠在家。左手隔壁鄉鄰，姓馮名越洪，娶室金氏，廣有資財，開一引糧食油酒店。所生一子，名喚小宝，生得丑陋不堪，油灰鬍鬚，凹面孔生青皮肉，百腳大麻子，翻轉石榴皮，鸡啄西瓜皮，釘鞋踏爛泥，眉毛有高低，一对大迷戲，一只猪耳朵，一只象木耳搭鼻頭，拖子兩條濃鼻涕，缺嘴唇吐出扒牙齒，強身体双手是折臂。最愛捉鉄子，躑肩膊，挺胸連跔子，兩脚有高低，雌鸡声，嘴連噉子，象狐狸又象小鬼。个付尊容吃物事，象惡利鬼，要請十八个画師再画勿出，江西祈請張天師。亲邻見俚討厌要动气，各娘欢喜，爱如夜明珠。从小替俚領一个养媳婦，是侯氏，乳名叫玉娥，生得美貌标致，头发青絲，柳眉八字，鵝蛋臉，俏眼睛，櫻桃口，琼瑤鼻，仙子耳，美貌无比。美人肩，白头頸，十指尖笋笋，小金蓮足三寸，行步穩重，分外八字，象仙女又象西施，象貂蟬象楊貴妃。那玉娥賢德孝仁。不幸金氏婆婆一病身亡，那馮家忽然大變，作怪起来了。

家內作怪鬼声叫，

老鼠數錢梁上跑，

日夜响咯来作怪，

乒枱拍凳响声高，

椅棹跌倒无其数，

家犬扒潭哭嚎啕，

空擇磨子如人样，

鬼祟显现无好兆。

那日候玉娥到房中去安睡，耳上探下一对金环，放在梳妆台上，宽衣而睡。一到天明，起身一看，却不见金环。满房搜寻，并无踪迹。一头疑想，一头梳妆，『必定老鼠啣去！』满心不乐。『思思想想，好不怨死人也。』

金环失落不分明，

弄来不好冤别人，

公公面前又难说，

权且隐藏再理论。

此环馮姓聘吾物，

如若不见要疑心。」

几次搜寻无着落，

日夜忧愁不称心。

不说玉娥心愁闷，

且说有惠熊姓人，

自从哥哥出门后，

朝思暮想挂肝心；

家中钱米将已绝，

难度光阴苦万分。

且到书房将书读，

推开窗榻看分明。

熊有惠只见枱上灰尘无数，鼠迹纵横，就拿鸡毛掸帚一掸，忽听得叮咚一响，仔细一看，一对金环。有惠想道：『此物未知哪家闺中之物？吾想书房中日间并无女人来往，这也奇了！难道天赐我活命之粮？只见老鼠多端，必是老鼠啣来的吓！但不知哪家之物，待我收拾好了，倘有人问起，我就还他便了。』

不宜有惠喜欢心，

再宣馮家一段情；

越洪出門去討賬，

店內并无照看人，

喚出侯氏玉娥女，

『店中照管要当心！』

吩咐完時身向外，

玉娥在店女工針。

那玉娥常思金环被鼠啣去，怀恨在心，忽見街坊上卖老鼠药，玉娥問道：『鼠药怎样卖的？』那人道：『一钱一服。只要放在餅物之中，鼠吃而亡。』玉娥买了十服收好。那越洪討賬回来，玉娥接进公公，回房而去了。

玉娥药鼠且慢論，

再說有惠小书生，

断頓絕粮无来路，

不見哥哥轉回程。

早晨餓到天色晚，

并无計策半毫分，

忽然想起金环子，

权且度日押米吞。

却說熊有惠书箱中取出金环，暗想道：『不知誰家之物，无人来查。吾今絕食，只得拿去押米度日。』立刻到越洪米店中，叫声：『馮大伯請了。』越洪立起身来，把手一拱道：『熊家二官，請坐！』有惠道：『馮大伯，小侄到来，非为別事，一物在此，暫押几升米，加利奉还，改日送来。』越洪道：『吾与你邻居多年，量了几升白米，何消押头！』拿紙包推还。有惠道：『馮大伯若不受我押头，米也不敢受了。』越洪道：『既然如此，我且权收便了。』

有惠收米轉回家，

越洪心中想有惠，

「熊家二官真執主，

果然斯文英俊才，

可惜少年貧困苦，

后来必定達京塔。

包中未知是何物？

待我拆開看分明。」

越洪開出紙包一看，頓時一呆：「吓？吾想此金環，是吾家玉娥之物，為何落在熊家之手？奇了！想此事必有緣故，待我查問媳婦，必露真情。」連忙走入房中，叫道：「新娘子，今日我要問你拿一對金環，有人要借去看樣。快拿來與我！去看一看，就拿回來也。」

玉娥聽說吃一惊，

面上頓時血染能；

「算來此事難瞞隱，

不如早早說細情。」

媳婦从头細稟告，

上前即便叫：「公公！

數日前頭歸房內，

放置妝台在中央，

來朝不見金環子，

媳婦常常挂心胸。

未知可是鼠啣去？

望乞寬恩且消容。」

越洪道：「媳婦，你不要指東話西，快快拿來！」說罷，向外而走。此時玉娥急得魂不在身，有口難分難言，恨道：「惡鼠吓，惡鼠！你要害死我，我先要藥死你；大小不留，息我之氣！」

玉娥氣恨實難消，

要到街坊走一遭，

瞞了公公人一个；

不过青春美多姣。

行来已到茶食店，

將錢买办好心焦，

燒餅买了十来个，

便把手巾打成包。

即忙归家下毒药，

燒餅之內种根苗。

且說馮小宝人品形貌不曾生全，最喜打操手。在外头搭子一班乡邻兄弟，或交打杠子，打滾。仰缸跌子，好似一只大元宝；合扒跌子，好象一个地壁虫，真真好看。黧黧子半日，不觉到肚中飢餓了，且到屋里起吃点心。到灶下东看西望，上下一巡，并无吃食物；又到房里看看，娘子也勿見。那曉玉娥拿个燒餅，裝足子药，放在梳妝抽屜內，就到后园去收衣裳。馮小宝就拿抽屜一开，即見几个燒餅，先拿一个吃起来；还要想一齐囤在身边貼紧。玉娥进来，看見小宝偷吃燒餅，十分着急：『阿哟，吃勿得个！』連忙搶子下来，已經吃子两个哉。玉娥心中想，急得口呆不言也。

急坏玉娥女千金，

燒餅夺在手中存。

此时小宝心大怒，

掉歪扯嘴就罵人，

便罵玉娥：『潑賤人！』

偷买东西独自吞，

幸亏吾今吃得快，

两个燒餅吃完成。』

玉娥凭他惡罵，便把燒餅夺了下来，撒在床頭頂上。心中愁悶，暗想：『官人吃了燒餅，无

事还好，倘有三长两短，这场冤枉不小。」正在思想，馮小宝吃了燒餅，腹中发作，「啊唷唷！」肚中疼痛难熬起来了。

不多一时就跌倒，

腹中疼痛如刀绞，

拍手拍脚真难过，

地板上面打翻抛。

爬来爬去无走处，

玉娥扶起哭嚎啕，

只見七孔流鮮血，

漸漸手脚伸直了。

玉娥唬得魂胆消泮，赶到外面說与公公知曉。越洪听說，連忙进去一看，伤心大哭道：「此情不必說得。」便問玉娥：「你为何謀死亲夫？明白說来！」玉娥上前說道：「公公，此情冤枉，并不謀死。」越洪大怒，罵道：「小賤人！你夫这样死法，还說不是謀死，还說不是謀死！」玉娥道：「公公，待小奴一一告稟便了。」

只為金环起禍根，

前日失落无处寻，

奴奴常常心怀恨，

想必鼠啣不差分，

一心要想藥老鼠，

偶見街坊賣藥人，

买了放在燒餅內，

官人誤吃命归阴。」

越洪听說全不信，

想必有惠合計行，

同謀藥死馮小宝，

現有金环作証凭。

狀詞投入山阳县，

击鼓叫喊把冤伸，

县官立刻升堂坐，

越洪跪上訴原因。

前后事情从实說，

县官听得甚分明，

傳喚公差忙打轎，

即忙来到姓馮門，

先把屍首來相驗，

吩咐公差要拿人。

知县吩咐鎖住侯氏，立拿熊有惠。熊有惠在书房中，不知其故，只見一个公差走进书房道：

『熊有惠你干得好事！』就把鏈条丢头一套鎖着。有惠着急道：『为什么？为什么？』公

差道：『你自去想罢。』不由分說，鎖了就走，来到屍場。县官吩咐：『帶过一边。先把玉

娥帶上来吓！』公差道：『玉娥当面。』县官道：『侯玉娥，你把丈夫謀死，細細招上来，免

受刑罰。』玉娥道：『啊呀！青天大老爷吓！听禀！』

玉娥跪在尘埃地，

叫声老爷听原因；

『奴奴自小各娘养，

干女养媳到馮門，

公婆爱媳如珍宝，

不料婆婆病喪身，

以后家中常作怪，

鬼叫无休鼠成群。

那日摘下金环子，

来朝失去无踪影。

小奴奴，几里里，滿房寻到；

想必是，鼠啣去，遺失无存。

我公公，追逼緊，吾恨老鼠；

买毒药，藏餅內，药死尽口。

做好了，把抽屜，开出放下；

后园去，收衣裳，官人来临。

那曉得，开抽屜，就拿餅吃；

我看見，連忙搶，两个吃尽。

小奴奴，不敢說，心惊胆战；

求老各，超豁我，句句真情。」

县官道：「退下去。把熊有惠帶上來。」有惠原不知情由，唬得魂不在身，只得双膝跪下。

县官道：「有惠，你与玉娥通了私情，合謀合計，药死馮小宝。」那有惠唬得有口难言，一时回答不出。县官道：「你若不招，快將刑具伺候！」

有惠唬得胆魂消，

两眼交流泪珠抛；

「我是熊姓书家子，

父母早丧把吾掉；

撇我兄弟人两个，

不敢犯法作違条。

每日书窗文章讀，

家貧如洗沒超淘；

三餐粥飯无来路，

哥哥出外趁財交。

馮家虽是貼隔壁，

未見玉娥女多姣。」

县官道：「你既未曾見過玉娥，这个金环那里来的？还敢强辯么？快些招来，免受刑罰。」

有惠道：「老各在上，听禀！」

老各吓！有一日，清晨早起，

进书房，书枱上，堆积蓬尘。

將羽帶，揮書枱，忽听一响；仔細看，是金環，滿腹疑心。

想必是鼠啣來，权且收拾；若有人，來查問，愿还他人。

这几日，无人來，放在書箱；我不知，那一家，失落奇珍？

我可恨，家貧苦，斷頓絕食；想着了，金環子，拿出來臨。

到馮家，把米押，权且度日；我哥哥，轉回家，必有錢銀。

加利錢，贖環子，等人來查；求老谷，細查察，万代洪恩。」

县官道：「金環一事，权且不提。本县問你，馮小宝怎样而死？你若不招，帶進衙門，活活處死。」有惠道：「馮小宝死法，小人全不知。」县官相驗停當，吩咐：「帶男女犯人，回衙便了。」

可惜年輕小书生，公堂上面遭受刑，

剝下鞋袜上夾棍，藤繩收緊命歸陰。

水噴甕醒哀哀哭，口內冤枉叫連声！

又加榔頭三十击，死去还魂好伤心。

县官道：「你与玉娥私情同謀，玉娥已經招出，有惠你也招了罢！」有惠道：「吾与玉娥面質，何說此言？我却不信！」县官道：「退下去！把玉娥帶上來，审实再处。」便問道：「玉娥，如今熊有惠已經招認了，你也招了罢！」玉娥道：「啊呀青天吓！熊有惠招認，諒來受

刑不起，虛招的嘯！奴奴不愿，伏望老爷超豁！」县官道：「小賤人，你自己不招，還要包庇他人，果然利害！」吩咐：「左右，把这妇人拶起来，看他招也不招吓！」

姣姣滴滴一敘裙，

桃花臉上翻烏云，

十指尖尖上拶子，

頓時一命就归阴。

悠悠甦醒还魂轉，

口内冤柱叫不停；

「谷娘死在阴司里，

可曉女儿受此刑？」

枉养女儿十七岁，

掉我阳間受苦辛。

这般痛苦熬不过，

难免虛招害书生！」

玉娥两泪交流，暗暗思量：「今番拖累书生的了！一則受刑不过，二則不得逃生。啊呀！熊生吓熊生！吾与你前世作了孽，今生受此苦，待奴虛招了罢！」县官道：「快快招来！」
「啊呀青天吓！」

玉娥死去又还魂，

一一招成問罪名，

「則为我夫面貌丑，

心爱熊家小书生，

金环一对为表記，

終身永配百年情，

就把毒药来謀害，

我夫服毒命归阴。」

县官笑道：「带熊有惠上来，待男女当面招出真情。」熊有惠一到公堂，玉娥見了，放声大

哭道：『熊生吓，如今拖累你了！』有惠道：『莫非虛招了么？』县官道：『玉娥已經招認了，你今快快招来！』有惠道：『吾也愿招了。』『快些招来！』有惠道：『慢些有何妨？』县官道：『你这王八，与本县对口辯言么？』吩咐左右动刑罰。有惠想道：『招也不好，不招也不好，叫吾如何？』公差道：『快些招罢！』有惠道：『吾是清白良民，如今只得虛招了罢。』

有惠此时好悽惶！

『不見哥哥轉回家，

吾遭冤枉如天大，

权且虛招凭天批。』

想罢一番开言說：

『伏望老爷監察知，

因見玉娥生得好，

想私訂約和佳期，

我今药死馮小宝，

金环一对作表記。』

知县一一將供画，

男女入牢哭啼啼。

如今二人，男女各分一監。且說熊有惠在家穷苦讀書，不知有这一个大难，如今到了監牢內无錢。牢头禁子有个好心，叫『鉄打心腸』，見火立刻可炸；有个惡心腸，曰『豆腐心腸』，越燒越硬，有錢錢做，无錢身做，熊有惠一夜苦不伤人也。

有惠无錢进牢門，

一夜苦楚真難熬。

黃昏人靜一更深，

牢头禁子要金銀。

重吓重加刑，

私刑来拷打，

虽然熊有惠十七岁，

我的性命見閻君，

可怜我，

一更过子二更来，

实在真真囚。

縮也无处縮，

好象一只肉餛飩。

呀，我的天呀！

二更过子三更来，

喉嚨来阻际，

手脚不能动，

嘴里鮮血望外噴。

呀，我的天呀！

三更过子四更来，

浑身捆綁細麻繩。

引綫刺背心，

怎能受得此苦刑？

呀！我的天呀！

饒我个命！

又将冷水灌喉嚨，

肚皮里灌得急哼哼，

动也无处动，

頃刻就要命送終，

多謝松一松！

又要硬灌石灰漿，

身体灌得直僵僵，

眼睛白洋洋，

登时就要見无常，

可能勾放一放！

私刑拷打真難熬，

困倒子鋪上死去了；

壁虱又来咬，

痛死阴府走一遭。

呀，我的天呀！

四更过子五更来，

囚得来真恶刁，

手上洋梏子，

身上又押子大鏈条，

今朝必定死监牢，

何时出监牢！

蚊子又来叮，

满身鮮血望下漂，

半个时辰回魂了，

可怜我命难逃！

牢头禁子要錢鈔，

勿有銅錢来上梏，

脚上重脚镣，

性命就在頃刻飄，

呀，我的天呀！

双鼠奇冤宝卷 下卷

奇冤双鼠天下事，

冤枉四个善良人，

奉劝諸君万样事，

忍耐細查要当心。

前头要宣真鼠卷，

后卷杀鼠时报应。

不說二人，男女进监。再說有位熊有兰，在客船上帮工度日，忽然夜間得其一梦，梦见青天上落下枝箭来，在左右手上。醒来一想，弟在家中，未知吉凶如何？一到天明，口不好說，心中煩悶。不多一刻，只見客人下船，說道：『山阳县里，有一件謀杀亲夫案，一位书生叫熊有惠，与隔壁馮家媳妇侯氏通情，侯氏約杀亲夫馮小宝，如今收监，不久正法。』熊有兰听說，唬得魂不在身，便道：『如此說来，是吾家兄弟了；然而我弟书归正道，决无此事！其中必有冤枉。』客商道：『既然如此，待吾相助銀錢，回家料理。』

有兰着急心悽慘，

心中刀割箭射攢，

客人付他工錢十貫數，

余外加贈錢五貫，

共湊錢數十五貫，

贈他难中救含冤。

連声称謝忙作別，

一路忙忙心乱慌。

不說有三路上事，

卷中另宣一段情。

且說无錫县東門外，有一家姓尤，名叫二壽。妻子早亡，所生一女，名喚含春，生得标致非凡，十分賢惠。尤二壽是一個鬪子，綽號叫尤葫蘆，做肉店生意。其日有一个小会，得色搖着，倒是一帆風順得了十五貫銅錢。尤二壽出門之時，勿曾對囑語說起，到黃昏盡捐之十五貫銅錢，吃得希糊爛醉轉來。含春看見，問道：「爹爹這是什麼錢？」尤二壽說酒話，吓囑語：「今朝有一个盐商客人，看中子奈，要买奈去做小，我倒答应个哉。先付身价銀錢十五貫，明朝交人過去。我得子身价銀錢，买酒吃子一頓。哈哈，我去困了，明日再說罷！」

含春聽說早惊呆，

半晌无言口不开，

尤二壽酒醉來趣笑話，

只道真情把身賣。

二壽說罢寬衣服，

將身臥到床上困，

含春此刻无主意，

泪落千行痛伤悲。

「母亲早亡阴司去，

自恨命薄运不通，

宁可貧家为夫妇，

不愿作妾进深閨！」

含春心中悲切，千思万想，哭到三更，不觉想着：「有一个姑娘，在橫林地方，把我十分爱惜。待我到姑娘家去，且等几天，好待姑娘到來，与我爹爹相劝相劝，免其此事。」

想定主意便抽身，

尤二壽困着不知因，

輕輕便把門帶上，

枱上微微一盞燈。

好个年少青春女，

脚小伶仃步难行；

望了他方約着走，

不管高低路不平。

不說含春路上走，

且言凶惡黑心人。

尤二寿族中，有一个阿侄叫尤阿士，生得一副凶相，自小賊头狗脑，偷东摸西，賭錢吃酒，两只眼睛骨油骨油，故此改名叫尤阿鼠。各娘傳下产业，弄得干干净净。其日拉賭場里輸光了銅錢，黑夜里回来无摆布，正要偷一只鸡来卖卖。恰正在尤二寿阿叔門前經過，只見里面灯火未息，立定一看：『咦！奇哉！阿叔店內有火光，吾来輕輕推門进去一看，人声音才无得，待我把灯火慢慢里的照照来。』走入房中一看：『咦！阿叔来里嘻呼呼打昏，好困；含春妹子不在家內。』吃发吃发。『看見踏板上有一堆銅錢，約有十五六千，快活非凡，滿心欢喜。』把只灯火吹灭，詎吾拿銅錢。『一千一千放上肩郎，那曉得第十四千郎，串头繩一斷，利郎郎一响，唬得尤二寿酒醒了爬起，口內不停叫：『捉賊！捉賊！』

尤二寿床上豁起身，

『捉賊！』連連喊不停，

赤身露体来追去，

阿鼠急得无脚奔；

看来不能脫逃走，

摸出尖刀在肉墩，

阿鼠真真心腸硬，

拿了尖刀就杀人。

那尤二寿被阿鼠一刀杀死，拿了銅錢，安然而去了。到天明，有人上店买肉，只見二寿杀死在地，含春又不見，連忙叫喊乡邻，一齐来看，說道：「此事必定含春通了外人，私情犯手所杀，决无差誤，快快通知地方，报官追捉含春杀人凶手。」

正在要去稟县尊，

来了会客几个人，

多說：『昨夜同吃酒，

收了会錢轉家門；

今朝被人来杀死，

果然杀得不分明。

含春不見真奇怪，

十五貫錢也不存；

含春拿錢跟人走，

將刀杀父不差分。」

地方乡邻商量定，

无錫县内把狀論，

知县立刻升堂坐，

关天大事不非輕；

吩咐衙役并打轎，

亲身相驗看虛真；

相驗已毕屍入殮，

吩咐公差去拿人。

公差奉命忙忙去，

含春还未到橫林；

黑夜之中路不熟，

金蓮三寸路难行；

行来只見桥一座，

欲要問信等来人，

看看太阳將近直，

来了一个过桥人。

且說熊有兰来得湊巧，搨了十五貫銅錢，回家打此橋經過，自覺力乏，將錢放下，暫歇坐坐。含春也坐旁邊，等人問信，見熊有兰，問道：「叔叔，我要到橫林，往那条路去的？」那有兰正在指引路途，恰值公差到了，一把拿住，鏈条鎖住男女。有兰道：「为什么？为什么把吾如此？」公差道：「你拐騙婦女，偷盜銀錢，將刀杀人，倒問吾什么緣故？現在有脏有証。你領了女子，往那里去？跟吾去見堂上使了！」

公差两个如狼虎，

鏈条套住一雙人，

一逕鎖到衙門內。

含春急得难出声，

有兰唬得无言說。

县官立刻坐公厅，

公差上前来稟告；

「凶身脏証一齐临。」

喝声：「犯人忙帶进！」

先把有兰审分明。

当时知县心发怒，

「万恶凶徒！」罵几声；

「拐騙人家閨中女，

又杀他父命归阴，

偷盜人家財和物，

从实招来免受刑。」

有兰听說双流泪，

口中「老爷！」叫連声；

「数端尽是冤枉事，

住居山阳县內人，

小人姓熊有兰号，

父母双双早归阴；

弟兄二人命难活，

客人船上做营生。

聞得兄弟遭冤屈，

拿了工錢轉家門。

伏望老翁細查察，

此言句句是真情。」

县官拍案高声罵，

「嘴快如刀騙何人？

現有人錢兩賍証，

快取夾棍治凶人！」

麻繩收緊魂飛散，

醒來冤枉叫不停。

知县道：「把熊有兰带过一边，把含春带上来。」知县道：「含春，你与有兰串通，杀死父亲，拿了財物，跟人逃走么？」含春道：「阿吓！青天吓，冤枉嘴！他是过路之人，奴与他从不相識，求老翁不可冤枉。」「你父亲何人杀死？」「含春一些不明。奴出門之时，父亲好困着，不知何人杀死，好不明白！待吾細細告禀。」

含春禀上县官听，

奴是寒貧一女身，

爹爹名叫尤二寿，

杀猪卖肉过光阴，

母亲早归黄泉路。

不料爹爹起歹心，

把吾要卖盐商客。

奴奴不愿卖与人，

思来想去无摆布，

想着姑娘在橫林。

待等父亲来困着，

三更逃走进藏身。」

知县道：『你与他面不相識，单身独行，自到橫林姑娘家去，好一派蜜言巧語！』含春道：『老爷吓！我路途不熟，要叔叔指引，实是真情，并无別意。』知县道：『好利口辯言的妇人，說得清楚，賴得干干淨淨，左右，快快动刑法！』可惜一个美貌花容少年女子，儿番死去还魂。有兰亦然如此。二人受不得：『阿呀！青天吓！让我二人虚招了罢！』县官道：『快快招上来！』

可怜二人冤枉事，

屈打虚招命难存。

熊有兰，叫老爷，受刑不过；

到如今，无可奈，只得招认；

『皆为我，看中了，尤家女子；

约会他，三更后，盗取錢銀。

他父亲，喊捉贼，将他杀死；

我只得，领含春，一同出門。

到橫林，寻房子，拜賀天地；

福同享，难同当，百岁同春。

多是我，弄出来，关天大事；

求老爷，超豁我，万代洪恩！』

知县听说笑呼呼；

『諒不冤情是真情。』

男女二人监中去。

黑心阿鼠喜欢心，

打听审入收监去；

定然死罪候詳文；

拍手拍脚真快活；

『替我区区問罪名，

难得遇着替死鬼；

放心托胆过光阴。』

且說山阳县內熊有惠侯玉娥重犯，提監解到苏州，朝审进監。过了几天，无錫县內有事，重犯提監，解到苏州。熊有兰、尤氏、含春，到府內，弟兄巧遇一監。进監之时，各不留心，一到夜間，熊有兰自言自語說道：『噫！吾好好登在船上帮工，只为兄弟有难，欲要回家調排，那知我也要遭此大难！』恰正有惠听得便知，道：『莫非我家哥哥么？阿呀，哥哥吓！』『阿吓！賢弟吓！』兄弟相会，各說其情，大哭悲伤。含春玉娥亦然如此。男女各監痛哭，各人伤心，不見亲人面，大哭五更一番：

一更里，有惠想各娘，苦守家中讀文章，想名揚。拾了金环，喜洋洋，心想不断粮，誰知起禍根；药死小宝无知曉，閉門不出家內藏，那知平空降灾殃。吾的天吓！求上天保佑出牢牆！

二更里，玉娥想双亲，掉我今朝受苦辛，最伤情！从小七岁到馮門，如今十七岁，命犯伤官运，不幸丈夫早丧身，冤枉奴家药杀人，冤家撞着对头人。我的天吓！愿苍天，保佑我出牢門！

三更里，熊有惠叫哥哥，出外帮工音信无，吾受苦。从来未见过侯氏玉娥，冤枉药死夫，不知何緣故？越洪告发冤屈我，這場苦楚无門訴，害我牢中做囚徒。吾的天吓，出牢監，誠心吃长素！

四更里，玉娥泪淋淋，只为金环起禍根，苦无伸，又将毒药藏燒餅，那曉夫看見，誤食餅，伤自身。叫我药死难分辯，滿身有口說不明，无人替我把冤伸。我的天吓！愿清官，超豁我出罪名。

五更鸡叫大天明，男女在監受灾

星，痛伤心。一夜刑具苦无伸，脚上铁鏈条，手上洋梏子，逐嘴棍，牢头禁子，虎狼能，手提棍子打无情，除非清官龙图形，我的天吓！出罪名，燒香去修行。男女四人，一夜啼哭好伤心！兄弟相逢，极其痛心。

弟兄二人好伤心，

哭得天昏地不明。

「只道今生难见面，

那知哥哥也遭刑！

今日相逢如一梦，

难免阴间枉死城。」

人哭一場天无眼，

登时哭死再还阳。

且說苏州府恰正換官来了个新上任太守，姓况名鍾，山西絳州人。一个清官，断事无差。一日到城隍庙拈香轉来，靜坐私衙，不覺磕睡在椅上，朦朧之中，只見来一只兔子戴着帽子乱咬，无休无歇，两只野熊，拜伏太守面前，要求救的样式。太守醒来，抬头一看，自言自語道：「沒有吓！」心中思想，「这也奇怪，兔子儿头上戴帽，明明是个冤字；口咬熊，莫非監中有姓熊的人儿么？」想罢，傳取原卷口供，从头細看一回，上看下詳，此卷之罪难也。

太守从头看卷文，

一一查出犯人名，

姓熊名喚有患身，

山阳县內事一件。

想起梦中熊两只，

必定还有姓熊人，

再把卷子細細看，

又見无錫一案情；

姓熊有三为名字，

招实死罪不非輕。

「两县二犯同一姓，

名字如同兄弟称。」

太守正在躊躇想，

二人必定有冤情。

太守心想超豁，那知詳文已轉发下府堂。况鍾太爷見了詳文，「四名斬犯：熊有惠、侯玉娥、熊有三、尤含春；二男二女，姦、盜、杀、害，关天大事。午时三刻，开刀斬首，不得有誤。」况太守心中惊慌，无計可施，連忙提出犯人，細查一堂，一个一个問过明白。太守知道，吩咐原旧收監。

太守审得甚分明，

要救含冤四个人，

忙进书房办手本，

譙樓已經鼓三更，

晝夜备馬加鞭去，

去見都堂周大人。

巡夜官来忙拦住，

太守击鼓似雷声。

都堂立刻升堂坐，

「巡夜报稟事何因？」

忙将手本来呈上，

都爷見了自評論。

都堂姓周名文襄，也是清官。看見知府况鍾手本，諒有緣故，忙傳进来面見大人。太守进内，口称：「都堂大人在上，卑府况鍾參見。」都堂道：「免礼！」問道：「貴府何得晝夜而来？有何貴干？」太守道：「只为决囚一事，誰知熊姓二案，男女四名，个个冤枉。」都爷

道：「此案二事，事关重大，审过几次，口供招实了，你不可胡行逆旨！弄出大事来么。」太守道：「熊姓二犯，同胞兄弟，书香之后，文墨之輩。卑府为民解释奇冤，老大人恐担干系，现有印信一顆呈上，限吾三天，倘有差处，自愿革职問罪了。」都堂道：「你执意如此，我当随卽轉奏圣上便了。」

太守上馬轉衙門，

东方日出照花影，

走到司衙身坐定，

心中暗暗自躊論：

「此番二案非小可，

如何破得两桩情？」

再把卷文細細看，

心中白覺悶昏昏。

太守正在思想如何破法，看得心煩意懶，磕在枱上；只見一只老鼠，口啣一对金环走来，放在熊有惠卷子上面；又去啣一个燒餅，吃下半个，其鼠即死。那边又来一只鼠，滿身脂油，走到熊有兰卷子上，俯伏不动。太守抬头一看，并无踪迹。便道：「果然奇怪！想此二案，必应在老鼠身上。」立刻备馬，到山阳县踏勘便了。

太守忙便出衙門，

下了舟船风送云，

如飞来到山阳县，

威风凜凜鬼神惊。

知县迎接排公案，

太守上岸到衙門，

山阳知县先參見，

如今要上姓馮門。

喚上馮洪細盤問，

玉娥房內看假真，

先看天花板頂上，

地板底下細搜尋，

搜出鼠殘碎燒餅，

老鼠皮骨數不清，

一齊拿下高呈上，

太守看罷說原因。

太守道：『馮越洪，你可不知罪么？』越洪初次不肯應承。太守道：『狗才！現有碎餅鼠皮骨以為凭據，你的兒子誤食而亡，決定無疑，還不是冤枉？天理全無，皇法不恕！左右，把老狗才重打四十大板！』馮越洪唬得魂飛魄散，叩頭求饒：『小人知罪了！』太守道：『既如此，不來与你計較。你難道不明白，若是這金環你媳婦私贈与他，熊生怎敢拿到你家店內來押米？』立刻吩咐：『帶了各証据，下船便了！』

急坏山阳县主簿，

胡涂冤枉罪不輕，

口中請罪心着急，

算來难免誤前程。

太守下船来得快，

无錫縣內到来臨，

就在船中來改換，

扮成測字老先生，

头上方巾戴一頂，

身穿一件旧海青，

小小包裹拿一个，

察訪謀財害命人。

走遍茶坊、酒店、庵、院、寺，

团团查訪絕无音，

正遇九月十九日，

測字場子擺廟門。

且說尤阿鼠自从偷了銅錢，熊有蘭替俚問成死罪，好不快活！无非賭錢吃酒。忽一日，听說道：『苏州新換一个况太守，审得熊有蘭冤枉，未曾斬首，在外察訪凶手，唬得吾心胆碎。』当时一想，說道：『佛天佛地！不免到城隍庙里求一当筮看看，又測一个字，便知好歹，躲避躲避。』

阿鼠心内战兢兢，

备齐香烛进庙門，

看見燒香人多少，

阿鼠閃在半边存。

放下香烛身坐定，

欲等人稀訴告神，

坐了一歇昏迷样，

懶凳上面睡安身，

口内連連說困話，

梦言句句是真情。

太守等了多时，无人測字，立起身来，到里边四处看看。只見东側廟懶凳上，有个人正在說困話。太守仔細一看，又一听，便道：『个个瘟官，来做知府，我个事体，到廕搶来！』太守一听，不是好人。香烛放在头边，恰正翻身，香烛落地。太守借因大喊一声：『烛！』阿鼠梦里听见，說：『捉哉！』登时仆落独跌在地下。太守道：『小官人，你何得惊慌？我說你烛落在地下。』阿鼠道：『啊，吓吓，困昏哉，困昏哉吓！老先生，你阿是燒香？』太守道：『吾是做生意測字的。』阿鼠道：『定歇吾要作成你生意，測一个字来。』

太守步步用心計，

阿鼠自去把香焚，

手拿簽筒暗禱告，

懇求神明保太平；

「此事若得不穿破，

一簽上上斷分明。」

一連拜了七八拜，

一簽落在地中心，

拾在手內無人看，

就請先生看分明。

太爷接在手，拿簽一看，說道：「官人，第四簽。」阿鼠道：「阿吓！果是勿好！」先生道：「你那里曉得不好？」阿鼠道：「我听你說，一当定死簽，看来吾性命活不成了！」先生道：「你求这当簽什么用？」阿鼠道：「官司。」太守听说官司，想必是凶手了。隨着說：「官司总要成功！若是人命，还可避落；倘然想打小官司，不能避落！」阿鼠道：「先生你拿簽訣，多謝你念我听看！」太守道：「小官人，吾念你听。」簽訣曰：

陰謀能得化明阳，

須毫小事件身殃；

关天大事有人替，

为小失大細推詳。」

此四句，不是簽訣，是太爷套人之言語。阿鼠听说，自覺心寬。太爷道：「你什么官司？」阿鼠一想，此事不好实說，假言道：「相打官司。」太爷道：「相打官司，不能避落！你什么官司，对我实說，吾好教你藏身之法也。」

阿鼠呆呆自討論：

「未知可好說真情？」

想他一位江湖客，

不与我做对头人。」

想罢即便开言說，

低声附耳叫：「先生！

我今与你說明白，

不可外面露风声！

吾的事体非小可，

果是謀財害命人。」

从头細細說到底，

太爷听得甚分明。

太爷道：「看簽訣上，人命大事，有人應該替代你。」阿鼠道：「如此說來，果然熊有兰替我吓？先生，只为苏州新上任官，姓况的太守，审正此情冤枉，逆旨不斬，到拉都堂面前討限，如今外边私行察訪，曉得我灵性出窍。个个瘟官、狗官、贼官、盪官、堂官，无好日早死落子，省我个星曉头。吾个运气还算好，难得遇着你个位老先生，总要指引吾去逃脫性命。」

太爷道：「放心！在我身上便了。」

太守心生巧計謀，

哄騙阿鼠到苏州，

想定主意开言說，

「你今听我說根由，

你今真正交好运，

弄得太守无主謀。

算到別处去不得，

要到东南方上游。」

阿鼠听說心着急，

「官府瘟贼在苏州，

若到苏州正投死，

要求先生換地頭。」

先生道：『吾有道理，你来拆一字与我看看如何。』阿鼠連忙拈字一个，授与先生。先生一看，一个『樵』字。阿鼠道：『果不好，樵字，要焦头个！』先生道：『不是这样讲法！我来讲你听：那樵字东半边有个木字，按其东方甲乙，下面有四点，按其南方丙丁火，一定要到东南方去为妙；还有一个佳美的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丰字，丰者金玉之品，你到他方，好象金玉，所谓佳美。你听我，发得大财。』阿鼠一想，到底勿去：『倘若被瘟官拿住，性命不保。』先生道：『这叫搜远不搜近，包你无事。这无錫案情，怎能到苏州寻访？听不听由你。』阿鼠道：『听奈末，还是水路去？旱路去？』先生道：『水路好！』『是哉！是哉！』

阿鼠听说喜欢天；

口内『恩人』叫连连；

拿出铜钱七八个；

以作拆字辛苦钱。

先生道：『吾有一只小船，在南门外。你回去收拾收拾，就来罢！我先要下船了，我在船内等你就是了。』

太守先在船中等；

他今收拾到南門。

阿鼠連忙回身轉；

收拾行李要逃生。

太爷下船仓中坐；

对其公差說分明。

不多一歇阿鼠到；

跨上船來說事因；

『吾个性命交代你，

幸亏先生救吾身。』

先生開言：『何消說，

在吾身上保太平。』

太谷道：『如今捉你不着了！熊有兰仍舊在此殺頭。況太守討限私行察訪，你則狗才該倒運！』阿鼠大驚道：『先生為啥該倒運？』『你听差了！我道太守私行不着，一个前程喪你身上，豈非該倒運？』阿鼠道：『吓，个个瘟官，真真該倒運！也罢，也罢！先生說話总要明白，若是勿明白，是我个魂灵要唬拉河里去了，叫再无处叫。』

不說船上一番情，

再說小舟快如云，

看看來到潯关上，

大船一只面前存。

小船傍在大船上，

太谷過船換衣襟，

烏紗皂帽紅袍替，

威风凜凜象閻君。

公人皂班來迎接，

阿鼠唬得失三魂。

太谷吩咐：『把这个黑心狗才鎖住！停船背門大碼頭上。隨即排道回衙，把这个黑心賊鎖入監中。』太谷立刻告稟都堂，都堂連稱：『能干的貴府！』交還印信。差出旗牌，到山阳县摘印，知县削職。无錫县主心中着慌，自尋短見，一命身亡。太谷回衙升堂，提出尤阿鼠，當堂面审，先打四十大板。太谷問道：『阿鼠，你謀財殺人害命，細細招上來！』阿鼠想道：『我做事体，个个狗官样样曉得个，如今招上子当哉，到是老实招子罢，省得零零碎碎吃苦头者！』

尤阿鼠，叫：『太爷，』从头細訴：

『我自小，丧爷娘，終身耽誤。

我平生，爱游玩，勿做生意；

东闲游，西浪蕩，吃酒淘賭。

那一日，在賭場，衣衫輸尽；

弄得來，出身肉，肚里飢餓。

心中想，偷只鸡，变卖銅錢；

那知曉，阿叔家，肉店經過。

門縫里，看进去，微明灯火；

推門进，人不見，心中欢娛。

我亲叔，尤葫芦，醉臥床上；

执灯火，遍处照，一堆青蚨。

偷銅錢，放肩窩，一十五貫；

錢斷串，声音响，惊慌酒徒。

喊捉賊，来追我，心惊胆战；

肉砧上，摸着了，一把肉斧。

把吾叔，就一斧，身体跌倒；

鮮血淋，紅滿地，哀哉嗚呼。

忙逃走，在賭場，將身躲避；

是真情，无虛言，告稟清楚。』

將口供，来画实，仍禁圈圍；

备文书，达朝廷，处决囚徒。

太爷心中暗想：『这男女四人，多是眉清目秀，年少青春，受这一番大大冤枉，想他必有姻缘之分，待我与他当堂配合，不枉一番苦累。』想罢立刻傳令。

放出男女两人双；

拜謝太爷恩浩蕩。

太爷即便开言說：

『你們听我說衷腸，

爱惜尔等年輕少，

受此无辜冤屈枉，

諒來必有前緣分，
允不允时快当說。」

太各吩咐忙料理，

当堂結发配成双，
男女各允配洞房，
參天拜地酬君皇。

太各贈銀二百兩，

各各謝恩轉家乡。

再說都堂拜本进京，將情奏明圣上，龙顏大悅，連稱：『难得！』傳下圣旨：『得籌况鍾滿任，上京重重加封。』都堂領了圣旨詳文回轉，发下苏州府內。况太各監斬，立刻監內提出，堂上捆綁起來。

一声呼喝如雷声，

山搖地动好惊人，

人山人海多來看，

要看皇命杀奸人。

况太各清官断阴阳，

二事冤枉查分明。

今日黑心尤阿鼠，

暗中行凶天不平。

此时来到校場地，

午时三刻斬惡人。

善惡到头終有报，

天地无私不差分。

双鼠奇冤宣完成，

好人后来中头名。

奉劝諸君行善事，

皇天不負孝心人。

277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

作者 =

页数 = 5 8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